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四冊目次

臨安集文五卷詩五卷　（明）錢宰撰　明鈔本　〇〇一

自怡集一卷　（明）劉璉撰　明洪武刻本　〇五〇

東里詩集三卷文集二十五卷續編六十二卷別集三卷　（明）楊士奇撰

附錄四卷（一）　明嘉靖二十九年黃如桂刻本　〇六四

臨安集文五卷詩五卷

（明）錢宰撰

明鈔本

臨安集六卷、永樂大典本

明錢宰撰。宰字子予、一字伯均、會稽人。元至正中中甲科。親老不赴公車、教授於鄉。明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去。洪武六年授國子助敎、以賦早朝詩忤旨、遣歸。二十七年又召修書傳會選、書成優賚、加博士致仕。事蹟附見明史趙俶傳。考集中金陵形勝論、末署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國子博士致仕錢宰進。是致仕即在奉召之年。蓋留京師者不及一歲也。宰學有原本、在元末已稱宿儒。韓宜可、唐之淳皆其弟子。其詩吐辭清拔、寓意高遠、刻意古調、不屑爲豔冶之體。徐泰詩談譬以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古文雖非所擅長、而謹守法度、亦無卑冗之習。其集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俱未著錄。則在明代行世已稀。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編排、參以諸選本所錄、釐爲六卷、以備明初之一家。宰本浙東人集以臨安名者、蓋自以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從其舊貫也。

臨安文集叙

文者道之寓也文豈易言哉風霆日星天之文也海岳河江地之文也六經之道著之書者人之文也聖人以之經天緯地參贊化育建立極為天豈易言哉自吾聖人刪定之後惟孟軻氏得其宗荀卿董仲舒揚子雲王通韓愈之數子亦其堂焉彼楚騷渋蕩怪神通於中蒙莊繆悠荒唐叛于道固未暇論若漢賈生司馬相如遷固之於史劉更生父子之於經唐柳河東宋歐陽廬陵王臨川曾南豐蘇文安東坡穎濱皆以文章大家名世而秦隴河南横渠新安五柳先生又深造於道為後之作者代非一人獨不敢與漢唐以來諸名家並埒後學乃敢以文鳴于時何其不自量耶雖然道之著於外者謂之文風霆日星之著於天海岳河江之著於地六學之著于經固天地聖人之文之大全也然聞著于事物之微者非文也彼鳶也而戾于天非文乎彼魚也而躍于淵非文乎瀦漾之水而風行為紋理之華而春生為榮礦之微而光燁為紋森之細而　焉亦皆其文之著也夫豈謂文之大全乎先王之世汙尊抔飲固禮之始也黃簀土鼓固樂之萌也彼樸宮委蛇翡宅偃驕先王不棄焉亦取其間有合於道耳先世自文僖公與其從兄秀松鑒兄內翰奇甫摛藻清詰子若孫咸出入詞林世以文承家錙雖不肖忘其固陋飽焉置身文字間改日或約數事而歸閑緝舊所著述題曰臨安集非所謂文也或得以不墜前人之緒亦尚庶幾如我者然其非正其本俾達于道焉

洪武二十九年歲次甲戌日長至臨安錢宰叙

臨安集卷之一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論叙

金陵形勝論

皇帝神武定天下德被萬方威加四海作都于金陵且竊以為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草木鳥獸之蕃若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及罔不臣服是皆威德之所致不在天地之形勝為且二三老儒校書翰林發

朝廷

皇帝御華蓋殿　詔臣宰等入侍

啟迪

天顏樽如　霽者翦若　賜之使坐　命之使言稍庸而開之使論金陵之形勝為且寧遠而思之威德所以服天下形勝所以防天下是威德固神功至化之見於已然者而今日形勝之間蓋將為

聖子

神孫千萬世治安之大防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是之謂乎昔周武王既克商營周居于洛邑固以形勝之在洛邑也故其有天下也八百年漢高祖既滅秦定都于關中亦以形勝之在關中也故其有天下也四百有年今

聖明之定都于金陵如周洛邑如漢關中而形勢之勝氣運之盛又非周

漢之所及為觀之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實不在形右猗真此
皇畿以壯其基今秦淮之水玄武之湖莫不委蛇盤旋自大江入以圍其
襟抱而江漢二水之朝宗金焦兩山之對峙雄偉宏麗又若是其他
之形勝誠天地間之偉觀也是豈
今日定都建極于是以開千萬世太平之業焉抑嘗聞古人論天下
之形勝莫不曰金陵有王者氣然周之宅洛漢之都關中已驗於數
千百載之前金陵之勝迺至數千百載之後而始驗於今日然圖天
地開氣運有遲速之不同也且切以為金陵之地山之脉絡自岷嶓
而來水之源委自江漢而朝宗雖數千百里而猶鍾於茲地是必積
數千萬年而後發於今日則今日
聖天子之龍臨萬邦開大一統雖在周漢後觀之形勝觀之氣運積之之
深厚發之之弘偉豈特兼周漢之氣運傳之千萬世而無斁又豈關
中洛邑所可同日語哉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初吉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進

會試小錄敘

洪武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初吉
皇帝御奉天殿
詔天下三年大比以興賢能明年春合天下士會試于春官于以廣
四海同文之治也於是內而郡邑外而藩屏侯甸東極青齊西衛川
陝南滁荊吳閩廣北至于梁晉秦衛幽燕合十二道之士凡六百五
十人來會於　京師歟
明詔也先是　命禮部聘天下彙達者文俾司校藝及期又
命翰林學士劉三吾俾典文衡僭撰任亨泰練子寧同考試春官承
卿張智董行試事而監察御史張存中韓傑監臨焉於是濟濟多士
義競奮抑題鍇後先相與試藝於春闈中選者得許觀已下三十一
人既徹棘禮部議刊小錄以紀盛典內翰先生既敘于首簡復俾宰
為之後敘宰惟諸復述之登名于
天府也固樂幾倫諸身道藝信於人而後與是選矣夫以士君子之
散處四方而條處無間焉則天下之同倫可知矣相去萬里而道藝
無間焉則天下之同文可知矣雖然書之同文行之同倫固　國家
大一統之治也為士子者遭遇　盛時仰擬高科固將有為於世矣
聖明在上方且以皐夔稷契期望天下士諸君子毋謂古人為不可企及
而思所以備諸身者施諸天下國家以佐
聖世文明之治以毋負所學

江西鄉闈小錄敘

聖天子既定天下迺誕敷文教蓋將以六經之道致天下之治也夫六經
之於世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禮以定民志樂以和民情詩之作也
風以審習俗之盛衰雅以明國家之隆替頌以美盛德之形容而春
秋之作尊王抑霸內中國而外夷狄無非古昔帝王治天下之要道
也今

國都建成均黌術立庠序以六經之道教天下士然後命卿論道藝
大比興賢能俾之以六經之道上佐邦家下澤庶民以緝成天下之
治焉於乎休哉洪武二十六年江西承宣布政使張公又郁從刑按
察使解公敏以明年大比選集賓客相與協謀合一道之士群試于
有司欽
明詔也於是右布政使括蒼劉公宗震司奇蔡惡副推楊揭公建聞
封高公遠監試事而寧也獲與司衡因得監觀諸儒庠之所述作其
發揮諸經之義昭如日星援引諸史百家之言爛如雲漢於是復其
也者置諸上選試事既集兩府議刊鄉闈小錄俾余爲之叙余惟君
子之志於學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諸儒庠試之經而得經之旨
趣試之史而得史之事功方且膺爲書工奉官余固知其異名會聞
唱名于
廷對有日矣然此皆平日討論之素而未嘗見之施行焉而富以前
日之所聞所知施之事功而以古昔帝王之道之著之六藝者上佐
聖天子文明之治

送楊思順鳳陽府學訓導叙

昔漢高帝既平定天下還過沛復其民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兒教
之歌大風之歌日酣飲道故舊爲樂其英雄豪傑威加四海而歸故
鄉歷千數百年未有能繼之者誠以泰運未有逮
聖人不世出固有待於今日也今
皇上肇基鳳陽今有九有乃偃武修文以鳳陽爲中都建
國學置弟子員選碩德重望之士爲之師俾翰門翰林之彥皆得以
道義理郡復置文學張俾郡之俊秀皆得肄業焉古今
帝王之興其得天下不同惟我
聖明之起於鳳陽與漢之豐沛無異也然高帝以沛爲湯沐邑今則建
國學于中都爲帝召故人欲補今則選德望之士以施教爲帝教沛
兒歌舞以爲樂今則俾翰門翰林及郡之俊彥皆知學爲視漢沛始
過之矣濮南楊思順爲國子上舍生儀貌以其年之壯學之茂也授
鳳陽府學訓導豐其選也或者謂今國子生出身出典方面入侍
內廷任牧守拜御史皆若而人而思順僅教職或以爲抑余以思順之
從余游也告之曰今之鳳陽昔之豐沛也
聖天子方且拳拳以文教化其鄉之子弟鄉子弟學成則陞之太學而翰
榮若是況爲之師者乎思順勉爲當其教職鞠余之來其可量哉
送國子勅教新用中叙
士君子生盛明時不患斯其身之用不用也惟在夫道之行與身出

以行其道使勲業顯於當時名聲昭於後世固士君子之大慶也然
武進處田野而道淑諸人者行於世為書何計其身之用不用耶昔
國子助教靳君用中以日青靜識人皆謂其達世之理不得遂其志
而去是行也得無鬱抱於中乎余曰不然用中與余同分教席於茲
五年矣朝究六藝纂誦百家以脩身治天下之道迪其諸生且數十
百人今諸生學成行脩內為侍從外鎮藩翰牧守之寄風紀之司列
於朝行布於郡司不間地遠近東極青齊西遼秦隴北極燕冀南至
于荊吳嶺海之間百舉其濟濟多士所以致
君而澤民者皆成均出也是固
朝廷崇育賢才之至化而用中得與教席宣明
朝廷之化以及於人用中之道不既行矣乎使用中而與一邑道不過行
於一邑使用中而牧一郡道不過行於一郡使用中而藩屏一方道
不過行於一方而已其能如今日以是道淑諸人而達諸天下乎用
中行脩於身道孚於時又何必崇顯榮而後遂其志乎昔王通大
教授河汾其徒高第弟子若房杜王魏諸人得其道以佐有唐貞觀
之治用中雖不敢自比昔賢諸生之用於今日得無有佐盛世之治
而超出貞觀者乎河汾之道行於後世而用中身親見之不榮已哉
今用中之歸見耕于疇婦饁于室暇則命諸孫巾車杖杖登山臨水
以樂今日太平之盛彼顯榮而行道於時者果能適用中乎用中行
矣成均諸國老自司業博士二先生而下皆分題賦詩以贈俾筆為之叙云

送徐李益叙

東南曰揚州揚之東南曰四明岸海以為郡四明之東南曰昌國環
海以為邑昌邑在東南海濱渺昔人所謂三辰山大瀛海者皆其地
郡邑居海中地之峻垂此而盡山之脉至此而窮海之潮汐捧撞振
撼朝焉以入暮焉以入寰不至此而道迆焉天地域盡山脈窮海潮
會毓其氣鍾於人物必多秀出者彼方士所謂瀛洲方丈蓬萊壺别
有仙島所謂安期羨門輩其有神人居之殆亦想像大山海之氣鍾
于是而必有其人耳徐生李益入太學為上舍生氣溢而貌恭業勤
而行脩文學日益以進吾固知其鍾大山海之秀焉或者謂安期羨
門神仙中人而子方之李益瀛洲方丈蓬萊洞天列境非人間世所
有而子擬之昌邑不已過乎答曰國雖下邑李益雖一儒生使李益
勉進於學昌邑涵照
盛明之化則士皆可造於聖賢之域而昌邑且為鄒魯邦矣豈直方外别
境之與倫哉今
朝廷方
詔天下弟子員皆入太學士之鍾秀于是者毋自棄東海上李益之歸省
也其與之偕來

送魏甫叙

秦地谷函周故疆在天官為東井之分埜自弘農以西東北扶風馮翊武在而鳳翔正當岐山之陽風氣之庬習尚之淳好稼穡務本業循有先王之遺風焉魏生慶

詔來肄業成均升之舘下魏古而性純儀観充然氣宇温然言辭粹然余固知其得於風化然也翊孜々矻々篤于修學於久一年有

旨試諸生於學生表中選諸生讓其賢

朝廷以生陝人識土宜知民俗被

泰府俾請日侍　泰卿九九閱月

詔許歸省其親余又知生之父母兄弟及其鄉之長老喜生以擢先之寵

漸被

朝廷禮樂教化之懿而蔚乎其有文焉則出岐遺風之尚存者庶幾知所勵而復於古矣生歸參奏以泰地民物之淳漓魏

盛明之化玉　陛下容曰方今四海一家至治邁西周上將見岐風之盛

復鳴于岐山郎

荻水軒詩叙

越上虞之西鄙有孝於親者曰李節齋能宗紹興間恭政莊簡公光之世也家素寠任俠夫養其親者有來至名其燕處曰荻水蓋取諸仲田大賓無以為養而聖人告之啜荻飲水盡其歡之語也與之交者咸為賦荻水之詩請余為之叙嗟夫人之事親亦惟盡其孝敬之心焉耳位崇而不驕祿豊而不溢使其親得安居於高堂重闈而坐則為而食饌以時親滌以綿絡鮮醲甘脆咸適所嗜妾侍満前僮奴僕擁承顔使命奔走服役封爵之加寵榮日盛朝服而趨庭搢紳而執事道行當時名揚後世此公卿大夫之孝也身處窮約親事壽康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耕植以給饔飧漁牧以供肥鮮兄薪而費婦饁而衣溫清定省不違其時樂其志意安其寢處荻水之歡多於三牲之養也於興之本甚於細焉之安也此庶人之孝也人子之事其親孝敬之心固不以祿養而加多不以耕食而加損也被重茵列鼎而孝敬之心或有未至固不若荻水之養之得其歡心為此吾養所名軒之深意在此而不在彼也吾聞養能定省之暇每春日晴好秋清氣高橫山財雅理江得魚泰林作美酒奉而婦子陞儀高堂奉觴而怡悅聲而嬉使吾親奮顔曰髮日娛樂吾荻水軒上而不知老之至也孝敬之心何如我因為叙其事而系之以詩曰

采荻采荻爨而為饘啜惟荻亦有清華父曰予兒爾來爾父我携我揀我扶落日相伴乎衡門

采荻采荻烹而為饎羞啜惟水亦有清醑母曰予兒爾來爾母我扶我婦吾且俟與道遷乎衡宇

臨安集卷之二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記

遜菴記

夫天地造化莫不有遜之道焉日淪而作月虧而盈天道以遜而高明也山靜而歸澤虛而受地道以遜而博厚也歲窮而春夜盡而晨造化以遜而屈伸也其在物也亦然草木之實也句其萌蘖蕩之植也虛其心松栢之茂也潛其本蠢蠕之蟄也句其萌其針也或抑之其蟠也或屈之遜之道存乎其中矣虎豹遜于深山鸞鵠遜于高林蛟龍遜于重淵玉遜于璞金遜于礦珠遜于蠙寸之遜也根于脈天之遜也伸于寒暑之遜也歸于稽而觀于人乎伊祈氏古之聖人也語其至德由于遜有虞氏古之聖人也語其至德由于遜禹遜稷契遜皋陶遜工益遜虞舉周代與夔龍夙夜相遜于道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諸獻不遜于斯時也有夏由氏著遜周不受其遜秪而遠焉及夏之時有中積禮儀之事有喪齋周之典也泰伯遜于前其末也延陵季子遜于後之數子者其亦慕由氏之倫歟士大夫之處室也賓至遜而後入及席遜而後坐食上遜而後飯酒行遜而後飲射之勝也遜而揖偶之相也遜而進以至于道途農畝莫不遜路而行遜畔而耕焉後世驕矜之情肆奔競之習勝謙遜之風不古若也然天之生人辭讓之心夫何古今之間哉會稽錢時敏名其燕處曰遜菴余嘗造焉嘉時敏敬修游息于斯得以自牧謙以下人其容溫如其儀穆如其言也若遂其行也若拘其躬也惟若遜然而不敢露其謟虐發乎君子之儒是道也著乎事物之微極乎聖賢之與通乎天地之紀達乎造化之妙余爲時敏言之是時敏其亦循而充之而知遜之爲道若是其大乎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道積于厥躬時敏勉焉時敏起而謝曰惟子之言爲能啓我以遜之心弘我以遜之道請書以爲遜菴記

聽松軒記

出江陰城東行十里所有山焉曰綺山有溪焉曰唐溪溪之水與大江偕負山面溪有宅一區長松萬樹林立後先國子生陳謨世居之謨嘗於所居東偏築一室日燕坐白石上清風出壑天籟下林切切瑗瑗有聲儀焉如絲竹焉如簧如金如石如鳴如鶴如鼓瑟其少凝也如大鏞笙磬如貫珠其振也如風雨然至者起岸所參錯而悠然淋漓而止如新如訴如貫珠纍纍而躍錚金而聽之神清思寧暴戾消息鄙悋不萌而高明自之使由然而生莫所以感動乎中者如聆廣樂而聽韶音焉因名其軒聽松而屬余爲之記余惟聲音之接於耳也可以蕩滌邪穢沃溉精神養其中和之德也固非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而已然至味先大羹正色尚純白然與聲事非不足以悅天下之口君子不尚焉繡與西施非不足以悅天下之目君子不尚焉而況耳之於聲其感人深又寧不慎所尚哉秦箏趙瑟鄭聲無流桑間濮上之音非不足以悅天下之耳然而淫哇流佚嘽緩噍殺之使人流湎以亂倫慢易以喪節又寧復有聰明以蕩其心邪吾知謨之聽松籟亦猶世俗之音不足聽於耳而雅頌之作所以形容盛

德歌詠至治之休者又非山林之士所得聞也於是感慕松下境與趣遠高林風生清聲落耳因得以泳習其情既滌其氣以涵養其德性其有得於中者如此故今雖入胄學習聞瞻青雲將見用于時以宣治世之音而猶不忘先生於松風齋

知止齋記

八年冬

詔天下士凡寄林僧老而有志于聖賢之學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門闈覆與諸先其交門適事暇閒訪黃君伯厚于東齋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囑伯厚進佛而歸於儒不事戲而知所止其何其化之速耶今

朝廷武功既成誕修文教示之以綱常尊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榮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先帝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先帝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脩於學去其舊而習從更其故而有為然其偏而歸於中正猶天乎吾然而先帝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修諸身措諸事業無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言冠綦履俯仰後之以正其容使以齊其顏色貴紳垂佩周旋揖揚以致其儀則以慎其進退入其室則父父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別也禮其實則父父子子懽然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于

朝廷

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乎其視前日視髮毀形滅性離倫遺世間坐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耶嗟夫北辰之止乎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乎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皆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處於偏無心以息庶幾乎終始慎其所止哉

傳文齋記

會稽史如心以先世藏書之富也名其齋居曰傳文揚鄉之先生長者而求其記矣復請余為之記余復之曰傳文哉天地萬物之變古今萬事之殊皆以一心觀而論聞焉雖知如管晏常服窮身如賈育常服經行如曾閔常服勤如張秦常懲古之人顏氏之子其治己夫子其言曰傳我以文蓋服膺聖人之訓而希夫之美余也希陸其實未嘗其識者也何是與諸傳之哉風雲日星天之象也海岳河山地之儀也鬼神之著也草木鳥獸昆蟲之微也文之庶乎物也禮樂刑政國之經也綱常倫理民之行也古今之運也禮樂揖讓進退之節也文之庶乎事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書文之庶乎書也六經之文合天地萬物之理備古今萬事之情而無不載焉故君子欲窮致夫事物之文會六經何以哉今之書以求其實今之時以求其情實之理以驗其實指之高以窮其變考之春秋以明其抑正參之子史百家以訂其是非得失於是而允為積為使天地事物之情

無不傳焉則歷數其逵藏書之富無盡也雖非是文也貴於天揆於地教
錄於事物劄則於經史傳記百家之書而理則具於人心徒傳而不知約
則汗漫而無所要歸其致傳書傳文必歸之約禮云哉曰予言傳文推衍
予其庶幾君後之人尚可及者於為知心言之人君是其膺何也噫顏氏
何人哉在知心之魁焉耳

愚軒記

知益與公孫攪同處予可無之村知益曰諸甚哉公孫子之愛其愚也吾
將終處去知無其聰明精神交於攪也遂相得為友而勿無之里人樂以
愚稱之里有愚仲子者過之問曰果也觀二子之得於天也賦其亦稍衆
異尔情哉習而明哉攪而自朝焉尊皆以愚稱公孫攪聽然而笑曰天既
既我以攪既我以素詩我以能者固知攪者可依賞者可隨能者可嬌也
將能徐而依之且為鏡焉擬將能徐而歸之且為行焉浬將能徐而嬌之
且為數焉所吾等事ゝ池ゝ字逐逝以全吾天也吾視世之人但能拍
貴瑜彼柴彝知足以慕天地巧足以繼萬物辯足以贊捷天下之人心及其
技窮術揮攪擴悉而畫我尊者皆是焉故寧守吾愚而不敢妄有所為也
仲子曰公孫子之愚則聞命矣知子之知天下誰知焉而亦以愚稱傳無
出乎偽乎知益曰諾知之與愚皆天之所猶與也予安知愚之非知耶予
安知知之非愚耶儀泰獵其吾且翻儀泰之吾獨不得從其鉅於天耶攪
石巧其吾且翻攪石之手獨不得從其拙於天耶昔蕃知其吾且歎嘗吾
之知獨不得反其攪於天耶今予使知公孫子之愚其攪也夫蔽之其業
也天既之其能也天錫之益也歆其事而從其實韜其光而執其冒其家
也若不知有愚其動也若不疑有為益之愚庸不參於天耶益之與攪也
交其愚非無同乎愚仲子喟然嘆曰知子其寡愈之愚乎公孫子其甚乎高
之愚乎予為與我同類者寡愈之愚哉翰學為因築一室於何無之南安
置扁曰愚軒噴歸受於二子而請余記諸軒上

丹究山房記

越身餘之南有壹阿焉曰丹究左雙屬石巘有逵徑以達林壑以容入其
中地曠以衍可耕可獵可樵可漁士君子之未遇者於是乎寓居焉豈君
史書其人也恍言與余交甸其居曰丹究山房請余為之記余復之曰君
子之出處亦宗乎時而已古之人抱世推爵像投貴於來紫緋鵝而冠焉
而佩軒冕焉蓋為知游龍竊道而行進者每屬不敢仰視豊懂浮高青示
顯榮而已入則陳戒於內出則宣化於外因儀翰審蕃論邦家以佐天下
之道焉道之不行則隱耕而野棄山棲而水漁以衣以食以奉其親以吉
其妻子亦豈貴瀟泊寡幽隱而已是必明天人之理窮事物之至達古今
之情知盛衰之變輕世肆志抗節不屈以韜其光而入冥之知也佳時習
餘之地藩世編摧四部事量吾視言處然隱居求志固其所也乃今天下
文明士皆雲征而起恍皆因宜上法古人與時出處以有為於世其豈然
隱於是耶且吾聞丹究產鳳ゝ文明之祥也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吾知丹究之鳳今且為
聖明出矣為士者又安得不附鳳翼以翱翔于青雲哉

待旦軒記

鄭季保見一之依趙也克勤于政中夜以思待旦而行不敢少息因扁其軒名曰待旦求余文記之軒上曰吾將以致警焉余惟人之處于天地間君子當心小人當身用不同夜以致其思以克勤乃事而旦者又一日之始其可不致謹於是乎是故良農朝出耕耨晝而留播暮而思來一日之作當必始于旦良工朝繕晚理晝而督斷暮而計工一日之備役必始于旦商旅朝開邸傳晝而負運暮而旅寓一日之行遠必始于旦士君子朝理舊學晝而窮經肄藝暮考其行而終日從事乎操修亦必於始旦而致謹焉卿大夫朝而獻替晝而處不指事暮計其功業於日從事乎政治亦必發端旦而致謹焉以至工而為君為相朝而朝夕而夕無或少息是必昧爽丕顯以致謹于旦況於在下位者乎夫旦者作事之始也旦而不致其謹終日之間皆不能保其無悳焉君子慎終於始可不致謹於旦乎且謂之待旦則夜之所思盡已從事於未旦之前矣雖然君子之學勤以待旦固急於行也為中夜以思旦氣虛寧善操其待旦而行者或有所未盡焉今見一以待旦名軒操存乎中夜或懼乎旦晝知其夜氣既清於旦而行必有大過人者矣聊書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人且然後之人其可不知所勉哉

永賴堂記

余素苦多眠夫新而道多塵伏暴行會稽市上間市南陳儒子兄弟若篤於孝親余因造為儒子題余坐中堂再拜而告余曰儒子尚兄時見父父兄母在堂上兄出入起居惟兄母是承兄律文而得其人則兄母悅擇交而不得其人則兄母不悅賓客之至或肆恭請鞠呼儇于庭則兄母不悅或縱酒放歡忘其家事則兄母不悅或與之習文史縱論古今是非得失而得其說則雖笑歡以嘗音命酒以適趣自朝以終日夕兄母悅儒子惟母氏慕願是承母氏之不悅也不敢一日以肆焉因名其堂曰永賴願先生記之愛偉而所勉焉余惟人子之事親承其顏不違其志亦可謂孝矣然欲遂其志不承之懽容笑貌間何以得其心之所欲而承順之哉今儒子之母八田發高堂見其子習恭鞠躬涵飲歡則有懌色見其子學書史命而笑歡則有喜色喜怪之間無非望其純然而喜其勉於學為可謂賢母也已而儒子又能觀其喜怪以承其顏以養其志以慎其行而勉其學為善儒子者亦可謂賢子也已家庭之間母賢以慈子賢以孝可嘉也已使母也賢己戒笑以訓戒之而為子者所不能順承其顏色雖三牲之養未足為孝也傳曰色難儒子勉旃儒子字惟賢

止善齋記

會稽之鄒季常家人儀正必世居之正心懽審道之村人也進其子捷而戒之曰吾聞君子有言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吾弗之取也求所求而止於利斯近市之習也求所求而止於善焉斯無愧於近市矣小子識之固命其進修之室曰止善捷退而自勵求其義弗得也扶冊過里門而謁伯約于乎而問焉伯子儀纓危坐而告之曰子來前人物莫不各有所止也虎豹止於深山蛟龍止於重淵鸞鵠止於高林況於人乎民止乎殷叢止

于野工止于肆商賈止於市予居市予見夫市之大賈乎山東之參楙而
海之珠璣巴之鹿卯之竹箭之丹砂代北之馬羊旃罽若水之趨壑不居
而自來日夜無停而休焉誠以所止者市也嗟夫商賈之所止者市也則
也君子之所止者性之善也居而事親止於孝爲性也出而事君止於敬
爲性也以至於事長而悌處友而信處民而仁處物而愛皆善之止於性
然也夫豈若漆絲之出於山東乎夫豈若珠璣之出於南海乎夫豈若丹
砂竹馬羊旃罽之出於代之北蜀之西巴卬之外乎若然則古之止善
尤至於商賈之止市矣古之人觀解牛而知養生焉觀斷輪而知讀書焉
今予之居近市觀於市而知止善之道焉何進市之懼我建再拜而謝曰
敢不敬奉歸而遂自請以先生之言志諸齋居之壁

荷屋記

會稽山水名天下南岸山東西拒錢唐蕭山襟而江九里皆海水焉多鼓道
之俗多水居焉張孝子之居在鏡湖北十里所田公田環其居皆水也庭
宇之外四面皆芙蕖芙蕖周名之曰荷屋余嘗侍桂林褚公來木蘭舟訪孝子
荷屋上當門跨小石梁兩岸皆種垂楊題曰柳橋橋之西曰芙蓉東曰荷
花汀汀之若闌水洄曲與荷沿樓過柳橋少南小軒臨水上軒之中曰芙蓉
秋水取其花之麗以則也左曰君子事取其花之貞以植也右曰淨江又
特株菩糊美而樂其趣之境以適也軒外二小草其一曰觀魚之臺悠然
其樂不減濠梁其一曰鉤游臺使人有超然高世之意而荷屋之扁則揭
之中堂蓋取諸九歌之辭也余惟三閭大夫忠潔行高故其托物引類皆
取其芳潔若指揣辭若桂棟蘭橑蓀壁葯房與所謂荷屋者皆是也故楚
越之間備有原之遺風焉越雖去楚遠然江南之地多水楚與越皆然故
其樹荷花亦不大相遠也況張孝子之居與三江鏡湖上下相接煙水之
浩渺萬頃一碧臨流騁望歌會原之歌以自適其適不翅湘大江沅澧陽
上洞庭渟湘水擬沅之芷來澧之蘭而適其趣焉余嘉孝子慕古人之貞
潔其志可尚也遂爲之記孝子字孝貞號草因涅縏秋水賦荷屋之歌以
貽之

歌曰蕖室兮荷蓋芙蓉楣兮蓮房薆余釣兮中洲夕余留兮沙汀曰原
兮蘅用兹嫣嫣兮在葉落日晏兮秋清褰歌起兮波渺渺來穹而留兮璣
英而陰冬不寒兮華歲以晚追蒙華兮而志樂余龜兮考安得長秋兮
兮汝從卜鄰于荷兮聊逍遙以放老

臨安集卷之三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記

長嘯軒記

夫人心之感於中而發於外也者見於顏色見於神氣數於聲音間
不可得而遁也然而顏色之著神氣之見或不足以盡攄其所蘊蓄惟聲
之發於口也抑揚宛暢慨嘆而不能自已故其心之所蘊莫不消融蕩滌神
安氣平顏色之和威儀其常為音為響為歌而風雲高歌大風武帝歌秋風
與夫屈之騷宋之賦賈生司馬相如揚子雲輩之所述作莫非有動於中
而後發然此皆著之言辭者也若夫諸葛孔明隱居隴畝則不假言辭但
長嘯以發其胸中之耿〻若其悠然自得何如也余觀籍以倜儻不羈之
才宏放傲世當晉魏間傷時之不可為惟寓之嘯以舒其胸中之氣故登
若陸居不仕遺落世事尚留人間乎其心於此託於躬耕南陽時亦復抱
膝長嘯遇知孫登傲睨物表而此心未嘗忘天下於是以其心之不平發
而為嘯也進呂劉子惡名其燕處之室曰長嘯軒蓋得夫三子之志者方
子惡未遇時歷艱難險阻困窮潛抑憂患怨哉步遠意而歎所謂倚嘯
俯仰今古感慨無窮不登高臨望發口出聲以發舒其情意其高絕似
登其弘放似籍而其志節惟孔明是慕為之長嘯宜也今既遭遇
盛時出入省館而高風遠思尚猶不忘者知其留聞愛嘯而為之長嘯將
變而為黃鍾大呂之和不翅若曾參氏曳縰而歌聲滿天地然且不止於
是又將播其音聲播之九歌以鳴帝世之盛矣子寓聞余言悅而不吝起
而長嘯響若鸞鳳音為有契于懷者因為記之軒上

敬齋記

丹崖子與諸生射于西園樂其子之淳之敬而中也名其齋曰敬庵翼
其也進于學也旦日舉之淳請伯仲于予而問敬伯子進之淳而告之曰
射為六藝之一其中于侯也有道存焉雖然子之嚴君以儒者之道教人其
望於之淳也豈直為一藝之敬乎哉義貴以敬之道先審以敬之德湯武
以敬之功程又以敬之爲體之道古昔聖賢言敬之書矣為書詩禮春秋
虎侯也参伍五析正立明公教熟失也周程張朱之書行侯也外其餘諸
子百家之書為　侯者侯然其棄非廣建國來取論莫不以仁義禮樂性
命道德為之的也學之者備用以為弓撫學以為矢心坐謂技而復發則
發無不中矣不然雖有弓矢不可得而中也試為之引弓挾矢復程朱之
緒言曰詳乎正容步揖乎而詠心孔乎道書於經以為之的者知其朝發
新安夕掖闕侯於入濂洛而發無不中此一敬之應也予之射誠射之而
不厭則為元業射遠將犯儒乎東魯而教藝乎闕之國日益乎高其若龍
為之負河乎指乎書與若科乎之出壁之後乎高堂后蒼之禮再臻乎闕
雖四始之詩心馳乎麟之經以為之的而告子之張弓審矢如破的
嗚之道故而涑淵之域可得而入矣然吾教之復也若夫老莊之虛無正
而不正申韓之深險儒而不儒揚墨之偏頗的而不的雖懷弓卸手欲全
沒明而中大之數予之道猶挽烏弓君子不從也爲子之教志於聖人之

道而已嗟夫聖人之道其猶張弓乎弧也若聖人之正鵠也行也若聖人
之弓矢也禮也若聖人之彀率也射者之張弓心志於彀率則發無不中
於鵠君子之行已必慮乎禮義則行無不合乎理之事情能由射而達夫
道焉如弓矢之審固也如彀率之合於準度也知之明行之篤如左右手
之如指如附也引而復發如四候之術也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則可以
進於聖人之道矣之事勉焉

三畏齋記

古燕吾張時中之為御史也會理南徐得寧每自公而暇退處一室既〻
焉不敢以燕休而乃辟焉余因書之曰美哉乎御史君之持敬也孟未敢
其戒辭為時中因說僕以自警曰惟天生人命賦所性爾弗克敬慎乎厥
躬其何以自立乎天地間抑余曰善哉持敬之道非一辭可盡也我言出
爲時中復拭僕以重警曰惟
天子命俾爾有位任風紀之司爾弗克敬慎乎厥職其何以盡為人臣之
道抑余曰善哉持敬之道非再辭可盡也我言止三時中復拭櫳以重警
曰惟古昔聖人有典有經俾爾所教爾弗克敬慎乎厥業其何以希於聖
賢之學而脩諸己抑余復善之曰美哉乎御史君之持敬也警戒之辭至
於再至於三無非欲盡其敬畏之道也可尚也已時中作而言曰吾聞君
子有三畏〻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請以三畏名齋乎其為之記俾知
所警焉嗟夫天地生物其賦予之妙獨全於人古君子生天地間可不念
賦予之全而祇畏於天乎然賦予固出於天而代天理物據有萬方有世
之聖人爲法天垂訓者之六藝有古之聖人爲之其可不祇畏之乎今君
之燕處也佳哉銳揚勵者之戒言可謂能致力于仲尼氏三畏之道矣雖
然道寓於物莫非天命而備實之以大人聖言者舉其大者言之耳士君
子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彼無忌憚者乃或不能盡夫祇畏之道天
與聖人固岳累〻也而天道之明或不得而辭其責焉彼烏知君子之敬
畏哉

句貴齋記

夫天下之至文無踰也天道無為而日月星辰麗焉地道無為而山川草
木麗焉聖道無為而禮樂典章麗焉使天地聖人有所造為而昭天貫天
下之至文我上古之世大樸未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為而化而至文
已寓於其間矣及夫事風流風俗為施之以青黃加之以丹雘而五色彰矣
清之以金石亂之以絲竹而八音諧矣和之以寸分調之以鹽醯而五味
夫矣錯之以雕文刻鏤飾之以簠簋鐘鼎而大樸散矣狀之以才智技能
運之以精神巧力役之以思慮害而從之以好惡莊於從巧異快其詰悲
想遠未而天下之文始傳靡靡潰濫汗漫不可止約而忘其性命之真矣是
故聖人出而化天下將以復其淳焉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
不和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蓋之者蕭泰也貴飲食之本也樂之
尚舊茲也貴其質也輅之尚越席也尊其朴也冕之尚藻結也裘之尚
粹而也器之尚陶匏也莫不樸素純懿渾然天成不假琢飾不籍塗塈不
事備為施之禮樂典章裁敦是將可以祇于天地可以交於神明可以感

於民人事物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於此我臨海有遜庵樹者篤學而尚
質疾世之文勝而侈靡也兩其齋名曰白賁貽詩別致大文示此意之象
而不使過於文爲故余道古昔聖人至文之寓於損賁者告之雖然至文
無飾惟聖者能之聖人法天地之至文君子則本其至也傳曰衣錦尚絅
惡其文之著也君子將不得以聖人爲法哉

永思亭記

先世故居在臨海者宋忠陵所歸葬也寧從孫用勤居之爲草堂爲
先太師冀國公所建堂之兩思後哀歸也堂今圮矣而之利於石者
沕矣用勤在時恒欲葺室以趾而果成今寧夏用勤之子汝賢過余
會稽請曰汝賢今重結亭址上扁曰永思以戒先人之志矣願爲記
之亭示不忘焉余因進汝賢而告之曰古之人豐功懋德令聞令望
熙孝之盛于世子孫無時或忘其永思之謂乎先世以忠孝稱天下
數峯之宗長從之人思世守而奉嘗固不以窮達間也日忘諸籍上
歸宋三百年間子孫事有祿位王封相命致恭朝政武業極委在外
則揭覆節屏藩輸於荷與邸布列庶位冀不上恬明哲以致治乎而
德澤加于時固足貽後人之思矣由宋入元子孫以前朝勲舊無復
仕進意然而詩書爲家田園爲生出則存敬乎瀧岡處則惜懷乎家
庭父召而子趨夫令而婦從見禮書詩女吾懷抄兄弟子姪反傳相
與出相娛婦入相誨攜書詠春風夜燒秋雨歷幾交養遠心而孝悌
行於家亦未嘗不貽後人思也乃今

大明開國
招遣詹賜金幣時用勤之父尚德以恭
朝寵錫有加焉　勅尚德奉幣以歸子孫崇之如重寶
賜今汝賢以永思名亭余既叙歷世懿美所當致思者爲汝賢告矣而今
日
朝廷招以幣進賢見勅
宸聞　詔以幣歸
恩寵禮異閒皆先世遺澤所致又其可或忘之邪御書謂君子之澤五世
而止今吾錢氏至汝賢且十有七世矣而忠孝之澤世濟其美焉子
孫者又其可或忘之邪尚德字允一用勤其子也用勤字克抑汝賢
其子也汝賢字士復與寧同出太師丞相忠靖公云

天光雲影軒記

上虞貝君彥中蕭靜之士也宅近市湫隘之氣不足於目宮也喧囂之聲
不足於耳宮也世俗之交不足於心之官也於是謝絕人事便閒不出宮
於府除傳十柯之地鑿池爲方軒其上以爲燕寢之室斯泉引者曰石磬
上挹天明下徹淵容篆於楣曰天光雲影蓋取諸考亭朱夫子詩語庶
幾稱吾耳目之官以養其心焉余嘉彥中之處休事務備者不爲耕觀之
好可尚也已因每造彥中相與臨眾鑿淸若有契於心者因爲之喟然歎
曰嗟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參者其惟吾心乎心也者神明之舍也其靜也
虛其動也靈其寂也不昧其感也不測方其應處乎一室也一物不接一

廬不蔽虛室生白明々乎天地之府也炳々乎萬物之鏡也昭々乎古今之鑒也悠々乎表裏一致而洞達無間也寔々乎物我兩忘而俯仰無愧也實乎其神之奮也浩乎其氣之充也皦々乎日星之懸揭也湛々乎淵泉之靜深也蕩々乎天光之上下雲漢之昭回皆發乎方寸之間周乎兩大之中而橫乎其無外也此與天光雲影之活潑與趣合神全氣充翔吾心之明薄乎雲天之表而其所處定不出乎方塘水鏡之間枕雲臥天宇泰定發天光而爲光渺茫莫窮之說者不同其所養可知矣今吾牖中日夜坐軒上仰瞻太虛俯鑒秋水天光落淵白雲如冰而至理之妙悠然會於吾心其於光霽之昔趣庶幾其有所得哉

葵向亭堂記

葵向生好讀葵日葵坐一室庭宇外々植也亦惟葵是樹趙其齋台曰葵向軒堂吾嘉其有勉於學已有志乎當世焉因爲之書曰嗟夫君子之寄寓情於物固皆取其德之似也昔之人或樹菊焉或樹蘭焉或樹梅焉生獨不然諸古人而葵是樹邪吾知生之志矣蘭生於幽谷屈大夫之貞節似之菊秋而花陶徵君之晴節似之梅發於窮冬摧落之後林處士之幽隱似之今生也際

文明之運有志於學且得出以行其道於時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大業焉指遠適者比邪蓋樹蘭者吾知其有抗世之志樹菊者吾知其有遯世之節樹梅者吾知其有高世之行至於葵其節且其心赤花如金向日中其色而青々茂葉又得以蔽其本根吾知其承雨露于天向日之輝光傾其心而無歎焉而生也樹之庭冀其有志於當世焉生若果有志於當世必其忠義之蘊於中者無時或忘其備藝乎蔚徒慕葵之名而弗能如葵之忘節則其於葵乎何有生也讀書之暇日對而葵盡亦勉焉以存其尊君親上之心以養其委身爲國之操進思盡其職退思盡其心以爲父母榮也則不惟傾陽向日之春且得爲本根之蔽焉生其有葵之心哉生字文叔姓汪氏山陰人

聽清堂記

余不解鼓琴善聽焉今年春余與吳庾沈泉昭承詔上春官知有琴手某敢造吳興回同織泉昭從弟分天介夫能優而氣清惟好琴因門道介夫生余聽清堂上方與客埋琴事客起而爲余鼓一再行細作宮調開操天聲淑々小聲潔々滄流歸起盤旋而爲下浩々兼々焉瑤一聲不見水瑞其春江之操乎少焉變聲入微余々如蟻泉丁々如伐木焉ㆍ如空山白雪颯々如高人達士振衣松風長嘯幽谷且想聲之操乎及其變而南也若陽春之散白雲變而羽也若皓鶴之舞同入太音淳古幽忘中庸狹書而不流倜儻而不狂優揚怡愉悽惋而不悲莫不有幽深思遠之趣焉余因爲之言曰古樂之存於後世者惟琴爲目解歎南風以及文王宣父之操其幽深思遠之趣何如也奈何世降俗衰大音不入里耳惟新聲尚雖琴亦不古若矣今介夫之客之鼓琴也古辭古調不雜新聲其得古人所謂巍々乎高山洋々乎流水之遺音焉其清高之操何如邪介夫學之而得其趣其亦志乎古人所謂鼓琴足以自娛而道

於道矣豈惟取其清而已耶因為書而記諸泉清軒上時

洪武辛未春三月初吉臨安錢宰記

湘陰草堂記

勾越之墟有山焉曰蕭山有水焉曰湘湖山秀而斂水澄而深邑之人謂境之勝若瀟湘然因以名之有高處士者世居其地門當築室於湘水之陰日與賓客燕處其上以遨以嬉且將以為歸藏之地焉名之曰湘陰草堂命其子惟揚介余記之余嘉其達死生之道也因為之言曰天地之氣合散消息變化無窮忽焉寓之而為人其生也能合而有盧處而休託寓而游飲食夏葛而冬裘仰事俯育而五倫是由出則為公為卿為大夫士以行其道以濟其民以致其君光寵使休光顯於當時譽聞垂於後世此生人受命於天順處天世之為也吾非慕此而實生氣之生也吾不得而辭焉及其死也氣散而歸魄委而休形化而心息智釋而神游超然遺物而復與道偕此生人委命於天遺世絕俗與化俱逝之所當然也我其安之張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此之謂歟彼將從死以衛生固違於天此樂寂滅而自謂超脫於天地外者又猶實而無所據依固皆拘見繫智之所為也夫豈吾生順死安之道耶今處士進處於家不樂仕進此其築草堂於湘陰書其藏游以樂其生卜其宅兆以安其死其達死生之理識變化之妙夫豈怖死而求長生循生而樂寂滅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因書而為湘陰草堂記俾惟揚以俟之

蕉雪軒記

西江汪李子築室於別墅落成之日玄雲蔽江翔風號寒大雪布遍野適匡廬山道士葛公子虛九江浮屠無人過李子相與談玄李子著銀鼠帽狐裘豹袪擁雪出迎客既入席命童子設宴具獸炭出醇醪為二客壽寒為酒半李子索軒轅陽燧丹爐軒轅鏡明燕香石為代桂樹枝與二客環飛中庭折白雪納鼎鑪當茗而煮之火且熾白雪旋化若生銀入合鑪而為玉液若真鉛九轉變而為玄霜一勺入口神水上華也靈采斯煥白雲之英清人精髓因名其軒蕉雪命無人作蕉雪偈子虛作步虛贊歌陽春白雪之雅其高潔之操為何如耶雲且霽二客別去李子過余請紀其事以為雪中嘉話嗟夫雪天地陰凝清之氣也匡匡金帳羔羊黨羅其義卻團不足以語雪候閩鼓扶寬炭烜貴奈以雪亦不還以清白文其風嗟潔從古究我何適足為白雪清也亦何羨概古之人若袁安高大雪不置干人閉門高臥風節抗千古若王恭軍禪賓紡玫髮門便是高風逸今吾李子蕉雪之興葛子虛浮屠無人俱且得追王袁二子而同其高潔于千載之上又何慊於雪於李子字文璧西昌人

臨安集卷之四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記

經正堂記

夫三綱五倫萬世不易之常道未嘗不具於人心夫何世衰道微大經不正而邪慝之充或得惑焉以喪其秉彛故君子每僂僂乎思復其常爲切而吾鄉伯紀氏方讀書有志於聖賢之學時虞文靖公集歸自翰林歸儒者南昌伯紀因得登其門受業焉公爲名其燕處之堂曰經正示由先綱倫微惜學者之失之於邪是故勉之使歸於正宗得盡斯人天性之遺焉伯紀感激之深餘五十年方且求余爲之記伯紀昔曰當衰微時猶不廢正學文靖之教也故俾余播諸辭以發明其義焉耳嘗又昔者孔子沒洙泗之學散於四方子張居陳子貢居宋澹臺子羽居楚其傳不可得聞矣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流而莊周商瞿之後有馯臂子弘子弘流而荀卿獨曾參氏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爲斯道之正傳及孟子沒而其傳爲然矣經之義未嘗息也宋周程諸子上接孟軻氏不傳之緒其後康洛之學散於四方謝良佐氏居上蔡尹焞氏居河南游酢氏居建陽其亦各有所傳矣惟楊中立氏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新安朱子爲斯道之正傳當時高第弟子傳之者衆矣惟勉齋黃先生幹得朱子之正傳其後勉齋之學北山何先生基傳之而江左之傳代有其人雙峯饒先生得之而江右之傳代有其人當宋末元初時雙峯諸儒書者此山君則泰二先生皆獲承家學而南昌諸前輩莫不惟雙峯是宗吾伯紀固知宗饒氏以上溯新安之傳者而又得文靖公經正之教而不惑於異微特又傳際

文明之會以闡明正學何其幸歟況南昌自濂溪先生之初時事郡人知宗其道爲天下先而朱子所撰祠堂記言之備矣伯紀居幾近宗雙峯上據新安而遠遡濂溪之道以修諸身以淑諸人毋忘昔之人學聖而流於莊荀學賢而溺於老佛而一以綱常之大經是法庶幾遡清流暴弊以窮夫洙泗之源也庶無忝乎經正之訓庶無忘乎新安之正傳哉

澂心堂記

臨安張仲子貴榮於錢唐北市仲子天性沉靜惺惺以所居在塵市上塵坌之囂僻以溺其心爲作而曰人亦有言將爲心鑒盍先於水鑒於是乎東走江將以鑒夫水焉則潮水奔奔洶湧不常之魚鹽之氣日醫乎目心不得而靜也既又西抵湖湘以鑒夫水焉則樓臺台台乎參於其之左哇之聲日接乎耳心不得而靜也仲子仰而嘆曰二水也求之不得其何以

生年　我於是遂吾　俛閒不出樓之臺外得十尋之地鑿之爲泰

室基上淵泉洌洵白而瑩瑩上徹天明下徹萬象而於顧曰澂心庶幾樓吾耳目之官以養吾心焉一日仲子汎江而東謁余會下請余作澂心堂記俾知所勉焉余固讀中吾仲子曰嗟夫心也者神明之舍也其靜也虛其動也靈其寂也不昧其感也不測方其命之於天也其清明本一之體固無不全惟所稟之氣不齊焉不知所以養之則利欲得以滑之昏之得

以蔽之清明者咸焉之而專一者或馭之矣信能加激治之功俾復全其天則方寸之間明明乎天地之府也炳炳乎事物之鏡也昭昭乎古今之鑒也皎皎乎理義之淵藪也淵淵乎衆實一致而洞達無間也寔寔乎物義兩忘而俯仰無愧也仲子信能以一泓之水而激夫心焉心也一物不積一毫不崩使優游之久未洽之深則心與物異水與氣并甚甚乎淵衆之静案炯炯乎性宰之澄澈者不知心之入於水焉水之入於心焉心與水始無不澈矣仲子其歸而盍更激心靈上御精及虚脩盤秋水天也澄澈寸心如鏡而妙合乎淵衆則澈心之道得矣仲子其歸而盤諸水焉有

餘姚仲子名景芳宗禮

深遠齋記

山陰上舍生馬文炯讀書於羲靈之室邑文學陳先生伯善過之嘉文炯之篤志於學也名其齋曰深遠蓋取諸孟子深造自得之語文炯曰殷乎其中將循於深遠焉則無所爲其身將安於自得焉則無底乎成求其義弗得也走余而問之余見今之為弟子員者不是於場則係於進而出獨知所趣焉可喜也已因為之言曰嘆夫君子之倦於學也非是而求之之難惟不知深遠之患非係而致之之難惟不能自得之患獨不觀夫鳶鵠之飛於天也扶搖而起弗翔也你高魆魆之潛於淵也洋泳而去其逝也你深駹縱之騁於塵莊也犯蹶而前其至也你遠油然而翔由然而逝遠遠不已而莫不各得其道焉使不得其道且將翻踣汗格而殘若僵游者況而他者阻矣尚何得以自遂其進哉君子之學亦若是也必也潛心乎性命道德之域涵泳而弗忘優游而弗迫日從事乎進修而弗之止焉則所造者深而不知其道之得於己則所處者安所資者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蓋無往而不得其道矣然則君子之自得由深造之功有以致之也把曰孟子之言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必有事而勿忘則所造有深矣勿正而勿助長則所得者皆由於自得而無所爲其力矣使不知是道者求深遠而或失之正助欲自得而不知必有事而勿忘夫豈盡符氏所論造道之方乎古之人觀解牛而得養生焉觀斵輪而知讀書焉吾乃今觀乎鳶之飛鯈之游駹縱之馳而得求道之道焉因為文炯記其所居之壁

静思齋記

此下遺失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雜著

全有堂說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或者不能有而全爲氣之蔽也欲之汨也學焉而所知不蔽於氣所行不汨於欲則有者未嘗失全者未嘗虧也是性也具於吾心其目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人之所全有也上焉而聖固全有是性也下焉而愚亦全有是性也中焉而可以爲愚可以爲聖者亦全有是性也聖也者性焉安焉有而全焉愚也者暴焉棄焉喪其有而虧其全焉彼可以聖可以愚者暴焉棄焉則喪而虧者終不得而復復焉執焉則喪而虧者庶幾復全其天焉孟軻氏曰性善知性之全有是善也天命之性也荀卿氏曰性惡楊雄氏曰善惡混韓愈氏曰性有三品皆以其累於氣者言之而不知性之全有是善也且五性之具於心人無有不善也謂之惡可乎人無有不同也謂之混可乎人無有不全也謂之三品可乎彼謂爲惡者即氣之汨沒者言之耳謂爲混者即氣之清濁者言之耳謂爲三品者即氣之至清至濁與夫清濁之閒者言之耳又孰知性即五常之理乎知性即五常之理則皆善也何有於惡乎何有於混乎何有於三品乎叔魚之生虎目而豕喙楊食我之生豺狼其聲越椒之生熊羆其狀是皆形聲之得於氣者然也果可謂之性乎彼徒即形聲以命其名之固不足爲訓而韓子徒即是以明其性之不善若然則伏羲蛇身神農牛首仲尼如蒙倛周公如斷菑而皆爲聖人天性之善何與於形聲間邪彼三子之不能悛禍行之惡也非相之惡也又豈可即是以明性之惡乎孟軻氏之言性善是已韓子不當即是以非之也后稷之生岐岐嶷嶷然是固性之善也文王之生也傅不勤師不煩是固性之善也荀卿氏謂之惡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母之生后稷也無害生文王也不憂爲后稷文王之性則非也竟是之善性也未嘗留於竟是而卒爲姦回暴也瞽鯀之惡害於氣也嘗爲生於瞽鯀而卒爲聖性之也上智之不移也楊雄氏謂性之善惡混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朱均之姦瞽鯀之惡爲性則非也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上焉下焉中焉而殊也韓子之言三品蓋本諸夫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不知夫子所言氣質之性也非性之本也性之本善人所全有孟軻氏之言性善是也夫何三品之有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皆可以見性之本善而人人之所全有也孟子之言性善蓋本諸此噫人人之有生形也者氣之聚也性也者理之實也孟子論性不論氣知性者也其言特未竟其諸子論氣不識理不知性者也故其言也不明逮程張朱子之言出而性之論備矣故後之人得以窮天理而盡其性焉句無黃康輔氏名其道傳之堂曰全有蓋本諸程朱子致大學之旨也康輔信能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則性之固有者可以復全其天焉且康輔之所謂

全有者全其性之所有也闕也吾故并以其得於天而今能全有者爲原輔言之原輔將欲全其所有以回挂來之門以遠孟夫之域以陞孔子之堂固由其命於天者無不全也作全有堂說以贈之

觀魚說

余太學休本之暇觀魚於西也若有所感焉爲之說曰士之處于天地間猶魚之游於沼乎魚之游於沼出沒於濤流之上適其趣而已矣士之處於天地間遊遑於仁義之域適其趣而已矣天地者沼也遊遑者魚之出沒也仁義者水也沼也水而後魚得以出沒沼而無水蓋將憂我於枯魚之肆矣宴以之而適其趣焉知此則知所以遊遑於天地間我護害水飲況卷葦蔭孔顏樂爲仁義存焉其實前有文復事于業孟軻希爲仁義亡爲其欲召也而爲安焉以有水也彼天地也而吾克爲以有仁義也順其所者宗其所先吾與魚使適矣莊周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吾有取焉

存善堂說

吳淞陳李知氏葉室落成曲江錢先生思復過爲命之名曰存善李知求其義而得也謁余而問焉爲之說曰靈于天者莫如龍靈于地者莫如麟靈于兩間者莫如人龍之靈變化不測乘靈氣扶風雲而雨下土以其神也麟之靈定不抵角不觸而敬不踐蘭草以其仁也人之靈全三綱備五常萃萬善于一身如神之萃于龍仁之萃于麟也是故龍希神希陳蹤[illegible]麟希仁希詠大革人而希能萃其善于身雖日覩其聞乎道而是趨希殊歎走而奮翔是故上焉者全是善下焉者亡是善中焉者存是善俾希已以復其全焉斯無愧於龍麟哉

鄧唯吾字說

茶陵鄧君方且冠也卿先生字之曰唯吾蓋取諸曾參氏之一唯也今年幾五十矣且猶不敢忘而請余爲之說嘗于不觀夫秋之奕也祖機變不勞而得之心集之於乎有數存焉然而秋也不能而語人也必幾於秋而後語之人亦必幾於秋而後能悟也扁之斷也鎚神妙不測而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數存焉然而扁也不能而語人也必幾於扁而後語之人亦必幾於扁而後能悟也學秋而不惟其全學扁而不省其微雖語之以斷奕之要一語而得之心我斷奕小數耳且猶不能而語人而况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備體然見用之圓一理貫之萬事之諸一理貫之微不入丸用不窮焉事然而語之將若所指其手足也聖人之門惟參也名爲庶矣凡用之圓矣而聖人未之語焉吾知其實也得之心應之手無異秋與扁也一唯而悟何從我雖然未至於參強而語之勉而唯之妄也然則如之何蓋亦盡夫忠恕之道而後進夫唯也唯吾勉之

聽潮說

普濟寺在越江東北地僻人稀環寺皆海也潮汐上下振撼之聲春秋冬夏惟潮是聽故名其堂曰聽潮今平石衛上人居之余聞雪[illegible]息焉觀其名緣詩文示余洒然吾清冷之虎耳滄浪之遺情也遂請說聽潮之義余曰潮有聲上人聽焉余何足以知之或曰井蛙不可以語海曲士不可以

詣道聽潮之義，殆將以海而喻大道也。余忠足以知之。上人妙悟法音之旨，余請言之：夫以潮聲無隱，千萬人之耳皆聞，而上人獨不聞之於耳乎？惟千萬物之聲皆入焉，上人獨潮之聽乎？將潮之聲而與上人之疏適會乎一時乎？如朝生而復聽乎，當千萬物之聲之接於耳也，聽乎不聽乎？今千萬物之聲而皆聽之，得不勝其迭矣；舍千萬物之聲而獨聽之，無乃危於一物乎？吾聞淨當人心寂而善應，吾偶知千萬人之耳皆聞潮，而上人獨悟焉；千萬物之聲皆入耳，而上人獨於潮有覺焉。上人之聽之，殆不知潮之入於耳，耳之入於潮焉。故因聲以感物，而妙於無聲；因聽以悟道，而超於無聽。吾且以聽潮名堂，殆亦以上人之始也。聞海潮者，而覺悟焉耳。迺今吾知其物之感之也，非聲非無聲；心之應之也，非聽非無聽。名之曰聽潮，殆亦寓焉。上人以余言而跋之聽潮之編，余從又望洋于海者也。

嚴莊陵畫像贊

古之君子，遭世之隆盛，而時君聖明，若可出以行其道，而猶夫下於生治矣。然而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肥遁于山巖水涯者，往往有之。伊祈氏之巢由，而巢父洗耳；有虞氏之隆，而善卷遁跡滄浪，終老於先虞水武擊枝表舜首陽；黃高起黃虞綺商山，光武復漢，莊陵捐物名。莊陵者，其亦巢父善卷之徒光夷齊園綺之倫歟？雖然，孫光叟人也，未感變故，抱石而死，莊陵非孫光比也。夷齊殷人也，武伐殷，故採薇而餓，莊陵非夷齊比也。若然則園綺之倫歟？園綺秦人也，入漢，漢高不下士，故遯；漢太子下士，終亦起而從之。莊若陵，則光武故人，而乃終耕富春，非園綺比也。若然則巢父善卷之倫歟？夫巢卷遭唐虞之盛際，而嚴莊陵遭漢中興，而道宜若相似矣。然唐虞之時，左提契右挈龍，巢卷雖洗耳遁跡，無聲聞於人，當時與歟帝世之盛可也。光武之世，雖鄧禹在，文武略足，固未可與夔龍稷契並稱也。陵固宜出而道之以王道，陳之以帝謨，而遂被羊裘釣于中，何哉？蓋以西都之季，士風頹靡，若孔光、張禹，皆心心焉，往往持祿固寵，如鼓舞龍驤風雲而去於養富之學，可勝歎哉！於是超然遠舉，首倡高節，雖天子不得而臣之，卒使當天下之有立志，以成一代忠義之俗，高風勁操，延遺千古，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夫巢父善卷，遭光帝之理而逃，以潔為高，性而不遷者之與倫哉。

拙解

写餘之材有處士，為田五世，餘奮讀素抱樸，取世俗之機巧名其齋，告曰拙。字如者頓之歎，為巧而不能，能去拙而不可，二者之於接間於心，不知所從，請訪於錢塘伯子，而求為之解。嘲為伯子因語之曰：子之拙守何如我？處士曰：夫緒余以拙余事，夫余莫余皆也。彼龍阿之劍，金斷犀，不若鼓鼓，猶猶為鈍刀之鈍也；彼撥持之才，不斷笑，曹不若寧寧也為清中之鮮也；彼吾戰之騎，攻無堅城，結而騏，曹不若篤焉之為從于隸也；彼下卯之猿，喉以發矢，發而觸，曹不若壹井之蛙，跼于枯也；彼青蓍之神，莫逃乎捷，葉曹不若衆草之蒼蒼，遂以遁也；彼元龜之靈，莫脫乎燔，貴曹不若培蛙之姦姦，樂其生也。彼圓如丸，寧方之貴也；彼訛如機，寧正之特也；彼險如蛩，寧易之正也；彼詐如狙，寧守余之迂也；彼狡如兔，寧安余固也。彼

合縱連橫巧於謀也一散而事不製曾不若詘者之償之終無虧也彼戰勝攻取巧於兵也一跌而禍不亦曾不若儒者之觸之終無懲也孰得孰失孰誠孰偽孰出於奇孰合於義世方扶詐而尚媚韻華紙不妖韻弱虞不習使天馭弱良士懷愧彼使佞倖行陰而不知使命於吾自執吾掌守吾拙而不吾棄為伯子嘗然而歎曰天生者不能為曲平者不能為實圓者不能為缺銳方者不能為鈍鈄鶴脛雖長不可斷鳧脛雖短不可加此皆得於天之固然于體余亦天守不拙彼自機心者人為得而不戚且才之拙者性也奉子獨不聞本也嘗而卒聞聖人之道耶

攖寧篇

蒙莊氏之學傳之田子方卜子夏氏其所從來蓋亦出於孔子或有揣其學聖人而未之或中之取而不察其純為或謂莊也槊以爆鳩莫磨之辯泊其純而病之若攖寧之說是已許為清而損滯其自純田攖寧生蓋取諸蒙莊氏之純者也傳曰與其繁也寧先生取以為名為攖者動而運之之謂也寧者靜而安之之謂也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霆之鼓舞夜旦之代謝寒暑之推移縮乎其運行上者為天攖之而天道未嘗不寧也江河山岳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獸之飛走魚龍之潛躍播乎其運於下者為地攖之而地道未嘗不寧也禮樂刑政之經紀義跋嗣之倫喜怒哀樂之情宗尊傳襲之變古今之運禪代之擅陞降抑揚進退之節若乎其運於兩間者為人攖之而人道未嘗不寧也三極之道孰攖之而運耶孰寧攖而寧耶運者自運寧者未嘗運也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其動也若攖其靜也若寧與天地同其化使衆人也皆已攖其耳目利欲攖其心志逐樂攖其四支百骸外而物攖為內而氣攖為攖其性而不吾寧為莊也有見於此其知也制撤而不役於心其行也外物而不役於物是故物攖亦攖物寧亦寧無我手挺純虛靜而酒乎與聖人同其情此寧先生之有取於莊其亦庶乎心與道冥而相忘於攖寧

雲山種藥志

會稽之南有雲樓山三重而遠秉蔚乎糾雲翠所也呂君君蔚世居之居隣雲吾醫居其業既足以醫技其子孫吾而築圃舍旬從容將息以自適為春則種藥於圃出則采藥於山進則湔藥濯醫既忘抹灌法丹肯未參松下逸則娛天壤上沃川通鬱連島海霞米木雨明山中民終日夕武溪日翔翔翔之情與雲無遠翻然追風神與雲西之間日從事乎樹藝斷著西嚐種苗未哇氏樹蘭燕氏蒔芝菌紫芝可茹黃精可餌首烏可以去疾荷蘇可以淨肌朮朮可以強氣菖陽可以引年胡麻可以鎮顏以及筆插乳遂與舜萬稀谷似冬番花如冬萑蘭先錦兜等往食藥品之類不可律紀稽之參軍雖不盡挺產而莫蕪殊傳數於林果山澤間皆成為殊而效之於勤亦有可以助神養氣補生理性療疾病而起死所為天人律藥之根荷靜而休想息於蘇陰而結茅陰白石如冰綠芳花以藉草聽泉泉而支明好風偃然坐臥終日觀木而挺不知夕陽已下而樹杳暮其幽趣之高有陽者之風不過為情種藥以肩遺世慮者耳若夫藝術之精進指藥而稱其餘也蘇子訓不得擅為風於會稽市上矣因為著雲山種藥

錄書諸畫圖之後而歸之

徐烈婦傳

徐烈婦者姓翁氏名妙圓越山陰人也初張士誠據姑蘇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達失帖木兒以便宜行事朝廷附而士誠僭謀益熾丞相弗能制遂奏士誠太尉行省中異之人民土地悉委之張氏丞相具位而已未幾南行臺御史大夫拜住哥持節駐越總制行樞密院判邁里古思掌士責亂士誠兵遂入越大夫實之禦也哉

皇明以元政不綱亂臣賊子不守藩屏僭偽竊據國亂民病乃命將出師討叛振溺歲己亥大發兵圍越時翁年二十五嫁同邑項里山徐允讓甫三月允讓又安竄家山而避兵兵無可存兵據山而登城執允讓奮與之敵兵令安從俄刃斫殺允讓書翁私之翁從擊哭乞上指稱屈石欲自殺兵不得私然欲殺之重念其志奮以逼之又是其欲死乃挽辭請之室翁其我從為婦知不死不免殘于欲死又不可得卻始曰我一女婦人耳夫死矣勢必欲從但還屍舂野心有所不忍為當斂不得我夫得焚以火俟以土使我得盡一慟從女無憾矣兵信之縱其往拼屍就焰地拾枯樹枝焚之火且熾翁起偽號慟哭號天大呼哀振林壑奮投烈焰以死嗚乎曰殷有仁圖烈丈夫事而偷生貴義雖婦人女子亦我不忍為也彼朝之元老國之世臣位方面重寄甘屈身以辱國聞倘去女婦人所不齒其視烈婦者年甫二十五嫁僅三閱月非元老世臣比也顧乃奮從其夫死烈焰中而自殺光于萬世又孰不知所愧邪嗟嗟若烈丈夫哉

臨安詩集敘

詩三百篇作於周入楚而騷作焉入漢而賦作焉皆古詩之流也漢詩之作多所亡佚惟蘇子卿李少卿諸古詩十九首飲馬長城窟諸詩僅存至建安而入魏矣魏黃初來曹劉諸子猶存漢製又不如魏亡惟沈謝不亡魏故其作猶有魏之遺風焉晉詩作於張茂先山巨源左太沖諸家以及陸士衡兄弟潘不及而晉南渡其亡也惟陶靖不亡晉故其作猶有晉之遺風入宋鮑謝諸子或尚藻麗或尚駢偶雖若不逮於古至其遺趣而全得者入國朝者及也齊梁陳隋去魏晉遠矣然既紛紛何諸作亦皆世所棄而唐之興也海宇混一太晉斯光然自觀之盛風氣猶未純至陳子昂李太白杜少陵以及王岑孟高下逮韓柳書王諸作者出而後得關古世之音為嘆天聲寺之道興時盛衰惟盛漢可以繼周宋齊而下者即日漸因時世然也惟盛唐可以繼漢逮至晚唐與陳隋無異亦時世然也

聖明隆興追興時泰文風世陞雅頌之作是足上追商周而超乎其唐之上矣欽陳蕃娟珠獻大雅以鳴

國世之盛如其聿於如周雅頌如虞廷元歌聖世之文章大家法作述之肯著在為余也鄙陋素習寡遇日深自知不足以繼作者之後矣然其志則不忘乎詩始為敘於臨安集之首蘄俾吾子若孫知唐世詩家之所當法者若是而余之蘄餘但紹我得聞于康衢野壤之謳云

洪武二十九年春三月初吉臨安錢宰敘

臨安集卷之一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四言詩

擬歷代帝王廟頌有敘

皇帝受天明命撫臨萬方統承萬世既郊見于
昊天上帝皇地祇禮宗望秩罔不祗肅惟古昔皇王台帝垂統欽承厥緒
思纘統不忘所求擬作興祀罔瀆典于祀瑕於是稽諸載籍訪諸山
陵既播祀天下迺作建築歷代帝王廟于　京師凡肇建帝基混一區
宇立德立功歷代聖哲咸肖像于廟崇隋祀事惟秦晉隋不與焉于
以昭報熙德崇尚中正斯照基奸上合天心下求民極其大公至正
之道高出世是式鳴呼休哉迺洪武二十七年歲在甲戌九月甲子
皇帝親備歲祀有事于廟處臣宰承
詔校書翰林覆職趨臨大禮既成欽製詩章以美盛德之形容粵昔開
闢來代羲氏之作也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萬物之情以化成天下
與皇道之所始也列山氏繼之神興化將東來耜而民獲遂其養軒
轅氏繼之德從風行垂衣裳而民獲安其生作三皇頌少昊氏之作
也法軒師義肇建帝典用繼皇墳與帝道之所始也高陽氏繼之其
道高明天下以平高辛氏繼之其德巍巍天下以服伊祁氏繼之神
化宜民有天下而不與焉有虞氏繼之泰巳無為有天下而不與焉
作五帝頌夏后氏之作也地平天成功垂萬世聲教迄于四海雖王
道之所始也夏之衰也有商氏作成湯放桀建中于有民纘禹舊服
商之衰也有周氏作武王代紂定綏萬方于湯有光作三王頌三代
而下惟漢高祖寬仁雄武度量絕人遂滅秦珍楚以一天下周建民
康作高祖頌惟光武仁厚英傑遠略過人遂誅莽滅新克復舊物以
續我高祖遺烈作光武頌惟唐太宗以文武才輔高祖起晉陽收用
豪傑掃珍群奸大闢治平以撫方夏屢致刑措與漢比隆為作太宗
頌惟宋太祖以神武開基既剪群雄遂偃兵息民大修文治多士皆
務學人人知講堯舜之道亘將興三代比隆為作太祖頌惟元世祖
既混一環海禮尚忠質事文為而仁厚淳庬治若太古化之所被
洪于中夏為作元世祖頌頌詩數條
廟制凡一十六章章首各製小敘謹錯寫列于左方臣宰未惟

大明開國
皇帝大統為生民主為天地神祇主謂萬世皇王后帝神明在天圖後世
有天下者為之主也於是肇修典祀作此新廟用崇德報功續承帝
緒以開大一統之治
聖德
神功出之千萬世而無致臣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用製為詩數以頌
美哉
皇明統承萬世太平之盛典
頌曰

皇明受命奄有九宇纘承往聖誕膺丕緒厥緒自天啻含太古皇有三墳
帝有典五天統既承道在述祖
皇帝若曰厥初洪荒自我庖羲繼天以王教耕由農書本自黃大道昭如
載闢其庖載闢其庖三后九疇少昊是承如日之灼顓色帝立帝嚳
自堯誕聞人文當道昭若稽惟欽熙禪讓重華欽天敬民二典有書
舜嬗載翕稷契載都執中受禹伻〻聖謨惟精與一斯道之極斯古
斯今斯萬世莫踰教武惟湯錫性阿衡克寬以仁建中于有衆烈烈
周武繼文之德訪于商箕皇建有極曰極與中斯道之則斯古斯今
斯萬世周當人曰帝統惟道之尚自周而降去道遠而漢治雜伯唐
風渾屯宋之有國其弱不支豈斯秋也匪中國是治
皇帝若曰漢有王道文景繼而刑辟數稱光武復漢稽其蘇風忠信節義
義三代同唐宗稱高魯若洽太宗觀之治視成康宋有宋祖作人於
變時衰後先王之道邁于漢唐元璞以醇實美而衰是君威廢于治
遷我同文於赫
皇明大統斯著道光羲黃德高克禹魯代如湯誕征如武取天下如漢大
綱是與治天下如唐萬目斯舉化天下如家立倫攸叙同宋而光惟
善是取有一於治無間細鉅
天錫
皇帝聖德弘昇繼列聖是承離列聖是主遹作新廟煥赫奕相如彙厥覺
如鑒負璧肅穆有儀肅〻保〻赫爾神明聚爾蒸嘗祀事孔明登降

拜俯明德之馨教在穆泰對越在天來格來下我享我誠錫我純嘏
相我
皇明治被九土有開太平於千萬古
右歷代帝王廟頌一章一百一十句

歷代帝王頌
昊天降極頌伏羲氏也太古之初嗟阿鴻濛羲皇開天立人極焉
昊天降極有開其荒命我后是皇天發其光地闢其庖人文誕張治
被萬方河之洋〻神駒銜仔天畀用章以通神明以類物情以敘以
燕以庖以牲以書以契以代天結繩闡天之蘊立人之常萬世斯無
彊
昊天降極一章一十九句
烈山頌神農氏也厥初生人未知粒食神農教稼播懋遷有無民獲
遂其養矣
皇〻烈山神農司之赫〻炎精昊天眷之民未粒食樹藝以先之未
知製器斲耜以勵之導之市貨俾民以富示之藥醫俾民以壽教之
耕耨俾黍以茂俾歲以有俾斯民以享福之錫民於萬斯年與天地
悠久
烈山一章一十九句
軒〻帝軒頌軒轅氏也夫帝世衰蚩尤始作亂軒轅脩德治兵戚帝
擒同擒蚩尤天下大治禮樂興焉

烈々帝軒無競維天桓々神武積遠古先伏羲運思上纂下接皇赫
斯怒師其熊貅奮迅飛騰參盧既伐三捷阪泉炎允弗用實謀攸成
之儒我熟既集禮樂用章舞雲其翔神宮奏祥環疏陽々龍衮煌々
奠此萬方

烈々帝軒一章二十句

明々少昊鐘帝擊也擊黃帝子以金德王明並太昊天下大同猶之
曰少昊氏焉
明々少昊象日之明繼厥昊是承明々少昊躋皇以帝繼軒維是世
金天昊々昭洽無際道開宮宗明德接四為自天降祥神鳳斯至天
下大同以撥至治奮與以經皇猜斯煌開帝道於萬世

明々少昊一章一十七句

禱陽顓帝頊也帝竊煜新昊之治平化與天偏天下有周文之治焉
禱 高陽有熊之裔克肖厥烈纘帝之業皇祖有武祖德挺々克皇
保之戰衆戰我皇祖有文懿家肇々克皇保之戰佩我紫皇字其成
化與天合正朔協協五端耕集天回作時物無不成有開太平萬世
是禱

禱陽一章二十句

禱帝顓帝嚳也嚳祖黃帝嬌煜高陽氏以有天下治平如高陽焉
禱々高辛有熊之來乃聖乃神纘高陽以帝烈々有熙受命溥將為
陽紹厥緒夙夜匪達帝辛萬之世以永昌匪維世昌明德誕章祖我

皇纂宗我嬌孝以承基當基當以永禮樂以興四海以清兆民以寧
萬世肆思同我太平

禱帝一章二十一句

放勲堯也堯之俊德蕩々乎民無能名焉
曰若放勲大開人文煌々其化蕩々其仁配之如日望之如雲如天
有極不著而民則皇義攘德如風行室不伐而民從軒后謀功康衢
其謳帝余何力有虞斯禪萬世是式揖讓之風範乎宙其無斁

放勲一章一十八句

濬哲有虞氏也有虞氏紹堯禪為無為而治有天下而不與焉
濬哲煜聖文明雖皇東谷古使帰帝之光歷山耆々為水濁々皇來
至考于淵于藏至孝斯格至哲斯通光皇厲之曆數在躬帝子鑒降
凡男陽恭拱衣垂裳戴歌南風協聖維德陵聖維功重以天下讓允
執厥中

濬哲一章二十句

文命禹夏后氏也夏后氏纂紹于唐受禪于虞其為功明德遠矣
於赫文命肇丕績自唐洪古懷襄降滔下土方維克至仁微王之勤
洪流其淪為濟乎生人乘其大智徼王之治后土其汨為周乎生物
龜書獻祥受天之錫玉帛來朝紹天之曆懿矣神功配天罔極

文命一章十八句

玄王肇商成湯也湯放桀武功既成往慶來蘇天下歸心焉

玄王肇商篤生我武帝命長發即我代用會既剪三孽遂踐三朡
爰代有夏放彼桀蠻烈々王師伐桀其虐極々大武來蘇是望孫民
以師行仁于我帝代而服威懷而天下王子孫保之繼緒斯無疆

玄王肇商一章一十八句

於鑠皇武頌用也武王纘先王之緒代紂救民垂拱而天下治
於鑠皇武建功致功自不王王事之王以隆皇武永厥憲執戡其責
戡彼暴商以緩我有戕上帝是臨下民是寶乃虔乃龕乃發四方攸
牛于桃歸馬華之陽耕衣垂裳子孫保之於萬世不忘

於鑠皇武一章一十七句

赫々炎祚績漢高也高皇受之氣也先之致熟而天既弗傳是啟高
祖起布衣滅秦於楚八年而有天下此天所以啓漢唐氏之作歟
赫々炎祚神光建之數々廣厝皇劉我之何光之致熟乃讓禪之稱
拔五運綴上帝眷之極々神武蕩々皇度積益暴厲受祇強楚鳌自
沛豐以一區宇冥數于閏奪暴亲姐暴亂于積以致陵靈明以正君
臣以遏洛武以昭熙于萬古

赫々炎祚一章二十一句

於赫漢光中興也光武仁厚英傑持帝王遠略以一天下其亦民心
思漢而成功之速焉
於赫高皇受命濟々得明々世祖纘前烈也於俄遂粵遂奧群雄以復
我漢疆復我漢疆興天下更始黎人是皇執回秉符高津未忘帝德

駿萬方德既明哲卓被優傑伴全勲業將復嘉懋俾厲石鄭俾佫以
庥俾永以淳元氣還前烈

於赫一章二十一句

烈武太宗啓唐也高祖起晉陽太宗本之開基及守其成有貞觀之
治焉
烈々皇武肇丕緒于唐方隋之季世遂萬以無群雄群征為唐驅氓
高皇起晉陽皇武翼以為烈々皇武天日之表髮其神威如萬方
於隋有屯烈々皇武既伐武為治隆成康允武允文萬世之綱

烈武一章一十八句

上天明々宋太祖開基也五季之亂惟虐明宋周世宗時為小康可
以有為明宋帝紀天生聖人世宗且登後當天將命宋祖以開文明
之治歟
上天明々否極斯亨五季而求與泰運方將唐之祝也帝德不違天
續其祥周之隆也帝祥不違日重光於赫太祖當五季而王威加
四海仁洽萬方人武斯偃人文用章底幾成周大開明堂

上天明々一章一十八句

蕩々大漢皇元世祖也世祖之得天下興禮樂淳樸寬仁有容治去
不古焉
蕩々大漢漠雄成之實々有元世皇闢之治々皇度有容有徐如日
斯與如雨斯澤如江如河如滄海同極以冀不測遠邇大江洽此南

服偃乃我無敵以仁德復其淳厖寔司鴻濛如太古在昔

蕩蕩大漢一章一十八句

臨安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讀史擬蘇李

漢五言始於蘇李每欲擬之爲其音調古興趣高未易作也因取少
傳踈而武章擬音節不古若無當得其事實之似云

牧羝北海上飢乳乃得播日夕牧漢節卧起但自持朔風何蕭蕭白雲凸
雲表胡來得羣去聊以慰我飢西同在絶域歸計未有期白首青野草母
罷令人知所怨屈居命縱生使吳焉臨風一長歎懷悅有餘悲歡同而飛
爲寄此長相思

胡兒在軍從捕得雲中兒得聞某天子乘龍上天裨臣民望弓劍依眼黃
裳衣係寄問我言否賢亦豈猷使余使絶域不奇廷臣唯入吾任是客何
以責達夫縉此陋乃臨喪動淚退思之當時因陵從辭老張元當寺竹
第寄此篤古思

牧卿出塞往遠使來車十雍書寄君卻絶域又因居故入使何來而乃樂
我供空谷閉之春雙涇亦歡瑜何見同命交此子實而如惜我爰感異世
爾異無胡乘子故意長置而相與娛君情豈不念我志不可前斷斷悲哉
款後下沾裳握請畢今日歡累子以咫帳

結髮仕異廷與子侍中忌惠而徊侑相與事吾氏君爲騎都尉偶偶有
祖風我爲中郎將勁氣未已雄如何使絶域使以全吾忠遠子投與來前
使仕其錄事既而大漢憯戚無以報于高德上還含子不得從懷慨發悲

歎蘇注許爾衰不畫據不忘寄之南飛鴻
我昔杜陷敵失身在奚見日獨負漢恩忽〻如狂疲于今衰負卿豈不悔
我非逆〻閒塞偏念子不得歸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為當守日已老法
令無當死無罪且老戚而子優為誰猶自諂陵封無為大耿強飲淚盈盃
兩皓首以為期
置酒李陵帳哉吹臨長風發寸懷慨懷憶胥混吾衰昨胡漢使至邊高一
何雁宣言刺天子別獵上林中射鴻得帛書稱武北上通國子也大漆泉
節懷孤忠數名播純垓郎義重仁節秋杜漢帝遷竹帛兩昭功嗟余重負
圖墨國播其蹤
風昔善騎射守邊在酒泉到士力抱虎將兵出奇走步卒五千人過敵板
應詔親出步騎衆為郎書邊前豈不懷漢恩貴以老母全備從胥獨盟可
使邊古完顏或平生懷恨〻不得宣計罪恨未剖胡望各一天念子知我
心悲歎竟何言

復讀史

余讀史疑蘇李詩餘嫉復作詠史數章題曰復讀史云

隴西良家子結髮事從戎李子射猛虎白石沒其鏃輕騎鳴門使身奔雲
中功植〻義將軍胡書佈威風歸來鼓餘勇射獵南山中如何霸陵尉夜移
呵其碑
北風何蕭〻易水寒以寒慷慨發悲歌壯士不復還手攜秦舞陽夜度武
陽關千金買匕首貫之懷袖間惜我時不遇函霸起長歎長鐵石飄圓紋
負何足惜
長平古名將英勇除武皇衆俠風雲會萬里開邊疆奮威擊匈奴戰為如
龍驤去年出雲中直郎定朔方今年戰高闕威圖右賢王還兵至塞上使
者日相望拜為大將軍金印何煌〻
票姚年十八猛氣何桓〻飛騎出塞垣為李不處李直先大小軍稍得前
虜遷我東六出師鷹捷如飛翰飲馬瀚海水登封狼居山歸第高入雲臺
不懷壯觀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安
趙得和氏璧秦請易以城予之恐見欺弗予恐秦兵至〻有將軍卑身獻
成京秦王坐章臺嬉笑停在走相如請指瑕怒髮衝冠破璧與俱碎秦
將擊前壇於馬完璧歸千古畫全名
秦為澠池會使使請道終趙王難從行其是稱相如酒酣命趙瑟進缶卻
史書相如純是由請王之趙相讓畫首五步內頸血濺王袍終為缶一擊趙
史注如相難辭兩相托實兩不得停
廉頗趙名將勇氣聞諸侯爾生賞我入名位居上頗我見必辱之在思為
古髮相如數稱病表廢如善柔廉若信碎武親與秦王停接當之也秦堂
惟廉名咒為臣先為國會驕翻然難於為請負荊刎頸托交陵

擬古

古詩十九首有風雅之遺音為我者謂其本節一指推正也余讀機
之其一行〻重行〻賢者不得於君而作然但視之以哀而如帶而
已今復回頭害棄明德無為於棄猶屈撰有規諫之意焉其二青〻

河畔草例經行仕進而不能守節者然但結之以空床難獨守則是
己甚矣今假曰寒雲竟何為日夕於風塵庶幾有警戒之意焉今日
良無會美士之不易進也然結之以無為守窮賤苦勤之使易進矣
今假曰無為守窮賤田車策言遠傷不見用於時也然結之以坐
名以為宜若急於仕矣今假曰榮名何足貴求成為且長自傷不得
仕進而推慕逢多佳人之比今假曰郎意多哲人眾營陸其金生年
不滿百道人失精無樂而慕仙人王子喬之善今假曰重事何人哉
還可與等長宵他之使歸於正云諸篇皆然
出門萬里則行行遠防邊細望春天茉北手日夜懼回還秋從春不見君
子還無車北其旅越為南其樣日遠心悲遠隨望徒悲悲貴賣時間多路
陰不見天氣微矣如何日月忽已遠相害索明徒無為於事情
灼灼階上花離離階下草奚奚倚市門裊裊顏色好對客巧旋增富歡暮
窈窕毋為遊妖冶俛不情誰徽鬢雲更何為日夕於風塵
青青蘋陵草蒼蒼長安道人生如過客鬢髮白已至及此勞碌勤為水流
培培壹無一事涌通遠散幽抱命駕出北征負得多年夕回為含睡瓌瓌
蓮網牒耀燕姬閑奏箏裘坐妙窈窕餞飲雌姝樂況幽何嗟悼
置酒開華宴行樂及芳辰無趣望妙曲迭響況行雲雖調暢而情知音如
陽春同心風所與適趣富為陳叢林下翔為晴川見擇媾何當能於佩怡
娛樂天真無為受羈絏而使悲苦辛
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那知人道遠吹

玉宇清寥兩明月飛佩何冷冷倚祠弄音韻絃是董雙成意思隨風發無
人識其聲曲終再三歎竟概有餘情所悲司門友尚徒趍世學賴將秋水
細為之解塵襟笑侍雙黃鵠與子俱遠征
步無緣瑯玕紅者珊瑚枝明珠豈懷袖將以遺所思海闊不得達亦室甚
致之欄其納我寧抱積將何為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熒熒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為稽宿雲營
暄暄寒暑更變逐河漢東南流秋星中見鬢忽超遠遊默然遊長風衣
牒化牽牛星織織女為隔河今在不水深流盡閑季名將焉投
青青梧桐樹北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翁如風從風飛鳴鳴鳴合歡翮
世男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嗟攜羅下有含藹情其芳最霜東南郁年
隨秋草黃昨雲林而風哀委夫何傷
中林多幽蘭江蘺紺芳蘋來之節奏滿將以寄心兮非孤未之忧恨空念
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華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為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欲繫君
子裳裳書傷秋水可以駕飛渠暖機牽牛星終日不服箱
青郊一何曠悠悠駕飛轡好風從東來百花滿中園所嗟花下人華髮他
芳妍盛衰固當理何必金石堅銅關屢有得了死不悔天荒開已候謝天
君何足言
空階白露下秋氣日淒淒悲風動高梧落葉凄已實四秋遊感當歲晏髮
既蒼興懷感逝川長歎惜流光男躍勵情志毋使徒悲傷郁書多哲人美

看金玉相誠服翻與鼓斐然調風雲至今傳爾標遺實一何長紀情堅華
佩卿西憎恨望何當收來萬裏帶陸其堂
朝登太行山〻下見古來生時相與雄豪慶封丘園千秋萬歲後剎棘〻
黃路孤兔穴其中腳躅走殘壁朽骨食已無啼嘯上枯樹人生天壤間如
月如晚兔日往月新臨寒生暑別去方生何理樽之死亦且惟吾將學長
生空同遊何許酒至歡盡聽曲聽樂吾歌
死者如逝水生者如浮雲東西萬里縈〻盡對樽終古一長夜未寤不
復晨落日下牛羊寒禁蘇斷續不如東家丘棄田義氣載懶疏代有業堅
淨日已新
人生無百歲每作千歲期月出日已淺或見疾如飛悟人惜寸陰進德富
及時莫放自放者且復樂今兹皇華何人能還可與爭長
五秋涼風至吧〻鳴南翔游子在中野草歲嗟無裳望無同心髮慇〻烟
閨梁昨宵夢見之情手陸其室美人懷昔歡贈以金玉相觸得長切磨任
斐轄成章神交不斷復落起慮朝陽恨不生羽翰與子永攜伴如何韶時
壹引領遙相望念我心尚爾每情懷不忘
十五明月滿十六月已虧月虧章元鬼初三已生耀慈多風呼過涼風夕
凄其仰看明月光零露沾裳衣故人有經書寄之屬南飛但寫長相憶了
反覆來歸把書起長歎華鐘鳴何悲莊〻念子心無使久相違
故人萬里别每永日夜涼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
人心鑄作黃金簇置之白玉琴律為刻鶴株開以懷相吟曲於膝者稱衡

首望知音
出門見新月揚輝照我裳察霜起怅望美人兮天一方長安信住處不如歸
故卿王事方靡鹽離思使彷徨韶居樹明德戒妻有秋光
擬古
長江東流去未有方不息白日浸西山乘光還照〻春花落復禁秋葉皆
已碧達此無傳波情朦豐陰桂人生天壤間少壯消譬刀
李樣不土著櫟析在山河一朝世浪發索落入長風浩〻去無極工無安
可淹毅此為故人經年不還家途窮無相知歲晏將如何沉憂不得達彼
使衣爭錢
抱日照下土精風理其輝〻擢未又远浮雲已蔽之至剛落川浮雲陰翳
四素未年長嘯悲哀事無所紀浩 共文辭佩詞不得雖文命無已遠恨
從起懷思
山中有神人道遙看霞子既來警朝霞易吹服潭水餐世藥金丹韶私息
其理瀛洲何微覺弱水渺千里復問鯤鵬變相去綠溟
庭樹日已黃白髮日已經候森鳴前除秋霜墓花晚歲月如奔矜六甚了
可挽泛將乎方瀛方瀛水青〻安期鸞翔虎吾樽亦已遠飛關辭使對泰
魏飢自顧遺然桑舍生瑤島綠不遠
東隣有處子五首
東隣有處子眠睛何為逸凰凰來朝〻踏上采步搖其〻玉横雞鳴以黃
金翹離佩明珠瑫璀環懸在腰荷衣蕙為帶桂東陽顛錢叔有難自猜愛

在昔者招來家豪俠光門戶富且驕金印何纍纍最愁書以視堂無百兩將彼美非我交偃蹇不肯顧保此懷與誰東隣有處子窈窕貞且閑肌膚如冰雪鬒髮雲爲鬟蛾眉巧笑倩螓首揚且顧容儀麗以則紫宮最若爾空階步徵月行雲何姍姍豈不有所思歟若良媒難西家美少年被服綺與紈翩翩長安市走馬弄金丸上宮歌還之蘭臺非所歡偃蹇不肯顧深閨結重關東隣有處子采采代之南娥鬟半垂髫不著黃金簪繫條情蓄素皓腕何纖纖晴窗午歸來含羞前上雙盈綠紗素幾夕行織雲機錦作鴛鴦鼓瑟烏時或彩日共不失奢靡之薦與燕西家美少年終日事流耐東家秦使君騎縱非我偶不知爲世紅偃蹇性所甘

過城南田舍

雞鳴天未晨攜衣出衛掌閉戶走何老黍包行人路穿霧灌沖塵戈月暮幽壁冷然且氣清道逶散塵媼入生天懷閒倚仰氣今古直復耕我田南歡竟何補

題羅走圖

驅馬而塞北行至雁丘南馳鞍路床先龍殺氣何翩翩犀甲戈水兩權手悠悠郁生開門入夜情不下拜易視狂其矜驕見呼可視惜然敢不容坐衣起言謝顧惟雄武姿慢罵空無人于禹下任士感君志不伸高明蹈末、竟四海歸竟仁

過劉壘

瀨瀨桐江潮白石鑿如語上有子陵臺下枕富春渚高康尋雷雲黃華泛英豐使僕漢中興四帝得表事徵書招遺逸辰極觀書字呶呶吾子陵而竟不下甘隱于道叔安吉是謝明主星文虎中天風節起下土悠悠劉漆中高風來終古

分題賦戴酒亭送友人之四川

大江發巴蜀峨峨鬱嵯峨于靈性俠隽逸義相扶採虎鈴持雄劍意雲何綠綠終南財兵華組雅不足驕乘恩看古文新酌微餘文陶吉福幽微縣路天地交直無竹事者戴酒與話起胡為事賣門徒閣見寓作龍蛇不知藏姓姓下見劍天獨名其文炳如日星昭于行登斯亭英表或可招讀我歌聞哥峽水阻且遠

題觀思高

有客黃大來沐洄揚其文金碧何峥嵘疊嶂若上頭令篤出山來沐雨雪觀溯覽攬利九嶷出濯翔萬壑懸雲鑿數君中有楚詩墨大象狗反起小無不得体畫判深其氏妻傳視獨荒威孫里不賢明珠懸踏積

題謝太傅小像

東人貴雅望臨風表遐思凡把丘壑趣終羨公輔期蒼傷引見念懷慨起世長往客梓桂壁錢笑破秦瑶佳況執觀奏河泰諍可窺點應達頭開保視不復為終為謝世重拂衣竟當歸神州遂陸況徒要千古悲遂成東山志始轉終不還

題謝康樂小像

康樂忘清曠永懷在山林雖嘗剖竹寄每存植杖心鑿石長自貴拔來罾
遠音寄龍父継繁庶茂蔚幽尋刻登始寧墅夕濟富春尋農務悉蕭散端
威事嘆嗟歸雲怫遠樹宮日落西峯派風逝已遠維趣念行深蹤下竟絶

響維那經遺吟

題膳雲軒

南山一何高孤雲何娟娟朝青雲出林暮雲復歸山雲歸已復出游子何
時還迢迢雲命遠可望不可攀搏杯不能酌悵然起寬閑

題雲儀圖

胡光吾昭射出漫古戰場白雪日夜飛蕭蕭朔風吹黃草散中消為肥兮
刀俠小喉出漢句大辭如龍飛翦驗延征寬伐旌捷旌偉翔目戟聠易豐
。
中雨羚羊寄然何前却往羨亦純梁而何駒良戟比走龍飛從此調寄會
復往令不得淨自揣是紀稍盡羨何傷傷事思漢是得英勇陸武皇去年
出雲中置郡定朔方今年戟高間夜園石贊工小書何足治萬世間霓稽

題孔五夫是陸軒

首不過富貴門窮不隔達士廬達士笑我隱富貴咄我廷所性優備御關
馬嵬世味外賦翻琴彼衛門舉杯中對西不無欲乃與闻门正剩米蘇下
朝夕釣江上魚宗名如浮雲富貴非我有隱顯無不知心更方爲賞

贈夏道序

日月行中天會朔自西野江海各一方合流豈無時俄傾君子交良晤何
睽違子昔西江來訪我東海隅我兩笑賀狂禪書慕遇奇別來三十年欲

此更亂離會合參參卜書問西供稀懷為際。
文明見面定相疑白頭昔如玉我髮今若絲感嘆徒嗟懷戲起覺言歸母
為歎豪邁士壯夫真為

石泉山房

白石何蒼蒼幽泉復泠泠十年來
宗色遠此林壑情取裂為我律、作例下替烟霞出細霄聽瞽敢儺珍祭
渡我之樹無未戚陸猿吠如傾產忘想石蓮映鶯迎崩阻雲根水底不停
行衛又欲分我當也如之繞去此及水難換然幽且古粗澡停真是歸者
静以成律乎未聆幽恨望啟山青叢石無週思與樂在庸庭

承設雲驛刻俟朝示賦

阿母和喃見背前陸宜男種之欲忘憂根根不能堪大君竟長植花開為
維饗見觀清藝耕見寒肅無蠶敢見詩文書經史長前孫見今八尺長母
髮白髮上雲開超居下堂典奇甘幽花麗靈北起日照堂前何以報母
恩拜歧寸草心

題仲樺大爲扁

漢為三為是西航玉門閒歸來得龍駒不封漢爲蓬茂陵何唯我索此民
力揮懸懸千載下披扁起長歎

郊雲齡永思營

霽霞變秋節雲西又冬於茅思武時慮搖揚起遐思征鞭者不久松栢依
若茲若賞紫慶封贇樽樹蓁何幽谷納遠碧瑩工俯窺肥泉繁左右至雲

晨日夕移慨若於是吾齋如見今儀入蓬園閒獨川流亦無斷著存心不
忘終古懷無違

題鳥聲樓有引

鳥聲樓者馮介道金陵張別時清歌長嘯所也樓在秦淮江上霜晨露夕
酒醒乃落琖永起覺聞眼空大江顧側星還不知身是客鳥適凉風而來
鳥聲客耳家在山陰三年不歸有弟寔其間中歲無音問不能不感於懷
也於是長歎李太白詩取感叢慶張籍王建樂府倚歌而和之為鳥聲樓
曲清晚可而忘其鄉土之思慨介道之懷鄉既忘之以酒復忘之以詩唯聽
鳥時不能忘情又愛鳥聲入於解而且興之俱忘焉介道其達士其夫國
賡其曲以遺之

高樓臨長江中夜聞鳥聲去年鳴向夜凉風江上生茶囊吹白花雲落州
者清今年鳥北鄉黃雲處處連城基上春草長盲柳綠已青清映長帔〻權
飛扶雌鳴翩翩相後先行列如弟兄豈不念室家孤燈夜不成寐也在間
陝帛書又無恙嗟此長離別聽之感慨弁擇手佛莛舞寒雨卻泰箏不識
曲中意虎鳥歌賞榮樽杯不能酌危闌還重凭安得有羽翼隨小鳥向征

贈樵隱處士

樵者今在山隱者亦在山雖言事不同並懷林泉間晨興持斧出闌籬外
疏攀而夕負薪歸落日同掩關流水石上至白雲山中還老樵覺何之氣
問忘斜餐

題燕喜亭

高堂白日泡芳夜何景鐵鎔風變林花春草綠已藉流光惜易逝歡娛及
良時予來堂上觀前引花下見大婦主中饋小姑紡危巵陸雲布綺席具
賓來何遲華筵理妙曲秦箏鼓清吹王珧列舞錯裏羊閑鬟插兩金釵直
腸怡然樂天桑戶父方摩頂鬚侯亦爭為嗟彼軒冕者妬妒忘感悲軒雲
豈不縈哉醉不復知

游西山

西山一何高有償在累石篇舟處西冷秋水今錢天老花自雙提崖草納
西履凉風樹上至林影下松岩雖動方自營慮機念俱息避逅方外人招
邀坐果屬悠然外元生利便流今肯我谷語正等億夫勸還往以明月初
至樹暗山已夕歸人鳥喝來落日傍西壁

積善堂為許子中賦

十月風露交霜葉重深慈云日已暮松水日已傍往者既有聲來者方
自今君子於天道晨夕匹合心樹德當務茲善門能為眾文富美餘慶保
此以為歲
藹藹嘉樹林繁陰散華萼備看兩露因仰見桐書關昔人手中植歲月今
莫封寸根唯地雄又翰起天際物理唯可度人心自難移代賢子孫接
其翔帝譽

己亥歲避兵

中原喪亂起群雄逼江河我行江之南亦復罹兵戈親戚相奔竄閭里傳
驚訛一朝聞寇至攀騰上巖蘿路遠伴男子負母匿山阿弱婦行不前艋

元枯樹柯豈忘素不元救不如毋何聽此欲殘之山下危已多行營宂尚
華天高霄寒我懷然思悲風春聲不成歌
　共逃懷作
胡風號枯枝長夜何漫々微月出復沒雲露凄以凄露凄不足悲嚴霜切
之寒飢鳥下叢薄征虎鳴其間危僕從宿館落葉何珊々雪々遠征入我
歌行路難我心懷條戚豈不思東還欲濟川無梁中道多阻艱的子病且
死老妻方憂悲明時登前途空我衣裳未令水風間水泉新事朝暮曉後
下泉詩憑然起長歎
　題生意性
大鈞運元化生物藏家匪春陽播仁意廣不在有初藏是我斂覆回萌日
數舒長而任個儻罕不韻其驅錄需得當賞亦優哺小雛將從嬰孩見色
烈才已翊世無成揚聲何以昇其經張生存限培植來用四隅背々生意
滿充氣同秋與華特扶幼秋承與蓄艾俱安得德不懷毒我得貴處
　從舟新湖塘次王敬翊韻
清賞各有適何異同登攀君舟自西湖我車上東山林光夜宿雨真實田
晴潤春深稚花放日入好鳥還佳景欣所得母令清興殘作者貽堅氣仰
見陰風新物理固有待勞力當弟韻胡爲念窮途眠々天壤間
湖水日已綠理棹不可緩雜花富書翻遠樹出雲粧少明宿雨霽風急棹
綠新悠々歡賞餘辭々住趣滿圖畫客悲生我從離思遠世路方除戚窮
居正蕭散出處肆何心夕陽起煙管

　城南無雲得作字
閉門度芳辰念此風雨思今日忽復晴青郊娛行樂引杖聽鶯啼揮杯看
花落庭綠樹陰交春容已非昨微醉愛酒清我歎悲髮白花々歸來獨攜
々煙墨隔風音塊獨是子今喜離愛明朝溪上田買半畝東作
　白野民宇游賞鐵歌書得水字
索句歡新陽農日舒稚杏晴花一枝揮衣裏上少尾喜行是忘疲情語相
能喜暢宅知己非歸舟更難暝樹綠山始夕川明月初垂停杯成晚歡覓
句聊徒倚前林螺鳴來鷺鴻下寒水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七言古詩

方壺小隱

方壺之山上有不死藥可以鍊金丹兮在閬風之東蓬萊之西滄海無岸
非人寰日從扶桑光入海士不許海若通仙關飛鰓窗兒生出渡天吳九首
挾征湖方壺可隱又奚可繫海水清淺海揚塵數山人學仙竟欲往欲往
不得空長歎歸來傳得壺公術平地幻作方壺山一壺頗側懸藥室日暮
竟入壺中間壺中一掌天地開白日不夜長無瑞安得相攜壽長壽同入
壺中問大還

昨日行

悲一中老而學仙骨不可鮮唯日醒欲以有樂其樂遂生之士也作

昨日行贈之

昨日日見黃金盤今日日出丹砂丸丹砂可煉黃金可得抑看白日復沒
出安得與爾俱環天地終無媧東至扶桑拔西極若木何爲令人爲元氣飲
于河堂爲戰酣從揮其戈何曾倒影走歲長亦莫卻飛光伏羲和青天
萬古旦復旦九年日夜如飛梭溫一中可奈何骨既不可鮮鬢髮搔已皤
都雖學安期生出入太清雲靈永成白雪未融肆青芽玉爐火溫溫為上
飛霰霞飧餐日之精而飲明月華玄關直探造化始元氣與之同逍遙
一中可奈何不如猛歡酒高唱歌笑吹歡鸞笙醉舞白玉阿日日嘲醉不

攜醒便似阿母西池上曉擘蟠桃花

出峽圖

大江水落帆飛西三峽上與浮雲鄰飛湍崩騰下地陰怒激石間如斧鑿
君不聞灔澦如象瞿塘莫上灔澦如馬瞿塘莫下黃牛灘石負龍阿在峽
之口雙壁鴻蒙山上月清畫太古雲倒瀉銀漢翻秋濤江聲出峽鐵陰窄
陰似龍門砥柱當中河西川賈客何是我捷歌爲解大上來吳家放船一
夫手拋折於瞿塘之灘峽隘性命不自保嗟我吳儂蜀錦都傳利市財利
亦不足羨名亦不足羨位有珍樓高棟銀工上嫣嵬芝屋偉參斷出帝闕
陽市上事貴人不得帶白雲名利趨如此豈但瞿塘下峽船

雁南飛

黃槁井邊屬南飛萬里五行人未歸孤雲摽綠工句始岩參宜管腎發也
累衣何日到閑西鼓新秋風石無語

擣衣曲

江南八月催寒裳吳娃擣衣秋夜夜涼風厲飛霜雨咽霜落黃槁墜枝花
玉腕纖纖兩臂酸子夜孤砧鼓未歇起看北斗望門外林門白雲橫枕上
征衣不寄奈若何

太學生歌

才美學齋興中樣美學俱興泰
聖人龍飛起實居君子豹變參風雲正壇下士養就業坐看四海風俗淳
君不見韓非作說難西游入函關孤憤五蠹信奇偉身亦不能免於患君

不見鄭生事敎俠東將下齊城衡杯直輒踞吟詩以晝已遠其意所以
太曾生游心極宙古大道互探造化先事風不離元氣毋漢漢把見真與
倫患施權措其作但遠入倜儻英才懸智士縱橫嗟我豈能如懸壽今人
真渾沌鑿破真何補及魯生天真為孔門弟子三千七十二參也竟以魯
得之

天游方丈歌

予好游并吾語子游子好游并吾語子游曹惠杜鄭東海楓倜儻菊策輕
王侯北游鄴郭載金錢來兵醉圖不得留雪手射書圖無士猛將奉贊世
所鍾笑揮千金贈封府但入四海奇謀馬遷有才生胤門毛氏家轉攻
乾坤南從江淮添奇覽江水萬里來我吸會稽神書封禹穴金匱石室赤
手網羅南留嘗何足敏青史萬古雄其文雄文錯落動天章上攄星斗爭
光芒奇詩傳誦驚世人風雲變化為倜儻吟咏奇士不逢是但見龍門之
下已賣出黄海之水今我意亦不能射其氣探求不能花其長功名事業
竟何益壯遊之遠我嘉唐不如學仙子一氣窮鬱靈戶居在若穴天游題
無煙朝登泰山望滄海手攬扶桑騖日華少休事無謝南極笑呼食精華
若花開風臨寄何處有嗟嗚其苦非香實僊游騎向山中字方丈彷彿如
蓬瀛廣成子安期生與不道達人賞哉一流入間萬古情

早春寄鄉中友人

故園花發春又來碧桃半拆紫梨開流鶯啼花雨落杯花飛落酒細索迴
酒酣起舞落日曉憶昔長安人未回江上船幾時發相手醉唱歸去來兮

摘花枝曆白髮

龍躍雄鯉逐來翔去圖

雙龍翔雙飛號今古廻是莫仰之大千將之歸金環未飛時大台安龍虎
時得龍象風不同光依我吟歸優繫自從豐津斬秦妖鴻門莫楚舞之來
歌其雄四海如其我大風飄飄日色黄雲義從之天下兩一朝會賢殿上
天萬里我攝惟何許虹光夜夜斗牛間畫我陰泥塑一道乃知變化終冥
測神物豈凡留人寰我去張公亡人雷花々雷風之行止來騰開空購樓
縱思雨龍使合是平水流平水深淺今巨天邊雲飛在何處暗泣四海人
一龍無與不我從集滿家安處陰相對長為龍虎吟

金蜀雲吟

去心素上露黄落沒葉去去心純中月魂破漏瑰玦月缺在天不再圓秦
下化作秋霜析孤鴻啼三十年夜々夜晴萬里前數毛詩書舊月悲照
見回鬢孤貞全

雲中雨照婦

竹貞積雲中雖游與標柳鄙偏思夢妻李氏留于婦劉萬賊死之作

雲中兩照婦

雲中兩照婦出鄉何讓我婦姑誓同死寧為陳已來姑言我死命之止々
方事少不得進致因雄不得家致因則不得力少婦潜投辭不用刀與索
見害殿悲與姑相共所姑如墓靈翔翔賊々生附風婦如當門哭辨
張趙諸義婦娘屬贊書教傳識餘萬古雙照參雲中

老子度關

老子度關去周而西將上崑崙山騎車駕青牛羽纓絲鳴鑾兩耳大於掌
華頂高峙屹風骨稜露如飛駒瑜橫其脩眉若手古月丹砂面顏赭玉顏
白髮散落風髯髯神采淵然季春定遠思飛酒浮雲閒閒書丹車下印君
不敢舉請為使著書其精英我輝道德五千言是謂天地之至神之妙合
變化元氣與之相控持軒轅騎飛龍至道同不利用擇處入嶽求仙覓寶
慶秦皇黃武三氣下既復旋登堂長歎何如猶再有吉妙窮奧觀覺天而
生後天

豫讓橋

太行之西古有豫讓橋我昔過此馬蹄不敢繡吉時天雲欲飄白日
橋之風高之萬里中入思懷懷然氣凜凜兩晴雷雲其鬼不死精魂若可
接我思繞冥予從滅智伯陸銅馬參其擂春為燹以澌瀆也憤知已誰為
悲報化千金買匕首更姓為刑同入宮重戲還韓家誓剖趙孟不得成史
謀毀身價何時志義慨黃酬豁髮執落飛以裂口噴吞炭聲啞啞變形行
乎妻不識伏路伏橋之曲一劍瓷于驚車出知為狀躍驚豪讓於為更
歎息豫子誠好修智伯元無復而子為傳雄我方義不不不乞不不我對
將何家嗟嗚吒嗟雲趙裹我解三所血為淚反手自刎委道周下報智伯矣
即休嗟哉吁豫橋黃草烟未消中餘積翠高嘆嗟我思奮游心棲棲徒園
為爾歎長嗟悽我題意不再說爾氣要使萬古負默聲中條

冷風臺

列御寇御風而行風冷冷乎搏扶桂足踊变鏡孝礫造化噓吸元氣積起
淡然虛上泰清遠入極表飛步入杳冥但以息相吹何乏羽翼生飛鴻
有鵬競遐征驚鵝不駕雲為耕去因風遠四風迴四

回飄沒

從不歸來至今學
仙人望之冷風臺

題仲穆水畫為馬因利序賦

仲穆水畫為如相馬不在驍與貴天機入神即揮酒氣騰毫素化勝緣若
乎曾覽將王近入柱入龍之殺實五色超然挺光骸并碧使來又寫渥洼
霜蹄塵壇見神駒來漢家勢走疏淺明風神壯氣此為健且雄玉花驄
雲為鬃首如馬為眼如電蹄如走珠積精室使之借陣奮被敵萬馬不敢
先狀風如何解驗從其為贖爾胸憶如游龍君不見四海羅征戰兒畫盡
掃騎方得卻爾宛永之西歸爾華山之陽幸遭書將軍寫爾神駿拾遺歎
爾衰退爾變通昧更爾神駿懸高堂

題趙仲穆畫馬

沙堤黃草落日暮塵亮悲風數寬意之如曹馬始入神毛髮如生奮雄武
颯颯敢奮在騰蹄霎然所至風生倏忽明滿敢行泰復振蛋長動神猶記
將軍出塞為如龍將軍入關馬如虎將軍歸來萬戶侯英然戰為死生與
爾同辛苦

題番王出獵圖

陰山八月秋草黃秋高馬肥弓力強番王朝解鞍為寬則儀不敢齊長揚
西風獵獵遠城戍小隊徑操打圍去燕姿飽垂思奮揚西如玉鬣輿玉樹

金爵未縈玉腕貓紫貂兜鍪銀鼠裘戎姬如花向前騎從宮娥列春雲浮
猛士屯騎仗金鈚胡笳一聲鼓聲咽鍵豹並載雙獸騎海青綳背忽超越
黃鬚健兒身且銳兩妝交鞍懸在腰綳身狂征驀若掣一箭射落雙飛雕
馬上雙雕兜秋獲凱歌向王〻擊鮮金杯進南飯黃羊馬湩淋漓手所走
穹廬張天落日黃醉擁嬋娟為前歡百年富貴空中圖桑田花〻海水枯
畫中豪傑八尺軀昔何勇銳今何萎蕤風霜〻澌盡漠〻南千里王庭無

長江萬里圖

昔年杖策下江漢春雲千峯擁高寒今年奇畫懷舊遊萬里江山入清玩
峨峨間峯走蜿蜒青成一峯高撐天衆勢衝山走千里匡廬五老下與石
城北國進祠達水出雲堅五起伏照見日華破初艳神光混茫元氣浮含
如巨〻〻中軸〻如秋空〻〻如滄海有又如瑤臺隨帝天上朝玟〻白
月空秋氣回光下照中流水風吹河漢銀雲起中流空濶不勝寒一泓丹
碧秋漫〻山川歷〻真乎觀我往十年遊未果不如賞玩從上來涉獵一
日看遍江南山

題雲洲畫

平生好山水走遍江之南江南之春連湘潭蒼梧九嶷青楚蘇洞庭秋情
太常航羽泛鵡冽蕃曹覽黃種勝鬨煙浩翔舊林無復前朝封難予〻〻
為滄州見閬苑宮樓瑤島定是蓬萊見蛛桑船一眉海水三山小

題趙仲庸鐘湖畫為洽上人作

趙吳賀中有巢石白髮垂蘇人不識丹青不寫四十年一見合師雙眼碧

當年王宰稱傳名十日五日費經營天機到時一揮灑向雲端倒秋波明
秋波底雲下四雲在雲上香爐春望天東南叠嶂萃嵲森相向三山落日
烟水聯秋風畫屯今荷花斷煙蒼石無路入至今人說放翁家放翁家游
何處何師出家不歸去不惜十金買甘南戀倚清江看雲樹

題俞柔山畫山水帳

老夫家居江上樓世事不出懷舊遊知門下隻出先客但見起譽風雅〻
瑞景日觀山上朝日出未出烟霞萬萬撐天太華蒼峨岩青成翠點
匡廬老家衢白石瀑搖水落湘江秋懸崖倚天萬山立翻雲舞風蟠蒼虬
幽家遠樹出沒白雲不散松風夜松根苦照到四五枝我共入青林幽
平生游歷足不出千里萬里前匹泥如何一日坐我前空華雙寺表雙拜
朵積閒多何用入此境此是手將南宮走雲洲俞名作畫詩題有山林碑
銅聲望春山萬壑千岩一積崢嵘上看濠峯海色秋清上遠望歸來我輩
作畫先事承丹青海無蹤海雲一別三十年山月江風跌翻使佛窺岩上
泉佛看松下石放人不見空畫兩十幅雲烟隱蓬萊

題畫梅和王山農韻

江南春來白雪瀾寒月攢參夜將半瑞禾遶舒如故人蹋軗探雪杖老輸
北風猙〻天正寒彷彿瑤仙凝西湖也知山人竟不死夜夢白石青〻對
高情從世無今古〻上梅花浪莫鎮漬當揮翰洒清雪一枝寄與春消息
花前快酒寫長枝花下吟見梅落花甚不聞揚州何遜宅是西湖處士家
山人愛梅心獨苦烎尔書吟玉堂樹山蘇水燈日看花鳳詔驚書招不去

群衣緊峰雨袖黄脆猪所至皆天攘南後蕃花王已化化役東變宮霜飛
自從上苑戎塵上無復當年舊歌舞原上桃花不記春凡花方萬已悲逝
不如山人卧雲松破屋長在梅花東傳家有子花作譜數年直數老春風
見花如見山人面誰道人間亦是公

王叔石梅花一枝東以長歌幾四十年矣佗卿今昔了懷故人因次
韻寄石伯騏對縱横不倫不理不狀不爲韻所奉也覽者亦發一笑

秦淮晚泊

秦淮酒家來泊船嬉魚一斤三百錢船頭買魚酒新熟卻憶那漢歌襟裏
醉來起舞落日晚擇手徐跌風今然少年不作長安客老去逢秋歸雪回
與同湖水清水方安漢園公無在見映花處所覺何如好放陶潜歸去來

雪裏燕

鶯巢燕是泥泥飛去復飛來花前語愚悠當年王謝舊巴番春風樓御誰
家從不如飛燕等舊巢一度春風一回見

採桑女

吳蠶采盡吳桑老吳娃採桑顏色好玉叔半花雲髻偏一雙蛾眉不畫描
桑間桑鹿鳴丈丈少年莫把金鞭繩小姑橋南歸雪梅

梧桐樹

梧桐樹一葉墮秋風一葉黄秋露明年二月新葉生還在今年舊森處漢
宮飛燕近承恩雲落班姬稱如故君不見梧桐樹

曉妝圖

牧牛兒日日驅牛在牛下春草青青秋草黄牛背夕陽長在野然應時
日日耕不復騎牛學騎馬
牧牛兒長年看牛牛下阪賣得不責上年度和用休歡回石欄長安有客
方傳游不復騎馬歸騎牛

臨安集卷之四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五言絕句

題梅竹便面

舞羅霓裳曲相逢月下還高情倚脩竹翠袖不勝寒

夜泊西花

緑樹如雲曲楚江似謝家暖雲巢燕子清露浥梨花

春日閒居

春日麗香光風庭上生草晴沙蛙蛙花暖雨煙炷

題畫菜

堤司文春ミ堂花入[illegible]行嗟[illegible]人見秋人[illegible]今日[illegible]條[illegible]花之

四垣寒來春浦緑風雨夜關園

秋江晚渡

落日歸樵後滄江秋思加雙蟹上闌葉一隅下蘭花

閒坐

秋坐攝不待老月麗高樓清輝無盡共畫心同素咏

長夏

長夏生秋氣從朝坐夜涼江清入几席山翠落衣裳

牧牛圖

野老春耕歇溪光晚牧過夕陽牛背笛猶似飯牛歌

晚起

野曠晨光發江清夜氣存天星翻玉斗落月墮金盆

題畫齋

去菊有秋色蕭蕭昨夜霜相看風節在不必問鵝黃

採菱曲

緑鄉橫塘曲雲夢是吳家蓮歌不解唱秋水低荷花落日更沙若見歡唱

晚風解衣渭秋水氣月深天花美上依蓮女秋夜如晚程心如蓮子苦情

似萬條長谷[illegible]以為低灰蓉經作紫之花下臨郎是秋霜

題紙毛小景

江寸秋[illegible]花晚部[illegible][illegible]如此一[illegible]些小[illegible]程

珠帽[illegible]日好不須風[illegible]

題王蒼石梅花

郎生得梅花折枝上寫江南婦問王蒼石所書也時郎進去官司致

以詠之

誰謂江南婦不及江南花春深風雨惡花落歸西家

題月下觀梅

珠璧寒滿雲殘月斷河斜好在林逋宅梢梢未著花

衡門

衡門盡不閉深巷客來少芳草滿階生落花無人掃

七言絕句

春深即景

露梢黃鳥啄來禽紅葉青森路樹陰又是綠增春雨歇滿庭芳草落花深

題牡丹士女圖

樂府梨園曲便叔內家新奏牡丹開下階立傍花陰轉李白承宮詔未來

題野老醉騎牛圖

村田樂事老來稀記得江南春社時兒子醉扶翁攜背倩誰顛倒插花枝

題高房山畫

房山在金陵作此畫與趙虞二學士二公皆留題其上

尚書好畫江南住寫與題詩兩翰林千古高情俱妙絕至今春樹暮雲深

題美人琵琶圖

韵寵宮娃似玉環身揩絆迄抽手搊嬌聲卯秦娥舞不作昭君馬上彈

右司坊畫三美人皆宮粧跽坐一抱琵琶一擊節一起舞花下不知

爲誰也因題其上

題盛子昭畫

空山絕壑懸高崖一塢白雲如每肅幽人抱琴無路入松風落耳聲蕭騷

青林小隱圖

門前白石水泠泠綠樹緣邊青山青載酒無人問奇字不如歸卧草亭〻

題畫

樹折雲消原柏蒼老魚泉紋釣船雙不愁江上風波險平地風波險似江

題秦淮送別圖

白下春波映綠灣瑤船送客出龍關離愁不逐江雲度江上雲還人未還

綠酒斟來且莫斟酒闌行嚴去棹〻別懷恰似秦淮水流到夜江綠更深

畫魚

綠波春水漾漁家楊柳青〻拂釣槎三月江南春雨歇一雙鯉鯽上〻毛

畫蟹

江上寒蘆不用思秋風吹破綠荷衣何妨夜壓黃花酒笑擘霜螯紫蟹肥

題林處士觀梅圖

放鶴仙人不可招斷河殘月夜偏飄來欲問春消息花落西泠第二橋

客窗聽雨

綠江烟草渺天長燕子來時未到衣宿有恰隨春夢醒雨聲寄臺枕花

題夢回時士女圖

月下裁衣

霜落寒侍夜月高西窗對月剪征袍心不憶交河冷手全難裁金剪刀

花前倚立

海棠半拆銀燭幃春愁且莫勞春衣下階立傍花陰去如此月明人未歸

春屏未起

梨花當月酒微醒柳絮春雲暗正濃夢入長安歸未得覺來不信是江南

曉鏡臨粧

白玉搔頭手自插曉粧臨鏡試蘭膏回頭欲問張京兆莫把蛾眉畫得高

題五日觀菖蒲

滿前壓架水晶寒枯坐山僧出定看霞下空庭涼月墮斷雲星斗夜闌干
卻看仙佩翠霓搖人似青鸞下碧霄夜半蕊宮秋月白小龍和露發空嘯

五言律詩

過永州庵

江漢東南合荊襄日夜奔兩山天作峽萬古海爲門石斷金鰲臥濤驚鐵
甕也百川今是一身摸勝乾坤

永州夜泊

孫夜永州泊秋懷吉欲浣星河鐵舟會江漢入吳深天塹無南北川流自
古今鴻荒無噍類千里故園心

新月

樓上見新蟾呼兒急捲簾印看明滅啟已從上空幕也呢聲點霓織看世
玉織團團三五夜烏鵲已先吉

秋望

一雁下荒城秋意暮砧落風吹病骨江月照歸心把酒陪紅樹看花異
晚香有懷今未得黃葉墮綠林

懶性

懶性疏慵絕高情了可除文聘軟白石側耳聽秋工鬢鬢絲千縷雅 3
一雙翻來有客至看兩鬚翻紅

青山白雲圖

老來不復得看山或可探微筆表峰外彷彿大江南澗水落幽石樹猜分

断截何時把樓底東唱傳音酬

臨安集卷之五

文林郎　國子博士致仕錢宰著

七言律詩

長江偉觀圖

第一江山獨覽閣秋風斷石倚江間兩峰並立星河上一水中流天地間
每日東生月西墮官船北去客南還黃然白髮憑來往酒落金盤入醉顏
遠害北固望揚州萬里東奔一為秋天下已無南北限江流不盡古今愁
山橫燒樹連京口揮楫安雲下石頭決我覺南自高士長歌醮而賦重游
雲壽雙闕寫飛龍蛟室龍石手可探張貴合虎天上下秋乘出日安東南
重來古渡烟波律發見行人雲出霄便欲翻身逃上去高樓明月倚青酬

分題賦鏡湖送張同甲

鏡湖白老本華術東風翠翠入客衣香真晴宅已無主太白自飲空揮盼
野色驚秋照馮下水聲穿洞裡無機吟咋依榭無中古雲關播山失翠風

題郭天錫山水

郭熙後來畫山水筆畫挂挂無古今清氣落樹石蒼蒼白雲蒼樹秋陰陰
龐公鹿門竟何處西人機得非我心興來且復看香界狂枝想識時一吟

題趙仲穆秋山圖

人家水檻倚山窩好在江南山水邦兩岸雲林皆落日一天鬼馮共秋江
壺頭散遍青巒九松下吟成白石雙野服何人正蕭散白船歸醉酒盈缸

題趙雍雲林秋晚

峥嶸列岫白雲西江上晴林直興齊落日欲分山上下秋聲不隔樹高低
壽陽舊宅閒常住天際歸舟謝朓題我亦愛君泉石好攜家便擬結幽棲

題董米初夏晴峰寄宛天台

有客自舟滄水奔臥吹鐵笛非人寰小漢白石亂如麻手把雙松高入山
丹丘赤城天為家天州天談何曾還嗟孔董生不復見安得置身畫圖間

雪夜過徐彥書梅溪軒

幽林白雪兩工句敲問春風今未遲冰樹月明杜醉樓王田花合不歸時
覺來小滌參差舞翠袖高情彷彿孫不似杜陵詩思好覺開東閣倚虛闌

題王叢石畫梅

看石山人已長別見花長作故人看縞衣綽約春來便風翔處暖當復寒
每憶美烟吟髮倒安秋明月下飛鴻何須家在招相傍懷風歸來多未免

題王叢石推蓬圖

繫繫情懷說書夢因何處覓新愁書落壁推工句安註擇想蓬窗夜夜
落月欲分花上下春風不傷開高低何當一見冰霜長戲筆縱山媚水西

題錢伯時雪畫軒

西園春非興指手菊客西新藏不高臺兩彩來今兩世無唯倚蓋晚時青
每懷每如皆見弟相對花前復醉離我省愛君禽不好嚶嚶黃鳥花花飛
山下韭苗今幾唯故人日夕過幽棲露方美美蒲不盡華綠若若青蓮齊

水西農舍

春風衝入堂上燕夜雨拄拄燈前照華中有酒為君酌明日別懷東復西

西郊草堂負郭村高林大樹若雲屯清江斷隴夜雨歇黄犢小犂春水渾
行見晝耕歌泰稔坐看落日放雞豚秋田況可供新釀鄰舍相過定舉尊

盧德民雙竹

此君一本株雙榦恰似孫竹生兒齊青風節操踰兹立明月環佩長二身
武騎兩龍齊上下天扶蒼鳳隨高低何當照鏡入雲去玉笙吹向瑶池西

張仲脩春暉堂

春暉堂前春草新白雲依稀念親年佳兒不忘手中線慈母久託墓上船
暮暮風緘苗莖與鶴盤母近白烏啼飛工自是緘書浴見義經門慮更賢

登張氏青輝樓是夜有雨

傑閣横秋碧水深清輝不放暮山陰倉皇杏靄天光合海月窗涼日脚沉
玉氣宮陽隨渦下見贊風雨聽謳入全佛渡口蘇菖蒲使我學舟何處尋

題危氏傳雲軒

五卿當門光亮宅傳雲長憶故人選此窓心事義安上南屋衣冠舊宋朝
千古高情宴恢望逍來交道斷閒閒坊工陶有人如昔靄調風氣不可攀
松江烟水西客衆每憶良朋書不開推手當門迎為首吳娃淺畫立花間
星粲簃月見顏色竹上清風來佩環謁自傳雲在天末春醪新共解官袍

送宋揚原亮從子試見讀書塔山寺

汝於貴氏從游遠我與離見相憶深兩晚青山來入夢一江白水去同心
落花夜雨明雙组鮭笑春船送馬全休暇何時定歸有舍留戒處是山陰

和張曾行過城南作畫

負郭高居晝不關就階流水繞行苔花前宅笑供雛盡為上打門知客來
深樹流鶯通客帶野蒼浮綠漲春林官衙正在行事暮醉後何妨把夜回

題劉張見蓀萬松窩

百頃蒼雲卜結茅夜風流響度晴梢半窓山月驚孫鶴漫度秋濤走了交
株栗有時放犢伯饒烟何處見東牀探閑來許宜封及且邊柴居學杵巢

姚憧亭臨清軒

亭下清江一鏡開天光雲影見亭臺荀胡楊柳兩歇去雨暮魂花漁唱來
漸漸魚龍供出没翩翩鷗鷺起驚猜登臨還許同光竟與尔裁詩同賦林
一室空明壁繞天不塵林渡竟遮禪木光入户屋高下人齡落深身後光
卜築近連湖上宅過門長見雪中舡每彌趁他多嘉許書道歸來有賦篇

題錢進卿雲林棲柔圃

清溪流水打石磯野服飄飄紫芝山人家泛蓬萊身世七甚時即聊營
丹崖斷壁落日晚青林小屋墓雲度歸來笑倚桃花樹塵世浮沉都不知

題方德遠雲林棲柔圃

小島蓬萊隔絶河新春採茶每相遺不疑海水三千遠已看壺光五百多
芝草春雲生石上桃花流水滿山河歸來更問神農紀今古良醫奈尔何

題蔡士安畫舫春雨

屋子如船水正高草堂烟雨似江皋芳春林雨從激載往撑紅蘭不用撐
獨尔中流安穩柱笑入倉海遠驚濤抵愁吟詠無多暇棟華鋪載寫豪毫
鸂鶒背驚怕晴窓倚閒人在小紅欄梭繞暮雨來異者却憶春朝度越上

荒藤當門紋鷗小桃花吹良經東雙雨酣有客唱歌從相見漁翁笔石紅

和定人詠贊

稻熟江田𥝱歉苦忽慈悲入唐土元禮丘夜壓黃花雨水閑秋肥白鴈當
明月玉簪奇流溢西風鐵甲帶腥香相逢握手白前帝愛不候封侍之賓

題秋水軒

門前秋水清無極林下幽人徒自才為客德善致莫入呼童洗酌聽天關
芙蓉橋柳年年在滿灘鷺登日日來停杞舍𡊮敘一曲高風不讓子陵臺
漫漫野水相軒岳長日臨流凝碧書讀學而書讀海岳敏似西漢漢江河渠
蘆花夜月雙雙鴈蓼岸秋風叭叭無好在史漢同結屋江湖浩蕩絕微求

學圃軒

門前秋子有案之此費某中實可驗其家入畦夜雨歌落日為畫曲入春
養生且種樂樹藝是地自可同植果品今出其與古異妙指老圃吾不如

背山樓

城上層樓倚碧虛四維山色似環渚春風烟雨王維畫落日江關庾信賦
槎萌高清空宇宙捲簾晴翠入衣裾偶來騰高登臨賦也知非雨有故廬

送秦叔英還維揚

箕箕四風不葉掃殘柳何處鳥南徒喊嗎萬里秋江客淮南惟揚獨不來
識君持翎催晚尾金盤壓酒兒征衣高樓明月如相憶一曲各情識羿微

題崔彥輝雲林小隱

雲上平林半是雲家君別墅樂閒身嶺花落日江南唱楊柳滄湾若郎春腸

岸青山遠若當門綠樹接比隣井家弟宅相通近門瑜風流世有人

題何敬仲畫竹

我愛丹丘飛白石𤣩筆老樹倚林泉空中寫影雙飛下每上瑯湖二天旁
金閣層雪承雨露叢搖今已新霽寿見林斜擺秋風外零落雷耳宮宮已

送王天徵往天台謁仁季

天台東頭倚雲門東嶺西林列翠環石上牛歌運輪傳漢蛹見嵐岳為山
白雲出芝枯花定明月歸岳採藥遠知億故山松柏近夢遶龍家工嘯吼

題李筠關月軒

明月在天無古今流光長照酒杯深蟾娥飼兎可聞語仙精蹤遽隨吟
醉舞覺來萬靄曲是凡桂樹客狀貧觸風過世休辭皆細相關千里為斟

送張文玉聽雨軒

西軒聽雨知何囂風雨年年過焉雙高枕果決結葉并種蕉深夜香花窓
秋文零落孤寄每懷吞歸太朴趙王謝此不堪風何所後秋春雨綠翻紅

題惟智歲基軒

市南書屋桐陰木多種梧桐得風朔滋蔭為修筆自習千岡神宗至異賓
每聞懸瑣高風在安得下帷春畫長定不窺庭能教子花前佩玉聽珩珩

題劉張光溪山小隱圖

處士高風不可攀綸巾野服何閒閒千年瑯玕繞松下土色芙蓉吐藥叢
西上或登天姥蘭東遊遠履石泉橋萬山蒼翠看不盡醉扶行泉響風韶

題滕王閣

天連飛閣楚江流雲擁臺車帝子遊帝子不來歌舞歇江流長抱古今愁

望窮南極飛鴻盡想見西山落日斂惟有東都徐孺子高風一榻抗南州

題岳陽樓

岳陽樓觀壯巴陵水盡喜荊襟洞庭萬里長江衣帶回一拳衡岫紫巧月

東南地勢連吳越上下天光混日星遙望長沙懷賈傅臨風醒酒有靈樓

題琵琶亭

潯陽新綫江水清上妓不作琵琶戲堂中一鉢無已留柱下人紫氣隨蹕

神功水濶龍門家踪到此鼓風雷變後來作者誰可繼斜陽駐轎撫碣寘

遊覽樓留題

百尺樓吞滸翠巖近窗雲樹綠毿毿山中長夏坐終日天上好風來自南

狂筍蜀傳匡山足樓蕭梁思歌呢喃每懷琴底虞廷上激浪奇氣樂最佳

題嵯峒石室

峒天琳宮倚江城一室嵯峒畫不扃四石無根誰鑿體貫金有道探還武

武時雷氣生秋函長夜丹光動落星翔戟正斯指敘夜黃客何處覓寶廷

題林壇幽

許詢宅畔好亭臺蔦逈江湄雨ゝ開綠樹當門流水住青山如畫入城來

幽人曉起吟已草童子春門掃石苔如此林泉更莫勉題詩誰作見心才

題吳序沖梧軒

閣ゝ梧樹浸幽居門外官河近石渠十畝春陰連疊翠半林落日似桑榆

吳蠶葉盡婦供賦工燕花殘兒讀書眼有白雲春有雨不聞深隱學樵漁

題聽竹軒

衡門深閉人不到天籟蕭ゝ梵葉涼記得秋風生鄠杜夢隨夜雨度瀟湘

每入聲催虬龍舞仙家吹笙鸞鳳翔勝起開窓聲寂ゝ高林玉立萬箇蒼

題劉逸畫古木

劉逸古木信奇哉雲霧冥ゝ畫不開石上蛟龍從地起峽中風雨自天來

歸雲老樹根如鐵丹井長松葉似苔妙手揮毫相仿佛畢宏清標世稱才

題魏家禮畫卷

趙生畫來傳真趣不與翦裁花較妍春園春晴翻荷歸客忌風雨夜歸艭

大篆當酒有生味每月玉兆窗小鮮愛爾翻墨後碧硯猶餘茶得春光

二月望發舸

奉大使仙來編修韻

雞唱丈樓千夜律憶林壁水共朝

天嬌拗上下星河近

風閣東西日月懸千羽舞階蛟虎拜

見說當宇騰龍雲歸來又奏昇平曲望歸金花一炬蓮

永

制送日本使者還鄉

日本扶桑接天澨遠來書扇妙甘青欲窮窗安歸

玉會先通南風入

帝京玉帛春暗周禮樂衣冠已識漢儀刑

九重宮闕皇極天下同文萬國寧

賦得秦淮夜月送友人往茶陵

秦淮一水合神州示月當空照素秋風露氣清雙闕近星河影落大江流
詠航白下門西路賈兩長干橋上樓遠落洞湘外千里好懷回首億悠悠
白下門西月已多滿樓風露拍星河乾坤盡合天無塹江漢朝宗海不波
夢醒潮生桃葉渡夜深鐘唱竹枝歌故鄉直上雲陽去知此為情柰爾何

題萬壑圖

趙山四萬吉祥寺翠碧殿閣生烟霞真人之六金書像又他萬朵青蓮花
當時飛雲看鸞鶴遠近平日出如丹砂上方超然無路入題他圖似暮入家

題沈翁三峽歎卷後

峽水巴雲走萬端蜀南相送作悲難少陵得到夔州去入口歌作蜀道難
萬里東歸兩鬢白百年南度足永思只今文采猶稀遠尚想風流寄楚詞

題畫贈紙雲松巢

昔人游從江月去此地安得雲松巢落日已江空夢想清風五雲入神交
有時雲氣生窗几夜聽松聲下樹梢都是傳家有仙骨此山多處結衡茅

題畫沈山水

宣和畫史竹窗林夫府詞臣妙古今神品自天新雲髻高懷接地為心拈
輞川歷歷王維逸宮曲班班謝朓吟書曲風流入楚楚江南春畫樹陰陰
杖南重念催妻易饑貧家敷感懷東風雨祐陵春草敬星辰金闕暮烟沉
暮烟春草終無極雉堞青山萬古心

此畫作自宣和後入金章秘閣上有黨書校附奉書臣柯九思鑒定
今復流落人間重可惜也

自怡集一卷

（明）劉璉撰

明洪武刻本

自怡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璉撰。璉字孟藻，青田人，誠意伯基長子。洪武十年爲考功監丞，兼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爲胡惟庸所脅，墮井死。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是集爲其子廌所編，末附洪武十三年國史院編修官吳從善所作哀辭，備述基從太祖起兵，璉在南田山制馭諸草竊，請設談洋巡檢以靖逃盜之源，及沮沈立本媚附權臣事，惟以材略氣節稱之，不及其文章。卷首載黎府紀善黃伯生序，乃稱嘗見其遇事剛果，坐折姦佞，不撓不屈，宜其少年銳氣盛滿於中。今讀其詩，顧乃溫柔沖淡，怛然有愛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欲然如有不足，以爲庶幾於聞道。今觀其詩，惟七言律詩頗涉流利圓美，不出元末之格，然僅三首，蓋非所屬作。至於五言古體，居集中之太半，皆詞旨高雅，而運思深摯，殆於駕兩宋而上之，以繼犂眉諸集，可謂不愧其父，而明人罕稱道之者，殆藉以勸闡揚歟。

自怡集序

自怡集者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劉君孟藻所著詩也詩凡九十四首蓋孟藻少時事而又年三十二以卒其所著述亦多散亡故其所見止此嗚呼為士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業固不假是以傳然使後之人頌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將不有賴於此乎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言之華者也古人謂有有道者之言有有德者之言予亦謂有有才者之言有道者心無所累故其言和平而不迫有德者心有所守故其言典雅而不肆若夫言之美者麗如毛嬙壯如荊卿奇如孫吳之兵富如陶朱

猗頓隨取而有長篇短韻各自名家然語其才則有餘求其本諸道德則懸乎而未有也是以或失之淫或失之險惟或失之靡志得則矜以驕一不得志則怨以悱而詩病矣孟藻先中丞以宏才大略佐
上定天下策勳受封而且以文章擅一代之盛孟藻
侍游
輦下所與交者皆鴻師碩儒既而入賛考功試御史出佐大藩余嘗見其奏
對詳明遇事剛果坐折姦佞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銳氣盛滿於中今讀其詩顧乃溫柔冲澹怛然有憂人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欿然如有不足憾者孟藻非所謂有德而庶幾乎聞道者耶予在鄉里辱游孟藻兄弟間及竊祿
京師與孟藻侍
詔闕下未嘗一日不相親也孟藻奉行江西之命而予亦侍
王之國閩中別去二年而孟藻不可作矣其子鷹以是編將刻諸梓屬予序之予義不得辭若夫孟藻平生大節作者述之已備玆不著洪武十三年二月望日將仕郎　秦府紀善同郡黃伯生序

瑞粟歌 并序

括蒼劉璉

[illegible]濛判而三才之道立
聖人出而天地之功成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欽惟
皇上奮興農畝
君臨天下由武功而致文治自有載籍以來不能多
見也至於
躬覽庶務纖微必求其要領
敎誨臣下必本乎道德仁義雖勞弗倦是以
皇天上帝欣得
聖人克受

明命以昭宣其德每於政事得失之際必顯示其情
而告[illegible]年秋九月星象示異
皇上[illegible]惕恐懼乾乾靡寧日新厥德以格
天心於兩浙雖被水潦而其民不敢爲災
京師土木並興而衆庶樂趨[illegible]海內清寧雨暘時
若和氣凝結鍾爲嘉祥乃洪武十年七月有瑞粟生
圜丘署近臣拔取以進一莖十穗者十有餘本一穗
兩岐者數本臣謹[illegible]書曰[illegible]
生又曰璇[illegible]
皇上欽
天之至

上帝降鑒之隆人事理而天道應之驗歟臣璉目覩
盛事喜不能已[illegible]一首以寓螻蟻之忱云歌曰
秋氣[illegible]兮[illegible]成和風揚颸兮甘雨夜零風不
鳴條兮雨不破塊
皇天降福兮嘉穀以生維茲粟之茂實兮秀彼
圜丘異穎同莖兮瓊稃翠英被沆瀣之華滋兮承日
月之光精猗豐年之兆兮此其有徵昭
聖皇之神德兮溥恩澤于遐荒握乾符而馭坤靈兮
統百職之明良
聖子神孫兮丕[illegible]厥緒於千萬年兮福壽無疆

松竹友人辭 并序

松竹友人者括蒼任惟信氏所以自號也夫友所以
輔仁資其箴規不渝可以振貪懦之風者舍是奚取
焉然不於人而於物蓋世之情深哉且天之生材必
不徒已以惟信之抱負聯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德又豈能終
隱者耶因爲之辭以遺之辭曰
維山有松兮[illegible]擢兮密葉如沃遯世
遺榮兮[illegible]兮爰得貞下松有[illegible]兮竹
有實[illegible]風兮又已疾被瑯玕兮[illegible]逶迤兮
求終日[illegible]兮濕雲流林皐兮夕曛山可樂兮秫
可酒吁其去此兮伊誰與稱兩[illegible]兮風[illegible]猿鶴
逝兮空林幽懷質抱材兮將須世用猶若人兮胡寧

久留

秋日辭

秋暑退兮涼風生日皜皜兮雲冥冥去鄕離家兮遠徂征嶺結紆軫兮難爲情登高四望兮森莽莽天低垂兮湖水明滿柳衰兮蕭蒙蔓荷彫兮淒涼思丘壑兮天一涯中心悲兮莫我知莎雞歸兮夜蟀語星河縈兮螢火飛援雅琴兮不成音拊余玦兮當此時徙倚徬徨兮夜未央奮飛不能兮道路長想故山兮秔稻熟栗開苞兮桂飄香白雲英英兮在山惆悵容孔昭兮懷哉勿忘

望後舟

望後舟望不見兮生離憂滄江闊兮路[illegible]水木葉脫兮知歲秋慨幽懷兮莫共寫聚芳華兮不我留[illegible]骨朽越歌杳何人鼓棹乘中流望後舟望不見兮人悵佇

秋日旅懷七首

金風正秋令[illegible]殺原凝霜結嚴威草木同摧殘
芳華[illegible]落英[illegible]歸根豈不懷慘淒中有生意存
[illegible]嚴理應爾貞脆焉足論曠哉白雲谷松風聽夜猿
園[illegible]秋色湛露滋幽香採掇盈懷袖餌服心清涼
所思久暌違欲寄阻河梁芳英豈不美人意豈不良
坐恐光景暮搖颺隨飛霜

[illegible]枕邊塞寒[illegible]遠于飛哀鳴在中野風霜慘毛衣
客子別故居羈旅天之涯覩此增感愴況乃秋風時
耕鑿若苦心良農恆苦飢[illegible]天羽雲路非所宜
鵬鷃各有志豈爲小大移山林何賜景棲息唯一枝
秋氣生白虹秋聲入高樹離離星漢明杳杳孤鳥度
夜坐不覺久逍遙散余步鬢毛動凄風羅裳怯零露
[illegible]日已浸芳歲[illegible]云暮[illegible]言思我鄕誰與將尺素
[illegible]着秋霜[illegible]錦繡斜陽照郊坰霞光緊凝結
[illegible]非三春[illegible]可悅薄暮涼風吹落葉飛不歇
寂寞爲誰容寒鴉噪明月
夜靜天一色江水凝不流素月懸青冥翠色[illegible]高秋

[illegible]言理舟楫足以散我憂虛明映空碧如在天上游
西[illegible]忽震蕩寒風颼飀淸暉藏窅陰恍惚不可求
惟聽城頭角咿鳴在高樓
止水能燭物不流豈澄淸行役雖云勞要識靜者情
大道順自然奈何苦營營倏忽變混沌渝傷由聰明
支離斷隱腦乃能全其形長歌歸去來息心守吾庭

種豆

結屋南山[illegible]限爰此[illegible]豈不念朝市居閑得優游
春耕既犂[illegible]苗已盈疇[illegible]人復何營藝菽在高丘
膏沐仰時雨地氣生莊句甚夷去莠種豆豆[illegible]搜
[illegible]籬[illegible]豆完[illegible]棘羅戈[illegible]和[illegible]看[illegible]稠

勞生媿明時服逸敢自休夙昔思嘉言人與天地侔
隨力順造化叨養固有由甘澤天所降物產地所藍
克勤匪伊始何以望有秋胡爲厭卑近高遠肆厥謀
瘠人以自肥反貽天地憂膠膠竟何補適足罹愆尤
書此遺同志聊比擊壤謳

遣興五首

綠竟水中游白鶴雲間飛霄漢有脩程焉能顧卑微
浩蕩長羽翰崑丘以爲期鷗鷺趨下風罻羅絕張施
倏忽萬里餘摧頹不知歸空林有故巢繁霜日霏霏
狐雛哺黃口啁啾將疇依豈如戲蘋荇雙棲在漣漪
豆實生喬松成長亦匪易役饒風飆摧葉飽霜露悴

賴此剛勁姿挺立世所異壯哉十抱圍根据依厚地
秀色凌煙霞清陰却炎熾鳥雀有宿棲螻蛄亦託庇
柰何處其下戕賊隨已意直幹苟敧傾能不爲身累
山中有一鬼跳踉唯短足薜蘿充衣裳橡栗代饘粥
魍魎結重陰暘光不能燭春花晝晻靄澗水秋漬[illegible]
翩然入村墟慕此雞與鶩彌朝兒童驚發藏婦[illegible]
上天赫有威民怒焉可掬胡不妥厥咎藏形以自[illegible]
希仙羿分離遁[illegible]重禍[illegible]令神丹
灝露以爲漿青松以爲餐遺積時亦久羊[illegible]顏
玄功一朝成飄然出塵寰螭龍將軺車[illegible]珠
傲睨太霞表望不可攀仙山有真[illegible]人間

食肉有不甘茹荼乃如薺駟馬懷阽危簞瓢布顏無泚
寸丹既融通萬理諒昭洗衰榮各有定何必勞爾爾
挑燈讀我書文字浩無涘白首窮一經得祿未足喜
捨己以從人圃廬任荊杞憂思不成眠歎息增徙倚

送韋蘊德指揮還平陽衛

微雨潤蒸溽東風變寒颸客從遠方來慰我久別離
高談竟終夕感舊心傷悲[illegible]來蹤四載世事紛若縻
公私兩軒輶足疲日馳驟相思不可見繾綣增歎咨
憶昔出海門萬[illegible]平陽古堯都下車撫惸羸
堅城屹如山謀謨出深思吾州舊部曲字養恩如兒
此行復千里後會知何期長川去悠悠白日正南馳

驪駒已載歌辭意方凄其悵無羽翼翔中心詎當知
英賢志功業名與竹帛垂勗哉樹奇勳古昔猶今時
深情浩難旣聊寄征行詩

舟中卽事

天風吹白雲日落山更碧理棹泝清流濯纓俯幽石
悠悠潛淵魚矯矯翀霄翮物性各有安人生歎爲客

錢塘別友人

辭家適京國汎舟浙江湄吳山一何高湖水清漣
漪浮雲從南來感我懷鄉思于時春向深草木好容
姿幽禽樹間鳴關關雞兒離隔歧別良友中心能不
悲懷恨忽分攜惆悵終當辭君家住金華我居括蒼

垂同㠯川展良晤浩浩陳歌詩人生無定蹤合合誠稀
奇君蒼渥洼馬騰踏康與迮我美青田鶴山林自棲
遲操尚雖不同意氣深相知所貴德業隆守道識塗
勸相期各勉力勿爲俗子嗤

秋霽

積雨霽郊甸涼風来早秋蒲柳變冶色寒蛩生暮愁
明湖凝素光青山淡如浮游目騁行雲感此身世憂
故鄉不可見悵望心悠悠

馮公嶺

鷄鳴出北郭戒徒飭裝仗早發神頗疲亭午心始興
行行陟危顚路出林木上兹嶺號馮公何年得名狀
想當開鑿初斯人通塞障投從西北来氣是東南壯
萬里生長風煙雲中浩蕩登高望我鄉心情增愴恨
役役征途間默默幾得喪何當息塵鞅終年遂疎放

春日道中

雨收春日馳衆岑玉立碧和風拂輕衣飛花撲行客
晴空搖翠煙岑岑見山色青年豈長駐感念思夙昔

隘頭山

杖策躋絶壁徒步穿遙林大森滋清溜曉氣光沉沉
白雲擁澗谷浩若滄溟深數岑出青冥秀色清人心
閒閑林中鳥和音奏鳴琴芳菲道傍花芬芳襲幽襟
爲意豈不樂但恐歲月侵騰此仙鄉又霄空長吟

過胡縣站

晨策發遙林初日雲外赤川明寒波生野曠亂霧白
傾耳聆哀猿擲燕隨鳥跡昔年花柳場今作荒草陌
冷冷松上露非非如淚滴

綠陰亭詩送人之臨江府尹 分韻得朱字

虞廷奏湘絃皇風被寰區萬物遂長養人情亦怡愉
嘉樹藹新綠脩篁時雨餘秀色明軒牕清陰散琴書
臨江煩劇地郡治業華居煌煌京府出佩太守符
宜思自繼甸皂蓋變輪朱盤根表利器長材應時須
民俗既云淸文敎行將敷自公日多暇鳥雀鳴堦除
旋歸儀廟堂令器登瑤琡嘉名繼前烈以貽来者模

發淸江

暮過樟樹鎭曉發淸江洲遙觀合皂山山際半積雪
宿雲散輕風晴光露初晰霏霏林煙蒼烟烟疎星沒
春陽已昭曠江水亦澄澈歲序日推遷悵焉感時節
即事多所懷豈伊念離別引領望帝京心共遙飛越

次新淦

柳條日以青雪消春水暖溯流何僶迴又見白日晩
山光與水色取適興不淺開户面大江倚軒見孤巘
雲端野燒明天際歸帆遠憂來覺時遷歎去知景短
安行復飽食使我顏色覗進德思浩浩無窮懷[illegible]蹇

持此慰吾心庶以善自勉

泊廣陵

彤霞斂餘暉日落川上明漾舟循來岸溪[illegible]遠城
樓閣相映帶雉堞互迴縈春樹[illegible]蒼蒼色[illegible]
[illegible]孤驛[illegible]燭[illegible]居[illegible]餘閒庭館淒以清
稍喜人語靜又聞[illegible]鳴依依越鄉感戚戚懷[illegible]情
[illegible]詩不成章欲[illegible]吟

入萬安

崇山抱廻溪川路漸幽深[illegible]草洞[illegible]林
近眺發新興遠望[illegible]心[illegible]君有情[illegible]日乍晴[illegible]
出潛有游鱗遷喬多好音春芳[illegible]折請拂[illegible]中琴

自怡集

晚眺西山

[illegible]十二時江流數千里亭亭青芙蓉搖艷映江水
[illegible]片帆飛遙見白雲起[illegible]汀洲老芳芷

自君之出矣八首

自君之出矣金爐煙不息思君如露桃紅淚隨春晚
自君之出矣[illegible]誰伍思君如梅子青青含酸苦
自君之出矣空閨愁[illegible]池荷見憐不見耦
自君之出矣中[illegible]君如織綃蕭索不禁冷
自君之出矣[illegible]君如將[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illegible]枯[illegible]思君如流[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illegible]思君如[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芳香銷玉體思君如河氷堅匙直到底

題雲林[illegible]環

我家昔住蒼[illegible]當庭軒看山竟日情不
厭時與白雲[illegible]又三截引領長望心
悄悄[illegible]軒岐術[illegible]情逈若
彰[illegible]雲林[illegible]烟
光欲和[illegible]却憶青山[illegible]自喜[illegible]多[illegible]良醫
良將各有志豈與流俗論庫陰伊余甚拙無所似好
古無欲尋高躅[illegible]巾短褐期相從

春江行[illegible]

滾滾楊柳[illegible]紅遂鋪色鱗[illegible]出水碧玉
短沙[illegible]浪跳珠勻高檣大舸江之濱花驄驕嘶踏
翠茵何人解歌滄浪曲願持此水[illegible]塵

待曉

東方未明星燦燦翳華散野銀色爛篙工敲火起行
舟驚鷹相呼入雲漢岸廻水碧知去程荒郊似有[illegible]
雞鳴曈曨旭日應可覩寒威不用來相仍

烈風

寒風烈烈西北起峭帆遲入長河水浪濤喧聲勢排
空雷音殷轔恒在耳青天倏忽日西入氷懸岸石頭
纖纖泊舟治酒消愁腸仰面看[illegible]佇立
[illegible]

天光流□紫將暮客子驅車逐歸路塞鴻叫入吳江
雲野鳥對江村□□荒四顧少行人指蒼之山渺
何處愁心如水水復凍馬得溜溜向東注
東風吹雲不作雪瀟瀟淋雨聲中夜發孤舟泊在荒江
濱破蘆為蓬漏不歇衾裯爲濕寒如氷骨縮筋攣欹
嗚咽天將憂患玉汝成杜叟之歌還愁絕
陰陽運轉無停機平分四氣天何私春宵苦短冬苦
永韶華□華相參差非關時序故乖異人生離合不
可期蘭堂宴寢有餘暇奔波道路應亦思

自武林至丁郭舟中雜興八首

舟行淹宿雨稍霽洗通川深霧群山沒長天瞻野逈
秋刈稍葉小麥秀莢花□漸喜昇平象高飛見紙鳶
□園何逕通春溪□□□任水岸村舍傍河流
綠拂花枝裊□□□□□□年來此地長日駕扁舟
晚來風靜□□□□眠遠岫留殘彩踈星耿薄雲
波流壁月動舟過鏡天分何處危樓上歌聲□□入聞
寂寞空江上漁舟趁暮煙明湖天際闊落□□□□國
宿鷺毛衣潔歸鴉羽翼聯故山千里隔□□□□然
天風收宿霧霽看曉澄明青喜晴□□□□□仁
游魚翻浪短乳燕掠泥輕寂寂春□□□□□衣
令宵天上月應照故鄉春桂影生虛幌蟾光隱□輪
斷盤知有定離別寂□□□□□□□旅泊人

重到昔游地茫然感去途高原□□□□□□□
水闊蛟虬横山空鳥雀呼淒涼今古意落日片帆孤
京華行漸近喜色上愁顏風定舟行穩天清水自閑
披衣當暖日散髮對青山去去知何日游人重此還

舟中遇雨分韻得舟字

逆浪隨風白陰雲覆客舟雨聲生滴瀝波面點浮漚
昏黑山藏樹蒼茫屋結樓高吟見真趣何必問離憂

錢塘遣懷

江風吹浪雨冥冥雲暗春山霧壓城箭簇不隨錢氏
化黍苗還向宋陵生海門潮聲千年恨漁浦帆開萬
里情昔日繁華總徂謝蒼茫流水亂蛙鳴

次韻送人還鄉省親

丈夫出處豈難期心事惟應天地知孝比曾參才曰
可名成呂望未為遲春風綵袖升堂日夜雨青燈話
別時明發贈君清苦味一枝梅子正離離

虎丘寺

幾度維舟望虎丘茲時此地獨來游且乘薄暮尋幽
逕□喜新涼入早秋隴有古碑題歲月那無禪客動
王侯遙天碧草迷歸路唯見長河日夜流

姑蘇遣懷

姑蘇臺下麥芃芃春色淒迷滿故宮霸業已隨煙□
滅蒼生幾劫□塵紅□□□□□□□□□□

賓融可恨近前楊柳樹弱條猶自媚東風

四至徽州寄吳則敬

滿地風塵又暮秋昔游唯見水東流蕭蕭木葉迷行跡濯濯江花帶別愁元亮歸山非愛酒仲宣懷土莫登樓別來空有思親夢飛過三山白鷺洲

次韻瓶中紅梅

氷肌天賦玉團圞誰柰丹英比大難不共小桃爭臨冶白陪脩竹報平安瑤池隊裏春風細紫塞聲中夜月寒折向膽瓶看未足一枝還插竹皮冠

再題虎丘

虎丘山倚闔廬城壯觀東南久擅名僧舍煙霞連海氣凌風樓閣下經聲御池石冷秋涵月塔刧年深地集靈尚想延陵吳季子寥寥千載不勝情

草軒二首

春來草自青鵙鳴芳復歇長嘯山中人披襟弄明月

池塘清夢覺詩思一何濃欲識東君意閑庭煙雨中

漫成二首

暖日融風管發生柳條爍眼麥菁菁化工辛苦先施設臘底春前見此情

落梅過雨委泥地辛夷數株花已齊不須爛漫競春色桃時各依成蹊

寄錢塘送文遜鄉二首

一雨生涼渾似秋異鄉人已起望鄉愁君歸我住情何限後夜相思月滿樓

扁舟此日信歸風海上潮生夕照紅送別何須重回首括山遙在碧雲中

扇面小景

遠岫凝嵐翠欲流綠陰深樹晚悠悠抱琴坐石忘歸路流水高山興最幽

登白塔寺有感二首

廢圃頹垣曲逕微亭臺猶跡尚依依唯餘野雉憐岑寂荒草叢中作隊飛

昔人臺館此山隅鳳舞龍飛列帝居二百年來幾樹悵人間何地覓華胥

松溪放舟圖

蒼松數株蒼如幄影落滄波紫翠間想得游人清賞後扁舟載月夜深還

送僧游方二首

天下車書已混同任渠南北與西東休教暮雨孤村夜卻使家山入夢中

任盛華頂一躋攀心地開明眼界寬記取當時好山色還家寫作畫圖看

舟中漫興六首

兩岸青山插劍鋩一溪碧水引流長溢將來却過深蔚

處樸命飛起一漢漢
溪上茅廬山上田蒼松翠竹復森然老農自得生涯
樂閒共行人說往年
漠漠平林漫漫沙數聲雞犬有人家停舟最愛山頭
月照見寒梅一樹花
妍溪溪水鏡般清流盡人間無限情幾日望家今已
近屛溪不是隴頭聲
白霧濛濛不見山輕舟一葉下危灘亂石堆中尋故
道不獨崎嶇行路難
沙微山上王高士結屋踊作神僊居山空夜寂何所
事皓月一天歌步虛

登白雲山
白雲山上樹層層萬里秋空入眼明閒著芒鞋看苔
壁山僧相見不知名
寧國道中
綠樹陰陰生夏涼翠筠解籜淨如霜羈瑰漫逐愁雲
去遠水他山更斷腸
過月陽湖二首
數朶青山迷遠黛一行白鷺下汀洲孤帆影落長天
外蘆葉蕭蕭滿地愁
碧樹彤霞錦繡中扁舟搖曳芰荷風多情唯有如弓
片照見離人兩鬢滄

登西巖寺東益上人
雲抱青山深復深日融清露滴幽林鳥啼樹發春如
許試問高人身內心
白團扇
團團明月比容輝漸漸秋風想翠微莫遣塵埃悲篋
笥可人還憶暑炎時
雙溪八景八首
溪流遠抱滄波合山勢中分碧樹深雨後晴初最堪
賞風光役盡百年心　右雙溪清漲
山枕清溪寺隱山暮雲深鎖暮林煙近來渾忘登臨
興閒聽鍾聲落枕邊　右古寺鳴鍾

春日逍遙湖上行東風駘蕩若為情却憐柳絮隨風
舞又見荷錢貼水生　右湖邊杖屨
網得蘆魚二全舟翁來消酒滿甕甌晚凉倚杖觀流
水更有新詩樂自酣　右溪畔行吟
青雨溟濛滋凉杏花深處鳥相呼東郊蓑笠勤農
夫好還良工繪作圖　右春郊耕雨
若耶山下女兒嬌回首吳宮恨未消獨立西風緣底
事一江空自遲妖嬈　右秋江浣紗
堤柳無風蘸綠波游魚隊隊鏡中過唯應赤鯉乘桃
浪夜半飛騰奈爾何　右魚游潭樹
蒼梧雲深欲度遲蕩山秋暮亦堪悲近時禾黍蕭條

盡莫向洪洑圖飽飫　若爲聚平沙

白怡集終

故叅政鄒君哀辭有序

孟藻姓鄒氏……人

皇贈承直郎……之孫故御史中丞諡誠意伯

之家子也孫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為江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積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

二以疾薨于位孟藻爲人敏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

成誦終其身不忘髫齓中即毅然狀成人習詩文操

筆立就師自以為不如屬元之季所在盜起中丞仰

觀俛察奮從

真帝於大江之東爲之發蹤指示謀不出帷而制勝

千里算無其遺用能剗平羣雄混一四海定功受封

為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中

南田左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忠中丞任事將

翕獨之乃偽為服屬而圖肆毒於陰孟藻潛覺焉

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暘以威或刼制其

要害咸就規束莫敢爲中丞之擾故姻戚與凡戲下

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

屏息心慄戰于股退見孟藻煦煦如陽春繇是山谷無問

遠邇賢不肖……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忝

毫與髮及中丞之……而歸也

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孟藻以一介行李往來

于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

上類家人父子伯仲陳對詳節中宜
上嘗字中丞言曰伯溫有子足以翊贊
春宮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甌
括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為
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逞淵藪中丞病之入
朝以為言請置廵檢於其地
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
藻達封事言郡縣不法者
上輙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
因抵以隙欲搆入其罪類
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

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遺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
皇帝上紬玄象慨欽天之失職
命御史貴
詔謂孟藻令上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
家言孟藻已縢藏石室悉取送官仍走謁於
帝奏曰臣先臣基當屬纊時畀臣抱書入獻無失其
業臣遵治命謹已緘閉無泄俟服闋上令巳[illegible]
寂昧死以聞
上嗟歎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留事朕孟藻叩頭
為喪以未禫為請

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家人
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彌厚十年夏六月
既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勅
見褒於
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大任焉十二年出刑
部尚書沈立本為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即
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守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
欲脅制孟藻孟藻恚曰吾廷受
帝命參政江右知報
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憤得疾六月某日
終于公署訃聞

天子為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賻
親御
宸翰為文祀以中牢於戲孟藻與余為通家有兄弟
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上暨余叅京官孟藻之來
寓室於余可否必咨詢飲食必耦寢必同席余汩於公
冗若沐浴孟藻多悴余之邑余後歸田里得與孟藻
會者亡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決雖
待人無忤而內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
不可奪之節余嘗大嘗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鄉
守文之君為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
於茲乎人之生患於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

能顯而得用以行其志今孟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
矣忠[illegible]於
君而澤加於人矣家為能子
國為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
雖然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為以喪歸
余適在溫不得撫其櫬哭諸野比葬又弗克執紼以
寄悲可勝既耶追憶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
弟仲璟俾為刻諸冢上其辭曰
南田蕤蕤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猗彼
孟氏兮乃先厥開奮興咽運兮
龍飛于雷良平其勳兮文驅鄒枚克裕而後兮有植

公[illegible]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兮如瓊如[illegible]
又多藝德兮既美且偲無績與洪兮衆善畢該結知
主[illegible]兮厥轂乃推朝登
金門兮英躋金臺啓沃既良兮夔龍我陪
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無務昔孜佐其裁繩愆
疏滯兮澤彼[illegible]陔方期顯庸兮陟司[illegible]若和鼎羹
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塲兮亟畀之[illegible]之無依兮西
山云頹其志[illegible]兮壽[illegible]于畊有子與櫬兮載[illegible]而
襄鬚如其[illegible]兮[illegible]情[illegible]辭兮以泄余哀[illegible]
之貞珉兮示[illegible]兮嗚呼哀哉
洪武十[illegible]又[illegible]月戊午朔

前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同郡吳從善頓首[illegible]

東里詩集三卷文集二十五卷續編六十二卷

別集三卷

（明）楊士奇撰

附錄四卷（一）

明嘉靖二十九年黄如桂刻本

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士奇撰。士奇有三朝聖諭錄，已著錄。明初三楊並稱，而士奇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紆餘，得其髣髴。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遂爲七子之口實。然李夢陽詩云，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亦不盡沒其所長。蓋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非偶然也。集分正續二編。正集所載較少，續集幾至倍之。其別集四種。一卽代言錄。一爲聖諭錄。一爲奏對錄。一爲士奇傳誌諸文，綴於末爲附錄。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楊文貞東里集手自選擇，刻之廣東，爲人竊入數首。後其子孫又刻爲續集，非公意也。然則續集乃士奇所自芟薙，非盡得意之作。以其搜羅較富，往往有足備考核者，故仍其舊并錄之焉。

東里詩集序

詩之所本肇於經尚矣古人所采無擇於里巷歌謡後世所録皆出於一時能言之士而世之所重有攸在焉得非采於里巷者本乎真情出於能言之士者求之工巧乎況其體製音響不

能不隨時而降得非囿於習尚者乎囿於習尚愈趨而愈下求之工巧或失其性情三百篇繇
聖人删定於經下迨漢唐若李杜名家世有定論吁拘於籠絡者無善歩滋以畫桂者非真味脫略乎是者不亦難乎今

少師廬陵東里楊公以敦敏宏遠之器充之以明正之學行之以和易不為窮達貴賤之所移易蚤年託迹江湖泛彭蠡游洞庭歷覽名勝所至成趣若將終身焉然其幽懷苦思固有不能忘乎世者及入翰林居禁密洊

以六卿進位師傅為國名臣其所以頌
聖德歌太平未嘗不致儆戒之意於其間至於故舊交游離合之際藹然乎素懷抱又至於觸物起興亦莫不各極其趣未嘗規規於事為之末而其體製音響

雖不能不隨時高下然皆能發乎性情固非求之工巧囿於習尚者比也因是而求之公之在江湖居廟堂而所以爲憂樂者蓋昭昭於斯矣予託交於公味玄酒而茹大羹者幾四十年固知公之德業文章在天下國家者足以取重於世而不假乎斯然後之人觀乎斯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正統元年五月二日資善大夫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同知

經筵事江陵楊溥序

東里詩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

賜遊東苑詩有序　芳桂堂詩

題勉仁學士草蟲圖　題雪窓蘭

辭

雲山幽居圖　顔谷辭有序

金學士培山書屋辭　退軒辭

題畫

五言古詩

送尤文度歸吳　宿蔡胄館中

夏夜荅陸伯陽　蔡駙練林先塚圖

雜詩贈陸伯陽三首　漢江夜泛

送朱智　歸程阻風

同諸友遊東山　飲陸伴讀十室

蔡胄秀才歸四明　宗上人歸君山

性上人歸巴陵　郭氏溪南齋

斗湖道人詩　樵雲詩

題施員外畫　送胡子溍

曾仲脩訓導赴新淦　曾氏龍潭書屋

送石彥誠　竹間詩爲李伯葵賦

晚過揚州　邳州

歌風臺　同公素望鄒嶧山
胡學士山居六景　題富春叅叅二圖
送彭琉政和知縣　送康孔高還鄉
題王性存畫　題蘆雁
雨中寄蔣用文　送王彥高
送陳知府歸雲南　題勉仁學士歲寒圖
呂主事泰山春雲圖　送廖主事還南京
題伯牙子房子猷太白四圖
題髑髏圖　齋宿聽周編修彈琴
李孟昭執詩　遊白雲觀二首
題溪山幽趣贈彥高　西城宴集

送曾侍讀歸省　題王孟揚柳鵲圖
早發桃源　題劉逸人樂耕卷
雪夜胡學士見過席詩次韻
題陳叔起畫　次安山與蹇尚書別
題孫給事畫二首　道傍杏花一樹盛開
蓮葉舟圖　過姚洗馬飲
雨中寄鄒仲熙侍講　送王胡兩生
送劉憲副之四川　贈傅仲禮二首

七言長短句

送朱智南行　同陸伯陽詠水鏡
陳烈婦詩　題寶義堂

寄題清碧書舍　送中書徐舍人歸省
賦得彭郎磯送王澄淵
送鄧指揮　送劉孝章南歸
王知縣城南親舍詩　呂梁洪
涿州行　題胡存淵山水畫障
題無爲眞人竹　題劉伯塤雲山圖
奉敎圍獵擒虎歌　友松軒
題曾學士竹　送田郎中還南京
題嚴氏光遠堂　五杏圖贈蔣院判
送彭御史歸養　爲子勤題孟端竹
郭僉憲之交阯　薊門行送胡元節

臨川吳氏慈節堂　送楊叅政致仕
題朱文冕馬牛二圖　賦滕王閣送別
題勤司務畫

樂府

巫山高　蜀道難
秋夜長　楊白花
將進酒　君馬黃
紫騮馬　行路難
陌上桑　關山月
結客少年場行　從軍行六章
雨雪曲　上之回

芳樹曲　折楊柳
江南行二首　自君之出矣二首

卷之二

五言律詩

次韻陸伯陽無簡雷道夫二首
貧樂堂　觀海生詩
高巨川輓詩　善樂堂
貝教諭容與軒　送舒有常知縣
贈魏將軍　賦得滄浪送陳景祺
送姚山河南僉憲　高郵
武城縣　任丘道中

景州遇李頎吕文質　重過濟寧
輓盧侍郎二首　送張鳴玉知府
送胡元節廣西憲使　早度清流關
蕭知州清省居二首　非所寄示康甥
題雲林小畫　彭母輓詩二首
題楊學士畫二首　夜雨壞壁簡隣居
送劉朝宗二首　行天壽山
曉起　行營夜雨
早行　衛雨
次韻黃少保　晚度容雲北山絶頂
送周布政　遊樺花園

送袁文理二首　寄尤文度二首
寄黃宗豫少保　鄒謙所孝思堂
早發　觀獵
早入薊州　自題小像寄親故
送黃叅正二首　送陳公餘赴台州
鄭村壩　早發李家橋
應　制兩詠　扈從度居庸關
岔道觀獵　聞角
輓黃行中檢討　黃處士輓詩
樊通政雪齋草堂　勉仁席上簡同寅
送王時中知縣　簡宗豫勉仁弘濟

夜發岔道赴懷來　早發老鴉莊
早發安家堡　望吕平

五言排律

送向誠　題山水畫卷
送王滄洲　嘉會樓
分題代送史郎中三首　七夕送丁侃教諭
代送嚴士正　題金學士畫

七言律

吳逸人二雲山房　送元先輩歸吳
陸氏滄浪漁隱　陳氏環翠軒
和陸伯陽池上梅花　約諸友遊東山

用韻督朱存禮　雨中感懷
次韻荅鄭存誠　泊金口次友人韻
暮雨感懷　和鄭孟宣左掖聞鶯
賦得漢陽送朱季寧　送姚侍書歸覲
送黃叔昭歸文江　從狩陽山和胡學士
從狩武岡和胡學士二首
送林僉事赴陝西　送鄭御史赴四川
送黃伴讀　送沙同知赴祿州
送全州知州　送向武全吏目
題竹寄蕭安正　送劉敦信致仕
送周給事使西南夷　送徐崇威陝西理問

靈谷寺候　車駕　文華門觀録囚
臥病院中寄黃學士
冬至早朝過雪和胡學士韻
胡學士從狩龍山有詩次韻三首
金諭德膝馬在告奉簡
題徐御史梅　別用之後奉柬
贈梁本之　九口過宿遷縣
南還留別詞林知已
侍從赴北京出江東門
陪獵次林光祿韻　尋醉翁亭故址
鳳陽過宿族兄弘璧　趙彥如輓詩二首

幽居二首　楊主事愛竹堂
送吳員外赴南京　輓金鳳儀
次韻仲熙兄寄　方處士輓詩
送劉訓術　松居
送胡士璉二首　送彭士揚歸省二首
送羅知州　陳碩僉事輓詩
周公明半竹軒　花園送梁主事
寄思貽兄　南山停雲
送蕭雅容　魯復鉉雪舫齋
送尤文度公議　送劉千戶致仕
劉氏松雪軒　送劉生

輓孫子充　李縣丞之臨皋
尹道冲八十受封　送錢侍讀
送彭毓敬　送龍公常
早入天壽山二首　送袁止安太常三首
送李永懷歸東平　謁　長陵
謁　獻陵
輓同宗豫自孫莊先茁清河　酬張子俊惠畫
送陳正倫知府　送江御史
丁博士陞工部員外　送陳時顯二首
從遊西苑　元夕觀燈過退菴
寄胡君思祭酒

送劉叅議赴廣東　早朝應　制
從狩次韻金少保
駐蹕峪口先歸憇洪勝寺
送潘景昭致仕　送吳敏德僉都御史
何彥澄晝春堂
過鷄兒嶺悼蕭長史二首　送張嘉會赴封川
送陳廷器通政
賜文淵閣五色菊應　制
紹興王氏居竹軒
慶行儉詹事初度三首　送孫修撰
賜遊西苑　送孫從吉主事

送解禎期　贈族姪之勉
齋宿次韻曾學士　送蕭生下第
懷來應　制　留別羅員外
次表止安兒寄韻　題竹贈恂如
送劉巡檢赴廣東　蕭時中輓詩
送張修撰致仕　送洪紹輝教授
送崇述謁告還鄉　自題東皋小像
送馮郎中使安陸　送柴侍郎
卷之三
五言絕句
古意荅伯陽　詠汲井
夜發清江口　長沙三詠
送龍叅歸南昌　題蘭
姚山給事山居六詠　邳州城下夜雨
過谷亭　早發長溝
夾溝遇邑人問家信　畫魚
臨川謝氏雙節堂二首　題五清小畫五首
題蘭二首　度石門嶺
蕭氏石岡十景詩
題四皓子期子猷太白四圖
畫牛四首　彈琴峽
沙城　攬轡

曉晴　贈節竹
代節荅　龍虎臺
通州二首　題畫二首
畫鶴二首
六言絕句
題鄂渚贈別圖二首　題畫
晚發安山驛二首　題畫贈康甥二首
蕁麻林早發
七言絕句
三十六灣　江上早行
次韻王山人雪　題蘇明遠菊

次韻蔣立恭上塚　題枯木竹石
寄蕭德通兄弟　題李伯高畫
金侍講雲山障子　玉峽山人
寄思貽兄四首　寄蔣用文院判一首
索木芙蓉栽二首　輓顏子明三首
九日懷黃學士二首　送梁本之二首
早至儀真　早至淮安
發淮安　夜過徐州
望濟寧　花園望北京
朝退口號　早過良鄉
莫州飲道傍民家　阻雪懷王邦彥
重過安山懷公素　送張令赴麻陽
題陸伴讀草書　題梅送胡方大
次韻胡學士六首　紅心驛
臨淮營夢种子二首　早過宿州
陪謁徐王廟　范增墓
題趙仲穆畫馬
子啟兄過不遇奉簡二首
再用前韻二首
三用韻荅習禮兼簡宗璉四首
胡祭酒食蒸而病戲簡二首
簡胡祭酒三首　題唐人醉歸圖

戲簡荼菴庶子三首　題畫寄史志靜二首
金幼孜輓詩三首　題畫寄思貽兄
非所寄宗康甥二首　非所寄習禮二首
題畫
南昌羅氏仰高樓二首　謁二陵
兩王先生歸榮圖三首　過將臺二首
有懷子啟時彥時勉　巡邊往還雜詩十首
海子飛放應制五首
金文鼎清風樓卷五首
題荊寄宗璉二首　問張子俊求畫
索子俊寫松　入薊州界
薊州懷諸學士二首　灤河道中觀魚二首
題梅贈以穆
過山居老人有感二首　夢亡妻二首
送姪訓熊問子勤三首　題荊送別
唐馬爲士啓題二首
鬼谷圯橋東山雲房四圖爲金學士題
楊學士海棠雙鵲圖　張監丞輓詩四首
王孟安筆花軒三首　王御史竹
題馬二首
錢舜舉松溪待渡圖三首
史館困睡覺而感賦　文淵閣芍藥盛開

清明有感
黃毋王夫人輓詩二首　楊河竹枝二首
輓彭叙古二首　甲寅初度感懷二首
回鑾　題倪元鎮畫
居庸道中竹枝二首
次韻弘濟過居庸佛院懷幼孜二首
時思堂
集句
送尤安禮集詩
卧病答黎信十首集杜
感過答夏四秀才三首集李

東里詩集目錄終

東里詩集卷之一

盧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四言

賜遊東苑詩有序

宣德三年夏
上新作齋宮於
太廟之東制度簡朴無華屛丹采之施而高廣端正靚深閎奧器什之供悉用髹漆所以革誠敬致感孚之所也宮垣外爲東苑苑有圓亭茅茨土堦楹柱不斲亭南疏渠甃池引泉注之湛焉澄明纖悉畢鑒中峙鉅石巍若峰岫泉源噴沸於其巔潛鱗游泳於其泣其側隙地雜植名卉嘉木和氣所鍾特出瑞匏乃七月十有一日
上視朝之暇燕坐齋宮召臣等至與言理道
天顏悅豫獎諭再三遂命中官導遊東苑是日天氣朗清臣等歷睹既周仰惟
皇上聖德恭儉尚質至於玩山水以適仁智之性卽植物以驗造化之跡因潛泳以觀天機之流動皆道心之所寓也於是謹卽所睹賦古詩九章云

齋宮

嚴嚴齋居清廟之側高明邃廓廉雕廓飾　帝時恭

默對越秉誠有赫鑒觀錫祚萬齡

圓亭

翼翼圓亭法象上玄至朴不斲適于自然　帝時端居游思太極茅茨土堦允配堯德

方沼

鑿方爲池制儀坤輿湛乎湛淵渾涵太虛有蘩其植有藻其潛文王靈沼　聖人同心

翠渠

湜湜澄渠天漢其宗凝如碧玉衍如翠虹發循宸居流潤下土惟　帝德施周于天下

黛峯

蒼乎湲波如戴神釜節乎峻巖如瞻崧高上出流泉亦時出雲惟　帝樂之允契　聖仁

靈泉

天一所生而出異源或噴于龍或躍在山智巧之妙渾然天成周流暢達允怡　聖情

御苑

犖植斯蕃盎乎凝春中和之推將育之仁惟　帝之仁始內及外保合太和爰曁四海

嘉魚

喁喁洋洋以游以泳洪纖異質咸適厥性爰適得所莫敢以罟矧　帝之泯而敢以侮

瑞匏

清雲布陰翠虯縈條宛宛雙綏交繫于匏至和獻凝毓奇斯植表瑞靈苑式昭　帝德

芳桂堂詩爲楊御史作

連綣桂樹羅生堂前自我植之鬱其欒欒　百卉具腓高秋始華湛湛露瀼瀼芳馨滿家　有生必榮豈必在早不與衆競如彼有道　堅貞之節四時不渝宜爾君子歲安同娛

題雪窓蘭

猗猗幽蘭在彼叢阿春陽流輝惠風布和　猗猗幽蘭在巖之下懿彼白石靜言偕處　蘭生幽深孰知其芳自我貞素不知炎傷　予懷芳馨遠莫致之援琴彈絲溥寫我私

題勉仁學士草蟲圖

種瓜于田既勤且劬棄瓜于道遂厭其餘　群趍於腐爲蟻斯足蠡覘于傍其亦有欲　物各付物天道流行動植之微可玩生成

辭

雲山幽居圖

翠嶺兮岩岩白雲兮洋洋渺瀰波兮滉瀁交春木兮芬芳息有廬兮濟有泉田可耨兮原可以桑寒鶩足兮周行時不處兮歲將晏遵東泉兮聊彷徉

顏谷辭 有序

予初入小學聞先生長者說顏谷先生有道之士也又五年始能讀先生所爲文章發揚道德之意時先生已歿矣今其子子明與余俱被召來京師得過從相講說因示先生所自作顏谷記伏讀數過盖有以窺知先生之所存竊慨生晩不得攝杖屨從後也作顏谷辭以志予意辭曰

山青青兮鬱盤又英英兮白雲藹嘉樹兮顏谷流瀘水兮澄源源左右兮上有原田魚潜泳游兮禾麻秀蕃谷中之人兮連居接門一姓盛大兮伯叔弟昆不斲爲飾兮朴之惇夕退誦絃兮出行耨耘嗟嗟夫子兮超哉拔倫金玉爲質兮紐縉文挺廉秉節兮服義仁禕椒茝兮有馥其身消搖徜徉兮以秋以春胡不求世兮濫飄塵嗟嗟夫子兮身去名存懷不可見兮空可聞世紛紛兮華薄群安得碩人兮永親空望顏谷兮涕泗沾巾

培山書屋辭爲金學士作

崔嵬兮培山窈窕兮幽居前峩峩兮芳林俯溜溜兮澄渠鳥交交兮和鳴雲英英兮斂舒山中人兮採芝聊棲遲兮恬以愉集夫容兮爲衣雜蘭椒兮佩褘列左右兮圖書以旦以夕兮不知渴飢爰稽古兮唐虞懷孔顏兮吾之師世遠兮心同游志千載兮樂且無期靜與動兮有時承景運兮翺翔登金門兮玉堂煥雲漢兮發天章奉
聖君兮九五弘化理兮道彌光睠山中兮故居渺予懷兮能忘

退軒辭

芝㮄兮桂戶山阿兮水涯雲鱗鱗兮石磊磊交松蘿兮延蘼蕪華紛紛兮襲予春之蘭兮秋之蕙羌何爲兮獨往舒蕭散兮洩洩念盛衰兮有時盍滿盈兮豫戒撫年歲兮將晏日斯征兮月斯邁紛駿駸兮忘歸余何爲兮靡止攬吾轡兮旋軫返吾車兮舊里恬澹兮以休全之兮終始懷夫子兮高風邈游心兮千載

題畫

延白雲兮山中蔭喬木兮水濱之君子兮空谷憺道遥兮終歲

五言古詩

送尤文度歸吳中

我友整遐裝赴將起旋歸平明發城邑牽彼東路馳爰與二三子祖餞臨郊岐中觴趣分袂悵悵使我悲嚶鳴求其友竊慕伐木詩平生携手好何爲中仳離行當阻川岫安得睹光儀情敦思苦深久要諒不遺各言崇令德庶保黃髮期

宿蔡胄秀才館中

肅肅高館靜寥寥夜何其天漢當西樓流月正徘徊
仰觀列宿懸俯視平湖漪良時奉嘉會執手敘所懷
清言以適意留連忽忘疲且當娛玆夕明晨與子辭

夏夜用謝宣城韻荅陸伯陽

連桁起高城微鐘飄廣陌徘徊夏夜長懷人未眠客
林風有餘清庭月流虛白結思渺城南如何違促席

題蔡騏練林先塚圖

猶誦過庭敎俄成陟岵悲廖生五色服空憶上堂時
新塚楸梧綠深春雨露滋含情已無限更詠蓼莪詩

雜詩三首贈陸伯陽

中夜不能寐攬衣步前楹員靈肅清穆穴風颯以興
秋蟲亦何悲流響於堦庭徘徊感節變緜緜憂思生
四時禦人去忽如流電驚立身庶及時僶勉苦無成
竊愁盛年邁將與秋草并念之不得言俛默傷我情
翩翩孤鴻鴈遙遙鳴且飛寒陰翳洲渚日暮將安歸
棲棲客游子獨往臨路岐微食聊自甘卒歲仍無衣
達士守固窮遑恤寒與飢先民有遺言樂命復奚疑
南國有佳人皎皎懷芬芳被服紈與綺五色何煌煌
容儀希世有音響流四方我懷往從之長征越河梁
嘉遇誠獨難歡愛兩相當願得常携手終歲不相忘

漢江夜泛

汎舟入玄夜奄忽入江干員景頹西林列宿粲以繁
凝霜飛水裔回飈蕩微瀾孤鴻從北來哀鳴出雲間
時遷物屢變游子殊未還短褐不掩臂歲暮多苦寒
悠悠念行邁慎慎懷所歡豈不固時命苦辛誠獨難
感彼式微詩喟然興長歎

將歸廬陵送朱智南上

朔風日云厲凜凜天雨霜征夫念行役遊子思故鄉
宿昔累歡宴一旦異飛翔晨興戒徒旅各已儼成裝
齊驅上河橋祖送盈路傍駕言從此辭俯仰情內傷
流波逝東渚浮雲越西岡去去踰萬里各在天一方
嘉遇詎可期乖隔諒難忘惟當保貞素隨時以自臧

歸程阻風

凄風起西北日夕滿川坻寒雲結重陰曜靈隱高暉
驚濤浩縱橫零雨何霏霏行人念往路怫鬱多悲懷
延領望故鄉振翮將赴東歸臨津不能濟竚立以徘徊
安得凌風翰奮絕起高飛

同蔡騏尚遠尤安禮文度朱智仲禮楊翥仲舉蔡胄用嚴遊東山得剪字

步出城東門逍遙望雲巘累月懷佳遊玆辰遂登踐
梵宇繞層阿飛樓凌絕峴方塘涵湛碧喬林茂敷衍
繁翳幽莫通丰茸紛不剪攀磴窮高躋緣逕屢回轉
是時微雨散輕霞澹舒卷睇遙素横川俯爽綠盈畝

陟降體自便顧聯心已緬況接曠士言復偶釋子辯
析空理弗昧蓮喧抱逾展何因此閒棲永令浮慮遣

雪中飲陸伴讀斗室

新齋坐閒敞瑞雪晃清妍寒消碧窓外光動玉琴前
淹留酌甘醴朗詠瑶華篇自然紛慮靜即此對群仙

送蔡胄秀才歸四明

濮夫起嚴裝白露長未晞之子思舊廬星言赴旋歸
路指東海陬翩翩忽如飛鷫鳥懷並棲須臾失相依
仰首望齊魯何時接光輝山川信緬邈宿昔分不違
無爲金玉音使我長歔欷

送宗上人歸君山

初維鄂渚楫又上岳陽舟行住皆無繫身輕波上漚
寺連龍井近山壓洞庭流回望王城裏還來持鉢遊

送性上人歸巴陵獨松菴

老禪心湛寂身披七條衣端坐無言説誰知精道機
初來鸚鵡渚見又問岳陽歸應憶松菴下諸僧候錫飛

題郭氏溪南齋

幽人諧靜適結宇臨溪園溪流清且深透迤帶平村
榆柳植我援遠岫列我門碧篠播春陰芙蓉艷秋暾
遠絶往還迹遂忘塵市喧坐翫孔氏書覃思古人言
玄理日有得可以袪塵昏素琴雖無絃旨酒常在尊
意至時有適登高聯澄源謳吟發舒散一寫中鬱煩

棲遲固夙尚貴賤命攸存知分吾所安誰謂輕華軒

斗湖道人詩

家臨斗湖濱門對斗湖上明鏡影香臺文波繡仙𦪇
誦經無輟口譚道若指掌爲霖從潛虬飛符驅魍魎
止水涵湛然可以喻心想一謝湖邊人終年罷來往

樵雲詩

悠悠南山雲素心澹相似偶託樵釆迹遂隱山雲際
雲中有灌木四散枝葉繁薄剪去雲翳詎令傷本根
昨朝買斧來乾入廬陵縣五馬出輝煌低頭愧相見
芙蓉瀲𤉭靄環洲亦氛氳一返伐木處丁丁誰得聞

題施員外畫

久曠山水遊披圖適心目遠岫雲外青清潭千丈緑
芳尊集幽舫春鳥鳴高木茅屋是誰家門無往來躅

送胡子澄送安知縣

初日麗金闥香風含玉殿之子承湛恩銅章宰花縣
匆匆下長浦靡靡經芳甸馳情在民瘼銘心荅天眷
嗟予重朋侶三春不相見偶聚還睽違臨岐空戀戀

送曾仲修訓導赴新淦

玉笥抗雲漢金川泯晴虹山水互明麗照耀城邑中
連延開綺構崔嵬表黌宫俎豆謹常祀絃歌日渢渢
君子抱德藝出敎屬時雍高齋振木鐸濟濟來游從
峩冠講周孔表率誠在躬兹晨餞發軔飄拂乘長風

因結故園想悵望南飛鴻

永豐曾氏龍潭書屋

開軒面澄潭潭水綠於染其下蟠蛟虬四時興有滄
嘉樹羅葱蒨烟霞互舒歛晴漪漾春牖涼颸含暑簟
俗轍謝經過書卷恒不掩探微心有得行素道無歉
消搖視天宇油雲馳冉冉庶跂沂上樂誰當歎與點

送石彥誠徐聞知縣

朔風起嚴冬凜凜亘晨暮我友整行裝迢遞戒長路
祖餞集朋儔睽離縈情緒念子敦德義雍容古人度
飲水必澄源涉蹊無枉步伊昔丞小邑嫭嫈樂仁恕
竭承公車徵同游玉堂署遂荷遷秩榮還要理民務

揚舲泝江湖停艫展丘墓行行踰嶺海稍稍佼烟霧
恭惟承宣重豈復郵馳慮會與中牟治終流單父譽
嗟予託久要慙乏贈者具惟期保貞素永副心所慕

竹間詩爲李伯葵賦

夙志在閒適結宇城東隅脩竹何漪漪葆生羅庭除
雖無灌木蔭清雲鬱紛敷四時自蒼翠寒暑常不渝
天風起旦夕繞屋含笙竽何必求羊求靜閱古人書
至理會有得陶然傾一壺油油天壤内安知憂與虞

晚過揚州

朝辭儀真埧暮過廣陵城前汀交暝色遠渡聞鐘聲
微微初月輝湛湛天宇澄仰首望北辰衆星粲然明
問颷從西来忽忽涼思生掩篷坐終夕慨然念脩程

邳州

岧岧下邳城浩浩河流駕佇立思徘徊古人今何處
船頭見青山山下連烟樹白鳥自幽閒雙飛背人去

歌風臺

漢皇靖宇内六合承統御萬乘還沛中龍旗翼鑾輅
興情側微日張筵會親故酒酣歌大風氣勢排雲霧
往績示殊偉丕圖隆永固衆起稱萬壽弘哉帝王度
寬仁運乾剛四百隆鴻祚至今千載餘光華垂竹素
崇臺面河曲穹碑倚烟樹我來屬秋杪維舟久瞻顧
緬首芒碭雲澹澹青空暮

同金公素自粟林牌步至魯橋望嶧山

舍舟步平皋名山望嶧嶧元氣下磅礴黛色凌空碧
千里瞻神秀群峰避孤特常時濟物功有滄弘靈澤
偉兹造化奇無應摩泰刻經旬坐跼蹐一覽豁胸臆
何當躋絶頂曠然見溟渤

胡學士山居六景

芳洲春草

窈窕河上洲芊緜芳草碧常與幽趣會消搖散輕策
一往白玉堂經年無履跡望望楚江西烟波渺春色

墨潭秋月

峩峩墨潭山純浸潭水碧尚秋明月懸照見蛟螭黑

憶昔乘桂舟沿洄弄晴夕同時釣遊侶惆悵千里隔

滄江烟雨

憶昔滄江上烟雨時冥冥遥憶江波白復含江樹青
鳬鷖近屢見漁歌清可聽何必撫岡壺然後怡性靈

天王泉石

岧嶢天王峰高出南斗上自昔采靈芝託身此蕭爽
掃石看雲生鳴琴答泉響已趍金門直猶結丹霞想

石屋晴瀾

石岡俯川瀅嵌巇下成屋天際薰風來輕波蕩文縠
上有相知人蕭散出塵俗未念故年時扁舟往來熟

螺岡晚照

西望金螺峰臨夕宜返照川明天光浮瀟洒若員嶠
振衣援崇巖夌高發清嘯解組如有期吾儕亦同調

題富春紫桑二圖

聖人撫昌運四海洽時雍間對桐江水湛然心跡同
懷仁以輔義百世仰高風
瑣瑣厭形役飄飄賦歸休開軒面南山黄花亦映秋
酒熟自可漉白社吾何求

送進士彭琉赴政和知縣

霜露凋卉木朔風激郊原之子戒行邁相送城南門
馳車指甌越靡靡無停奔山川間道路氣序異凉溫
仳離方自茲曷舒中鬱煩念子同鄉彥令質挺璵璠
勁節夙所尚古道矢弗諼實與屬邑期出宰膺明恩
善政崇敎育化理由身惇行矣懋樹立以副平生言

送康孔高紀善還鄉

澤暄氷始泮林霽雪猶積蕭蕭征輛馳翩翩城南陌
以我同旅人看君獨歸客青春別鄉縣白首滯京國
念此增悵思何由盡離席

題王性存畫

輝輝山水暉雲樹藹青蒼髣髴永嘉郡環臨西射堂
朝回書閣靜對此故難忘

題蘆鴈

北風吹葭菼輕雪覆洲渚萬里鴈門來優哉此棲處

南州少霜霰中田剩禾黍大夫不用贄虞人焉慕汝

雨中寄蔣用文院判

北風吹行雲淩虛俄澶漫城上朝雨懸渠裏寒潮斷
退朝出天關僚賢坐林舘趍謁當何時聯珂待清旦

送王彥齊還南京 得離字

旭日照圻甸北風寒路岐蕭蕭驄馬鳴矯矯將南馳
停轡仍踟蹰還顧與我辭念子我同里且有中和資
不見已三載乖違復在茲山川緬迢遞何以贈仳離
白圭易為瑕素服易為緇勉哉慎厥終以副平生期

送　正言知府歸雲南 得銀字

日照東南　門有車馬賓飛蓋駢華轂高鞍鏤素銀

別我將有適念我夙所親山川萬里途遠行多苦辛
何以贈睽違承流貴及民譓譓君子德恂恂長者仁
惡旨好善言昔有大聖人稽古以力行敬哉碩書紳

題勉仁學士歲寒圖

歲晏朔風勁雨雪何霏霏原陸莽蕭條百卉具已萎
鬱鬱凌雲松猗猗脩竹枝皎皎林間梅鮮葩亦已披
並秀以相依况與瑤華宜瀟洒清白居足怡君子懷
艷陽耀丹萼頳霞映紫蘂當春豈不時不及商飈摧
諒非沍寒節曷表貞素姿永託金石契遲暮以為期

呂主事泰山春雲圖

東岱五嶽宗雄誇齊魯疆磅礴據深廣峻極凌穹蒼

春雲起膚寸乘風欻飄揚彌谷乍蓊鬱浮空忽洋洋
日觀不可辨環道杳茫茫若人尚父裔家居岱之陽
詩書際明世冠綏趨朝行引領日東眺含思在高堂
不聞泰山雲作霖雨八荒僶勉勵所志以副
君親望

送廖主事還南京

薊門宿雨霽西山翠如掃送子出城闉看山還懆懆
念子匡廬秀秋官致身早皎潔瑚璉質歲久聲逾好
昔晤愧匆匆茲別仍草草百年幾離合不覺壯已老
斗酒慰羈顏商歌寫幽抱貴賤各有分貧富安足道
何以贈睽違清名逝為寶

題伯牙子房子猷太白四圖

八音絲為尊由來識者難邂逅兩相契何辭為君歎
妙絕山水操殷勤一再彈相知苟不盡徒貽後時歎
興王必有佐授道自有師長者幸賜教鞠躬敢辭卑
向來一編書帷幄坐見施從容成功退去謁穀城祠
都城二三月名花豔芳春車馬塡九衢歌鍾動四隣
焉知竹林下瀟洒絕纖塵興至時獨造清風含八垠
夫容九疊屏上有瀑布懸浩浩不可極銀河瀉青天
覽之發高詠超然錦袍仙觀物當求源我欲升其巔

題髑髏圖

漆園傲世者放言出糟粕大觀天地間玩化以嘲謔

晝夜自恒理生死等酬酢存順而歿寧烏往非吾樂

齋宿聽周編脩彈琴

群處諒有適單居恒鮮歡樂只衆君子齋沐此盤桓
華釭照綺席香氣藹焚蘭爰理嶧陽桐為我三四彈
遲遲寫商意宛宛含幽歎怡我中和抱滌我沉鬱端
所懷在古操焉知清夜闌

李孟昭輓詩

月落城烏啼風淒寒露繁轄車戒明發祖送城南門
輓者皆悲歌增我中鬱煩何來相知人古道子克敦
荊玉抱貞潔楚蘭含幽芬周行慎素履雅義播清文
表俗賴有俊於迪濟多聞德業之所造詵詵各爾騫

如何乘化遷奄忽在玆晨湫湫東去波翩翩南飛雲
銘旌望已遥涕泪空沾巾

遊白雲觀二首得白丹二字

仲春氣清和招攜適所適揚策指靈阿聯鑣度脩陌
山開畫障明川含浮練白真境歷逶迤玄關敞虛寂
既歆道氣澄緬望塵氛隔金鼎窺神丹玉壺潄雲液
瀟洒兩仙童妙歌出金石石髓會當逢瓊芝庶可食
雲臺遠人境升高適奇觀西瞻五華秀東顧綠漫漫
坐玩金夫渠流詠琴琅玕祥飆含桂樹仙禽哢石壇
聞昔有至士於此養神丹飛蓋一朝舉翱翔紫霞端
道高用自超志一功匪難脫屣當何時相從命青鸞

朱中書爲余寫溪山幽趣會余南還遂以贈
之并題詩云

山翠拂雲清溪光漾虛碧林亭攬澄爽超然適所適
爲有江南趣持贈江南客公暇或披圖還應憶江北

西城宴集得醉字

置酒清軒下衣冠聿來萃皆我同朝士各有祿與位
昧爽趍在公日夕還未至屬玆歲除暇一觴聊共醉
匪徒展間闊亦復解劬瘁平生所相好豈不在名義
中和誠可則貪鄙誠可戒僶勉以自強前脩庶足跂

送曾侍讀歸省

都城春已暄澹蕩風光好雪罷氷亦泮長空曠如掃
文淵漾太液晴霞湧瓊島願我同署良行邁何草草
高堂念親𦘦夙夜心如搗豈無一觴酒爲子餞遠道
去鄉三十年昔壯今已老同邑不同歸臨岐增懆懆

題王孟楨檢討鶺鴒圖

平生急難意悵味鶺鴒詩綠水夫渠後清秋獨立時
王家好兄弟對爾自怡怡

早發桃源

凌晨辭灘瀨將暮泊沙渚沙頭賣酒家好者醲於乳
舟子沽大盎相共解勞苦飲酣意氣豁放歌雜嘲語
中夜風水聲倏如飄飛雨雞鳴棹謳發桂席遂前侶

題劉逸人樂耕卷

理生雖異業居世皆有務治本既在玆食力余所慕
九扈春始鳴與言向田墅初來正溝塍爰方藝禾黍
雖有耘耔勞三時足甘雨歲功聿已成穰豐報田祖
儲貯何必多取具充宴者有酒可同懽時時會鄰父
既醉去悠然登高瞻平楚一爲擊壤謠游心緬千古

雪夜胡學士載酒見過劇飲四鼓乃罷明日
辱詩次韻奉答

開歲已旬浹稍稍休暇中良宵雪初霽玉色明房櫳
君子枉賁盼眷言寫懽悰豁達高世情脫略塵慮空
從者陳豆籩中筵粲鮮醲雖云朋侶稀屢促觴酌崇
旋鑪銷玉子校鐺唱孟公氣合自淹留酒酣益渢渢

芬馨逼蘭芷和洽諧絲桐雲巾擢朱鼈初疑降青童
聽歌以成醉復如對南翁倏忽踰夜分起視月朧朧
參差仰家緯油融散倏風鷄鳴戒朝謁又促明發同

題陳叔起畫

青山帶長林虛亭俯蕭爽溪水流玉虹天光涵滉瀁
澒潔淹澹遊蹇芳愜幽賞飄然高世懷睨略浮雲上
惟有同心人扁舟日來往

舟次安山驛尚書蹇公本　勑南歸僕與公
素北行邂逅執別情見乎辭

同來不同歸臨分倍慘戚昨日別家情何如此時劇
悠悠北逝川窅窅南飛翼天寒道路遙相望但相憶

題孫給事畫

山水清素心幽居託林樾日暮澹無營超然孤興發
時携綠綺琴坐待青天月

道傍杏花一樹盛開

碧草初出地杏花紅滿枝粲粲耀晨旭盈盈媚路岐
稱我庭階賞植遠不可移說之未忍別念當長育時

蓮葉舟圖

若人有道者脫跡凡塵中身輕御一葉消搖若乘空
仰接三光近前望十洲通超然游汗漫不與世人同

正月六日偕鄒汝舟應予金用誠司直張伯
原司諫過姚友直洗馬飲得巖字

緒風回微和青陽肇新歲官曹屬休暇朝簪盍交契
虛館坐幽深南窓敞明麗清言暢素抱至理有超詣
醇醪寫芳冽嘉肴列甘脆觴行屢循環歡洽忘次第
既醉各已歸獨淹余豈泥磬折辭主人斜月皎庭際

雨中寄鄒仲熙侍講

炎月苦淫雨抱疾坐幽居淖泥橫隘巷流潦滿深渠
已絕還往迹遂將人事疎時聞黃鳥鳴交交屋東隅
豈無斗酒酌閑玩古人書興懷在君子夙昔同歡娛
契誼託金蘭清德重璠璵趾步不可即而況千里餘
仰瞻白日輝屛翳何由舒念離余未弭單居亭何如

送王胡兩生歸西昌

卞和得荊璞獻之以爲珍當時不見信棄置同凡珉
任公釣東海終歲無寸鱗一朝乃大獲厭足浙河濱
丈夫遇有時屈伸理相因黃金築高臺青雲登要津
古來公卿胄皆出畎畝民兩生吾鄉彥讀書非隱淪
白日辭都門歸臥烟蘿春努力崇進脩人生豈長貧

送劉憲副之四川二首

寒飆激原野鴻鴈紛南征念我同心侶歲暮萬里行
蕭蕭驄馬鳴惻惻臨別情子懷廉潔操炯若冰壺清
偕處誠所樂離居非所寧矯首西黃鵠何時重合并
聖皇御四海華夷同一仁命吏平撫綏乃有狂弗馴
西羌近構患遐人以憂勤王師振天討日暮捷奏聞

丈夫效職用所重在安民爾淸固職分俛勉敷陽春

贈傅仲禮二首

猗蘭生磵阿邂逅氛違淸泉帶礬薄白石相因依
澹無艷麗質皎潔何菲菲惠風日披拂湛露長未晞
我樂往從之芳馨襲滿衣愛重不忍折徘徊暮忘歸
籊籊林間竹上拂靑雲涯淸虛挺直操特達含貞姿
四時來天風鏘鏘韻笙篪常與松栢茂豈爲氷霜萎
我樂往從之瀟洒同襟期願言爲求好載詠有斐詩

七言長短句

送朱智南行

白日皦皦忽南馳流金爍石赫炎威念君行役當此

時山高水深路遠遲豈不慊慊思東歸涉歷險阻赴
邊陲翩翩飛蓬風飄之君今一去何時來我但煢煢
恒苦思黃鵠日暮獨遠飛徘徊感激淚沾衣

詠水鏡同陸伯陽作

秋江無雲風色靜怗怗凉波瀲灧映佳人曉汲照新
粧不知俯首濕羅裳

陳烈婦詩

結髮爲夫妻調琴弄瑟兩相宜生諧同室居死願終
不離比風凛冽激庭樹中夜折我連理枝死者無復
榮存者空何爲一雙南湖錦翼爲雄先決起雌隨之
嗟嗟陳烈婦金石真自持

題寶義堂

長鷄喔喔東方明家家營利出門行東馳西走紛相
逐百千取萬終不足高堂靜居無所爲園圃綠樹臨
淸漪斑衣酌酒奉慈父賢兄令弟皆怡怡人生雖貧
重有道黃金如山未爲寶

寄題聶訓導淸碧書舍（卷有陸員外書其中題詩）

沙羨初來識君面昔酒高堂促歡宴鷗沙鵠嶺遠分
攜五載相思不相見片颿來往蕭灘下見爾灘前舊
精舍碧石嶂淸江淨俗氛片木流雲起炎夏往昔問君
此隱淪讀書學道擬終身山頭麋鹿下窺戶沙上鳧
鷖不避人光風華月共徘徊秋桂春蘭遞遲開灘翰

苔常舒逸興賦詩往往發奇才時來未得安肥遯泮
水橋門逐髦俊一官與敎荷朝恩千里思家隔鄉信
甚圖誰寫故園春題品無君藻詠新南宮初傳米員
外西掖皆知賈舍人我家林亭鷗浦側一住京華未
歸得展卷因君激慕懷更與裁詩寄相憶

送中書徐舍人歸省兼問訊乃父茂良

長安門上飛雪花長安門外客還家桂席龍河欲分
手寒氣飄飄墮杯酒憶昔君自桂林歸手持彩筆趨
彤闈詔書五色出揮洒鸞翔鳳翥生光輝鄉里靑雲
多故人愛君於我更情親鑾坡鳳沼地淸切曳紱鳴
珂皆近臣君住文江近楓嶺數年出門違定省九重

昨日許歸寧千里長風去俄頃家人歲晩候君來小洲寒梅花正開庭闈欣頓舞綵樂隣里爭看着綉回嚴君高年重清逸我曾黃鶴樓前識過庭想見問京華好爲慇懃道相憶

賦得彭郎磯送王澄淵知縣

彭郎磯連峯秀如馬皷琖崒嵂凌烟霄萬里江流走其下彭郎何處所大姑渺相望小姑雲鬟亦誰見對門一柱空青蒼晴雲寒雨朝還夕飛鳥廻翔樹如薺楚舵吳檣日往來江上行人幾今昔西連彭澤縣高柳當縣門過者紛紛憶陶令小姑彭郎誰暇言去歲東來謁丹闕磯下徘徊清興發今年作令蜀西行重過磯邊還有情情思彭澤千載士豈爲彭郎山水清

送鄧指揮

鄧將軍家住文水濱十五襲父爵桓桓氣凌雲二十年前尚年少鎮撫西湖到南詔紛紛蠻部未知名手提一劒身橫行去年蠢爾猶紛爭片言折之無不平萬里歸來帳　天子奏對邊情若流水御前官賞賜勲勞象笏朱衣拜丹扆曙光曈曨射雙闕又奉天書戒明發青驄玉勒飛騰驤楚水黔山去超忽雲南到時花未飛還以　天恩諭遐爽只今四海遍文教獨恃短兵何所爲

送劉孝章南歸

北風吹洲渚十月蘆花飛經年別鄉郡寒冬方始歸朝發通濟橋暮瞻九華岑乘潮蕩蘭槳烟波愁我心家住廬陵近文水青春爲客京城裏常時車馬來故人自擁皐比課童子知君力學富詩書心似閒雲隨卷舒夜夢高堂見親面曉起歸情疾於箭嗟予握手未斯須臨岐無那增煩紆明年春鴈聯翩過莫向山中斷寄書

湘潭王知縣城南親舍詩

永嘉城南親舍幽永嘉城上雲悠悠一年作官慕祿養每日思親增別愁愁心常逐湘流水直到城南海東涘人生樂親貴及時未報君恩未得歸他年官頒五花誥一門慈孝有光輝

呂梁洪

呂梁洪截流巉岩立下石森若虎豹蹲欹側洪波中射勢怒激吼聲喧闐萬鼓擊自昔號鑿出神力側身望之皆辟易蜀江瞿塘險莫敵百丈牽船載牛軛棹夫操篙捷貫的君不見北來南去皆安流未若人心不可測

涿州行

四郊茫茫沙草白青山迢遞亘西北涿州百里近都門北來南去無夜日道邊郵亭連古堠時平不置官軍守土墻茆屋盡耕屯半插青帘賣新酒牛車轔轔

衝寒爭先棄桔輪縣官少年家家便騎射雉兎如
林不論價由來意氣傾山岡邂逅相逢肯相借伐石
爲碑記古人凄涼遺刻百年存摩挲三歎憶盛德路
人爲指樓桑村

題山水畫圖贈胡存淵南歸

胡先生家住鷗江上卜生宦游走湖海林泉不歸勞
夢想誰爲點染尺綃流水磯頭疊青嶂氣勢崢嶸
五千丈春雲如波浮滉瀁蒼松森立蛟虬蟠付日天
風動蕭爽幽尋適意翫北宗散誕何人獨長往先生
撫圖心惓惓三顧之山憶仙掌岫幌巖扉久寂寥芝
草琅玕爲誰長童子松陰抱琴路想像當時徜行處

清節書臺望杳微彷彿龍湫起烟霧胡先生明日歸
帆駛南去王筍匡廬莫淹駐仙人盧度待公來立把
瓊簫倚春樹

蕭子敬之官嶺表以無爲真人寫竹來迎

上清真人紫府仙手揮玉管開雲烟翩然驂鳳逈寥
廓空有遺跡人間傳相隨萬里南浜路對座朝朝滿
青露春雷起蟄正及時變化須防解飛去

題劉伯塤所藏雲山圖

一片青山是何處複嶺層巒清可數春來縹緲生白
雲雲際連延見芳樹雨聲半夜漲溪流隱者虛亭近
水幽尋常書帙有真樂况復同志來爾升展圖彷彿

沙溪路四十年餘記曾去鵝鼻峰高捲翠嵐雞潭波
靜莖柴霧百川先生富天趣一笑相逢豁襟度攜酒
持魚踏白沙共我酣吟不知暮先生乘雲竟不歸令
弟郎曹紆錦衣每同感慨論疇昔還憶舊遊心不違
我愧非才侍丹闕北歲叨榮已華髮投簪他日或蒙
恩更訪沙溪棹明月

奉　敕閱獵擒虎歌

山頭閱獵日將午猛士如林盡貔虎凌雲鐵角一聲
落馳馬爭前捷飛羽草間咆哮誰敢攖赤手縛之如
縛鼠柙中眈眈目如炬猶激陰風動平楚生擒一虎
直百獸况乃殺獲連四五睿情所重揚威武奏凱歸

營疊笳鼓山村蕪豚散不收掃除民患民無憂歡呼
仰荷　儲皇賜道傍拜舞歌千秋

友松軒

蒼柟翠栢連山丘揚家繞屋青松稠百年雨露涵深
澤六月涼爽如清秋勢凌千尺浮雲外黛色團團拱
車蓋陰森晝晦起蛟虬蕭瑟天風振竽籟君人好學
懷奇姿瓊林秀出珊瑚枝由來孤高秉異尚愛此挺
特同心期結廬松下棲遲久坐臥看松與松友勁操
何殊處士梅閒情未說先生柳才高何必老深林清
廟明堂會見尋惟應晚歲氷霜節永矢平生金石心

題曾學士竹

石田篔簹果不百箇滿地纍纍春雲陰神仙擬來旌節
降風雨欲動蛟龍吟江南種竹家家好北來見竹如
見寶何人胸中富淇澳醉墨林漓爲公掃六月蕭蕭
不知夏白日長空翠如瀉九龍山人不可作對此陰
森亦蕭灑馬頭紅塵千丈深朝馳暮走積滿襟興來
拂衣何所適夢憶山陰脩竹林愛君城西卷雨軒蕭
爽可以舒鬱煩朝回借坐共永日不須斫鱠傾金尊

送田郎中還南京武庫

故人昨日南京來茲晨還向南京去過門握手一相
見遠別能無縣情緒十載勤勞地官屬當有寵華照
郎署太平武備丑兵戢附擢還雁屬祈父功名淹速

各有時所重持身在清慎玉堂學士予同鄉索我題
詩贈行路是時雨霽都門道沉霧飛埃淨於掃日射
西山如錦屏蒼翠夫容湧瓊島長風吹帆發潞河齊
魯山川坐看好江南歲晚還相思努力榮名以爲寶

題嚴氏光遠堂

朴山先生天下士明經著書遺來世牢相持告獻天
子寵召除官列中秘結纓彩組青瑣闈蕭散終懷荷
芰衣明日上書乞身去萬里碧霄鴻鵠飛紛寵烟霞
護丘壑共羨知幾返真樂園田舊統壯柔居山水清
於富春郭又百餘歲傳曾孫束帛徵起官橋門我冠
正席講周孔詵詵俊彥羅璵璠兩賢出處各有道前
後聲華相暎好光遠堂中春不窮喬木風烟拂晴昊
插架牙籤萬卷存焚香掃徑無塵喧階前暖翠看慈
竹歲歲年年蕃子孫

爲行僉題五杏圖贈院判蔣主善

昔時廬山仙杏花千樹萬樹如丹砂照岩炫谷總春
色功成仙駕杳難攀淮南蔣氏今董奉父子聲名萬
金重　聖朝國醫非一手蔣氏奇能比星鳳鳳池舍
人寫此圖貽貴閫與凡民殊世學七經濟且何當
報功論五株

送彭御史歸養 得忠字

銀鞍金勒赤汗驄鐵冠霜簡衣繡紅柢事

明主超九重豈不夙夜懷匪躬北堂遙遙心忡忡日
斯征兮海高春天闕孔邇照微衷鳴珮朝下蓬萊宮
惠風條暢淑景融我出祖餞城之東念子夙昔言笑
同含悲疑歸寧飛鴻雖有羽翼不能從人之大節孝
與忠永矢弗諼在敬恭何以贈子歲寒松期子譽名
揚永終

爲鍾舍人題孟端竹

近年畫竹擅名譽九龍山人誰比肩倏忽乘雲去無
迹但有遺墨人間傳中書彩箋盈尺許寫贈平生鳳
池侶彷彿瀟湘月下船擬遂臥看青鸞舞翠簾不捲
珊瑚鈎庭前六月風颼颼山人或者念疇昔雲端飄

下蒼精亂

郭端僉憲之交趾 家故有萩翠堂

宮錦繡爲衣青驄白玉蹄官遷五嶺外路出大江西草堂舊在雩陽郭使道還家意偏樂水色山光瀉何人紫葵黃菊嗟非昨手持憲節重肅肅念王程聲馳白簡飛霜厲氣歷黃茅瘴霧清只今瘡痍極邊土宵旰憂勤荷
明主未須摔擊策殊勳好盡懷綏副當宁

賦得薊門行送胡元節廣東憲使

晨起出薊門念卿萬里客驄馬錦連錢嚼嚙黃金勒卿行銜命有光輝朝下初辭青瑣闈西山曉翠凝瓊珮北闕晴霞艷繡衣紛紛相送薊門路縹緲玉壺瀉春露今朝攜手當薊門明朝相憶知何處登車攬轡志澄清知卿慷慨自平生他時嶺海成功日還憶薊門臨別情

臨川吳氏慈節堂

結髮被衿帨來爲君子嬪行年始三八空遺未亡身玉臺寂寞掩明鏡羅帷慘澹棲暗塵膝下兩男兒提攜心獨苦寒窓雪夜課詩書虛牖霜晨把機杼臨階雙桂同本根春風並秀凌青雲煌煌珠徑明鶴髮壽酒日進慈顏酡嫁時白玉鏡團團光皎潔百年高堂樂未央長看清輝似明月

送楊參政致仕歸永嘉兼簡宗豫

楊大夫起自草逢儒清涵炯炯冰玉壺平生胸中書萬卷上泝鄒魯窺唐虞年未四十游帝都朝朝冠珮明庭趍退陪天官品量天下士區別高下賢與愚搢紳可望不可近大夫自視澹若無出佐方岳薇垣居施政不亟亦不徐春風披拂枯槁蘇時雨霑洒惠化敷閩南八郡五十邑詠歌鼓舞連道途
列聖相承三十載大夫夷險一節終不渝白髮如絲未全老成功而退合天道山林鐘鼎固有命得退還應健時好五月燕南雨晴早清篙帶滿綠楊烟舞蝶翩翩弄芳草大夫拂袂出都門我作餞之心悄悄逸翮爭凌銀漢雲老驥尚戀天閑早鴈蕩秀拔東海壖夫容作花清盤妍謝公舊遊清境在解紱可以長周旋何須吳歌越舞酣高筵何須丹砂玉屑圖永年但令俛仰無媿天任情隨意合自然武英學士清無恙鶴髮雲巾日來往太史行將望聚星定在斗城華蓋上

題朱給事所藏馬牛二圖

矯矯皆雄姿來從渥洼涘金羈未絡頭散誕春風裏試令剪拂効驅馳君看一日輕千里
宛宛柳絲柔緜緜芳草綠三月耕犁閒春田雨新足紛紛陌上驟青驄獨占溪南坐黃犢

賦得滕王閣送別

章江西來繞洪州滕王高閣臨江流滕王去後無千歲高閣人間幾興廢昔聞貞觀全盛時大廷金冊封宗支特平還出領旌節富貴非常驕逸滋正對西山俯南浦雕欄朱檻參差起珠簾鳳管撲能笙白晝懽聲彩雲裏留連晚日下簾鉤別有漁歌聞上頭回眸共盼滄洲際杳彩蘭嬌影娥翠只言歡樂殊未央城頭一夜飛秋霜三春榮盛逐流水佩玉鳴鑾俱取茫年深代易經此閣好事何人為重作絕世流傳蛺蝶圖東風粉色皆消落只今閣空臺亦平瀕江但有滕王亭松門薄暮掩脩竹數葉蕭蕭爽雨青當時崇德

耽遊宴身後凄涼竟誰歎一種南呂孫子亭行人下馬思東漢君行幾日過江津弔覽應知作賦新文章自昔三王盛還見今人繼昔人

題勤司務盖

峩峩青山英英白雲緣岡繞岸合沓翠澄波浩蕩龍鱗文蕭散彼何人樓居託幽谷心與雲山清坐看雲山熟釣魚艇子一絲風門外還來張子同沃洲禹穴定何處夢想江南越中路白頭無補負明時亦欲投簪采芝去

古樂府同陸伯陽作

巫山高

巫山高高十二峯連崖疊巘重復重昔時陽臺下神女翠斂紅銷空處所朝朝峽裏望氛氳可憐猶似作行雲相思已下霑裳淚況復猿啼不可聞

蜀道難

蜀山峩峩連劒閣百丈飛崖俯斧鑿逶迤鳥道出雲中江橫石棧凌虛空行人未行先膽落馬足凌兢度還却由來此路險莫當王導策馭如康莊未若人心有崎曲眼前寸步能摧轂

秋夜長

月明星稀河漢涼高秋蟋蟀鳴洞房愁人不寐獨彷徨披衣徐步出東廂白露如玉蘭委芳感激涕淚紛

縱橫為君含思思斷腸人君何遠且他鄉欲往從之河無梁夜長悠悠夜未央援琴彈絲寫哀傷山川萬里永相望我獨與爾為參商

楊白花

楊白花逐風起含宿啓太輕盈蕩日搖春無定止梭中作人雙翠蟬坐見紛紛渡江水天長水闊花渺茫一曲悲歌思千里

將進酒

將進酒酒滿觴饌肆陳炰羔炙牛將進酒酒滿觴高懷雅度衆賓在堂將進酒勿蹉跎奉君壽為君歌白日西逝黃河東馳人生幾時將進酒青天翳雲滄

海揚波人生奈何將進酒晴光搖蕩二月時紫花綻綻黃柳垂花前百鳥春亂啼玉顏雪皎揚素脣清歌宛轉舞逶迤將進酒君莫辭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白並出青樓東俱馳綠楊陌陌頭春日遊人多復恐紅塵暗玉珂長安大道淨如洗回轡聯翩若流水一雙意氣逼青春共指天門五雲裏男兒高步會成名何須一日千里行

紫騮馬

紫騮馬黃金鞭五花錯落錦連錢三蕃勇出鳴向天紅絲飾鞚珊瑚鞭揚鞭攬轡殊慨然願得出身事明主馳馬揮刀逐驕虜一爲除兇報千古

行路難

行路難路多岐青天白日光洞地出門相背東西馳憶昔貧賤時兩情如膠漆共誓生死不相違攜手披肝誓天日君今得意成大勳金章封侯家王恩六曹貴臣却避馬兩府官僚趍過門一朝富貴誰能及翻笑傍人百憂集平生金石安足論對面雲泥不相揖世事悠悠安可期芳春花木秋易衰氷霜歲寒不改色却羨南山松栢枝

陌上桑

陌上桑柔條未全勁碧葉紛低昂秦家女兒年十五朝日成粧把筐筥把筐筥盈盈南陌前明珠結寶帶翡翠貼花鈿一身皎皎盡成妍使君從南來顧盼久徘徊遙見東方騎惆悵空乘五馬回

關山月

關山月皎潔如清霜連營接幕夕流光流光猶得照故園征人見月徒傷魂四時弦望如流去可惜韶華暗中度深閨少年兩別離還如嬋娟缺半規缺半規三五來復圓一身遠戍何時旋

結客少年場行

置酒高堂上嘉殽列肥鮮結交盡豪俠四座皆少年意氣不復殊肝膽相披宣仰視白日輝一言誓皇天貽我紫綺裘報君珊瑚鉤暮從邯鄲飲朝入洛城遊橫行無匕首傲睨笑五侯腰間雙青龍精光含九秋投軀報知己慷慨當仇讎性命如鴻毛夕死無怨尤

從軍行六章

少小從六軍英氣振三邊拓彊有勳業貂蟬二十年邊過亭障萬里淨烽烟顧視雙寶刀精光猶徹天

寶刀白晝鳴旄頭出西陲平明有詔書遴選行率師甲士百萬餘桓桓各如貔慷慨出門去妻子安足辭

出門意氣豪上馬跨雕鞍旌旗亘千里戈矛霜雪寒來蘇望苦深邊驅敢辭難經過令嚴肅雞狗亦得安

令嚴豈不惜軍勤良苦辛氷行冒及暮露坐恒達晨

所倚主將明撫養義且仁恩威兩無遺誰不思忝身
奮身一何勇歷敵三重圍師行倚大義奇謀安足希
所向勢莫當降者日以歸殺之昧天道縱之表皇威
皇威既淸肅奏凱發回軍明旦謁金門欽至勞殊勳
賞賚過百千麾下欻見分拜稽謝萬乘歸釣淸江濆

雨雪曲

邊城九月盡雨雪正霏霏燕薊侵絶幕如冰兒鐵衣
塞垣深莫辨胡雲冷不飛髮毛紛可擬征戍幾時歸

上之回

俾警甘泉外揚鑾載道周回中戒巡省雲動赴遐陬
春色承雕輦山光影翠旒吾皇倍萬歲歲歲約來遊

芳樹曲

陽和二月時列樹發威蕤疑輝映綺閣飄香度錦帷
蝶戲柯浮蘂鶯啼隱高枝芳華今若此千春亦不移

折楊柳

雙堤夾道傍垂柳復垂楊攀條知色改綴絮訝絲長
思婦悲遲暮征夫望故鄕一聞淸角起誰不淚霑裳

江南行二首

家住橫塘口船開去漸遙歸時不愁暮出浦正乘潮
偶來長浦裏相伴採蓮歸並船打兩槳濺水濕羅衣

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聞道戍凉州思君如明月夜夜向西流
自君之出矣鏡臺塵網生思君如海水浩蕩何時平

東曙詩集卷之一

東里詩集卷之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五言律

次韻陸伯陽林塘晚詠兼簡胡道夫一首

金門趨講罷西園日暮時繁陰交雜樹輕浪散清池玩芳因坐久延月却歸遲還與同袍侶携手詠新詩

貧樂堂

高居傍城闕隙地富園林天風下脩竹鏘鏘韻玉琴浮觴清沼曲憩石碧梧陰別有閒佳詠因之仰素心

草舍蔭松門青山綠樹村種蔬成小圃飲水必澂源每究賢人樂時同靜者論窮通自有分非爲薄華軒

觀海生詩爲臨海令作

作縣臨東海當年眺覽中水雲連浩渺心境合沖融已愜觀瀾趣還思作楫功有才終利涉非比望洋同

高巨川輓詩

保障臨江曲荒城已半隳重尋耆舊傳愁説亂離時鄉里思遺德河山識令儀孤墳三尺在落日有餘悲

善樂堂

家惟經籍富數世坐丘園善樂承先訓心清味道言穿林無曲徑引水得澂源旦暮悠然處南山正對門

題貝教諭容與軒

金川帶玉笥此地託幽軒旦暮無塵事絃歌近縣門傍花晴散帙延月夜開樽容與存吾道長令學者尊

送舒有常知縣赴永春

幸際文明世誰非畎畝民再來趨北闕九月赴南閩紅樹吳門郭青帘海上津有才當撫字卓魯亦何人

贈魏將軍

鐵馬載琱弓身輕百戰中聖朝初偃武高爵竟論功帶鏤銀花白衣裁繡錦紅西清五雲下長衛大明宮

賦得滄浪送陳景祺之襄陽知府

漢水帶襄城滄浪舊有名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濟涉思爲楫聽歌想濯纓須令鄉人説堪比使君清

送徐中書中姓山赴河南僉憲

觀風在激揚今喜推蘇晉仙有銀臺筆來含玉殿香河流明憲節嵩嶽對公堂想見澂清日欣隆濟洛陽

高郵

四顧無山色蒼茫極遠天水雲涵郡郭杭稻被湖田草舍津頭市菱歌柳外船羇愁念前路非爲別離牽

過武城縣

河上皆民舍波光映草扉青裙沽酒過白髮載鮮歸倉廩豐年積絃歌古俗稀征驂未可住還逐暮雲飛

任丘道中

霜柳未全稀風沙不住飛居人過驛盡獵火隔河微

客路衝寒景天恩懸禁闕金崖行漸遠回首思依依

晚次景州遇李頎給事台文質進士

下馬郭西村蕭條盡掩門荒城明落景獨樹出平原
野水條侯菜寒蕪董氏園開因訪遺事解后故人論

重過濟寧

閘井皆臨歸郊原四望平橫渠連岱嶽分水向彭城
笳鼓屯千騎舟車會兩京沿洄未能住俱是重王程

贈盧侍郎 二首

三十趨京國同時復有誰貴爲祈父佐長在紹雲司
物化嗟何速神游不可知淒涼山浦側千古葬雲輀
無復相逢處相思解獨哀五成鵬鶚杳忽頹棘荒村

草露晞還落河流去或廻空餘一片月夜夜照中臺

送張鳴玉潁州知府

北闕捧恩榮西江赴驛程悠悠驅五馬冉冉度雙旌
政得賢人愛心如潁水清崆峒千丈碧應勒使君名

送胡元節廣西憲使

驄馬赤茸鞦臨歧晰未休朝廷用儒雅風紀得才猷
天遠三湘外霜含八桂秋含瀛嗟薄俗素率在名流

早度清流關

地險雄江北崩雲亂古尚古人成敗遠行客往來勞
霧壑疑藏豹風林訝嘯猱五年重過此霜點舊青袍

蕭知州清省瑤 二首

白髮滁州守邦畿久著稱心清何所似皎潔玉壺冰
數米功難致烹鮮道可憑從知清淨理未愧古人能
廨宇清如水時平案牘稀堦前幽鳥下簾外白雲飛
易簡民從化廉平吏息機鳴琴過日夕玩月澹忘歸

非所寄示康甥榮

且慕園扉下清癯念衛身閒門堪避俗省事足怡神
禁東時常檢書燈夜少親亦知相念切來問勿頻頻

題劉七谷雲林小畫

谷霧晚初收春山翠欲流林昏疑雨濕風彩近天浮
故里三茅舊當年一葉舟孤村仿彿處負此丹幽

月池彭母輓詩 二首 楊文貞

七十人間世黎居四十餘冰霜明婦節燈火課兒書
堂掩春暉暗烏啼夜月虛白頭遊子泪和血灑衣裾
誰不爲嫠婦風霜苦自持人情易衰薄親戚厭娶姿
憶彼賦遺簡與樓理斷絲百年池上月曾照杏孤時

題楊學士甘二首

群山開奕奕清磵繞沄沄波疑浮玉瓚屼訝染纖
巖芝香可茹枯翠啜如飴想見幽棲者塵喧了不聞
泰岑無白鶴瀟灑最高蹤境類金精迴山如玉筍重
泉香流石乳霞彩拂虬松溪上桃花滿神仙倘解逢

夜雨壞壁簡隣居諸君子

雨深頹屋壁夜起視未趨入室風翻幔綠階水倒渠

末沉燹下釜急譏案頭書得似東西舍高眠總安如

送劉編脩朝宗赴九江教授二首

昔過潯陽郡憑高暢客情廬山常近郭江水帶孤城
郊屋家家淨漁舟箇箇輕廣文懷散逸此去課諸生
去上選鄉路天恩便養親拜辭金殿直謝別玉堂人
山水濂溪近風烟栗里鄰懷賢知有志應不負青春

行天壽山

連騎去駸駸緣岡徑度林杏花明似繡楊柳淡含金
萬物亨嘉日先朝種植心白頭供奉在俯仰一霑襟

曉起

曉起伎風露肯鉦湧素袍如林行隊五緣澗燿旗旄
細馬馳能捷蒼鷹奮欲高從臣稀奏賦心切聖躬勞

行營夜雨

雨來從薄暮雷雨澀夜將闌動甚塵埃息何由禽所乾
天心存發育人事有憂歡森立戈殳士通宵念倒難

早行

聯騎載旌旆移營亂壠田人行風露下月轉斗牛邊
淺澗泥沾袂穿林草沒韉數家茅屋小彷彿見炊烟

衝雨

侵起衝寒雨艱難念僕夫山田行沮洳石徑度崎嶇
矯矯虞張弋桓桓士執殳有輿扶老病跛躃愧殘軀

次韻黃少保過田家有感

水旱農艱食茲鄉實可嗟樵山紛拾稗為飯雜蒸沙
歲賦徵仍急秋成望若賒吾徒何補益肉食老京華

晚度密雲北山絕頂

常奉垂堂戒其如扈蹕何高疑登玉壘近恐逼銀河
宛轉捫蘿上低回避石過前途看漸晚力盡敢蹉跎

送周布政之官三山

御苑柳初吞龍河冰始泮祗命辭彤闕驅車候清旦
趨遲起雲翼光華升上瑛遂別期譽名無爲乘闕歎

題梅花圖

昔者江南住棲遲萬玉林只今圖畫兒遺恨別離深
凍蕊藏春意娟娟冰雪心北人知愛少閒伴小窗吟

送袁文理二首

昔我艱虞日於君邂逅歡相看美玉樹遂擬託金蘭
歲月分攜久江湖聚晤難甚聞嘉政滿薦剡出臺端
入覲初相見陞除遽不晉還華江左路問買浙西舟
桑梓歸應蚤華艫到及秋倚閭寬慰治為解別離愁

寄尤文度二首

苦憶尤參議投簪養病勞卑栖人總厭閒散自能高
廚卻胡奴米門深仲蔚蒿平生冰雪意猶足重吾曹
三年別帝京歸卧闔閭城貧病睽朋友艱難倚弟兄
香焚瓦鼎細炙擁紙屏清自有床頭易時時暢道情

寄黃宗豫少保

佩玉娛親日衣拋五色文身閑踈樂衆庭靜對爐熏
醉寫泉頭竹吟看海上雲從知蕭散地一飯不忘君

鄒譙所孝思堂

某築蕪湖縣因之託數椽知思嚴謹日感泣更生年
十口今誰在孤身秪自憐朝朝松栢地拜跽薦寒泉

早發

行營侵曙發風露不勝清海色微茫動林霏杳靄生
六軍嚴虎衛萬騎亂霓旌七九流年外今宵屆遠征

觀獵

揚旌表四岑環戟擁如林巳失千尋險寧遺三穴深
春蒐元有典時育亦關心解網商王德光輝尚至今

早入薊州 [illegible]

極目平無際清山畫不如彩雲迎綵仗翠柳帶澄渠
地重城逾壯年豐原有餘未應兩岐詠獨係漢人書

自題小像寄鄉邑親故

兩京三十載憂忝在卿閣叨祿承
明主匡時愧腐儒淹留簪帶緩愁思鬢毛踈惟有秋
霜意今吾是故吾

送黃養正二首

歷事
三朝聖曾蒙當宁知手持五色筆常在鳳凰池宝霽
城南路春融郊外澌還家自足喜報國豈應遲

文明門外柳攀折送人歸竊祿吾何補懷鄉志屢違
越潮天際白吳樹雨中微羨爾乘仙舫東南去似飛

送陳公餘赴台州教授詩有序

表姪陳公餘不相見十年比以東陽教諭考滿來
北京晉四閱月旦夕聚處得慰藉每用感念前十
六七年公餘及其弟公廷在南京以世姻故於予
相聚甚樂而與公廷聚尤久今公廷墓木拱矣余
未嘗不思之而悲閔其孤异孱弱不立又未嘗不
自愧無能以振起之也間與公餘及此皆用欿然
公餘今陞教授將赴台州蓋予又有感若始予至
京師台之文學老成在詞林學省者皆於予厚有
相益之樂而淪謝盡矣每一追念悵然無已然聞
其鄉風流文雅故在也公餘得典教於此足以行
志將人才日益有出而餘力亦必可以及其故因
作詩贈公餘并記所感云

陳氏聯雙壁京華舊合并蚤終悲令弟久別見難兄
受命辭丹闕之官向赤城相逢已多慨相送更勝情
海上天台郡雲邊島嶼青更存如昨日夢寐想平生
鄉里風仍厚詩書化易行公堂無外事絃誦有餘清

鄭村壩內廐牧地

十里都城外天清見遠山新渠冰莫玉連樹葉飛丹
牧苑千群出耕畬萬頃閒賜田思往事雙淚不勝潸

洪熙元年四月賜上奇四二字於此嘗時嘗

之翰月

官車晏駕矣

早發李家橋

霜氣欺貂帽風埃壓毳袍天連東海近斗轉北辰高

戈戟紛成隊衣冠總屬褰衰年仍穀祿扈蹕敢辭勞

應 制兩詠

五色鸚鵡

異質超同類光輝五色并非關憐巧語所重表文明

香粒金爲勺甘泉玉作器

君恩無限好能忘隴山情

白鳩　余准

本與鳳同類名官自昔昨齋請開雅意皎皎潔清姿

金屋看尤好瓊林息正宜和鳴致甘雨豐歲足公私

扈從度居庸關發八達嶺

盤礴躋峻嶮巖巒凋紛紛巘路平銀漢嶄樓俯白雲

朝廷須講武扈從總能文獨立舒長嘯風清上界聞

岔道觀獵

已度重關險初臨廣野平出風無遠水白山擁半空青

扈蹕同三事蒐原合五兵與民閒防閱武亦得暢予情

聞角

風靜周廬夕營門角起愁小須三弄微對月次先流

楊柳飄颻還合梅花落未休分心已無限何必在邊州

挽黃行中檢討

宿霰凌瓊樹天寒一夕摧竟如東逝水無復却西回

世數金閨彥人思玉署才攜時來往路重過不勝哀

黃處士輓詩

簪組名家後詩書奕世承艱危持行義蕭散在林坰

韶光驚石火精爽閟泉扃徒使相知者含悲誦塚銘

樊通政宅寶草堂

輕風解凍涵初日曬在林簷際鴻懸濶空中見遙岑

清和蕩淑氣浩暢發冲襟餘色皎如玉吾將比素心

勉仁少傅行營置酒就席奉簡同寅

　余居

鳥來行春日千官得共陪石林穿窅窱澗道歷遼迴

酒載黃封賜人聯玉署才解鞍廬帳下隨意瀉金罍

送裴陽王時中知縣

銅章仍出宰舍闕已知名歸治中牟縣重經故郢城

輕霞江樹曉疎雨漢皋晴還憶滄浪曲清冷好濯纓

獨遊山寺奉簡宗豫少保勉仁少傅弘濟太

常

扈蹕慨無能同官喜得朋芳林時獨往清境遂聞登

碑古封文蘚泉幽幕翠藤欲題岩畔石歷覽記吾曾

夜發岔道赴懷來

明月下西嶺天高北斗斜驚風起中夜捲地簸飛沙

磊磊道間石喧喧橋外車過城曙色動連騎發簫笳

早發老鸛莊

鼓角動行營翩翩從羽旌月明人影亂沙軟馬蹄輕
本乏籌邊略恒存事主誠叨榮何補益慚愧負平生

早發安家堡

上馬逐西風風寒夜正中衆星斜轉北一水背馳東
不恨馮唐老虛懷杜甫忠秪勤扈龍馭何暇恤微躬

望昌平

百里近皇都蕭條邑井孤長霖頻汎溢秋穀竟虛無
官府猶徵役朝廷已罷租緬懷劉諫議千載愧吾徒

五言排律

送向誠隨侍赴九宮山

神境三光表王車十月行霜隨龍旆肅風送馬蹄輕
雲館迎千乘仙壇望五城巖前金竈古樹杪玉泉鳴
聽講淮南道聞吹子晉笙遥知隨侍好頻有詠歌聲

題山水畫

際海飛𢊁旭凌空疊遠岑嵐端浮石笋霞畔擁金林
島嶼紅濤上藤蘿空翠陰連帆乘浩渺高閣倚嶔崟
江路緣蘋轉雲居望轉深依微廬阜下彷彿越溪潯
展玩銷紛慮經營見苦心定應何處所思與謝公尋

送王灝淵改訓導上杭

家落新安邑橫經已十年一朝盤飡有粟夜榻坐無氊
濟濟來衿佩洋洋聽誦絃學規兼禮用祀禮備精虔
東魯文衡徹南閩教鐸遷肯辭行道遠自喜過家便
天霽雲橫嶽潮平雨溢川別離將萬里書問若為傳

餘姚陳氏嘉會樓

邑里稽山麓樓居浙水湄雕欄出翠樹藻井映華芝
遠眺通吳會高攀近尾箕雲乘鸚鵡落瀑帶鳳凰垂
聖化昇平日天恩長養時四郊無夜警萬物藹春熙
眄有如坻積歌聞擊壤辭都將欣愜意持用表闌楣

分題送史郎中代將彥學燮德遵三首

驛樓

屏屏通驛路岧岧見驛樓朱簾迎日捲畫栱礙雲浮
眺覽通恒岱躋攀切斗牛乘軺來使節馳驛駐行騶
送爾今重過憑高試一留詩成清似玉灑翰記曾遊

河梁

河水深無極河梁構石崇映波疑墜月倚岸訝垂虹
華表東西出蘭舟上下通廢經題柱客誰論濟川功
甃古苔紋暗亭虛柳色濃送君携手處征騎莫匆匆

芙蕖

菡萏開初盛池塘及早秋根從玉井得葉似鏡湖稠
麗彩凝霞動清香抱露浮娉婷漢女出窈窕洛神遊
折贈寧忘遠聽歌或弭愁惟將君子意臨別寄綢繆

七夕送丁侃吳江教諭

玉露下青冥銀河會兩星故人當遠別獨棹發前汀曉月滄州路秋風泗上亭芰荷香欲過楊柳翠將零小邑連吳郡清山滿洞庭宦居自有適況乃坐譚經

代德遵送嚴士正赴江陰訓導得來字

之官辭玉闕送別傍金臺艤駐城陰騎同傾榔下杯念離俱繾綣欲發更徘徊遠樹青如薺春波緑勝苔路馳無水陸舟汎歷沿洄之子儒家秀前賢世德培羽儀明鷟鷟器質抱瓊瑰聖代崇勝早年衢符遠開三吳推道院百里盛英才習禮延陵邑談詩匡鼎來道存人自化意濟俗無猜此去應相憶題書寄鴈回

題金學士畫

誰寫江皋趣披圖憶漢南清湘連嶽麓幽渚帶湘潭樹色浮青靄巖光蕩翠嵐漁家臨水靜禪刹與雲參窈窕緑汀路微茫隔浦颿平生蕭散意對此欲抽簪

七言律

題吳逸人二雲山房

凌雲並立兩山青山下幽居靜不扃晴分黛色明香几晝擁嵐光落硯屏蒼龍來間還丹訣白鶴聽譚大洞經門前澗底朝朝去更采昌陽九節靈

送元先輩歸吳

門巷蕭條過者稀諸孫憔悴日牽衣豈無芣下三年客又送吳中一棹歸漢樹臨風寒自落江鴻帶雪曉猶飛由來去邑懷桑梓不是還山戀采薇

陸氏滄浪漁隱

漁村深映緑楊烟門外滄波日放船興逐浮雲看不厭坐乘流水去悠然橫江月出時歌榜別浦風清亦拍舷常年獨泛滄浪曲不羨遺蹤渭水邊

陳氏環翠軒

瀟洒軒居翠作圍逕看蒼鬱又霏霏濃含野樹晴如滴亂濕山雲曉不飛緑服凝輝當舞席牙籤分暎滿書帷湖波近繞闌干曲更訖新荷好製衣

和陸伯陽池上梅花

圃東池邊一樹花連松傍竹似山家香浮書幌風初動影上琴床月半斜延客別穿幽逕入接隣更築短墻遮憑教橫笛休驚落愛此來看日正賒

約蔡尚遠宋存禮蔡用嚴尤文度楊仲舉遊東山

東山東望屹如帷久待穿雲躡翠微五色烟霞浮寶塔千行松竹護禪扉春來況復芳菲盛客裏堪嗟聚晤稀爲報明朝肴饌及時清賞莫相違

及期過邀朱存禮不遇用韻督之

淹留不下董生帷徒向青春歎式微游賞久懷躋勝境招尋頻値掩商扉雲開石磴肴逾近風捲花枝覺

漸稀使趣晴明行載酒謝公那得更相邅

雨中感懷 明日立秋

簷前水到竹棚頭簷下雨鳴殊未休挾冊兒童斷來往傍籬鳧鴨自沉浮即過東家邀短杖莫須西埠買輕舟客懷坐此堪惆悵風景蕭條況近秋

次韻畬鄧存誠見贈

淸詩頻誦解人頤客裏逢君恨獨遲行柱高軒無隔日坐談蓬館屢移時潛心共慕顏生樂携手俱忘墨氏悲從此相望巷南北朝朝來往話深期

泊金口次友人韻

屬玉飛鳴沙嶼傍梅花如雪照晴岡數家茅店臨金口百里山城望漢陽浣女映紗寒水碧棹郎吹遂暮雲長鄉關迢遞鄉書杳愁立西風看鴈翔

五月四日暮雨感懷 去歲以是日同諸友遊東山暮歸値雨

翠微淸旦逐攀緣携手翩翩記昔年巖際穿花經宛轉閣中御酒坐留連悠悠逝日隨流水杳杳高情各遠天俱在茲晨興暮雨東門歸處不悽然

和鄭孟宣助敎左掖聞鶯

新鶯飛集萬年枝宛宛流音欲曙時乍協仙韶當紫殿更諧瓊珮近彤墀九天春日初留聽千里雲林獨繫思惟有鄭虔才調絶朝回洒翰一題詩

賦得漢陽送朱季寧湖廣僉憲

大別山前爽氣浮吳王磯對庾公樓江流東導從何日漢水西來會此州萬里朝宗歸一派兩城冠蓋列諸侯先聲佇報迎霜節遐想澄清澈上游

送姚侍書歸覲

載筆三年侍禁闈青春文翰有光輝天恩暫別雙龍闕家慶新裁五色衣解纜晴江楊柳綠升堂朝饌鯉魚肥鳳凰池上來應早莫待林花散亂飛

送黃叔昭歸文江

賜歸初買上江船歸路何因復悵然渡海幾人還故里到家三月及春田碧梧丘壠回生色綠水園林捲宿烟莫歎物情非夙昔青山還映舊門前

從狩陽山和胡學士韻

王師校獵大江東文武千官扈從同萬乘旌旗隨玉輦九霄鴻鵠避彤弓青山半捲浮嵐白碧澗深流落葉紅甘露滿林歌瑞應知君能賦擅才雄 是日甘露降陽山

從狩武岡和胡學士韻二首 是日甘露復降武岡

丹崖翠巘接岧嶤萬騎交馳不憚遙前隊綵旌穿碧樹中軍鸞蹕麗晴霄雲藏網罟參差出草合圍原邐迤燒農事已開修武事共懷詞賦從鑾鑣

雪消輦路不生塵和氣沖融已發春玉露應期呈上瑞金吾傳勑賜羣臣鴻圖萬歲歸神武盛事三驅睹至仁冠劍股肱咸扈從丹青預想畫麒麟

送林僉事赴陝西

曉別詞林出帝畿關中使者繡爲衣三年謨述推多學一道澄清屬有威月滿渭川宜獨照霜含秦樹已先飛君王旰食勤西顧早晚封章達瑣闈

送鄭御史赴四川

青春衣繡有輝光況復馳聲白玉堂承詔早持班氏筆賜歸先過鄭公鄉驕亭解纜江湖急官舫開狼峽路長遥想三川舊行處重來隨地凛飛霜

送黄伴讀

青春千乘發京師花映鑾鑣柳映旗官屬盡看歸侍從交游那忍話分離碧堂進講趨常早玉醴承恩出每遲想得公餘懷鄉舊還應題句報相思

送汝同知赴祿州兼問克備消息

貳車南去撫蒸黎霄色梅花滿路岐問俗遥連交阯郡到官正及艷陽時已知寡欲能勝瘴預喜多才會療夷爲訪龍州曾貳守久無書札寄京師

送全州知州

新年考績天官日第一皆傳太守名鳴珮又辭雙鳳闕掛帆遥轉九江城天涯草色緜緜綠湖上楊花片片輕還到清湘三月暮郭南騎馬勸春耕

送向武金吏目

一命微官萬里程清時行送屑諸生大連粤徼孤城險家渡湘江數口輕楊柳飛花沾去棹桄榔雜樹亂離情才高莫歎淹遐僻政滿還來謁
聖明

題竹寄蕭安正

脩竹紛紛蔭石臺高樓新傍竹西開青天鳳彩盤雲下白日鸞歌度澗來南阮詩書連絳帳東山蒼翠落銀杯桃花流水三年別又倚青春放棹回

送劉敦信致仕

七十懸車世所稀先生六十遂南歸兩行和靄辭天去一片秋帆帶雨飛松逕曉晴蒼鹿近石田雲緩玉芝肥休官自此無塵事惟有門人日款扉

送周給事使西南夷

仙郎意氣清如玉每接班行共早朝久立銀臺簪彩筆又銜丹詔下青霄蠻方草木含天澤驛路風雲擁使軺想見馳驅逾南徼日聞重譯頌唐堯

送徐崇威陝西理問

初歸西掖掌絲綸共喜中朝接縉紳練達久明欽恤意遷除又拜寵恩新舟移漢水還經楚路入函關遠向秦華嶽秋清五千仞行應拄笏看嶙峋

靈谷寺建追薦征南將士水陸大齋

車駕臨祭先夕百官出候寺中

曉出東華赴上方滿衣月色動微凉鐘聲漸識齋壇
近松影遥連輦路長㵎底玉泉鳴石磬雲邊紅燭亂
星光歡迎天上來龍馭一夜祇園散好香

文華門侍　朝觀録囚多所寬宥喜而有作

日麗文華霽色新爐烟不斷上麒麟大臣論讞持王
法睿旨全生體
帝仁真儗下車興歎泣旋看解網動歡欣朝廷寬大
恩波厚慶衍
皇圖億萬春

卧病院中寄黄學士

三旬抱疾卧齋閣忽報春風謝絳桃草色新含時雨

綠楊花紛逐曉雲高雙承恩賜身難報閒聽朝車思
轉勞想見詞垣多召命日趨東殿獨揮毫

冬至早　朝遇雪和胡學士韻

履長慶罷
天顔悦和氣沖融散雪來爲瑞正當鳷鵲覩飛花還
過鳳凰臺彤墀颺彩龍旗動玉几凝輝寶扇開共上
君王千萬壽九成歌舞進瓊杯

諸公從狩龍山因登牛首山訪佛窟寺胡學
士有詩是日僕以病不及行想像往遊輙用
次韻三首

吉日鳴鑾出九關龍山扈從喜躋攀雲迎翠輦旌旗先
合烏避黃塵夕未還㵐火依微烟岫裏鳴笳縹緲石
林間群臣咸睹三驅樂賤子空懸一日閒
寶刹藏雲近翠微世人間說到應稀千年飲馬泉仍
在半夜巢松鶴自歸碑存古刻題朝代僧有閒情熟
道機應話無生因坐久不辭香霧惹朝衣
寺外幽巖石逕斜巖中開士似丹霞心涵水月空諸
法坐對寒崖落一花清夜潮音翻貝葉常時雲氣護
袈裟匆匆遙望知難覓歸騎聯翩擁翠華寺外有石巖一僧棲其中久矣諸公咸以未遊爲欠

同金諭德踏雪出長安街金墜馬在告不及
往問明日奉簡

雲擁都城一色妍暮街騎馬共翩翩初當分手廻絲
鞚驚看翻身墜錦韉鳴珮紛趨天闕下聞鐘獨卧曉
窗前平胡萬里隨龍馭意氣能無歎往年

題吳中書所蓄徐御史寫梅

清江先生如玉雪舊種寒梅今滿庭閒時撫樹得梅
法殘臘開花映壁經風泛香雲隔塵滓霜毫自筆寫
神形朝回何遜誰相問定載金陵竹葉青

別用之後其夕聞尚留江上賦此奉柬

日出商城啼曙烏城邊風色柳踈踈關河歲晏使冰
雪客予天寒歎道途明旦乘潮應鼓枻誰家燒燭且
傾壺平生未解傷離别却掩衡門坐鬱紆

贈梁本之二首

渺茫何處望瀘州已拜除書去不留七十慈闈雙別淚五千蜀道一孤舟皆傳遠邑民情好親見諸生禮數優到日平安寄魚素殷勤先慰倚門愁

蜀山消盡雪皚皚江水初平灧澦堆問路還穿三峽過之官惟帶一經來林間女負巴鹽出烟際人乘僰騎回莫歎遐方異風俗此州元有穆清臺

九日過宿遷縣

掛席迢遥晚未休行程邐迤望邳州數家農舍通籬落幾處漁舟聚狀流回首鄉園天渺渺驚心時序水悠悠紫萸黃菊非無意沙鳥汀雲漫自愁

蒙恩南還陛辭後出文明門留別詞林知己

雙闕凌雲晃曙輝君恩初拜下彤闈西山雪霽千峯出遠道天寒一騎歸翰苑故人多契闊離筵分酒又分違相思後夜瞻銀漢奎璧光華映紫微

十月十六日侍從赴北京出江東門

十月朝天趁薊北城中爭送向江皋朋儔載酒飛觥數兒子褰裳徒步勞滿路和風喧鼓吹中天晴日耀旗旄紛紛喜氣隨行騎回首鍾山紫翠高

滁州陪獵次林光祿韻

日華朝映彩雲西紅樹青山望不迷罝網合圍笳鼓振戈矛分隊羽旄齊歡呼春動三軍色騰踏風輕萬馬蹄侍從如雲陪樂事郊原霜淨不霑泥

尋醉翁亭故址

空山泉石四無隣亭構當年已化塵前輩文章關氣運後來瞻仰愧鄉人寒林縹緲荒烟外細逕逶迤古澗濱景物已殊風俗在壺漿來往見滁民

鳳陽過宿族兄知壁夜話

十五離鄉今七十版圖已作帝鄉民田園晩歲治生足兒女全家習俗淳猶有詩書傳世業不勝悲喜見宗親百年楊氏衰重盛一夜燈前語向晨

趙彥如輓詩二首

濁酒清風滿素襟況兼文采映儒林聖朝賢達皆推轂晩歲京華始盍簪書閣淹留春酒熟齋房談詠夜燈深年來漸覺朋游减坐看晨星愴寸心

隣並紫垣南畔住尋常來往共襟期可憐病起分携後無復朝回坐對時學行尚存輿論好交游未澈士林悲鳳山原下千年石不愧當年有道碑

幽居二首簡時彥學夔習禮（時自翰林改春坊職務甚簡）

白日紅塵渾不到金城坊裏託幽居家貧頗類賢人巷地靜何煩長者車近郭好山青映戶小橋流水綠通渠衣冠隣曲皆鄉舊來往清言數起予

二十年來列從官玉堂高處切金鑾朿遊有幸遷清秩匡輔無才愧素餐朝退青帷閒獨坐吟餘塵事不相干自憐此樂從前少身荷
君恩歎報難

愛竹堂為楊主事賦

堂前脩竹先人種看竹升堂思不禁正直終存君子節清虛猶見昔賢心靈旗拂下雲壺屋仙佩如聞風滿林自是著存長不忘豈同三月愛山陰

送吳員外赴南京禮部

春坊中允同游處一五年來開閣深此日帝城重握手西風祖道又分襟蒼茫薊樹凌秋景縹緲淮雲接

暮陰知劉南京公事簡燕來金山色對清吟

輓金鳳儀

昔為御史南京作朝罷相過不厭頻每愛祭儀詩句麗還看文采映青春飛騰雲漢非關早淪落泥塗獨未伸空使時人嗟定命銘文三復為傷神

次韻答仲熈庶子見寄時鄒有室家之訃

習懶忘機已歲餘還應力疾效馳驅衰遲豈有涓埃助談詠都將故舊疎倚檻桃花開畫障夾梁楊柳映齋居閒情想見城東曲欲和陽春愧不如

金華方處士輓詩

鄉里遙從駕小車平時蕭散有誰如幽人日聚清芬閣處士星明賀婺墟乘化已翔雲外鶴傳家猶貯壁間書石梁歲歲行人淚共說何公德有餘

送劉訓術歸西昌

冠帶逍遙桑梓間浮雲去共此心閒家傳大父青烏秘門對仙人白鶴山五年江外三迴見八月燕南一棹還萬里歸來誰得似獨無塵土涴清顏

松居為餘杭詹道士作

蒼松玄居靜不扃長松如蓋對亭亭深涵雨露千年潤高拂烟霞萬仞青仙子時來下白鶴道人晝坐詠黃庭會當天柱峯前去共汲月泉煮茯苓

送胡士達貴州按察使二首

澹泊心事堅冰操白首如公見幾人撫字久煩能戟重巡清令貽豸冠新亂山啼鳥蠻烟裏深樹鱗蛇瘴水濱何幸明時建官府會持輕典播
皇仁

聖世恤民類有詔遠臣寧化豈無聞激揚自古關王政表率于今仗使君淮水揚風侵曉月楚泉飛旆拂秋雲獨嗟二十年相好後此匆匆惜袂分

送彭士揚歸省西昌二首

鄉山南望飛雲外萬里還家綵服成心事已同秋水淨宦情渾似曉烟輕亦知衰薄慙閒里且復歡娛慰父兄後夜光輝動斗牛書船應泝豫章城

故家獨抱遺經在丞有清名動縉紳致標特炳東道
主承歡常戀北堂親龍洲晚色明紅樹魚浦秋波漾
白蘋自是思歸歸未得可堪長日送歸人

送羅知州還廣德

薊門二月柳初青未有長條折贈行遠道共憐羈旅
意同鄉不盡別離情花臨河上家家發山過淮南處
處清民吏桐川迎望久經遊且莫滯雙旌

陳僉事輓詩

蚤歲賢科擢俊英明時憲府佐澄清常持風裁民皆
畏獨以寬平政自成萬里趨朝淹客舍幾人含泣送
銘旌孤兒扶櫬南閩路落月啼烏寂愴情

周公明教諭半竹軒

先生瀟灑溪園秀與竹從來金石交作室不教人代
瓦隔塵聊已勝編茅清宜帳下諸生詠倦任門前俗
客嘲更傍石欄移數挺閒當風月聽笙匏

賦得花園送梁主事

地近城南尺五天萬家繁盛似雲連花重歌妓樓中
勺柳暗行人陌上韉來往紛紛皆駐轂別離款款更
張筵知君過此頻回首心戀彤墀玉陛前

寄恩貽兄

兄弟分攜總白頭遙瞻雲樹思悠悠每聞夜雨懷連
榻屢看秋鴻獨倚樓京國衣裳淹日月鄉園夢寐繞

松楸金盤原上青山下投老歸田共飯牛

南山佇雲張澂郎中求賦

門對南山紫翠深白雲長日抱山岑清連飛閣晨朝
彩幽傍懸蘿駐夕陰五色會看光捧日九霄終待出
為霖松楸只在微茫下早晚從知係寸心

送蕭雅容郎中歸南京吏部

都門新酒鬱金香菊宛筝彈陌上桑烟柳千絲牽別
恨春花萬點映行裝碧山近帶金陵郭白雲清含粉
署郎官府日長無一事寄詩頻到五雲坊

曾徵鉉雪舫齋

傍溪齋舍小於舟令索疑華屋影浮已喜虛明宜安
坐何妨安穩寄寒流簷雨風絮疑翻浪窗外瑤林欲
隱洲自有詩情可娛興不消更向剡中遊

送尤文度赴黃州參議兼寄武昌故舊

三十年前江漢上清風瀟灑共襟期折蘭閒詠離騷
賦看竹頻過孝感祠已幸兩京重論舊何堪萬里又
分岐故人相遇應相問為道非才負聖時

送淮安劉千戶致仕歸吉水

二十承官累策勳腰間寶劍動星文老辭淮水歸文
水閒謝青雲向白雲隣里應懷前學士 兄蕃其故交
兒童爭識舊將軍芙蓉峯下滄洲曲時採林芳與客
分

劉氏松筠軒

西昌城西松竹深開軒幽絕坐繁陰常疑白晝起雷雨還樂清夜聞琴琳一從薊北淹羈旅十載天涯思故林亦有茅堂傍東郭白頭南望最關心

送劉生

客舍餘春雨正繁憐渠萬里到柴門相看已是諸孫行漸長能知大父恩共愛名駒經道路又逢新鴈憶鄉園松筠軒裏逍遙在歸約良朋更討論

輓孫子充

金璧承家好弟兄至今鄉里憶持平早逢兵亂尤能養親避徵書不受名流水青山遺舊隱行雲芳草閟新塋相思豈必曾相識一讀銘文已愴情

李縣丞之官臨泉

小年閭巷共嬉遊邂逅京華總白頭奉使曾持巴郡檄之官又買路河舟嶺雨峯霧含津樹海上紅霞映縣樓懷抱公餘清似水題詩還憶寄中州

尹道坤八十受封

蕭散春秋八衮高少年曾署華州曹恩封初出麒麟殿宮錦新栽獬豸袍玉屑丹砂和石髓青山碧樹暎林皋仙人自在烟霞外五色慶雲有鳳毛

送錢仲讀

日上榑桑麗九天蓬萊高閣五雲連才華久在論思地明聖方需侍從賢歸燕曉飛河濟外文星夜暎斗牛邊全家帝澤諸封顯錦誥翔鸞百代傳

送彭毓敬曾爲故和令坐累安遠復起爲學官

臨清小邑俯河濱學館蕭條迥絕塵頗道勝爲百里宰閒雖常接兩京人風霜跋涉愁堪老鄉里交游意獨親但有聲華光帝命相逢不恨別離頻

送龍公常之延寧驛丞

咸淳進士衛州後異代風流見遠孫詔選二年依北闕承恩二月發南轅官程僻遠稀迎客驛宇清幽不

閉門碧水丹山足閒暇頗收書冊玩微言

早入天壽山候陪祭 長陵二首

曙起山中失路蹊行輿扶過石橋西夜深風露寒仍淺月轉星河影漸低傍澗幾人同駐馬隔林何處屢聞雞東方欲待曈曨曙紫殿前頭望不迷

萬里蒼梧去不還宮車千古閟橋山日華朗暎芙蓉殿雲氣深連虎豹關扶病此時瞻玉几傷心何處望龍顏遺臣流涕餘年淚天上烏號不可攀

送袁止安太常受誥後還鄉二首

清廟沉沉接泰壇十年齋潔領祠官奏章屢上紅雲殿賜服曾兼白玉冠常有道心如鏡淨由來公署帶

冰寒新承天上絲綸羅龍歸及番易父老看
一鶴南飛自玉京江東人識步虛聲色分玉井芙蓉
秀氣挹金莖沆瀣清道術不須丹液法仙家元住白
雲城還携龍虎山中侶共向蓬萊頂上行
蕭散浮雲流水蹤少年湖海與君同豈知黃鶴樓前
別又向蒼龍闕下逢圭組有時還暇逸琴書隨意共
從容無應俱傍西江住獨白蒲帆趁北風

送李木懷歸東平

霜花初下鴈南飛葭菼蒼蒼柳欲稀落月故人千里
別寒風汶水一帆歸盛年典郡民皆愛清代成名志
不違幾度都門聚還散何時同返故園扉

謁長陵

憶昔六龍升御日最先承詔上鑾坡論思遲暮年華
遠霄漢飛騰寵命多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淚欲
成河　文孫繼統今明聖供奉無能奈老何

謁獻陵

海宇洪熙載
至尊禹臣殷陛最蒙恩常依黼扆承清問每荷綸音
獎直言萬古茲山藏玉劍九霄何路從金根餘生莫
罄涓埃報血淚橫膺不忍論

晚同宗豫先歸訪清河途中寄勉仁弘濟

載書先發赴前營雨過飛埃晚更晴人喜望家三舍
近馬知歸路四蹄輕風飄點點溪花送日射行行野
樹明却憶今宵氈帳底翠壺紅燭伴雙清

送陳正倫御史赴南陽知府

盛時冠豸舊衣繡柏府霜臺歲已深宦轍共嗟門似
水家貧祈賜帶橫金寒帷綠野觀春稼仕笏黃堂對
曉岑正己齋中有餘暇青緗還究古人心

酬張子俊中書見寄

不盡平生山水興勞君健筆寫清幽流雲欲送千峯
雨飛瀑深涵五月秋玉笥尾嵓渾在目天台泰望亦
應收白頭經濟將何補只好投簪約共遊

太常丁博士陞工部員外赴南京

泮宮逍遥切紅雲博士官閑淨俗氛禮與魯諸生頊
議仙韶常到紫壇開薊門柳暗欣韓出路渚荷香惜
袂分此去陞遷展才用共誰時論考工文

送江御史兼寄林懋弘

十年冠豸侍明廷詞苑編摩況有聲不改鷹鸇馳世
譽直將冰蘗重官評吳城霜下迎驄馬浙水秋高駐
旆旌應共三山林憲使玉壺寒露炯雙清

從游西苑

廣寒宮殿屬天家晚從宸游駐翠華瓊液緣頒仙掌
露金支皆捧御筵花柳穿蒲藻波間雪旗颭芙蓉水
上霞身世真超人境外玉盤親捧棗如瓜

送陳時顯歸南京兼簡黃哲 二首
聯宮玉署多年別考績金臺兩度逢往昔知心成落
落即今分手復匆匆薊門雨挾風聲急潞渚波連海
氣濃無恨離情阻相送青山杳杳樹濛濛
素襟不受一塵緇文苑英游共所知舊吳才姿消似
玉今看蒼鬢亦成絲柏堂書掩無公務竹檻春吟有
妙辭想共東隣歐主事清談常過夕鍾時
寄胡若思賓客
樂靜忘憂養性靈綠草城外一茅亭窓涵南浦千畦
碧門對西山萬疊青舒笑林泉錄從異獨憐江海尚
浮萍已知安邑渾無累猶有人求伏氏經

己酉元夕偕行儉與夔公緒百鍊并携植林
市中觀燈遂過退菴小酌即席賦詩得誰字
貂帽黎錦宿所之良朋稚子恭追隨物情已覺春光
好燭影還於月色宜一世繼塵空老大幾人白首共
襟期今宵且對燈前醉來歲燈前知對誰
送劉參議赴廣東
二十餘年聯近侍揮毫常在鳳凰池每憐分署睽歡
聚況及逢春又別離滿地綠陰榕樹合繞簷紅顆荔
枝垂時平畫省多公暇預想清吟續憶之
早朝應 制
天香初引玉爐熏日照龍墀綵仗分閶闔九重通御
氣蓬萊五色護祥雲班聯文武齊鵷鷺慶合華夷致
鳳麟是日南夷貢麟
聖主臨軒萬年壽敬陳明德贊堯勳
從狩寮雲阜發次韻幼孜
鷄鳴滄海浴朝暾起換征衣倒別尊上馬好音喧鼓
吹逼人清氣滿乾坤旌旗招撫中軍擁劍戟霜明列
校屯載筆從容侍田獵暮年有幸共承恩
駐蹕峪口少師蹇公少保金公尚書胡公及
予奉 旨先歸道中風寒小憩洪勝寺
聖主深恩恤老臣賜歸先渡白河濱御營晝日承三
接驛路飈風共四人滿地寒蕪行雉兔誰家荒塚伏

麒麟山僧頗解空王法延客焚香話六塵
送潘景昭致仕歸永嘉
素節清名玉不如忽承優詔賜閒居青坊舊擢郎官
筆金陛新臧史氏書歸客人嗟一羽重懸車誰及二
毛初黃花翠竹溫州郭晏歲高情樂有餘
送吳敏德南京僉都御史
九重圖治任才賢白簡凝霜載甚船共喜芝蘭出黃
又巳知鸞鳳與鵷鴻淮山渺渺飛雲外薊樹亭亭落
照前相好相尋重相憶好音時託路人傳
丹徒何彥澄皆春堂
育畝藥畦春浩蕩邇人渾是太和 心泉香橘畔蘇耽

井花滿雲邊董奉林靈劑不須酬白璧丹砂自可致黃金南徐城下滄江水會此何家陰德深

送張嘉會赴封川

繡衣前日下臺端百里清霜綠幕寒不恨逢人雙眼白共憐爲國寸心丹蒼茫變歲遷除遠繾綣同鄉執別難自有平生冰檗在嶺梅還似舊時看

過鷄兒嶺巡檢司悼蕭長史二首

王門輔相真公選老病思歸竟不歸盡職總知行直道愛身翻見蹈危機山籠曉霧深迷戍灘響寒濤近繞扉白首來經還謫地感懷惟有淚沾衣

萬里邊隅千疊山參乾河上閟榛菅向來物論嗟枝王至竟天恩未賜環早以傳經重閒里曾看奏疏動朝班平生一片貞松色猶在交游夢寐間

送陳廷器通政

公材士行揔推賢意斯偕近列遷共識丹心明白日也應華髮歎流年芙蓉浦溆秋風後鴻鴈汀洲夕照前此地相逢又相送交情長爲別離牽

賜文淵閣五色菊一本應　制

一簇秋香護錦屏聯芳競彩自天成何須芝瑞矜三秀已似奎躔聚五星開處正當彤陛好賜來還稱玉堂清世傳此植能顧壽萬歲千秋祝

聖明

紹興王氏居竹軒

萬玉森森翠作林王家清致白山陰開軒六月暑氣薄閉門一逕秋雲深晴當霄漢看鸞舞夜或風雨聞龍吟歲寒栗冽不改色共矢平生金石心

慶行儉初度并贈禮闈校文之行三首

三朝冠綬殿東頭人物當今第一流銀漢奎文光午夜玉壺寒露炯清秋終知冉冉歸台輔共待經綸開大猷二月帝城春似海壽筵先酹紫金甌

高門奕奕縣東西文獻楊王自昔齊當代飛騰聯玉署平生華寵共金閨風霜標致凌空老霄漢鵬搏望不迷未許明時慕丘壑須將早歲作雲霓

三載興賢選俊英九重宣詔付銓衡從來節操推公道況是文章推老成春院下簾心獨苦夜燈開卷眼偏明掄材爲國真無忝預詠菁莪頌太平

送孫修譔

五色衣裁繡錦明三年歸覲稱深情芙蓉浪颭娟娟淨楊柳風生澹澹清驄影曉經揚子渡劍光秋望當州城詞垣官俸堪多釀遲想高堂聚德星

賜遊西苑同諸學士作

東風御苑物華新吉日游觀命近臣金碗特頒千日醖玉盤旋賜八珍浮翠含楊柳橋邊霧香泛芙蓉水上雲魚躍鳶飛皆化育須看海宇頌

皇仁
廣寒高出倚晴霄清暑開臨縹緲橋風闕九重通窈
窱龍章五彩護宮差霞明翠浪成漂錦風振瓊林協
奏韶山水足供仁智樂千春萬歲奉唐堯
日照千門萬戶開參差樓觀出飛臺地靈長有紅雲
繞天近時迎翠輦來絶好西山如華嶽何須東海覓
蓬萊微臣幾度陪遊豫欲繼卷阿愧乏才
玄洲閬苑五雲迷紫殿彤樓聚岫低山射飛虹金碧
榜虹連閣道王爲樽灑筵好雨非微過傍簷清禽睍
睆啼欲報深恩何以祝
皇圖帝壽與天齊

送孫從吉王事
河上蕪葭初著霜臨河撾鼓發官航向承　天語朝
辭闕身著宮袍晝近鄉錦樹拂雲明使旆碧山如畫
對仙郎由來襟抱清於玉宦得梅花好寄將
送解禎期兼簡大紳
萬里賜環遼海外風塵依舊臨恩渥共欣遭際承千
載又沐優閒謝九重草莽離觴對寒菊道逢歸棹逐
秋鴻臨岐更有傷心處不見名家阮嗣宗
贈族姪之勉
盛時楊氏三登仕文獻西昌第一家諸老儀刑隨逝
水百年譜牒看分瓜遠來論舊歡娛淺臨別題詩感

慨除獨近五雲洲畔住好敦忠信作生涯
齋宿次韻曾學士
退朝齋閣息精神接席香帷總縉紳茶送蒙山燕額
清琴彈子夜又陽春坐聞玉漏傳兩掖起看龍光繞
北辰吉日郊禋集繁祉慶成預擬拜楓宸
送蕭生下第南歸
少年懷寶謁京畿又向明時下第歸前北營啼春後
浦淮南樹色雨中微手披經史常忘食家傍園林靜
掩扉終待秋風六翮健九霄雲淨看高飛
懷來應　制
綠紅碧樹被巖阿流水青山看畫過田事總知今歲
好人烟況比昔年多彩雲飛蓋隨輿輦付玉行尊載

紫駝
聖主時平此巡省會聞游豫出謳歌
留別羅學古員外并解佩劍贈之
紫塞西風九月秋千官祇從六龍游故人邂逅能青
眼老我驅馳已白頭馬上雕貂裘共發尊前燒燭暮
相留關城又是分襟處解贈吳鉤慰別愁
上清袁止安寄詩余以寫竹奉酬并步來韻
京華一別歲頻更長憶同年老弟兄軒冕無心暫同
俗山林有道竟遺榮石田過雨瓊芝潤金籙開函玉
女清貌得娓任青鳳羽因風遥答故交情

題竹送周侍郎

鴈下蒹葭澤國寒扁舟獨去路漫漫年來已恨舊交少老至偏傷遠別難親見謀猷裨國計極知勞瘁濟民艱一竿淇上清於玉持贈南州歲晚看

送劉巡檢赴廣東

奏最晨看拜紫宸陞官遠赴海南濱身趨玉陛祗辭主家過金川喜覲親紅藜桂花明水驛青松椰葉暗蠻津休言弓馬非吾事會有恩威服遠人

蕭時中挽詩

當日興賢對大廷天門金榜冠羣英一經勤苦承家世千載遭逢遂荷聖明滇海鵾鵬直有致蘭苕弱翠不勝清可憐萬里歸埋玉欲賦招魂淚不成

送張宗海脩撰致仕

京國交情三十載別離憂緒百千端故人有道相遣遠多病無能自效難已看文章留玉署也知江海憶金鑾扶搖九萬公先奮會待雲霄接羽翰

送梁紹煇三衢教授

兩朝國史奏書成濟濟官曹進秩榮郎守方需漢博士泮宮行對魯諸生鶯啼燕語連城綠水色山光繞郭清應似高齋趙閱道捲簾吟詠暢幽情

送崇述謁告還鄉并問訊若思

白髮朝冠在石渠故園松竹夢幽居暫封國史收金匱榮拜天恩下玉除曉岸綠蕪飛燕子春江新水上鯽魚經過定見頤菴老爲謝衰遲久曠書

自題東皋小像

玉華之東鷗渚滸柴門蕭蕭松竹陰平生白之經濟略抱甕已忘榮祿心一日天書照巖谷十年蓬鬢戴朝簪文章無補治世用矯首南山烟樹深

送馮欽訓郎中持節使安陸（事畢却爲武昌訪宗族）

金冊頒恩玉璽封秋清四牡出南宮九華飛翠迎江上白雪操絃候郢中使者通經才不忝親王祇命禮無隆故家文獻存遺譜歸過沙溪覓姓馮

送柴侍郎

大將行邊淨虜氛多才司馬更能文岑參隴外多傳賦韓愈淮西力贊勳刁斗三更鳴塞月旌旗千隊拂關雲陣前敵愾功誰最早致封章玉陛聞

東里詩集卷之二終

東里詩集卷之三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五言絶句

古意答伯陽

河洲雙鴛鳥流蕩還相逐皎皎白楊花風吹不相續

吳教授席上同伯陽汲井詠

皎潔如明鏡銅缾下愈深粧成不照影應恐墜金簪

夜發清江口

日落烟水寒解纜清江渚中夜北風來相送潭州去

長沙三詠

定王臺

臺高登望遠臺平馳射寬平高各有志民力空殫難

賈誼井

遶遶術碧甃濛濛翳苔蘚猶傳賈太傅知歷漢朝來

馬王宮今爲佛寺

君王全盛日宮殿此沉沉歌舞無人見唯餘鐘梵音

送龍叅歸南昌

淥水明堪染桃花吐未齊君歸渡南浦春草正萋萋

畫蘭

湘靈結芳馨含思望遠浦夫君殊未來蘭珮徒容與

姚山給事求山居六詠

山齋

春至還往稀日照山牕靜時有石泉鳴泠泠入孤聽

玩古軒

常好古人言玩索此軒中誰言千載上不與此心同

竹磵

脩竹蔭南磵脩脩淨於洗獨往坐清陰彈琴對流水

清陰谷

陽和二三月綠柳垂滿地春風吹蹔開望見南山際

白石坡

松間白石坡復帶莓苔碧常有素心人獨行看鳥跡

埜亭

秋日埜亭上四望盡青山飛鳥去無極白雲相對閒

郢州城下夜雨

薄暮風色寒移舟宿前渚欹枕不成眠孤篷夜來雨

過谷亭

明月轉檣竿露下孤篷溼欲繫谷亭舟沙頭風正急

早發長湍

秋水被隄岸舟不可涉渺渺見平湖北風吹荷葉

夾清遇邑人問家信

聞道故鄉來辭家今遠近恐有南京書停舟試相問

畫魚

水清菱葉稀洞見溪流下出入多慎而恐有垂綸者

臨川謝氏雙節堂二首

獨抱孤兒任空帷泣夜深誰家姑與婦相繼柏舟吟
謝氏懸雙璧團圓似月圓光輝百年後長爲照臨川

題五清小畫五首

昔年林下住掃石坐成肆已愧顔光祿幽情詠五君
山杯含古翠蕭爽木亭虛豈乏幽棲者臨清此玩魚
何人不撥撥一棹獨蕭閒天霽暎林外乘流坐看山
學衣安臥悠然敞素軒山林明一色清音滿乾坤
南枝與北枝蕨蘂動寒廓自有歲寒心不隨橫吹落

題蘭二首

澧浦月浮凈曾逢紉佩人至今香露夕思殺楚鄉春
騎馬向長安冠塵鉅日彈不知幽谷裏誰坐擘芳蘭

度石門嶺

石徑浮雲上攀緣險莫留一心祗危蹕不敢戒垂堂

蕭氏石岡十景詩爲省身賦

石岡橋

君家石岡側門對石橋幽橋下澄源水遥歸蕭峽流

石壁

危石聳如削影浸澄湖波六月不知暑香風生芰荷

青泥灘

近接金魚堰來往弄輕橈水清下見底白石如瓊瑶

梁家潭

江流匯爲潭其下深無極時有雲霧興疑是蛟龍宅

長瓜洲

逶迤長瓜洲近帶珠林浦八月秋風清瀰漫熟禾黍

翁湖巖

嶕嶢紫霞表周廻石如櫛曾逢百歲人閒說兵戈日

拜雨亭

寸雲起東谷行空散爲霖殷勤望拜者寧識雲無心

王仙祠

騎鶴去已遠庭餘昔年樹攀援祈靈人鼓鍾動朝暮

吉祥菴

石岡清絕處蘭若傍巖開年遠僧稀少經廊生綠苔

題四皓弈棋子猷太白四圖

萬壑千山外林谷頗潤脩然四老者知是紫芝人
瀟灑林下居清冷膝上琴高山與流水千載一知音
凍合千山雪荒村愁未眠誰知乘興者夜棹剡溪船
靈岳乾坤秀飛泉河漢垂超然山水與身在白雲涯

畫牛四首

萬物各有適消搖大化中當知畫史意重有育民功
策馬二十年常懐顛蹶憂重弄犁者真乘百斛舟
散誕春耕餘牧兒亦有樂常以簑笠隨爲防風雨作
牧人歸不早溪頭風雨急還顧母子情相追未相及

居庸關彈琴峽

峽石記彈琴泠泠流水音不知行路者誰有聽琴心

沙城

臨水一荒城風沙常眯目城裏半流人荊扉掩茆屋

攬轡

款段獨行遲攬轡亦自適天清無片雲逕遙見山色

曉晴

閒廬夜半雨蕭蕭不成聲曉起看晴明雲滿青山上

贈筇竹

愛尒生正直仗尒扶衰老道路有險夷出入常相保

代筇答

正直余何有道義卿所持但自保堅固無論險與夷

龍虎臺

高臺久已傾蒿蓬紛簇簇猶存龍虎名常散牛羊牧

通州 二首

城倚紅雲下門臨綠水濱寶鞍馳駿馬多是帝京人

清淺潞河流常維萬里舟越羅將蜀錦充滿潞濱樓

題畫 二首

仙桃千歲紅青鳥相因依知是瑤池使東來幾日歸

花開歷亂林雙禽弄香雪動植乘化機當此艷陽月

畫鷄 二首

秋至禾黍熟霜含枸杞紅鷄衣自有適瀟洒立西風

踈菊吐幽華清鶴澹無與獨立亦脩然纖穠艷文羽

六言絶句

題鄂渚贈別圖送人歸廬陵 二首

鸚鵡江中紅樹鳳凰城裏青山借問來游幾日秋水蘭舟獨還

客遊黃鶴磯畔家住金魚浦前心似波間明月隨君先過螺川

題畫

鳥啼花落春暮雲門山青日餘溪南有客訪隱林下何人著書

晚發安山驛和荅金公素 二首

津頭賣瓜未過村中釀黍纔沽薄暮安山道上蕭蕭白草黃榆

荒渚菰蒲帶雨隔河籬落飛烟淮南渺渺何處悵望秋鴻去邊

題山水小畫贈康甥歸西昌

危渚斜通鶴逕水亭靜對林扉群峯雲際相待一棹江南未歸

茅堂綠水青山頗似東皐之上待予解綬來歸看波放舟還往

葶麻林早發

四更零露衣濕十里飄風帽斜足底河流石澁馬頭月色雲遮

七言絶句

三十六灣
湘陰縣南江水斜春來兩岸無人家深林日午烏啼
歇開過浦山紅白花

江上早行

漢陽樓上鼓初稀烟柳朧朧一鵲飛乘月不知行處
遠浦江風露濕人衣

次韻王山人二月十六日對雪

初和柳絮飄侵檻復共梨花舞傍人一種妍華看不
足只憑高調和陽春

次韻題何誠所藏蘇明遠寫菊

金門五朝一下直靜樂軒中坐日長爲存秋花有真

意只題詩句不焚香

次韻蔣立恭清明上塚

去年載酒東郊路水畔花前醉詠詩今日壠頭空灑
飯傷心思憶去年時

枯木竹石爲王山人題

蒼柚翠柏含烟霧總以掄材入廟廊自在空山名散
木珊瑚石畔老冰霜
獨持貞操立雲根春雨秋風閱歷頻不覺流年成老
大眼中渾見鳳毛新

寄蕭德通兄弟

金殿理階紫禁闈戴星趍拜戴星歸一官侍從渾無
補慚愧當年舊布衣
桃花源上昔投閑長憶君家玉樹間酒散涼亭紅日
晩石臺臨水看青山

題李伯高畫

芙蓉峯下滄洲畔碧水迴環漾白沙聞說草堂隣杏
塢年年花發照春霞

題金侍講雲山障子

浮雲滿山如毛潔山光下映幽人居柴門落葉可俯
拾林下日長應著書

玉峽山人

玉峽山人王浦頻初承徵詔遠朝天賜歸遂向峽中

去春雨漲波好放船

寄思貽兄 四首

思貽先生守道園池邊竹下敞幽軒焚香坐隱烏皮
几隔水蒼山正對門
溪上流虹映壁經溪頭春樹拂簷青小車閒日何人
到會有光華動德星
未報君恩未乞身每看南雁重傷神清溪亦是朝宗
水遥想臨流憶遠人
蠡湖盤古白雲堆憶著當因夢裏回得似籃輿引諸
弟年年霜露及時來

寄蔣用文院判 二首

冬風浙瀝隔窗紗丹室紅光藹曙霞想見病餘清似
鶴開研玉雪詠梅花
旦氣清明體力輕未堪鳴珮拜彤庭緝熙齋裏熏金
鴨應著醫經幾卷成

簡胡學士索木芙蓉栽

牡丹芍藥皆嬌麗總怯風霜不耐秋只好芙蓉伴脩
竹清華晚映北窗幽
聞種拒霜逃水檻春前分乞數枝栽總知宋玉才情
絕會約花時作賦來

挽頒子明 三首

五彩春霞織綺袍文章無復看揮毫相思惟有南山

色彷彿當年意氣高
貴里侯家甲第開經過長是勒車回守玄宅裏尋常
到此去何因更一來
南浦江山一日空行吟誰復繼高蹤薇垣柏府多知
已循為傳經惜馬融

九日懷黃學士 二首

年年賜宴捧萸觴同沐
皇恩近御床今日江南望江北不知何處醉重陽
去時相約看黃花花滿園林未到家惆悵別來無一
字西風極目鴈行斜

送梁本之納溪教諭 二首

西過瀘洲是納溪錦江還在納溪西此去家鄉五十
里青山朝暮對猿啼
炯梯霧栢富奇材梁柱還須匠石裁刀布不勞孫計
吏
聖朝今選學官來

早至儀真

白沙岸頭秋氣清儀真郭裏早潮生五雲北望金臺
路初是朝天第一程

早至淮安

百丈牽船夜未休滿衣涼露不勝秋前林欲近聞雞
唱城郭朧朧見楚州

發淮安

岸蓼疏紅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雙鬟短袖慙人
見背立船頭自采菱

夜過徐州

怒濤翻河亂石橫牽船上洪初月明夜中不辨黃樓
處惟聽曾城鍾鼓聲

望濟寧

疏翠輕紅水岸迂漁家遠近映菰蒲高城前望晴雲
下却記行程是半途

花園望北京

黃金宮闕望都門頂喜明朝謁

聖君萬歲山高騰王氣五雲天上煥龍文

奉天門早見後午披召至右順門說退口號

紫禁西連萬歲山宣呼重入覲

龍顏拜承

聖語丁寧訓滿袖天香出九關

早過良鄉

馬上風沙拂面飛凝霜如雪墮征衣平明行盡良鄉郭茅屋人家未啓扉

莫州同王邦彥張伯原飲道傍民家

雄縣城南水沒路莫州市裏酒如油客行相聚且一醉不見越人空古丘 近城有扁鵲冢

阻風雪德州有懷王邦彥司直

蕭條風雪夜深寒短棹臨津欲發難却憶故人單騎去誰家茅店解征鞍

重過安山驛懷金公素

共買蘭舟北去時尚書相送此分違傷心未抵今朝重萬里承恩只獨歸

送張令赴麻陽

亂山蠻樹向人低遙綰銅章赴五溪爲想春風與布政新年俱到夜郎西

題陸伴讀伯陽草書後

前廿年陸爲余草書謝宣城詩陸不作已十年

偶發篋睹其故蹟愴然興懷

鬧繞春庭露氣清往年同詠謝宣城龍蛇滿紙看遺墨忽亂山陽笛裏情 友聞笛齋名

題梅送胡方大歸廬陵

淺蕊蕭條半著霜故人迢遞泝歸航東風無限江南思因爾牽情萬里長

胡學士在北京聞予病寄詩慰問次韻奉酬

玉堂新署綠陰凉日想承宣近御床班馬雄詞真特達唐虞化日正舒長

平明閶闔九天開玉佩趨朝百辟來

聖主正需調鼎用諸公應薦和羹梅

盛世才華翰苑多龍光星彩貫天河自慚同在承恩地不奈頻年遠別何

頭白日昏過五十不禁四體病交攻

君恩未有涓埃報却怪書來感歎同

繡錦傳來五色絲翔鸞翥鳳粲離離知公頭白丹心在況是文章老不衰

朝回清坐廣文氊病起閒逃蘇晉禪了徹六塵成夢覺邇來三月已無眠

盡戀長生養性靈力求大藥扣玄扃莊生自有逍遙論不道千齡勝百齡

紅心驛

馬頭近見紅心驛茅屋參差半酒家滿酒赤欄橋外
柳西風吹折數枝斜

夜宿臨淮營夢仲子一首

腸斷經年隔死生因行隨夢到行營營前淮水深千
丈得及人間父子情
繞膝跟蹌捧一編分明夢裏見娟娟臨淮營內中宵
月應照來生未了緣

早過宿州

月轉西林曉霧收霜華如雪擁貂裘馬前清界山無
數帶得餘酣過宿州

、陪謁徐王廟

聞予鄉中詢父老徐王廟下駐旗旄廟前山勢如龍
爲萬古塗山相對高

范增墓 元有望氣者盜發其塚取劒

千年寶劍無光氣衰草寒烟野木隣同是遺骸葬徐
土當時陵母識天人

題趙仲穆畫馬二首

紫霧團身白玉蹄搬奇倜儻渥洼姿王孫慣見升平
事貌得當年入貢時
十二天閑總駿才追風躡景是龍媒曾隨六御平胡
虜親過流沙萬里來

子啓學士見過余適他出不遇奉簡二首

西城過雨淨無泥楊柳風輕散馬蹄盧有琴徽待高
會却衝書札召品題
東鄰西舍總風流何處曾揚紫紫騮想見斜陽擁歸
旆不同雪夜剡溪舟

子啓見和再用韻奉簡時曾新市馬

雨晴沙淨不沾泥新試嬌驄白玉蹄款款金城坊裏
去過門風字不教題
城上西山翠欲流愛山不驟紫騮還如揚子江頭
看萬疊芙蓉近綵舟

習禮見和用韻奉酬并簡宗建 四首

玉署詞華照紫泥逢人不惜鑄金蹄綠楊庭館開風

月朝退從容每自題
綠陰池沼擅風流長髮青驄當紫騮自愛官曹清似
水不妨書舍小於舟
不解高陽醉似泥一壺時共薦豚蹄半酣藻思如泉
湧錦軸華牋取次題
雅操俱當第一流逸材千里見驊騮閑來同坐北窗
下如在清風李郭舟

胡祭酒食菜而病戲用奉簡兼謝惠蔬二首

雨後畦蔬嫩可觀忽聞憔悴臥幽軒非是安心無妙
法誰教放手刈葵根 胡近作詩自謂有安心法
萵苣澄清不入懷飯蔬飲水小茅齋却斷口腹猶貽

累煩致園官采把來

蒲胡祭酒 三首

重陽醉後又三日想見黃花綻始多門巷深沉無俗客高齋清坐養天和

滿城冠珮趁朝衙得似顧庵獨自閒心與天光共明淨朝朝爽氣對西山

朝來邂逅西江客報道今年盛有秋但得萬方同歲稔吾生貧病不須愁

唐人醉歸圖爲金學士題

翩翩六駿出騰驤醉裏衣冠見盛唐彷彿開元無事日不知誰是賀知章

正月廿九日戲蒲仲熙庶子三絕句時將徙舍城東

蕭散雙吹碧玉簫與君同都復同袍金城坊裏清如水却愛東飛學伯勞

新歲新齋好著書文明門裏會文儒開隣春酒蒲萄熟誰館青絲送玉壺

正月已終將二月城中咫尺見還難金門朝籍皆先送獨遣同寮待長官

題小畫寄史志靜 二首

春舍竹樹翠淋漓玉立蒼蒼太古姿久別儀曹文翰侶江南薊北贈相思

爲有高情共歲寒別來相憶苦平安憑將一片南州意寄與清曹粉署看

金幼孜輓詩 三首

獨携書史傍林泉榮利由來意澹然昨逮金川行在籌未曾輕到縣門前

坐擁風節凛飛霜蕙帶蘭襟道味長剩貯詩書遺諸子鄉人共詫白眉郎

昔歲京華住接隣論文來往日頻頻十年不見成終古酒灑東風爲故人

題畫寄恩貽兄

多情不恐有離群況從使清尖拂雲薊北江南六千里白頭兄弟兩鄉分

非所秋夕寄示康甥 二首

一點寒燈照黯然衣蟲四壁夜無眠傍人解識詞垣老爲歎重來未十年

五十無聞將六十不才孤負寵恩深惟應一片清秋月解照平生報主心

非所寄習禮 二首

舍外周遭無隙地積爲曾長短簷間茶茄綠皺霜前摘擬借西園五尺開

采采黃花定滿枝東隣西舍共襟期銀餅注酒清於玉醉裏題詩看少誰

題畫
竹樹紛紛翠欲迷山雲半斂水禽啼何人自有清幽趣不放扁舟過剡溪
南昌羅氏仰高樓
紅塵市裏浩漫漫車馬東西引趂難獨起高樓出塵外青山天際卷簾看
隔浦飛來萬仞青仰高樓外巳為屏南昌千古西山並別有東湖孺子亭
宣德丙午謁 二陵 二首
去年侍從謁 長陵此日重來慟倍增春柳春花渾似昔 獻陵陵樹後層層

君恩追憶不勝哀老淚乾枯病骨摧陵下一來腸一斷餘生知復幾迴來
題溧陽爾王先生歸榮圖 二首
壯歲青雲姊序分白頭歸里更情親一門壽俊聯雙璧海內于今見幾人
畫錦相輝入故園連枝競爽並高年從前心事清如水晚得幽閒不愧天
康樂才名我素交惠連文苑舊同袍眼看逸翮聯翩去不盡中情悵望勞
過將臺 二首
風雲長護崇臺下昔日

文皇此誓師至竟蒼天翊真主英雄捲地從龍旗
指揮羌族皆望天指將猶能說往年龍去鼎湖雲漸渺遺臣過此重潸然
有懷子啓行儉時彥時勉諸君子
衡湘貂裘月滿天四更騎馬向河邊玉堂學士無公務正擁青綾足晏眠
扈從巡邊至宣府往還雜詩十首
北斗斜高月未斜五更清露浄塵沙道邊簇簇杏立多是耆人候翠華
居庸關中四十里迴山複嶺度縈紆道傍石刻無人識盡是前朝蒙古書

關樹行行紫灰稀西風猶未放霜威聖情預憫隨營士勅下尚書盡賜衣
聖恩不巳恤殘軀老拙深慚效無幾酌金壺賜甘醴還令中使護輕輿
邊也今歲屢豐登今邊家家積歲餘何幸王師此遊豫大車裝稍進行營
紅葉離離淨可書綠渠流水見游魚老臣虛拜貂裘賜一路陽和護簡車
邊關當時任老臣邊頭千里靜無塵御營上謁多恩眷天語還聞獎諭頻
山望雞鳴勢入雲下循灰徑棘紛紛不辭步險觀遺

硯重是歐陽太史文
關外初冬似早春僧房猶見菊花新時平邑從巡邊
塞宣府回鑾只二句 上谷郡 宣府舊
懷來城外夜微霜風送輕寒初著身明旦馬前紅一
色回軍共試賜衣新
侍從海子飛放應 制五首
碧山翠海 帝王州鳳蓋霓旌護冕旒何幸升平無
事日衣冠祗從六龍遊
帝德含弘在至仁乾坤萬物總皆春天池浩浩嬉魚
鳥御苑騶虞集鳳麟
靈沼融融冬不冰如雲鳧雁與鷗鴿

皇盛德惟春育不重鷹鸇搏擊能
且網臨郊一面張浚羽扶搖任飛翔古今田獵三驅
樂惟有殷湯與
聖皇
玉座金輿衛綠瀛水光杯影漾龍旗豈如漢武橫汾
樂正似周文在沼時
題金文鼎清風樓卷 五首
白日紅塵深復深九衢車馬驟駸駸小樓獨坐清風
裏如在湘川渭水潯
世上浮榮了不知閒調綠綺理朱絲樓頭只許徵之
道度外從人歌竹枝

清風颯颯清雲深六月樓中暑不侵朝陽光輝下鳳
彩蒼雨髣髴聞龍吟
百年誰繼道松雪近數毗陵王紱高忽復乘雲去無
跡登樓懷想使心勞
先生已別金陵去歸住吳松近海濱澳漁瀟湘隨處
有清風明月共何人
題思齋寄宗穗二首
曾住金城坊裏住隣園日日有花來高秋九月毗陵
郡瀟灑何人共酒杯
思誠齋裏清如水坐對幽花晚自香共有故園鱸渚
上幾時歸去管秋芳

以絹問張子俊求畫
愛恺衙廬紫翠重結巢須倚七芙蓉天恩未便教挽
紱一幅翡溪更憶公
索子俊山中青蓋松
千歲徂徠古翠鬆拂雲含霧瀉風濤畢宏韋偃君今
是煩寫高堂五月寒
入薊州界
雲淨天清紫翠浮好山消盡越鄉愁行人如有江南
興馬上題詩入薊州
薊州道中見菊花有懷子啓時彥行儉時勉
諸君子二首

秋光漸近重陽節緩轡䡖鞭踏軟沙却憶玉堂開白
晝誰家庭館看黃花
想見聯鑣西出城酒壺詩卷共含情看山騎馬漁陽
郭也似平坡寺裏行
灤河道中同楊太常宜叟二員外小酌柳下
觀魚二首
四人坐酌垂楊下共愛清陰覆綠渠未盡一壺還上
馬却將閒散羨游魚
雲白山青護四圍水邊楊柳翠如幃人間無處無幽
境何補明時獨未歸
題梅贈以稼

攜手河梁欲別難故鄉南去路漫漫一枝林下清如
玉但保風霜到歲寒
遇山居老有感二首
細柳鮮桃斂艷春白雲流水淨無塵看渠鶴髮林老
者只傍青山老此身
著處溪山可置身古人求志不求聞從前未有匡時
術只合攜家傍白雲
憂亡妻二首
孟光憔悴病來容昨夜蒼茫夢裏逢還似往年臨別
日匆匆勞苦為紉縫
經時未遂葬山丘賢行終身慟不休勤儉成家長兒
女一生辛苦為縈爽
送甥訓恭問學子勤三首
鑾坡鳳沼接清班憶昔同朝侍
聖顏此日相逢又相送傷心回首見橋山
之官渺渺江南去使節還家著錦衣萬里誰無桑梓
意同鄉惆悵未同歸
故人為郡端溪上前月書來歎索居同是貞元舊供
奉因君更問近何如
題菊送別
送行漸及黃花節江北江南白露寒為有清香宜晚
歲偏憐彭澤未休官

唐馬為王學士題二首
玉花驄馬大宛來欲儷權奇見異材不道開元四十
萬移駒安得望能媒
雄姿逸氣能神亦霧圓身白玉蹄白是西來第一
匹東風蕭散不聞嘶
鬼谷圯橋東山雲房四門為金學士題
靡靡王風嘆黍離周公已遠仲尼衰乘車擁蓋諸侯
客只說陽城鬼谷師
神遇圯橋豈偶然君臣契合亦千年不逢龍準真明
主三傑何人解識賢
莫道征西舊司馬平生山水慨幽尋白頭匡濟成何

事回首東山感慨深
雲白山青與樹綠神仙咫尺隔塵凡九還直去決逢師
授白此流傳到呂巖

楊學士以海棠雙鵲圖贈其弟歸求題

楊家庭館風光好花蕚連枝錦不如況有和鳴雙翠
羽相親相樂似雍渠
萬里京華臨別日海棠花發欲春深遥知晴鵲先將
喜啼滿龍津碧樹林

張緝熙監丞輓詩四首

二十年前同史館北京邂逅更情親傷心此日賢關
外相向西風哭故人

八品儒官坐辟雍白頭心事古人同至今鼓篋橋門
者灑淚相思說至公
兩京學省聚賢英試問何人不負丞官舍一廛清似
水後來相繼屬誰能
死去悲吟滿搢紳共嗟直道不憂貧不知駟馬高車
客身後如公有幾人

王孟安筆花軒三首

絲綸閣下染龍香幸得蒙恩侍玉皇元白筆花軒裏
進常時親灑山天章
清世高才與博聞軒中來訪日紛紛文章誰合傳千
載三秀靈芝五色雲

當代中書海內傳尚論勳業不論錢贈公憑寫天人
策肯遂揚雄浪草玄

王御史竹索題

千尺雲霄聳翠竿畫圖猶似倚窗看堂中別有凌霜
柏與爾青青共歲寒

題馬二首

滿身雲影濕津津何用能空薊北群踏鐵猶矜千里
足連錢時動五花文
曾隨六御歷沙場初解鉤膺白上襄只合清時謝羈
鞅春風散誕華山陽

錢舜舉松溪待渡圖為姜司諫題二首

翠堆蓮山綠漲隄桐舟長待岸東西人家知是吳興
往還傍苕溪傍霅溪
樵蹊芳舍水村幽林杪山光積翠浮空使行人愁望
渴隔溪閑卻木蘭舟

五月八日史館困睡夢作

獻陵顧問房事覺而感賦

陰山瀚海已澄清猶似當年軫
聖情萬事傷心同夢過白頭清淚不勝零

文淵閣前芍藥盛開對酒偶成

東風又放玉堂春麗色清香滿意新有酒相催莫虛
負今年頰減去年人余少從曾學士棨郎中不數月皆文論然有感

清明有感

西江南望渺天涯歲歲清明不在家蕩日飄風無定
著亂人情思是楊花

黃母王夫人輓詩二首

珠翟雲冠五福身綵衣看舞瑞麒麟乘鸞一去知何
處女範長留教後人

口訓詩書手辟纑月涵滄海出明珠夜中環珮歸來
些啼殺堂前反哺烏

楊河竹枝二首

屯壁人家住不多屯邊屈曲是楊河寨裳濡足不計
數河上行人愁奈何

客子離家十月程風沙引起憶家情河中鯉魚不得
見尺素何由寄北京

輓彭叙古二首

年過二十工書法往往揮毫過古人身被
君恩無一歲可憐埋玉楚江濱

死別終知見面難旅墳荒草暮雲寒幾回東角樓前
過恰得遺書不忍看

甲寅初度感懷二首

翰苑春坊清切地從來未有效涓埃
天朝三十三年祿虛負
君恩養不才

先塋夜夜夢家山身繫
君恩未遣還終歲不如生養薄奠杯秪益涕洟瀾

回鑾是日微雪

扈乘回鑾指玉京行營笳鼓雜歌聲山靈亦有憐愉
意數點飛霙送羽旌

題倪元鎮畫

琴床書几一塵無散髮雲林不受呼清閟閣中賓客
盡時同遺墨見倪迂

居庸道中竹枝二首

牽車馳馬夜無停不辨容顏只辨聲非是長歌即長
歎一般行路兩般情

千車萬騎度關山獨也有輿帖帖也傳與家人莫相
憶不曾辛苦不曾寒

次韻弘濟過居庸佛院懷幼孜二首

又隨翠華度居庸不復當年語笑同下馬還尋舊遊
處傷心寒樹起秋風

並登仙闕愧才庸三十年間進秩同何日南帆泝蕭
峽冢前持酒酹西風

時思堂二首

樹有深根水有源音容夢寐記生存堂中日日蘋蘩
薦不稱從來罔極恩

春雨秋霜繫所思傷心雖緣竟無期後來六筵陳祠

祭得似承懽菽水時

集句

送左安禮 集詩

君子之馬送友也友人錯吳而罷澤之監將日疏焉故集詩句以道其情

君子之馬六轡如絲言念君子如瑾如圭其德不爽敬慎威儀　君子之馬六轡沃若言念君子如金如錫其德不回威儀抑抑　豈無他人不如友生邂逅相遇德音不忘惠而好我示我周行　言咲晏晏維予與女女轉棄予誰與獨處中心養養往送于野與子成說方何爲期既曰歸止曷云能來子寧不來悠悠我思

卧病答黎信十首 集杜

隱戶楊柳弱嫋嫋孰知茅齋絕低小人生留滯生理難短移柄息一枝安朋知來問覬我頽安得廣廈千萬間

青春欲盡急還鄉身欲奮飛病在牀荊揚春冬異風土終日慽慽忍羈旅形神寂寞甘辛苦世人那得知其故

自斷此生休問天濁醪麤飯任吾年將詩不必萬人傳小兒學問止論語恰有三百青銅錢

天時人事只相催懷抱何時獨好開氣酣日落西風來口雖吟詠心中哀亦知窮愁安在哉生前相遇且銜杯

江上人家桃樹枝千朵萬朵壓枝低風妬紅花却倒吹人生幾何春已夏應須美酒送生涯

今日苦短昨日休萬緣東逝無停留江花未盡會江樓長歌短詠還相酬請公一來消我愁

此鄉之人氣量窄我獨覺子神充實十日不一見顏色時復看雲淚沾臆感時撫事增惋傷人生會合不可常

草閣柴扉星散居不道故人無素書素書一月凡一來紙長要自三過讀故人相見未從容令我心中苦不足

寒雨颯颯枯樹濕欲往城南忘南北感君意氣無所惜昔者相過今不得此心炯炯君應識

鄉里衣冠不乏賢煎膠續絃奇自見前者途中一相見去馬來牛不復辨今渠述作與同遊惜哉一逢無此流

感遇答夏四秀才三首 集李

搖曳雙彩鳳欲集無珍木昨下閶風岑飄揚竟何託梧桐巢燕雀反栖惡木根人生難稱意羅家安足論

綠幘誰家子灼灼笑繁嬰鞍照白馬玉壺繫青絲行行未能已冶遊方及時我志在刪述但爲此輩嗤

去去復去去天地一逆旅石火無留光良辰貴及
取酒會四鄰行樂須及春黃金高北斗浮榮何足

東里詩集卷之三 終

提學道

奉

廣州府 委

廣州府儒學教授李元春

訓導柴元吉

南海縣儒學教諭吳存忠

廣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陳 昇

番禺縣儒學廩膳生員陳鴻 抄

少師東里楊公文集序

天生間世之才必予之以清明粹温之資際夫重熙累洽之運發為事業參贊經綸輔成國家之盛著為文章宣金石垂汗簡以彰文明之治夫豈偶然哉觀於今少師東里楊公士奇可見矣公江右西昌宦族蚤失怙奮志卓立讀書數行俱下既冠涉迹湖湘漢沔所交鴻儒碩士所談道德仁義而所受清明粹温者養之直而資之深芳潤內融彪炳燁乎外見濡豪引紙力追古作於是聲名洋溢受薦而起

際遇
太宗文皇帝正位宸極建內閣以
嚴禁密公與淮等七人首膺抜
擢之命典中祕兼知外制歷事
四聖熙洽之朝凡大論議大制作
出公居多肆其餘力旁及應世
之文率皆關乎世教吐辭賦詠

冲澹和平渢渢乎大雅之音其
可謂雄傑俊偉者矣公之立心
制行本之以忠貞亮直持之以
和厚謙慎以故清議咸歸重之
洪惟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肇開文運儒雅彬彬

輦出以公述作徵諸前烈頡頏
下上能幾人焉方之當時齊驅
並駕復幾人焉謂之間世之才
其信然哉淮也孱弱無似旦夕
相聚處聆笑語接矩範裨益良
多屬以抱疾怠事上疏乞骸蒙
恩賜歸調息旋軫之後雲泥逈

隔離羣索居荒落殆甚公不遐
棄貽書以文集序見屬輒以平
昔之所知公論之大推者序述
如右昔昌黎之文李漢序之歐
陽之文蘇軾序之交輝迭映於
千百世之遠淮豈知言者哉公
命也其奚敢辭

正統五年歲次庚申秋八月既望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黄淮序

東里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

遊東山記　金華縣廟學記

冊桂樓記　務勤堂記

凝秀樓記　翠筠樓記

退思齋記　樸齋記

永思堂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賓興堂記　思政堂記

東畊記　梅溪書屋記

卷之二

記

石田茅屋記　常州府廟學記

稼軒記　滁州醉翁亭記

耆徵菴記　竹林清隱後記

樵雪齋記　石岡書院記

齊壽堂記　頤樂堂記

江陰縣先聖廟學記

文丞相祠重修記　楊氏祠堂復建記

卷之三

序

贈陳名道序　贈蔣醫士序

送梅清隱序　贈曾士榮序
送鍾用之序　贈謝敬常三人赴京序
送劉仲珩詩序　送楊仲宜詩序
壽尹先生詩序　送王澄淵序
武昌十景圖詩序　送鮑教授詩序
魯林懷思圖詩序　郭氏續譜序
桂巖集序　送陳朴振序
送余侍講序　泰和王氏族譜序
卷之四
序
胡廷平詩序　送胡水齋詩序

送尹能敬詩序　送林敬諭詩序
送徐理問詩序　氷溪集引
石岡集引　長林書屋圖詩序
蔡氏族譜序　送蔡孟愷序
送蕭善本序　贈蕭照磨序
萬木圖序　南窓吟稿後序
康氏族譜序　送歐陽允宜序
送侍郎儀公致事序
陳氏族譜序　送曾存誨序
卷之五
序

鄭氏族譜序　玉雪齋詩集序
貧樂詩序　送張鳴玉序
送李求定經歷序　送林正行序
送樊參政序　楊氏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送史志靜詩序
五清詩序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歐陽氏族譜序　梁氏續譜序
贈張宗璉詩序　送宗老季琛詩序
西城宴集詩序　對雨詩序
卷之六
序

送蔡用嚴序　贈高以能序
贈王敬先序　送李伯高訓導序
劉氏慶原編序　送徐提點詩序
聽琴詩序　送王編脩南歸序
送尚書金公歸省序
送吳子恭致事序　送羅學古序
康氏族譜序　送羅照磨致事序
熊氏族譜序　送黃信道致事序
易簡方序　送高伯琴歸省序
送孫先生致事序
卷之七

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汝溪劉氏族譜序
蔣氏族譜序　王氏家乘序
北征集序　送黃敷仲序
送郭庭瓚詩序　送少保黃公詩序
贈陝西二憲詩序　西澗集序
梅花圖詩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送蕭省身詩序　贈蔣主孝序
劉氏倡和詩序　贈太醫院判蔣用文序
卷之八
序
送郭公緒序　送貝秉彝序
蕭仲誠慶壽詩序　送劉給事序
龍潭十景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送陳賞序　樂氏族譜序
送劉子敏序　黎氏倡和詩序
送胡敬方序　送族孫朋遠序
中溪八景詩序　送學士李君詩序
卷之九
跋
跋子昂書海棠詩　書楊氏忠節祠記

跋與友蘭生詩　書宋高宗手詔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
題宋歐陽脩誤告身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
題少保藏麥舟圖
書戒石銘後　題晦庵先生墨跡後
題諸賢翰墨後　題贈劉士昔詩卷後
題陳仲易先生墨跡後
題楊誠齋易傳稿後
題顧知川莫然後　書胡學士草書後
書伊蒿手傳後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題朱文公墨跡後
題蕭氏瑞芝詩文後
跋黃檢法告身後　恭題編脩官廖賜受
勅命後　題胡學士遺墨
題絳帖後
卷之十
跋
跋瀧岡阡表　跋李靖西嶽書
跋胡忠簡公封事稾
跋右軍十七帖　跋七姬厝誌
跋王荆公詩　題楊文川詩後

跋文山集杜句　題劉山陰集
題石徂徠集　題歐陽文忠公事蹟
題通鑑續編後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跋三禮考註後　題壇山石刻
恭題正祀典名號詔
跋詹孟舉千文　跋松雪書滕王閣序
跋干祿字書　跋戴九靈和陶
題王臨川文後　題諸儒奧論後
書唐才子傳後　書十史評節後
書元首科程文後　書養蒙大訓後
書說文字原後　書六書正譌後

書新唐書後　書五代史後
題丁鶴年詩　跋安雅堂文
題黃少保省愆集後
題劉仲脩書虞揭詩後
書元首科進士題名後
書張文昌詩
錄楚辭跋　劉職方詩跋
書劉文房詩後　書三蘇文選後
題曾氏冠辭　書元史後
跋文山督府忠義傳
書孔子家語後　跋張旭草書
跋懷素帖

卷之十一

跋

跋赤壁圖　題黃母劉傳後

恭題

仁廟璽書錄本
書立宗忠簡公墓碑卷　題戴氏先世告身
跋謝必連贈官誥　書石鼓文後
書漢置孔子廟卒史碑
書華山廟碑後　書夏承碑後
書孔子廟學記後　書千文後

書化度寺碑後　書皇甫君碑後
書孔子廟堂碑後　書昭仁寺碑後
題黃主簿告身後　題先賢遺墨後
跋宋侍郎龔公墓誌
書歐陽臨瀨傳後　題虞都御史蘭亭墨本
恭題崇恩堂卷後　題漢周府君碑
跋清節書院記　題范危墨跡
跋松雪書　跋唐誥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卷之十二

神道碑銘

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贈平江伯陳公神道碑銘
贈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贈太師謚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追封鄞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
卷之十三
神道碑銘
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徐公神道碑銘
贈右副都御史向公神道碑銘
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碑銘

卷之十四
墓碑銘
右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甄氏先塋之碑
贈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
寧國知府陳公之碑
大理寺卿虞公墓碑銘
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君山廟碑
卷之十五
墓表
縣丞彭公墓表 主事郭君墓表
歐陽允賢墓表 博士王君墓表
贈給事中吳君墓表
樵雪居士墓表 陳廷傑墓表
黃先生墓表 贈員外郎易君墓表
蕭坦行甫墓表
卷之十六
墓表
彭士揚墓表 沈學士墓表
劉仲良墓表 陳處士墓表
黃氏壽域阡表 蕭德聚墓表

贈御史羅君墓表 故諭德林君墓表
郎中史君墓表
贈太醫院使謚恭靖蔣公墓表
彭先生墓表
卷之十七
墓碣銘
運副蕭公墓碣銘 郭彥常墓碣銘
蕭安正墓碣銘 梁用之墓碣銘
曾勝甫合葬碣銘 張重器墓碣銘
主事劉君墓碣銘 參議解公墓碣銘
卷之十八

余淮

墓誌銘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歐陽三峰墓誌銘　御醫趙彥如墓誌銘

蕭伯玉墓誌銘　周仲舉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侍講王君墓誌銘

陳孟潔墓誌銘　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沈生墓誌銘

龍仁安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尚書張公墓誌銘　陳思孝墓誌銘

贈太師蹇公墓誌銘

尚書郭公墓誌銘　知縣貝君墓誌銘

檢討周君墓誌銘　何彥澄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曾先生改葬誌銘　脩撰馬君墓誌銘

思貽先生墓誌銘　梁紀善墓誌銘

張從善合葬誌銘　主事劉君墓誌銘

贈少保金公墓誌銘

通判詹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墓碣銘　墓表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樂母胡氏墓誌銘

故夏夫人嚴氏墓誌銘

黔國公夫人[illegible]氏墓誌銘

張處士妻[illegible]墓誌銘

宜人王氏[illegible]　安人劉氏墓碣銘

太安人丁氏墓碣銘

羅孺人墓碣銘　陳孺人墓碣銘

武夫人墓碣銘　夫人范氏墓表

宜人郭氏墓表　宜人徐氏墓表

康節婦墓表　太宜人曾氏墓表

卷之二十二

傳

胡延平傳　知事府君小傳

退菴府君小傳　疾退子傳

黃伯器傳　羅先生傳

劉子輔傳　周是脩傳

王先生傳　陳孟省傳

抱灌子錄

卷之二十三

表　詩　贊　文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經筵謝表　平安南詩

平胡詩　思訓堂詩

黃思恭學士像贊　兄庵像贊

鄒侍講像贊　自贊

石處士像贊　具慶遺像贊爲王令作

亡妻嚴夫人像贊　行僉像贊

歐陽子白像贊　祭告先考墓文

祭告先妣墓文　焚黃告先祠文

祭康氏妹文　祭族兄仲素文

祭陳一敬文　祭王肇慶文

祭林崇璧文　祭陳叅政文

祭恩貽兄文

卷之二十四

辭賦銘箴

正固先生哀辭　周尚志哀辭

白象賦　河清賦

甘露賦　師古堂賦

雜諧賦　清白堂銘

主善齋銘　芳洲春意堂銘

詩禮庭銘　環秀書屋銘

學箴

卷之二十五

序碑記銘

送彭海雲詩序　送釋源濟序

送釋代宗序　圓庵集序

勑賜廣福寺碑　虎丘雲巖寺記

宣府彌陀禪寺記

僧録右闡教一菴法師塔銘

僧録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東里文集目録終

東里文集卷之一

記

廬陵　士奇

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閑暑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拂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

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傍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傍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

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
没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
記

金華縣重脩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裁成輔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之生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敘之典小而動静云為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賛夫天佑斯民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為君知尚於仁為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自漢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廟其禮而尊用其教我　國家君師宇内一惟孔子之道内而京師外而府州縣遠而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可為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恭有慢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邑成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禺郭瑛來為令祗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其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為學甲辰之夏巷民弗戒于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火烈人罔攸措瑛拜顙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答反風熄火殿及兩廡弗燬特完向視殿材歲久滋弊宜撤以新方亟于會　詔有司脩飭祀典祠廟邑人趙義咸願有助遂卜日蔵事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像前建重門講堂齋廬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于舊規於是令率學之諸生行舍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具書本末加書介中書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夫祇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邦人俊秀來游其間必也朝而之斯潛焉肅焉乘其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其仰鑽之志而進脩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日廣處也有以績前脩君子之光出也有以任　國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于賢令與賢父兄之盛意哉是役也令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真某某助之計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丹桂樓記

五雲洲之東距泰和萬安兩邑皆一舍有半曰學堂里里鉅族爲蕭氏其先徙自吉水之㕵溪代有詩書行義爲鄉人所敬雖未有甚顯者而所與交游婚媾亦顯者也家有丹桂一株莫究所自植里老長相傳約百數十年其盤虯偃蹇凌霄漢蔽虧日月就下而望之蒼然如垂天之雲秋高風露淸洌花盛發香馥馥聞十數里蕭氏之耆耋以其暇率族人聚樂其下長少具在布席列尊俎少者以次奉觴爲壽畢則拱侍聽長者之訓教懽洽之至禮度不踰歲率一再舉焉及元季兵亂海內鼎沸蕭氏之老者皆沒壯而少者皆散徙崇甍飛棟蕩然無存而桂亦斃於燬矣雖

枯根尚隱隱頽垣荒址之間而生意泯然於是歷歲遠矣蕭氏之彥曰孟常獨切興念吾先人之所居吾可以去之而不復乎辛勤歸即故址薙蕪畚礫營室以居讀書學道其中而敬脩其先人之德焉既又作樓若干楹與桂相直無幾桂之荄者復萌蘖數歲而聳拔鬱然識者蓋知爲蕭氏復興之徵或曰蕭氏科第之祥也遂號其樓曰丹桂又數歲孟常舉進士擢監察御史奕奕起聲譽九載用績最陞浙江布政司叅議而蕭氏之顯者遂盛於孟常桂亦盛異矣哉夫家之盛衰係乎氣運亦必有由於人者蓋善德可以致和氣凡物之近者必先得其氣故隨之而盛衰焉

田氏之荆兄弟析而悴合而復榮此其證也田氏以友蕭氏以孝孝友行於家而家之所由盛也孟常將赴浙江屬余記丹桂樓楊於蕭故婚姻家而余與孟常仕宦往還又十餘年故爲之記又推其盛之所由者以示其族人子弟俾皆勉焉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眞存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八年陞山東按察使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游之舊也屬爲書其所以名之之故而自儆焉其言曰眞學不足以究道才不足以濟務

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授之以一方耳目之寄綱紀之

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數千里之地土廣而民衆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譏罪哉惟是夙夜兢兢弗勝之爲懼也又竊念之良驥一日千里如下乘而弗息十駕可至也眞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誠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爲克篤其志者也蓋嘗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一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蓋法天之健以爲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逸之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

學者之問政亦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彊志而力行其本則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誠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誠可爲克篤其志者歟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若三四輩邂逅汝潁相與讀書討論之餘恣其肯於所適或登大別而瞰江漢或爲舟浮游南浦赤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憑高騁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鋏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頗其所自得蓋富貴貧賤憂戚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且適如此而奚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
聖明在位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趨實以施功業而存誠官益進任益重且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爲之書

凝秀樓記

芝之爲瑞也果與於人乎異時深山窮林巖谷之幽翳薈之陰人跡所未嘗至者芝叢生其間多或累萬本其少猶動以千百計是孰之所致哉無與於人乎孝弟慈厚廉貞潔清之士其所居亭榭階戺園囿垣壁之側往往而芝生焉謂不係於人哉蓋天下平寧王道得化澤充洽泰和融液於兩間瑞物之著固有不擇地而出者矣若一德一行積誠而不已足以通神明致和氣斯瑞物亦必有若夫一人之感召者焉人之德莫先於孝古之能孝者若韋弘宗楊思貞許利川之徒皆有芝産其廬墓之次感應自然之理也前江西按察使金華邵玘以先永樂甲辰丧其母居喪執禮哀慕夙夜乃是年八月所居東屋之下産芝五莖或三秀或五秀華采煥爛明年五月復産一莖五秀輪囷郁然鄉里驚異嗟嘆以爲孝感相與名其東屋曰凝秀之樓鄉人之仕於朝者光祿李少卿顯中書陳舍人景茂求余記之以先永樂四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明法守而清操凛然
仁宗皇帝臨御南京特旌所器重歷署大理寺都察

院刑部皆有能聲其陞廣東江西也治行尤多而自得祿迎母就養愛敬無盡母甚樂之以先於余往還蓋余知其能孝其所爲感召非獨居喪時矣斯樓殆將有聞於遠哉樓若干楹前臨穀水後枕椒峯擁蘭溪之勝於顏孝子羣烏助葬處蓋相望云

翠筠樓記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爲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爲之記汝敬之言曰爲春冬雨霽秋氣澄徹八窗洞闢天氣徐來鬱乎

如青雲汎乎若蒼雪頹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搖蕩於
履舄之下坐而聽之咿咿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
至若凉月之夕揚鳳羽之蹁躚氷雪之晨挺琅玕而
獨秀皆樓中佳趣也閒暇而登焉蓋使人襟抱清曠
萬慮不侵翛然如出人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曰
信可樂也而非有瀟灑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
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哉夫高甍廣搆嘉木森布葩
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日相聚而睢宴淋
漓此豪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也其固自恃以樂
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以待於斯須之頃其視
斯樓雖四時寒暑凉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

豈獨清濁之相遠哉同倫殆有異乎衆人之所尚者
歟抑君子之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
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有節柔而不撓
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
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爲君子之所尚而同倫之志
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桃林又自
桃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絶俗之
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
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
乎竹者遠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爲八世其
所尚殆有所自耶故推本而爲之記

退思齋記

少師吏部尚書蜀郡蹇公名其燕處之齋曰退思或
曰公歷佐累朝陟崇一品祿厚而位崇天下之士奔
走下風瞻望餘光者邈乎不可及矣尚奚退思之爲
哉嗟乎此君子之所爲有思也君子思盡其在已者
何與乎外哉公以進士事
太祖皇帝朝夕近侍十餘年而始終事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爲六卿之首進三孤之重
三聖在上知之深信之厚任之專今寵遇
明聖所以信任之如

三聖而天下之人亦皆有望於公也凡今士大夫賢
不肖之鑑別自執事能否之進退皆公司之
國家有大政大議係宗社生民之重者皆公與之欲
志底于善也不思而能之乎古大臣君子如禹稷皐
陶伊尹周公所思上之爲公下之爲民皆公職也公
能獨無思乎退而思其道進而施諸事必使衮職無
闕庶官無曠五典脩百度貞陰陽和時序順四海熙
熙無一物之弗遂庶幾盡吾職而有以副
明主之德意與天下之人之望不然或有一之弗至
即吾職有所未盡故雖燕居獨處汲汲焉求諸心而
不遑暇焉者大臣君子以身任天下之所爲也宋儒

簡肅爲執政題其私室曰退思嚴此其志蓋與公同
當時稱骨直又稱其忠實可大用亦公之所同若遭
逢
列聖寵祿之久且盛則公所有而簡肅不及焉宜公
之惓惓不能已於心歟公自始仕至今四十年單智
畢慮於厥職恒恐不及而秉謙持約恂恂不改其布
衣時位愈進德愈厚名愈重譽然今之老成人夫何
幸國有老成以係百僚卿大夫之承式也哉士奇仕
於朝從公之後知公之心間承公命爲此記既復于
公又書以自勵云

樸齋記

永嘉郭文通精繪事事
太宗文皇帝嘗賜其名曰純純既拜命退而名所居
曰樸齋蓋樸幾於純純以德言樸以質言歸朴以達
純也繪事自唐虞見於經蓋備五采之施而藝之至
文者也一色不襍爲純在人爲至誠之德　聖明之
意其欲約之使復於太古之無事乎三五以前絕智
離巧追夏與殷猶尚忠質至於成周而文盛焉蓋勢
則然矣聖人豈不欲長用古之道哉孔子曰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其意可見矣其亦如民之初生赤子之
心純而無僞既長而欲動則私意日滋向之純而無
僞者日喪故孔子之教亦使復其初耳純之所以名

同繪事後素之旨
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固欲天下皆純質之俗斯
民皆誠篤之行而況左右供奉之臣哉純能欽承
聖訓以名齋居其亦欲朝夕起處體諸心誠諸行不
使有一息之或間一事之或戾以仰副
文皇帝之心而不忝乎純其有志乎哉夫樸之爲齋
也必忠信以爲址靜貞以爲宇澹泊以爲扃簡約以
爲牖斥浮靡之玩謝矯飾之游黜智巧之務執其誠
守其一以任乎自然如是而可矣勉旃純也純爲人
和厚明敏自永樂初召至後推擢繕所丞
上嗣大寶之初陞閤門使云洪熙元年三月記

永思堂記

永樂甲午冬余偕王邦彥司直張伯原劉允恭兩司
諫還自北京晚出文明門道通州登舟時北風沍寒
數人者聯鞍徐行伯原從子時貴馳一騎挾四五僮
奴崇穀載酒追及即道傍民舍以餞皆引滿痛酌時
貴侍其從父及賓客怡然甚恭惟恐不極其歡也旦
出河上冰已合則謀陸行時貴留侍數日爲治裝具
余三人前皆未識時貴一旦相遇相愛敬者蓋自愛
敬從父而推及之也及與從父別其戀戀不忍之意
感動左右蓋吾輩皆竊歎其事從父如此於事父母
可見矣後聞其家有永思堂伯原爲余言時貴年始

十三其父嘗戍遼東老且病不能行即奮身請代方行時道傍觀者矜念嘆息謂此孱然精稚冒辛苦從役萬里海外夫安知其有立否也既及戍四顧無所可恃勉自樹立然閭巷磊落不肯跼蹐在人後既壯與上下皆愛重之獨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父母側也既内徙淮陽日望得一歸省無幾後從常山護衛今父母皆沒矣徒抱無涯之戚此堂之所以名也顧爲之書夫父子天性生而致愛沒而致思常情所同也春秋嘗享不忘然後世有不能事其父母又有肆巳悖道以危父母者矣於時貴之事可書也嗟乎時貴養不可及矣顧今所得爲者持身謹行以圖無忝此孝之大節也時貴勉哉遂爲之書張氏世家衛之廣寧時貴今寓北京云是歲十有二月既望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
國朝廷試
天子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 天子服皮弁絳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舉臣上賀其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與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
皇上嗣統之初詔禮部科舉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什四著爲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今始禮部尚書臣濙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矧今
龍飛第一科宜有示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卬惟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爲榮者
天子親擢之也今 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爲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爲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有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勉歟於是
朝之令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于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卷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賓壺堂記

翰林檢討莆田黃貫行中爲余言其鄉有徐氏者故詩書家居壺山之麓東瀧之里累世矣至士德甫始從居黃石蓋去壺山之麓十里所士德甫沒其三子長曰孟博不忘厥祖之所居也偕其二弟即其父所築之前而面壺山作堂名之曰賓壺求爲之記余未嘗

識孟博兄弟而行中端重謹信不妄交際孟博兄弟之爲人可知矣實者敬以接之也父者吾身之所從出也祖者又吾父之所從出溯而上之皆吾祖也皆吾之所從出也先儒論禮以立冬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蓋曰始祖厥初生之祖也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者也冬至一陽之始立春生物之始皆象其類而祭之也象其類有致愛敬之禮則即所居而致愛敬焉者天理在人心自有所不能已也夫肅然而峙乎吾前則吾起居出入無不接乎目接乎目則動乎中怵焉而興感齊焉而起敬者自無一朝一夕之間豈必象其類而後然也哉吾於徐氏斯堂蓋有以知孟博兄弟重本敬始之惓惓也嗚呼恒人知愛敬於其父也於其祖蓋有間矣况溯而上之者哉夫知重其祖其必知重其身又可以推見孟博兄弟之爲善者歟吾又聞壺山薾中之最勝處也隱者之所樂而神人仙子往往出沒於其間夫徐氏之祖有靈焉其必不去此而精神相感氣類相通其必有致愛敬而受福者歟堂凡若干楹作於某年月孟博之弟仲曰某季曰某皆可爲徐氏孝孫云

思政堂記

治事之後堂名思政者求善其政也爲政有道也未得夫道必求諸心方清淨無事不與物接之際靈臺湛虛道無不存一念之興則道隨著焉故凡官府皆有退處燕休之居豈徒息勞而佚倦哉亦以專一其志而將致夫無窮之道也廣德州及所隸建平縣凡民之戶幾萬幾千有奇田之稅歲幾萬幾千有奇且在邦畿之內也於爲之守而善其政殆難矣哉盧陵羅坤泰之爲知州也勤其政而愛民如子蚤暮察其所欲惡盡心而爲之州治之後有堂久圮矣因其舊葺之而加闢焉闓爽靚深喧囂之聲塵襍之迹皆不及可以疏暢煩鬱澄心頤神而啓發靈智公暇則於此用其心於所未至名曰思政之堂聞求余爲記君子居官本之爲持身上之爲事君下之爲治民三者其要也必端其在己而勉於臣職不使有所不盡厚於民生不使有所不足夫欲其然也其道有不思而得者乎庶事叢脞乎前而人異情時異宜也欲隨事酌其情權其宜而不由乎思可乎猝有過舉焉不遂而復亦未必不由乎思也入而思之出而行之政有不善焉者寡矣坤泰可謂得爲政之道歟坤泰永樂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擢今官和厚明敏而有志焉爲廣德未踰年吏部尚書蹇公奏　詔巡撫過之民耆老千餘人詣公言知州之賢能仁愛已也其得民如此非得爲政之道而然歟如其求道而不已焉將民之戴之豈有窮乎且後之繼坤泰而居者無窮也如

皆求其道而不已將民之飢之又有窮乎以是復坤泰爲記而併以吉夫來者

東畊記

客有過余譚東畊子之事者曰所居吳淞江之上九峰三泖之墟其爲人質實無聲色之娛惟勤穡事歲東作既興每旦率子弟載耒耜畚鍤往治播種暮乃息或日中躬任餉饁有餘暇而天日融霽曳杖行塍間察視所不及迨夏耘其勤如之秋穫勤亦如之計其歲中三時之日率什六七在田歲以爲常有愛之曰盍少自逸耶曰吾民耳顧無他材能可以裨於時又不自力以食乃欲仰食乎人耶而其積有餘遇公

府徵賦令下必先趍事曰凡吾民得安乎田里足乎衣食無彊凌衆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育之樂者上之賜也吾既無以報大德又不盡力於此何以爲人乎余聞客之言歎曰嗚呼世之人蓋有非其力不食者矣如惓惓於　君上之大德不敢忽忘非知本者能之乎誠使世之爲民者其所存皆然俗化可厚而刑罰可以無用也客聞余言曰願書之遂爲之書東畊子潘氏字大本東畊其號余未嘗識東畊子皆得之於客客爲中書舍人潘譓蓋其兄云

梅溪書室記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成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稗官小說其書多具既以爲自脩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爲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彝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況處乎山林僻遠幽阨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

其原田廣衍播植皆沃壤處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無慕外之累而其人又多秀敏惇厚之資則其於爲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峰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淺既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胡故廬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徙梅溪至宗智甫蓋七世云

東里文集卷之一

東里文集卷之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記

石田茅屋記

石田茅屋者刑部尚書大梁趙公以名其宴休之居也士之有道也不以貴富賤貧而易其所守蓋道內也貴富賤貧外也主乎內者既定則凡其外者舉不足以奪之故窮不加損焉達不加益焉顏子有王佐之才使得時而行之其心固不改簞瓢陋巷之時而孟子亦稱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蓋惟中之所守確乎不可拔而以之遇則可以建功不遇亦可以自樂非志於道者不足語此公少嘗從事耕讀而有志用世既發身升目事

太祖皇帝爲夏官屬超遷浙江參政

太宗皇帝臨御徵爲少秋官改冬官又改春官遂進

大宗伯改大司馬

仁宗皇帝嗣位惓惓於慎刑罰又改大司寇遭逢

列聖歷中外三十餘年預大議輔大政位高而祿厚自恒情觀之則向之茸布所樂豈復有一毫尚留念慮哉然此非可以論公也公學博而識遠志高而才大推其心蓋惟天下寧謐　朝廷尊安生民樂業邊境無事公之樂也矧今

聖明在位方圖任老成公宜益攄嘉猷以輔建太平安得慕彼而違此哉而平昔畎畝之不忘于以見其心非酣溺於富貴其風可以廉貪而敦薄者蓋於士俗有警焉士奇與公同　朝二十餘年相知爲舊間嘗爲余記其石田茅屋余重其可有警也遂爲之記

常州府廟學重脩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道行民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材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爲天下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我　國家自

祖宗之世崇重學政

皇上纘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祗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革屢燬屢修洪武初廟學一新加于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而新益加其舊既二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貳咸闕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署郡事進謁先師退蒞學館顧瞻嗟咨曰是可後乎即謀脩葺而計費甚鉅方事營度郡之好義咸願有助出貲市材諏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堅既好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舍至於庖廩靡不具完彩繪焕然不浮于度甚

役也實不出公頋爲之有道民爭勸義經始於某年月成於某年月蓋始終皆誼之勤而後知府于文白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宗璉白大理寺丞來同志協贊用克訖事時大理寺卿胡公槩奉　命巡撫蘇常諸郡亦勤助相蓋政之張弛存乎人郡縣吏有不知究大體祗德意而旦莫孳孳積期會以爲能趍走迎餞以爲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爲何事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爲重哉之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宜其克協於斯舉也常自太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人至于今知捐利爲義也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而率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鄉也矧今爲畿內郡涵濡

聖化之深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游學於斯必有仰惟

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老之勞勤而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駸駸乎治平之盛者皆自兹始於是府學教授余學夔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求文而能道脩學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助義者衆周孟敬朱善慶其巨擘歟

稼軒記

夫務適乎己而無天下生民之思者凡民耳士以及人爲道道明於己而或退食其力於幽閒無用之地以自適焉者蓋安命守義不得已者之爲而非士之素志也古之君子往往皆然泰和王行敏通春秋大義志高才博青譚當世事稠人廣會行敏出論說娓娓於視今富貴有位人當其意者無幾評泊是非高下持禮義曲直人不少貸然人以義正過行敏率能屈服甚或加之横逆亦不校也此非其能明於内而豈苟爲自高也哉其父伯貞先生嘗食藩憲典大郡有恵利於民弟行儉今爲學士於翰林掌　制命

天子左右譽望蔚然行敏獨家食澹泊自適曰士各有命安吾義與命耳買田百餘畝於邑西半舍許作廬舍田閒躬率僮奴治耕堰水爲塘備旱乾其用力

勤歲稔常厚雞豚之畜日蕃而蒔蔬菑畬菱芰之利日用所需悉具飽食無事讀書茅簷之下聲聞林外天氣晴煦不之舍南之舍北與老農相娛嬉或數月一入城就其素所知已晤語少頃輒背避去其宴息之居數楹質樸閴爽題曰稼軒軒之前天柱三頂諸峰蒼然秀拔而大江横其下啓北户而望則武姥之山巉峭奇特而吏胥一跡不及門嘉客時至野服出迓相與坐軒中必具酒酒酣擊瓦缶歌古人田園之詩樂客客或問乎居所侶指塘下白漚及窗外脩竹數千挺曰何莫非吾侶也蓋終歲悠然忘世榮辱行儉在京師聞之躍躍有歆豔之意已而其同縣君子

聞之皆有歆豔意相與賦稼軒之詩余竊嘆曰士知
命而樂非賢者不能然命豈一於窮與達哉賢者亦
豈自棄夫天之所予已者而終不用哉觀行敏所用
於己責於人又豈幽人處士可以終其身也哉蓋昔
人有稼名其軒者矣彼未必有行敏一日之樂而其
惓惓當世之心未嘗已也亦其不忍自棄夫天之予
已者也古今人豈相下行敏有不及而思作而跂乎
行儉既辭稼軒之詩寄行敏余於行敏非交游一世
之好故請以余言書諸軒中使勉焉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

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
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
已任蓋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
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
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
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
公以古文與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凛然忠義之
氣知有君而已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卹小人
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
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
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
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莫相親
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
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
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
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
琊山問醉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
字隱隱巖石間頃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
曰邦先賢之跡荒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
後六年大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
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

而刻公所為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
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
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
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既濬加石甃焉百費
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於是滁人歲時謁拜二
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親見公之樂
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
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嘗樂
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
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
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

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叅政遷大僕卿於滁並躬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爲所當爲以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麗墳丞楊文達孫尚宋哉劉璧主簿許伯冶及滁人諸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年二月甲子記

壽徵庵記

永嘉黃思恭先生始春秋七十有二將營壽藏於郡城之東大羅山先塋之次卜日之良先生與其族姻故舊或往視工先事之夕甘露降茲山凝積松柏之上有鉅松直所營之窆穹其積特厚𦖠布枝葉皎如雪

霜掇而食之甘若飴蜜其味王止中曰此 國家養老之祥殆先生之壽徵歟或曰瑞圖不云者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實者 國家將致禮先生者歟止中賦七言長律一章歌以爲先生壽壽藏成之三年先生之子淮時爲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蒙
太宗皇帝恩封先生爲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後十有三年淮積官至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又蒙
仁宗皇帝恩以其所受散官及三職封先生又從淮奏以少保祿歸養於是先生春秋九十有三康健和豫聰明不衰所謂褒與敬者備之矣然後其鄉之人忻悅嗟嘆謂止中與或者之言之明且信也夫可欲之物凡出乎人者可以力致惟出乎天者非人力所能天蓋可以誠動焉人壽富康寧諸福皆出乎天而備於一人之身鮮矣人壽臻於耄期百有一二焉耄期而兼富康寧蓋千之一二加有 兩朝之榮命龍章褒揮秩榮一品朱衣玉帶坐享厚祿之養爲天下所歆豔者求一於萬不易得而黃先生備之何其盛福也哉易曰視履考祥于以見先生好義之誠恒久不已歟詩曰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以見福之於善人且未嘗不豫定之歟黃氏之祥可徵已其壽藏之側作新室若干楹先生所時燕游者也嘗取止中之

言名其中室曰壽徵之處淮爲士奇記其歲月士奇與淮聯官視先生父執也竊喜聞壽徵事故敬爲之記其露降於永樂庚寅十月己未庵建於明年辛卯七月甲戌記作於宣德丁未七月甲午云

竹林清隱後記

士能安乎其內而不爲外物動即其身所處不問於貴富賤貧夷險靡不得焉若是者非其察之審養之素定不能也西昌陳一敬君其幾於是哉君疏達爽朗耿耿負氣義遭亂時從其父已有志務尚日挾冊從先生學士講說且學爲文章傳道理弱冠出爲里塾師以資養母所居在邑東有竹數萬竿中作小軒

爲藏脩宴游之處然以所往來獨深與邑中陳孟省好孟省爲人狷介刻厲學問其疾流俗人不直魑魅魍魎獨與君交披肝膽相向莫逆也兩人者或一日不見即其意不釋時孟省大父海叟先生以道德爲江以西學者所尊亦甚愛重君時來其家留坐小軒中爲啓析性道或瀹茗或取酒相酌爲樂因名所居曰竹林清隱先生既爲文記之居十餘年平川大夫聞君之賢辟爲學博上使者奉書將就其家起之西昌之大夫聞平川使者來曰吾邑之賢者吾不能舉顧令見舉於他邑之大夫吾何名爲邑即躬詣其家請見狀其行義舉送之於　朝遂以爲荔波丞又改

賀縣丞兩縣皆在廣右其民雜夷獠不甚馴服君撫之皆得其意至今民意或有所不適即喟然以思曰安得復見陳侯撫我也君既仕有民人社稷之寄食有祿出入有輿馬臺隸而其所自處泊然蓋不異昔之在竹林時也既歷佐兩縣輒罷罷輒復窮歸視其家蕭然操畚鍤治園田布衣蔬食暇則取古人書詩涵泳其中休休自足視鄉之宦達所得意非有加乎是也夫能不移於達者亦不戚於窮世之人一得一失忽而爲虎忽而爲鼠不能不動乎中者要皆無所見有所見或無所養養之而久久而定定而安則凡觸於外者舉不足撓乎中也如陳一敬君可謂不撓者歟君嘗與余交其女兄之子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告余曰舅氏所存如此不爲書之可乎故書所知者以附陳先生記竹林清隱之後

樵雪齋記

樵雪齋者吾邑王伯彰藏脩之所也藏脩之所而名樵雪者著其志也其言曰人〻生皆有所業農業於耕將厚穫豐斂裕於身而足於家士業於學將德脩才達聲與名而爵位顯推於其他業雖不各極其所得也然耕稼或有水旱之虞富貴或有憂患之干夫爲民之業隨其力所至無大得亦無不得蚤而作夕而休無虞乎水旱憂患超然而獨樂者其惟樵乎故

樵吾之所樂爲也吾又耻夫世之人汩處洪流涸濁辱其身而不知後然以爲得故竊有慕乎貞素清節之士而常寡遇焉吾所居在澄江之東一舍許梅花岡之麓每歲晏閒暇空山大雪上下皎然一色獨處齋中靜而玩之以爲極天下之潔清無以踰此蓋有以契乎余心此樵雪所以名吾齋也於是可以見其志矣夫天下之事苟處之能不戾乎道不役乎物無不可以安其身而適其心然士之蹈高懷潔者往往務其所畜處衆人之所棄泰然自足視衆人之所趣不啻一秋毫之輕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其所自貴重視夫恍焉竊冒無禪茍於時與辱已而枉道皆卒

之爲天下後世僇咲𦍑若其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孟氏有言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則世欲簡求賢才以爲用者必在此而不在彼伯彰磊磊負氣義博涉書史有才具尤工於詩歌其果久於在下者耶伯彰名恭王氏居梅岡若干世蓋邑著姓云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詢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宋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陝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禮貢始即其居之近建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

教之儀鳳之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宇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擢爲古文詩賦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 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脩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村者事漁稼智者趍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貲大勢厚者爲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竊聞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與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者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

有可重況於爲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齊壽堂記

齊壽堂者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奉其祖三峯先生祖母萧孺人之堂也先生生元皇慶初元今九十有八年孺人生元延祐六年今八十有九矣皆耳目聰明康徤和豫孫曾繞膝承慶盛此堂之所以名也俊登第授官與脩永樂大典書成請於 朝乞歸省焉且行求余爲記其從兄國子助教賢又爲余言三峯先生及孺人之善曰宜爲之記歐陽氏居泰和之西蜀江之里其先與宋少保文

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居蜀江十數世積善累仁其族姓之衍貲產之畜詩書禮義之習愈遠而愈盛至先生闊達廉重言動率依於禮法而忠厚以爲主恒戒其子孫及其族人曰必飭行爲儒者以無忝我歐陽氏處鄉人必本於忠信蓋歐陽氏之族有三峯先生而後益敦於德義文學鄉人有三峯先生而後益勸於善邑大夫歲舉鄉飲謀賓必曰三峯先生孺人歸歐陽氏七十有六年以孝敬事舅姑以勤儉佐君子以雍睦處族姻以仁善道子孫此其所由壽康也歟洪範五福壽爲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皆壽之至也夫耄期環百里之地有一人焉以爲

至異鮮能以兩見也或有之不皆出於一鄉一里也而況出於一家之間又其年而合悉若哉蓋考其初生皆當天下無事之時其本所鍾已清寧純固既壯而未老又遭際　國家太平熙洽之運淳厚靈長之氣被於人物固宜光潤綿永而先生夫婦又承之以和平貞靜寬裕樂善斯以獨得其厚彌壽彌康聯芳榮於晚歲沐天澤於無窮此雖先生伉儷同德合慶蓋亦　國家之澤矣先生字以忠三峯其別號云

頤樂堂記

廬陵胡則頤名其所居堂曰頤樂其志固望希於大賢君子之地乎問求記於余嗟乎其可以易言哉夫頤之樂極其學之所至心與道一而於出處動靜從容安適無往而不得斯其所爲樂也其可以易言乎然頤之樂雖樂此其在己者此心蓋未嘗一日而忘利民也孟子稱禹稷顏子同道道在是即心在是得其心而後可以言其樂也則頤詩書故家其爲人敦厚詳慎外和而內爽志在利人善醫明人有急雖風雨寒暑昏莫適赴惡不及比以名醫徵詣京師京師士大夫家間則頤善醫介走迎致無虛日則頤爲醫不局於一科其所治無不良效其或一見曰此不可治即不治而去雖更他良醫治終不治翰林沈脩譔一弟甚愛之忽病目求諸專科之醫一醫曰疾本深矣

不可責近效藥之半歲其或庶幾也一醫曰當施大藥非五百緡直不可言已皆竟去不顧沈脩譔懼過求醫之良得則頤則頤視之曰此風毒所侵耳即治不過五日愈藥之五日愈胡學士女兄之夫病傷寒時在舟中求他醫往治醫問所病證曰此殆死也不肯行胡公百方强之且約厚貲謝始行明日還報曰其果死也更求則頤則頤往脉之曰此病欲解矣施兩劑而愈繼復病數劑愈司經局洗馬病目其劇如沈氏往求則頤則頤曰此可三日愈藥之三日愈翰林周編脩得疾疾劇初　朝廷命將御醫治未幾將有使命出外他醫弗能繼也則頤繼之竟愈既而周

之家人皆疾他醫皆難之迎則顏則顏肯愈之庶吉士劉孟鐸暴病亟甚恒所往還親愛者環視之悚然則顏素厚孟鐸脉之搖手曰易易耳無怪也施數劑愈進士曾用常兩足腫則顏曰當急夫元氣腫不足治也他醫曰當急治腫曾信他醫則顏辭去未得數日卒翰林庶吉士陳孟京始得疾則顏視之愴然曰不及矣衆未信之走致數醫治卒不治余在京師日見其治效彰彰如此每瘉一疾輙自喜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即知其不可治輙變形于面此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夫其心之所存與志之所慕者苟不相倍因是勉勉自脩積誠而不已則大賢君子之地未有不

可幾及焉者孟子曰顏何人哉則顏師而求之可也則顏與余同郡故爲記其所能與其所存者如此使勉焉

江陰縣先聖廟學重建記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知者一切罷去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宜如歷代所尊崇著於令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首建學立廟京師親臨釋奠又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矦於孔氏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來代之洪範也夫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　明聖之心也

列聖相承益欽益至繇是自京師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况邦畿之內且延陵采邑先賢禮讓之化未泯其人心嚮慕興起爲何如哉江陰縣學歲久而弊侍郎周君巡撫過之慨然興歎曰廟不飭何以妥明靈致誠敬學不飭何以興教化成賢才恍奉　朝命來事寧有重於此乎

謀撤而新之爲縣者聞之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祗承民者聞之躍然曰此以善吾民也吾其可坐視於是相與合謀僦工市材易故以新作大成殿十有六楹前作東西兩廡各若干楹殿之後爲明倫堂若干楹左右爲兩齋各若干楹庖廩門垣咸備以固高敞弘嚴加於舊規由是縣長貳學官諸生歲春秋行禮朝廷對越有嚴釆度將事用稱　朝廷崇祀先師之意而諸生退即於學敬脩所業以求無怍於古聖賢將上以光　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豈細故哉訓導嚴願書來請記廟學之成夫受命在政教之任而能知本源之意有倡有隨協志畢力不費

於公不勞於衆以底成功可爲無忝而爲民父兄於義事奮起趨赴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 王化之被皆可書也肇斯舉者周君名忱永樂中中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其巡撫江南諸郡適歲荒歉勞心賑恤民賴以濟而所至勤於學事相斯舉者知縣朱應祖主簿胡忠而忠始終效勤者民周孟敬朱善慶等皆助資曹宏黃惇等分董役事經始於宣德六年二月成於明年六月記作於十年十有一月嗚呼後之有政敎之任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可以鑒矣

文丞相祠重脩記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罔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必論者必以公爲稱

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撫公所著目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 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適用 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爲臣者光明震動烜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先務庸其達爲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爲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剸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楊氏祠堂復建記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窶既壯而仕積其祿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北者諸父兄以窶而售之人矣

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宦秩祿賜加厚始克以五十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元售之直而復故址乃命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遺弊室數楹則族父之寠者假息其中歷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址在邑西爲橫氏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內據者爲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作祠堂古知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蓋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邑東清溪之上至曾祖始徙學宮之北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而余始克復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而

非祖宗仁厚之澤何以能致哉祠成祀四代歲時行事悉遵朱氏禮楊氏録吉永從泰和清德正學代有紹續逮吾曾祖發而益弘有惠及民有傳在史祖考以來或仕或處履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及余夙夜慄乎荒墜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子若孫其可一日忽忘先德而不圖惟敬承之哉承先之道仁與義其要也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息之功若是者豈惟無忝祭將受福焉蓋明德者格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氣幽明相通不相違也恵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騭潛察於千居日用之際矣匪直奠薦灌獻之頃也凡後之有事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堂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易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正月壬午謹記

東里文集卷之二

東里文集卷之三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贈醫士陳名道序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醪牲實筐造訴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曰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懟且虔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特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閑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傳求名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饑飽勞佚有至乎夭死故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爲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爲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

是乎言洪武廿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廬陵楊士奇序

贈蔣醫士序

凡至劇之患欲難而去之必積漸而功立何者其劇也非一日之致故去之亦非一日之力流水之盈縣寸尺以進乎尋仍決而涸之一舉手之力哉必若閑之於始萌坊之於始達斯力省而效速吾見今之人嬰乎疾疢也觸寒暑風雨肆嗜慾食飲勞務力筋骨慮思其始洪然若無所與乎已及歲積月累既痼且亟方委諸醫療而藥之一進非效即詬爲庸淺殆夫雖十數易醫皆然底死無悟者江夏陳希遠病三閱歲調數醫皆無近效最後謁蔣滌祥氏曰非六十日弗瘳砭以伐其堅焫以決其會藥以窒其虛及期而瘳今之醫去古遠矣始則試中則審終以致其力者蓋通術也求之者誠不計久近而一委之成功宜鮮不有效惟夫名是而實非者不可久任而不速易也若滌祥者其可以久任而不可以速易哉希遠德之求余文爲報并著久徵之說云

送梅清隱遊武當序

江夏梅清隱溫厚明敏而廢於盲不得效用當世既壯棄其家去郡城之東長春山之下從學道人簡中陽居以習長生久視之訣閉門崇垣闕足跡不出人

亦罕至其處或時提青囊青鞵行西市中人見其膚肉肥腴雙頰渥渥有色雖目不及視輕袂飄飄不可追逐皆疑其有所得者而清隱弗是也居無何中陽以爲學非遊不克聞武當之山與人境遊絶其中多異人鍊士而拂衣往遊矣又無何清隱慕其師之爲將由大別沂洞庭道荊門望方城峴首而去吾聞昔列禦寇好遊壺丘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又曰取足於身遊之至也列子信之而不疑清隱能信其說如列子之不疑乎不然斯行也將不遇壺丘其人者爲子傾倒哉遇壺丘其人而爲子傾倒則反而合也吾知有與子爭席者矣士有爲詩以道行者求余首序云

贈曾士榮序

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屏棄不錄士榮游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爲吏以懲而士榮與在遣中知士榮者莫不枉其去曰此非世所稱敦行士耶非以尺枉遂舍其尋直耶抑固其有命耶士榮且行來告別吾與士榮皆陳之出也屬卧病山中不得往餞嗟乎子往哉吏何足以辱子三代之時詩書法律同一理也其後始由詩書曰儒曰法律曰吏夫吏不根儒或盭於道儒不達吏或滯於用子根儒以治吏理覈而務通功立而譽顯將不由吏以採重祿躋高爵乎往哉士榮方今
聖明更化率古論士以子之行將必有能知必有能言者矣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以壯其行

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嘆息曰當 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孝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階顯庸

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兒兒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感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戚感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人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

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贈謝敬常劉彥達彭求新赴京序

萬安於泰和密邇同郷也余與謝敬常劉彥達彭求新皆逢掖論法周孔同道也縣吉至舒一千里兩艫並載聯行比止時時互過從取醪茗罇爵殺相講論吟詠爲娛同好也敬常彥達選進士當赴春官求新以業成上游大學連茹而升而余方疲於奔走將弛擔南還於是乎出處之不同也萬安雖小邑士生其間多敦厚明秀沐教育之澤歌鹿鳴而起者內而詞

林館臺之任外而郡守縣令之寄於時多有譽名今三子者積學執德志篤而識遠才優而務通相繼以出又際　國家求賢若不及之時將不皆有譽名於時者乎若是者吾雖處衎將與被光榮於蓬蓽之下豈以有所不同者爲歉哉故書以贈別

送劉仲珩詩序

吾友劉仲珩盛年雅操博學篤志往年授重慶郡學訓導歲中丁內艱去今服闋調巴縣巴重慶附城之邑視其裝蕭然而怡怡然買舟載其妻孥指道萬里之險以就斗石之祿而無所不懌之意吾聞蜀中山川瑰偉奇壯甲於天下班孟堅稱其土地肥饒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且其扶輿清淑之氣鍾於人文章有司馬相如楊雄陳子昂蘇明允父子操行有嚴君平輔相事業有范蜀公張魏公虞彬甫明於聖賢道學有南軒先生而四方聞人鉅卿游宦於此樹政績揚聲譽者加多也士得一命而道乎此能用志於內即山川之勝覽昔賢之迹必將油然有得於中矣是行吾爲仲珩賀然顧有所寓焉始蜀人未知學文翁誘進之而艱得師乃選小吏十餘人飭厲之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成皆以所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可謂勞矣數歲蜀生成就歸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時以爲榮今幸遭

聖朝文明之運蜀子弟爲學不出其鄉師資廩養皆出於　朝廷無所勞費學成而官之自郡守至于薦紳于六卿蜀之士往往與齊魯並其爲榮如此國家之厚賜也夫受厚賜而不知勉焉樹立圖報稱非君子之心願因仲珩以寓告巴之學者士友有爲詩贈仲珩者余因叙其首簡焉

送楊仲宜詩序

皇上以文教治天下特寵厚儒者簡德義文學之士置之翰林任以稽古纂述之事而隆其禮遇凡翰林職務任之五人者禮遇尤隆既榮極於其身暨其家之父子兄弟與被其榮者亦至矣五人者左春坊左

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永嘉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吾郡胡廣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建安楊榮翰林侍講清江金幼孜士奇之不肖亦忝與數焉五人者恒相與感激

陛下聖德千萬歲。遇豈可苟焉以酬報稱蓋以為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而後發於思惟言動常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胥視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警發於己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姓無不皆然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今年楊君之弟仲宜來省兄京師得胥晤焉其為人恂恂謙與無幾將歸請於余曰幸有以見教因舉余五人所以相益者告之告之因望其不忝與被寵榮以光輔於吾楊君也於是黄君胡君金君繼余作詩贈之與楊君交好而名能詩者又繼作焉

壽尹先生七十詩序

余讀詩至南山有臺未嘗不嘆昔人之善於祝願也願其致福也則勉之以德願其膺福也則望之以壽斯二者既反覆咏嘆言之而又祝願於其後之人以致無窮之意不獨望其一身而已古詩人忠孝之意可謂周矣西昌尹務庵先生今年春以上海教諭九載考績留京師三月壬子實惟初度之日凡其鄉之門人學子與其交游之子弟相謂先生今年越歷四百二十甲子矣相率持酒醪列拜為壽又各為詩以致祝願庶幾古詩人之意矣先生飲酒誦詩樂甚取詩命余序余惟先生惇厚直方居家有孝弟慈儉之節居鄉有仁義忠信之行學問用於時資於人而平生儕輩今皆泯滅獨表然如松栢茂悅於冰霜歲寒之後官居二十餘年坦坦如一日有二子皆恂恂能明經績文諸孫亦森森蘭茁可以樂志洪範所列皇極之福先生兼有之矣是詩之作可謂紀實豈徒如古詩人祝願於方來者哉敬書其篇首

送王澄淵序

澄淵始舉進士上京師留太學余時被徵至閒暇輒相往來澄淵確乎其志也充乎其氣也温乎其容也蔚乎其文也無幾擢梓潼知縣梓潼距京師八千里道峻山奔川踰不測之險以入乎幽深閉塞之地民質務簡無所勞慮蓋得用其志於所尚更數歲復來究其所蘊蓋進而深矣既陞祿勸知州祿勸去京師萬里其所道遠且險與其地其俗之陋皆倍於梓潼更數歲復來究其所進又深矣士壹志乎内無所累乎外則道日進德日脩無往不自得也澄淵為祿勸三年民悅而安之天官考其績最此非今之循吏者乎古之循吏有去而陟清要為輔臣道行於當時譽

流於後世而皆自州縣始有如澄淵吾知禄勸不足以久淹之也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蓋古之君子皆致謹於其終也請書以為復任之贈

送鮑教授詩序

武昌鮑崇禮夫為瑞州教授瑞人士與守貳以下及過使客之賢者皆稱禮夫能教能興學今遷吉安吉去瑞數百里凡仕兩郡者其賢不肖與才之稱否輒相聞知不能掩也故禮夫得吉吉人士在京師者皆喜相語曰鄉郡之學將來所成蓋盛哉相率為詩送之進士陳宜嘗學經於禮夫屬余為序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為教授夙夜盡心獎率訓誘而後瑞之

學者知自勵賓興科未嘗乏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識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謂不繫於人可乎吉之民俗優於瑞其學者歲大比賓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獎率訓誘蓋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為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為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為師者誠能端諸已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　君而澤民如此其效碩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必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魯林懷思圖詩後序

太常寺丞孔克準宣聖五十五代孫其先自宋衍聖公端友隨高宗南渡家於衢於今將十世克準北望尼山水木本源之念未嘗忘也間以其魯林懷思圖及所得翰林諸公詩文屬余一言叙之嗚呼孝哉克準之用心也今天下林林之衆孰非古聖神之裔獨孔子之裔累代至今　朝廷加寵之著在令典而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遇孔子之後亦莫不厚敬愛以相接不敢衆人視之何也非以孔子明帝王之道垂範後來開太平於無窮既受其賜則尊之親之

不敢忘因以及其後人者乎則於夫子生之所居沒之所藏子孫族姓之所聚處孰不欲造焉以慰其平生慕仰之心况身為之後者乎此克準之所為惓惓者也吾聞元有天下詔求曲阜之後將命為衍聖公主孔林之祀議久未決有言衢孔故世嫡也徵至力辭曰先人葬衢數世矣不可以去請授曲阜之長者元君歎曰寧違榮而不違道真聖人之後也從其志而命為國子祭酒蓋君子有不得已而去先人之鄉者歷世既遠勢不能復則脩其先人之道誦其言考其行服膺而奉行之以圖無忝誠若是也即去之千里之遠百世之久可以為孝不然徒誦其言而不知

其行知其行不知率而由之則雖旦暮不去其先人之側可以爲孝乎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推克準之心誠由先聖之道可謂孔氏賢子孫矣衢孔之仕於朝而與余好者二人國子學正共先生父子及克準皆賢者也而今獨克準在余安得不因是以重致敬愛之意哉

武昌十景圖詩序

武昌郡在禹貢荆州之域春秋爲楚夏汭漢爲鄂縣孫吳徙治之始更名武昌吳以後沿爲鄂起武昌城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爲黃鶴山郡志稱黃鵠山山之陽有黃鶴樓因山以名或云仙人費文禕嘗乘

黃鶴于此黃鶴樓之東有庾元規南樓樓之西有石鏡亭其北二里所有鳳凰山皆以形似名之又南去庾樓二里有祠祀孟孝子宗祠前有竹數十挺相傳當時哭筍之處皆在郡城中由黃鶴山之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別山在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起黃鶴山東去十里所爲洪山山半有釋迦氏浮圖而飛樓壓閣聯絡乎其下城南有鸚鵡洲在江之中洲之上有禰正平墓又有吳將黃蓋所屯黃金之浦與鸚鵡洲相接又有孤原所稱南浦在洲之東皆紀于載籍以爲是邦之勝四方聞之者或願身造而目覽過之者必不以事而廢遊也然世

地連巫汴接廣蜀衿喉江淮統會湘漢又密邇夷獠寅頑不馴之境故累代皆宿重兵鎮之而士之仕於是者職務之煩寢食不暇凡前所謂是邦之勝常曠歲不能一造豈其志弗尚乎此哉大同蕭秉文官武昌左衛幕六年衛之政無大小重輕一由於幕故其勞勣視衛之他官爲甚而是邦之勝六年之間或一二至焉或過之不遠十數步不能一至焉或徒得於遠望焉嘗求善畫者圖爲十景又求善賦者分詠之又求余序之將於退食之暇時自覽適余聞張弛者文武之道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鞅繁理劇之餘其有所適於性情也誠宜而士君子於一視一聽必

有所監者又非獨以自適也秉文從容公退展圖與思如睹大別則思大禹之勞勣乎民睹南浦則思屈原之忠盡乎君睹黃蓋故壘則思立功者當博采衆長睹禰氏之丘墓則思用人之才貴乎有容用己之才貴乎重也以至睹靈竹則思惇乎孝誠睹庾樓傾址則思清談不掩於塵汙如睹形似之假託則思冒虛名者非有所益睹仙佛之說則思聖人之教於民生實用爲何如也凡游目之頃有動乎中無非爲己則所存所施事　上馭下之道豈不尚有裨益哉豈特性情之適而已

郭氏續緒序

西昌城北郭氏其先河南人出宋僉書樞密院事逵逵之子忠孝忠孝子雍徙峽州雍曾孫原吉又徙臨湘原吉季子匯爲袁州司戶避宋末之亂來西昌遂爲西昌人四世至敬守始著譜又二世至公緒著續譜以求余序宋史忠孝受易中庸於程伊川號兼山先生靖康初金虜犯闕力陳追擊之策又陳戰守利害等十餘事後爲永興軍路提點刑獄與虜戰死城下贈太中大夫雍傳其父學放浪峽之長陽山谷間號白雲先生張孝祥薦於朝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知其賢命州郡歲時致禮仍詔更封順正先生而雍於易發明精到郭氏之先可爲盛矣其從西昌

也更三世皆隱處不仕　國朝始有仕者敬守慶宜兩先生皆治尚書洪武中敬守先生累官登州府學教授毅然師道自重慶宜先生由廣東按察試僉事改湖州府經歷廉平之節吏民敬愛之亦一盛也其後彥鉉累官順德府學教授致事彥遷終瓊州府推官公緒舉進士歷陝西浙江廣西貴州按察僉事郭氏之盛蓋未已也源厚而流遠可以觀其世德矣余家與郭同里敬守慶宜兩先生少皆從游先祖兄弟而於先考爲莫逆交余之丞孤也兩先生望其無忝先世獎勵誘掖恒若不及如覺其有分毫之進津津喜見顏色嗚呼今安得復有忠厚不遺故舊之家如兩郭先生也哉彥恩彥鉉彥常彥遷亦皆於余厚有善相輔有過失相規今惟彥鉉與余在而皆白首從各抱睽違之念於數千里外公緒以才能當顯任卓卓有元宗之志余故因此譜推考其先之盛者告之而俯仰今昔有不能已於慨焉

桂巖集序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一編冊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

炳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之族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直道動當世子遂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著忠節事焜燿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一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有補闕王永

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還奏
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讙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損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送陳炌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　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內逐物狥時者或流而不返飾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炌振舉進士爲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碍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旣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炌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閑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今炌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更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炌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炌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違闊久矣今於炌振爲同官其亦爲致區區之意

送余侍講序

宣德五年春翰林進　兩朝實錄賜宴賚旣勑吏部進纂脩以下官士大夫之與於斯者皆忻忻仰戴德意侍講余學夔不俟吏部覆奏不謀於相知即入疏自陳臣年將六十雖未老而纏於疾病不堪事事幸
天地大德賜矜憫俾歸依園田以終老則臣未死之年皆　陛下賜之也
上察其誠命致事旣而吏部奏纂脩以下官皆進一階時同事若多自忖念其效勞不加學夔而來冒寵榮以爲愧旁之觀者亦嗟嘆學夔纂脩之勞多宜進於榮乃決然辭去此其志又有加於人者學夔曰吾得歸榮莫大矣即詣謝辭遂行士奇交學夔踰三十

年同在京二十五六年志同道契方資且慕相然藉於視其去能無情乎哉學夔明經博古負血氣侃侃遇事徑發不肯苟有阿徇貧而能貧利不奪其義不取而於世患難如饑渴於食飲有歲寒之操焉今兩呂前輩道德風流遠矣後生晚出日陷溺汙下不知自拔何幸有學夔歸作之儀表一振起頹靡以復往昔人士苟之所望也於此行道以贈別

泰和王氏族譜序

吾泰和故家譜宋來文獻有傳譜牒有錄者不翅數十姓其自金陵來者七姓七姓源本之盛莫有過王氏者蓋司從事功德望爲邑之重也泰和三百年

前以詩書致通顯起聲光亦莫有過王氏者蓋戶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嘗受知宋仁宗也侍郎之後在宋累累有材名元盛時以道爲鄉鉅儒嘗出游汴時仁宗在汴李平章孟璵邂逅奇之同邀入見辭曰奉父母命遊汴而已遂歸　國朝混一海宇鄉之儒師故老存者無幾人而以道之子子與子啓兩先生歸乎鄉邦之重子與凝厚明粹子啓嚴肅方正學者蓋傚諸河南二程子與嘗以說書徵至上書論事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辭子啓舉學官歷監察御史廣西按察僉事宗慶知州子啓無嗣子與之子伯貞字生用徵聘爲廣東按察僉事工部主事瓊州等處兩府知府叔慶二子行敏行儉行儉舉進士爲翰林脩撰進侍讀又進右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又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行儉子挍爲泰和縣學訓導父子同日受　命京師之人皆榮之古所稱碩大之宗有謂學行閥閱世有繼續雖久遠不能無盛衰隆替之異要其德善爲之本者常在也吾於王氏徵之矣王氏故譜更世變不存行儉今訪求復作之存其信闕其疑一本於仁人君子之心蓋積歲而後成慎之至也今以授積歸而屬余序楊氏居泰和四百年兩家門戶相埒代有交游婚姻之好吾少及承教于與先生兄弟及叔慶公今雖老恒識不忘而與行

儉皆以行以學今聯官于　朝廿有七年亦皆兢兢不敢一日怠肆以辱其先人然則余於斯譜其可以無言乎敬爲之書稍兄弟以及其子若孫世勗之哉

東里文集卷之三

序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胡延平詩序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文武膺受天命有天下當時魁偉豪傑賢智才望之士雲附景從各効其用以建混一之功暨天下大定茂興文治廣德教徵用儒術以復隆古帝王之世天下之懷抱道德蘊蓄器能方聞博雅之士欣幸遭遇林林而至者蓋比於昔之野無遺賢大雅棫樸之詠也于時廬陵胡子祺先生以經學

行義徵至京師偕入見者十八人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　上大悅皆除監察御史先生坐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彭州秩滿陞延平知府歲餘沒於官先生之任風紀也秉正直之節務持大體爲郡守也敦豈弟之行而脩實惠藹然忠君愛國之誠惻然憂勤恤民之心彭州延平之人至今思慕之而不忘非漢宣所謂與我共此良二千石者歟先生有詩若干卷其子今翰林學士廣屬余爲之序詩雖先生餘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寬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昭乎仁義而輔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發也昔朱子論詩必本於性情言行以極乎脩齊治平之道詩道其大矣哉蓋自漢以下言詩莫深於朱子而胡忠簡公嘗以是爲之故知朱子之詩又莫深於忠簡先生忠簡之十世孫爲詩固得於家學者歟今學士遭逢
聖明膺斯文之任而家學益著詩不云乎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於此又以見　國家得賢之衆士大夫涵濡聖澤傳世之顯有以同乎周之盛時也

送胡求齋詩序

胡穜求齋以其父命將自京師還廬陵侍養其祖母求余贈一言求齋生乎詩書禮義之門爲延平太守之孫今翰林學士之子其得於家訓有素余何言然與學士同郡同官久要且厚求齋又嘗從余游余敢

愛一言而不爲子傾倒哉子見夫木之爲材乎其始依長山大谷深厚之地以託其本又有雨露風日涵濡昫育而無牛羊斧斤之戕害而然後挺特堅大可以棟宮室爲舟楫成什器鉅細隨宜皆適於用也不然牛羊斧斤爲之戕害者日肆焉而莫禦雖託本乎長山大谷深厚之地雖有雨露風日涵濡昫育要其生遂之意斬矣惡睹其成材者乎人之生幸遇太平無事之時且家居薰陶造就之有資而無饑寒勤苦之累惡可以自棄乎蓋人之貴乎學也有仁義忠信以養其心剛健弘毅以立其志齊莊中正以恒其德恭讓節儉以制其行前言往行以充其智禮樂文物

以飾其躬講焉習焉不廢於造次顛沛之頃其久而益熟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用而不宜故君子者必務乎此彼有違道適情凡可以迷溺心志者皆吾身之斧斤君子者必務决去之不使一毫作於其心害於其身市廛之子受千金之產於其父兢兢愛護不敢失惡辱親也吾身吾親之枝也豈千金之謂哉故愛身必在務學務學必在力行不徒其言之爲尚也勉旃未齊子英年秀質智足以明善學足以成德由此而孜孜慎脩不已所謂沛然孰之能禦也未齊勉旃他日聞仁山文水之間有能以學植身必子也夫若是而使鄉人父老愛子者皆稱延平有賢孫學士有賢子於吾交將不與有光哉故書此爲贈朝之君子與學士交游而愛未齊者相繼爲詩列于左方

送尹能敬詩序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爲鄉之望其人倜儻傑特多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吾心所熟者能敬甫袁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恂恂至遇事氣義磊落嘗歷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乎晚節仲子昌隆擢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爲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歉歉持恭遜以善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態者視能敬甫爲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搢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然引念吾桑何遽吾乳丘壟爲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數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近之歟而厚於倫理孳孳焉要爲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爲詩送之以余同邑且熟也屬爲序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最 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

有日大夫士爲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黄公屬余引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人特必爲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強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蓋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稟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況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今林先生幾於

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爲藎臣職以育材爲報　君上耄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敦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趍廷拜俯威儀龔如光膺　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送徐理問詩序

吾友徐崇威自征商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陝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吳楚道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覽古人興敗之迹充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益以厚風雖一

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蓋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上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爲務然其有罪焉憫而宥之　天子之所得爲也司理之臣雖欲爲之而非所得專也司理知有法而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　天子猶慎焉況於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於錙銖是非必適於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爲不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能至誠以求之虛已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爲詩送之余故推其說爲叙以廣其意

沙羨槀引

沙羨楚壤也春秋之夏汭漢之鄂縣孫吳之武昌在爲晉以後因革不一而皆爲江漢重鎮

國朝置布政司臨之以總十七府州之治余弱冠而游也蓋嘗踰大別泝岳陽觀洞庭浮湘水望衡山而還而甚此最久其賢人君子多與之交文事之討論篇什之倡和多與也今足跡不至者十五年舊交零落過半間發故篋得往年所爲詩文百餘篇雖詞旨

淺陋無可采而懷故人之不見想山川之在目情之所存不忍棄也因釐爲一卷題曰沙羨槀云永樂辛卯夏五月朔士奇書

石臺槀引

歲屠維單閼石臺蕭氏景延余教塾館石臺在吾邑東南一舍所挑源里中里有溪溪有石臺如砥容坐十數人故挑源又名石臺里云環吾邑數百里其山水闕博秀麗其壤地肥沃宜耕稼歲無水旱之虞者莫出於石臺而崇儒隆師又有耆老成人及多聞之士相與上下譚論之樂者莫出於蕭氏余是時方幸來此從容優逸將用其志意以增益所未至歲餘迫

於召命不遂所欲然至於今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石臺也當時所爲詩文率出一時應酬或錄或棄所錄者此卷是已間一展讀撫歲月之如流念稽學之不進不能無慨焉於中也因題之曰石臺集云永樂辛卯冬十月朔毅軒識

長林書屋圖詩序

長林書屋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有青原石鐘之奇夫容天玉墨潭諸峯巍然相望於左右而文江之橫帶滄洲之演迤皆阿從擁衛於白石之廻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公世家於此自

其擢高科陟清華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心未嘗一日去此也間命善繪者爲圖以旦夕接于目適于心而與公相知者又賦詩其端以道公之意夫古之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況酣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爲者乎公必居於此樂於此久而不忘於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逢聖明居斯文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爲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

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嗚呼觀公之所存將公之所有成可見矣余知公有素三復此詩安得不以爲士大夫道哉遂爲之序

蔡氏族譜序

蔡氏西昌之望也中更變故其子孫微矣余少獨識月窓甫蔡顏白髮長身立立脩然塵表時時從人道其先代盛時風流儒雅可敬可慕而今爲可悲慨也月窓沒蔡之後獨有震亨兄弟在而震亨之考文玉嘗出後胡氏蔡之祀幾爲若敖氏之餒矣震亨深乎斯懼將復其初也而求其世譜已湮沒不傳獨月窓先塋記自十六宣義得富而下有可稽者蓋得富而

下爲十朋十朋而下爲賢卿賢卿四子中甫清甫登甫齊甫八孫志學志弘志道志遠志武聖傳壽傳性傳然自月窓沒八孫已莫辨爲孰之子今獨知聖傳壽傳性傳皆濟甫之子蓋出劉尚書崧題愛山圖所云月窓則壽傳之孫文玉則某之孫也震亨據此錄爲譜將示來者其存心厚矣以其先嘗於吾家有連也求序之吾聞蔡之世詩書行義累累相望而時顯於濟甫濟甫諱源愛山其號也登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歷官司農少卿湖廣安撫使政治卓卓搢紳間尤爲潭州守李芾所知嘗薦之於朝其所居地不知幾易主至今鄉人父老過者徘徊嗟咨曰此安

撫宅也嗚呼盛極而衰衰極而復天之道也蔡之後將不有復振者乎君子之澤譬諸大木立乎高山曠野疾風炎日氷雹之侵凌益久益深其柯葉條幹隕折幾盡幸其本之存也一旦乘太和之氣有不沓發而復榮者乎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蔡氏之後其必務學敦德以待之哉是爲序

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脩苦行恒轗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述爲同門之交仲述得學守道非其友不友頗與孟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爲監察御史十年没時惟一

布被猶讀書郡齋所製一子貿未亂也嫠其母依養於外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貿告其拜曰子善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之蔭其終有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爲楚越者恬不爲怪或有一人焉不爲此慨然欲脩古人之道則相與聚笑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偕而去古愈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愷今奉命往教永州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又求余爲序今之所謂教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皆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遂本逐末靡然而從風久矣夫能脩其身必能推以淑人能厚其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爲臣之節明教學之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畧述其行以示永人使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永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末兼舉必出吾孟愷之門乎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𢤱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

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仕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蓋淪謝既盡不能不嘅焉悵悵也前二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爲太學生無幾輙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悵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滬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崇蒯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

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贈蕭照磨序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也子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笑朋儕一語不合不能容輒面斥斥已雖無宿怨意然人未嘗不私恠其過剛也子敬年十四五出游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時子敬游歷艱嶮道萬里而歸按鴻臚序班余竊意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消有而變爲和柔巽懦矣與之處察其所發固未嘗變也凡所還往莫或敢規之者獨於余最故余時規之雖少止無幾復然矣豈其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耶抑根於所賦者一定而

不遷耶夫君子之剛以直乎內蓋本於道義之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懥賤惡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爲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爲贈輒舉其所切諸己者告之山城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焉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恒有愧耻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鄉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餘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年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

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榮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殁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

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契[illegible]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南窗吟藁後序

臨川吳景南先生南窗吟藁四卷吳故臨川儒家先生當元治平無事之時既高蹈不出用其精力於詩以自適夫幽遠靜貞之趣其授受有自人有吳文正公序之足以其詩之傳也久矣而刻板既燬於元季之兵洪武初其孫思明得刻本於金溪以歸于兄思清思清傳之其子今國子司業溥司業君之從鄉貢進士吳克彰爲重刻以傳余嘗過司業君獲拜先生之遺像凝乎其山之立也粹乎其玉之純也溫乎其春之和也脩脩乎其出於塵埃之表也夫其見諸外如此於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蓋又聞諸司業君先生稜稜蹈義其介凜然必擇而後交而見諸言與行者藹然一由於忠厚至於所以植其家裕其後者惟詩書德義焉耳嗚呼所以爲先生獨在於詩乎而至於今司業君四世矣萬嘗劍介之操持之愈久而愈固蓋考其源流之正而君子之澤深且遠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爲引諸卷末使讀

詩者併行之

康氏族譜序

西昌東南五十里曰深溪溪之上有世家曰康氏其文獻繇宋至今承續不絕其初本匡氏仕南唐爲蘄州刺史曰稠者歸宋避諱遂易爲康稠之孫朴英宗朝舉進士爲南昌尉朴之孫訓爲國子助教以丘言爲秦檜所惡遂棄官歸訓曾孫景材仕理宗朝爲鄱陵令弟景明度宗朝爲桂林府同知景材孫時可元皇慶初爲廣東儒學提舉景明之孫宗武從學吳文正公明三禮爲天臨路慶洲書院山長其從弟宗正國朝洪武第一科進士官至丹陽知縣宗濂舉明經由教官改常州鼻橋巡檢而族之人脩儒術持行義者猶多盛哉康氏之宗乎泝其先唐貞觀中有諱胄者爲吉州判官過西昌之祁洲樂之遂留家焉胄二子琬珽琬之後徙安成珽之孫曰常五子其坊坎珀圻始徙深溪則稠之曾祖也祁洲在今淘金驛東五里有匡家坊余前四十年嘗過之匡氏合族而居尚自數十人皆珽之後也亦皆謹愿敦樸務農業而詩書禮樂之風視深溪邈乎懸絕矣豈其漸習之異歟抑如木之有本其生意發達獨厚於一支耶凡物莫不有本人之所以貴於物者能敬其本也匡氏出魯匡宰句須以邑爲氏康出衛康叔以謚爲氏不可以

祿也夫屈於勢而去之苟可伸亦可復也今祁洲無
氏康者矣深溪世多聞人君子於致敬其本之心吾
知其惓惓也而至今未有宣言復之者豈其猶有所
屈乎先大父兄弟皆與慶洲君相交莫逆佑父吏部
公於丹陽君有同年之契宗濂又嘗於余往還仲矩
則余姑之夫也故與初之續為此譜也以世好求序
披閱再四余安得不崇仰其先而重致望於其後哉

送歐陽允宣序

吾邑故家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
聚旦暮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魚稼之樂
有園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賓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

之有嚴賓與仕進之有繼者數十年來蓋曰歐陽氏
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
萬安又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於今三百餘年矣余
弱冠交允堅允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麗澤之益今
又與允俊交也允堅 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
氏社之任允清亦舉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再為
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俊登第為庶吉士于翰林歐
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
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
春允宣以選賦來京師間從允俊過余觀其色知其
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則養親慈幼以及

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家處者因有所
恃而不慮乎外而使仕者有所恃不慮乎內非為有
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為舟輿居
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以彼而
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送禮部侍郎高密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為
肇慶知府永樂二年 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右
春坊中允無幾又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為禮部侍
郎又奉 詔侍 皇太孫講讀公之為郡為藩也惓
惓宣

上德咨民隱寬平忠厚有仁人長者之風其佐春官
也討於典故達於政體雍容直諒有大臣之度其為
輔導也端莊嚴重非聖賢之道不陳懇懇忠愛
之意今年八十矣 勅致仕 天語褒嘉寵賚煇煥
希闊之賜也我 國家用賢使能而凡任大職膺重
寄者必付諸惇實端重之賢如其材德既足以勝事
而補仕則禮遇之加逾久而逾盛考公平生本之為
德行施之為事居治民之實一皆君子之事則所
以迓承 天寵者豈無所自哉今歸榮於鄉日與故
人賓客攜漿談詠以樂太平之世導其子孫及鄉人
後學講習明經以成德器皆將為 國家之用開服

臨清流蔭茂樹睇春榮於綠野招青山之白雲公之樂何其超然物表哉於是尚書吳公暨諸搢紳大夫皆賦詩贈之余謹述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實與公之厚德盛福不徒以爲其鄉之榮而可爲天下後世道者引諸卷端

陳氏族譜序

西昌陳氏有二族其一五代時諱暉者自金陵徙其一宋季諱雲仲者自廬陵之武岡徙自金陵來者子孫爲盛蓋於今二十世其居已久積而發之也多自武岡來者裁八世其居未久積而發之也遲溯武岡之先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逵仕晉爲長城令因家吳興吳興之後有諱洽者仕唐爲秘書郎徙閩之劍浦劍浦之後諱貞者稱栖衢處士又徙溫州之平陽處士十二世至迪功郎崇忠生奐齡宋郴州桂陽主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其子浚源家廬陵武岡之陽遂爲廬陵人浚源子四人仲子雲仲贅西昌羅氏遂爲西昌人雲仲生文勝文勝五子仲子原壽號碧潭碧潭生民壽觀定民壽生一敬洪武中舉孝廉爲荔波及賀縣丞觀定生彥和彥和生德遜德遵德遵名循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及第爲翰林修撰西昌科第自宋至　國朝彬彬乎盛矣而第一人及第實始於循發遲而弘者理之固然也武岡而上其譜見於文勝之孫觀瑞所傳一敬始斷自雲仲以下著西昌之譜至是德遜俾德遵以西昌譜求序余與陳氏宗族同里閈一敬忠厚樂義其卓識遠畧度越輩輩佐治兩縣皆得民心德遜溫雅惇行德遵履操端潔皆余所敬愛者也第念一敬平生故人久之時相輔以學有莫逆之契其罷官家居也約余買田築室東阜之上將耦耕以終老既先後皆以徵起不得如志而在京師相聚處半歲公務之暇相與譚詠酣嬉而忘其身之在客外也一夕就余家奕棋飲酒脩然而沒於今八十年矣睹物興懷其能自已乎故因序此譜併致余情云耳

送曾存善序

同邑曾存善篤實和易謹持其身遇爲于紀倍道之事輙掩耳避去鄉稱善人今年五十矣未嘗有一日憂患之于其所得稱其所存非善之報施者歟有以其材舉者徵至京援例得歸來告余別嗚呼吾常不忘吾鄉之俗惇務許皆父兄必導其子弟以德子弟必率其父兄之教而富有力者皆惇於禮貧賤者皆能不失所守而勤於其業有老死足跡未嘗及縣門下者其俗如此所從來久矣自吾出而道數千里之地目之所及其爲俗不逮吾鄉者多也然吾少於鄉壯於鄉既壯而去之今且老矣吾鄉昔之老者亦且

盡矣安知夫今之俗其不渝於昔否乎蓋一鄉有善俗則一鄉之福子歸因吾所陳而試觀其何如焉

東里文集卷之四

東里文集卷之五

序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鄭氏族譜序

泰和澄江之南有鄭氏其先出滎陽再徙金陵宋端明殿學士穀之子新通判吉州遂家泰和邑中又四世至炳文徙江南之五塘莊其譜紀自端明之父再京節度副使自強蓋節度至今十有五世子孫久而愈盛爲乎邑之鉅族也端明當南渡艱棘之時毅然以國事爲己任鞠躬盡瘁無所不致其誠殆天佑忠義而以昌其後世耶雖自徙泰和未嘗有顯者然抱

仁秉義世篤善行所見乎於人人可質之鬼神者蓋或顯者有未能也吾家距所居半舍吾少及見其鄉大疫不問貧富老壯困憊狼狽相連屬彌望十數里日落不見炊烟獨鄭氏一姓食飲起處泰然如平時三四十年來江鄉詐訐之風滋民尚法嫁禍其所怨惡富家巨室爲所困辱者十八九獨鄭氏無一毫之干此豈聲音咲貌之所能爲哉入

國朝鄭氏之仕者昉宗顯再見於庭宥今庭重居太學十餘年繼而大之未可量也而宗顯於余最善其嘗歷三縣一爲幕再爲簿所至民戴其寬惠如父母仕三十年無纖芥過累家甚貧持操如鐵石比侍臣

之賢者屢薦之不報恬然安其命觀於今鄭氏如此可爲遠不忝端明者矣宗顯今復改連江簿將行出此譜求序於是翰林諸君子序之詳矣余特著鄭氏之行之可稱者以示其後云

玉雪齋詩集序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兎罝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旣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鍾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可爲世道慨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也若天下

無事生民又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沛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余竊有志斯事而材質凡近從勞而無成間或一遇能者未嘗不歆豔響往之居兩京二十餘年所得公卿大夫之作今大理卿京口虞公伯益蓋其傑然者也近得觀其玉雪齋集古近體總若干首皆思致清遠而典麗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蕖天然奇質神采高潔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而天光雲影使人應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虞公蓋將上追盛唐諸君子之作而論今公卿大夫之作足以鳴　國家之盛者亦鮮有過於虞公者焉公學優才裕生當治平熙洽之運洪武中以儒發身歷事

四聖出入中外者三紀所治皆要職更事多而精斯其詩之所發昌熾今公以明刑爲

上所倚任下則四方視以爲平蓋古皐陶之職也夫明良喜起之賡歌皐陶所以弼成有虞之治者吾何幸尚於公晚歲見之乎輙書諸簡首而歸之

貧樂詩序

廬陵胡有初家文江之上泊然布素而謹於義利之辨非其所當得不苟取遇人富貴不本於仁義者卒苴芥視之其爲人慷慨豁達不務榮名所居遠城市車馬之塵喧囂之聲不相及有薄田躬耕足以自給又有雲林泉石之勝日與幽人素士相羊山水之間飲清茹潔翛然自得也自號貧樂其從子中書舍人覲求縉紳君子爲之賦詩又辞以求余序人恒情所厭苦易於富貴而難於貧賤厭貧而能樂此其志豈苟然哉然古之君子其樂乎貧也非恃貧以樂樂而忘其貧耳蓋天理具於吾心吾奉而行之無所違以至于仰不愧俯不怍其中泰然將無往不樂矣富貴

貧賤自外至者惡足以動其中也故孔子之飯蔬飲水顔子之簞瓢陋巷豈樂乎是哉樂乎在已者之無違於天也苟在已者措亡之矣雖有趙孟之貴晉楚之富將其中汨焉膠膠擾擾憂慮之不暇況有於樂哉又況於貧賤而能樂哉有初之貧樂必樂而忘其貧可也樂而忘其貧古之人所以爲至也吾以是進有初故書諸卷首卷中自鄒侍講至陳脩撰凡詩六篇皆出翰林亦皆出於廬陵云

送張鳴玉序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

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輙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貪其上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潦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于贛朞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于今人皆譚而稱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求定經歷序

求定吉水李明遠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求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求定治本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脩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

有行義識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是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求定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求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泛小舟具酒殽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瞰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懽各賦詩申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沒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求定猶見先生也求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詿誤興

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求定復還宜州求言爲賜夫經歷之任
子爲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
脩諸在己可也在己脩無所往而不宜況於衛之經
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
之浩然者矣

送林正行序

刑者先王不得已以輔治焉耳非恃此以爲治也後世民俗滋獘則所以防範之嚴者亦長民者之不得已也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嚴固仁之所發也在子之爲政

豈輕德而重威哉故慘刻不可以爲政而姑息亦不可以爲政仁人君子之心在使民務善戒不善而已閩林君正行嘗官天台縣慕寬厚愷悌之政民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也既陞司獄於吾郡廉公有威於用法盡得乎善善惡惡之中焉而直道而行無所顧避行縣所過其細民及其良民皆欣欣延頸而願見之其横民往往縮首斂跡不敢肆焉以遂免於刑辟者亦不少矣而猶或以謂其嚴也夫治之於已著曷若防之乎未著嚴乎外而仁主乎中嚴亦奚病哉故十數年吾郡之細民及其良民恃之以安者林君焉耳前之司獄者嘗坐事去而今以省還林君

當歸侯闕林君不至其鄉二十年往焉展敬桑梓與故人親戚聚歲寒之歡酒洽比於契闊之餘何其樂也今
朝廷方遣大臣四出詢民所利害而建革之及牧民者之廉貪材否而去留之則吾郡之民所嘗恃之以安者其能已於言耶林君是行亦果能久於鄉哉推林君仁民之心必不溺乎其私之樂而忘返也余知林君故道其所素以爲還鄉之贈

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

蓋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江西古揚州之域班孟堅稱蓺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人秀氣不屈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頑傲不率以干自憲度此在三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哉比年爲牧守於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爲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治甚者遇頑傲不率干自憲度者輙硫然以忿曰此邦之人槩爲是也嗚呼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治槩而不別明者

所不為仁人君子盍易其心以觀之徵其實以發之且反求諸己之所施者如何也括蒼樊公慎歷教郡縣學被召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遂擢工科給事中與余同　朝十餘年其為人有學有行達乎治體和厚而寬裕今滿九載陞江西右叅政於是士大夫僉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郡之表率而條十二府六十九縣之謌戴矣於是各賦詩贈其行而屬余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宋盛時自吉水徙泰和世以甞雄邑中而業詩書服逢掖者相躡不絕得譜載貢士三人考陳宗舜吉州科舉錄在淳熙甲午開禧丁卯紹定戊子譜載兄弟三人皆授登仕郎蓋出漕貢又有白上舍生為主簿載於譜而須溪劉氏文集稱太學名士者其他為官教縣尉司計等官載於譜者非一至元延祐初先曾祖以科第入仕其後彼有繼之蓋宋以來楊氏文獻之傳至是盛矣元季之亂楊氏衰落逮予

國朝其子孫幸不失世業擢科第舉明經累累有焉而其先之文章行事可法於人可傳於後其家之所紀者歷世變故片簡不存洪武中司倉通判兩府君罷官家居方謀采錄未及而相繼即世於是從兄思

貽先生與士奇徧訪博求雖片楮皆錄之不敢遺積十餘年頗有所得而高祖以上者寖遠無存曾祖以下文之僅存者多憫世悼亂悲嘆憤慨率然之作其平時融精極意和平大雅之製所以發明道德者蓋不能得什一於千百嗚呼惜哉而諸父比歲之文其子孫不知保愛而亡[illegible]也僅存若皆輯而錄之若名賢贈答哀輓之作又其他詩文有及吾先世者亦皆錄之冠以譜世系事實總名曰楊氏家乘其首族譜尊本始也次家譜重所親也次事實行之紀也善行在人既沒不忘則形諸詠歎故哀輓繼事實焉次遺文志之寓也同志相求則因文以達意故贈答繼遺文焉名賢之文非以為楊氏作而有及焉者亦可以旁考行事與其交游故列諸附錄終焉凡二十卷不填卷尾者俟續得而錄之得有先後故錄不能以序也嗚呼是編所載文行始於先曾祖蓋楊氏自茲以降百有餘年內而朝署外而民社錢穀之任皆有之而清白之操皆皦然不滓其隱居而家食者皆清脩篤行貴義而賤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行義未嘗不以望其後人庸衆人之後猶有力學奮義以光其先者而況清德之世乎楊氏之後其必篤念而敬承之哉謹書以為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廬陵許君幼道既卒于京師士識與不識而知許君之賢者皆作詩哀悼之其子清粹以告余求序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其沒也余尤不能已於情尚忍叙其哀悼之詩哉獨念君已矣世之士求如君者何其少也士之能言者非不多也言問學者非不博也言德行者非不高也而所言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言士以此往往不見重於人使爲士者皆如許君其誰不重之哉許君非徒能言者也而言則必行行則必從其言其孝弟敦於家其信義重於鄉其行必出於誠必適於厚必依於禮不以艱難顛沛而喪其所素至於重交際周困急人比於漢之范巨卿云尤負理

才嘗隨從兄學文字漢川凡學文邑政設施必豫謀咨君君志爲畫可否既而行之人無不悅服者一時江漢翕然稱學文爲賢令凡漢川之人亦至今思學文不置不知其出於君也蓋君之所存一以愛民爲務使之沾一命得一郡一邑而理之民之獲被其惠利豈少也哉然世之理郡邑者豈必皆有才德如君可以惠利其民而君將老始得分教武學教不久遂卒嗚呼是果繫於其命也耶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得於命者其身既死忽然若飄風已過而人不復留意者多矣其不若是者亦皆有人思之至作詩哀之如許君者乎許君之得於人如此讀詩者可以考矣

送史志靜郎中詩序

豐城史安志靜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在京師於余還往有斯文之好余間暇輒讐校古書辨正舛誤志靜明敏詳博得其助益爲多且其爲人廉潔恭慎京師賢士大夫皆樂交之而於余未嘗三日不見見未嘗意不在文事以是尤樂史氏世家真定元盛時其先有勳德灼灼在國史洪武初志靜大父官豐城始家吾江西至是三世矣吾於志靜固同鄉也吾來北京四年辭翰林兼職專任春坊日益多暇未嘗不思同志靜之樂今以滿秩來方握手聚語相慰藉矣

官卿知志靜好學勤事而熟典故奏其績最陞儀制郎中 國家一切禮樂法制咸儀制所治非達朝廷之體識古今之務明制作之意者不足以任於是薦紳皆告儀制得賢長官也當役之南京來告別蓋余向所同樂者又不可得因述余情爲序而屬詞林諸君子爲詩贈之詩各賦一物以道意自侍讀學士曾君以下凡八人亦皆吾江西之士云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公務甚簡每 朝退歸坐小軒中杜門却掃時理書冊自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爲一卷其第一

幅故人毗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叔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自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叔起作者皆得之黄宗豫余既各賦一詩書之金曾諸公又續爲之賦沈民則題曰五清夫一味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娛耳集是五者足以娛目而適意况盖以諸公之作詠哦明窓永晝午困之際閱而誦之則不必計著鉦聆絃奏而胸次可以灑然也

慶揚伯升七十詩序

吳中揚伯升宋和王存中八世孫偕其弟仲舉僑居武昌余往來武昌十數年與其兄弟交真知其清而粹也和而醇也介而有容也兄弟一也連璧之相輝

雙桂之並榮不可以掩蓋吾所遇兄弟之並賢者有之並富者有之其善德之並如揚氏者鮮矣自吾去武昌今三十年思憶昔時交游之樂與揚氏兄弟之賢未嘗忘也比三四年仲舉來官翰林得慰久別每晤語必及伯升亦仲舉之篤於其兄也今年伯升春秋七十仲舉在史館喜其兄之安而念不得親奉觴爲壽也求館中諸君子作詩寓歸爲慶以屬余序余讀其詩盖所祝願於伯升者皆同然未必皆知伯升之賢伯升靜厚有守所存所由咸當於義盖有契孔子論仁者靜壽之道且不見南山之木乎廣曠遠幽閒之地匠石所不見知其傲氷霜凌霄漢閲歷歲年固其理也伯升之壽固無俟於祝願而必見諸祝願者仁者愛其兄之心也幸余他日重過武昌尋舊侶招黄鶴酌江漢之清歌白雲之曲爲伯升壽伯升必將撫清絃以和我

蜀江歐陽氏族譜序

吏部考功主事歐陽哲重脩族譜一卷哲世居泰和之蜀江里其先出唐吉州刺史琮因有家于吉琮七世孫曰彪曰彤彤宋文忠公脩所自出也彤會昌中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子澤居吉之永和鎮澤四世孫曰忠曰惠忠徙萬安之常溪惠將作監丞珣所自出也常溪七世至德祖徙蜀江迨哲八世哲所脩譜

葢因監丞之舊也哲又參較文忠監丞二譜有不同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黄巢事據史傳葢文忠一時傳聞之誤然余考文忠集其石本所載如此而集本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而去之歟不然公於南豐曾氏譜尤詳辨其世次而自作譜乃容不審耶惟歐陽氏自亭侯以來世有聞人而莫盛於文忠後五十年監丞繼出二公文學忠烈炳然於天下後世君子論其人葢國家之元氣也而同出於一鄉一族豈非盛哉嘗見二公譜序文忠言其祖考所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葢以是願其族之人監丞亦云吾祖宗邁種德而望其後之

子孫以脩人事君子之仁家同一心同一道也盖
君子施仁於國於天下以其家始未有不能仁於
家而能及國與天下者也仁者之言人所共師而况
其族之子孫者乎今蜀江之子孫從事詩書科第仕
宦彬彬有出哲字廣哲末樂辛丑進士尤負清操方
嚮用於時續休前聞吾於歐陽氏有望焉故書以為
蜀江譜序

西昌梁氏續譜序

人之先嘗有貴富則不復計其功行世率謂之故家
此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
躬功利及於人聲譽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豈

徒富貴之云哉自流俗異見於是閭閻畎畝起旦一
莫間或貴或富而驕誇恃為豪者往籐一冊世蚩
蚩之氓遂相與目為故家而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
家而後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徒嘵然
自矜吾所從出異也君子猶不與也君子所尚者前
有道以肇之後有道以紹之而非徒以其貴且富也
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
又徙西昌世服儒行至宋贈知吉州逢吉二子若崇
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
慶三郡君傑累官黄州同知翰林編修君崇子子華
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蕃舉進士自太常博士歷知

宣撫二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富而文學治行
有聞於時者未嘗乏也其肇於先如此蕃四世至不
移二子用之求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
本之累官至　魯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譽當
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耶
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譜未及而卒本之續之將
授其諸子以屬余序梁楊世姻家義不可嘿蓋嘗自
叙家譜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為
人後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贈大理寺丞張宗璉詩序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

史給事中及外之布政司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
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傳楊士奇與翰林侍讀學
士王直合詞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應　詔將下
曰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
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宮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
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賢聞搢紳間
上臨御以來惓惓焉哀敬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
諸廷論每覽臣奏獄議必懇懇諭之欽恤之意矧大
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擇而後授也宗璉秉介潔之操
蒞事周慎而寬厚長者之志素孚於人其不忝斯職

也審矣而與之游久者必取仁者贈言之義賦詩致交脩之意蓋君子之心也詩以張茂先進德脩業輝光日新之句爲韻賦者曾棨王英王直周述人兩韻總詩八篇而引其端者楊士奇皆其鄕人云

送宗老季琛詩序

廬陵江右諸郡之表也楊氏廬陵諸大姓之表也忠襄公楊氏諸先德之表也季琛爲公九世孫秉忠信廉潔之操懷明敏疏達之才發乎詩書禮義之實豈非崑山之玉哉今歲京尹薦其名尚書試其能
天子命之官以爲南海知縣知縣雖古百里宰而南海者漢南粵趙佗之所治在大海之濱數歲以來旱潦饑饉民瘁於凋弊方有撫字之責又臨之以藩臬之重日奔走受事庭下至勞也又其地總制嶺南數十郡邑凡　朝命之使行事於嶺南與海外諸蕃國及諸蕃國之人朝覲貢獻於　闕下者皆於此取給行費至繁也季琛承　命而去乃無幾微不任之意見乎言色豈非其自信可以勝其事而不難哉蓋一有不勝則人將議之曰此某郡之産某公之裔也不獨羞其一己而已大夫士知季琛者皆爲詩送之余其族人故序諸簡首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少園池水木雜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之所樂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符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慕乎外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讌沫以合懽情於一日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　詔京官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爲讌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雪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汪薑而畢集居城西者余及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杜宗儒章尚文陳光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顯仁周功叙胡孝存劉朝宗　凡十五人余正安近東從其志所樂相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僑於西皆賓致之旨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齒遜亘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懽洽之至清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采相發於是衆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爲韻賦詩韻少則疊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之有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歲終休之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況吾徒皆仕有職任旦暮在公惟惰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爲一日之樂者其於義

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出處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爲樂亦不可得今之十有七人若十四出江右而三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詩成粹爲一卷余序其所由來於簡首各録一本藏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興慕者乎

對雨詩序

永樂癸卯正月乙未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五日百官齋沐出宿將受誓戒是日微風東與及午而雨霏霏宜其迨夕弗止春陽初暢寒沍不作而齋廬同宿者子與余學士錢習禮陳光世周恂如曾鶴齡陳繼楊彭顯仁胡永稱周功叙劉朝宗咸心悅神融若甚適者而焚香瀹茗或論文譚道或琴奕以嬉余詠杜少陵喜雨之詩顧謂衆曰盍有賦乎遂析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句爲韻各賦五言六韻一首士君子之適夫豈以爲已哉憂樂以民仁者之所存也自去歲秋及冬雨冬屢大雪皆數尺蓋比歲之所未有民甚以爲來年之望也今歲正月之初輙屢雨常歲三月乃雨亦未有若今之豫者而澤凍解泮土膏潤發區萌茁露蓋時物之滋肇於此生民歲計之所仰者可冀也夫造化一元之氣發於春而契乎仁者之心則形諸聲詩固有所不能已矣而即其詩以考其志若有渰之詠霡霂之賦由今論昔豈相遠乎哉凡十有一人而賦者十人蓋退余爲序云

東里文集卷之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蔡用嚴序

皇上統御天下夙夜孜孜圖惟理民之道數勑吏部簡拔賢俊又勑百司舉材德之士授以撫字之任比者詔勑遣員又切責有司坐視民所苦不言者欲加之罰無非激勵誘掖使之究民隱達下情也牧守而有愛民之心理民之才至是可以伸其志見於用也而今遠邇窮櫚蔀屋之民有饑寒之憂歎息困苦之聲豈少也夫膺職任有祿位又遇可以伸其志施其材之時而依阿詭悄不肯動心出力一少試焉甚或騁私為厲如此者豈 國家所以簡拔任用之意蓋今之牧守之不為此者亦少矣吾友四明蔡胄用嚴清脩苦節有惻怛之心果毅之氣由鄉貢士入胄監擢知宜春縣吾交用嚴十五六年知其為人果不負國家愛民選賢之意宜春之民庶幾將有瘳乎於是縉紳大夫有賦詩送用嚴者余為序諸卷首

贈高以能序

余友劉壯歲為沅陵縣數年其為政有惠利隱然名動湖湘間而余不見之十年矣今年寄書與余并導其所與游高以能來見且曰自余來沅陵沅陵瀕蠻溪猺洞氣候弗時若用數致疾以能挾世業之醫濟余苦藥屢矣今辰之守舉以能可以任醫學之職遣送請于 朝廷一拜天子之命而來也幸辱一言以華之以能既受職將歸謁余且申其所請夫醫以濟利為道也而非若為政者之能博濟也然為政者其身疾疢必資於人故劉君得以安其身而施利於沅陵之人者宜有資乎以能余可靳一言哉蓋嘗論為醫與為政同道保一身與保一邑一郡保天下之民無不同也何者勞逸欲其時也嗜欲其度也寒欲煦之熱欲濯之正欲扶而植之邪欲遏而弭之也欲窒虛疏滯虧盈而益不足也察之者欲深求於微而不可以忽治之者欲責成於久而不以數易也夫然後可以保身保民而為良醫良吏之效著矣以能終身由於斯道而無違則所以濟利於人者將有不博乎子必勉之子歸見劉君其道余嚮往之意亦若是也

贈王敬先序

西昌王敬先為宜章縣學訓導滿九載陞岳池縣學教諭且行忻忻如饑得甘食困得安寢然者世謂教官冷職士之樂處者十殆一二而已岳池去京師八千里為蜀僻縣今有得一官於蜀率其心懾於險遠戚戚頋辭其家人酸辛悲楚出語相付囑如訣別狀

其有忻忻如得甘食安寢然者殆百之一二耳夫士之有道也無往而不適彼其有所不適者無諸内故也苟無諸内雖其身終歲不出戶庭不去其父母兄弟妻子而其心膠膠擾擾不能自適況數千里之外者哉敬先樂善好義有古道前在宜章宜章俗不務學敬先化導誘掖之不數歲宜章之諸生比比中進士去敬先來京師嘗主吾家吾親見宜章諸生在京者事敬先皆如子之事父非其施諸人積誠不已何以致此敬先少時與余同學海桑陳先生之門今其所自立如此可謂不辱矣念當時同學多已物故今存而仕者惟吾兩人然三十年來東西睽隔其間不

過一再握手叙契闊未嘗極意傾寫也今茲復別豈能無情於是惠風始暢倉庚和鳴長裝在門樂酒屬客余歌白駒之首章客酢焉歌伐木首章載歌白駒四章之末余酬客歌雄雉之二章一爵既行序以識情

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修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爲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縉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爲學也皇朝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

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今伯高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爲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于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

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劉氏慶源編序

刑部尚書雄縣劉公覲作劉氏慶源編以譜其族屬余序之自宗法廢賴譜牒之行以維持人心紀綱俗化爲世道之助蓋周禮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制奠繫世辨昭穆世者諸侯世本蓋今世譜也其來尚矣然世臣鉅族傳歷既遠更代多故譜或存或逸非有賢子孫不能舉而脩之也劉氏系出陶唐而盛於漢其後子孫益衆譜牒歷世有作如隋劉善經唐劉知幾劉子玄及宋河南劉氏所著最爲焯焯而知幾考據尤精博固劉氏世多賢子孫乎雄縣之劉其先出溫者自河南徙今尚書公所著自高曾以下至其子若

孫凡七世蓋高祖以上譜逸不可考而七世之後至于曾玄至于數十百世有繼脩者可以本諸此矣如劉氏之族自今至于數十百世因譜諜之存崇孝友之道廣惇睦之風者亦本於尚書公之賢乎然考其高曾以來韜華養素樂善施仁深矣際 國家景運之興尚書公以明經擢第今三十年出典名郡入總憲綱歷掌邦禮邦禁爲 國大臣弟泰從上征伐有功累官至世襲指揮同知伯仲儒然效文武之用於時顯榮光大非其本諸先者深乎然則斯譜之傳他日太史傳名臣述世系者將有致焉豈特施之於族也

送孫提點詩序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祇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舉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 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有日士大夫與善淵往還者聞而造焉是日積雨初霽秋氣澄朗善淵欣榮命之自天樂縉紳之咸會列筵陳俎觴酌屢行同會者春坊左庶子鄒濟右中允吳均宗人經歷虞進翰林脩撰陳循庶吉士曾泉太常典簿周瞶及余凡七人酒未既庶子曰善淵斯行盍一言贈之衆皆曰然於是中允取座右戴石屏詩語各探一字爲韻賦詩詩成屬余序昔周成王既成洛邑率諸侯以祭於廟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夫至於助祭及執事之人皆有其德尤足以見夫國家之盛今善淵熟於禮而達於事其往而無忝矣士幸遭天下無事 聖明制作一新之時恭承一官近日月之清光足爲至榮而況效職於壇陛俎豆之間相事於濯薦對越之頃不又榮乎斯以贈言之吉咸畧仳儺之懷而作其欣往之志新歲伊邇萬方會同余亦將與善淵邂逅於泰壇清廟之前遂爲之序

聽琴詩序

樂之音皆可適也而足以暢幽鬱去驕吝順性情於中和者惟琴爲古之君子於羣居及其獨處而適焉未嘗不在於琴也民之生蚤作而莫息其間擾擾焉與事物酬酢而又有不當於其意者其能泰然無滑乎中國已鮮矣矧結纓垂紱㩁簡持翰夙興而夜寐有職事之煩者乎則其間暇相聚旁於琴以適焉者人情之所宜而君子之爲也永樂二十一年正月十有三日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四日百官齋沐宿于公與余同宿者十有一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雍容懷抱和暢功叙援琴而鼓之連續數引宮徵閒作

疾徐高下雍雍古澹淳雅之音蓋使人襟宇澄淨氣志皆融融然如濯埃氛而遊於泰和無事之域者何其適哉於是余賦五言古詩一首而衆和之恂如并和其韻皆以道夫適於琴之趣也夫雅與俗不相詣也荒蕩靡靡之音世所同好則爲此詩者固無與於世而獨吾徒之所寄意也則雖一時之適不可以棄故錄而序之

送王編脩南歸序

吾友王格非篤實果毅學博而行莊起家九江學官
太宗皇帝初建儲名爲司經學正字
仁宗皇帝初嗣位自交阯驛召還進翰林檢討脩
兩朝實錄格非預纂述書成賜賚有差蓋纂述先緒爲先寫先雜執事叙勞也既而有司不復論勞奏均陞一階於是格非陞編脩而雜執事往往位列其右格非歎
上之恩安已之分恭就其班位恰然朝之士經格非選拔者今內佐六卿之治外受方岳之寄與凡躋華升要崇秩厚祿出有騶從之盛入有肥甘輕煖之奉者比比而是格非官七品布衣徒步祿入僅給儉約混儕群衆中流俗固不知有格非也而士之重格非與格非所自重者皆不係此格非吉水帶原文獻家世有聞人百餘年間吾耳目所知者吾索與耕兩先

生及欽止皆仕有祿而皆不久於位不及下壽格非今年六十有七歷仕三十餘年雖中更險阻坦坦如履康莊殆若有神相者蓋格非所不能得者人耳非士所戚也今以病得請歸優游餘年遂其素志士又以爲格非榮獨余不能無情者蓋在館閣家同郡生同年而好者與格非兩人格非今决然去余不能有裨於時且多病早衰而猶縻寵祿詩曰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三復嗟嘆酌之酒而與之別

送禮部尚書兼大學士金公歸省詩序

洪熙初元歲乙巳新春陽布和萬彙咸鬯
天子御明堂敷仁澤覃被天下載念臣工久勤職務未遑于私有詔親在者歸省否亦歸展楸梓咸有錫賚視其秩而等差焉於是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幼孜其大夫人春秋八十首奉　命以行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歌詠
聖天子之大德及大夫人之盛福以爲公贈而謂士奇爲之序夫人之倫莫大於君親而行亦莫重於忠與孝忠孝一致也　昔者明君之使臣也必體其愛親之心而命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將母來諗何其念之深而言之數也君子謂臣之事君先公後私君之使臣先恩後義今

天子推恩其臣比隆成周盛時明君之大德矣
先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任之於宥密幼孜與士奇皆與焉於是召七人者之命婦入覲
中宮惟幼孜以母行宴賚隆厚加有冠服之賜蓋二十有餘年
先帝 先后升遐在天其七人者亦有存沒之異而大夫人安享祿養至于今榮進二品之封益壽而益康何其福之盛哉宜乎歌詠之有作也公歸朱衣象笏升堂拜慶使其子若孫歌之以佐壽觴鄉閭族姻其必有歆豔而竊歎曰金川王筍之間前所未有也又必有觀感而興起曰使爲父母者率以忠孝導其子後將無繼今者乎則是詩之作豈徒以侈當時其有係於後來者不亦重乎

送吳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事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吳故求新名家自宋以詩書科第爲邑之望具載鄉袁文信公所述元之初興寧極先生博學惇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先朝遺老爲鄉人後學所尊寧極先生始徙安成子恭先生之曾大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以成就後進爲務爲學官歷寧鄉福寧黃岡三縣焯著功效歲賓興校文廣西者一浙江者一鑒別之明升黜之公學者心服被召纂脩永樂大典於中禁一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通博明正率推子恭先生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爲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赴黃岡不相見將十年時有咨求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高病益侵受莫致之悵耿耿久矣乃今一晤語未竟遽別此余之情所爲不能已者也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徒歛焉自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群雛起而隨附之如吳先生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託余之情亦

可以自慰也茲書諸率公篇什之首以爲先生贈

送羅學古還清化詩序

學古之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閭右徵居京師翁負材具閎略喜論議而愛民矜恤之意常溢出言表郡縣禮爲耆老而咨政焉余在翰林時與學士胡公數以公事出江東門以鄉郡故數過翁翁春秋已八十欣欣蹶蹶迎客相與披豁傾寫雖尊俎咲譚而其意常在於民也時學古丱角方執經從國子師而涵濡其大父之訓於朝夕之深余兩人固已期其成也永樂壬辰余奉 命考會試得學古所試文字讀之條達明鬯嶄然群輩中於是喜學古之遂升也既擢監

察御史爲法從於兩京能勤其職有所知未嘗不言聲譽灼灼以起又喜學古之敏於用也爲御史七年陞清化州知州清化在交阯西南海上去京師萬餘里 朝廷豈薄近臣之良而輟之荒落遼遠之域哉顧其地淪蠻夷務數百年

聖天子在位然後去其所爲害者而郡縣治之將被之文明之化然其漸習之汚且固有非可以一朝夕振舉之也則必資夫學通材達久於左右明識

上意者而任之此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然牧學與臺憲異職撫字與[illegible]異施

皇上大德如天無表[illegible]內外一惟覆燾生育之而已學古以其所素講習與得諸家訓者推而行之吾知奔壑之泉走阪之丸不足以喻其易也學古初赴清化重 朝命不及告行於常所還往今之來覲也留兩月而歸於是中書舍人麗叙屬諸縉紳大夫爲詩送之又屬余序之

康氏族譜序

女弟之子康榮從余在京師數年及冠有志問學而以父命將歸請叙其族譜康氏居西昌邑東南五里所澄江之陰曰蒲田里自泰然甫至于今十世修忠厚服善仁累累有繼也蓋吾所識者復性質直而好義磊落而闊達當元季寇盜充斥能倡勇保障其鄉復圭茹清飲潔以詩書教授里中躬率其族之人蹈厲善行愈老而愈不倦復性之子仲璧有雅度不屑意生事然獨守儒業爲鄉塾師此榮之大父而皆康氏之有聞者也其上世雖未有以祿位顯者而其所與爲婚婣交遊蓋多顯矣金玉之爲物雖未登諸器用世未嘗不至寶畜之而古之君子其所以重當時昭後世者豈皆爲其有高爵重祿哉此譜作於復圭而相之者仲璧之子彥英固本其尊祖敬宗之心之所發乎其亦欲使後之人究知其先世以圖善繼者乎夫善繼必自學始究知禮義之博致乎躬踐之實使德備於身施於家而爲孝友惇睦之行達之於用而爲致 君澤民之功以益大其宗者康氏之子孫其可不務乎夫畜之久者其發弘榮歸以及其族之人勉之哉

送羅照磨致仕序

廬陵羅儀範爲肇慶府照磨廉潔而端靜愷悌而寬厚藩憲之賢知儀範之難得也皆禮待之畎畝之氓知儀範之難遇也皆心歸之獨郡守貳以下率迂視之且數形於譏切曰居底僚乃欲樹名耶儀範自執益固守貳滋不悅肇慶所治一州八邑其二三邑瘴癘險惡最甚者有官守於斯而獲生還百或一二焉凡使命於斯而獲生還什殆一二焉比歲徵斂之事

繁而郡恒委儀範往督二三邑之未集者盡排之危地也儀範懷牒即行暑不見難色其所至不私取民一芥民知儀範長者皆趍其令如父之令其所集事恒先諸邑而什是事之難集者郡率檄儀範自儀範至官三年計其跋涉山谿衝冒瘴毒之日恒什八九而坐廨宇治職事之日殆十一二然儀範容色腴澤步履輕健未嘗一日疾疢之加乎身也蓋君子寍乎內者無往不自得苟且乎內固宜有相之道吉凶利害豈人之所能爲哉儀範比以公事至京師

上初嗣大位弘施寬恤之政中外仕者皆昔幸可以久安其位也儀範獨曰吾豈當踰六望七之年尚不知止哉遂以老疾辭天官卿上言於

上詔從之士大夫皆高儀範之達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於是有愧儀範者多矣吾素厚儀範故於別也書其所以決去之故贈之非徒以儆娟嫉者亦使鄉人士知君子仕止之有道也

熊氏族譜序

今天下姓氏皆古天子諸侯之後其先功德之被人者廣則其流澤後世久遠而蕃碩自然之理也春秋戰國之際惟楚地廣民衆則其上之所以被於人者宜亦廣且衆矣楚鬻熊之後以名爲氏當是時諸侯稱國者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熊氏蓋出南昌江陵數百年來南昌之熊最盛支分派別散數邑詩書纓組連續赫奕非他姓可儗豈非其先之被於人者廣且衆故其流澤至于今未艾歟新吳之族宋治平四年有諱洽者自番易來官是邑遂家焉三子原善原穩原吉原穩徙豐城原吉莫知所徙惟出於原善者世居新吳傳歷既遠子孫益衆亦有不得而詳者矣原善之後月窓甫斷自曾祖至其子凡五世錄之爲譜而一堂之間祖孫父子孝敬慈愛藹然也其子本誠衆進士歷兵部郎中爲福建左叅政廉潔公平八郡之人悅其政無間言此其所以被於人者又廣歟將澤流於後焉有窮乎本誠今調浙江以此請求序故爲泝往推來而書之

送國子學正黃信道致仕詩序

國朝之制太學自祭酒司業丞而下居師道之任者五博士十五助教十學正七學錄凡三十有七南北兩監合七十有四必歷郡縣學官有顯績迺授斯任大約今天下郡縣學官不下三千餘人於其間抜七十四人以爲兩監師其選之固精歟比歲南監祭酒司業數闕而南京卿大夫及監之諸生來者比比稱學正黃信道先生曰此良太學師也卿大夫歸其德諸生服其教人人言如出一口蓋先生純粹簡靜言必在道義行必循矩矱其所示教非獨言語文字而

已然則論今太學師之賢先生其可舉歟先生朱文
公門人黄文肅公六世孫千里之足産乎渥洼之濱
超軼而絶倫非其所自之異耶
聖天子篤意學校近命大臣就兩監簡諸生之久無
成者罷黜之而賜璽書飭勵師生又戒祭酒司業禮
其爲師之賢者所以厚化本興賢才　聖德隆盛千
載之遇也頃祭酒司業所當禮者豈有過於黄先生
哉而先生先月詣闕請老
上以其年七十勑聽致事優老禮賢之盛心也然知
先生者猶爲太學師道惜其去或曰君子之道足於
已無往而不可以及人先生之歸也幸精神未衰將

見化成於鄉必有蜚英騰實顯顯而起者則在彼猶
在此奚內外之擇哉於是六卿及公卿皆有贈行之詩
戸部尚書陳公以求余序余故采大夫士言之同者
書諸卷端云

易簡方序

醫者聖人仁民之術也古之君子有愛民之志而無
行道之地則往往用意醫藥以幾有所濟利仁者之
心也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源潔蚤有志及民舉進士
官侍近奉命四方其耳目所遇有可以利民者多奏
而行人然未足以充其志也間暇兼用意於醫得一
藥一方之良手自録之蓋以試皆驗以施濟亦博矣
所集録既富永樂中書具表以進特被獎歎其書析
若干門凡若干方總名曰易簡刻梓以傳公幸際
熙之運今佐
天子和邦國有行道之地方將導迎德澤以單利天
下而猶汲汲於此蓋仁人君子愛民一念無所不用
其至也然善爲醫者如良將用師精熟古法而不執
一道臨敵之際隨機制勝故所向成功夫得是編者
誠能究陰陽表裏虛實與夫經絡脉證之故審度而
用之將其施也猶由之射庖丁之解牛惡足以喻其
速哉其功不尤博矣乎此蓋胡公利人之意而未遂
也因求余序故爲書諸卷首

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超伯琴出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爲新城縣
學教諭九年課績居最陞萊州府學教授九年課績
又最當陞未奏而伯琴承言於
上臣自蒞祿仕不省先父母丘墓久矣旦暮迫於心
不能已幸今蒙寬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
侍讀錢習禮於伯琴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
韻爲詩送之而屬余序永樂丙戌三月
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
士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晝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

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光祿
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爲二等
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　聖明惓惓惟恐
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
年　宮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著可以不辱今
歸桒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黨之間可以
爲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槩於心者
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
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存
次具有定著士大夫得遂所欲皆感激祇德意亦有
積月連歲溺私忘反上不率

君命下不念同僚之望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曾子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伯琴行遇之而一
言焉亦仁義之及於人也

送孫先生致事歸豐城序

國家循三代聖王之制仕者七十聽致其事盖體群
臣全始終之仁也而古之人有樂乎內無所累乎外
者雖年未及七十苟有可去之道輒引而去之此雖
未必當乎大中然不失君子之節焉視夫年已邁氣
已衰視聽動作智慮無一之可施而其心膠固榮利
而不知返焉者其賢不肖相去霄壤哉豐城孫宗正
先生其有古君子之節者歟先生自郡教授陞助教
太學復陞博士祭酒司業之所加禮六館諸生之所
悅服者二十有餘年幸際
聖天子篤意興學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聰明彊裕
足以有爲乃援子貴入封之令解太學之職得翰林
編脩徑歸其鄉非其有樂乎內而無累乎外克自果
如此哉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有焉然吾
忝慕孫先生之善教也先生五子吾識其三皆出身
科目曰良初爲御史能持身脩職所至聲譽勃勃曰
恭今爲編脩在史館謹厚有文曰讓爲縣教諭不忝
師道其二處者雖未識可類推見之此先生所爲可
樂歟豐城君子之鄉也三四百年間文學節行有聞

者焜焜相望其流風餘韻所漸被至今不衰今仕京
師余所識者十率六七有君子之行則夫處者其不
戾於君子固多歟孫先生之歸何往而非可樂哉六
卿及翰林諸學士有爲詩送先生歸者編脩周叙禮
部主事張昔以求余序余年與先生上下而多病早
衰不能自引退其有愧於先生多矣幸旦夕賜罷歸
道先生之鄉訪先生之廬凡所樂者當悉以告我

東里文集卷之六

東里文集卷之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　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蚤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褏衣而長

揖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詫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無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噴噴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吏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　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

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沙溪劉氏重脩族譜序

澄江南望兩舍外崇山疊嶂綿延峻拔出沙溪稍衍迤平曠溪源遠而厚四時不竭故緣溪皆沃壤無旱澇之虞而耕稼常豐環溪而居非一姓劉氏其望也余總角嘗一造焉時石川先生尚無恙癯然蒼顏而華顛意氣軒豁一見與余論詩喜動眉睫是日微雪

初霽釃酒炙魚偕余循溪上左右指顧諸峯盤廻起伏揖讓之勢巉巖突兀嵴厲之奇語余曰吾劉氏居此十有五世矣吾先人雖未有聯膴仕而行義之卓出與玆山相雄者代有之矣又顧溪上田千餘畝曰皆吾故所有也自歷變故來吾鄉之巧而力者悉取之今吾幸且老死於此無憾矣已而與余酬吟倡和譚噱不輟余曰先生所謂超然物表者非耶笑而不荅暮歸過視其故居雖斷垣壞礎蹟乎荒榛瓦礫之墟尤可以想見昔時之盛夜宿其舍案具蕭然牀前酒一甕案上斷簡數編及鄉先生陳海桒王竹亭劉槎翁寄書數緘而已明旦其族父明道翁肅余登靜

安堂觴余翁貌老而容温禮恭而意厚傾寫樂客也余留詩堂中而去旣去而質百川於海桒先生先生曰汝不及其少壯雋爽時矣間一二事舉之未嘗不使人動心也蓋於今四十餘年矣明道從孫郁武於余有通袂之好前十數年嘗以族譜求序未暇也今百川從弟伯塤仕爲刑部員外郎在京師求序譜益數按譜自九承事唐季繇金陵從西昌始家沙溪八世至稽道生四子七孫其後始盛又五世至明道六世至百川族益盛譜載總十有八世其間雖有仕者而迨今伯塤始顯伯塤在秋官十餘年能聲焯著所至未可量也此可以徵劉氏先德矣而獨百川之後今不祀此其可徵善仁者之應乎抑亦果係其數乎明道嘗續譜此譜又郁武伯塤所重續者余素景仰百川故於序不能無慨焉者也

蔣氏族譜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君用文作蔣氏族譜旣自序之又以求余序按蔣出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蓋今汝寧之光州子孫以國爲氏漢末琬事昭烈至尚書令琬之後曰啓者仕隋爲萊州司戶因家于萊司戶五世孫欽緒仕唐歷汴魏二州刺史又家魏州其仲子清爲東京留守判官死安禄山之亂贈禮部侍郎賜謚忠八世至惟雅宋仁宗朝舉進士累官房州

通判又四世至守訓而宋南渡遂隱遁不出其孫遠仕金爲尚書兵部郎中遠之孫安中舉卓行入官揚宰相奇其材再遷國子助教上書諫用兵不聽棄官去後從太學諸生請徙其位卒稱疾不起其孫應茂元初避兵淮南遂家儀真儀真蔣氏昉於此應茂子用雷爲揚州醫學教授教授子宮舉進士官崇明州判　國朝洪武初部使者吳琳以史材薦授翰林脩撰引疾辭不許改蘭陽縣丞用文之考也而譜斷自守訓至用文之子凡十有一世吾於是有以觀其世德焉自漢至唐又至於金於立朝莅官秉政守義焯焯有聞矣及宋季之世或仕或處未嘗不以愛民澤

物為心也盖其先皆業儒自助教以下兼治醫而世相襲盖以謂不得施諸此則施諸彼何其用心之厚也仁人君子之心欲推古聖人之教以爲及人之功上爲者儒次焉者醫得乎命而達也用儒之道於國家天下而功之及人博也命不可必得不得而用之醫其及人之功亦孰之能禦哉然安得世皆仁人君子之心也彯纓垂組高爵而重禄號養民爲職而於民休戚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彼其心何其厚薄之懸絶也盖譬諸泉焉源厚者流必遠蔣氏之先其相承厚矣今用文以儒承家以醫歷官以仁存心其所施加厚也然則蔣氏之後其自今何可量乎

王氏家乘序

元史傳良吏十有八人先待制其一也之十八人者余少嘗反覆熟其治行信皆足以匹休前聞貽範来代而王宣慰止善史稱其務明理以致用者盖已心識其良吏之明規後讀先公同年友黃文獻作宣慰墓文亦重明理致用之說而他德善尤詳以是益慕宣慰之爲人永樂壬辰考會試禮部得宣慰曾孫鉦之文次在第二以奏　上臨軒策試親擢鉦第一甲三人鉦字孟堅既授官同在翰林十有餘年其學識操行皆儒者愈久而愈可親盖又歎宣慰之有後也間得見其所作王氏家乘并譜牒其次當時名公所作碑記哀祭之文及往復贈寄之詩而其先世所著文章終焉盖歷世變故能掇拾一二於千百亦難矣譜斷自某至某若干世著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其所書皆慎而不苟凡出於當時名公所作者皆足昭遠信後而其先世之作亦皆有以追配古人可寶也已盖王氏宦達莫盛於宣慰宣慰之先後有爲太學師爲郡幕爲縣佐亦有隱處不仕者其文學行義皆可考見譬諸藍田之産爲瑚璉爲圭璧珩璜雖用之不同與夫璞之未用者莫非溫潤縝密之可貴也王氏文獻足徵於是乎在嗚呼人生富貴如烟雲之過目飛鳥之遺音豈可恃以不泯君子所恃者道德功業文章也盖不能以泯之故有一國之書有一家之書皆所以不泯之器也而家之所書與國異者獨備其言行之善盖尊所自出且示法其後俾圖不夆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詩曰維桒與梓必恭敬止矧言行之善之所存乎孟堅間求余序家乘故書以告其後之人

北征集序

北征集者今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之作也公侍
太宗皇帝凡四出師征幕北此盖永樂八年第一出師也是歲本雅失理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

境遑民苦之故不得已有弔伐之師蓋虞之征苗商
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崇密皆仁義之舉也士奇雖
不獲侍從今奉詔脩　兩朝實錄獲睹永樂從臣記
當時　車駕所至　聖謨神武如神明之不測如雷
霆之下震而宥過綏降如天地之無容威德之盛蓋
前代帝王所未有也公以清材博學介胄橐鞬從備
軍司命令而間暇形諸詠歌長篇短章渢渢乎鋪寫
鴻猷宣揚偉績凡山川氣候之殊道途涉歷之遠所
以充拓見聞發舒志意者靡不備之士遭遇之盛如
公求諸往古無幾人焉漢班孟堅負良史才嘗從車
騎將軍出金微擊北虜與文章猶至今傳諸史册豈

若公親侍　龍御於數萬里之外哉唐太宗征高麗
文學之臣多從亦有歌詠之富如
聖明之朝乎有無未可知而公所遭遇因其文學克
當　上心有以致之歟士奇與公皆
太宗皇帝臨御之初簡實翰林與密命永樂己丑
車駕巡幸北京士奇受　命輔
仁宗皇帝監國始與公分職嗚呼昌淛能備遠矣誦
先朝大德而效報無能其感愴於中有能自已乎遂
金公從征之什進惟
書以爲北征集序

送黃敷仲之官浙江序

三山黃敷仲拜浙江左布政使之命將行其同鄉之
友宗人府經歷張珂屬贈以言敷仲學博而才廣德
立而與彭余姿言雖然有斯文之好焉能無言乎浙
水東西十一郡六十五邑其民生之秀慧物產之清
好爲十四布政司之最然大抵浙東西其俗異也浙
東趨文雅浙西務爲浮華文雅有務尚之意浮華流於
薄矣其薄之習亦沉溺膠固非一朝之謂也周公親
監殷民於下都至君陳纔之其策命猶以未變故習
爲言蓋習俗溺人之深譬諸痼疾療之者非砭焫藥
餌攻補並施有積累之功豈遽能愈也哉
國家道德涵養六十餘年

皇上承
列聖之大統丕顯治教而敷仲任方岳於此則正人
心厚風俗於理道豈細故哉承流宣化雖守令於民
最親而所以表守令者方岳也召伯嘗布文王之化
於南國其民愈久而思慕歌詠之不忘甘棠之詩是
已敷仲往以古人之心奉宣　聖明之德化先近以
及遠使兩浙之民勃勃焉皆興起禮義操存醇厚優
游泰和之世將與時無思慕歌詠不忘吾敷仲者乎
敷仲歷河南湖廣兩布政司參政持躬愛民有素矣
吾故獨舉人心風俗以爲之官之贈敷仲其不鄙爲
迂闊否乎浙之藩憲兩司多吾同朝之舊其亦有槩

於斯言否乎因敷仲行併以致訊

送郭庭瓚詩序

君子之仕也皆欲施其愛民之心然職有所拘分有所限勢有所格雖都高爵享厚祿或不能越而自專受百里之地爲之令與民相親比如父子民有所弗平得躬造膝前開口自陳令推其情酌於理不必悉在法制從容片語是非予奪自已出民皆賴焉故今雖七品官得施其愛民之心高爵厚祿者或不能及而令得民之深者有生而父母之沒而烝嘗之久且不忘也余仕京師將三十年職在言語文字之間無所及於人而過能及人爲人所慕者未嘗不歆羨而

內自慚然亦鮮矣番禺郭英庭瓚初識之於進士中觀其儀知其有立後相往還聆其論議知其有爲及其知金華武義縣之縉紳大夫皆譽之田里細民皆樂之寖有聞于京師要其所存者以愛民爲本今滿三歲上其績於郡於藩書於天官卿皆書其考最浙水東西六十五縣令吾聞諸往來求如庭瓚蓋無幾人賢哉乎庭瓚安得令四方皆若人者之爲令也庭瓚將復任金華 太子少傅楊公及學士祭酒諸名人相與分題賦詩送之光祿李少卿潁禮部陳郎中茂求余爲序余雖未有及人而喜譚及人之善故之言尚俟九載之績焉

送少保黃公歸永嘉詩序

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病家 恩賜歸于鄉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余序始公以病在告
上命醫往治歷五閱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交游有歎其際會而遽遂榮私爲公惜者亦有高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爲公喜者士奇曰皆非也夫役志於貴富淺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脫屣乎世累得喜者所爲亦非所以喻公公起自諸生不三十年致位三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內方將勉副重寄慰人望乃引情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

子之事哉公聞之曰子之勖余是已而豈余之所得已哉
聖天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過古帝王矣股肱羣臣方濟濟都俞相得於泰和熙洽之朝淮雖非才何幸參陪千載之遇顧獨嬰疢而纏綿疾病歲月之久尚可久孫榮祿而不知退哉遂入疏白其情
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來公明日入謝 賜鈔萬緡物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陛辭加賜萬緡夫不強其難不奪于舊 陛下仁與義兼盡矣於是在庭文武之臣皆喜以爲儒者之榮而士奇獨不能無感焉者
太宗皇帝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

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任經筵 太子賓客豫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四人士奇尤
爲齒最先又最病既不能分寸裨益當時從廢縉紳
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愧乎公今年始六十上有九
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倫之樂神怡氣
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
上之寵命公能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旨
其同於余者三之二云

贈陝西二憲詩序

皇上以至仁君天下蓋欲天下之人咸得所欲或聞
一州一邑有水旱疾疫爲民厲者汲汲焉圖拯卹安
利之道而飭勵其長吏俾悉心焉去歲以關陝饑特
命文武大臣往撫綏之而下令已逋責罷徭役又出
內帑馳往賑之天地之德也夫
上之所以得悉天下之情者有邑有郡有方岳爲之
聞也三者或不能有憲臺以聞也憲臺如猶或頗
憚避迴將下之情卒不得聞乎上山林懋弘比長浙
憲一志厚民有中以危語者衆駭愕謂且不測既逮
至
上親詰之天鑒孔昭片辭未竟遽釋還職且諭之曰
繼今第盡意言民隱勿有疑畏不言且抵罪日月之
明也則今之爲臣者當務仰體 聖意如恐不及尚
得復有頗憚避迴之意哉陝西兩憲副劉嵩憲僉王恪
供考績來京聞以故皆過余道及陝民皆惻惻欲有
言既受命復任不及言以去兩人皆起家進士爲御
史有忠有廉稱蓋士君子所期望而細民所可以
爲恃者於是翰林侍讀李時勉錢習禮合諸能賦者
爲詩贈其行而屬余序余不自揆敬述
上德以道之二君其務有以自扱哉陝之善憲聞斯
言亦皆有以自效哉

西淵集序

吾友熊敬方先生其爲人闓達和厚有志於及物爲
行孝友忠信而勇於行義爲學博通諸經尤長於春
秋而諸史百家皆通貫爲文章魁偉辯博如行雲流
水而根於理始居鄉校其旁郡邑數百里有志於學
者皆翕從之其名聲已聞京師及入太學太學諸生
皆趨其下風時司業吳先生溥主監事嚴肅方正寡
所推許獨禮重敬方稱先生敬方嘗中應天府鄉試
爲春秋之冠會試禮部雖不中從敬方學者試輒高
中其子槩已登第爲監察御史敬方猶列名太學生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之嘉歎由是日擬任用而敬方

文名益重於時然卒未霑一命以行其道人皆爲敬方惜而槩歷事三朝屢拜顯官今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見諸愛民之實方焯焯未已槩之道卽其父之道也　朝廷推恩大臣褒其所自贈敬方以其子之官人又以爲敬方榮嗟乎昔何蕃名太學太學諸生推頌之不敢與齒上至祭酒司業皆推之然終不及於祿敬方其今之何蕃歟蘇明允父子一時皆有文名而明允老成歸然時號老蘇其官位竟不顯暨子貴乃進身後之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蕃因韓退之明允因歐陽永叔皆遂不泯念余言不足致敬方之不泯也然今之知敬方深者莫知余故爲序其所著西淵集使世之覽者知其人之大畧云

梅花圖詩序

禮部尚書泗州金公舊得梅花圖一卷甚愛之旣屬大夫士能賦者爲之題詠又以屬余序將於公暇覽適焉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恒產於山谿林谷之間而逸人韻士栖迹乎荒寒曠漠之濵者資以適其幽獨閒靜之趣也今公爲　國大臣職務之重且殷夙夜孳孳圖惟之不暇而暇適其意於此乎然古之名賢君子居高位任重寄者雖日畢智畢慮於天下國家之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蓋不以其身之貴富而或移也矧夫物之出於氷霜沍寒萬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滓殆比德於貞潔獨行之士拔出乎流俗者此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玩適不能已焉而余意公之所爲愛之者又未必止此天地之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於斯植蓋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恒於此以究觀夫天地之仁而況公爲春官大宗伯上贊聖明以對時育物者乎體仁長人此公之心而大夫士亦以此望於公也遂書以爲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溧陽史仲和甫嘗命其子常續史氏族譜又命常以

求余序史世傳周太史佚之後以官爲氏然鄭漁仲通志畧云周又有史興晉有史蘇史黯史趙楚有史稗衛有史鰌皆以史爲氏又有太史氏內史氏左右史氏亦皆乇於史蓋非獨佚也溧陽之後其必有所據乎溧陽出漢史恭其始繇魯之濟北徙京兆杜陵恭三子高曾玄皆以外戚爲侯高之子丹累封武陽侯玄之子任任子習習子崇皆襲平臺侯崇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以軍功封溧陽侯遂卽所封以居此溧陽史氏之始也嗟乎史氏之功德遠矣漢之時恭及其母貞君保育宣帝於危微之際卒以安漢至丹秉誠輔國慷慨激烈於伏蒲涕泣之言

其扶顛濟傾偉然仁義之功而豈尋常外戚之賢之倫哉夫盛德必百世祀其自居溧陽以來千四百年子孫日盛若賢而貴忠存於國家德被於生民代未嘗無人溧陽之人亦至於今廟祀崇祠宇巋然而環祠之傍皆史氏此豈偶然者哉其族故有譜及慶傳錄今譜因而續之前爲譜圖以著代序後爲譜錄以詳仕宦婚娶據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可謂敬慎不苟者也推仲和甫尊祖敬宗之心如此固史氏賢子孫而常舉進士爲行人九年陞建寧知府方爲用於時是又將尤其宗者歟史氏之澤其未艾哉其未艾哉

送蕭省身詩序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素所交游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爲詞詩贈之而余尤重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俱進也故所存靜而慮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靜則有養虛則能我端則由乎道恭則昭夫禮公無間於人己恕克盡於物情而渾厚闓博之度雖容與遜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欽慕而願親之哉孔門惟顏子有之其友曾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己此豈徒慕悅稱道之而已哉後世如黃叔度庶幾乎顏者也當時所與游者稱其汪汪如千頃波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吝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薰炙之益而能爲此言哉省身識明才裕懷端潔之操恂恂溫溫渾涵有容人莫得窺其際蓋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髮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別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有併並弘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時譽擧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之矣遂書以爲贈行詩序

贈蔣主事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公儒者[illegible]學而有文清脩而雅尚於余往還二十年數過其靜學齋未嘗不置酒樂客客與公東西坐則其四子以序立侍色甚溫儀甚恭也客皆求其所以名曰主善主敬主孝主忠蓋有以知公所以愛其子者有道也前三年之冬余與公同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公春秋已七十率中夜以起擁裘上馬衝北風馳騁冰雪之途時主敬侍行每下馬即次主敬必先至展位布席列酒殽紅爐之下公必挽其同行者與俱主敬左手持盤右手捧觴而跪進之而下至於傔從無不饜厭者蓋不使公有幾微道路辛苦之意及至北京居一室廣不踰尋而覘

幽明奕織塵不侵書冊琴瑟圖畫尊俎公無日不與賓客樂而所以致其樂者主敬也踰年而主孝至凡所以致養親之樂一如其兄而見諸動作詞氣之表尤使人愛而親之公之子何若是之皆良哉然學者之於道無窮也學之愈力則其行愈進事親行之所先也由此而推之其事衆其道遠爲公之子其可以遂已乎博而求諸聖賢之方冊以充吾之知達吾之材可也矧蔣氏之先德深矣而公繼之亦宜後之復有繼也主孝今以父命還南京父之執胡敏德偕余贈以言余亦其父執也故推其所本者而遠大望之

劉氏倡和詩序

吾友劉仲良甫其子成爲河南按察僉事屬歲杪求之月思父母在故鄉不得躬視寒燠而市絲以寄仲良甫得之喜作七言近體詩一章示咸其寫情體物和平微婉蓋有得於詩人止乎禮義之意太子少保金公及翰林諸學士倚而和者數人咸粹以示余求序嗚呼流俗之爲父兄者其子弟幸霑一命方慫慂聲勢騁其貪得之心無厭足也而豈暇討有禮義仲良甫卓然不滓於流俗非知道而能然哉昔歐陽文忠公從子通理官廣西欲買朱砂奉公公以書報云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蘇文忠公見書歎曰人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家書也仲良甫此詩非私示其子者乎世率謂古今人相遠豈名言也哉而諸公和者之意亦豈異蘇公之歎哉惟咸勉圖所以稱賢父之志推類而廣之可也

贈大醫院判蔣用文序

永樂二十年春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公得疾日劇禮致大醫院判蔣用文治之數月以瘳公德之既厚其報又以爲非文無以達意也求翰筆於士奇蓋嘗觀於世之高爵重祿者其有資於人不權事之輕重率自大而指使之而士之懷負藝能者於人之求之也不度事之緩急恒自重而固闕之以是不相下而不相濟二者蓋均失之矣如求之者忘其勢而將之以

禮應人之求者樂其誠而志於行道則必相得而克相成也公之爲人溫溫謙恭以禮下士凡於德必報而有始終之義蓋未嘗一毫挾貴富自大也此有以見盛時公卿之厚德矣用文其業精於理其志急於濟物不以貴富賤貧而或異不以艱難倉卒而苟怠惟其施之效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又有以見仁人君子之所存矣則其所以相得而克相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公爲　國大臣獲致安其身上以爲國家重下以係衆人所瞻者此其功豈可以尋常槩論哉則公之所報用文之所受皆當夫義余安得不爲喜譚而樂道之也

東里文集卷之七

東里文集卷之八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郭公緒貴州僉憲序

公緒永樂十年進士明年簡授陝西按察僉事歲餘前之任僉事者坐累宥還公緒改任浙江又歲餘丁內艱去服闋改任廣西歲中廣西之前僉事亦坐累宥還公緒又改貴州雖其所至席未及暖而開敏之材雅重之望廉潔之操籍籍有稱矣雖往復動以萬里囊無百緡之齎羸僮瘦馬弊弊焉而怡然未嘗不自得也今將適貴州雖深山長谷蠻貊猺峒荒遠而僻陋無文物之觀無賓客之娛要不足以動其中矣而既偏於一隅且爲郡縣未久也徵調稀少吏民拘安繩檢之外簡牘不煩敦朴不施公庭靜虛懷抱澄瑩固無滑其所自得也如以其餘暇用志於古君子之道力求以跂及焉將所造就之能已哉吾知公緒之進未可量也余友清江胡士 璉歷仕四十年泊然不變韋布之素其靜貞有守寬厚和平卓然今之老成人吾將兄禮之今爲其僚之長公緒日與相周旋一堂之間吾又知其將有益矣蓋朋友之輔益漸之資凡古君子不廢焉遂書以爲公緒之官之贈

送貝秉彝知縣還東阿詩序

皇上臨御以來用科舉聚天下之賢才而選任之於今歷八科獨甲申所選最多蓋視洪武乙丑得四百七十人既分任之中外百職而賢與才之有聞者亦多以高文碩學在侍近以通材雅操貳六卿以寬大廉正任方岳以仁厚豈弟爲郡縣濟濟乎有人焉而郡縣得人尤多貝君秉彝其表表者也秉彝爲令於兗之東阿聲譽洋溢齊魯之間傳播於四方雖古卓魯何以過也吾嘗道東阿之境而見其君子小人皆其君子道秉彝之德曰此吾之賢大夫也小人道秉彝之政曰此吾之仁父母也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秉彝爲令守之以廉行之以公且恕於愛民如其子於治公事如治其家而表裏始終一誠耳自其在東阿無不稔之歲無不給之民民出力以共公賦未嘗有後者用九載考最當陞 朝廷從民之請增其秩而復其任夫長民而能得民之心

上未有不知而不優遇之也蓋爲天下而欲民之安其要在簡守令而令尤親民於守也守令而不能廉固民之蟊蠹苟廉而不能恕亦未必非民之厲令之守令如秉彝固鮮矣其歸也其同年而仕者相率贈詩以道離別之情以求余序余雖始識秉彝而知之有素故不復辭

蕭自誠先生慶壽詩序

河南右布政使泰和蕭省身歷官三載吏部考其績
最　國朝之制方岳之臣一考最者予誥三考最封
贈其親省身當得誥俯伏言臣父今年八十有一迫
於衰暮伏惟　陛下矜憐之願推今之所賜臣者以
賜臣之父臣父雖老而獲生被光榮於
聖明之世過於賜臣萬萬矣　特詔吏部從之封自
誠爲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右文武之
臣觀者懽忻踴躍頌
上之大德又歆豔省身之以孝遭遇也蓋是時十四
布政使之得封其父者自省身始而大江之西十五
郡之士以子貴而生膺二品之封者亦自自誠先生

始盛哉蕭氏之榮也蕭世有文獻宋之亡其先以忠
義傾家終元之世子若孫不見顯者而服仁秉義未
嘗絕也先生生長元季兵戈破奪之時東西奔走無
寧日而持其行顓顓焉惟恐羞其先人而流俗之人
徒見其累世之不伸也夫鄧林之木窮冬嚴凝冰雪
摧剝之餘其生生之本固在一旦乘陽春勃然而興
鬱然而復茂矣蓋識者嘗計蕭氏之必復興也雖先
生已老而享祿養二十年又躬被爵命其夫人亦春
秋七十有五今皆安健三子省身卓然爲時賢臣仲
與季及其孫亦皆溫溫端實不去儒業先生之福可
謂厚且備矣省身既徧學士大夫形於聲詩彰
上之賜以壽其父得十首謂余同邑且相知也屬爲
序云

送劉給事中巡撫山東序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
上御奉天門顧羣臣若曰朕祗奉
天命君天下天下之人其尚有未安于業而凍餒愁
歎者乎任牧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厲民
者乎朕惟是孳孳夙夜之靡寧遂分命大臣巡撫天
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所
利害而爲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
虐於是戶部侍郎李昶兵科給事中劉煥當巡撫山

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齊魯之域也雖其壤地
多肥沃然其人習氣緩慢加以比歲旱澇疾疫之相
仍而淪於艱窮雖其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
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失其良心誠有如
聖諭者焉昔漢唐宋數遣使巡行天下曰巡省曰安
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
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乘軺單厥心推明致公而
無厭斁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皆得以發舒幽
鬱蒙被涵育而樂乎　聖明之世者於上足以副
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不偉然有譽可以儗昔之賢
使者歟惟　君以愛民爲事天之實惟臣以愛民爲

事　君之實諸君子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其可有
一毫之不至也哉渙字士採閩疏明敏於余有鄉邑
之義故於其行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
辭

龍潭十景序

南京出朝陽門東兩舍許大江之濱有勝地曰龍潭
環龍潭之側有石羫有旗山有華楚有柳灣有花洞
又有七星之山三江之口皆勝地也山可以遊可以
牧水可以梁可以舟又有驛舍可以迎送使歷纔可
以騁眺望有三茅君兄弟及王荊公遺蹟可以暇想
古人又有道家禮斗之宮可以游神於清淨而最勝

者夜鎮俱寂月上潮漲之際可以坐觀造化盈虛消
息之機也太醫院判蔣君用文家於此樂於此析爲
十景既各爲詩詠之及官于兩京兩京之縉紳君子
亦皆爲詠之誦其詩想其處蓋使人樂之慕之而不
能忘也詩既有序矣蔣君又屬余序其後嗟夫天下
佳山水何處不有則亦何處不可樂而常情往於此
者必忘於彼矣龍潭金陵之區也吾居金陵二十年
愛其民多秀俊淳尚文學而恥以力勝其俗男女不
雜處吾嘗道荊楚以觀於故漢東諸侯之域今之
北來也又涉淮徐歷齊魯之郊矣而金陵之民俗吾
固不能忘也然此其在下者耳我　國家龍興創業
僭亂以安天下而然後天下之人皆得休養生息以
樂於泰和之世而實始定鼎乎是則於今瞻望橋陵
於鍾山五雲之表而仰惟神功聖德如天地之盛大
豈獨余與用文者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能一日而
忘也則余於序此詩安得不推其大而不能忘者言
之哉謹書其卷後永樂壬寅十月朔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弘濟自舉進士入翰林已籍籍有賢名縉紳間
太宗皇帝臨御之又明年建儲擇輔擢兼洗馬
仁宗皇帝在位陞翰林學士再陞兼太常卿初開弘
文閣於思善門之左簡文學之士五人日直其中職

討論其第一人弘濟也弘濟時就中論事有裨益
上嗣大統覽　先朝群臣所上奏嘉弘濟之能直也
親擢秘閣預機要士奇得共事焉士奇竊自念初以
布衣被召入西掖時天下文學之士召至者二十餘
人同稽古纂述之事而翰林之臣三人亦領之忽忽
廿五六年矣三人者今獨弘濟在二十餘人之尚在
者士奇二三人耳以是恒相與親厚弘濟爲人忠厚
惻怛愛人以德凡所與處必輔之於道不肯苟且阿
徇蓋非獨於余有切磋之益朋友資益之者蓋多也
弘濟有孝行處憂患困繫十年念母老不得朝夕侍
也辛苦自力節縮日給之費寓歸以助養蓋聞者皆

動心焉幸復額亨濟膺委任未敢遑言其私而其中之惓惓者固未嘗已也既受誥命以其官贈祖考又封其母爲太淑人以奏歸省既得請將行同官卿士相率祖餞文明門外觴酌之次各賦詩道離別之意而謂余序之余曰士官至三品先九卿曰在
上左右得以所學論天下事又得推恩其親而朱衣象笏承懽婉愉用慰悅親顏於違闊之久如弘濟今日者何其榮也固本於
上之大德其亦弘濟之賢太淑人之福有以逆承之歟宜以爲弘濟賀又曰人之所尊君親一也自弘濟官侍近 先朝所以寵待之何如

上所以親用之何如弘濟素所自任又何如其肯久昵於私而後於公乎請以爲弘濟祝弘濟起謝曰微子言溥猶將自奮矧子之篤我於義敢忘承遂次第其說書之簡端

送陳賞序

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科第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詩書行義相高又爲姻好不絕贛州路推官家嗣潮州教授實先待制公子壻而余又陳之出也兩家中更亂離殘壞之餘高門大第蕩然荒礫之墟其子孫猶有不墜詩書故習者誠先德之遺矣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史仲述博學清脩爲名進士爲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沒也無以爲斂一子賞丞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歲能究知其父之爲人刻志讀書勵行以求不忝十五挾冊往教南村北疃以謀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恭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以苟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妄處里之賢者固以賞爲難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賞皆不顧方予子走數百里求師而學焉弱冠遂選鄉貢於乎賞可謂難矣邑人之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子弟有如賞者乎今年賞會試禮部不偶而歸察其意無有所不懌吾不患賞之歸不能安乎貧賤也吾懼賞夫此而畫

焉夫吾兩姓之子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不自見如有之安知其不能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多矣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賞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爲未足斯友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古人行一行必求不倍於古人誠於其內而爲之不已焉未有不至者也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兩家之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爲我語之

禾溪樂氏族譜序

樂氏出子姓宋微子之後曰公子衎字樂父子孫因王父字爲氏自望諸君而下代有聞者泰和樂氏五代時諱紆者始来居邑西之禾溪世業儒仕宦科目傳續不乏而積善累仁源厚而流遠子孫至今不廢詩書之習蓋鄉之故家也夫所號故家者必其仁義之行詩書之業有肇於前有承於後愈遠而愈不替苟非是二者而徒恃其貴富貴富不足恃如子孫不能自脩以善繼又或有忝焉者此得號故家乎樂氏其無忝者哉樂先世譜牒文字悉燬於元季之兵其孫集重尊祖敬宗之心據其所聞所知因舊譜而爲圖凡世次昭穆遠不能詳者闕之既自爲序又求竹

亭王先生序之集字大成好學有文嘗從授經安成劉雲章先生洪武庚戌試有司不偶即退伏不出而益脩其德義大成卒其配胡守節不嫁訓勵其三子嗣先人之業皆卓立爲鄉善人樂氏其無忝故家者哉今大成之孫杲又以譜求余序杲今用薦授湖廣按察司經歷然余頗有爲鄉邑告者大成之子仲韞吾邑共推其仁人長者蓋數十年来邑前輩好善者多已物故後生晚出知有利不知有義或身沾一命或家崇百畝輙侈然恣肆藐視其鄉人漁敚之風作而告訐之俗興矣然卒之能保其所得及其身家者寡矣惟樂氏之宗獨完誠以仲韞爲之長也仲韞恂恂未嘗苟取一毫而恒損已以益人間聞其子姪以過舉召怨即踵怨家門謝之曰此吾未嘗教訓之過也或聞有所侵利即捐已償之然終不以詰其子姪其子姪聞之亦慚懼自改嗚呼仲韞已矣安得復有若人者乎鄉有善人斯一鄉賴之家有善人斯一家賴之今安得復有如樂仲韞哉吾故表而出之

送劉子敏序

鄉先生廣西僉憲王公子啓分教鄉校時識子敏於童丱言於邑大夫以爲弟子員先生嚴毅方正諸弟子員鮮有當其意者而愛重子敏其有意乎造就之矣朞月而先生沒時子敏在羣居中敦厚和易恂恂

惟謹他之爲弟子員者不及也余年與子敏相上下當是時與之交於今二十餘年回視曩時與子敏同門而不及其敦厚和易者皆已物故子敏方駸駸乎榮達之域未已也謂人之壽夭貴賤窮達不本諸身之所行可乎子敏擢自太學生兩爲御史爲縣令而至山東按察副使今再調湖廣可謂榮矣生民之安否百司之賢不肖惟風憲之職得言之非如其他官守有出位之嫌也今　朝廷急治如渴有能陳説生民利病若之何當建當革而便雖布衣疏賤之臣率加奬而超拔之言之誕妄無取猶曲垂奬借庶幾以来四方之盡言是得言之時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

道江漢之間其民雖勁悍然或盡室出力赴公未嘗歎咨其牧守之吏遇之或不以道未嘗自言而其病也久矣蓋仁人君子觸于目未有不隱于心者夫庶當言之職際得言之時而觸于目隱于心猶曰姑徐徐云耳仁人君子豈若是其愁哉士不仕則已仕而登顯用任重寄則當謹其衷率明於大體公其視聽推其至誠惻怛之心善善而惡惡以求利乎民盡乎職不負　國家所以簡用之盛心庶幾不忝其祭也子敏勉之予遇同官黃宗載吾故人也爲我謝焉

黎氏倡和詩序

永樂壬辰余校文禮部得臨江務潛輝所試經義論

策溫厚而詩雅二復降歎以爲可以想見其人其後曹御史裒成于一編視余曰此黎充輝之詩潛輝兄也清新雅則有唐人韻致類好古絕俗之士者因共慨嘆二惠競爽於今絕無而僅有他日從中允吳公得其所自焉蓋其先君子秉德樂善敎詩書務禮樂所居距石門梁先生甚邇相好也於是充輝從先生涵濡其教而薰炙其化久矣潛輝從而私淑之深矣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而州閭鄉鄙所以重有道德老成者歟今又得其伯仲京華倡和之什讀之贍而實婉而切雍雍乎塤篪之相和也韡韡乎華萼之光映也纏綿乎彭城夜雨之鍾情也而其歸則在於立身行道孝親忠君之大端何其友愛之篤歟夫詩以言志也即其所言知其所存即其所存知其所立於是可以知黎氏兄弟之立矣清江玉笥之間山川靈秀鍾於人挺然英傑兄弟並起馳聲當時而流潤末世如二劉三孔者去今未遠也將無繼之而興者乎黎氏之兄弟未可量也其姪某盛年力學文采煥發不愧諸父黎氏其有不興者乎而吳中允李郎中錢檢討相繼和之金舂而玉應皆可貴也余故引諸其卷端

送胡敬方序

敬方世家吉水其篤實之行通博之學博贍之文十

餘年來一鄉之學者多師之環其鄉數百里之學者多慕之自其游鄉校登成均搢紳君子遇之多敬禮聞之者多願見之也非其有諸躬何以得於人如此哉而賓興之歲屢試于有司數矣數不偶去歲戊京闈遂爲春秋之冠旣會試禮部又不偶而受敬方之教者累累擢高科躋清要蓋其學獨利於人哉抑其所存心不急於達乎夫學充於己而後能成物道畜於身必將以用世理也亦君子之心也或曰千里之駿超逸之才彼求之驪黃牝牡斯戾矣抑固係其命耶或曰物貴者不速售利厚者必遲獲故連城之璧至於三進任氏之鈞不敢近效夫孰計敬方之獲不

遠且大哉敬方之言曰古之君子志在乎内豈計乎其外也天下之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細而萬事萬物之故凡孔孟以來諸君子所務者吾不敢已焉吾何暇計其外乎於是知敬方之志遠且大也今自太學歸省于鄉士有求余言贈之者是以書此使學於敬方者皆知其志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　國家之用爲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爲施

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道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繇作也朋遠其務加進於已哉嘗觀世之爲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旦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已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苟取一芥以是功業益著而祿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之西家宴游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趍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鬼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已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聲跡壞而僨敗及之其爲賢不肖何啻霄壤懸絕也朋遠其務慎脩於已哉勉企夫善者而戒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孰之禦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必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内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朋遠必克繼之而後爲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其居之東曰東陽峰上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

土人常視爲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爲神祀以祈靈云南又有白馬峰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峰特高諸山常先得旦日南稍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黄牛於此得名山趾磅礴而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屹立類金壁可玩嶺之巔舊有臺相傳嘗有三仙人止此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熀熀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峰之麓昔有没而漁者見陰洞有石床老人卧其上蓋龍所居也東北有玉井泉甘冽而源深厚夏旱不竭南有寥湖廣數百畝産菱藕魚鰕之利而深不可測有潜蛟

其下好事者析爲八景今彭氏之彥毓敬擧進士在
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爲之賦詠旣又求
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淸明襟宇灑落
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旣去不忘
又託於賢士大夫爲之發揮益樂之深者也毓敬其
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嘉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
人則亦與棄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世
哉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
奕魁傑尙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有聞
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歟蘇文忠公
記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

什安得擧彼而遺此哉

送學士李君詩序

正統三年六月翰林學士李君時勉奏今寮臣歷官
三年頎艮共梓者聰臣歷三十年獨有史事未敢言
私今史已上幸賜告
上曰如今初李君未奏謀諸同官皆曰翰林者
天子之親臣辭令所出也論思所職也李君方擢院
章爲之長奈何去且
上富於春秋萬幾稍暇御經筵孜孜聖學李君實無
經筵官奈何去曰諸君之謂我者公義也顧今迫於
私情之不可已孰有切於我乎二三年來長子死妾
死季子死比者同産兄又死一門之内寡孤森森愁
餧泣寒延頸北望六七千里之外冀一顧眄撫存庶
幾不遂失所而吾能忍而委置之乎且吾私計之矣
聖明在上近進翰林正貳十有餘人皆愼簡也前此
未嘗有今日之盛而經筵官尙十數人其輕重豈係
一人哉我往決矣僉衆非不明李君之情特以李君
之有裨於公也其文學老成操行脩潔正直可以表
俗剛毅可以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不爲物所奪時
雖欲屈之而不可也及奏而命下陛辭旣衆相與餞
之崇文門外有擧爵而祝之曰父子之相厚仁也君
臣之相厚義也仁義脩而君子之德立李君秋而往

春而來公私共兩盡也李君曰受我以義亦仁也敢
不敬承於時學士十人皆賦詩送之謂余爲序余亦
賦四言一篇致中告之意其詞曰
瀰瀰川流東合而丁君子有行逝矣南土與言送之
于川之滸　或山而峻或淵而深言念君子如玉如
金宿昔言笑良獲我心　呦呦麋鹿羣處中野離離
鴻鴈亦集洲渚云胡仳離當我與女　歸哉優優我
私旣遂我職在公敢懷豫怠先哲有言夙夜匪懈
惠風布和倉庚時鳴北望都畿我心怦怦來覲于庭
我心載平

東里文集卷之八

東里文集卷之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題跋

跋趙子昂書東坡定惠院海棠詩後

定惠院在黃州海棠在院東小山之上公初謫黃每歲花盛時必攜客載酒往游公未去黃而圃已易主然至于今讀此詩者如親接其處物因人而傳信哉評者謂此詩海棠千載所無此紙又趙文敏公所書豈非二妙而宋學士濂石門表然人望皆有題識可寶也已

書揭學士楊氏忠節祠記後

按楊氏自唐天祐中刑部員外郎承休使江南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焉此楊莊溢塘之祖也自唐祭酒膳從僖宗入蜀者安成之祖也雖皆居廬陵而所從來者實異揭文安公爲此記稱廬陵之楊自蜀徙蓋公止見安成之譜以爲楊莊溢塘皆同出此故誤耳安成之族正議大夫知肇慶府事仲謹之嗣以其先與楊莊溢塘同出漢太尉乃之溢塘求叔先之子珪孫爲嗣更名珝仕爲贛州路總管吏部侍郎珝之子知崑山州事學文不忘其父所生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又割田百畝建忠節祠故珝學文皆得列祠祀中而求記者實學文之子元正也珝之所生雖出於江南而所爲後者則出於蜀元正之所藏文安之所見者蓋蜀之譜此記之所以誤也今東平知州瑒字季琛楊莊之出也往年來京師過余語其故甚悉近其子監察御史巚爲余致此記謹備識於後以示來者

跋與友蘭生往復詩後

右詩三十六首昔余客武昌時與友人陸伯陽往復之作也伯陽卒今[illegible]十年其子琇捽而錄之求識一言夫敬父執者敬父之推也余奚辭第念余初至武昌與伯陽[illegible]見相好如平生或數日不見輒奔走相覓各出所爲[illegible]礱切常延余坐友蘭軒置酒瀹茗相[illegible]汲有過失相規無所顧避蓋相

聚七年而別別[illegible]復見之京師相握手累日綢繆不已然猶[illegible]減武昌時也既別數月寓書訊余余得書三日[illegible]聞卒是日余始授官賀客滿座而余悲發於中[illegible]涕不已嗚呼惜哉余平生交友多矣或亡沒或散處獨伯陽至今常往來於懷也伯陽名閭揚州興化人洪武中仕爲楚府伴讀爲人端直循潔敦行義然嚴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少假借以是寡合[illegible]武昌士樂交之者不數人而與之交者必相輔以道其文章長於詩古體宗魏晉宋近體主盛唐兼工書法極力鍾元常王逸少父子嘗自去此非第一義畫山水木石亦爲當時所重蓋高尚絕俗之士也

世何可多得哉其卒時琇始數歲未有知也今頎然能卓立知所重矣故述其父文行之槩使圖無忝焉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失焉後二十有三年適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府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

在潭朞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憂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要義激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耻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與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脩知諫院所受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爭進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濟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與濟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脩謚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卹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罷復繳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絪言和議何兌言馬伸任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能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大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孫無黨在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焕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潁歸葬吉水葬畢復至潁前後二書皆未發潁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潁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窆櫬所以盡衆人之意悉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

不敢忽易如此哉

題夏少保家藏麥舟圖

先儒論觀人當於其氣象文正公所存藹然物我之無間豈非仁者氣象哉忠宣蓋有父風者也麥舟之事此其端耳嗟夫使范氏父子之志得盡施諸當時斯民之被福何如哉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置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命庭堅所書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聞以見示爲書其後以歸之

題晦庵先生墨跡後

右晦庵先生書小宛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今兵部尚書錢唐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爲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此四言與易之自彊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斯理而能有成至於爲子爲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公爲　國大臣承寵眷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爲天下所歆羨仰望而惓惓於寶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格言篤忠孝之大節將以示法天下之爲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宜勉也因拜觀此卷謹識其後而歸之

題劉士皆所藏時賢翰墨後

士皆好書集今翰苑諸公之善書者爲一卷介余評一言余不善書何言然頗識其理蓋其爲法與爲人同道體貴端而不肆韻貴清而不俗貴沉著而不揚貴蕭散而不滯貴內剛而外和貴神完而理備隨吾心之所欲而不越乎古之人矩度斯善矣士皆以是求之則其高下深淺可得而言焉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者始見於周之崧高烝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爲美宣王之詩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寮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

君之美亦可見矣士皆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槩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華遠行之懷思皆無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皆雖去此有離群之念而時一展翫亦可以自慰矣

題陳仲易先生墨跡後

右豫章陳仲易先生示教學者數事本末有序精粗畢衆窮理爲先涵養爲要皆康所人之資非獨以資科舉之學無益前輩大儒君子施教皆如此今其法雖在而從事者鮮士習之不古非由教道之不明哉

士奇考家集先祖金州府君兄弟皆出吳文正公之門而其初皆自陳先生今吳陵教諭能子維出示此卷蓋先生手筆再拜端誦起敬起歎謹録一本藏於家而識其後以歸之

題誠齋楊公易傳稿後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録進官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稿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齋同人大有三卦公族孫黻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録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可誠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黻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題顔知州墓銘後

吉太和州知州顔侯墓志銘亡友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贊善梁潛用之所作其稿尚藏吾家用之沒後六年侯孫塔刑部主事陳亢宗得録本而題云翰林侍讀林環作非也林莆田人與余同官十餘年其於侯

及侯之子若孫蓋未嘗相聞也非傳録之誤耶余與用之皆太和人侯爲州時余兩人生數歲耳侯後遷廣東往來過太和猶戀戀不忍去其民亦如太和之人之不忍去侯也故侯之本末非太和之人莫能悉而此文尚古亦非用之莫之能爲也　國家初平海內吾州之守最賢且勞者吳侯去疾及顔侯耳吳侯之後無聞矣顔侯有後在吳中及番禺又有用之爲述其平生可以無憾然太和之人道顔侯善政不止於用之所述州治之東瀕大江有傑閣二侯間暇所登臨而適也其題詠皆刻石存焉至今父老過之徘徊而不忍去又有至於流涕如襄陽之人之於羊叔子

故者用之此文太和之人固傳之豈獨侯之子孫親感哉因亢宗求題故為明白而歸之

書沈學士所藏胡學士草書杜詩後

三十年来士大夫以書名家者光大之行草民則之八分皆獨步當世兩人時同在禁林亦交相推慕嘗出所有以易所無此詩光大為民則書跌宕雄偉得意之迹也作書必盡臨池之工而非天趣自得不臻於妙二公皆有蕭閒簡遠之趣故高出衆作光大謝世已一紀民則間出此書見示昔人有山陽懷舊惟顧念之悽愴蓋僕於光大亦然

書伊嵩子傳後

永樂中　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於民而分命京官督辦於郡邑是時將　命者能務公戒私不貪黷厲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視為當然不自矜衒名譽者蓋百之一二焉此非審於義而篤行有素者不能於時吾得刑部主事嚴本志道其百之一二者歟志道奉　命在太平府時奉　命督辦於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又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由自疑有所失禮而是遽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唉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白金者乃顯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君子哉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辭田為工作費後監察御史丹崇高太平還語余其事繼數遇大平士人語其事加悉余以告刑部侍郎張公公曰志道言行皆儒者且其明法律得古人精意於今鮮比余將侍

仁廟監國南京嘗閒暇　顧問京官之賢者余以志道對登

仁廟嗣統褒勑群臣於志道有擢復之潔之語蓋

上知之有素也初余求識志道未得來北京因改時舉始識之其後一再往還方圖託晚歲之契而志道引疾南歸矣問得張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為伊嵩子傳詩之歎服不已敬附此于後以補傳之闕云

仁廟御製詩後

恭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簽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

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竒翰林侍讀兼賛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奬
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詩二前賜臣士竒臣潛凡
書二紙卷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葢同侍宴也
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某詩一書侍讀二書賛善
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强壯子弟在側所得
奬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寳挈持去其子蔡能記憶
二詩比求善書者録爲卷以臣士竒　先朝舊人且
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竒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葢未嘗一日不在
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賢也仁明之德從古
鮮儷焉潛卒後七年　宫車上賓想見　明良神靈
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士竒衰病餘息從抱烏
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二復老淚横流謹識歲月
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
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
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
所白志先後不合葢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
所述皆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
免此失况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
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
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
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彦澄所
敬識其後又録以藏於家云

題蕭氏瑞芝詩文後

桃源蕭志聚以運賦來京師將歸持鄉先生所爲其
家瑞芝之詩文十首屬余題其末葢舊簡歲久不存其
九首出於廼父安正所記憶瑞芝記一首先伯祖上
簿公所作則余録諸家集以授之者也當元季兵亂
四方塗炭之際安正之父斯和嘗而好禮積而能施
屹然以保障其鄉自任卒之其鄉無寇盜攻剽之爲
父子夫婦相保聚如平時此芝之所以發祥而先生君
子所以作爲文章稱述詠嘆累累其盛如此也其光
遠而信後豈有窮哉夫事以文顯文以人傳不知其
人讀其文而欲信之不疑難矣當是時江右文物成
聚處相與磨切頡頏所白樹皆不肯苟且在古人下
於吾州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隱而未出曰莫
姑即是集所存者而疏其畧焉康先生字宗武從游
吳文正公爲高弟學行醇實爲慶洲書院山長齊叟
關陜之士多從之游傳其學者往往去掇高科爲顯

官學者稱匡山先生主簿公字公望先待制家嗣學
者稱望之先生當時文學之高古操行之峻潔表然
鄉邦不可以第二在朝如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叅
政相臺許公皆甚推重自劉先生以下逮際
皇明混一海宇始出仕劉先生字子高後更名崧起
家職方郎中再陞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致仕又
起爲國子司業其盡誠敬以事
上謹於職任務當大體其卒也
高廟爲文祭之兩王先生曾伯仲沂字子與嘗以說
書役授同知福建鹽運司未赴以老罷歸矩度嚴肅
辭氣溫裕學者敬而親之稱竹亭先生佑字子啓初

爲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僉事知崇慶州所至勵奸
植善風槩凛然歐陽先生字日新爲臨淄令其政寛
簡而重禮教有古循吏風楊先生字自立羅先生字
子理鄧先生字崇志三先生布衣時爲金石交時稱
楊羅鄧砥礪踔絕氷蘖不過其將仕也相與約曰吾
徒幸獲事
明天子行或纖芥有怍古人復何顏相見哉其後楊
先生自吏部主事四遷通判杭州府羅先生爲延安
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三先生居官雖
造次隱微之際必在於所學其卒也皆不畜一錢以
遺其家張先生字子召差後出爲丞於蜀其治民以
平易而持已介然嗚呼之數先生者其所樹卓卓如
此夫惟不言言必有徵蕭氏斯文之著夫豈偶然之
故哉余少時親睹劉先生以下數君子與安正往還
契好甚厚每游桃源山中必過凌雲軒留止數日極
懽然後去要之不獨文字之交而已然則覽斯文者
蕭氏先德之微西昌名賢之衆安正交游之盛槩可
見矣蕭氏之子孫其世世寶此勿壞哉

跋黃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袞歷官告身三通公七
世孫性仕爲唯庶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
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

八年公爲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秦檜自
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
五月王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已主和議左僕射
趙鼎持不可叅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臣劾
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爲兩浙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以
上䟽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檜等遂遠竄侍郎曾開亦
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交脩先以毋老求去
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皆時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
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變矣後
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教郎

克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僉樞而真爲參政第三通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廿三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書樞密院經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樸柔佞檜援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黨檜孫所不容周三畏親佐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止直敢言忌同趙鼎陳棠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斥於檜用未久而輙斥於戲視小人遂賢臣宋之不復振

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爲深慨者也然當檜勢焰赫奕狩奸邪呵叱之從一言苟合自致九遷躋華要如鄭仲熊宜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廿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繇紹興廿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啓後爲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日登清華驟驟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爲題此

恭題國史院編脩官廖賜所受 勅命後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脩官皆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脩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脩官而以脩撰編脩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實不分職史官皆預講讀講讀官亦預史事所無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多循 國初之制書兼脩國史若編脩已下則止書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脩官亦有書[illegible]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廖賜吉邑鄉先生守伯先舉明經擢此官此其所受勅命也 國朝以來西昌之士入翰林自先生始然

僅歲餘改五河縣主簿卒於官後五十年其從曾孫謨爲翰林庶吉士出此勅求余題謹拜手恭題于後

題胡學士遺墨

此亡友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爲翰林學士時送進士劉咸士皆爲四川僉憲近體詩一首忠愛之意溢乎辭氣之表君子之於人其道固如此也古稱仁者贈人以言言苟不出於忠愛可以爲仁乎公爲人簡肅不苟交顧與余同郡又同在翰林十七年交好最厚余齒少長然余有過纍公未嘗不言余或有言於公亦未嘗不欣然見納也兩人者恒以此相規蓋公於交際必欲彼此相益故爲文章亦務進人於善道

嘗曰吾不能効俗輩爲損友矣與公求別今四年三復此詩追念平昔不覺涕泪之交頥也士皆寶藏此詩其愛重公之意固與余同尤重其人而不違其言庶幾幽明之良友哉

題絳帖後

右法帖十卷第一卷[illegible]二卷至四卷秦漢晉唐間人書五卷至七卷[illegible]八卷至十卷獻之書若刻石在絳州世所謂絳帖者也宋太宗購求古法書刻板藏禁中大臣登二府者得賜墨本吾郡劉沆嘗位宰相以賜本摹刻傳於世自是士大夫又有摹刻以傳者南渡之前有六本而絳本在焉其後摹刻以傳者益多前三十年存者獨潭絳泉汝四帖泉汝不及潭絳今潭帖已燬而泉帖歸秘府此帖雖在太原亦不易得矣行人史常家藏此本誠可寶也然有志書學者尚以米南宮黃伯思所論考之

東里文集卷之九

東里文集卷之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題跋

瀧岡阡表

瀧岡阡表余得之于啓學士碑不載何人書意是歐公自書結體甚佳當時此文初出米景文即取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數語書之以自省然則世之治獄者其可以忽哉

李靖西嶽書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嶽書真蹟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余得之劉長吾僉事云

胡忠簡公封事稾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稾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揩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在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予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爲戶部檢詳時

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守仕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遂又盡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右軍十七帖

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草書有三千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此帖文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二字今世不復見古帖獨泉州有石刻然已歸內府民間亦不復可得也此本

吾近得之楊耀宗長史

七姬權厝志

七姬厝志張來儀文宋克溫書余得之姑蘇王汝玉七姬皆潘氏妾其主俱死於一日之間可謂烈矣而其文其書亦皆奇也

王荊公詩

王荊公與其弟平甫此君堂詠竹詩二首相傳皆公所書石刻在今應天府學公書氣韻飄逸雖若率然而未嘗無從容整暇之意亦自成一家昔人論公書類忙特所作此說非也但學者不可爲法耳

楊文川詩

楊文川名中字伯允吉水人宋忠襄公之裔發從沿文白入公德機有詩名揭文安公所謂得范之骨者也其詩在後不傳間從其孫徵求之僅見此數篇然景星威鳳一出人知爲瑞物豈必其多見哉

文山集杜句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撰存忠義傳劉中齋撰公傳皆有取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上人張弘毅即所謂張千載心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在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內中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

之

劉山陰集

山陰集名清江劉永之仲脩著仲脩治春秋學詩文清麗古雅爲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師承嘗聞之長者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同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長子塤也既有文與婦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脩既歸發憤就學日夜不懈親良師友講論切磋數年學業大進時譽更出伯升右是以士貴乎立志也又聞仲脩家富於貲輕貨施數郡仲脩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室書籍翰墨自娛客至不爲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

非逢掖士亦未嘗一接言咲可爲幽貞絕俗者矣

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廬陵文忠公同年其平生見歐公所譔墓志公文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悆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歐陽文忠公事蹟

按于役志九月壬辰安道貶筠州甲午師魯貶郢州丁酉余貶夷陵與尚書內翰書云前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則余尹被貶在公之先明甚公諸子述事蹟及韓魏公作墓志皆以爲公之貶在余尹之先魏公偶出一時之誤或但據其子所述書之而爲子職者不審於考據如此雖非大關涉可以率畧乎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桱子經著刻板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爲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爲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羲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

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遊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遊經桱嘗爲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借玉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潞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起唐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文則無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余家一冊錄於中書舍人朱季寧蓋讀之竊有感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爲君下失其所以爲臣彝倫斁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爲戰國爲秦漢以至乎隋唐五代其爲斁且亂蓋甚矣朱子傚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于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以新書接綱

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趍趍彼者必舍此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春秋不講卒不知聖人之所以爲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通者頗有質焉

三禮考註

右錄三禮考註六冊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歸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

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悉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亦言變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收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禮儀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二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篡言者矣不當複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既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殺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紙與字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矣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略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壇山石刻

右吉日癸巳四篆字得之永豐進士劉智安石刻今在贊皇題云周穆王時所刻世遠不可知然字畫妙絕決非後人所及也

正祀典名號詔書

右洪武三年正祀典名號　詔書此制非自臣下建白一出我

太祖皇帝聖智有以灼見唐虞三代聖人之意其封號或因或革皆允當乎天理人心之大公而盡革後

來瀆禮亂經之弊以爲萬世有天下國家者之法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詔下之十五年臣詹希原書石刻之太學又三十有五年臣士奇得此本謹識而寶藏之

詹孟舉千文

右中書舍人詹希原大字千文刻板在蜀中余得之禮部胡侍郎　國朝大字希原爲第一蓋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也

滕王閣序

右趙孟頫書滕王閣記刻板不知何在此本永樂十三年七月廿五日臣士奇侍　文華殿所被賜者也

筆意精妙絶倫後得孟頫書此記墨跡參較之乃不及此遠甚其亦得乎刻者之助乎發題當時　寮翰所書謹識而珍襲之

干禄字書

右顏魯公干禄字書辨别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禄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字之傳于後者亦獨見此耳

戴九靈和陶詩

九靈姓戴名良字叔能號九靈山人金華人少與宋景濂胡仲申同學文亦齊名九靈洪武初屢徵不出變姓名隱四明山中二十餘年後坐累卒于京此集

余得之丁鶴年九靈别有文集四冊余嘗於趙彥如家見之醇粹悼雅有六一風致亦一時巨擘也

王臨川文

歐蘇曾王四家全集今書坊皆無刻板獨北京有荆公臨川集板在國子監舊崇文閣而所闕什一用之永樂八年　扈從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凡十冊既已録補遂取吳草廬先生所爲序冠諸卷首又取二程朱陸四先生及司馬文正諸賢所論公平生者附于序後蓋凡天下後世之詒詒於公者皆吹聲而已豈其真有所見哉夫的然有所見者余之所録是已

諸儒奥論

諸儒奥論二冊得於中書舍人建昌黄貞卓前輩讀史必因其人而考其時因其事而揆諸理故各極其所見近年鄉先生王子啓教學者讀史每終一傳必作一論猶存古人讀史之法因附著之以示未學

唐才子傳

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爲勸戒者不録作史之體也而讀其詩欲知其人於辛所録宜有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録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

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况在下者乎而幸所録者又間襍以臆說觀者當擇之

十史詳節

十史詳節總二百七十三卷史記三國志晉書南北史隋書五代史題曰東萊校正兩漢及唐書題曰諸儒校正吾家十五冊此書務簡畧至事之切要者亦或不載甚至節省助語詞讀之無味者然考東萊年譜不見校正此書世謂此東萊早年所成後悔之劉元城云古人著述多在暮年正爲此耳

元首科程文

元延祐乙卯廷試録一冊蓋先待制登第之歲於今百有二歲余始得之前山東按察使郭鐵彥莊元科舉取士昉於此而累科得士亦莫盛於此左右榜總五六十人是録所刊對策凡四卷五十有三人先待制之文在焉而五十六人家狀及其初授官悉具也

養蒙大訓

右養蒙大訓條章熊大年集陳氏經學啓蒙初學經訓小學禮詩王氏伊洛精義饒氏性理字訓訓蒙理詩程氏毓蒙明訓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訓蒙絶句孝經刋誤十書而爲之者也自三言四言至於七言而終孝經於教童子甚宜端本澄源之書也然字訓本程達原因程正思之舊而增廣之者此云饒氏所輯

不考之過也

說文字原

右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臣咸謂必命巙巙書榜是時伯溫鄭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爲上所知巙巙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愜其意一日有旨命巙巙書宣文閣榜巙巙曰臣所能真書非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溫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所著書輙附志所聞于卷之末

六書正譌

右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南翁之子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敘制作之全正譌以列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於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之本意而不眩於俗者不爲無助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廿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表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景文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

文忠看詩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循書唯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於所撰各書之右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吾家唐書五十四冊刻板在福州府學得之今翰林學士楊公勉仁云

五代史

五代史七十四卷總十冊吾郡歐陽文忠公著板在太學前史文草卓然高出為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及公此書而已而義例之精史漢不及

丁鶴年詩

鶴年其先西域人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國因以為姓故鶴年亦丁姓其祖父皆仕元二兄皆舉進士為顯官鶴年獨泊然布素寒士元亡歸四明與戴叔能相善尚節操有孝行叔能嘗為作傳後隱武昌山中余在武昌遇之甚相得時已老矣別後數歲卒此集蓋其卒後得之武昌鄒存誠

安雅堂文

安雅堂文集閩陳旅衆仲著刻板在福州府學余家三冊得於翰林庶吉士洪璵道元之時閩人以古文名者衆仲其巨擘也余嘗愛閩之善文者二人唐歐陽詹及衆仲同出於莆田常衮在閩最始識詹詹至京師名聞特甚而韓吏部尤厚之官至國子四門助教馬伯庸至閩最始識衆仲衆仲至京師諸公皆內交而虞學士尤厚之官至國子監丞其事亦相類然詹之文切深衆仲之文優柔端厚此其所異也

題黃少保省愆集後

讀吾友少保黃公永樂中所作省愆詩集至于再蓋幾於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於往事也何

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

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後凡　下璽書諭幾務必四臣與聞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頓

上聖明終不為惑然為宮臣者懍懍處危疑數見頌繫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惟淮一滯十年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黃二公及士奇幸尚在去險即夷皆

二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儆省也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

題劉仲脩書虞揭詩後

右元揭文安公憶昔詩四首虞文靖公寄文安絕句一首清江劉仲脩先生所書今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之所藏也幼孜以示余世傳文安有憾於三朝新婦之評嘗中夜過文靖一言不合揮袂遽去文靖寄此詩亦以寓憾又摘世所傳刻本此詩寄語傍人休大笑之語謂本於文安所為范先生詩序而發後引左驗真若有據然余意當時文安不留遽去或牽於人事不得已未可知若所云三朝新婦亦許之云耳豈必貶之云乎貶不貶不暇論夫賢人君子之相與其言語文字之間或相推讓相辨論相評品皆出乎至公豈如今之無識訑訑自高者之所為乎嘗觀二公之文其相與辨論數數矣皆未聞有一憾詞者何獨快快乎是也此非與論杜少陵莫倚善題鸚鵡賦者類耶今觀劉先生所書而益知世俗所傳不可信先生嘗親炙二公使果如世俗所云何故書此詩都無一語及之如以為不欲著揚前輩之過則二公他詩文可傳甚多又何必書此哉先生書文靖此詩第三句說與傍人堪大笑與刻本不同二字味此尤足以見二公相得之情溢乎辭氣之表而刻本之誤政有以啓俗人欺世之論不可不辨故書于後且以質諸金君云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

右元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蓋先待制登第之歲也此碑趙文敏公所書刻石在北京國子監此本故大學士胡文穆公所惠者虞文靖公云此科得士最盛蓋昔人嘗有記其先友者所以著一時交游之盛亦使後人之重世好也余既得此碑又得當時諸公應試家狀并初授官及所選刻廷對之文附錄于後而此科監試讀卷等官及進士有傳在國史者又附錄焉庶以考見其平生行義政治而續有得其墓志墓碑行狀則皆錄附于後其或已見於史而墓志等文亦不嫌於重錄者蓋以史之所書常畧也永樂己亥正月壬子曾孫士奇謹識

張文昌詩

唐張籍字文昌史稱和州烏江人宋湯季庸定為吳郡人考韓文張中丞傳與湯說同文昌貞元十五年進士仕至國子司業其詩與元白諸人號元和體文昌尤長於樂府文獻通考云其集十二卷又云張洎所編者十二卷又有季庸所編八卷余家所有五七言律絕及樂府凡五卷不知何人編

錄楚辭

右楚辭一冊德安戍守羅先生手筆先生學於元季兵亂之際不得書雖崎嶇奔竄常晝夜鈔錄以讀今之學者幸遇太平無事之日得書甚易而往往不務力學此何怪乎後之人不及前輩也

劉職方詩

右槎翁先生詩待次職界之子鎡嘗聞長老言先生八歲能詩既長遭元亂避奔竄崎嶇無聊之際日必賦一詩不廢至遇朋徒相聚或與行所發輒累累賦之不倦也蓋其好學之篤如此然先生於明經於古文尤所篤好詩特其餘事耳先生德義在人浴

行在史余因此集特記其好學一事以示後人云

劉文房詩

唐隨州刺史劉長卿字文房與高適同時楊伯謙選唐音列諸中唐其詩清婉有思致然數遭廢黜故多憂窮沈鬱之意余所錄者傳於江夏將丘恭家嘗見閣本詩後有序記碑銘等文此特錄詩而五言古體尤少伯謙選唐五言古體自陳子昂薛嗣通王孟儲李韋柳之外一無所取此錄豈與伯謙同意哉而篇目次第亦與閣本異

三蘇文選

三蘇文選一冊十二卷東萊所選建安蔡文子爲之註皆取其論洽體而便於科舉之用雖不能皆純而讀之可以啓益胸次動盪筆端未必無助也

題曾氏冠辭後

士大夫家四禮冠爲首古禮既廢後世欲復之冠爲易而猶寡見焉前百餘年南北混一儒先君子布列中朝時吾郡曾公巽申應奉翰林獨用古禮冠其子遂爲諸公稱賞如此可以觀世矣今二三十年來朝之學士大夫家率用冠禮冠不用禮則習視爲苟簡世道其漸復古歟此卷首載應奉制辭而冠辭出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州判許公皆親筆自元季之亂也流落他姓應奉曾孫少詹事啓求之數

十年不得近有携至北京者詹事已沒世詹事子積適至即出俸貲購得之可爲珠還合浦積可能爲孝然積之先公及吳虞揭許諸公之言皆至理所寓積能明諸心脩諸躬尤孝之大者積尚勉之

元史

此書於元百餘年之事備矣而亡國之際忠邪之迹或畧或於故老所傳者相戾蓋當時急於成書不暇徧訪而詳覈也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兼學士院權直吾郡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

相同朝此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来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一冊在江夏時得之南昌龍參參博學工詩有清思喜規模盛唐吾友夏仲達特愛重之參敢契誼然不能擇交湘中有道士善詩參南游與之厚後道士以符呪敗官弁捕其家其父走匿參舟參弟諫不可納參歎曰豈有朋友之父有急而不容乎弟走告仲達仲達竊謂參曰不忍朋友之父亦念吾有父乎參雖悟終不肯明言遣之道士父心知其意去匿他處數日官跟捕得之他處匿之者同罪家屬皆徙邊參雖幸免罪亦因是盡喪其資易曰比之匪人參之謂矣若仲達非納約自牖者乎余目擊其事故因此書思其人而以志戒

跋張旭草書

旭書雄勁飛動神妙叵測而規矩固在凡今之慕旭者不免效杜季良之弊矣

跋懷素

張旭書縱蕩豪宕變化捷出如健鵬掠野怒猊脫羈懷素得張之法乃清勁精麗規合矩齊嘗謂學柳下惠者故足重也

東里文集卷之十

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題跋

跋赤壁圖

蘇文忠公以誠意正道事君而爲李定舒亶之徒所毀貶黃州賢人君子之心正大明白何往不自得矧公文章磊落若景星慶雲所著見輝煥萬物向使公不罹擯斥區區齊安山川風物有此光氣流於宇宙間耶

題黃母劉傳後

晉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遂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丈夫之所難也觀蘇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蓋趙兄禍於國之亂臣而黃兄禍於家賊夫倉猝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勇智之士或不足禦况弱女婦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曾孫准奉聖命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間平仲今代子長也將劉之事表白後世豈有窮哉豈有窮哉

恭題

仁廟璽書錄本

洪熙改元四月之望
仁宗皇帝御奉天門召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
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至榻前追論
監國時事獎與再四出圖書二以賜臣義得忠貞臣
士奇得貞一加　賜璽書褒其奉行之勞夫臣之事
君克效其分寸者皆職分所當然而
明聖之心如造化於物一生意之不息何其盛德也
義和厚積實歷事
列聖練達而寬裕藹然　國家老成人宜無忝於斯
額臣何人亦預濫被是以承　命之日感激之私迫
切心腑而慚悚之至莫措其躬曾不踰月

仁廟上賓每捧　綸音血涕交頤今臣義祗事
皇上倚注眷待之隆比於
先朝駸駸有加　上嘗閱其忠貞圖書推廣
先志特命範白金重刻以賜中外傳布歌詠盛美蓋
孔子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他可能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爲難能彼特列國大夫耳今
明天子實躬行之又何其盛德也非臣義千載之遭
遇乎君子承其遇必思信其道先儒謂盡己爲忠正
固爲貞夫爲臣之忠莫大於陳善而非依隨之謂矣
貞莫大於格君而非苟且之謂矣君子於道必有忠
身之志焉臣義別錄　璽書以爲副間爲臣識之臣嘗

陪義同爲宮臣所以長益臣者多矣故不敢不以君
子之道爲復臣雖孱弱尚願自勵以從其後焉

題安福戴氏所藏先世告身後

孟子論王政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謂推其愛親之
心以愛人之親也四牡之詩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
母曰將母來諗先王推己及臣如此所以得人心之
深者歟三代而下至宋歲致禮祖考必覃恩群臣而
幷及其祖考庶幾猶有先王忠厚之澤也安成戴氏
藏其先世所受宋封贈父母告身三通其一宣和二
年六月所授其一建炎三年九月所授其一紹興二
年十一月所授至今覽之足以啟動人心然建紹之

主有不能自致愛親之心者由倚用小人之過大易
所以戒小人勿用也戴氏先世在宋受告敕尚多數
更兵燹獨存此三通後二通亦不完然其子孫數百
年什襲如拱璧戴氏子孫於愛重其親無忝矣

書復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爲政在使民知爲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
爲之也故尊德禮賢表孝友褒忠節皆勸民之務也
宋宗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皦然可與日月爭光
者而竟以讒幽憤死蓋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
之者也然葬於潤無二百年已蕪然荒烟衰草之墟
樵牧往來行道不弔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

嘗仕於此居於此至感其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於天下後世之人者何爲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爲政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然歟今六七年前金華劉侯伯靜以監察御史出守是邦一新政教脩舉百廢乃復葺公之祠及治其墳塋又經紀其祠田命佛氏之徒董祀事而躬率博士弟子展禮墓下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爲宋忠臣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爲善者之久而不泯而在己不可不勉於善也劉侯爲政可謂知所務矣去年與侯同在史館爲余道其事今侯去潤而佐江右大藩自昔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

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爲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以加勸之者尚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書宋謝少連贈官誥後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輸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告勑一通蓋良輸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衛州用郊祀恩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勑蓋屢歷世變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偉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當時臣僚於銜下但書名然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盛度始此誥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之賢敬識而歸之

石鼓文後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士大夫北京來者多得之以見贈此本得於胡學士光大紙墨獨佳此刻鄭夾漈定爲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又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

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纔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爲石雖有文字苟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爲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鍾鼎卣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禮器卒史碑順帝時所立在曲阜余得之陳思孝掌禮器卒史必選四十以上經

通一藝雖試能恭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見古人
慎重如此也

華山廟碑

右華山廟碑得之于啓學士漢碑之佳者蓋郭香書漢魏以前碑多不載書刻人氏名此獨詳焉遂因之有問於今自古賢德君子泯沒無聞於後者何限而有聞無聞亦何足計哉若李德裕位至宰相猶區區附名其顛欲託不朽歐陽公所以譏其近愚也

夏承碑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無書人氏名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定為蔡伯喈書字畫特奇古蓋用篆筆也歐陽公

集古錄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此碑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是宜歐公之未得也而近歲廣平府民又因治河得此碑廣平古洺地蓋不知元祐之後又何時而埋沒也今視漢他碑尚完好物以晦而全固理之常也此帖余得於鄒侍講

孔子廟學記

右孔子廟學記古隸書碑盛行於今者尊號受禪及孔子廟學記三碑皆魏人書而尊號受禪世謂出鍾繇梁鵠竟未有適說惟廟學宋人以為鵠書亦非碑所載蓋漢魏以前士人多能書不為異也故鮮有著其氏名者後世能書者鮮故必著氏名以自表然凡

一代之書必相彷彿論古書之體者考其時代可矣何必拘拘出某人哉

吳段石岡紀功德碣

右吳孫皓天璽元年段石岡紀功德碣八分書相傳出皇象極高古而其文缺壞不可見者已三之二蓋宋元祐中此碣已斷為三在天禧寺門外時轉運副使胡宗師徙置漕臺今在應天府學又不知何時所徙也考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上有年月字遂改明年為天璽元年是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二十字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石室之瑞又改明年元為天紀以協石文此碑不見於志考其文有天發神讖等語則亦當時瑞應之事然天紀四年王濬遂入吳矣

告泰華府君文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於神者嚴矣士大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內而已豈必盟神然後固哉必俟盟於神者蓋由其內知不足也

千文

右智永千文刻石在西安府學吾平生所得頗多皆為親友持去獨此本紙墨尤勝遂為家寶得之江夏宋鑑惟憲蓋宋大觀三年所刻凡嘗書八百本區場

文忠公集古金石刻文所得永千文疑其筆法不類者二百六十餘字意是後人所補遂去之此刻出於公沒後數十年使其見之當不冥疑也千文所始蓋梁武帝令殷鐵石於羲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命周興嗣次爲韻語以教諸王前志所載如此歐陽公因見法帖有漢章帝書海鹹河淡百餘字遂以前世已有不始於羲之劉後村之說亦然余謂此百餘字亦出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不然自漢至梁其間能書多矣何以都不聞有一人見之於書而獨章帝哉

又

近見東里先生論板本前黃伯思所論然後益自信余說之非謬

化度寺碑

世謂善書者各得古人之一體虞永興得之東方畫贊歐陽率更得之樂毅論余謂此其初甚之興耳至造極其妙隨意變態爲楷苟於一體如逸少黃庭樂毅書贊未嘗同也故歐陽醴泉皇甫化度其結體各異或莊或逸獨化度最爲得中然亦惜其石刻於今最爲缺壞也石刻西安府學

又

歐陽率更化度帖最宜學書者師法惜今漫滅不可識者幾半矣郡汝舟庶子見惠此本蓋後來杭州明度寺所翻刻者紙墨頗佳余去其所不可識而采其可識者表之以爲學書者之便

皇甫君碑

隋光祿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觀此其振發動盪獨非逸哉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持循而成功不難也吾家此本亦得之胡源潔給事云

又

右皇甫君碑余得之陝西憲僉閻恭泰蜀人故禮部尚書門克新從子與相娃同爲太學生交厚故數往還余家此帖比嘗所得者亦優

孔子廟堂碑

論者率愛世南書飄逸醞藉然其從容規矩準繩之中學者須心得也此帖余得之宋鑒惟憲

昭仁寺碑

唐昭仁寺碑余得之行人常熟劉紹碑朱子奢撰文而無書人氏名觀其結構規模近虞世南而筆法不逮遠甚豈當時學虞而未至者乎張重威以爲虞少時所書然歐陽公集古錄甚愛此碑亦不定其爲何人書也

題黃主簿海嵓身後

右宋石城縣主簿黃公士隆初登第授官告身一通其六世孫乳源縣學教諭理用之所藏也先高祖妣弘農郡君主簿公之子故理用出此告屬士奇識之按公登淳祐七年張淵微榜進士時稜陵數下詔取士崇惇實戒浮靡前年五月又詔監學及諸路郡學以秋闈在邇宜精考較以得實才七年三月命吳潛知貢舉御筆付潛俾崇雅黜浮六月賜淵微等五百廿七人及第出身時自春夏以來不雨淵微等上書乞免瓊林宴詔從之時論稱焉是年四月鄭清之再入政府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越國公趙葵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王伯

大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七月以別之傑爲參知政事趙汝騰自起居郎侍講遷吏部侍郎蓋在五月以後謝方叔先繇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趙汝篔繇兼吏部尚書遂爲真兼戶部尚書是年十二月又遷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篔嘗爲京尹逐太學游士以媚時宰又急於財利躬爲聚斂之臣小人不足言別之傑亦無所可取謝方叔始有聲臺諫至執政不能有爲晚更困於權臣至喪其所守若伯大直諒之節汝騰方正不撓葵忠君衛國之誠愈老愈壯謂非光明俊偉君子人歟清之端平中爲相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引用正人直德秀魏了翁十數輩時號小元祐庶幾君子矣然至是再相衰老不任政歸私門爲世所少焉此皆告内所列政事之臣其除拜及爲人大槩有可考者因併志之後百五十有九年爲皇明永樂二年四月八日志

題戴氏所藏先賢遺墨後

誠齋先生父子宋名賢而余族祖也圭齋先生元名賢余曾祖同年友也今拜觀此卷於安福戴誠問所不勝先代之敬及誦東山先生雖進甚偉薦牘弗用之語以觀誠問今日決去之意蓋故家流風尚未泯也又爲戴氏起敬焉誠問將遠別故識而歸之

跋宋吏部侍郎龔公墓志銘後

右宋禮部郎官吾郡中齋先生鄧公所譔吏部侍郎南昌竹鄉先生龔公墓志銘一通進士曾先之以下九人作爲輓詩廿七首附錄在後皆當時手筆竹鄉七世孫今兵科給事中鎰之所藏也間以求題夫人有譽於當世非難有與身後爲難蓋是非邪正沒世而後定也竹鄉累官大理卿至吏部侍郎兼侍講宋亡以疾終于家此銘序述歷官行事忠縈義節與先之諸君子輓詩所稱如出一口此豈聲音咲貌之所能爲哉自漢唐以來惟宋待士爲厚其亡也亦惟宋之士能盡節以無負國家者爲多文丞相李潭州表然者也竹鄉當此時獲知於二公或相推薦或相結約

國亡即不屈以無愧二公世言惟豪傑知豪傑豈不
然乎中齋時以朝散郎權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
宋亡艱難百出亦全忠以沒禾竹鄉一世交游何限
而身後之筆其子孫不以十餘年之久必有待於中
齋豈非謂舍是則不足昭遠信後哉此卷至今百一
十有餘年數歷兵燹完好如新又非竹鄉後世之賢
不能護起家科第官侍近端重溫雅謹謹自持若恐
墜其世德者傳曰子孫保之吾又於竹鄉後世見之
矣

書歐陽臨淄傳後

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

獨記卯角時聞於族姻老長道先生事爲教其至今
不忘者曰先生十餘歲從學吏海棠于清節書院凝
然舉居中讀書作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
之未嘗一顧暮歸挾書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
有所思者道傍觀者嘖嘖指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爲
不然哉稍長日以所業就吾家質望之平洲諸老先
生天分絕出諸老皆樂爲之傾寫每至未嘗以事廢
講論率抵暮或夜盡一燭始送出康山長宗武汲汲
以成後學爲事延先生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親與
先生相講說磨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
輩有志於學者率就先生質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

省以鄉舉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
康山長餞之快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勃出江
右望之曰二賢皆得薦而日新當前列既別山長竊
嘆曰惜哉日新所禀甚清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
後所云皆中　天兵初下江西吳去疾爲吾州稱先
生爲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
天朝自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爲舉子程文先伯吏
部公愛而教之數曰使汝得歐陽日新爲師一第俯
首取無難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
兵亂不可得僅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
篇其論議根據精彩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

蹈之意此士奇所爲恨生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
然是特抱生晚之恨者豈獨士奇也此傳載歷官行
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事于後庶幾小補之云

恭題　賜都御史虞謙蘭亭墨本後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
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
國者各賜摹本得者裁六七人非恭慎端厚有文學
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
所被賜者間出屬臣士奇識于後臣侍
上最久蓋嘗竊聞賜帖之旨非獨矜重法書要在獎
勵其人爲謙初爲大理少卿

上嘉其儒雅且明正究厚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
太宗皇帝以爲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尚書
而諭之曰余知卿無忝也既嗣大統廷臣雖有進官
者然悉兼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遂
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孜孜盡心若宋歐陽觀所
爲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罹于辟者往
往心誠服之而無憾今 九重惓惓夙夜圖惟好生
之德洽于民也謙亦圖惟厥終用永彰
皇上知人之明而不忝明良千載之遇則家藏此帖
固子孫萬世之寶嗚呼尚敬之哉

恭題崇恩堂卷後

右 魯王殿下爲衍聖公孔彥縉大書崇恩堂三字
又備書
仁宗皇帝臨御時所以寵待彥縉者于後彥縉令以
示臣士奇於是鼎湖之龍御遠矣拜跪莊誦不勝血
涕之橫流也臣士奇稽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二十年既嗣大位又擢寘於左右
往年侍監國南京彥縉歲一來朝所以宴勞錫予之
必厚將歸必命廷臣往餞之蓋所從來如此非始於
臨御之時也而凡孔氏之後以名上者率親擢清華
之職且厚遇之亦非獨於彥縉然也間嘗諭臣士奇
曰國家於庶士有能佩服孔子之道者猶重其祿位
厚其禮遇矧於孔子之後乎又曰在漢唐宋孔子之
後往往有聞於史冊今知後必將有繼昔而起者乎
嗚呼 聖明惓惓崇儒術重先師之意如此可爲千
歲一遇者矣於是以臣之所親得於見聞者書於志
卷末庶彥縉暨凡孔氏之後尚圖不忘而益勵哉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碑漢熹平三年建唐太
和六年重刻字雖剝蝕其可辨識處渾然漢隸也因在
地此碑今在韶州府治先師海桑陳先生志其本末
甚詳余在南京求此碑久未得永樂乙亥子啓學士
始從在北京見寄此本乃知物常出於所聚初不係
其地之遠近也

清節書院記

元季書院燬于兵此碑幸存士卻之子楧慮不能免
厤之所居之後且秘不言歷五十餘年楧已死遂無
知者永樂癸巳楧之子家人皆病疫覡者云居後有
寶物不當久閟指示其地令出之則此碑也已而病
者悉瘥亦靈異哉碑缺一角則當時發地者所損時
余在京今翰林修撰陳循遂書邑庠爭以書求之
得二本以一分黃學士宗豫一表而藏之於家此吾
西昌先代盛德事而歐陽楚公斯文寶因先叔祖平
翀先生得之王至剛所題碑陰又先師海桑先生所

書宜在所寶也永樂戊戌六月三日

題范危墨跡後

虞范揭楊皆於先曾祖有交好余猶及見先世所藏諸公往還書牘危公與先祖兄弟同游吳文正公之門往年在南京周絢如處從此來得危公所作挽先曾祖七言唐律一章見臨難片紙而出親筆已潰餘其家禁中絢如言此出公全集其集已散落張叔豫得之最多時叔豫已卒其稿悉歸求新不及得見也余來北京喜求故元時遺墨斷簡往往有得最初得危公詩文五十七首於太常少卿胡用文所叢與所得先公輓詩同出一集後得范公雜文十七首於民

間皆出二公親筆遂裝爲一卷范前危故列於首曾聞范所著有燕然稿東方稿海漕稿江夏稿侯官稿百丈稿此必出燕然或東方稿危所著有雲林集說學齋集余及見雲林集此或出說學齋集未可知也前輩作文章率自貴重既成皆親錄遺後余見揭公詩文數集及危公雲林集皆親書刊刻不獨余之所得已余所寶此非獨重其文章字畫蓋尤重先世之交若二公行事具見吳文正公宋學士所作墓志非後生小子所得置喙也

跋松雪書鄧文原文

文肅當時自有能書名文敏此書尤爲得趣有翩翩鵾鵬雲海之勢但學書者當泝其上求之可也

跋唐誥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元廿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射爲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三十人所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

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嵩者蕭瑀從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璩者席豫寬者裴漼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韋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告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秦和令吳楚遂考而識之

書胡氏先世二記後

翰林編脩蕭鎡以其妻之弟胡重宣過余且出胡之先世所得楊文節公作福榮堂記滕學士作後榮堂記余受而閱之爲之嘆曰故家世族文獻足徵若此

者鮮矣吾於此有可頌者焉有可敬者焉宋光宗因慶其親而覃恩於天下之爲親者鄒孟氏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可頌也胡氏自金陵徙吉而析爲三伯居廬陵之値夏忠簡公銓其後也仲居泰和之南岡慶曆進士朝奉大夫衍其後也季居泰和之黃漕南城縣丞箴其後也凡族之蕃者必分分之盛衰愚良必不能齊胡氏三族其詩書相嗣衣冠不乏此可敬也文節之記爲南城作於今二百四十有六年勝公之記爲南城之後南叔作於今百十有六年南城之後有徙社溪者矣而子孫至今寳斯文不失又可敬也然有可慨者焉徙社溪四世至文可號可山

南叔之父也文丞相禮爲上賓從勤王至海上及元盡得宋天下可山季弟號靜山者誓不負宋竟以不屈被殺余童子時鄉人長老率能道其事歷歷然在元時諱言之故家譜不書郡志不紀史亦無録卒不白於世嗟夫豈非尤可敬而重可慨乎謹附見其事於二記之後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東里文集卷之十一

東里文集卷之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神道碑

故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永樂五年七月某日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終于肅州訃聞天子悼歎遣官賜祭勅有司給傳還其喪明年夏至京師葬聚寶門外其考之塋之次公諱晟洪武中所賜名其字景陽宋世家鳳陽之定遠元季我太祖皇帝龍興晟王衣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

年從克滁州又從戰敗賈魯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沒命公襲兄職丙申從攻陳也先水寨克之遂從克南臺公父陞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公克宣州還攻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公從鄧愈克徽州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襲天寧翼元帥庚子調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襲衣文綺命兒統兵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遂留守禦新定官制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四年陞懷遠將軍

建寧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同知冬召還陞江西都指
揮使九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調陝西所至
治兵撫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涼州衛十三年逐北
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詔公還侍又
年父沒既襄事復鎮涼州虜時數爲邊患公率兵
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也速兒監等及其
衆無竿餘悉生縶送京師又招降虜僞國公吳把都
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詣
京師簡其壯者俾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
驛召公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鎮涼州十九年
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鈔文綺

以其官贈其三代仍鎮涼州廿三年夏遣中使就賜
白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官
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誅
其僞王丁刺列法等二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及
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咸給將士二
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誅禽七千五
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七
年調中軍都督府是歲虜寇遼東命充副總兵率兵
討之遇戰腦溫江獲虜衆千餘馬倍之明年廣西恠
獠諸寨連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之誅禽七千
餘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往平五開龍

里十三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師二年
出鎮甘肅
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師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鎮甘肅三年虜
日益聚近邊公遣人諭以　朝廷德意其酋長把都
帖木兒倫萬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
境底寧事聞　賜勑奬諭命都督徐膺緒尚書趙羾
持節即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
柱國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千一百石加賜田
若干頃又二年以疾終享年若干公曾祖某贈某官
妣某氏贈某官夫人祖一公及考皆再贈某官祖妣

朱氏妣陳氏皆再贈某官夫人公之配丁氏許氏皆
封西寧侯夫人子男幾某某瑄府軍右衛指揮使先
公卒瓛駙馬都尉尚安成公主瑛駙馬都尉尚咸寧
公主永樂中瓛襲西寧侯
仁宗皇帝嗣位瓛坐事改命瑛襲西寧侯孫男幾某
某傑金吾左衛指揮使僖羽林左衛指揮同知俊天
策衛指揮僉事儼旗手衛正千戶佾龍驤衛正千戶
嗚呼公勲著　國家貴聯戚里慶澤被于後嗣名聲
施于無窮固本於際遇　聖明千載之幸會亦必其
忠義之行閎遠之材克勤始終有以迓承之矣故旣
述其事於碑又系之銘曰

天建
皇明龍興淮上尅智傑能如雲從附定遠密比猶漢
沛豐父兄偕來有儁宋公義旗所嚮仗劒先驅神武
不殺迎降懽呼長江飛渡金陵定鼎分命股肱出綏
四境于宣于歙于番于閩公從總戎聲威日振既寧
既靖公留英之進奠藩垣大江之西雲中在左分陝
在右公來塡撫煌煌旌旆旁窺西陲公往遏之斬蘩
其渠招懷其餘繫胡邊陽薙孽剪表如燎斯枯如鐵
摧朽馬跡所歷幾周四遐桓桓之志無康于家
文皇臨御親任舊老自西來朝蒼顏白首
天子曰嘻卿宜在廷紓予西顧孰乎愈卿公曰臣職

及臣未衰西人忻忻迓公復來鞠躬盡瘁遑敢息寧
邊人恃公屹然長城宣
上德恩洽于遐外耄倪畢歸如川赴海
天子曰嘻維時茂勳崇爵豐祿予慰乃勤維公遺際
寔多父兄儁績賢稱晚而益閟存沒榮哀歸從先兆
來世莫京縣公所肇墓道有石其崇九尺太史述銘
永耀無極

故懷遠將軍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贈平江伯陳
公神道碑銘

公諱聞字伯益姓陳氏其先頴川人公之祖諱二省
徙廬州合淝遂爲合淝人考諱重一考以上三世皆
不仕當元之季四方兵亂盜起公素有志操強幹力
善騎射遂倡義兵勇保障其鄉
太祖皇帝龍興歲乙未渡江公知天命有在率衆來
歸從王師下江東郡縣授帳前左元帥府總管進攻
宣歙衢婺隸大將軍麾下征陳友諒大戰鄱陽友諒
死從定漢沔荊襄諸郡從征張士誠及方國珍浙東
西次第平公臨陣對敵神閑意定矢石交下而敢勇
益奮嘗被傷果創復戰故所嚮有功賞以授管軍百戶
進副千戶守荊州主帥以公勇毅有謀與兵五百人
令守歸州時蜀未附而歸與夔重慶接壤日見侵敓
公至歸視其城燬圯且非可以用武乃擇地距城二

十里楚臺故址建千戶所治高城深隍繕兵甲練士
卒實倉廩悉足用蜀人以舟師來攻公預清野待之
而以老弱嬰城固守授之方略躬率精銳伏緣江要
害處敵薄城下守備堅不可攻又野掠無所得斂而
還舟伏兵突起斬馘不可勝計敵大敗引去自是無
一足犯境進武德將軍正千戶在歸州八年民用晏
然洪武九年調德安千戶所治兵保民一如歸州十
一年進武節將軍遂陞明威將軍成都前衛指揮僉
事討龍馬栅梁諸寨之未附者悉下之王師征雲南
公率兵以從所嚮克捷繼討西番及烏撒散毛諸峒
之寇斬俘招徠威懷並施陞懷遠將軍成都右衛指

揮同知賜誥命功賞二十四年以老疾致事子瑄襲
職公享祿養二十有餘年永樂甲午九月疾作時瑄
奉　朝命在外公疾革顧其孫儀等曰吾少遭兵亂
幸際　龍興之運致有祿位以延被嗣人今老且死
無所憾但念未有以報　國恩爲我語汝父勉敬事
朝廷務忠爲孝耶吾死瞑目矣言既而卒是月己丑
日也享年八十有三以瑄貴　制贈公之祖若考及
公皆爲平江伯祖妣妣孫妣朱及公之配皆爲夫人公
配初太原王氏繼同安王氏望安縣尹思齊之女淑
慎有儀克配君子前公二十年卒子男二長瑄自指
揮同知累官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靖內難有戰功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竭誠致慮一心國事雖
然於今老成人其有以成公之志矣次瑢女一歸甘
州後衛指揮同知李求孫男八佐儀儀倫侃信俊傑
女三長歸李方次歸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次未行
曾孫男若干瑄以公歿之歲十一月庚申奉柩合祔
神龍鄉蜀山之原先塋之次銘曰
有元失馭海內鼎沸天命
真人龍飛淮泗龍興雲從矧時邦鄰公趨來歸弗誅
弗詢西征東討以予以伐公挺材武從罔弗獲從守
南郡遂守秭歸客適　勅敵懔乎阽危殲殄智慮靡朝
昃夕和上徙宅崇墉固壁練勁爲殭實虛以盈敵至
就殲猶湯沃冰坐鎮八年境肅民富進秩褒功改命
郡止奕奕梁藩簡賜衛僉戴梗懷服夷類乃歷南詔
西羌暨于峒獠靳俘招徠等功多有龍章斯下寵賚
游頒止足之志未老歸閑恬澹恰愉既躋耆壽易簀
有子克淑厥後顯顯後人偉績與名公訓所成公沒
其寧麗牲有石矗焉墓道述行琢銘來裔是告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榮祿大
夫少師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
能從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

以寵眷之隆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
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若者也公初以
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陞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諭月改侍讀進承德郎
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
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
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二年得疾且
劇
上數命大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
卒　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
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

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　官給舟還其喪命有
司治祠墳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
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穉爲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
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篤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
及人過失事於奉　旨制勅祝草郎有所見必具可
否以聞多見采納所譔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幾務退未嘗

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洩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舉
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
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特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爲民
厲遂詔罷之其撫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
爲　儲君所厚而沉静謙約以滿爲戒未嘗干人以
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
卷鑒別公明奉勅脩

尚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
於扶植名教奬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
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
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
　深知之不聽讒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
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潛閒遠之趣公退
閉户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
初復舊名其字光大其齋居名晃菴因以爲號公十
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内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
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
恂恂執恭謙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

與交歸而從黄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
進焉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
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晩益有造詣爲文援筆
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
性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
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户外雖無厭倦意然非
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
有九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
也曾祖與亨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
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
封母太宜人公娶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

男三長郎種次穆次穗女四長嫁陳年次嫁熊楨光
次嫁宋樓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晃菴集𢈔從集
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契最深未卒前二年
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孫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
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
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維文以治巍巍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祺秉恭執勤司
帝之制王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數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

帝時懌公所蓄志亮忠被下汾穆洪暢密贊鴻化
春宮輔德正直之行
二聖惟明燭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仰其瞻
公晬無有泊處之存簡冊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
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實吉斯播
貴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
埋璧有光上貫斗牛墓道之碣爲尋有多最行球辭
來者是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
夏公神道碑銘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于饒州曾祖復祖
希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
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
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米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
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
已有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
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
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
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
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
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

凡倉庾府藏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
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
之盡心盡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
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
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
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
兵民十數萬疏浚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
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
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
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

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有不率命
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庶事脩舉
京師肅然
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有
宴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　賜
勑嘉奬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致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脩
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脩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衣文
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　勑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　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
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

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
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
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
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
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
盡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仁宗皇帝崩時
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

二人所預定
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孜孜惟謹寵
賚日盛脩
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脩庶人高煦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
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
年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
賜勑褒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
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

明旦入謝暮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廿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

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謚忠靖賻鈔萬緡勑有司營葬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哭亦有嘆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既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老 朝廷從公請命致事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賑給之遇士之貧者林之有顚躓失所

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然惡心接人温然藹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靜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匣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崇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云度其在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有容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嘗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琉瑄瑾女一安嫁虞瑞琉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余余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爲余道其平生余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浙夏厥初以國爲氏衍于會稽繇繇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從居將唐中和復徙于番懿夏之世逢振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轉鄂而湘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熙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從爲歷掌邦教實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游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岳巍焉弗移其秉默運澤潤良多祇事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舃几几 國有老成堂

有柱石胡不慭遺 當寧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陽武侯追封鄭國公謚忠武薛公神道碑銘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命城隆慶永寧赤城獨石畿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勑諭勞令京待力疾入見

上慰諭再三既歸第日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起七月廿三日也訃聞

上震悼親爲文祭之追封鄭國公賜謚忠武詔有司
治喪葬凡喪葬之儀皆優等盖特恩云公諱祿姓薛
氏世家山東滕州之新興社曾祖考諱安妣劉祖考
諱大妣金考諱瑀妣張公兄弟六人而公第六自
少傑特有大志未冠籍戍伍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
山及哈剌哈之地又從征迤都山乃兒不花等處行
是屢出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
太宗皇帝舉兵靖内難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
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
百戰真定公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
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
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公還先遇
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垻敵大敗
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
人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
從克滄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
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衆來追公復奮戰大
敗之獲馬二百餘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
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
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公追至夾
河斬馘無算獲馬五百餘疋明日戰單家橋公馬蹶
爲敵兵所得拔刀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

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公生擒
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
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汴堤靈璧率勇先諸軍遂渡
淮渡河從 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爲臣民推戴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
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
六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 車駕北征至玄濵河以
功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兼左軍都督府
事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方選至幼軍數萬悉命
隷公操習十二年從 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
宮殿命公董營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
追封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 車駕北
征還奉命討捕湖州叛寇二十二年復從 車駕北
征是年八月
仁宗皇帝嗣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子孫世襲侯爵奉
命巡北邊遼虜寇雲州公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
衆事聞 賜勅獎諭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
既還賜白金鈔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年佩鎮朔
大將軍印率師巡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 車
駕親征命公爲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既得留公
撫綏城中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 車駕巡

邊出會州解后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
其餘衆遂鎭薊州末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年率師
護兵餉開平者再五年春佩鎭朔大將軍印巡邊至
哥蘭嶺遇虜拒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太保
賜鈔幣居三月董築城之役盖從公之言以便戍守
公平居無事未嘗忘危每計邊務言之歷歷或詢其
瑣屑者終不爲變蓋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爲將勇智
兼備常先事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嚮成功
未嘗敗北間一二臨陣中矢石裹創赴鬪有進無退
其率師所過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人
歸心若董繕作視置有方力不煩費功率堅久人亦

罕及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公祇事
三聖涉歷多用志篤勤躬盡瘁以效臣職故能建功
國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壽考後昆其非古名將之
流而今之不可多見者歟公壽七十有三年其配李
累封至侯夫人子男三長勲先卒次某次某孫男三
長誠先卒次某次某以是年十月三日葬公于某鄉
某原銘曰
明聖之興有命自天必有輔翼名世之賢氣機斉會
雲龍風虎有勳有烈左文右武桓桓薛公始奮從義
犬呼迅馳金戈鐵騎智明幾先勇盖萬夫時其膺之
折朽摧枯　宗社載安功書冊府在
帝左右股肱心膂公於事
上一誠不貳知竭臣職死且無怠公於馭衆有紀有
綱撫如春和令如秋霜歷事
三聖麟衣蟬冠廷有老成　國有屏翰丹書鐵劵傳
襲來裔公如長城身不百歲英靈升遊九原在此太
史作銘式昭無已

東里文集卷之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神道碑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追封蔡國公謚忠
烈徐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字仲達姓徐氏世家廬州之合淝父諱用元
季守宣城我
太祖皇帝兵至宣率衆歸附命仍其職遂從征討以
功實授管軍百戶從守南昌進武畧將軍河南衛副
千戶洪武壬戌白陳老疾命公代之丁卯從征北虜

至哈剌哈之地遂城大寧無幾調大寧備禦戊辰從
征金山之虜之爲邊患者屢戰敗之獲其馬牛輜重
賜白金鈔幣庚午運兵餉數十萬斛赴溫口遂從征
乃兒不花大敗虜衆俘獲其人口萬餘總兵遣公護
送入關公悉心撫卹俘者如歸陞濟陽衛世襲指揮
僉事乙亥城懷安爲金丙子率兵從征北虜至驢駒
河而還丁丑往墺開平己卯
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公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
真定取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垻取廣昌蔚州戰白
溝河皆奇功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
彰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

淮及江至京師公臨戰奮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
在衆先白溝之戰敵揮刀斮公兩指未殊公自斷指
擲地裂衣帛裹創仍奮進戰其馭士卒撫卹誠至人
人歸心而號令嚴明所過無擾
上行師恆飭諸將毋妄殺曰吾奉天弔民爲民逆天
何望有濟公承命顒顒惟執兵迎拒者不容而誘諭
招徠綏撫降附多致力焉其以功進官自指揮同知
歷都指揮僉事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千一
百石子孫世襲賜鐵券追封曾祖六二祖七九及考
皆永康侯曾祖妣陶祖妣王妣裴皆永康侯夫人永

樂己丑暨癸巳　車駕巡行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
上以公敦厚老成留之南京兵政一以任公公小心
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咸宜之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
都督府得風疾遽卒癸巳八月二十四日也
上在北京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賜祭給賻命
有司治喪葬追封蔡國公謚忠烈并加封其三代考
皆蔡國公妣皆蔡國夫人配亦蔡國夫人
仁宗皇帝在東宮遣祭賚賜甚厚公沉毅質恪有孝
行旦暮出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敬愛甚至小有訓
責必跪受雖貴不變所得

上賜必謹視之約巳守法未嘗有過接人恭謙和氣
滿容語簡而誠洞見底裏春秋五十有二而卒卒之
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江寧縣安德鄉長岡之原子
男二安山壽安襲侯爵女二長適指揮使孫玹次適
沐巖安奉國子祭酒具公奉所述事狀求文刻神道
之碑士奇與公同　朝十有餘年後同侍　監國相
厚知公之行加詳故爲序而銘之銘曰
桓桓徐公爲時肺臣家之勳舊武以振　天啓
聖明義旗爰舉挺誠來從股肱之輔　皇靈所指公
迅前驅誰抗誰禦拉朽折枯神武不殺公行
聖志來迓來歸無綏勤至仁施如春義行如秋公貫

左右威懷並施既綏既安奠靖成廓　宗社再啓褒
功命爵侗恤無違厚車服彩翰輝充庭飫食公賢
鑾輿北狩　聖儲監國時武以衛執綏公德滿門小
心溫恭靖嘉歸焉老成爲國之華維孝維忠在公允
蹈宜貴宜富曷不耆老都門之南聿崇起墳過者下
車馼茲刻文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

向公神道碑銘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南昌之進賢處士向公
允恭卒其葬也前江西儒學副提舉熊釗先生銘之
後三十有四年爲洪熙元年
天子推恩大臣時處士之子寶爲資善大夫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遂贈其祖若考散官官皆
如寶祖妣妣皆夫人寶奉命書感告已退具其考之
事狀以告士奇曰惟
上之大賜與先考所以身致今之光榮者皆不敢以
泯幸爲之文將刻石墓道以永示我後人按狀向宋
左僕射同平章事諡文簡諱敏中之後文簡曾孫子
鄙以欽聖憲肅皇后家從高宗南渡其子性事孝宗
官至太中大夫封魏國公贈少師少師生朝奉大夫
士煜朝奉生臨川縣丞公逌娶進賢許氏因葬其父
進賢遂家焉臨川四世至居敬娶胡氏生熙載熙載

娶羅氏生其祖某翔娶章氏公之父母也自公以上
三世皆有厚德不忘榮利而家秉禮度闔然他之名
世族者不及也公諱祖紹允恭其字幼聰慧七歲讀
書涉通大義且強敏善記其事父母孝愛其弟厚責
業慈所取弟死無子選族子爲之嗣其於人賙窮乏
矜憫無告恒汲汲嘗歲歉鄉黨死甚衆時田麥且熟
有盜刈之者公得盜及麥不忍藪或教公執盜送官
當併得其田廬公曰凶年民果得已爲盜耶且困人
於厄而奪其所有吾所不能人以是服其長者國初
安仁土豪楊漢既以饒信建昌內附而其下所過猶
縱剽掠厲民公鄰人陳氏無子唯一女始笄爲所剽

父母痛憤愁莫敢誰何公毅然以其人訴行省卒還
之所爲義舉多類此里宴會有暴謔少年倚貴恣不
讓直入據上座公怒戟手數其過切責之少年慚懼
趨降請謝公亦改容懽遇之蓋公襟宇洞達遇義所
不可劉正直奮不畏彊禦而彼能改過即釋然開納
無所凝滯焉人有忿爭不相下率走公求直平生好
德樂義邪僻之念不作於心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閒
居儀貌儼肅子弟侍側者皆謹自飭如侍嚴師不敢
稍縱實始就學勵之曰立身必以儒及仕又曰守官
必以道實嘗坐罪逮繫公不色憂有以爲問者曰吾
兒所存心行已當遂大此不足爲累至今鄉人號明

知子者公雅公蓋春秋七十而卒會葬千有餘人斯
亦可以觀其行矣夫人熊氏邑儒家子有孝敬儉勤
之德所以爲婦爲母者族姻蓋視以爲法先十八年
卒子男一即實女二長適王次適熊皆先卒孫男五
劉孫早卒可觀可規可覯可寬女四曾孫男一實洪
武乙丑進士兵部主事員外郎應天府尹以至于今
官歷事
列聖四十有餘年恭慎之行冰蘗之守寬厚之施夷
險一致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要其本諸家者深
矣銘曰
顯顯宋臣曰向文簡扈蹕來南向以嚴毗述臨川丞

啓家進賢繩繩振振式繁子孫有閎高門有嚴禮度
居處執恭出入秉彝世德之承謫法鄉曾進賢之業
曰允恭甫維允恭甫外方內仁志之所存惠逮于民
其潜在下隨所分力民之懷之耽匪厥德其嗣奮揚
熙帝之載推考之志而施逾大
帝曰俞哉惠澤所自龍章褒敕日星輝麗冢冠屏鞶
靈威具臨歲時薦祀來游來歆行有報施茲維德名
甚道琢辭來世是告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追封平江侯諡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

舟迎濟內難平
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誥券陳氏家合泥其先
世具余所著其先公墓碑公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
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略精
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遇望孫雁樵鶩
集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鵰翔
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
公不自爲能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城遣將伐
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死
繼戎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別取善道

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
者嘉之又命董繕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
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
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
並免復職衛卒數輩襲殺狙詐挾制上下爲衆患
公次第悉去之善類以安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月
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
諭降夷人數千從總帥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伯
夷進攻卜木瓦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
隊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
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下馬率衆且射且斫

賊疲稍卻公亦傷足衆創進戰自巳至酉賊敗走公
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叛賈哈剌特旋衆數萬據險
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後進出番西涉打中河得間
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
寇境寇憑險逆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力戰
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簡銳卒出哨令望見前軍
旌旗即舉砲俾知已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
窮出降械送賈哈剌京師撫輯其餘衆公及麾下加
被陞賚從蜀獻王巡邊招撫邊夷撫理茶馬之政遷
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防躬督
工作爲堅久計矜恤無告出營官栽田二百畝於成

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
葬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
都指揮同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統董
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剏建百萬倉於直
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
逸秋毫無取於下凡漕途姦藪擣滌一清漕舟所經
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
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夷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
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
溺死者甚衆奏　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

溢圩沒隄岍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
里奏　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
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
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爲長識衆便之稱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
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餉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
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
以足若跡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
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
浚儀真瓜洲二壩潮港之堙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
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

台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百四十里以
通舟南北造深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淸相水勢高下
建牐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
淮濵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淸
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牀河深淺付淮底通
州濵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導舟可行處
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
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
京國之根本宜爲久遠築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
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

能在推舉推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
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
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
罷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
害不勝致其逃逸乞勑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
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
驗實除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
等處城不足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
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
日教習如有沃壤令兼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
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牐淺凍

之阻往復踰年艱費數倍正糧上逋公租下妨農務
乞自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
運至北京則民力可紓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
運畢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勤可
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令後
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
可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
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遞聽候日久
衣食艱難有至行乞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賜勑獎諭有老成忠
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追封其曾祖考三祖重

一考聞皆平江伯曾祖母孫祖母朱嫡母王生母王
故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鎭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
弊之爲民厲者悉革之豪猾姦宄皆斂避境內以寧
時已嬰疾而躬勤旦莫靡有滯事疾聞入　朝深被
嘉勞賜賚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勑勞問俾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侍竟
薨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悼嘆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賜祭命工
部營葬公爲人闓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譚論
亹亹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

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
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
堂恒舉鄒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
配某氏封夫人子男五佐襲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
儼次儀今爲勳衛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倪女三李
芳江陰衛指揮同知張英其壻也一未行孫男二裕
今襲平江伯祐祼女七公葬以薨之明年三月墓在
江寧縣大山之原余與公同　朝三十餘年相知且
好於是儀以狀求著神道之碑故按狀叙而銘之銘
曰
緊公挺出何恒桓武燕勇智追前開材蘊夙試卓冢

倫戢冠三品承考勳發綜猷峒徐犹卒負嶮弗悛擒
且趨公奮掃刮迅拔靡蕩滌腥穢寧邊氓有截輿望
齊峨岷斂徵來東衛發垃遭承輿運效駿奔録勞疏
封昭鴻恩貂蟬肇王衣繡麟報賜志企古藎臣單心
畢慮靡夕斯渝兵茫洋刷涯沂歲漕萬艘奄然係有
梗于海威共震斬鯨殲鱷焚甲鱗崇表海堺亘長雲
雲章龍彩天垂文南賊北貢艱以辛蹌淮歷濟底天
津疏堙鑿堅劬且勤坦行如砥戚者忻狩嗟公篤孝
與仁厥施諸將績弗泯愛國亦有嘉謨陳功載册府
被後昆大江之陽歸有墳太史銘之昭不刊

故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道
碑銘

正統四年八月十七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
瑜以疾終于通州之驛舘訃聞
上悼惜遣禮部尚書賜祭加賻勅有司治喪葬京師
親王遣祭公侯六卿皆詣弔祭既葬其子縗絰奉其
弟瑄所述事狀踵門泣拜求書墓道之石余爲之歎
曰忠義爲臣之大節如王公之挺特獨奮忘其身以
爲
宗社計豈非卓然大丈夫哉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
十夫選隷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羣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
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
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
及內侍養子共搆邪謀欲俟　宮車晏駕矯詔從中
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
即事敗擠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
高啓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
貸者柰何甘爲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
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護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公
危公辭色不少挫與猶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
成及內侍養子陞公泰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召
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　旨戒其同
官事必關白諭勿設公正直坦明每事求當大體所
隷官校心歸之無間言見知於
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命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充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賦之輸北京
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法不變展
誠布公虛己從善處同官能讓淮安兵民雜處模兵
素恃勢厲民公至首下令禁戢爲政重倫理有富民

親在而與弟競產訴於公者公曰爾富而委親之養
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之人服其
明臨政務寬有二卒齎敗舟一板臬司坐盜官物抵
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
平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畀壻壻爲
市取息者壻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
告又有自顯官歸資累豐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
索逋者急弟乞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爲代償
荒歲發廪多所賑活嘗纂漕撥要畧考古人用心民
事遂盡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濱南有浮圖
人鼓其師之說所至惑民淮安興兵者與之暱爲建

刹居之而廣致地爲民厲公答浮圖人逐之悉復民
地淮人死不葬焚屍而委於水公相城外多空地畀
民以葬遂革焚屍之俗葬室所居之側延師以訓武
臣子弟閒暇躬往督勵如己子弟然亦時蒞郡縣學
敎勉博士弟子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言往行至忠
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淡悖亂則義形於色家居敦
孝悌之行仁其族姻周且厚所至以愛人爲心雖貴
巖於自守於利不一豪非分取服用清約門無私謁
致勤於公雖病不廢至是以計事詣北京力疾入見
又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公山陽人
其先見余所著其考墓文曾祖文貴祖彥達父銘母

戚氏繼姚氏　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二代并封其
元配許繼吳皆夫人子男五埙均垍蔡堪女一未行
其墓在宛平縣狼山村之原銘曰
人道所重綱與常忠義是陶世範防偉公志勁百鍊
鋼上衛
宗社尊
天王挑摘姦宄發潛萌狐鼠斬馘妖魅戮嘉忠褒貞
騰寵並簡廉任能升周行攄勤效智挺厥誠惠流績
建樂孔揚大星俄隕吁可傷榮哀始終炳煌煌峩峩
崇丘斯永藏龍泉下閟含精光升貫斗牛逝不亡
東里文集卷之十三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碑銘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公墓碑銘

公諱玘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睢至仁仲始徙金華蘭溪之桃峯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伯玉祖巨川父子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盛氏公幼已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就學外傅勤勵不懈以詩經中永樂乙酉浙江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 賜勑歸進學又明年召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號貞白生以見志明憲

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渠奸巨猾為民害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昨

仁宗皇帝監國尤所簡知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闕堂上官奉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咸

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理有所碩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苦上官和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為之空公視事之日立罷之懽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然聽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積歲訟牒填委悉取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併繁務濟以寬宣德三年召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縱公奉勑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勑偕六部長貳簡黜各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復振為人外肅內寬仕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舉大體而略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母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里以為孝感處朋友寮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廉潔之操益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

二日夙興衣冠坐待風眩疾遽卒訃聞

上為悼歎遣行人賜祭其文有持身清廉用法敬慎及振舉綱紀屏黜憸邪之褒又命有司營葬事兩京大臣君子皆致弔祭公享年五十有六配方氏繼張氏子男二鏷銓皆早卒今以姪鏜為嗣女四適應方琭鄭昱其壻也一未行孫男四埕珂珪玉公之葬也國子司業陳敬宗銘之鏜以太常卿孫昕所為事狀介監察御史包德懷來請文書墓碑公於余往還最故故不辭而為之書銘曰

肅肅蘭臺邦之司直耳目所寄綱紀攸植彰善癉惡激濁揚清惟平惟公惟廉與明君子在位表範正軌

任咸匪人波頹草靡卓卓邵公秉潔懷貞不矯不隨
特立獨行明習博識外方內恕爰舉大要簡畧細故
歷試三司成績有聞于江于閩提憲大藩薦類寵舒
不善斂避氷蘖之存去猶始至進秩南都百度徙貞
用賢任能惟
天子明昬不期願長輔　聖理莪潛有訃庶其不死

甄氏先塋之碑

甄虞舜之後因陶甄以爲氏在東漢曰宇講授春秋
有行義在江左曰彬曰恬在唐曰濟皆以行義稱在
宋甄氏數舉進士有聞曰秀始居忻州定襄其後科
名宦譜代不乏至曰海官於蜀宋亡歸隱遁鳳翔岐

山樂其山川風俗遂家焉五子其諱世實者又徙麟
游所居在唐九成宮之西世安娶劉氏二子楨允中
允中元季爲禮部主事既內附爲遼陽都衛經歷改
戶部軍儲倉監納楨娶王氏一子仲得娶馬氏四子
儀簡評詞儀洪武中舉鄉貢爲戶部主事陞長沙府
同知永樂初調嘉興府復調順天府秩滿順天之民
奏乞留從之陞順天尹洪熙改元追贈其祖考考皆
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尹祖妣妣皆淑人遂進儀
兵部左侍郎儀惟累世縕德務善用克膺茲光寵不
敢泯沒將樹碑墓道昭示後子孫於無窮而屬文於
余余於儀聯官不得辭則求其先之德善儀言世遠
若弗能詳所知若高曾以來家世相承男務詩書外
治農圃及其時壯與少畢出力女勤蠶績各有儆飭
不待督勸歲所入擇善者獻于公乃自用尊卑外內
無相踰養老慈幼祭祀賓客皆盡其分之當然平居
未嘗忘憂勤艱難之意無侈習無外慕蓋至于今不
敢渝余聞儀言敬嘆曰嗚呼此其猶有豳岐古昔之
遺風也歟家之德善孰有加此乎今人率重儀溫厚
謹實所至得民非其有所本歟則著其本以範其後
於余宜也甄氏自儀高祖以上塋岐山義豐里曾祖
以下皆合塋鱗游西山之原其中之墓曾祖考妣祔
于左祖考妣祔于右者考妣也儀有子四人鼎鼐鬲

鑄銘曰
繄甄之先聖啓其源後有續承行義與文其在定襄
代有仕者號宋爲遷來從岐下有田有廬義豐之里
五桂騈芳麟游再徙積厚累仁爵輝含章治于孫曾
燁燁厥揚踐歷中外有懆有施陟佐祈父厥施逾大
帝嘉所自霈之德恩華褒崇秩數貴九原峩峩之位
序左與右矗矗之石式表緜久春秋霜露來者雲仍
永念爾祖視茲刻文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
禮部左侍郎曾公棨碑銘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偉智能勇畧

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閟
微帝王之法通古今之頤淳涵融會而後出之上焉
者發揮性道脩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
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爲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
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
數人焉信乎其難也　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
其可以嗣遷固者蓋有之矣
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才興起斯文而龍
飛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
閣盡出中秘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内帑
鈔爲膏火費蓋期之於古人曾君子啓其首也君名

棨時以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脩撰授承務郎遂益
夜淬礪文與學俱進
上時召試子啓援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
文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
上屢舉羣書隱僻事以驗所學靡不悉對以是深見
獎重遂名聞天下明年脩永樂大典爲副總裁五年
陞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　燕閒應
制賦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卒之考其能未有庶幾或及
者陞承德郎預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年復扈從巡北京十二年考北

京鄉試十三年廷試充讀卷官實錄成賜鈔襲衣文
綺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脩
天下郡志爲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
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
士日以經史進講　文華殿從
皇上之南京還預脩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充廷試
讀卷官　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陞詹事府
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七賜實帶子啓爲文章如源泉
混厚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奮敷

組繡爛然可觀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興之所至
筆不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
四方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一時文人
所作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
子啓之富者工書法草書縱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
紳胡光大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
洒落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擇勝而遊未嘗以
事廢其天性孝友慈厚喜奬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
義急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
臨民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
及者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疾作遽引退

上遣兒之勅免常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
療明年正月廿一日卒訃聞
上爲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敞賜
祭命有司營塋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
皆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
文人如子啓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
云曾氏世家吉之永豐其高祖晞顔宋兵部侍郎江
西湖南安撫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巽申元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與其兄翰
林直學士德裕皆有廉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珪集賢
院司直妣周氏考叔本洪熙初以子啓貴贈奉議大

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
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和務學力文有志繼
述甫冠而卒薦紳惜之次積次秌女五鍾公鉉劉敦
會周秀夫胡顓勉高欽夫其壻也公之易簀也以身
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爲著墓銘余爲書其
墓石而係以詩曰
鄫出有夏少康裔曲列啓封國爲氏去邑爲曾適魯
仕郕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
淦際爰以閩宗徙南避宅盱與吉心洙泗章逢繹聯
如櫛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宋元連絲起祿位天啓文
運赫昭制公奮而與爲隆世天經煌煌表人瑞彤纓
壽組侍廷陛操觚含毫應　帝制岷江茫洋萬里勢
春空澄明雲錦麗　重瞳回矚天容霽紀功述德封
金匱操執權衡品文蘊宏襄大什耀海内朝陽和鳴
鳳翽翽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溺懷惠澤惟仁攸
存未弘施沒奚憾兮此貰志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北芩溪里儒家祖以章父大
經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
然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絶人族長老器
之爲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然益自砥
礪學進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

所居皆良田築爲場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
年木蓺然行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糾義勇以保障
一鄉日屯聚士馬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
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爲用時江西諸郡多陷
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
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
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爲也去之
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
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

說悉見聽納遂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朝改中書省左司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 朝廷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下車首詢民隱爲興利除害增脩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後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祀壇及驛館百廢皆舉爲條格革蕪弊之俗覈欺隱之籍 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公親爲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

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皆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於是典司者皆恟恟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盍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耕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佐蔡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公風釆凝峻訟者至庭

片語之下情僞莫遁故人咸畏服而其爲治務寛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當去百姓者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之意代者山東鞠勝齊素負才不讓覩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 朝公皆力辭遂請告歸省先墓割田二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戚子弟居無何被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鄰遇之有急並赴濟助間遇朋舊憂患狼狽倒橐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歟子男三郞卓

坦孫男三誠讙謫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沒將六十年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爲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叙次之而係以詩曰

猗嗟陳侯瓌瑋踔絶才邁庭倫識亦閎達越在童冠銳志嶷嶷有書有劍萬衆奚敵羅將孔棘衆懷兢兢奮庇其鄉屹如堅城孱弱瀸名掉臂去之天之所與將翮來歸軍門之言斂臣之忠惟 聖聰明日照海容簡其才猷以贊政府匪直裨文亦既輔武宮城名邦定 帝之畿嘉其愷悌以爵婷姿拉之黍稷穰穰其稂莠民曰陳侯汝予父母仁以爲育義以爲教民曰

陳侯汝時杜召遺惠在民永思無斁遺澤在嗣世率
于德裔嗟陳侯惟吉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故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虞公墓碑銘

公諱謙字伯益姓虞氏虞之先家河南陳留代有仕
籍宋諱南者從高宗南渡遂家金壇世業詩書南六
世至文寶生仲仁公祖也祖母徐父德華母周以公
貴祖父皆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贈淑人
公自幼秀朗端重異常兒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太
學生擢刑部山東司郎中授奉議大夫陞杭州知府
授中順大夫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爲大理寺左少卿授中憲大

夫永樂己丑 車駕巡北京時
仁宗皇帝監國奏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
夫甲辰轉大理寺卿公自少壯有志世用既仕恪勤
夙夜務盡職分持大體恒曰爲臣之道愛君愛民二
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初爲郎中已駸駸起時
譽在杭州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者
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
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
均貧民初是之已而罷非舊制遂寢爲大理少卿都
察院論延騎罪準洪武榜例梟首示衆公奏言比奉
詔書自今準律斷罪延騎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

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天津衛倉灾焚糧數十萬事
聞遣御史廉視還言主典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
追逮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應死者百餘人餘
坐徙流公察其冤卒白於
上得減論於兩法司且獄及四方所上獄讞必親閱
之必當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無憾
矣爲都御史嘗奉命巡視揚州淮安徐州旱灾至則
蹤民所苦請發廩賑貸又請官贖還所鬻男女爲奴
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輸南北
京及徐州淮安先是富民賄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

多運北京公建議爲四等丁多而糧寡少運北京丁
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而
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又言兩京往來官員軍民商旅
舟聚徐州呂梁二洪動一二月不能進者請每洪增
夫二百人協力挽送如例給月糧仍官撥牛每洪一
百分畜近洪民家閑暇聽民以耕大舟行則用挽之
亦皆從之又督運木道潁州陽武陸行下衛河以達
北京所督軍萬餘公節其力而厚撫之人不言勞會
炎暑疫役者多病公曰此聚之過宜疏暢之遂命
散處之病者悉起奉命巡撫浙江察廉糾貪因建議
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嗣位於刑獄尤隆欽恤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於是大理寺卿闕遂改公爲卿時有詔求言公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今內而祭酒司業外而郡縣學官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雪理寃抑今專俾治獄非朝廷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極矣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畿內六曰鈔法不通其弊原於出多而入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得鈔

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繁由軍民雜處官司不便管束隣里不相通知今因不能處置之宜勅五城兵馬司於各坊街巷不分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庶幾輦轂之下可以肅清皆切中時務蓋公於爲臣必思盡其所當然者一日朝退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賜藥歷半歲竟不起宣德二年三月廿四日也訃聞賜祭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墳其生以丙午歲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居家善事父母父母歿喪祭咸盡禮於其弟友愛與人處溫恭怡怡其儀觀偉然風采凝潔蕭洒絕俗也其文章以詩名於時所著有玉堂稿若干卷喜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韻致嗜書法書名畫解后心之所好輟贈不靳其配江氏封淑人其子男三禎祥禋女五皆適士族孫男二士奇於公素相知嘗爲序其詩以傳其未易簀也語其家王邦彥楊遂初及其長子我死必楊君銘我不憾矣然及我未死而言也二君馳以告余愕然驚曰何遽及此乎而不敢辭敬諾焉又明日公卒偕往哭之於是禎奉遂初所狀事行來乃敘而爲銘使刻于墓石銘曰

虞氏所始啓封自姚亦有自媯啓於東吳泝厥本源匪王斯帝沿漢及唐屢顯于代朝敢之武承與之文奕奕振振嗣休績閒金壇之宗繇陳留徙繼世積勤晉三百祀奮趾以時始伯疏甫升藝登材肇迹郎署往撫臨安方二千石

帝謂爾良可付以辟棘寺簡臺歷年孔多惟中弗倚惟平弗頗使車載馳頌視在道有隱于心敢稽入告惟天聰明曰汝予諧汝克予遷于奚汝違祇于

列聖爲終猶始有懷惓惓未究厥施莫致而至大豈在人嗚呼伯益君子之存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仁宗皇帝初臨御拔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

賢薦能於是少保臣士奇言蘇州陳繼其文學宜在
侍近即日詔驛召之既至授國子博士明旦入謝改
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
經籍備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擢侍講王進
及繼等三人副之
今上嗣大統詔脩　兩朝實録簡用纂脩官而繼預
焉無幾賜勑命實録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
檢討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事歸又明年
疾加遂不起五月某日也於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
書墓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殆盡士奇悲以衰病而
忘情老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益狀陳氏其先

家蜀與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鄴始徙南
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篆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
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咸
淳貢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仝待制生諱徵受學
臨川吳文正公爲通儒至正間廷臣交章起之將授
之官以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
江文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
仕爲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
軍出師道其境深見獎重娶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
方以嗣子爲念在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夫已而生男
即檢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號怡庵嗣初

生十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具蕭然惟存書二
萬卷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謹禮法守節不嫁
以教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內奉
母訓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
於易詩又求邃於古文者而師之其爲學自經史百
氏皆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爲文章根義理辨體
製嚴矩矱力去陳言不肯苟卒由是聲譽蔚然見重
於三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輻輳講下其施
教有本末主敬爲要明理爲務後在館閣於商確古
今講論述作之肯娓娓皆有所自衆推服之居家篤
孝行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母旨恒充

有司上其母貞節　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
學官一以親老辭親沒葬祭盡禮與人交以誠善者
奬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肯媕娿苟容窮乏者賑
給之沒無歸者斂埋之雖官於　朝其志泊如蓋未
嘗一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皆忻忻
喜得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欲言舉
西銘存順沒寧語荅之遂卒春秋六十有五其卒也
族姻門生故舊皆臨哭郡自守貳以下咸走吊祭遠
近大夫士聞之皆嗟嘆悼惜其所著詩文有怡庵集
四十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絅之子僉勤克孝先
十二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志於學女二長適

謝璜次在室孫男七傳儀仁偉佃信俯女四其塋在
縣之太平鄉蔦福山之原銘曰
有碩其先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
來徙南康再徙閩閩代有奮揚卓乎恰菴克奮於孤
幼志桓桓壯夫莫踰有書充棟有畦遶宅晝鉏夕誦
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遂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詵詵
辟書騈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王堂金馬抽思發才
效勤紀述衣簡鉛槧金匱石室沖澹之存食息靡忘
引疾謝榮遁復于鄉邦有耆俊如璞如石山林草木
光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姻婭侲侲奚歸
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
民生則父母之沒則蒸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
張侯之同知常州也本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
子喜為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服隴畝祭種
植而為之勸或時坐塍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訾
詈辱人遇老病鰥孤寡有恩意所過飭勵學教正士
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輸檄之督民
恐以後累侯則爭起趨事然侯終不以應譴而急民
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
獲乎民於籍民被枉比比　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
清理其要在嚴姦詭枉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
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
欲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敢
違御史不從御史不可奈何數出無禮語詬詈之侯
忿懣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
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
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解常之人
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
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
已易簀之先夕作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趍出取
膏油一盂以入侯遂見覔謝卻之其操類此侯先自

翰林庶吉士為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
政績嘗奏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
在常者耳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
奠祭累日匯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
此乎後數年江陰士民朱善繼黃廣周孟德孟敬因
衆民之志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
于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
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
德崇義之家詩曰
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
止兮珮玉瑲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芘芘

兮連疇佚顧我兮樂以笑佚來兮留梓佚東皐兮忽
南畝溪有鱸兮陸有廄佚赫視兮惠余氓侮佚來遲
兮逝何疾佚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佚
捨茲兮安適佚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我祐我兮無
遐遺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泛濫兮高無暵災沼有
魚兮笠有畜公無負逋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
承佚福兮千百世祀

東里文集卷之十四

東里文集卷之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香山縣丞彭公墓表

嗚呼古人所與共治天下者必擇士而任之凡內外大小百執事之職非士不與是以職脩而治興後世雜刀筆吏與士並用至有謂士迂闊無益於世者夫爲士而不知道知道而不適用誠無益於世然取士亦察於其內何如焉耳可以什一遂廢千百哉若今香山縣丞彭公出乎士盡其所以脩於身施於人者皆有以發明斯道士果無益於世哉公諱豫字與志

一字以介吉之泰和人其先徙自長沙宋寧宗時曰惟孝詣闕獻賦周丞相必大楊學士萬里謝諫議諤交薦其才得官不受而去公之七世祖也祖某父某公自幼已岐嶷異常兒稍長讀書知以明道爲務初吳文正公以性命之學授虞文靖公文靖公以授鄉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公往從學雲章先生久而益有所得雲章先生歿益嚴奉先生之教動息語默必由於矩度澄心玩微手不釋卷茹素飲潔慎懊自足非其人不接也一時流俗亦皆目公倔強乖剌公既孤特寡偶而持之愈堅南雄守嘗辟公教官金州守奏公才行可用徵詣京師皆以疾辭後數年始就

聘萬安訓導以上書言事擢香山丞香山在嶺南海島之間地遠而俗囂前之爲縣者率尚猛治公至一務寬撫訓以善道久而民益化服緣海諸衛屯兵綦橫爲民害往往擇民膏腴田誣以荒廢據占自利郡縣不能制公獨毅然曰此細民所資以生公賦給私家者且奪民歟

上著在國典有不還所侵田必執不貸矣知公不可犯用所言悉還之縣有大猾恒持長吏短長挾械以騁前此縣長吏皆縮手不敢詰公悉捕寘諸法姦宄斂跡海寇常刼掠民婦女貲貨出沒倏忽不可蹤跡民苦之公爲方畧教民掩捕迄公去寇無入境者瀕

海盛旱衆禱不應公自外來曰豈有爲文具而能格天者乎即自齋沐致禱越二日大雨霑足明年復旱公復禱雨亦如之縣民舍火且延及官廨公叩頭謝之反風火滅民習不樂學雖已久立學官生徒廩食十數年有不能通知語孟章句者公稍暇即出學督視諸生爲之啓諭誘掖不數年有興起而登仕者民始知學之貴在官六年年已七十以老疾乞致仕既得請未行某月某日卒于京師永樂六年也明年某月某日葬某里某原娶某氏繼室某氏皆先卒子男一某孫男若干某某公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啓齒待族人有恩嘗嫁孤女振貧乏皆曰此在我當然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遇鄉人子弟必教之禮義忠信嘗以歲更長縣賦里中數里民後其所生之姓者數家民貧不能輸賦竭己力代之輸不責償若蓋公之所爲厚於民者初不待香山而後見已如使公之見用不止於香山又使士之用世治民皆如公之香山士之效豈不暴著於天下後不爲公者不足言而公僅止於香山而已嗚呼惜哉余故論次公平生大槩表諸墓道以告其後之人而亦

豈獨其後之人之當知哉

工部屯田主事郭君墓表

君姓郭氏諱原琳字貢仲郭氏萬安下驛里名家其先居泰和城西後徙龍泉之金田至繼之徙下驛又至如村昭川昭明貢仲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昭明敦厚有行洪武中禮部侍郎張衡薦其材於

朝徵至授例得歸娶泰和陳氏生二子貢仲其仲也體貌魁偉而淳厚坦亮外和內莊喜愠不見辭色未嘗舉口及人過失蓋望而知爲厚重君子也孝友行於家忠信徵於鄉從永豐唐斐先生受詩經爲太學生居無幾告歸養親後十餘年終親喪復還太學遂

擢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居官不厳而肅莅事以勤待下以恕凡所董治事必先集冬官卿及其貳咸禮重之下之人皆樂為之用不肯欺之三載考最奉命徵薪炭山東時山東歲儉欺貢仲一意綏撫未嘗督責之民更感激趍事是時奉　命徵物山東不下百餘人而以清謹寛厚稱兹三四人貢仲其一也永樂壬寅六月廿三日以疾卒於長山縣官為斂殯之而發視其裝無所有唯所齎公牘及遺訓其子之書而已享年五十有六娶張氏子男三樺矩淵女一嫁羅仲鈞孫男女各四樺淵以其卒之明年走長山啓殯歸瘞于鄉而樺來北京以翰林脩譔曾鶴齡所述

事狀求余文表墓嗚呼貢仲吾姑夫陳白石先生女兄之子總角讀書依舅氏往還與余好也既長睽隔不相見殆三十年始再會於南京貢仲為人簡澹未嘗一涉跡達官之門雖同鄉郡識之者無幾人而閒暇輙過余或留止宿譚論以樂不厭也來北京僅一見而有山東之別夫孰計其遂永訣耶貢仲之賢且材無所施不宜又孰計其竟止於此耶抑造物者之意與民之所欲惡異耶不然何奪吾貢仲之遽也吾因之又有感焉萬安之賢而材如張衡之清峻彭與明之廉慎郭士道之剛介其達也皆有以及人雖衡仕至少宗伯與明至大理丞士道至京尹皆達矣而皆不久而遂卒吾與貢仲語蓋未嘗不共嗟咨悼惜之而致疑於造物者夫孰計貢仲又奄然遽已耶則余於貢仲之沒不能忘情此三人者亦貢仲之意也

歐陽允賢墓表

允賢諱賢歐陽氏也仕至南京國子助教永樂壬寅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官其世家吉安泰和邑西蜀江里其先與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曾大父孚先大父以定父觀瀾允賢洪武庚午以書經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教官選授嚴州府學教授居無幾丁內艱服闋改興化府學教授永樂元年陞國子助教其為教授嚴條約以勵諸生一時學校之為師弟子

者率棄本無實而記錄舊文以資進取徼幸得之而既惰於學術往往不見重於世允賢値旦暮衣冠坐講堂中取四書經傳為諸生解析反覆使達於本原然後以其所得發為文辭而為定其可否在太學亦然允賢兼通詩春秋論說之際諸生非其講下者皆樂就而聽焉有疑未通者皆往質問允賢亦樂為之傾寫蓋自祭酒司業以下咸禮重之而祭酒胡公遣子從之學太學生之始至者素已聞歐陽先生亦多願從之助教九年考最考最後職者皆援例自陳得陞象謂允賢盍自陳曰吾嘗戒學者宜安命乃今自蹈耶卒不自陳於家有孝弟之行為人坦夷直諒遇

事是是非非亦喜爲人解紛排難文章取達意而止
嘗曰刻深藻繪非吾所長亦非吾所願也邂逅朋儕
知已相適竟日忘返而講論道德之餘其志未嘗不
在生民憂深思遠之意每溢出言表蓋鬧者鮮不迂
闊視之嗚呼豈其然哉允賢德足以惠民量足以容
物明足以燭幾公足以爲政蓋無施而不可惜乎其
一教官而止也雖承允賢之教者於爲邑爲郡爲藩
不少矣考夫足以敷其道而愜其志者固少也嗚呼
允賢可以易得哉允賢卒時其父春秋九十有二康
健無恙也而允賢僅五十有五而止其命也夫其配
贛州府學訓導劉一清先生之女子男六湞哲蕭潤

湞淳蕭先卒女二長嫁蕭九德次嫁康穎哲悊皆承
樂十九年進士孫男三允賢之葬也翰林侍讀王君
直銘之矣其弟監察御史和在京師求余表其墓余
交允賢尤久知之尤深其沒也尤悲之故表其行與
志之大者使歸刻焉

故國子博士王君墓表

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字子復洪熙元年九月某
日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吉泰和灘江里其子韶勤復
走北京詣余拜且泣曰先子之藏也侍讀學士王先
生爲銘掩諸幽矣不肖孤竊念世蓋有生不沾一命
行不加庸衆人率得名望貴人表揚於不朽者先生
不肯尋常苟有論述而先子亦嘗以經術用於時列
於　朝矣表墓之文非先生其奚屬敢布其哀懇余
曰嗟乎子復吾友也其沒也吾哭之慟宜其子之於
我乎屬也王氏家泰和之西鄙世業書詩爲儒師自
其祖父以上皆不仕父志德積善蚤喪子復雖少不
以孤窘而怠於學晨夕寒暑自策勵稍長聞同郡謝
子方先生深於易衆擢從之游講下生率常百數十
輩而馳騖文辭進取之習行其支葉者爲多君用志
沈潛必探求本根者僅十數輩子復其一也子復是
時已日有聲挾出主角謝先生亦奇視之洪武丙子
選江西鄉試第七後四年會試禮部選教官第一授

廣東化州學正嶺以南郡縣學比比乏師子復盡
心其職化州之學者始有所興起而浸漬及其旁近
縣學亦多九載用績最超陞北京國子監博士更鐫
削鋒鋩爲和易又九載以最陞七品祿仍博士職預
脩五經性理大全諸書書成受厚賜及脩
太宗文皇帝實錄詔簡有才識通史學者館閣儗子
復未交而子復得風疾遂不起子復爲人儉約真率
無崖岸嗜爲文章在監學廿餘年求文者日接踵戶
外未嘗有厭倦意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享年若
干二子即韶勤皆有志於學嗚呼王氏於余還往之
厚者子復及其弟敬先敬先爲人率直闓爽惇義溥

利前三年敬先沒于蜀余每與子復追憶之而悲豈謂於今又悲子復也則余之爲此文也又近之感何獨子復哉何獨子復哉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夏君墓表

錢唐有處士曰夏仲實沒十年矣宣德三年以子時貴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時奉前詹事府少詹事鄒濟所爲仲實墓銘因中書舍人許鳴鶴求表其墓仲實諱忠本王氏子所生父士祖母夏氏生三男子其仲仲實也外祖某舅某皆無後父母命仲實爲舅後承外家之祀遂氏夏云有孝友之行少時所生父母病聞人言刲股食之可愈每刲股煑液進之父母沒

皆哀毀治喪祭盡誠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處兄弟恭愛待族人有恩或導之復王氏者喟然歎曰豈非薄我乎禮哉顧先考妣治命敢背棄乎王氏宗子在而先妣之父母與兄莫爲主祀者矣我夏出也彼其有靈庶幾尚於我乎感通而忍委去之乎乃已仲實淳厚簡靜樂儉素治家能肅恒勤事以率下交朋友信處鄉鄙謙遜怡然犯而不校力施濟以守其自名晚喜老聃氏書終日玩誦不厭蓋年五十有五而卒其卒以永樂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娶陳氏封太孺人子男四長即時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溫厚端愼爲縉紳所重次敏次遜次楓女三孫男三女四嗚

呼世之驕智巧角聲利奔走馳騖惟日不足欲爲無窮不朽之圖卒之一旦與草木同泯滅不能有毫髮可以倚賴而裕後者多矣若仲實非有踔絕之志能邁倫之材勇謹謹篤踐善務義以終其身生有令稱沒有餘慶其利去遼遠不待明者可知然所趨率在彼而不在此何耶如所趨率仲實亦奚必明法律張吏治而後可以與理耶故爲表之以勸

樵雲居士墓表

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北京以其姻家子王熊所狀乃祖樵雲居士世出事行求表其墓余覽之而歎曰嗚呼此吾故人也其平生風流文采儁爽闓達楚

楚出萃行今可復得哉王氏家泰和邑東一舍外梅岡之麓其先長沙人南唐時有爲法曹於吉州者留居廬陵甲村數世徙梅岡至諱某號約齋者兄弟皆有科名於宋約齋與文丞相厚家有萬丈樓蓋庋丞相之書云又四世至道濟博學工詩賦不慕聞達日與賢士大夫游翛然出塵之韻也娶曾氏生四男子其季樵雲也諱環字伯彰幼勤問學既壯有志用世已而歎曰奈何違吾親之養而騖乎外哉其事親孝處兄弟敬愛從兄子朋清尚絕俗至老恭愛尤篤一味之甘必共於宗族有孤若貧靡不盡心於鄉鄙周急濟乏雖數不厭嘗歲旱里人舉債文券應慨然曰

文具能感通耶更三日不雨禾盡死民則何望即自
齋潔致誠露禱翊日大雨霑足歲益恬於隱而嫉流
俗之汙也自號樵雪居士搢紳儒生有過邑來鄒而
不之樵雪者率自意歉然而樵雪所交游皆時聞人
樵雪卒於永樂癸卯二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娶
羅氏清湖名族有賢行子男二長三綱先卒次三紀
孫男七能其長也曾孫男女各二樵雪之葬以卒之
歲某月日樵雪雖老書冊不釋手尤喜爲詩歌自娛
嘗一至南京莫夜過余時梁用之陳孟潔聞之皆來
會四人者相見不復作寒溫間闊語輙論詩相傾寫
洒酣放爲嘲謔夜漏盡二十刻未已終不片語及世

事天未明樵雪不辭啓戸徑去嗚呼孰爲遂此爲永
別耶樵雪不可復得而孟潔用之皆已去世顧獨余
在雖未死亦何有裨當世耶孟潔用之墓皆余銘之
樵雪之墓余能已於言耶

陳廷傑墓表

莆田陳廷傑儒君子也唐會稽王探其所自出也宋
吏部尚書仁璧其五世祖也龍門居士諱某蓮塘居
士諱某其曾祖祖也元以書經舉鄉貢號梅岩諱某
其考也林氏有淑行其妣也賢其諱廷傑其字安順
翁其晚年別字也色莊而氣和內仁而外方居心不
欺致鄉有古道之號者其爲人也年十三聞其父艱

危徒步褁糧走數百里省之備歷險阻卒奉父以歸
父母歿時家甚貧能排衆人苟且之議而極力致喪
葬之具於堅久至老死孝思不少衰者其誠於子職
也爲學官率五鼓興衣冠坐師席講授竟日不倦夕
乃息廟學圮壞必倡率繕完兩考鄉試必致其公
召脩永樂大典考閱讐校必究心暨老且病必致恭
朝謁不廢者其誠於臣職也慟兄觀持廉謹爲陝西
參政卒而官責其家償稀錢數萬緡遂鬻其室廬具
代償以免兄之妻子於窮阨恤宗姻孤若爲之育訓
貧者爲之嫁娶爲之喪葬者其德之施於內也守令
有所咨政必輔諸厚卿有頎祿者客于京師雅相慕

而未始相識頎一旦疾急竭左右必請見至則頎已
不能言惟數目床間遺意若有爲者爲探囊得白金
五十兩語頎曰爲悉致若子頎即瞑目後召其子歸
之子拜奉之一爲謝不受南康邂逅嶺外人自京
師還以病爲同舟者所棄舁歸舍于飲食醫藥戒家
人謹視之且移文其家不報竟死又爲治斂葬者其
德之施於外也早從鄉先生治春秋明聖人筆削之
旨歷究聖賢之書而力拒老佛者其學也於論著尚
古賦詠尚選而家有困學齋抱拙稾聯芳集者其文
也論學者必務孝弟忠信真知實踐而講析必暢理
者其所施教也結廬西山岩瀑之間以耕以學而時

乘黃犢讀書梢摇岡原之上者其初所棲隱也由莆田邑學訓導爲清河湖口南康三邑教諭者其後所歷官也洪熙乙巳季春之朔北京文明門之旅次其卒之歲月日及處也七十有三其享年也方氏其配淮其子也淮所營其鄉某原其葬也士行脩諸身施諸人無怍於先民可質於鬼神者其臧宜有表也循淮之請而述行以求表者其門生前章貢守張珂也

東阿縣儒學訓導黃先生墓表

東阿縣儒學訓導黃先生諱珏字某別字犢翁其先自江夏徙南康之都昌宋隆興進士諱灝從朱文公受道學國史有傳者其七世祖也元盛時與虞文靖范文白游諱石者其曾祖也祖諱愷錢唐縣學教諭父諱某南安道源書院山長母葉氏白鹿書院山長青叟之孫先生生於元季兵亂之際稍長而端重嘗學時舉家竄匿巖谷中山長公愛之取瓦石書孝經論語授之手捧瓦石誦不輟口十餘歲益有志而家貧然松明以繼晝盛寒衣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乃霖金華朱忱道通濂洛性命之學而德行淳篤爲星子知縣先生從之游甚見許與領底裏以授之朱官滿而遷裹糧往從卒業洪武乙丑縣令丞聘爲學訓導躬勤以率諸生而優柔化導諸生翕然起而從之後多成名以去益廣學舍加于舊規丁內艱服闋

改上海縣學訓導尋丁外艱服闋陞南陵縣學教諭無幾調安東縣學徵脩永樂大典被　旨試文章先生第一蓋將用之而以老疾辭大典成受賜賚復還安東其纂脩居京師六年而安東之學者科舉不及數考滿循例陞訓導吏部侍郎師公審察一時教官學行無踰先生者遂奏授東阿東阿師公鄉邑也明年陝西布政司聘考鄉試又二年卒於東阿永樂壬寅八月二十五日也春秋六十有六娶高氏子男一森孫女一淛江布政司叅政熊本誠其壻也孫男二女一先生天資淳篤既傳其家學又得良師躬勤而弗懈於經史百氏皆究極旨歸尤用志理學而務實踐其事親孝親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服除而哀不衰友愛諸弟與人交久而敬犯而不校其儀貌儼雅而溫厚坦然端靜有容望而知爲有德者也恒語其學者曰昔文公先生謂我先人此心要日與義理相親吾未嘗斯須敢忘也泊於嗜欲布衣蔬食終身不渝惟好學之志自幼壯至老死如一日所著有鍾陵稾廬山集江海遺編在公志素行日紀其歸塟也祭酒胡公爲之銘曰不愧郭有道者吾友余正安尤知先生間以所述事狀及其子森來拜請表于墓而刑部侍郎張公亦告士奇曰吾東阿黃訓導文行於今誠不多見宜必得子之文士奇與先生往還十餘年其

始識之翰林是時天下老師碩儒皆以篆脩召至而
先生表然衆人之中前年從南京入朝行道所經數
千里所得府州縣學其師道之可稱者先生一人焉
耳恒竊自嘆師道立則善人多安得天下之爲師者
人人皆黄先生也則於表之誠宜而不復以辭

贈奉直大夫禮部祠祭員外郎易君墓表

易之先宜春人至宋禮部尚書祓徙潭州尚書孫遜
卿爲筠州録事又從上高録事孫興國司戸仁則又
徙萬載君之高祖也曾祖理祖俊父裕珎母彭氏三
子長泰亨次震亨君其季也諱復亨字子謙自幼明
爽頴悟未亂已知趍學口記誦過人長而益勤博涉

羣書善爲詩騷有造詣矣遭元季兵亂閭門寡匿
深僻兄弟時出負米歸養余往道遇寇寇共曰子謙
儀貌而聆其論議知非常人衆強擁之去拜之曰吾
儕迫於世難不得已圖自全而爲此也願屈公爲主
謀策吾將惟公言是聽公毋爲辱焉子謙力謝不能
不聽既不可脫則曉之曰丈夫舉事當力用仁義救
民水火庶幾可以得人心如不務此而一志厲民禍
敗隨之矣非自善之道也衆皆唯唯遂爲所脅由茶
陵至安福子謙睹其所爲無非剽殺計雖有言百不
一聽一夕脫身獨走從間道去
國朝平定宇内其父已歿乃與二兄奉母歸鄉里而
家業盡廢毁兄弟辛勤拮据治田廬漸復于舊伯兄
舉茂才仲兄辟江西行省掾後皆坐累謫死子謙獨
留奉母而教育兄之遺孤男女七人皆成立爲畢婚
嫁家日益裕築别業邑東塢溪之上有園林之勝名
其奉親之堂曰壽綏而躬勤孝養作書舍其側市書
數千卷其中爲教子之資而自號塢溪樵者蓋將終
身焉洪武中有司舉子謙孝廉以親老固辭母春秋
九十餘尚康健無恙忽得疾子謙晝夜侍湯藥不去
側夜屢焚香籲天祈母安母卒哀毁而居喪秉禮子
謙爲人恭慎重厚能輟有餘賑不給凡於濟民利物
事亦皆盡心邑庶舉鄉飲必賓禮之歿於永樂乙酉

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葬徐山之原娶小團龍
氏益清之子性行慈淑族姻儀之後十有二年四月
初十日卒享年如其夫祔葬夫墓之右子男三鑑鐸
節女二長嫁辛軾次嫁陰陽訓術龍和孫男四女六
節永樂乙未進士授行人陞禮部祠祭員外郎宣德
七年蒙　恩贈其父奉直大夫禮部祠祭清吏司員
外郎其母宜人於是節奉事狀求文表其墓節自登第
於余往還其爲人温温淳實交久而敬不衰蓋觀節
可知其父况其父之存諸心見諸言行彰著者此者
乎是宜表也

蕭與行甫墓表

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鄉
里便醫藥忤　旨降宣府鷄兒嶺廵檢至宣府疾日
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
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爲墓志迨易簀之前二日取
酒觴同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
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爲達也矣既歸葬于鄉後廿有
三年其子晅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
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
甫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扈從廵邊至宣府
經鷄兒嶺下馬入廵檢司顧睇其山川景物黯然蕭
條莽蒼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徊感惻

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
昌侯叔諫之裔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
森宋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方平皆通儒
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爲經師嘗徵
至京
太祖高皇帝與語重之特授潭府長史固辭除平凉
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栗園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
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遵字用道後以字行遂別
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日數千言治
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爲文滔滔咸有根據
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就坦行

甫卒業後多舉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懐才抱德
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行甫送詣京師　試文章翰
林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　靖江悼僖王好學
待坦行雅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召入翰林脩類要
太宗文皇帝靖内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
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詣斥用
事者誤國害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
兩人兩人屹不爲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
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若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
愧而止
文皇帝既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

錄坦行甫與焉事竟賜鈔時　詔百司復舊制罷直
史司爲諮議所改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爲長史
司遂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年從　王之國
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備其後凡祭祀
之需府寮咸皆勸　王下有司備坦行曰初至倉猝
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致吾誠使
人代備物非誠況未請於　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
後坦行進表詣京師王府覓下有司備祭物事聞長
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
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啓陳入
事曰愼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鞭朴之刑無

侵下人之利常接府僚以通群情簡擇謹厚之人以
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箴以進
王問四門之名遺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
土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即信在其中　王又問古今
人多好名何也其意以讒坦行之屢有言對曰君子
必不好名名與實譬諸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
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世與日
月同一攸久惟殿下勉夫在已之實耳凡於進講之
際必反覆敷暢其旨坦行直氣侃侃能面折人過
失未嘗稍屈已求合一語不合拂背去不顧而嫉脂
韋軟媚人恥與同列事親孝以祿不逮養在公遇盛

宴饌未嘗辭飽於族姻有恩於朋友有信義性澹素
一緇衣入朝則服公退布袍蔬食不攻處士時爲政
達於大體所著詩文數十卷藏於家春秋五十有五
娶康氏繼彭氏子男六望朏昕晅晦昊聦宣德二年
進士吏部文選主事女四其壻嚴頎龍棨揚鵬羅溶
棨禮部祠祭主事孫男若干世之仕者巽懦不振久
矣蓋士以氣爲主而以理充之則無往不直考坦行
彌翁之所蹈位之所施其正直剛毅之氣可爲仁且
勇哉可爲仁且勇哉

東里文集卷之十五

東里文集卷之十六

盧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表

彭士揚墓表

士揚諱詡彭氏其先見余所作其父墓志父原復母
劉氏士揚蚤孤劉賢教育之士揚亦自童丱克卓立
不肯在人後其父之同産兄横侵寡孫業而僕隷使
士揚母子無可柰何乃走依外氏夙夜刻苦自奮數
年學日見端緒乃歸其從父兄之夫蕭用道授以尚
書經鄉人之欲成其子弟者爭延士揚爲塾師士揚
事母孝事伯父母如父母而於伯父母之子盡友愛

吉安郡學舉士揚訓導赴吏部送翰林考經義時胡
文穆公爲學士曰古學之師非深於經者不稱加嚴
命題士揚熟於經傳而條析明暢翰林諸公皆稱歎
其難能尚書蹇公義見其文喜曰今之教官能是者千
百之十一時英國公奏求儒師
太宗皇帝命吏部擇行端而有文學者畀之遂以士
揚對從之英國好賢禮士待士揚甚善朝退之暇相
與討論載籍辨析至理厚見禮遇從英國赴交阯凡
在軍中奏疏檄論悉出其手皆事理詳明文辭得體
英國於事關切要者必與定議而士大夫謫居交阯
者類其存濟甚多宣德初英國言其賢於　上遂授

國子監典籍監故有文籍板歲久缺壞很藉士揚悉
彙次而整齊之見故元諸儒所輯解小學書闕逸三
之一慨然曰此朱子切切爲學者端本澄源而作何
可廢乎徧求善本出已資錄補刋完雖職不預教事
而諸生執經請業者無虛日司成有大著作必經士
揚閱一時翰苑諸學士皆於士揚往還有斯文之契
士揚爲文理明辭達爲人篤於義雅濟號暢緩急可
恃負直氣能輔人於道從叔爲御史過家行有不當
力諫之曰千尋之綱絕於寸朽豈得不愼不聽卒坐
是償或以不直加之容而不校余家於彭氏世姻士
揚在兩京於余尤厚於見愛也獨不以姑息余深德

之一日於吾家飲酒談咲懽甚就座得風疾明日昇
歸治數月少瘥白其情於　朝命致事還鄉踰年卒
京師士大夫聞訃皆悼惜之莫肯爲位祭之其卒以
宣德五年九月某日春秋五十有六配劉子二男二
女於戲世之庸衆人其生無一之可稱及歿往往得
名公貴人爲之稱道誇譽以垂縣遠蓋有子克致之
也如士揚非世所謂賢人君子歟苟其素相知而有
公世道之心者可使無聞於後哉故爲述平生大槩
表諸墓道使其家刻焉

沈學士墓表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
大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
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
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
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
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
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踐
涉萬里處患難其中恬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
交達官重師爭欲迎致公館下　岷王具禮幣聘之
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
於家塾爲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
偕行時

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令禮部尚書江陵
楊公爲編脩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勑填委
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眞行
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
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册金簡用之　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
裔刻之貞石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
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
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
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

侍父子兄弟並榮於一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
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爲文章尚典致平澹雅則不爲
浮靡事
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脩
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
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
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黃賜鈔
給驛傳
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
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槃友愛相篤終
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

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
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邀公輒以
禮辭士論尚之朋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
號自樂先生襟宇澄瀍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
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蒔列花卉奇石
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翛然所作詩
文有眞南稾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稾藏于家年七
十有八一日微病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
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塟
元配碩贈宜人繼陳予二芇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

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
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
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
是槃及藻求余表墓余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
爲之表

劉仲良墓表

嗚呼齊俗之下爲士不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
如其身或子孫一命在當路率悉藉藉勢陵轢鄉閭
挾制郡邑惟所欲是恣若後來或事敗勢失爲世僇
笑蓋不暇慮雖有敗者相繼踵在目前亦不少自斂
戢若此比比也觀於今吾邑之士有子在當路而躬

布衣居鄉能以義自重以得於內自適者有劉仲良
爲仲良之子咸佐憲外藩十六七年任重祿厚郡縣
吏日趨走庭下然屢迎仲良就養皆不赴仲良所居
故在泰和邑市中乃之邑南澄江之陰十數里買田
築室率少子往就耕所耕足歲計外有餘閒釀酒獨
酌賦詩爲樂泊然無他營或時與田夫野老分席相
嬉娛蓋鄉之人如不知其家有仕宦也此豈流俗人
所可同日語哉劉之先五代時柳州判官曰兕者始
家泰和其後至瑩中生慶源慶源生存善存善娶羅
生三男子仲良其仲也諱彛自童丱已雋爽穎敏書
一過目能記誦時從海桑先生學初習爲詩已藻思

溢發同輩皆不及爲先生所重然不自矜衒雖父兄不深知之仲良有才具既壯未試詿誤謫戍遼東戍長之賢者以奇士禮之有所疑就質焉仲良處患難十餘年不改其度如一日及老代歸則昔之朋儕物故且盡獨處自怡所居有小樓名醉吟坐其中書冊恒不釋手仲良平居孝友自作先祠率弟姪置祀田歲時奉祖禰遼東歸其故田廬什器爲宗人奄有者悉不問處物能恕成在官數寓書或詩飭勵之縉紳大夫覽之咸見獎歎亦有和其詩者其平生故人在要路者未嘗一通書問而聞其所爲善事輒喜津津見君字如已出非幽貞樂善者歟仲良詩晚益茶然

有壯遊集醉吟稾及所著劉氏譜藏于家仲良卒於宣德四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配廖氏子男九長震次坤次咸永樂十年進士歷四川河南按察僉事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改廣東次連次遷次迴次遐次逾一女嫁羅務習孫男十女八曾孫男一仲良與余同里少同學陳先生之門㮟知有素其卒也咸在京師聞訃遂求余文表墓嗟乎鄉人老長讀余文其必於流俗乎有感

陳處士墓表

處士姓陳諱杲字孔碩父海桑先生　國初以碩德正學望重大江之西三子皆文學傑出士林處士其季也材高識精負有用之具無施不可而未嘗一見於用年四十有五而卒嗚呼惜哉其先五季時自金陵徙泰和世爲詩書家宋元階科第入仕者六十人而處士之曾祖祖父皆不仕處士自幼雋爽甫六七歲讀書一過目輒了大義賦詩作字超軼諸兄先生長者皆稱其不凡長而篤孝友父母沒哀慕終身喪祭一用朱子禮不爲浮屠老子之教所親有強之者曰吾敢苟徇世俗隳家法以陷於不孝乎兄子凱不肖矯父命奪其貲直數十萬縉悉寘不較曰吾豈以是傷同氣哉爲人豁達務大體而持行謹謹若處女雖賤視汙濁士若將浼已然未嘗見詞色自少負

四方之志嘗踰五嶺歷南海及而登衡山絕江以達中原歷齊魯燕趙踰大行縱覽咸陽涉淮至浙弔古人之遺跡而交其名人君子究極所未至嘗愛華山之勝自號太華生前史官蘇伯衡爲著傳以洪武庚午十月二十三日卒娶羅氏有賢德子男二孟潔永樂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孟旦泰和縣儒學訓導女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晉次適曾永齡孫男六年考練紓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嗚呼士誠德足以容衆材足以濟務必用於世以著及人之功然士自重者必不枉己求用固係乎用之者之求之也如處士之賢雖有知之而皆不在當路則固莫之求也處士

歿今三十有餘年當時知之者亦且盡矣士奇處士甥也少孤貧處士實提奬之務學使不墜益至今不忘謹最其平生大槩表諸墓以示來者

黃氏書塋阡表

工部尙書兼詹事府詹事黃公告士奇曰福之先家泗州元延祐中始徙青州昌邑擇勝得書塋居之書塋者謂其地水木淸麗若圖畫云曁吾祖又徙居邑西之新郭里而自始徙之祖至吾之曾祖皆葬書塋自余幼時先府君歲春秋展先墓必侍行至則從先府君後循次拜跪奠獻畢先府君未嘗不戚焉愴愴也間携余周行墓下而訓之曰此皆吾之祖皆吾所自出也然吾蚤孤不及究知孰爲某祖孰距今爲幾世僅知者吾祖吾祖諱佑志祖妣倪氏繼唐氏二子長者伯父歿次者吾父二女李士賢張士金則吾姑之夫也小子識之福謹識不敢忘福又竊聞之鄕閭老長自黃氏來昌邑世以善德稱而未之有顯者今福幸叨榮二品列官六卿顧不能有所樹立用顯揚萬一日且老矣又懼先府君所遺訓者後之人或忽焉而忘之也子嘗爲我志祖考之墓石惟高曾以上墓石盍爲我幷志之將表之以貽我後人亦俾鄕之人不昧其黃氏之初也士奇曰嗟乎蓄深者發必閎公以惇德碩材遭逢

列聖禮遇之隆付託之重秉恭持正夷險一心偉然時之名臣此豈一再世爲善施義之所能有哉所本之深而遠固當自其高曾之上雖高曾以上體魄所藏莫能究知而皆吾之所自出也一氣所關精神所聚有感通之理禮始祖必祭況始祖之下又其近者乎此公之所爲欲告其後之人歟仁哉孝子慈孫之心也遂爲志之又表之於冢曰

黃氏之先其藏斯在尊卑厥序左右厥位歷世云遠載德既豐何以覿之于今司空勿毀其域勿翦其植雲仍繩繩後有代興

蕭德聚墓表

朝廷理租賦區各置長正一人副二人使董其事而簡産之殷者充焉歷二十餘年長皆歲更宣德初戶部言長歲更而民慢之故多負租請復不更之制簡産之克殷者充從之然近歲長賦者怙不更率肆意厲民而細民病之矣吾泰和十有二區長正副三十有六人而不爲民厲者裁什之一蕭德賛及弟德聚其特然者也蕭氏兄弟先充歲更長細民已愛之至是而愛之深嗟乎使長賦者若是其安有負乜而厲下者哉惜乎德聚今不起也德聚諱應德聚其字其別字聚學蕭氏故邑東南梘源里鉅家其大父斯和父安正洪武初相繼長區賦安正風流文雅傑出時

輩見余所爲墓文其男子七人第五德聚也篤孝友
性剛介持義斷斷不爲勢屈不爲利變恒竭力趨公
事又能捐己以益細民以是所趨事恒先集平居厚
撫孤姪嘗佐兄德脩作宗譜以貽後有暇短衣長笠
將書册畚鍤㳂搖畎畝間雜除荒蕪稍倦坐膝傍諷
誦謳吟暮而歸取耕讀名所居樂從儒君子游恒賦
詩自娛亦以自負其爲人槩如此卒於宣德二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九初配及繼皆劉氏子
男五穩秫稌稽穊女二其冢兄德脩清澹淳厚尤爲
安正甫所重無子安正甫擇於諸孫命秫爲之嗣德
聚兄弟皆與余交而德聚尤厚余仕兩京德聚以督

賦屢至竣事必過留一再宿出所作詩介余評評已
未嘗不共抵掌絕倒噫今已矣何可復多得其埜也
前　蜀府紀善梁君本之銘之余書其大者爲之表
蓋非獨以示其後人亦欲使世之長區賦者觀焉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羅君墓表

監察御史羅銓陞湖廣按察使瀕行求余表其父之
墓其父字景泰初余識之前翰林學士胡文穆公所
公亟稱其爲人且知其出吾族兄仲素先生之門以
是嘗往來永樂十九年余奉　命考禮部會試得銓
喜景泰有子及銓爲御史廉正恭慎聲譽日起亦知
其本之於父故於表墓不辭按羅氏其先撫之宜黃
人元初諱某爲吉水州學錄遂家吉水之南坊學錄
孫載可載可生佑軒佑軒生繼道景泰之考也景泰
諱世亨洪武初尚少出游江淮時仲素先生謫居山
陽清重有古道景泰從之學甚見愛重時未有室先
生之深友四明范啓元爲人如先生有女擇所歸以
先生之重景泰也遂歸之自是山陽士大夫率重景
泰景泰於書通其大義爲人溫靜坦夷而志恬退尚
賢好禮賙貧卹匱疾病死喪賴之者衆有祝願之者
曰吾不能報公天必報公又曰願不在公必在公嗣
景泰聞而謝之曰凡吾所爲皆出心之所不能自已
豈望報乎其與人交有誠間居篤於教子恒舉古人

所爲可傳者勵之曰彼亦人也其可不自奮二子咸
克卓立如父之志景泰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春秋若
干宣德某年以銓貴贈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其
配范謹於內德贈孺人其子長釭次即銓孫男若干
翰林編脩楊壽夫嘗爲余言歲庚子偕贊善陳仲完
考應天府鄉試燭下閱卷過夜分一卷去取未决困
就寐髣髴睹人衣冠立燭影下遽寤因憶歐陽公朱
衣事取卷再閱之歎曰幾失之矣拆名蓋銓也言諸
同列仲完曰果非偶然必其家有厚德哉蓋爲善者
必有應古今奇應若此者非一吾故表之爲世勸

故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

墓表

君姓林氏林啟三仁之後晉黃門侍郎穎之子散騎常侍祿山爲晉安太守卒于官子孫留居侯官遂世爲侯官人而官譜不絕至宋理宗朝諱古松者爲御醫院使再世至諱清通儒術生諱顥明象數之學生諱與以孝行稱于鄉而自清至與皆不仕與娶游氏宋名賢之後涉知書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輙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鋩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卽痛自克治羣居一語

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于學涵浸渟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承事郎癸巳　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書成受賜賚陞文林郎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脩譔授承務郎甲辰陞侍讀授承直郎考順天府鄉試未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授奉訓大夫仍兼侍讀洪熙元年　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其母宜人封其妻宜人宣德元年赴應天府鄉試預脩　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數月卒尚默素善事父母父母病湯藥非親嘗不進旣卒喪葬皆謹禮於宗族篤恩意其學博究經史百氏及星曆醫卜之說咸得其要領爲古文務去陳言而刻厲深切得獎紹述歐陽行周之趣其學出孟揚與孟揚前後官翰林文名伯仲間然孟揚不若尚默之謹靜守約也從尚默學者亦有出躋顯仕爲聞人如湖廣參政黃澤浙江按察使林碩其表表者尚默嘗自號見一居士又號所居曰蔀齋其卒以宣德丁未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其子男二雲瀚雲瀣女三黃叔敏程稔其壻也一尚幼嗚呼以尚默文學行義所遭際祿位可爲無媿雖不逮下壽然君

子於考論賢否不以此也獨念士習日下學者率騖僥倖一得其有能自力求實得於己如尚默者寡矣尚默非今士流之卓然者哉余其會試時考官又同官翰林十餘年益悼惜之不已於是王脩譔孟堅陳御史叔剛以雲瀚及孟堅所述事狀來請墓文遂爲之表

禮部儀制郎中史君墓表

宣德二年春交阯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

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尊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象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

降即不殺安鏞眘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守節死交阯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
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今家江西豐城爲人謹重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蹤逵勤敏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於
仁廟屢吾嘉獎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重厚淸介所履端確未嘗一比匪人而勤於學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二十四志靜之子取其父衣冠葬之請余爲表余數聞其死時事爲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曾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富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井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主事陳君者史君之同寮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謚恭靖蔣公墓表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卒於北京初疾且革手自爲啓附進
上時在文華殿得啓駭愕親御寶翰遣中官問後有欲言用文強起拜命言臣所愧恨者不能報盛德耳又爲書與其素所厚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訣明日卒命兵部給驛舁還其喪遣中官督治祠墳後六日
太宗皇帝賓天踰月
上嗣大位明年改元洪熙之三月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爲太醫院判主善以治命求墓文士奇與用文同事

上於春宮相知實深用文官太醫其所以受知於
上者能隨事獻規益有問必正對以是甚見親厚而
非專以醫也用文明當世之務其哀矜惻怛之意恒
存於中間與之言未嘗不忠愛惓惓也
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
自入焉又問卿於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
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言關於理道
槩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
自是專侍 文華殿其於醫王李明之朱彥脩不執
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貴人
下逮賤隷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請用文多良愈如

用文謂不可愈即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爲
人恂恂醇厚恭謹有行義其自幼以孝聞鄉里十餘
歲能自樹立襲祖父業而用儒醫起家在京師所居
近市闤一齋深邃明爽題曰靜學又治一齋公署左
偏題曰緝熙圖籍充牣稍暇即齋中研玩讎校未嘗
釋卷喜爲詩文遇名賢所製率自抄錄蓋雖老學問
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
或七行吟詠爲樂與人交表裏始終一致歿之日無
貴賤戚疏咸嗟咨悼惜曰善人已矣享年七十有四
蔣氏之先家魏州金國子助教曰安中以直諫顯泰
和間其孫懋茂從揚州之儀眞生慶雷元揚州路醫

學教授生伯雖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用薦召爲
史官以疾辭遂出爲蘭陽縣丞居官有惠政其配魏
氏用文考妣也用文諱武生以字行娶王氏先卒子
男四圭善圭敬圭孝圭忠皆醇謹克肖女一顧璣其
壻也孫男女各二用文所著有靜學齋稿若干卷治
效方論若干卷嗚呼三代盛時王朝自公卿下暨百
執事皆賢且材而各以其技能朝夕獻忠于王之左
右惟王樂聞之而莫之違也故見諸其治爲盛後世
非徒其臣之不能皆賢且材亦樂聞善于下者鮮矣
其何怪夫治之不古若哉故用文志希古人亦必
聖明在上有大舜樂善之誠有以來之矣至其身既
沒德意不衰而愈隆益以見 聖誠之至嗚呼雖不
獨爲蔣氏榮如蔣氏之後有能知其先所以致此而
圖效承之不隳者亦賢也矣故表諸墓而告之

彭先生墓表

泰和西郭月池里有兩彭先生曰叔介曰與和皆篤
行君子也叔介先生嘗出而仕矣與和先生其從弟
雖未仕而脩諸躬施諸其家其鄉者皆足以表物勵
俗無愧乎古人叔介先生歿士奇既表其墓與和先
生歿今十有六年未有表之者君子之善其可終泯
乎月池彭氏故邑之望元濂溪書院教諭諱某生月
溪處士諱某月溪生諱某先生之曾祖祖父也先生

諱羣與和其字自幼在祖父側熟其先世事即有志於學以圖不墜稍長而孤遭元季連歲兵禍子孑一身走四方以避亂定始歸而親戚死徙先廬焚蕩幾無以自容銜悲茹苦謀所以植身承家者從鄉先生王子與學專志畢力不少懈退則就叔介相切礪遂貫通諸經及子史百家安成劉雲章一覽所業甚見獎重篤倫誼世父沒久未葬舉其匶葬瀘源山中時山中多虎為民患迫暮假息道傍神祠祠故無扃鐍虎夜環祠聲摅然先生不為動虎竟去人以為至誠之應聞同産姊兵虜在衡州即日徒步走衡贖歸又走安成求得其孤姪以歸姪中道病死躬負屍行哭

買地葬已乃行族弟死妻子貧不給恒分所有以濟居無餘貲而先振窮周急雖數無厭倦意處朋友務相益與子弟及鄉人之子弟言必在於孝友忠信接鄉里恂恂溫溫常掩過揚善故無少長賤貴皆愛敬之為文章清婉典則有司嘗奉　詔舉賢又舉懷材抱德皆以疾辭袁州龍泉學皆聘訓導將行復幰然自念吾奈何違先人丘墓而忘吾子弟之教乎亦不果行蓋先生之學本諸聖人之經達夫性道之原而一言一行唯恐或盭古人至其教學者亦以此蓋所自任者在此也嗚呼一鄉有君子斯一鄉有善俗文溪武山之域安得復有惇用古道如彭先生者以振

起之哉先生卒於永樂丁亥五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五初娶楊氏士奇從父彥中先生之女無子繼胡氏永陽名族生男子二人長百鍊永樂十三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次百鈞業進士未試而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今之知先生如士奇亦無幾人故表於墓又系之以詩云

粵昔四民士以道貫德全于躬化被于世士習既遷世日以下沿流益遠鮮之反顧有其碩之倡而寡和上嗟念茲曰予時過嗟若先生克篤念之褎末傳帶動由矩規鑽仰先哲以有於我亦時出之以遺來者嗚呼先生于古是述弗畜以奢弗閎以濫我行于鄉

波蕩草靡不見先生永歎何已

東里文集卷之十六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碣銘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墓碣銘

永樂庚寅某月某日山東鹽運司副使西昌蕭公鵬舉卒於官既歸瘞其鄉其孤金以溧陽文學梁本之所爲行狀來求銘公吾邑遺老凡藏諸內形諸外者必不可少愧古人銘之蓋不愧郭有道者故不敢以辭公諱翀鵬舉其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

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崧爲之師夙夜自勵不厭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賦民陶甓送京師後大且久奸民滋爲奬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變引素異己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爲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騂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荆傳以表之洪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佞草稱　旨授蘇州府同知到官夙夜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奉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後起爲山東鹽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公聞之曰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惟克盡職爲不辱也到官勤勵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褿寒一緼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亦心誠戴之歲課皆先期而

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戸讀書賦詩而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丞陸中善嘗使山東還與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爲山東第一惜既老矣蓋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諒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卑內外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買田墓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供謁祭著爲式世守之與人交惻欵未嘗啓口及人過失事爲文章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娶郭氏劉氏先卒繼郭氏有賢德子男二金鐩皆端厚好學克世其家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銘曰

公世以貲公德孔嘉于何觀之于躬于家逵諸官政

厥彰孔多奄其亡矣君子之嗟閟于斯丘既固既安
高車後來過者軾焉

郭彥常墓碣銘

永樂元年十月　詔吏部下百司擧才德之士在末位及隱處于下者時翰林脩撰梁潛與士奇謀曰郭彥常闓疏果毅練習當世之務且公方負氣節有大體此人可以稱塞　明詔議愜將卜日以聞會有言彥常病久乃止又二年彥常竟以是病不起余兩人哭之旣而相與嗟嘆悼惜謂世之從政者其皆如彥常矣乎彥常沒豈獨爲吾徒私惜之哉旣塟龍門山今年其子公緖以狀來請銘嗚呼雖不忍銘不可不

銘者昔家居時與彥常同里未嘗一日不見見未嘗不相傾倒傾倒未嘗不在於道也而今已矣不銘可乎郭之先岳州臨湘人六世祖匯宋季擧進士爲袁州司戶始徙泰和祖巨川考慶宗母蕭氏二子彥常其仲也自幼穎異七歲喪父哀毁動人季父登州教授敬守喪其子獻以彥常爲子洪武初敎授公爲都稅司副時　朝廷初建國子學簡京官子弟之秀者充學生彥常與焉受經於學錄蕭執先生先生亟賀敎授公曰是兒異時有用之器也未幾以養親丐去初元季兵亂彥常同産兄被俘不還至是敎授公曰柰何以我故而令吾兄不祀命彥常歸主其父祀曰

爾生子當令後獻其後敎授公歷官瓜州武岡漢陽登州彥常悉侍行調護供養曲盡孝敬敎授公在登州得疾聞之卽日治行徃省比至已沒奉柩還喪塟如禮平居以敎子爲切要嘗戒之曰舍學不知人之道舍經不知學之本皆遣從明師游與鄕人處和而信於時賢士君子皆與之交彥常儀觀魁偉雍容脩整而其論議識鑒卓然非輩行所及不以疏戚廢其是非之公閭巷有忿爭不平徐出片言折衷之皆帖帖以止閒居未嘗忘人之憂嗚呼使其得一郡一邑而爲之足以安利其民不辱任使然卒未及少試以沒此豈獨彥常之不幸哉沒於永樂四年十二月十

四日享年五十子男三公緖永樂十年進士公承萬安縣學訓導即從敎授公命以後其子獻者公綸女一嫁蕭樞孫男四琪璟珣瑗銘曰

木堅良兮爲舟爲車玉縝栗兮爲珩爲琚嗟君子兮
世所需命之弗建兮其何傷於余乎

故淩雲居士蕭安正墓碣銘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泰和仙槎鄕桃源里蕭安正甫卒是月二十日塟其里東山之原明年其孤襄應雍奉書及塾賓梁㮚所述事狀授應子穩來京師請銘其墓蕭出梁國子祭酒子雲世居臨江之玉笥山子雲十六世至伯原權知太和縣遂家焉伯原

四世至漢卿五世至一龍七世至士鳴譜載皆有科
名於宋士鳴生文翁文翁生斯和安正甫之曾祖祖
父也母羅氏安正甫儀貌魁偉襟宇閒豁灑落家世
雄厚貲元季兵亂加歲饑斯和散財募義保障其鄉
又日發廩以賑安正甫時弱冠協心單力佐其父已
有稱於時而喜從儒師君子游鄉先生如康山長宗
武陳心吾王竹亭及劉尚哲子高皆德尊老儒安正
甫既嘗從學褎先生諸先生亦皆忘年與之齊同輩
行如楊員外子淵羅同知子理鄧經歷彥高猶崇然氷
雪之操非其人不可近而皆與安正甫契好深密往
還上下相樂酬嬉淋漓無厭也安正甫博洽載籍於

道近代故實及勝國諸老文章之傳承娓娓不窮與
賓賓會言論讙譁不相下從傍數語析之無不咸服
間出一二語為嘲謔衆絕倒而凝然有若也於待身
處物不肯越理分之外祗慎度數以戶稅長徭賦必
率先趨事而恒倍出粟布以紓貧弱雖富且老無長
少貴賤接之不見有惰容薦紳大夫涉其鄉必過安
正甫傾倒累日而後去嘗坐累謫戍遼東既老代歸
歸則宗族儕輩多已物故而鄉之故家老成風流儒
雅如安正甫亦無幾矣而安正甫秉德執義以表其
子孫族人者益篤不懈蓋春秋八十而卒安正甫諱
康所與交游者嘗謂其有淩雲之氣韻因以題其所居

遂號淩雲居士初娶劉氏生一男孫一女適鄧繼王
氏生五男京襄亢應雍一女適曾庶生一男曰孫京
亢皆先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余少辱安正甫愛重其
歸自遼東也嘗教授其家塾相與甚懽而今不復見
矣故不辭而爲之銘且以寓予之懷思云銘曰
道行邁兮阻脩不矯爲亢兮不佃爲柔心休休兮樂
于于殺坦坦兮幽人之迷岡盤兮川回喬木兮崇丘
懷蘭芳兮徂春條草露兮悲秋倚東山兮凝眄耿余
懷兮夷猶

楊用之墓碑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
拜四夷朝貢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
之務有可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
達而已 上既有疚南京距闕數千里支庶萌異志
者內結嬖倖飾詐爲間一二憸人助於外於是禁近
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
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
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

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
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子尹非出
上命諭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
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
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
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某鄉
某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荊南又七
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

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
府入爲翰林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番景定三年進
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
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
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
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
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磨無虛
日故所得卒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
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
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

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
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
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
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
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
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
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
水清有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
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
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踯不可制用之待之如
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

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
涕者永樂元年召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務郎賜白金
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
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
儒學老成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
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
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
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涖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
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其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祗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
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
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
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
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
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
以與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
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

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
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
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
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
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譪然有相輔之義人
有過面詆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茍
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粲捍榦[illegible]
知務學果粲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
士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尚王造物者殆以是報
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
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

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楩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
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斯曷全于斯理有背背爲善
罔祐顏短蹠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
傳者其永不亡

曾勝甫合葬碣銘

吾友曾源自青州府知事再擢工部都水司主事坐
累謫盧龍十有七年今年用薦起爲湖廣新化縣丞
間過余已皓然白顛相握手勞苦外即拜且泣曰先
父母皆沒世且合葬矣而未有銘知先父母今莫踰
子者幸畀之銘余聞其言嘆息自念源父勝甫自吾

總角已心知敬之蓋是時縣大夫推擇爲史先生君
子皆曰此古所稱悃愊無華者既而非其志也百餘
日竟棄去後之爲郡縣史率深文巧詆爲賢求什一
於千百如勝甫何可得哉余少與源同學數嬉戲其
家其母劉孺人愛余訳貧而有志學也每見輒褒獎
勵後偕源仕京師孺人嘗就祿養又愛余輔源以義
也時孺人年幾七十兩家所居甚邇余家迎孺人數
來來輒懽然留數日孺人慈惠善教蓋余一家人敬
事之如母也今其可辭銘遂受其所述事狀序而銘
之曾出唐光州團練副使延慶其後徙泰和者世居
邑治之東義井里宋季有號南窓者生建可建可生

均道勝甫之曾祖祖父也勝甫諱勝淳厚恭遜其居
家處閭里有實行無聲利之好平居寡言亡必傳於
理鄉郉稱爲善人春秋五十有九而卒劉孺人鄉先
生吏部尚書子尚之從子豐城縣學教諭子彥之子
諱辰年若干歸曾氏貞靜婉淑婦德母儀宗姻所重
春秋八十有三而卒勝甫卒於洪武庚午某月日孺
人卒於永樂壬寅某月日墓在縣北五里梘岡之原
子男三鐵源仁孫男九曾孫男八銘曰
澄江之陽有峙且平負幽嚮明鍾餘萃靈德人斯藏
其後有興

常州府同知張重器墓碣銘

國家軍政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
良民實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於是奸人得計
良民受誣弊遠邇一轍
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飭軍政遣廷臣四出清理且
賜璽書諭之毋枉民縱奸時大理寺丞張宗璉當往
福建歲餘竣事蓋福建之民皆譽張寺丞之公且廉
也既還攺常州府同知專督其事　朝廷又遣監察
御史出理軍政之未盡者御史當往蘇常諸郡者言
於兵部曰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檄宗
璉時御史銳意得軍不復存念民枉宗璉曰　璽書
在是敢違哉宗璉雖不得盡行已志然常之民賴免

誣枉者猶十七八而御史滋忿宗璉異已詬詈無禮
雖宗璉終不爲變而積忿恨不平發背疽以卒卒之
日常四邑之民老者壯者奔走皆庭下哭皆家具儀
奠祭累日不絕暨歸喪柔衣冠送者數千人蓋是時
蘇之佐郡務合御史意民受誣枉一不聽白白而
死峻刑者不可勝計於是蘇人皆嘆羨常州得賢郡
佐而不直其郡之佐許活嗟然宗璉名益有聞宗璉
字重器吉水人初兩舉鄉貢皆中遂登永樂二年進
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書奏授刑部主
事旦暮考究古人作律之意而體歐陽崇公於死獄
求生道之心不肯一毫怠忽嘗奉命錄囚廣東廣東

人皆稱其長厚其在刑部久自尚書下至隸皁稱譽
之無間言
仁宗皇帝臨御簡朝臣賢者爲東宮官擢左春坊左
中允
上嗣大位陞大理丞又明年有常州之命在常州之
明年卒宣德丁未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考
彥忱贈承直郎左中允母蕭贈安人世系見余所作
其考墓志其娶劉封安人子男若干女若干其爲人
循重清儉明經篤行事　君愛民一以誠非其義一
芥不取非其人不交閒暇閉門讀書焚香澹如也名
其齋居曰思誠蓋亦所存心以此余與之交久深知

之而卒又得其詳深哀之故其葬於鄉也最其平生
大槩寓其孫使刻諸墓而係以銘曰
嗚呼重器存心孔仁雖施未弘有惠在民民心則何
有思無已彼獨何人而存則與嗚呼重器於士有光
嗚呼重器沒也不亡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劉君墓碣銘

宣德三年五月制贈吏部主事劉㴞之考原亨爲承
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妣黃爲安人又賜㴞敕
千緡歸舉焚黃之禮㴞頫行詣余拜而請曰
上之德所以寵褒劉氏者天地之廣厚也雖㴞無能
圖報萬分之一然中心其敢斯須忽忘今將樹碣于

墓幸儼惠執事以爲後來不朽之託余與㴞游既諳
之遂浴得其考妣事行乃序而爲銘其考諱元字原
亨劉氏故撫州崇仁儒家元齋西北流縣儒學教諭
諱敬生湖廣溆浦縣典史諱誠誠生庭士諱紋德原
亨之曾祖祖考也妣曾氏原亨生而淳厚既長知務
學謹其言行群居執禮度不怠肆爲先生君子所器
重將元季寇亂克斥奉其親奔竄山谷閒甘旨之養
日不闕稍暇輒從鄉先生馬若志講學勵進脩之功
馬先生尤期望之　國家混一四海洪武中或勉之
仕者咲曰爲太平幸民足矣矧今天下文武智能來
雲龍風虎之會顒顒濟濟布列中外寧獨少元耶或

曰士懷負才器未一試自見於世乃徒乾沒淚淚耶
去而不答郡守縣令知其賢數薦起之卒皆辭而閒
施一二於鄉以裨縣大夫之治皆悅服有餘蓄佀濟
匱之原亨儀觀偉然雍容靜肅不矜不衒其德刑于
家措于鄉御者蓋人無閒言其孫訃事成敗率首中
卒於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九日壽四十有一歲塟邑
長安鄉何家塘之原翰林學士王公景表其墓配安
人思望族黃德和之子諱妙貞涉知書父母無他男
子其女子獨安人慎擇所歸遂歸原亨而納贅婿焉
安人孝於舅姑恒迎就養外家而秘事之同於父母
舅姑沒凡所以送終者一盡誠志年三十有一原亨

沒即誓守節而植家訓子毅然爲己任嘗勵諸子曰
有等不務學立身即吾死何顏視汝父哉其鄉人固
子司業其君浦名其堂曰慈訓其卒也閫田居室咸
寵於夫之存也卒以永樂丁亥四月十有七日壽五
十有四歲塟長安鄉之晃府里四川按察僉事時季
照銘其墓子男四辟丘瀍縣辟習儒業好古道㴞承
樂第一科進士臨汾知縣浙江按察僉事吏部文選
清吏司主事操行有稱於時女一孫男三嗚呼
國家褒恩雖本瀋而施然究論其考妣存心行已亦
天道所以報之歟雖未嘗司究而藏然皆㴞之所自
且同被命書故黃安人之事宜附見焉銘曰

猗歟　上之厚其臣也寵光其躬爰及其親清秩峻
褒煌煌龍文林林冠纓有得其幾非天之道惟善是
畀臣源考妣爲善有誠隆隆之禁不忝于承劉子與
孫其來千億永念爾祖永載　帝德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塋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
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
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
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𡢃
子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敎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

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
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敎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
詩有老成語十歲口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二盡讀
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
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
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
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　諭公曰爾試舉
令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則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
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
之患消弭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
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
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
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
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
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
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

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
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莊
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
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底吾治
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
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
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
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
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
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

恭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堕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
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勑有
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謀之射
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
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
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
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
部堂索皁隷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
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

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
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
生甚難而大器若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
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
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賔公趍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
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　左右深信
任之時　朝廷詔勑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毎預密

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
預皆請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
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
然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
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
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
政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

交阯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　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
上遠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
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
柩瘞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邉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
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
學士四歲兩賛外藩皆席未煖初脩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
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
人憂患疾苦輙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

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詆其泥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湊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爲已過明知人
太宗嘗與論廷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

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逾都或一蹶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端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東里文集卷之十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　徵召數
或進而階顯融佐化理或退而佔廣節成後進皆
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啓兩
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
年子啓先生首舉明經爲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
以說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
得辭子啓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崇慶州

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啓
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
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襜甚偉蓋望之如
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
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
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即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
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窔奧
自六經至於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百氏
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
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宜之的而發之確也嘗一試
有司不合即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

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參政全普庵撒里守贛州禮遇
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
逮
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
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造行宜在侍近
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
者愈衆俛竭底裏隨其材而篤之而皆有成先生資
識尚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
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渾乎大阿之未出
匣𠑊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藹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
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
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

志歲時羞祭循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
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
楊伯濂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
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
至宋戶部侍郎贊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
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
虹溪先生虹溪若干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季韓
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
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
知府女一嫁嚴文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
脩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塟于秋鄉大徑之原至

走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攺窆先生新山之原使直翳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

奕奕王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雨千下土君子之道有蓄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曷究予思

歐陽三峰墓誌銘

永樂癸巳七月甲申西昌歐陽三峰卒歐陽氏之宗及其戚婣皆哭失所庇賴鄉之士君子皆嗟悼出涕曰善人已矣邑大夫亦歎息言繼自今處士之廬奚所致禮乎三峰諱恭字以忠三峰其號也歐陽氏出唐吉州刺史琮與宋少師文忠公同祖琮之後居廬陵十四世徙萬安之常溪又七世徙泰和又六世至元國子學錄德高生覺先三峰之考也妣蕭氏三峰自幼淳厚器宇凝重知力於學家族故饒裕少壯者競侈靡爲豪三峰獨執儉約澹然布素自得也既壯踰淮涉汴以遊乎齊魯趙魏之間縱覽山川交其豪俊而見聞廣矣歸而益從鄉先生講說以求歸宿之地會元季盜起所在克斥三峰散帑廪聚義勇保障其鄉族鄉族有窮乏者皆賑給之 國朝既平僭亂定天下三峰老不堪事則聚其子孫暨族之人告之曰吾不幸丁世變崎嶇兵亂數十年幸脫一生於萬死得復見太平然吾老矣汝曹於今得逸居優游嬉適不知有強凌衆暴之患者非 上所賜耶不盡力學問以冀效用一官報大德且增輝於前人乃齷齪與草木同朽腐哉遂禮致明經師教授塾中旦莫則三峰程督于内數年歐陽氏之文學日益盛歌鹿鳴而升者前後相望佐政典教者皆有聞於時焉三峰持身治家悉以禮喪祭不用浮屠老子法遺戒子孫

世世勿變脩宗譜以示族人曰毋忘本也嘗有盜刦里中舉族倉卒出避三峯獨入取家乘及先世告身懷之然後去曰他可復致也雖耄期春秋必親率子弟詣先墓其孝敬蓋出天性外氏有先墓里豪以計奪之外氏子孱弱不敢言三峯毅然白其事於官卒還之又爲刻石表諸墓道所爲義舉多類此與人交表裏一致遇族人及鄉人之子弟必勉以孝弟忠信歲邑大夫舉鄉飲禮賓必於三峯 朝廷行養老之典使者屢即其家賜酒肉帛享年百有二歲可謂福酬於德者矣娶葦氏有淑德先一年卒子男二子贍子宗皆先卒女一嫁劉敬先孫男三允宣先卒允成

俊永樂二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擢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女五張叔倫劉俊秀宋平原蕭可嗣蕭礎紳其壻也曾孫男七澄澳沛淵瀚渤潘女若干俊聞訃請于　朝將歸以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所述世系行實來求銘嗚呼三峯士奇祖父行也表先進以儀後人其可以辭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溫其如玉兮德孔良來社福兮壽而康後有敬承兮百世其昌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襄吉水楊公之七世孫曰伯恭倜儻卓偉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爲

龍興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伯恭首上書藩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閎切又言宜宿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屛衆迂視之既而朝命劉鶚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未進伯恭爲畫計募蘄黃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隨行既行又數貽書促鶚曰及今尚可爲不可緩也又數數以策干藩憲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既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勇捐金帛爲剋復計事集輙爲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友諒既敗死江西内附詔舉故官有材幹者用之伯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友出於天性少受經於鄉先生劉粹東其學務實踐後補國子生用前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建忠節祠於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勉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廢學田以鐫士居家不問有無傾貲復忠襄賜田於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某考某妣某氏娶某氏子男二旭昶昶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孫男若干某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塟某原既塟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譜奉事狀屬爲

銘夫忠節人道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艱難危急之際懷負器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鬱鬱焉抱忠蓄憤而不能自已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

渥洼之出卓犖超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羈弗乘而驂駑駘卒蹶以仆嗚呼曷追奕奕楊氏忠節與家厥後縄縄襲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允執惟同材與志偕孰扼其行吾殫吾心卒遏其成亦既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覲來者

蕭伯玉墓誌銘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所願必

遂者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踐斯行於下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教之所繫也然考歷代所紀率皆不過十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有之或處乎幽㝠寂寞之濵世莫得聞之故隱而弗見歟若今撫之樂安蕭㠛伯玉其行有誠其既處乎幽㝠寂寞之濵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其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教以有立十餘歲即躬任縣役詣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冠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且行辭其母跽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患苦惟大人善自怡勿以兒故戚戚自損顇其妻董負二歲

子儀在傷戒之曰離別常事耳惟盡力恭事老母長育幼兒使不失儒業足矣妻應曰諾伯玉雖外爲好言壯色以寛母意實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即日素食仰天而誓曰儻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復生還見母即死不恨既及戍所久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厲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可倍其教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弟從之學問有過愛之具醴饌強進之者曰非飲食莫養身體愛身即愛母矣不聽而泣下潛然酸楚不已左右皆爲感動蓋其心旦暮動息無斯須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公命得過家

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寧無恙母子相見懽如更生焉書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善者不可以望得於天苟善矣無弗得者伯玉是已無幾伯玉以疾卒于家永樂乙未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喜爲詩詩而性耿介不肯枉己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阨屢斥所有濟人匱乏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配董氏先卒繼王氏子一人即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若干儀卜其卒之明年某月葬于樂安之某鄉某原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既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爲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鄭守派于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巒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篤孤奮興卒鬱于下嗟伯玉甫允篤孝思就其遂之匪天矜之故鄉之國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無替

御醫趙彥如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修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彥如亦冀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

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前翰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縝栗或豐或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敎諭華亭時首舉爲訓導既而浙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官考最當陞　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邃醫　詔陞太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　詔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鏞仲鏞生士翩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士翩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從家焉曾祖

崇僕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洲人母鄭氏彥如卒於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鄒氏子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人同文其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先事以治命貴監察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彥如者銘曰

士之所貴貴有諸內有蘊而奇貴弗時遺崑岡之産用則爲寶爲璞爲圭彼此奚較嗚呼彥如既試有聞肆余作銘慰其九原

王處士墓誌銘

禮部儀制郎中安成王芳孫既迎其父處士君就養京師永樂十三年三月芳孫亟從北京其弟瀘汀奉處士歸故鄉四月六日泝小孤山中流共風覆舟舟中人皆溺死獨瀘汀附片木漂泛數十里得濟而求其父屍及舟數日不復有蹤跡矣七月芳孫始克聞訃奔歸道出南京過余哭且拜曰不肖孤不孝不幸罪逆深重不自殞禍延先父至于大故重不幸不得奉遺體復土世之爲人子其重不幸豈有如不肖孤者號天叩地無所建及惟昔之人有取冠衣而葬之者孤不自揆輒循斯義庶以繫吾後之人無窮之思惟葬必有銘幸哀而畀之余惟聖人制葬以藏體魄

者也既泯沒無所事乎藏矣而必有事於藏者孝子之心也禮有以義起者冠衣吾親之所遺也其氣澤存焉其沒也神將依之故祭禮有設裳衣之制則葬而藏之從而識之曰此吾親之藏也其於義可也於是得監察御史胡啓先所狀處士世次行誼爲序而銘之敘曰王氏始居廬陵郡北棟頭里後遷安成連嶺數世至宋敷文閣學士瀘溪先生庭珪又數世遷蒙岡而族益盛後至希旦及其子所安家富於貲而皆有善行處士之大父父也處士諱綺字思學自幼敦厚穎敏有志學問稍長益通經史百氏之說喜賦詩興之所至援筆立就往往爲人傳誦善譚論每據

事惟理娓娓聽者傾服恬於利惟以畜書教子爲務或勸廣生産以貽後者曰非遺安之術也享年六十娶劉氏子男六濾源起家鄉貢進士杭州府儒學教授禮部儀制司郎中即芳孫也濾湍濾沄濾滚濾汀濾濟女四劉守經姚明哲戴躍淵姚某其壻也孫男若干女若干銘曰

化機之運始必有終終底乎盡衆萬斯同孰後孰先孰毀孰全孰知森焉不爲乎原斯以達觀仕之自然鬱鬱高墳必有封之惟義之植孝子之思

周仲舉墓誌銘

永樂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巢縣丞周仲舉卒又明年翰林編脩周孟簡以其兄侍讀崇述所爲仲舉事狀致其孤之意請爲墓銘屬余父未暇崇述寔從北京又以書來趣銘崇述孟簡皆仲舉從弟仲舉吾郡之彥也其出也人皆謂其必將有立及其卒也人皆以爲世道惜之蓋仲舉學足以爲政才足以濟務行足以仁民而厚俗且素於余往還此其余之所宜銘也仲舉諱綱以字行少孤其家故饒貲産且出理縣賦暮歸讀書爲學有志世用永樂初脩崇述孟簡中江西鄉試部使者表其所居坊曰三桂明年仲舉病未上四年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賜敕獎勵加道也費俾歸益進其學六年召至命觀政都察院都御史言其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持大體推明致公辨理被誣者百數十人歲餘坐失覺察降昌平縣丞到官悉心訪民所欲惡建罷十數事令與簿皆敬服自是事可否皆惟丞之聽仲舉臨事恕而處己嚴吏民悅服稍暇進諸生與論學業諸生人人喜得師益務自進邑人長老亦皆私竊稱丞之賢曰前此未嘗有也已而丁內艱去會　詔百司舉賢才昌平鄆城兩縣令交章舉仲舉服闋至猶以御史時事上考巢縣丞凡所持身治民一如昌平郡檄督運諸邑竹木詣北京且行而病作或曰易俟少間乎仲舉曰臣子之事君父可顧己利害耶遂行至鄧州而卒其友李恭善

宦鄧學具棺斂殯之明年其孤至鄧啓殯以歸易棺容色如生仲舉爲人溫厚簡重出處一致不以窮達有所加損與人交必誠不爲表襮而其所有諸中宜諸用者自不可掩惜乎遽止於是也蓋年四十有五其先自吳太尉瑜之子都鄉侯胤廢徙廬陵始家焉後又徙吉水今居吉水桒園里高祖希賢宋咸淳進士曾祖方大祖仁遠元太子說書考子敬妣劉氏永豐名族娶傅氏子男七穎頤碩頵顒頊頂蚤卒女三李鼎新黃脩爵其壻也季未行孫男若干其塟在其鄉某原銘曰

芊蕭之莛以爲梓乎絫組之華以飾儒乎紛其儀夸

獨於枯乎嗟若君子恒于千乎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余幼失怙寡兄弟依學外家孟潔少余一歲余兩人自五六歲卯居相得如同産至于今四十年出入相輔講學相資憂患相卹如一日余豈謂遽銘孟潔之埊耶始余入翰林之四年孟潔與其從弟孟京同登第爲翰林庶吉士余三人者同官相聚處甚樂也又四年余與孟潔哭孟京而余銘其埊夫孰計踰年又哭孟潔而銘之哉孟潔陳氏諱廉以字行其先避五代之亂繇金陵徙泰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曾祖主一祖心吾爲江以西大儒學者稱海桑先生

父孔碩皆有厚德母羅氏邑處士晉用之子處士節義凛然孟潔幼時親承海桑先生與處士之教又穎敏過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爲文章粲然有聲譽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未嘗得一錢以入私室孔碩公從子孟省有怨家欲報孟省孟省已卒則搆誣詞嫁禍孔碩公孟潔憤曰無父焉用我爲伏訴　闕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孔碩公没撫育弟妹甚厚長悉力爲畢嫁娶皆備於禮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不及平生爲人排難解紛不可數計而不爲榮磊落豁達喜交際四方賢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倒而後去永樂乙酉

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禮部遂擢林環榜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爲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竹豈比我哉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床榻間卒於永樂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娶蕭氏子一人年將歸其喪埊故鄉時羅孺人方就養來京師孟潔遽不起恒晝夜哭已而呼余曰甥宜銘廉其毋使遂泯無聞嗚呼余雖不忍銘而義宜銘矧孺人命之爲之銘曰

其爲人也忠義其發身以進士庶光紹乎先世其弗階於顯融也殆將以遺於來裔乎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柰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柰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內貞外和行脩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寬厚一傅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群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徒以寀寀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篪奉櫬歸埊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埊銘余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

銘之序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
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極事宋理宗爲吏部侍郎
遂家蘇之長洲生矩之元温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
常熟縣尉縣尉生平孫黄巖鹽場司令司令生立中
松江府知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
春坊右賛善兼翰林編脩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頴
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數繹義理已津津動
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就炙日廣造詣日
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
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歴九年陞大庾縣學教
諭所至盡心啓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脩永樂大

典爲副總裁又召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
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廸功郎秩滿陞侍講授
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
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
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
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
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
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蓋於汝嘉無間
言云汝嘉冢　因贈其父爲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
生母黄皆爲安人封其妻爲安人二男子節虎皆好
學有立虎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

孫欽汝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
銘曰
介如石温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沈生墓誌銘

生名潮翰林侍講學士華亭沈公之冢孫永樂十九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十八内之爲祖及母以下
皆哭之慟外之爲沈氏戚姻朋友而知生者皆走弔
爲之悼惜流涕嗚呼生果不可多得哉生天禀端粹
悟解頴敏初入小學與其父時學士公皆從在北京
其叔教之授讀數過輒能成誦學書輒有可觀而教
之事遵而行之未嘗違居家孝友如成人雖家人不

見其率易一言既出就外傅日務自進盛暑亦坐不
廢數年學士公奉詔歸方慟不復見冢子而見生如
此更大慰喜遂以往北京益自策勵從明經師晝夜
自力母憂其過勤數止之則退而潛爲之病猶不輟
蓋病數月而卒既卒家人探其篋得所爲五七言古
體近體詩千餘首四書尚書義累帙手録近代名人
詩文及臨寫古法書尤多而其讀書爲文作字率有
日程初皆未有知之者嗚呼生於勤學慎行固天性
歟一時士大夫子弟亦有如生者乎且生學士公所
望承家而亢宗又生之父母其子男惟生一人今死
矣豈獨爲生之不幸哉生父孟芹母高氏吉安府學

教授士謙之孫學士公將歸瘞生於其鄉求余銘余
與學士公鄰居十年實知生為之銘曰
玉毀于璞蘭折于萌不及其成于嗟乎沈生

故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俾詹事春坊司經其
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
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
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鑄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
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為縉紳君子所重
以為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　命致事
歸好古陞左賛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

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縉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
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于經其講說及
作為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為郡學生已有聲譽
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入太學六館之士皆推
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
生為州縣教官好古為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勑符後
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
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
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之際簡
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
皇太子親為文祭之極褒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
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己徇人性澹泊寡交處家貧乏
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矣年六
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壬趙慶元南
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為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嶺
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
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
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
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衍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
嘉王道次適同邑朱變二未行孫男三光孝光奇光
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衍奉柩歸卜某月某日啓其
妣之窆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頎所述行狀請

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掌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
寮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為之銘曰
忠信以為車兮廉潔以為旗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
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龍仁安墓誌銘

龍氏故吾邑名族其先在宋有諱紹者自永新烟岡
徙居邑西茸溪之上世畜鉅貲而服詩書至登舉淳
祐四年進士為廉州推官及弟際為臨江教授而聲
望益著教授仁安之幾世祖也而自仁安之曾大父
以下皆退伏不仕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彭氏仁
安諱居白少務學問年十八出授徒里社為養親計

縣大夫起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授諸生經又選仁安禎諸生其學日益進矣卒白歸養其親於事親友諸弟皆盡其心於宗姻鄉鄰緩急必赴輟有餘濟匱乏靡間於疏戚閒暇放意山水之間臨清謙茂竟日忘返或稍出爲遠遊務自斂閉舊爲詩有永言集未嘗輒示人永樂癸卯十二月十三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娶湯氏子男五綮璣珩珌旦孫男九某某綮舉鄉貢今爲國子生聞計縗絰奔翰林修撰陳循所述事狀偕余哭拜請埜銘將歸而納諸墓仁安於余所居東西相距僅半舍然生平鄉里裁一再相見前二十六七年邂逅武昌挽余入舟釃酒膾魚仁安性

不飲而舉大爵歡余不已夜半忘醉相與抵掌劇譚余戲之曰以子之材少自見綰銀黃垂三組頋不易耶乃俛俛默默如此乎仁安亦盎然笑謂余曰子自悖其終於此乎居不足以驕人將子欲驕居亦易得耶忽忽如昨日語而仁安已矣嗟乎仁安豈有驕於余哉而余之欲驕仁安者仁安亦惡足以知之乎銘曰

孰不于尷而潛于光孰不于昭而恬于幽莫之匹休
亦孰與仇終之優優歸妥乎斯丘

東里文集卷之十八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公諱本字致中姓張氏山東東阿人曾祖欽祖誠考從善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墓志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陞揚州知府遂陞江西布政司左參政召爲工部左侍郎坐累謫交阯還爲刑部右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爲行在兵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兼戶部事公少勤學治毛氏詩爲人直諒通敏有器識初在江都治其縣有法豪猾

斂肅雖上官素名悍恣者不得干擾江都之民安之太宗皇帝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公猶率民治守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耆老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參政賜白金文綺是時江西唐琮在都司劉辰在布政司周觀政爲按察使三人皆負勁氣不相下琮觀政尤縱私無忌憚事連軍民者即各持說務已勝不復採理有積滯數月不決者公至斷斷持正且溫辭和氣以導之久而三人者皆惟公言之聽吏弊素甚公每事躬理吏無容奸聲譽頓起遠郡邑民事當貳佐躬臨視者衆或憚行輒自請行所過民多德之爲工部職務叢脞旦暮

在公悉心殫慮凡有條理在刑部奉命督北京河運
至濟寧而病 朝廷聞之遣中官挾醫馳視并賜藥
及貂裘竣事還益持敬慎議獄必究情疑者處之率
厚數發奸摘伏奇中而紀綱秩秩
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
不阿首進公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明年被召
入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廢
爲務
皇上嗣位知公忠直可任所言多見聽納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公撫輯其衆而録其餘黨兵
政久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捜平民貫伍者遠邇一

歎公言於
上擇廷臣四出淸理悉用釐正於釐正他弊尤多賜
勑奬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戸
部事戸部政紀尤弛公夙夜不懈講求其故蠲其積
弊舉其墜興凡上利 國家下利民生者靡不盡心
事日益就緒宣德六年正月六日得疾又明年訃聞
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遣中官賜賻鈔三
萬緡勑工部營喪葬戸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
卿大夫士之賢者皆走哭弔致奠祭又相與歎曰一
世都高位享厚祿而能任國事如家事如張公者幾
人天胡奪張公之速哉公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

不在國事剛果嫉惡於治姦究鮮所寛假而禮賢敬
儒尤厚春秋六十有五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亦可
以觀其平素矣以公貴祖若考皆贈資善大夫兵部
尚書祖妣李妣任皆贈夫人配王封夫人子男二璘
環女二長嫁盧春次嫁邢慶孫男三承祖繼宗如意
保公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墓在東阿先塋之次璘
等以右通政徐琦所狀事行來請銘余與公兩京交
好殆三十年又悲其江西之政蓋琦知公不若余知
之深也銘曰
崇秩重祿偉公與卿巍冠襃衣蟬聯在庭孰知張公
經國如家夙夜弗皇勞思孔多何以益 上何以益
下曰予時職其敢遑暇焯焯成績在公多有尚注方
隆公止下壽廉貞之操公正之施賢人之喪善人之
思

陳思孝墓志銘
永樂甲申 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
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容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
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徐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
無愈已者凡侍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
坐中思孝初至嗛默讓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
六卿大臣皆在旁聽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
幸辱在此親教益思願頗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

狀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尋
繹所忽者用尋乃始嘿嘿欲鋒鍔不復自矜大思孝
聲譽遂起特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
悖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
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
藪水涯荒蕪荊棘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
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率
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
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爲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
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
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爲江西按察

使以嚴悍爲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
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
朝廷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
厭倦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
月疾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
有七其爲人博學謹禮耿介負氣是是非非率依
義不肯陰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
於爲義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
審知入閩家福唐之玉融數世徙長樂宋樞密令世
榮思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
宜陽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

德之母某氏某配高氏先卒其子男二中珊同甫女
一稼丘汝中孫男一維禎女四思孝所用心六書今
待其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專奉史官
陳外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爲銘將歸而納諸墓余
雅厚思孝義不可辭銘曰
六書之教周典保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
存遜趨簡便隸分東都洎晉鷲草真傳葩遂葉失
本根唐氷復古猶前聞後有作者承餘熏思孝之作
泝探源奇迹蓄義窮寒溫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
霍風雨奔交金畫鐵雕典瑋雄渾傑特跨絕倫大書
深刻艤銘崇嗚呼思孝今九京有偉其著垂不刊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定蹇公墓志銘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薨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
眾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薦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
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
不渝耳言已而絕訃聞　上深悼歎屬時　國有大
事志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勑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
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其官某賜祭兩官其長子

英英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爲銘余與公同　朝三
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倚公公　國家老
成人所以啓益士奇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
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
祖繼祖妣至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斌妣胡氏繼羅
氏以公貴贈曾祖　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
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
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
哲時爲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
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

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名
瑢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
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大、、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
歸葬特恩六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
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
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授資善大夫時敕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欲悉復
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所爭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
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久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道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
夫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
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
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頗以

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
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掌禮部事雖
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賻贈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
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
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獘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玉帶
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
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
公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
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所以望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勤勞特製
褒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
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偕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纂奉命監脩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
以有司之務賜勑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替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
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須庶政乃副倚毗可輟
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益以褒德云賜新第於

文明門內寵錫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勑褒
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疋
今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
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爲人沈深質實和
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
逆未嘗輕洩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爲包含必
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發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
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奇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爲

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
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
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芸次荃英荃皆尚
寶司丞荃先卒女二長適馬駿次適李成孫男四霖
震霈靈女一公之葬以薨之歲某月日墓在巴縣其
鄉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乎蜀山浩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
毅爽蹈素　皇明麗天奮起自下在
帝左右秉恭與誠掌
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用俊良往
興至理　帝命游隆俾輔　聖儲陳厥謀謨聖罔弗

俞四紀在廷三翼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
仁求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終始猶初陰利逮人人則罔
覺惟　帝昭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
憖遺翼我　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求
告爾後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郭公墓志銘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棠
邑郭公卒訃聞
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喪且營葬事公諱敦字
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昌棠邑祖諱忠
妣石氏考諱政寛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

幼凝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講習已卓卓出倫輩
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擢戶部
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衢州知府下車咨
民隱觸弊興利脩學政務敦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
勸其民賑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瘞沉之公
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捌曰義阡令民貧死者悉葬
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
沐致禱雨立降霑足蝗入境為災公自為文檄城隍
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
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讙譁若狂公禁止之
已而得風弦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寮有

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
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灌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
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宇坦明言出
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舍內蠶箔
嘗有叢絲類織成鞶帶脩廣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
應在衢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微詣京師耆老數百人
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
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
左參政無幾調陝西以公務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
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

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
襲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賜
誥以其官贈祖若考而贈其祖妣妣皆淑人贈故室
李封繼室林亦淑人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命項陝
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一毫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為
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甚至隆寒盛暑不懈閨門之
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
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撫
卹不徐不亟吏畏民懷水蘗之操無避古人雖官列

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貲豈非篤行君子者乎子男五祺禎禧樫祐女一適肥鄉知縣楊翱孫男女皆六於是諸孤奉衛府長史金寔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葬銘嗇爲行如公銘其何愧銘曰
君子之德惟正故直惟公故碩惟滑故適于道之迪于民之恻嗟乎郭公允備衆好嗟乎斯銘無愧有道

東阿知縣貝君墓志銘

宣德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東阿知縣上虞貝秉彝卒自寮屬下暨吏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遠鄉民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於是其家無一緡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

棺斂畢東阿之民皆欲挽留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奉治命必還祔葬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民相率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貝大夫治吾邑吾邑之人旦作暮息各趨其所務無淪於遊惰壯者以時給徭賦老而弱者佚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疫癘之憂皆貝大夫惠化所被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爲吾邑哉今將歸葬矣公出吾東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顯人爲貝大夫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惓惓也公以告士奇士奇雖與秉彝平生一再邂逅然嘗過東阿目睹其民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沒而惓惓欲圖其不朽即古循吏何過焉遂諾之明日公以秉彝之子益來請文刻幽堂之石按翰林侍讀李時勉狀貝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宋秘書少監守亮從高宗南渡始家上虞四世至建康軍僉判欽世生廣德軍教授龍慶又四世至元醫學教諭文忠秉彝曾祖也祖元凱父肅秉彝諱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立好學不倦稍長喪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及撫諸小弱弟咸盡其心以詩經舉永樂甲申賜第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邵陽知縣縣僻而俗險前之名能治者率以嚴秉彝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感化相戒毋貽盃賢令於利一分不苟取歲餘以祖

喪去官寮佐以下致賻賵出郊之而吏民不忍其去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喪母謹葬祭之禮一如喪父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供給之費秉彝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秉彝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鄰邑盜切人匿其贓古冢中冢傍耕民得之而解后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彝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爲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秉彝併鄰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機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鄰邑劫盜皆在耕民得免冤死民有兄弟毋競相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

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俱盲秉彝就審之視其容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乎賊曰罪誠當死無所冤但憂身死即宗祀無繼遂命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有子嘗歲旱躬禱之雨立至間蝗引咎自責蝗遽散歲屢豐建議於朝請平糴爲預備計從之仍下其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典壇廟及學舍久毀于兵前之爲縣者率苟且行事秉彝率丞簿出奉以倡邑人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時循行田間觀民藝樹以驗勤惰邑西南有濼春夏濼水無所洩乏溢漫衍近濼之民恒廢耕秉彝相地

將開渠納諸大清河而召民役之與其佐議弗拃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秉彝曰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千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流徙來歸者甚衆綏撫如子　車駕征北虜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俾行者往往爲規避計秉彝毅然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聞令行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嘗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紙索爲穰附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所次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有薦其廉公明大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餘人詣　闕乞留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

仁廟監國知其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聞秉彝復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彝和厚樂易於物無忤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既仕遂絶之勤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卒爲常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其卒年五十有七娶張氏繼陸氏子男四孟錫舉循女三皆幼孫男四嗚呼古之賢長

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祠祀祠祀蓋有不及百年而廢者矣如東阿之民於秉彝必欲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爲之銘曰

桐鄉之祀廉愛以施蜀郡之祠興學以治具君爲阿二者兼有民用不忘視古有厚史氏之銘從民志也後之人民庶其有攷也

故翰林檢討周君墓志銘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庫不敢忽宋韓魏公登高科而滯莞庫未嘗苟且職事徙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當時已知其公輔器蓋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曰勤

職爲沉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爲職亦有放曠散
逸以自高者士竒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
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爲典籍天下古
今載籍貯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殺亂簡編壞折維翰
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殺脩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
官咔惟陳壽克勖維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
詔脩　兩朝實録維翰以檢討爲纂脩簡牘浩繁考
閲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單心
窮力無幾微厭怠意書垂成維翰病病且困猶日在
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之
卒也家貧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於是其孤以禮部

祠祭郎中鄭復言所具事狀乞墓銘周鄭世儒家曾
祖諱允升元青田縣學諭祖諱道寧奉化州學正考
諱原宗贈翰林檢討妣朱贈孺人維翰諱翰自少聰
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
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不就會　車駕臨太
學獻賦稱　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
翰居首遂奉　命進學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七年除
翰林典籍授廸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從仕郎維
翰性和易惇孝友服用儉質能推所有以濟窮乏善
交際不吝改過通數學論人吉凶壽夭數奇中其平
生所作詩文累帙其卒以宣德四年八月十一日享

年六十有四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其配史氏宋
忠定王六世孫封孺人子男二益翕女二長巳卒次
嫁王冬孫男三勤愼恭銘曰
爲臣之義敬事爲大凡古之人夙夜匪懈嗟嗟維翰
克勤克勤我銘其藏亦厲有位

故太醫士何彥澄墓志銘

醫者聖人以濟民於夭死所謂仁術也近世業醫而
能察於陰陽表裏虛實脉證之故者鮮矣或千百有
什一其庶幾焉則又眎報之多寡重輕而厚薄其施
於是民不幸而死於昧醫者什七八死於貪醫者什
二三其有遇夫精斯術又能心聖人濟民之心以施

之者蓋亦幸矣余中歲多疾始患背疽因故太醫院
使蔣用文得何彥澄藥之而愈後數有他疾皆彥澄
藥之愈不特余也家之長幼內外有疾亦皆彥澄藥
之愈又不特余之家也凡余之親交有疾走彥澄無
弗愈者即彥澄曰不治雖屢更他醫卒不治彥澄於
醫不專名一科自傷寒諸證至于小兒帶下諸病皆
有造詣而其心一以惠濟爲務名其治藥之室曰皆
春有求者皆趨赴之不以寒暑風雨蚤莫稍緩皆未
嘗責報遇窶者輙曰此世所共矜恤者我其可後儒
者輙曰此世所重道德人也我當敬事焉雖或其致
報未嘗取一毫故卒之日家無餘貲而公卿大夫爭

致賻奠德之之厚者皆往哭弔而閭閻行道悲慟相
屬蓋平素受其施者皆以遇之爲幸及其卒也雖爲
彥澄戚其亦爲已而戚之也彥澄諱淵以字行鎮江
冊徒人先世見余所爲其父墓志彥澄襟宇和易灑
落慎行如處女求樂中以名醫徵隸太醫院院使以
下咸重之尤見重於
仁廟屢欲官之輒以事不果彥澄恬不爲意其長官
欲舉爲藩府良醫者力辭獨寶重所得
行廟賜書數十紙如拱璧一日顧其家人言曰若謂
我今歲所直五行不利無幾得微疾數日卒於北京
宣德七年三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呂子男三

偁儀倫孫男若干偁倫自鄉奔父喪歸葬於是學士
大夫或爲文或爲哀輓之詩余於彥澄尤厚爲著葬
銘銘曰
世有何彥澄固知遇之之難世無何彥澄宜惝惘而
悲嘆遂乎其業之精慭乎其存之厚嗟君之人兮曷
不臻于遐壽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孝子曾先生改葬誌銘

泰和有孝子曰曾元友先生沒而葬五十有八年矣
其子恩將改葬寓書北京曰先人初葬不肖孤方髫
亂不能請銘於先輩君子甫冠而坐累謫西川數十
年幸老罷歸又幸得吉壤將改葬先人如又不請銘
不孝莫大矣然先輩君子淪謝已盡今姻戚中知先
人者惟子遂視所述事狀曰必無辭嗚呼士奇外祖
母曾孺人先生女兄也士奇幼孤先生以外祖母憐

愛之故時過撫問又時遣人抱至其家親著膝上啖
以粿餌教誦古人詩成誦輒喜動顏色士奇恒著於
心不敢忘銘其敢辭按曾氏自團練使某由金陵徙
泰和始居邑西之文溪以儒傳家代有仕者至梅伯
宋舉進士紹興府同知析居岳家巷子懷可元袁州
路儒學教授學者稱鷗江先生子思立篤學不仕學
者稱竹間先生子三男一女男龍友益友季即元友
先生女歸陳靜得先生先夫人父母也元友先生諱
咼元友其字晚更字有實孝友之行出於天性自幼
服勞奉養恒先諸兄元季紅巾寇猝掠泰和先生獨
負老母出走寇追及欲刼之去跪陳母老無其養者

冦怒揮刀將殺其母先生以身翼蔽母冦益怒連數
刀斫先生頂肩及足血流于地而抱母不舍冦帥嗹
後至憫之命從者以其母子入營給米肉且敷善藥
數日創愈乃資遣人護送出時兵禍日甚奉母竄伏
山谷甘旨恒充未幾江西行省叅政全普庵撒理辟
爲濂溪書院學正遂迎母就養全死奉母歸先廬旣
廢於兵縣尉楊某爲搆室數楹居之榜曰曾孝子廬
母沒哀毁而盡力喪葬江西內附吳去疾知州事辟
典稅課州人譽其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爲縣侍御史
劉昭先知縣事以明經舉引疾辭八年知縣鄭思讓
建社學於城內外教民俊秀朔望躬視督勸禮致明

師十人以先生爲首館下生後多成名以廾先生君
宇秀朗面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強記而專禮經
工詩擅八分書範金爲小印章渾然古意占筮精康
節數嘗奇中蓋春秋五十有八生元延祐辛酉八月
廿二日沒於洪武戊午五月廿九日元配鄧氏繼胡
氏子男二愚頑皆胡出頑蚤卒孫男三流潞深深蚤
卒曾孫男四鎡鑑錫銳玄孫一斆改葬以某年某月
某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允人百行孝其權輿爲孝有誠天將弗遺矧曰人乎
猗歟曾孝子厥有錫類錫類無替曾百世祀

故翰林脩撰馬君墓志銘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脩撰明年
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
所當爲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屢顧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質實無
僞者矣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
命攝其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
先家饒州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
龍之後有兄弟三人曰隆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
夫伯載谷進其曾祖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嶷
然異常兒稍長即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

宣遂旁通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爲文援筆
輒就自太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
試　廷對賜及第爲脩撰授承務郎一考陞儒林郎
三考皆最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國子學學師生將
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職踰月彥聲來署學事即具
裝偕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不可則相率勖
道里費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耶一謝郤之處
事公恕監官有挾前釁數與爲異同者彥聲面折之
以大義卒帖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國子官四
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及彥聲行事卒

辨而復之於內有孝友之行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顧其子昕曰他日葬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爲人耿介伉直無崖岸表裏一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爲外飾自奉儉薄雖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所居道側洿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遽出之幾斃矣易其衣衾飲食及藥久乃甦所爲類此皆未嘗自言閒暇讀書鼓琴以自適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爲號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八娶鄭氏子男二昕旺女二長嫁林浩次嫁東裯孫男三繼繹紀其卒之

明年昕始克聞訃自長樂走北京奉喪歸葬縣山合于弟之窆遂奉翰林脩撰李騏所具事狀并介李君求余銘嗚呼彥聲余考會試所取士也又同處翰林十年相好厚而相知深宜其以求於余也銘曰

馬氏之鄉有湖洋洋湖有浮石馬氏之祥昔也其兆兄弟聯登今也其兆彥聲之徵嗟嗟彥聲允直而剛曷其奮興弗施之閎嗟嗟彥聲奄歸以藏其華弗泯史氏有銘

思貽先生楊君墓志銘

先生諱肇字仲基一字伯開思貽者所居堂名鄉里因以號先生焉楊氏之先出關西唐末由長安從杭宋又徙吉又自吉水之楊莊徙西昌自徙西昌至先生十有五世曾祖諱景行元延祐乙卯進士官至翰林待制洪熙中贈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元史有傳妣弘農郡君嚴繼高皆贈夫人祖諱介清江縣主簿妣項考諱童妣蕭先生其仲子也其幼時主簿公特異視之曰此兒壽福過吾輩遠矣稍長爲從父彥中後而孤貧能頡頏卓立負直氣非其道不肯苟屈下蘄元從學季父孟民於贛時詔守令舉賢才贛守鄭奕併舉先生叔姪送詣江西行省先生以學未至辭參政端公曰仕優可學也固辭乃聽既歸屬兵亂初定親戚之僅存者皆散徙遠邑先廬悉毀園田爲

豪奴姦僕所侵敚無遺先生孑孑勤力僅復什一二而累世墳墓又未有復者榛蕪莽蒼中或迷不可辯識先生徧咨遺老除荒薙蒼悉求得焉而率子弟及時詣拜惟謹買田基下以供祀事即故址作室復先人之舊日以教子讀書爲切務曰此吾祖宗所用植身遺後者豈當至我遂廢也蓋先生所存心靡事不以承先爲重監察御史過西昌舉先生訓導又固辭永樂中其弟及子皆官翰林先生喜嘗三至京師皆留數月父子兄弟極懽而後歸歸必留規益曰勉自效以稱　國恩且光我先人我老死丘園瞑目焉先先幼罹兵亂備極艱苦既冠而亂定拮据勞瘁用造

室家自是脫危履安遂其生意而至於老死未嘗一
日忘　國家太平之澤性剛果遇事是是非非不肯
脂韋婀娜以避怨尤以是鄉後進率嚴憚之邑大夫
歲舉鄉飲必賓禮先生先生生元至正巳丑正月十
六日卒於宣德癸丑三月十三日春秋八十有五娶
康子男五長相永樂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刑部浙
江清吏司主事先卒次椓為從弟仲殷後次韶為族
弟仲岡後新授吳江縣學訓導次鵷為兄伯威後次
良女一嫁蕭誦孫男十四奕奐某某女若干曾孫男
若干士奇先生再從弟也自幼至老相篤恭愛蓋六
七十年如一日世之同產者或莫逮也先生老且病

無他念獨念不得復一見士奇與人言輒流涕士奇
蓋同此心也頋受　國厚恩未敢乞其私今竟負吾
兄矣嗚呼慟哉聞訃之後五日忍慟述其平生大槩
為銘將使其子鏡石而納諸墓銘曰
楊氏之宗故望于邦世否而隱一綫之微艱而振之
自我思貽嗚呼思貽崇孝之道躬踐以遺介壽於耄
吉壤在原有子有孫述行有文世續勿諼

梁紀善墓志銘

宣德甲寅七月丙子朝晉府紀善梁本之卒於官本
之初病　王日遣醫賜藥既卒賜棺及賻為文遣官
祭之於是其子㮚將奉櫬歸葬泰和其鄉某原具狀
求余為銘梁楊世婚姻家本之之考唯樂先生妣陳
安人及兄用之皆余銘其葬矣今於本之又義不可
以辭梁氏先世已見其父兄銘文本之諱混以字行
晚號坦菴自幼嗜學始從其父兄稍長出就鄉先生
質疑請益弱冠即窮日夜研鑽傳註力求諸古人不
暢不止遂貫通四書及詩書二經鄉之號前輩者識
不及也瑞州府學聘訓導瑞學久闕師士習庳陋本
之力作新之飭其學者曰人皆可為堯舜太學則聖
賢可至不學則陷没為庸下人若之何甘自棄也旦
夕躬率勵之為之講說敷析啓迪學者始有悟入日
進其功不能自已旁邑之學者來從加多自是大比

瑞之士彬彬出矣九年陞溧陽縣學教諭溧陽學亦
久弛本之篤於教不減在瑞數年其學者勃興如瑞
未滿九年父喪服闋改納溪縣學納溪士習尤陋亦
盡力作新學者稍知嚮方旁邑學者亦有來從　蜀
獻王聞其賢奏舉為紀善　獻王崇儒重士作齊賢
堂日引官屬之賢而有文者討論古義或命題試文
章以適而盡出府中書籍資之由是其官屬學識皆
進而本之尤傑出本之臨事論議侃侃盡公道甚見
獎重雖小人有不便不為動　蜀僖王嗣立重其盡
誠輔導嘗致白金文綺為其母安人壽母喪服闋改
晉府紀善　僖王復四内使存問賜白金等物在　晉

府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五本之事父母孝父母安之
敬事其兄撫其兄子肩惇睦族姻伯舅之子貴少孤
貧陳安人甚憐之命二子敎之本之赴瑞州遂以貴
及其從孫弟洞偕行曰莫督勵其學後貴洞皆舉進
士去貴卒其孫甚貧以子妻之凡此皆孝之推也爲
人剛方公直是是非非不肯苟徇平居未嘗一杜已
于謁有司凡賑鰥寡恤死喪無厭倦竟爲文章典則
古雅雖老不廢學問教學者必盡心後多成名所至
舉隆興廢在溧陽出己資倡義一新廟學增其舊規
嘗考湖廣鄉試鑒別公明上論歷服襟宇坦蕩閑暑
學宮講授之暇與達人韻士觴詠酣暢翛然物外之

趣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劉氏孝行如夫先二年
卒子男二長泉泰和縣學訓導孝行如父母次福女
四長嫁王棟次楊搢次陳昇季楊稷嫁王氏者蚤寡
居孫男四恩憲懋忠女二銘曰
於乎本之允篤孝德於乎本之允淑訓迪洊厲宗藩
亦允弼有銘以揚之來者是式

張從善合葬墓志銘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東阿張公從善卒張之
先出琅琊今居東阿五世矣祖欽父誠母李氏公諱
仁幼喪母鞠于嫂氏白少負氣節年十九遭元季之
亂爲義兵千戶數禦渠寇號關先生破頭潘者力戰

有名無幾元亡遂解甲還鄉里力耕養親以自適其
儀狀偉然而剛正自持論議明決鄉黨有爭訟求直
者多不之有司而之公有少年酗酒虐人莫敢誰何
者或紿云公且至少年即縮首斂避家居教子爲務
子學成將仕勵之曰仕必務持身事君愛民舍是雖
有他善無取焉與人交輕利而重義春秋六十有四
而卒其配丘夫人世家宿州元義兵萬戶某之女年
二十有三歸張氏從其夫兵間備歷艱險而事姑孝
自始至終喪不少衰後改葬姑啓壙而上窒其元七
竅惟布拭致傷悉舐而淨尤嚴母道仲子本初爲江
都知縣迎夫人就養時祿入不豐朝夕極淡薄終不

以一毫苟取於下而處之裕如上官聞知縣有賢母
咸助甘旨至有以母敬事之者
上聚兵靖內難既渡淮遣使諭諸郡至揚州城下夫
人諭本曰此天命也違天不祥汝宜爲城中百萬人
求生道本遂躬率江都父老茹葷門迎見江都人皆
免於兵難戴知縣德而亦皆知其出於夫人之教也
上既正大統擢本揚州知府陞江西右參政遣迎夫
人城中老稚及婦女送者數千人又有不忍其去而
流涕者凡本在官暮歸必問所治事當則喜如不當
可改即命改之或已不可改即色憂不言其重者輒
不食以示儆本聞於政有疑必咨稟而後行後以刑

部侍郎奉命督務山東遇疾便道過家夫人見本理語之曰其出止公舘　國家非重務不命大臣雖病可以卧治即萬一不起不失爲以王事沒今事未就緒其可便安私舍哉其達於大體類此年已踰耄耳目聰明神字湛然卒於永樂之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春秋九十有五子男三長立次本白太學生累官拜工部侍郎改刑部侍郎有守有爲卓然名卿次宜女一適潘孫男十有一人瑛瑚琇璘球瓘環琦琬瑾瓛女八人長適盧次適秦次適鄒次適李次適祁餘在室曾孫男十人女二人立本宜卜日啓父之墓而奉母柩合葬張公之兆故未有銘至是本具述行事屬

士奇銘士奇與侍郎同朝久且相知前年過東阿又嘗陞堂拜其母夫人誼不敢辭故叙而銘之銘曰

儒矣張公閎毅而通弗顯于庸不係其逢有賢攸配允篤于孝亦明以爾篤子之教繇郡歷藩秉憲在廷乢方潔清無忝所生鬱鬱崇丘通奉合藏雙璧下潛永揚輝光

故工部營繕司主事劉君墓志銘

永樂二十二年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劉季篪卒於官其孤紳寅奉事狀介吏部郎中陳叔剛請爲幽堂之銘將歸葬焉君爲刑部侍郎時嘗監脩永樂大典于文淵閣與余常相聚有知契故不得辭按狀劉氏其先汴人宋建炎初某官某扈從南渡遂官餘姚其子孫業儒亦代有仕者至諱某爲丹陽書院山長曾考浙江鄉試其祖也諱某爲慈谿縣儒學教諭門人私謚中庸先生其父也母張氏君諱韶字季篪以字行自幼端靜喜學問爲父母所愛既承其家訓長而進學鄉先生宋玄僖王孟暘之門刻苦自勵二先生咸器重之登洪武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時重行人之選非進士不授凡方岳大臣率出此爲之一以所學不肯苟背持節使雲南四川朝鮮所至宣
上德達民隱以謹一毫無所受事聞賜鈔襲衣丁丑陞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先是陝有逋賦民積歲不能

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憮然曰民困故不能輸爲之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寮共分行郡縣解其桀級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誘焉民皆感激思奮曰是亦子矜念我我可不效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以輸無幾畢完陝不產硇砂而歲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傾其家者君爲奏罷之洪渠水漲爲民患躬行視之爲設法治堰民賴以安蓋凡可以利民者率盡心焉華有郭子儀祠已壞過之歎曰此崇德教民之務何可忽督令丞脩葺之凡所過祠宇有關風化而壞者必風郡縣葺理之其達政體類此在陝四年可書之績尚多被召爲刑部左侍郎尤懇懇重民命

平反其獄數事陝平民王某爲強盜所引逮至而所引者已伏法不能自白君察其寃召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得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乏者既被逮則援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辯所誣引者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殺之而誤中趙朱實不知天未明行十數里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鞫訊考掠朱不勝遂誣服不敢求辯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非素有舊且計其裝非有圖也特緩其獄遣人審察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緩獄不死揚州民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柄有隣

家蘇氏私識官捕鞫蘇蘇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人懷刀往祭其隣一童子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蓋其理刑一以求生爲務永樂乙酉　朝廷賡召文儒纂脩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爲之副遂以命君討論裁處人多服之書成受厚賜庚寅冬坐失出罪人左遷兩淮鹽運副使未行復留丁酉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嘗以崇庳爲意壬寅得痺疾明年正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爲人清素雖歷顯要而泊然有持居家敦孝友之行接人有謙讓之節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閑暇手不釋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冲澹優柔有陶靖節韋刺史之趣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潘氏子男四紳寅衮役衮中永樂庚子順天府鄉試先君一年卒女二長適安遠縣學訓導趙佐次尚幼君之葬以洪熙元年正月八日其墓在其邑某鄉先隴玉燭之原銘曰

學有以用於世才有以達其志得失無所怍乎內勤
銘其藏垂休永代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墓志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

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訃聞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命禮部尚書胡濙賜祭文命有司至祥禫皆遣官祭　勑有司治喪葬百需所以褒寵之厚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雪崖先生神道之碑公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篤長從前進士聶鉉先生受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陞翰林檢討居無幾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若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爲侍

講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
史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　睿肯稱善遂命纂十二
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
諭德仍兼侍講授奉訓大夫七年　車駕巡狩北京
公與光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冬還南京陞
奉直大夫十年賜誥命贈其考守正爲右春坊右諭
德母陳爲宜人封母羅爲太宜人贈妻孔爲宜人十
一年扈從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
林學士仍兼諭德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總裁官
授奉議大夫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從巡北京預脩

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
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旣旋師
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欽皆勉仁與公據禮行之
旣而勉仁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咨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
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
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匡直勉
之公其一也奉　命持節冊封趙王妃及封梁王洪
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大臣兼三俸者惟
勉仁與公兩人賜誥命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
父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人

進封母羅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以法
司論死罪多寃抑命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三人同
審而公預焉　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
告歸省公首奏歸省母蓋前此百司職務填委無敢
言私至是公首奉　詔賜賚甚厚是歲丁太夫人憂
上嗣位詔脩　兩朝實錄起公爲總裁官明年奉
命持節之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歷河南關東
西之境弔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悉見賦詠所
過兵民休戚旣還具言於
上實錄成賜金織襲衣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
邊至宣府而還感餘得疾

上遣大醫院官視療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
爲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旣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僵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遂
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寮能讓於人沉愛無
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
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兼工
眞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鶩名
初陞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
曰退菴疾革士奇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
國重恩上無所益　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傍或

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耻訖終清明
未嘗片語涉亂旣卒自公侯六卿曁諸司之長皆哭
弔奠祭士無賢愚皆有喪善人之嘆嗚呼儒者際遇
始終光榮如公一世其幾何人公之所存蓋無忝矣
子男五長昭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堅伯文伯壽
伯女五皆有歸孫男六女三公葬以卒之明年某月
日墓在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玉笥崔巍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穌挺英賓興貢能
濟濟偕至青萍出匣淬礪初試六御來時登庸玉署
清邃崇嚴森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
龍旂率從上承簡知矱坦平平鵾游滄溟鵬翔九天

歷事
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絿有興無毀方簡大冊天府
所藏崇碑屋碣敷在四方謙退之存易簀不貳嗚呼
文靖可式有位

故汝寧府通判詹君墓志銘

洪武九年汝寧府通判姑孰詹君以疾聞得賜歸道
經新蔡卒遂葬新蔡龍潭之側至永樂十年子恩爲
開封府學訓導以公事過新蔡將啓其墓歸葬求墓
不可得詢諸傍近蓋河决其地巳久徙見波濤渺漫
也蓋距葬時三十有七年恩慟先人體魄之罹於不
幸也將取古人葬衣冠之義爲墓庶以係其後人之
思又以爲葬必有銘庶不泯其先德焉於是以湖廣
布政司參政李衡所述行狀介翰林孔目杜謙來請
按狀君諱侯字用章詹世家姑孰祖諱正考諱貞皆
隱於耕讀居青山之下君少好學受易於前翰林學
士陶安洪武四年被徵授河南磁州同知賜冠服鈒
帶到官書公勤廉謹撫教安懷八字揭座隅以自勵
時兵革初定民復生業者勞來安輯之勸督耕桑興
學選師明飭教令舉行爲能抉剔姦蠹力居多焉
民有訴發地得金爲衆所奪者君立衆于庭諭以義
利衆悉還所奪民德君懷金謝之拒之曰我以義利
導民乃躬爲之耶民愧而去嘗董民餫饟潼關天寒

道中東士多凍餒即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
歸製帶償君君曰吾待爾民愛何愛帶且未嘗名
貨也何爲償不受爲政於公平林縣官闕府檄君
攝理無幾有令民以賦出戰衣磁州者老羣訴于府
乞還君以均賦歲蝗自爲文禱神蝗及境不下而過
嘗旱作憫旱詩自責巳而大雨霑足三年陞汝寧府
通判凡所以盡心民事亦如磁州而守身益嚴嘗治
廨舍役夫得窖錢以內君君曰此汝所得者何與吾
事悉畀之郡闕守貳君獨治之民無失業吏無滯牘
及去磁汝之民老壯皆有不忍別之意蓋年四十有
四而卒君喜吟詠平生所作多散逸有公餘小稿一

卷藏於家尤喜作大書娶宋氏子男一恩女一嫁韓
奕孫男三萬里中永樂十八年鄉試千里百里曾孫
男一銘曰
嗚呼詹君生能仁其民沒不能庇其身孰之爲之匪
繇乎人青山在原巋然表墳春秋霜露來拜如雲靈
旋歸哉以福後昆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一　　女德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墓誌銘

孫子良妻杜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海寧孫子良喪其妻杜氏將歸葬其邑安
吉鄉横塘原求余爲銘曰吾妻之沒也吾深悲之不
能忘吾妻之歸吾家也事吾親甚謹甘旨滫瀡之奉
不待咨吾而未嘗乏也吾妻生長宦族父母甚愛之
盥漱烹飪之事未嘗任也既來事吾親曰此婦職也
躬任之如素習焉吾親有疾晝夜侍憂形於色吾親
安乃已吾弟妹皆吾親所愛也吾妻亦愛之如己弟
妹焉容珥衣物恣所取吾親沒弟妹未嫁娶也吾妻
皆爲之嫁娶畢力昏禮如吾親之存也其孝如此吾
自爲太學生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至爲兵部郎中未
嘗一日不在公而敢退計其家也而吾家之朝暮寒
暑之需賓客之奉吾亦未嘗置意而無所不足者有
吾妻之理於內也而今亡矣所生五丈夫子長者十
餘歲幼者未齔又幼者始晬今吾朝出而晚歸則長
者携其幼者森森左右牽吾衣而號啼呱呱吾妻沒
傷於吾之情又如此此吾所以深悲而不能忘也吾
妻海寧縣丞某之孫行簡之子生廿有一年而歸我
又日有三年而卒其卒在永樂十一年十月二日五

予敢眗昉旺瞎嗚呼寧乞我銘銘曰
家人之義女治乎其內內則之紀孝莫大焉夫杜宜
人者非其有聞乎不然其何以臻乎是也來者尚承
于世世

樂母胡氏墓誌銘

永樂十七年五月初三日西昌之和溪樂母胡氏卒
其壻賓翰林庶吉士廖謨為述行狀又為書致其孫
金之意求葬銘按胡邑世家其先與忠簡公同族大
父古碉父清翁先待制所為序碉月集者母天資柔
婉端靜幼知讀書自笄年二十歸樂大成樂里中儒
家嘗有科第於宋大成力學閎紹先業未成名而死

方病革時母禱北辰乞代死以首叩地血流滂然被
面大成且死顧母曰汝尚少其終不異志否乎曰君
何為出此言婦人從夫有一而已我獨不知古人乎
且不復再見君地下耶即斷髮示信大卒數歲兄弟
將奪其志輒慨然嘆曰節吾可失乎吾既誓之吾夫
矣兄弟猶數強之即嚙指瀝血以示乃無敢復言者
孀居五十餘年以禮自持於治家教子皆盡力曰不
可以羞樂氏瓊州太守王公伯貞大書其堂曰節婦
鄉先生謝子方為之傳其族姻閭里相與謀上其行
有司以求旌褒母聞之曰凡吾所為盡所當然豈以
為名乎力止之乃已樂族當元季多死於亂且未葬

出貲教其子皆葬之歲歷綏廪賑貧乏春秋八十有
七而卒惟語諸孫宜及時務學立身不及他事子男
四金玉琳彥女一嫁胡子文孫男五女四曾孫男七
女八葬以卒之歲某月日墓在某原銘曰
松栢之貞表於雪霜偉此淑人坤德之方皎皎素璧
曾何璧瑕君子之思君子之華

故妻夫人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諱琇年廿有三歸余余時甚貧踰月徵詣
京師除王府審理明年冊還翰林侍講乃迎夫人來
居十年謂余曰先舅姑墳墓春當久曠展省耶且君
祿不事生業他日蒙恩歸老不祿所以自資者乎君

方致力報　國義不得顧私妾請行焉遂以其子歸
買田廬於城東南鯀之上躬勤家業而樹畜為務又
六年余得疾頗劇累月未解夫人以其子來視又四
年余侍從赴北京夫人挈其男女歸鄉里歸四年得
疾歲余卒洪熙改元三月十二日也距其生洪武戊
午之歲四十有八年嗚呼惜哉夫人蚤喪父未嘗學
問而天資溫靜明淑所為往往近道自用以儉處族
姻以恩為和敬長慈幼咸當其分男女非己出者恩
愛均一人莫知其非己出也而助益余尤多余或有
過舉必曰君常教人以無為是也或公退不懌曰事
求無愧耳成敗禍福聽之命何用不泰然哉間與客

論辯夫人自內聞之客退謂余君面折人侃侃不少
讓此爲盛德耶且人之樂聞過者寡矣不見某某其
於今何如也隨事相規類此嗚呼豈所謂益吾賢妻
哉夫人求樂中封宜人數朝
中宮初賜內製五品冠服後累賜文綺楮幣令
上臨御悼念舊臣士奇屢進官至從一品遂得推恩
以其官品贈三代而封妻爲夫人命下三月夫人卒
嚴氏泰和名族有科第仕宦數百年宋理宗朝諱肅
稱朴山先生宰相馬廷鸞江萬里上其所著易解天
子召以爲秘閣校勘不受揭文安公所爲著碑者夫
人六世祖也元字用父稱後山先生爲高安縣尹某

文正公所爲銘墓者五世祖也高祖恭則曾祖元實
祖仲庸皆富而敎禮父文明謹靜耿介夫人之所自
者遠矣子男四稷种稙秫种先卒女四長嫁梁楫其
三尚幼夫人卒時余在北京聞訃遂買石刻銘寓歸
俾稷以葬銘曰
卜之吉築之密維伉儷居以匹尚其有待偕此玄室

太傅黔國公夫人程氏墓志銘

宣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征南將軍太傅黔國沐公
之夫人程氏卒享年五十有八程世家廬州之舒城
洪武初積武功至萬戶守金華諱俊卿者夫人伯祖
也萬戶從子諱庸字得中娶甘氏夫人父母也夫人
生於洪武甲寅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二十有一年歸
黔國爲黔寧昭靖王之介婦黔國時命後軍都督府
事遂授誥封夫人夫人貞靜柔婉處室有孝行既歸
逮事姑燕隆敬愛先祠祭薦必以誠處娣姒怡怡如
兄弟於長幼戚疏恩意咸當謹禮度貴而能謙富而
能儉有寬惠逮下之德治家秩然條理黔國奉 命
鎮雲南三十餘年夫人留侍太夫人居南京黔國所
以能盡心焉展其才猷宣
上德威不煩鞭笞而諸夷皆革心嚮化使西南萬里
之外怗然如卽衽席之安者亦以夫人善其家政無
內顧之慮而得專其心於臣職也夫人其賢矣哉昔

周之盛隆諸侯夫人及大夫之妻皆有賢行如召南
鵲巢采蘩諸詩所詠者蓋一本於文王后妃之化我
國家自
祖宗開創茂隆化本而昭靖以至成豐功最貴且近
則其家涵濡薰陶於
上者尤深厚矣夫人之賢其有所本哉夫人之卒也
朝廷遣官賜祭喪葬一給於公國出 國家厚勳親
之典亦惟夫人之賢有以光承之矣夫人子男一儼
女二長爲趙王妃先卒次許歸武定侯郭玹孫男二
玘女一夫人之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縣
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禮著內則詩詠宜家維家之本而德之華 國有君子桓桓柱石厥有主壺內周子德隆尊惠卑咸和威蹝外內以辯儀節不踰五十八年哀榮兼備述行有詞垂範來裔

張處士妻陳氏墓誌銘

宣德三年十月十七日建安處士張伯銘之配陳氏卒時其子珂仕京師將奔訃歸遂以父命縗絰詣余拜請墓銘余素與珂往還諾之又拜且言外家世居建安璜溪里外祖諱某先母年若干歸家君家君嘗訓珂兄弟言吾少時吾親為謹擇配得汝母汝母之初歸吾也吾家尚海汝母佐吾朝夕養吾親甚孝至

于喪葬至于終身薦祭其孝不衰於睦宗姻慈幼逮賤率厚有以當吾之意凡吾家衣服飲食賓客所需於為之有道及當益吾家於今之裕皆汝母之能有以輔吾也小子其毋忘珂兄弟謹識之今珂所勸鉅者珂之幼也母勵之學壯而仕也勵之忠 君而愛人嘗一就祿養於官又勵珂曰子之敬愛其親在承志耳口體之適末矣珂繼今不復有聞於母之訓也余曰賢哉其宜有銘按陳氏諱妙善生元至正丁酉六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長即珂永樂四年進士授行人陞贛州知府今為 宗人府經歷次善先卒次璡女二長嫁魏德次嫁魏珷孫男六長吉次尋次慶次安次寧次祥女五長嫁楊讓次嫁陳某曾孫男一文達墓在某山之原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日銘曰

婦也有誠妻也有恒母也克明德善之祥來嗣以興

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君妻宜人王氏墓志銘

兵部職方員外郎吉水周君之配王氏初以其子叙貴封孺人後以職方貴封宜人宜人之初得疾於鄉也叙在北京奏乞歸省 詔馳驛以行既差數年宜人復疾叙復奏歸省侍疾越兩月宜人竟不起宣德七年六月十四日云於是叙以職方命來求墓銘余與職方同郡同 朝叙又從任館閣久不得辭乃按

狀叙而銘之王世儒家與周同邑元丙陽學官德明生君賢君賢生子職洪武壬子鄉貢進士歷睢寧淳梁濟陽三學教諭宜人之曾祖祖父也母彭氏宜人諱靜王氏家範素嚴子孫不得小有過失而彭氏博涉書史明於化導故宜人德性蚤成既笄擇所歸周故名家岐鳳以文學為君賢所愛遂歸為繼室職方君也初歸丁家屯衰方勤於內以助興復事舅致誠敬不及事姑歲時薦祭如事生撫前室子慈愛備已出職方兄弟三人其季以口衆求析爨職方顧宜人言何若對曰祖父來不析而今析乎既析欲復合得乎職方言是吾志也乃不析長育孫姪同己子而皆

成其室家教子若孫必務學且慕程督於內且恒戒之儉約閨門食指七百餘衣食均一人無間言旣嫁未嘗一日忘父母始職方爲即墨簿宜人偕行教諭時在濟陽　先朝靖難之師及濟陽宜人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於職方遣人往訪凡三往竟得其遺骨及遺文以歸恒自歎吾乃爲女子不得以時展先人丘壟念及輒酸楚至老猶然一日約女兄弟俱省父母墓至則大慟幾絕蓋自是益病踰年遂卒將卒召其子若婦戒之孝悌儉勤而出所遺衣物分給族姻孤子之不能婚嫁者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三勉叙賡叙永樂戊戌進士白翰林編脩陞脩撰二

女其壻進士金昭伯廬州府學訓導彭埴孫男七棠渙復巽同伯咸叵女三曾孫女一葬以卒之歲九月十五日墓在醴塘泥洲之原銘曰

士之百行惟孝爲宗自古有女孝宜人儆同孝有錫類其在周之嗣

墓碣銘

翰林脩譔蕭時中妻安人劉氏墓碣銘

永樂十四年五月七日翰林脩譔廬陵蕭時中之妻安人劉氏卒於南京年三十有三旣歸葬其鄉時中自狀其行以其子緝來拜乞銘余嘗聞安人孝行於其姑矣則於表之以勵俗不當以辭永樂十二年時中迎其母太安人就養來南京而安人侍行旣至踰月時中被召赴北京又明年安人得疾太安人百方求醫竟弗治太安人晝夜哭慟余於時中同鄉且同寮偕周編脩孟簡往弔焉太安人春秋已七十泣謂客曰新婦初歸吾家即事舅姑如事父母處長幼貴賤咸宜其爲人和柔恭愼未嘗有違禮自有此婦凡吾家縫紉浣漱饋食之事皆其所爲不以及吾而皆精潔如吾意自有此婦吾無日不適今老矣方倚孝婦終餘年柰何其遽死乎而泣下不已言愈酸楚不忍聞又數月太安人將以其喪歸是時時中已南還旦夕且至矣余又與孟簡往問之盍稍緩母子一見

而後行乎太安人泣下潸潸曰人情誰不念少子顧老矣無孝婦終養今幸歸有家子家婦能養吾意決矣遂行余嘗自歎婦而致其姑愛之如愛子喪之如喪子非誠孝能然哉安人諱冬字嚴貞劉氏初自安成徙廬陵家於敖城板塘里世儒家其父楚玉母顏氏其子男一人即緝也銘曰

此劉孝婦之墓無戕其塋無翦其樹孝有錫類其來無替

太安人于氏墓碣銘

尚寳司卿張信爲尚寳二十年余時爲翰林凡　朝廷作寳皆則翰林尚寳供事

上左右以是恒相比而余與信侍
仁廟監國十餘年相比又容時信母太宜人已七十
餘就養京師康健無恙喜其子之於余比也嘗語信
吾死得楊君銘葬足矣信奉以告余曰春秋不豫凶
事余何爲孝子出此言曰非信敢然惟大人之志也
姑諾之而日益孰其母之德善宣德元年太宜人年
八十有六正月二十九日卒旣葬京城之南鳳栖鄉
遂來北京請銘按事狀太宜人姓于氏世家登州萊
陽縣逢山鄉其父宗族以行稱二公太宜人諱妙惠
性行淑慎旣笄歸來州掖縣進士鄉張氏其夫兄弟
行以五稱太宜人之爲張氏婦也於尊卑疏戚之爲

能各盡其所當然於佐夫之內外事能咸有條理歸
二十年夫没居孀能謹教有其遺孫男女能嚴保其
家不廢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貴　賜誥命
封太宜人男三長義以軍功積官至旗手衛千戸先
三年卒次仁次信太宜人嘗疾劇醫弗能療信禱于
神刲肝者液以進太宜人飲之疾愈鄉里上其事於
朝詔旌其門曰孝行而擢信尚寶司丞再陞尚寶司
卿女二長嫁江陰衛百戸俞敬次嫁楊輿孫男三晟
昱昂昂襲旗手衛千戸曾孫男一洪上古聖人之教
孝也有道焉中世教道微而孝之本諸天性者不泯
故有出乎至誠或不能無踰於道爲

上者亦嘉寵其誠焉耳如信是已然能爲信之誠斯
矣其亦以有父母之教歟銘曰
崇丈之墳孝子之母生榮於躬没稱厥後銘著孝辭
以視緜久

羅孺人墓碣銘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泰和陳孔碩先生之配
羅孺人卒時其子孟旦以泰和縣儒學訓導考績及
孫年以貢皆在北京明年始克聞計屬士奇爲銘將
歸而刻諸墓士奇先母宜人先生女兄也與孺人相
親愛如同産士奇生五歲與孺人冢子孟潔同學同
出入孺人撫愛訓教之如子始終一意也先生没又

矣先母没又二十餘年見孺人猶見母也今又亡矣
哀其能已乎銘其可已乎孺人姓羅氏諱恩褒邑處
士楚材之子處士孝友廉潔之行斷斷不可少下古
人前進儒師君子皆推讓之娶彭氏無他男子唯一
女孺人也温惠端靜自幼凡織紝纂組衣服饋食之
事習爲之皆精密誦書於小學論孟諸書悉能倍誦
講說及笄以配陳先生而納贅焉先生早喪母迎
其父海東先生就養塤館孺人相夫事舅一如事父
凡生而養没而葬祭必誠必盡蓋族姻閭里皆稱先
生孝子孺人孝婦無間言焉先生没孀居守節三十
年謹禮度如一日治家教子皆以禮閨門之間不嚴

而肅宗族有寡孤匱之者皆賙之處事率由於學蓋春秋七十有六而卒衆郡論壽德之稱必推孺人子男二孟潔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次即孟旦女二長適監利縣典史蕭覬資次適曾永齡孟潔及蕭氏女皆先十年卒孫男六年孝練紀純紘女三曾孫男女各二銘曰

緊孺人之行柔淑以貞孝有自傳禮有自承既壽考終吉壤聲塋亜祉錫胤厥來繩繩勒銘俾徵楊氏之朔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畦樂先生梁不移之配姓陳氏凡贛州路推官

致仕學禮之曾孫潮州路儒學教授以道之孫處士有慶之子母蕭氏孺人諱某在室有女德父母求佳壻於名族得畦樂而內贊焉無幾遭元季兵燹焚蕩州閭鄉黨莽爲丘墟畦樂與孺人掇拾煨燼拮据爲庇以養母及婚嫁其弟妹畦樂教授里中二子潛混幾冠皆力學能教孺人曰學必務經術毋徒挾兎園冊自足耳其治家長少內外秩然有度而躬儉勤率先二子皆仕潛累官至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混累官至蜀府紀善孺人享祿養三十年凡所以治其家者一不變畦樂先生卒孺人雖老教其孫曾一如教子之勤孺人弟仲述爲監察御史卒於官其妻亦卒

家甚貧遺孤賞及女一人雖依其叔而孺人矜恤教育之如子賞依梁氏以學後舉進士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卒於官家益貧孺人又盡力矜恤之而以孫妻賞之孤异其篤於親義類此親戚有過必爲之隱而喜道其善於利必顧義之可否待臧獲如子嘗曰此皆去父母而事我柰何不恤其教人亦必以此宣德元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子二潛混也潛先卒孫男若干孺人之卒也葬某鄉某原又三年混來北京以狀求銘墓余嘗銘畦樂及㫺之墓矣然余生晚不及見先世事孺人祖母楊夫人先少傅吟窓府君之子孺人自幼爲楊夫人所愛歲時嘗携歸外家故

多知吾先世內事而數爲余言之巋然姻戚老成人也而余以長女妻潛之子楫又爲長子娶混女皆孺人之命則孺人墓銘柰何以辭銘曰

躬祿與壽有蕃來嗣嗚呼德人吉壤千歲

武夫人墓碣銘

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介新建伯李公言於士奇曰或蚤孤賴先妣夫人勞心苦志育之訓之以克成立有今日仰荷　朝廷錄或之微勤而進贈其三代曾祖祖考皆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曾祖妣祖妣妣皆爲夫人王氏所被寵榮盛矣惟或之旦夕寢食弗寧者日有厚祿而不獲以奉父母一日之懽其尤

弗寧者凡先妣所以訓誡者歷歷如昨日事不敢忘不敢遺也欲刻石于茲以示後子孫而非文不傳用敢布其私懇於是問夫人素所爲訓者曰或生十年而先考棄背先夫人朝夕勉之於學曰惟學克知爲人之道惟學可以植身日遣從外傳而躬程督於內又教之脩忠信恭讓之行於鄉鄙閭里咸甫成童官召補世父戍伍於時尚童心先夫人勵之曰男子生當挺特卓立毋猥自局促未幾從征漠北乃兒不花之地先夫人泣而送之曰父母惟爾一子但愛重爾身即愛重父母矣勤力奉公毋忽毋縱人能秉心忠孝神明自佑也還未幾又從北征鵝寒山數亦如

之還遂調燕山左護衛先夫人喜曰兒得所歸矣奉天靖難之師初出或在行先夫人送之曰勉務恭勤以衛　主勿顧念老身也內難平　朝廷行報功之典進或官至府軍前衛指揮使或入拜先夫人又勵之曰汝發身行伍其艱難備歷之矣宜恒體念以恤下又明年　賜誥命追封或二代而封先夫人爲太淑人又明年先夫人以病不起此或所爲求慟不寧者也余聞而歎曰賢哉乎令母宜孝子之爲圖其傳也既備録其語遂爲之誌曰夫人姓武氏世家永平之遷安及笄嫁盧龍王氏爲得成之妻年四十有三得成卒生一男或以武功歷事

三聖自燕山左護衛百戸累陞至驃騎將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奉　命率師討叛方承眷任之隆孫男六瑀璡珏瑛理瑄女二夫人卒於永樂五年十月十一日壽六十有九葬通州清安鄉之原銘曰

人之爲才厥有本源本源伊何父乾母坤有善有仁有訓有言源澄流湜本厚枝挺時有虎臣桓桓駿奔以從以衛積勞樹勳迺言究之有肇必先維父維母其慶之源母行之惇母訓之諄報施孔彰自　天頒恩湑潞之滸峩峩起墳永揚弗泯述德有文

墓表

禮部尚書胡公夫人范氏墓表

宣德三年三月十九日禮部尚書武進胡公之夫人范氏卒事聞　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既葬之又明年其子長寧齎主客郎中孫原貞所爲夫人墓志以父命拜求表墓余與尚書同朝三十年而南京相隣居十餘年兩家相好也時尚書奉使命恒在外長寧方髫齔夫人及子留京師旦暮門內肅然無語咲聲聞外間遇長寧未嘗不拱手端立道側俟余過有問則對否則屏氣正容凝然夫人之父范先生嘗一至南京閒暇輒喜過余譚論前史而道其先世文獻及鄉先輩聞人歷歷如昨日事未嘗一毫涉聲利蓋清厚長者也他日余家人私論隣比婦德之賢

而有禮者必首稱夫人余曰觀其父與子可知矧胡
公之儀于家有素乎尚書屬余文非以余之素相知
乎按范今爲武進人系出宋石湖先生成大胡出文
恭公宿二家門地相望夫人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
祖致康丙興鎮巡檢父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年若干
歸胡氏爲冢婦逮事姑姑治家嚴肅夫人孝敬爲諸
介婦先於妻道母道咸盡於友介婦睦族姻咸宜胡
公舉進士自給事中累階禮部左侍郎太子賓客兼
國子祭酒至尚書夫人亦再被　恩命自淑人進夫
人雖貴盛其恭勤儉約一無所改易曰恒其德貞夫
人有焉卒年五十有一葬邑孝仁鄉周莊之原子男

一即長寧既葬母廬墓側久不去聞父召乃詣北京
鄉里稱之女一適林玘嗚呼先王盛時德化流行諸
侯卿大夫妻皆秉德執度有君子之行當時形諸詠
歌傳於後來則今之世有好德如范夫人者其可無
傳乎遂爲之表

前山東鹽運副使蕭公妻宜人郭氏墓表

行泰和邑西一舍許曰南溪溪之上故家曰蕭氏蕭
之君子曰鵬舉其卒而葬也余銘之後二十有二年
鵬舉之配郭宜人卒詹事王君既銘其墓宜人之子
鎡在京師又求余爲表泰和數十年來語妻道之賢
曰郭宜人語母道之賢亦曰郭宜人則余何辭宜人
邑篠溪里名家父與恭元萬安主簿富貴雍宜人天
性柔淑樂澹素而謹飭自持涉學問知其大義歸鵬
舉不逮事舅姑而歲時薦祭甚謹忌日必素食鵬舉
有弟妹五人待之一如鵬舉之友愛嫁娶具以嫁其
妹如己之妹於奉族姻長者及待下至於臧獲皆適
其宜鵬舉仕爲蘇州府同知單身之官持廉介後坐
累謫河南宜人鬻產給之而理其家政井井不紊鵬
舉之規也雖貧家益落於事必當義不計利聞陰陽
家言舅姑所葬地下濕宜遷馳書咨鵬舉遷之鵬舉
復起爲山東鹽運副使廉介如蘇州而宜人理其家
日有餘年六十有六鵬舉卒二子長金已出次鎡庶

出常均所有於二子衆謂金宜厚宜人曰子一也何
有厚薄然愛鎡好學嘗曰成父志在此兒意常厚之
鎡舉進士歸宜人喜津津見容色三年鎡被召宜人
歎曰吾老矣將不復見汝勉務善德無忝父母此宜
人之篤於妻道母道者也他如教育親戚孤子長而
成其家室又導之奉先之大節蓋其行可書非一享
年八十有八卒於宣德辛亥七月八日子二男三女
男即金鎡女之壻郭仲啓吳世昭巴東縣學教諭彭
顯孫男六縉選中江西鄉貢準國江渭溫曾孫男四
嗚呼自孔孟明義利以垂教士之進用一世幾何況
世逾遠又女婦耶鎡郭宜人允配君子有來繁祉垂

百世祀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墓表

太僕寺丞丁維南妻宜人徐氏之卒而葬也監察御
史黃宗載既志而銘之其子侃倬又以父命齎國子
助教徐疇所狀行實介刑部主事徐孔奇以來謁拜
請表其墓按狀徐世家南昌豐城父與京宜人諱德
天資淑惠佩承姆教年二十三歸丁氏丁故邑鉅家
同爨常百人宜人以孝事舅姑而待妯娌及族姻皆
得宜其卑且賤者皆樂為之使以是家事無鉅細舅
姑悉以屬之而為之有條理維南既出仕為典教署
丞又陞太僕丞有子四男二女宜人留家居教養之

男皆遣從明師學維南得著意於公而無所私累者
以宜人主乎內也卒於永樂戊戌四月六日享年六
十有二其子男儼侃倣倬侃治書經永樂十年會試
中副榜授和州儒學訓導倬亦治進士業其女一人壻
陳用端周思道孫男三騏鳳驥女五孔奇為余言丁
氏於葬事斥去一切浮靡無益之費備棺槨之制周
密以固合朱氏禮而狀亦云以松脂二千斤內槨中
加炭屑沙土二百石築其外又外固以石為經久計
可謂厚於送終者矣夫亦其有警於流俗歟比年匡
廬西山之間往往盜發塚墓有司怙莫禁戢兵部盧
侍郎葬西山之麓盜發其墓至再雖無所得而體魄

有不幸者矣夫忍於為是者亦將無天道之應乎則
余之著斯文雖以表宜人而為薄俗者亦可以觀焉

康節婦墓表

洪武十六年江西按察僉事翁師善行部至泰和下
車首問風俗及忠孝節義之焯著者得節婦三人聞
于
朝又三年詔悉旌其門復其家三人者康仁安
之配陳氏其一也又四年康節婦春秋七十有二卒
陳泰和世醫家仁可節婦父也節婦諱端自幼秀慧
莊重謹嫻訓父母愛之既笄擇所歸以配仁安事舅
姑相夫咸盡其道處娣姒族姻下及臧獲各當其分
歸康氏三年舅歿又二年仁安沒獨奉老姑撫幼子

躬勤持家數歲兵亂作寇環四境獨先舉家走避巖
谷不蹈於禍所居屢燬于兵卒勤屢作之以禮厚自
坊所親有利其產而諷之他適者斷髮誓天示不復
有他志孀居垂五十年貞潔之操如一日孝養姑終
其身而卒成其子於善行女德之大曰婦道妻道母
道節婦其可謂兼之矣其卒以洪武戊辰十一月十
八日男子一人德昭父歿始三歲長而溫厚醇謹明
法律郡邑吏率師之其存心長者而賤深文吏不直
草芥凡讞獄經德昭議多見寬貸或誚之曰子待樹
德耶輒應之曰人柰何不務德哉後節婦卒之三年
亦卒孫男二郁岳女三曾孫男七祿勉順賴韶填顒

女八岳洪武丙子貢士累官梁府紀善穎顥皆永樂庚子貢士穎明年登第　賜進士出身殆康氏務德之應歟固本諸節婦之教哉節婦之事見鄉先生陳公吾述贊謝子方銘墓余少授徒其里蚤嘗升堂拜節婦又相與德昭父子祖孫者四十年故岳復求余表節婦之墓

太宜人曾氏墓表

太宜人姓曾氏曾之先家南豐初徙盱之楓坑再徙金谿之黃通里世襲儒學有聞人元盛時與臨川虞士孫發當齊名朝廷以崇文先生徵不起有文者太宜人曾祖也鰲湖書院山長諱仍洪武初金谿縣儒學教諭諱易若祖與父也母鄭太宜人諱隆生有令質長益脩其女德父母愛之曰必求佳壻時同邑王脩本從游教諭君力學謹行嶄然出群輩且家世相望教諭君喜曰佳壻莫踰此矣遂歸焉孝事舅姑舅没奉姑敬愛逾篤勤家以相夫夫没無幾姑没太宜人年三十子一男二女男英年十二女皆幼太宜人瘠苦以禮畢二喪時徭賦頗煩王氏惟藏書千餘卷有田百畝無他畜貲或道之其鬻書與田以給公家者太宜人歎曰此王氏累世所積以遺後人奈何自我棄之不聽而盡鬻其奩具給焉日勉英學問日其敬嗣爾先人於是家益落又無臧獲之助爨汲井臼

東里文集卷二十二　二十　余垂三

悉母子躬任之而太宜人所以持身率家甚嚴英登第官翰林時迎太宜人就祿養者數年英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得授　恩典以已之散官職事贈父而封母太宜人遂拜　誥歸居兩月太宜人曰既仕食祿勉思效分寸報　國家毋徒久安於私也英奏分其俸之半給於鄉爲養且時時奉所得賜賚太宜人數以分族姻之貧者自其子官於朝三十年階四品聲與英奕太宜人歸治其家清儉一如布素時而薦祭必加豐毋傷其家人凡賓客之來及鄉閭處事必如禮而躬督諸孫務學力善曰必無忝而祖父自少至老恒勤女事雖老歲必製精絺以遺其子或曰子貴顯豈少一衣邪曰兒但愛念母老使知母能是其心安矣年七十有五清明康裕而旦暮紡不輟一日微疾端坐而没宣德七年正月六日也英聞訃奔喪歸　上遣中使護送之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事蓋特恩云英自翰林脩撰累進其官今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女長嫁徐洪次嫁許貲孫男五裕祐祺禎禕裕與進士歷西道監察御史孫女一曾孫男三述進逖女四太宜人以没之歲九月乙未葬其邑歸政鄉北昔原有季敬姜文伯母也溥達知禮文伯相魯敬姜猶績文明先王之訓以逆其子孔子取焉若

東里文集卷二十二　三　呈世成

太宜人非其得於前言往行率而蹈之歟不然何以
其持躬遺子孫者皆相類也余故表諸其墓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一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傳

胡延平傳

胡延平名壽昌字子祺以字行歷官至延平知府有善政人敬之不名字之故稱延平云延平吉安吉水人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十世孫父某生延平時其母有大星隕舍延平自幼已屹然有巨志初受學同郡龍原因吳草廬兩先生皆愛重之吳先生以女妻之

皇朝兵初已下吉安而新淦寇猝至民陷于賊從者千餘人寇去總戎者志將盡殺千餘人延平曰吾不可坐視即詣總戎言從寇非民所欲不可盡殺將軍奉命來為平民耳今不察輙盡殺千餘人失民心矣總戎者悟盡釋千餘人不殺洪武三年詔郡縣舉文學士縣令丞舉延平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察最上者得十八人以進延平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祥上喜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豈若朕得於一日哉皆以為御史即臺賜宴延平數言事持大體不肯瑣瑣務有陳說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採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未幾　朝廷得廣西簡近臣往治之

上曰前上書胡御史其人達於大體可遣也按廣西按察僉事延平至廣西問察民瘼遇罹于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奉遣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延平獨曰法貴平巖失平矣不爲動行部慮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辜猶三四覆訊不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讞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融州石刻有元祐黨人碑立命碎之三年改知彭州益務脩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悉無收前之繕脩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脩堰延平至曰土

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爲書白于府轉白省省難之延平再三言益剴切省乃聞于　朝從之命下省以委延平而責成焉延平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塞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延平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脩彭川堋口諸堰益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延平之愛已也皆聽服其教居三歲獄無囚先之流亡者聞州有賢侯相率來復故業終延平去州民戶及賦入之數視初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餘未久野累白骨彌望

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庭故有枯槐數十株延平至皆復榮又有群鵲來巢時下馴近人及延平將去群鵲噪于庭數日去乃已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時府郡故有病民者悉去之廳事側有淫祠數爲妖前知府徙舍避焉延平命毀祠更作室其上居之妖頓息益修飭學教躬勵士子築祠祀李先生侗務以儒化民朞年百廢悉舉民皆敬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公宜少休延平曰一息未絕尚可以怠　君事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夜有大星隕舍是日延平沒于官洪武丁巳十二月也年四十有五郡之人爲罷市奔走

泣弔如喪所親延平二子長曰直次曰廣今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贊曰余家距延平所居僅百里又姻家王子啓先生與延平同上京師爲御史同爲廣西按察僉事又同入蜀爲州守余以是多知延平事延平爲人長身魁梧偉然而莊重不可犯其初至廣西廣西人望而畏之及承所設施則皆愛之以爲父母後遷延平延平人已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其豪猾之民巨奸之吏亦皆竦然斂迹矣夫嚴不病下寬不宥惡延平專任德意何嘗不威儀並著也余故具列其行事以傳於世

知事府君小傳

知事府君諱清字子鼎姓楊氏號溪園漁濯洪武庚戌詔改太和州爲縣御史劉昭先知縣事首以明經舉送京師授松江府知事松江繁劇聞天下初到官知府以下咸迂視之府君敬慎信且明治事森乃色而處同官馭下吏一以誠意人不忍欺之皆爲之盡心雖公牘日累百計未嘗滯積莅事務寛恤知府以下或發之過急必從容進曰爲民父母不能少緩之乎聞者悦服自是有欲爲苛察者恐府君聞即止亦多有德之私竊相謂楊君賢者其助益我以君子也嘗行縣督賦民相勸告此長者吾屬可不勉力而貽譏累乎稍暇輒詣學官爲諸生解析經義滿一歲遷

福建鹽運司知事運司無大繁劇而府君勤慎一如松江時其長官尤賢之歲余坐累謫廣西道卒小孫山下府君少孤貧養母夫人至孝與先諭德公友愛尤篤先公没晝夜哭久不已撫其遺孤甚存恤惻怛爽寛裕於人無怨惡不以僞隱而隋其所守當行道失足損人一雞時旁無知者顧從者取白錢置雞側而後去安泊泰君官服食一如布衣時雖廉潔不務爲名没之日家無一錢所著詩文有溪園餘閒録恒游蒙藏于家

退菴府君小傳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姓楊氏父觀山先生篤行爲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既傳其家學聞求豐劉于先生遂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通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中種復起爲禮部主事數月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人望而敬之家貧清脩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爲政行如有曾弟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遇近婦

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案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刃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説主之累歲有司不能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

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
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寠我不恤之
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
所歷官皆繁劇躬勤涖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歸
輙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
室曰退菴杜門却掃紬繹籍研覃自娛足跡動何決
不出戶限嚴交遊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
數人獨與從兄益氏羅椎子理鄧尚宗志契合甚篤
世稱揚羅鄧初備羅鄧雁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
徒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爲
德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氷蘗之操

皆無敢犯者海棠陳先生嘗稱府君有氷清玉潔之
行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爲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
法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疾退子傳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
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皆學雄文爲鄉
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　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
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
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
安成寇猝入西昌恣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
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將所懷金得免

繼復有獲之求金已盡矣斮之幾斃繼又有寇至見
老母哭其傍甚哀憫之乎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
廼甦稍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宗寇詢知其儒者憫之
予酒肉又爲詩嘉之道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遂去疾
退子少好學負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
取其父母亦矜詑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
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
省留爲官使則慨然歎曰七當苟從奔走人階庭
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　朝授閣陵稅課
使忻然曰采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矯蠹商賈
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從平陽持已

愛民如困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長明府以聞命致
事歸則欣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
介脩潔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承喪
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待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
友及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
致之疾退子挾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咲相懽時
爲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
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於官而其所適
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
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
不能究知疾退子平生剏令丞亦於是疾退子已八

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歟歟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淟涊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疾退子非其人歟建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爲備歛葬之具適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有人焉猝起旦暮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蓋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爲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

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爲人世其可少乎

黃伯器傳

黃伯器名畤一字孟鉉其先歙人宋淳熙中八世祖芴知吉之吉水縣遂家焉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自經傳子史百氏及天文地志醫卜諸書靡不通究父彥粲亢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伯器天資絕人八歲倍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班孟堅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嘆曰今之軾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脩篤學兄弟自相切磋亦必推服其兄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隸京師密邇庶事叢脞簡牒山積伯器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註誤罷官退處山林取昔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聖人之經至於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泳渟滀久益沛然而從學者日衆伯器爲開諭獎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其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嘆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晦庵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

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君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國家初興吉之宗師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己任所從學者衆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爲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灑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仰而興慕俯而私慨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刪廣緝之所述者爲之傳云

羅先生傳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名
膚溝主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
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兄可父敎
祖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吳乾乾
繼吞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悖記精思夙夜不
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
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戍濮
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游余先生陳心吾嘗稱先
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舉學御史
劉昭先知縣采思理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爲
之師特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 華明

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妖賊糟李萬戶者以
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
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甚急踪跡所過衛逮繫數
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
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
死時胡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浩然白也曰糟
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詰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
人諭之曰 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已出即汝等
募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捶楚而庇一賊
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
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

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 命下賦民
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率無所辦先
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
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
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求蘗之操愈
勵而郡民之心懷食不忘爲政以寬然務本擾賦吏
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爲官麥事覺府以法治之仁懼
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達吉淊德安任出誣告先生俄
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
馳召逵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
之賢守共一二人耳其可以枉忠賢哉彭知府及先生 曾州馬知府馮湯三壽

人逵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
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粟木染軍衣爲
咪學所劾謫戍西安行案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
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
屢賊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
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
獨口合吾輩所讀皆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
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
元常年及七十 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
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
西之役發遣者修其學又廿年而館當是時所以

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
竊私念先生所以脩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
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爲傳于録一通以
寄其子賓繼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忝云

劉子輔傳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
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
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横者畏之時憲使
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
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
累左遷交阯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感

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賊勢猖獗他郡縣
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侶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
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
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鬬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
不支曰吾奉　命守茲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　聞贈子輔布政
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恭恂
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喜交附人蓋鮮知之而其
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
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
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圍若清且蔡閒卒之
不逃誅於國與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傾貽誚無窮視
子輔盜水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
揮李任等敦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
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
不絶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君嘗之正人君
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周是修傳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與里名家其先
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朶累有科第其支裔徙離
江巴是修之所自出也是修少孤貧力奮於學從游
郡先生胡若樵諸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録蕭執

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
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
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
焚明日是修詣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
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恭入應天府學自經六
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

劉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
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
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
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
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廢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
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
邇言家訓藭莪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語人有
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知人
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弘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
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

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
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偶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
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為
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佑字子啓琬號啓翁王出琅琊後徙金陵
徙泰和世系具家譜先生十數歲知自重以古人為
師不泥流俗初從鄉貢進士曹隨浴毛氏詩長遭元
季之亂與兄子與先生避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
弟自為師友稍出游南昌與辛敬萬石曠達楊士弘
練高劉永之輩為詩友行省平章遂禮致先生為塾
賓癸卯日聞四方江西既內附先生首舉敎官吏部
試中經義偕十八人者入見是日太史奏星象文明
之祥
太祖皇帝喜皆除監察御史賜襲衣又賜宴御史臺
先生劾奸貪振憲紀風裁勃勃動人廣西平初置官
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孝謙為按察使先生及胡子
祺為僉事子祺曰古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
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
示勸懲後將難制遂從先生議先生所分按郡縣吏
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王師初平蜀重郡守之

寄遂從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彰州崇慶承兵革凋
弊之後植仆煦槁隨事盡心民稍復蘇坐累罷歸而
從學者日衆先生嚴師道其施教有方務見實效後
生晚學望之皆內自斂肅不敢後肆江陰徐遜知泰
和縣勵精為治聘先生訓導縣學日躬詣問政先生
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耳遜虛已惟先生之
言聽而行之不疑於是五六十年知泰和者其設施
當大體得民心民至今謂道之無厭者莫有過遜蓋
自先生導之矣先生孝友忠信嚴毅端方海桑陳先
生嘗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屈其所學劉尚書子高言
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敬守曰子啓平

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霜烈日執國當憚之先生擅文章養氣爲要中歲以前所著毀于兵晩獨存長江萬里稿先生年六十有六卒二男子皆殤卒時惟二女子在其行事舊無紀述梁潜嘗從受經欲作傳未及而卒余丱角以姻家子恒得侍教猶及見所藏僉事知州時政事文書充積牖下時不敢有請今所藏無復存者每念士君子挺持魁傑如先生者一代無幾人其可使泯而無聞謹記憶耳目所得大槩爲此傳雖言不能詳觀者可推類以得之矣

陳孟省傳

陳泰和碩宗五季時自金陵徙來歷宋元以科第入仕者六十人　國朝心吾先生爲江右大儒洪武初朝廷遣使徵議禮以老辭三子孔立孔與孔碩孔碩見余所作墓表孔立孔與皆明經擅文章孔立負才識卓犖不苟於小節嘗仕爲白水縣丞孔與溫粹如玉隱居不出孟省孔立之仲子爲孔與後名睯心吾先生七孫特愛孟省十四即侍先生上京師及考鄉試廣東江西旦莫不去左右者十數年爲人質確苦學攻詩經及大學語孟中庸晝夜誦讀精思諸經史子皆通究治科舉業其文一本實理而深斥浮靡之習蒻冠甚見重先生長者同輩者皆往質疑請益而愈益自進不少懈爲人峭直寡合邑中士所與交者無幾人行道邂逅流俗人俛首過不一顧嚴義利之辯不輙受一毫於分之外年十五六即名其讀書之齋曰克治以自勵精楷書平生所繕録文字甚富一點一畫必如法蓋類其爲人邑大夫舉充學弟子員歲甲子江西鄉試衆皆必孟省在高選是歲江西聘心吾先生考試有今考官不得以子孫預試遂格不入丁卯再試將入會聞大夫喪遂止同門生素爲孟省薄者訟孟省母無祖喪不就試之令有司刻深不明竟坐孟省不應而罷其弟子員己巳乃罷黜弟子員皆徵詣京師分布諸司治吏事踰年孟省抑鬱不

得志竟卒盖年三十有五一子西安少孤失學易業賈而卒無嗣先夫人孟省姑也余生後孟省十歲丱角嘗從遊焉既長敢相厚孟省志甚卓學甚篤行甚堅卒不遇以困死非其命耶夫挾藝求試以干祿也大父喪不恤而汲汲於祿禮歟執法吏不推人情明禮義可以爲長歟吾著孟省之事以悼賢者亦於法吏有警云

録

抱灌子録

抱灌子閩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鄰習圃之業治五畝之地爲十數畦褋蒔蔬菘芥萱韭葵莧薑

菁㞐狐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害苗者輒去之以旦去蟲日中去艸暮則抱甕以灌率爲常故雖饉歲抱灌子所蒔恒孰蓋爲之不厭于勞也然非專以自給有欲取者聽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恒遇其抱甕灌也號之曰抱灌子 雖業圃乎 一編未嘗釋稍暇坐塍傍箕踞誦聲琅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陶元亮田園之詩或自爲詞以歌曰灌畦東西兮灌畦北南吾任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星以灌兮戴日以鋤聊任吾力兮焉知其劬我思古人兮仲尼飯疏綌綺有自得之音會賓興詔下縣令丞廡知抱灌子賢薦之 俄嘗與稽古述作之事矣已

而擢夏官郎又擢天官郎東皋耘夫嘗出而邂逅焉熟視其狀顏曰此殆非趨榮急利者也旁有知者曰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耘夫就而與之語抱灌子若罔聞之他日又邂逅焉問及魯隱公以來二百餘年王霸之得失抱灌子張目吐辭娓娓皆不失聖人之旨耘夫咲啞然謂曰抱灌子君爲不終嘿嘿耶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時抱灌子益有志於退耘夫聞而竊嘆曰抱灌子其志尚可以激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而義不可也蓋悒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事不可以泯沒輒録記之抱灌子陳氏禕名耘夫廬陵楊某云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表

兩朝實錄成史館上表

伏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漢以來至于唐宋皆建史官專職紀述我 國家奉天啓運
聖聖相承大經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于下萬方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
神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成書欽惟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剛健中正廣大欽明體天之心行天之道勵精為理躬儉愛人再奠邦家中興鴻業文治光昭於日月武烈弘靖於華夷大畧雄材茂功偉績規模弘遠卓冠百王欽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孝友英明寬仁恭儉敬天法
祖制治保邦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斂博施濟人撫盈成之運廣文明之化丕新政紀聿敷德澤恭
月之內天下歸仁
二聖升遐雲車孟遠萬姓哀慕海宇同情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纘承大寶君國子民

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歌九功之惟叙得萬國之懽心
上念
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簡冊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勅脩
兩朝實錄命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山臣英臣溥總裁臣榮臣英臣直臣述臣時勉臣習禮臣學夔臣備臣從善臣貽臣鶴齡臣洪臣永清臣叙臣日恭臣敬臣翰臣雅臣翥臣鑾臣中臣叔剛臣文奎臣節臣錫臣莘纂脩發左右史臣之所記閣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關制度者雖細不遺切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
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擬諸形容誠難髣第乃若附錄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
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上進
伏念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而久稽亦討論之惟謹方諸良史深愧乏三長之稱監于
先朝庶少資
萬幾之暇

經筵謝表

知 經筵事太師英國公臣輔同知 經筵事少傅

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士奇少傅工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臣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
溥兼 經筵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英翰林院侍讀
學士臣時勉臣習禮侍講學士臣循侍讀臣泰侍講
臣穀脩撰臣愉臣鼐等茲者恭遇 經筵肇啓
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膺 恩澤謹奉表稱謝者臣
輔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清地寧昭
聖皇之統御時康道泰美文治之隆與日月光華中
外忻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廣大寬仁尊 尊親 親崇

兩宮之至養推恩布德得四海之懽心是以三光全
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益勤稽古之學益弘養
正之功謂易書詩禮春秋之文皆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萬幾有暇恒 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
儒雅用咨啓沃用致進脩上以承帝王心法之傳下
以錫臣民皇極之福光
祖宗之洪業擴海宇之隆平臣輔等猥以庸才咸叨
榮命荷絲綸之飭勵縱宴錫之駢蕃於緝熙單厥心
允協周成之德念終始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

議

吳文正公從祀議

欽奉
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
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
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
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
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
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
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顛冉理
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
之旨考正考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
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

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
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
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
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
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
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
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
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
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
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
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

功未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
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
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典謹
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詩

平安南詩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
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
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去兵以爲治洪惟我
國家肇興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
害時謂泰和至于
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莫安四夷慕小大
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
暨其子蒼治襲悖兇屢弒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
滋久滋甚
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罔忌畏數侵掠
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
請發兵討罪
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罔其
主有遺胤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

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
遮使者執殺其主遺胤子事聞
皇上震怒召文武群臣諭曰予承 天命保康兆億
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誅斯遐抑厥
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今盜
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厥辜志用武惟盜茲矜
爾群臣合辭以贊必决乃告祀 天地宗廟及天下
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
海驍騎游擊鷹揚九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
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
子必誅弗釋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

惟茲安南咸厭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
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戮殄殲盜猶底汝
罰既殄殲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
惟慈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七百萬拒于境上
民聞王師來爲己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富良江入
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
棄其衆獨與其孳數人並海逃去王師追之悉生縶
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求
安南王遺嗣民既附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悉解去
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
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

歸慈父母相率詣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
于寇黎無遺惟玆土故隷中國誠願復列中國郡縣
比　聖化俾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禽獸羣中
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
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
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
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歷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
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爵循爲常吏歷數姓蟠結深
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討無成功　皇明奄有
四海率先欵服曾不踰世終被寇盜天地之德務隆
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弗伐並行恩威

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慝大拯塗炭弘復
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爲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
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倣古作者之意
譔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惟天生民咸俾遂適有仮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
爲君爲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　皇明悉畀所
覆明明
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徵聘表布長幼
尊卑
皇帝繼統四方萬國延宙而教和豫安遂嚴衛繼交
醜孽其間爲狠爲猜小大畢殘　皇曰彼醜匪異人

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具厥
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頫伏陛言弗時翦屠將俾蔓
延　皇曰申誨猶或改悛弗改弗率兆梁往猶僞恭
簒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　皇曰彼醜獸
心靡易螟螣弗除有遺嘉稷惟　皇上帝付予八埏
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徂往勵汝男
往宣汝武咸弗困窮殲惟醜虜職敷予仁匪曰究武
六師濟濟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
赫赫業業如飄如烈如霆如震戮彼醜虜脅驅爲拒
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陵夜關富良爲帶投兵委戈
斧降進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繫之海隅如探取雛

乃俗宵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悴悴
爰始色溫討其兢兢爰始吹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禍爲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逖遠淪汙
陷茲塗泥　天子聖仁俾返我初內我庇我求康不
遑俘獻于廷　天子受之民有顧欲　天子予之四
夷有聞懽喜告語　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
不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　天子聖仁孔武且
神孰其爲梗讋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懷巍巍中
夏尊安萬國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
皇明

平胡詩•

洪惟 上天眷佑我國家
皇帝陛下以至仁大聖繼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為億兆生民主綏靖涵育四方萬
國林林總總之生皆鼓舞忻戴趨走承奉惟恐不及
至於荊漢氈裘辮髮之衆各率其屬歸誠恭義拜俯
闕下絫荷官賞者不可勝計惟本雅失里弗率偭強
化外
皇上推天地之大德謂率土皆朕民其可使一芥獨
失其性屢發詔使撫徠之虜弗悛益甚要執我使臣
侵擾我彊埸彊埸之民罹其毒虐
皇上憫焉弗寧謂皇天既付予天下天下有一民一

物失其所予烏敢坐視不卹且仁者不姑息畜患以
厲民虜怙終不可放予必躬往視師以永寧我宗社
生民時 車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以發兵所由遂
命將閱師不樂庚寅二月丁未 車駕發北京既出
塞踰五雲關道歷虜川龍旂所嚮上天助佑風日和
融消剝寒沍坤靈協贊磧鹵之野咸出甘泉潔清芳
冽隨地而有士馬所過無不飫足衆心懽懌咸懷敵
愾五月己卯 車駕次玄溟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
皇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奮驅
逐北本雅失里盡棄其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

諸將咸請追戮之
皇上謂帝王除暴去之而已不窮殺以為武時將士
生縶虜衆來獻者萬計詔悉去其縶虜衆有釋兵以
其屬來附者又萬計
皇上進而諭之曰若等悉吾民困于兇孽懷蓄憤鬱
不復自歸久矣今朕不遠萬里來為爾除害勿有疑
畏悉給予所獲孳畜俾自擇便地以居皆懽喜頓拜
舉手加額呼萬歲虜衆遂平獨支寇阿魯台初聞天
兵且壓境率衆先遁
上曰此虜寇既不能遠當還師撲之如拾芥耳及班
師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衆來奔者俱言其狀經獨

之寇迫急請降
上曰虜欲緩我師耳必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
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右翼諸將趄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甲去弓矢
俯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去遂誅其凶惡盡釋其餘
從而撫定之繇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悉寧封
山勒石紀述功德告示萬世七月壬午 車駕至北
京中外臣民懽忻舞蹈 臣惟夷狄世為中國患莫甚
北虜
皇上秉中興之運奉若天道恢弘治化奮揚神武廓
清六合功德隆盛宜有詠歌宣播無極臣忝執筆從

詞臣後謹撰平胡詩一首上進詩曰
皇明受命統御寰宇
皇帝仁聖承序
太祖以教以理洽于率普神化所濡涵泳鼓舞逖彼
朔土負恃遐阻弗馴弗侇執我使者横縱桀驁跳梁
醜虜毒其與處連我邊野人之鞠窮鬱變以猟叫號
昊天盍于我捋
皇帝仁聖憫焉興徒曰時天祇彼敢虐苦惟天命予
予曷敢捨彼絶于天匪予志武乃命將臣整徒閱旅
告誓啓行以類以祃六師遵御萬衆從起如雷如霆
如飆迅驚萬里一瞬飛越崆峒誅斷自天孔神且訏
計遐測幽瞭如盱睹逖彼朔土夏不解沍芒芒磧滷
沃渴惟乳　皇德格天昭答靈祐春暘流敷融麗煦
昫甘泉洋洋徒衆厭飫競奮敵愾踴躍馳赴搗其窾
定玄寘之滸揮戈擊殳鬭若虓闞虜急在顱強抗螳
斧蝕之糜腐縱惟七馬乃有支孽潛伏于莽一鼓而
獮迅於焚羽肆犁其藪散其藏聚
皇帝有詔厥衆咸赦解其縶縛綏其降附曰予寧汝
汝困予懼汝飢錫汝馬牛肥羜飽其創殘伸其喚咻
如旱恢焚霈施甘雨懽呼臚拜
皇帝聖主我昔罔知今我父毋
皇帝神武德施弘溥惠彼朔野同我中土爽塏去沴

罷華邊戍邊人肆寧如愈沉痾虜人始悔如寤斯寤
往來孚好無有欺迋
帝曰康哉其還予駕雍雍凱歌懽騰載路四方萬國
奔賀拜俯
皇帝功德超冠千古和彼自古夏殷而下漢唐暨宋
咸弊戎侮于備于禦不以晨昏財單力竭卒罔驅去
帝御九五隆治弘化肆揚神武扶翊民惡洗濯曠蕩
俾民得所五兵偃戢四海熙豫宣昭人文丕闡皇度
億萬斯年永隆
宗社臣謹作詩以繼肆夏

思訓堂詩有序

思訓堂者通政司右通政宛平陳定至善奉親之堂
也親没拳拳於親之訓不忘故以名堂而著其孝思
焉間求余言夫世之爲父母愛其子盡力於鞠育恩
勤者有之矣而能訓之以善道者鮮訓以善道則幸
其子不違於目前之頃有不可必況望其不違於身
後者乎至善蚤喪父獨賴母王恭人鞠育教訓以成
其德器顯融於世矣而服膺母訓至于母没不敢忽
忘可謂令子矣夫君子之所重者有恒心也故作思
訓堂詩以致相成之意詩曰
昔我升堂言侍母慈今母往矣升堂孔思厥思伊何
母有訓辭厥訓伊何仁義是持事君猶天盡己勿欺

維厚有容維慎弗危我心藏之夙夜靡遺宜其靡遺
允蹈不違僶俛維寅承母之詒伊昔克承式隆慶基
繼今克承永保弗隳克篤念之罔適匪彝庶幾有譽
于親有輝永迪于斯以善厥施

贊

黃思恭學士像贊

藹乎其外洎乎其內不競不絿下于其泰纘先緒於
垂織肇來慶於孔章白虎華蓋玉韞而光榮恩清秩
黃髮兒齒消搖相羊茂綏福履

晁庵像贊

吾邑蕭生寫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晁菴

胡公像可謂似矣然得其外者耳得其內者莫如余
敬書之卷首爲贊其詞曰
偉乎其儀淵乎其中簡而有執和而無同襟宇瑩瑩
颯秋露於玉壺氣韻瀟洒揚皓月於青松洙泗關洛
其學之源大河長江其文之雄事
聖明之主崇近密之任承禮遇之隆其千載之遭逢
也而泊然如抱虛退然如執冲學萃於往哲乾乾乎
終日者蓋希先民道德之意君子爲仁之功歟

鄒侍講像贊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發也直而方
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傅諸經義秋水濟雲

洎乎素心寒嚴古栢凛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
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彥也

自贊

其爲人也知厥初靡有不善知旣往鮮有或是知古
聖賢皆學而能知宇宙間皆吾分內然望而未見徒
係其志今不田而食不蠶而衣者四十六歲嗟來日
幾何其奚以免夫俯怍而仰愧哉易云終日乾乾
庶幾服以自勵

石處士像贊彥誠之父

其中休休其外溫溫雍容者願消搖丘園根忠信於
天賦表行義於厥躬抗素尚於浮雲合逸響於清風

古之吉人今之善士自天佑之式繁壽祉

具慶遺像贊爲韻王令作

含純抱和韜發静嘉有淑令儀協於厥家爲善有慶
有子有文章其之澤惠政在民祿養孔時弗究報施
遺像儼然依依孝思

亡妻嚴夫人遺像贊

處余之貧泰焉以欣從余而貴不改儉勤蓋布裳提
汲無怍乎鮑宣之婦男女劾績有聞於文伯之母視
過不及輔我中道胡不永年於我偕老噫

行儉像贊

學博而志端識敏而才充其秀發也粲若蓉於淥水

其清拔也挺華嶽於情光承明廷闕足以綺休乎家
世詞命論思足以增重於 國華方當任賢與理之
時祿位所臻豈吾所能量其涯哉

歐陽子自像贊

邁往之氣明爽之資有學有文有德有儀如寶劍含
精將試之無不利如良玉在匵蓋藏焉而弗施雖見
諸貌者已老而存諸中若未衰其終求箕山之志抑
有侯瑤溪之時也耶

告祭文

祭告 先考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

卯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
先考府君尊靈伏荷 尊父積德世慶流被小子獲
仕于 朝欽承
上恩特贈 尊父爲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榮捧
命書倍萬愉懌謹錄黃尊遺姪郊貢進士輝賫詣塋
域恭伸燎告伏惟 尊父服此明恩更念藐孤生而
薄祜甫踰暮晬 慈父棄捐生我孔勞棄我孔蚤幸
承福祐用克臻茲心之永傷祿不逮養奉 恩悲咽
如何可言自今以始惟盡此心惟忠惟孝不敢荒怠
伏惟尊靈永佑相之謹告

祭告 先妣墓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三月乙酉朔越十有九日癸
卯男具官士奇敢昭告于
先妣尊靈茲者欽蒙
上恩特賜誥命贈 尊母爲宜人榮捧命書倍萬忻
懌謹錄黃尊遺姪郊貢進士輝賫詣塋域恭伸燎告
伏惟 尊母服此明恩重念某不孝不天生孩十有
六月慈父棄背當此之時兵亂甫定骨肉散亡家產
破析獨煢 尊母慈仁如天軫念先祀危切猶冰保
存孤孽微於執玉逮其有知教之詩書曰此汝先人
之業也汝怠而棄焉是汝不能子而我不能母也憂
勞夙夜險阻備嘗以長以存全之於孤苦顛沛之餘

至其幼既壯其命亦安而 尊母不及見矣嗚呼痛
哉今荷 尊母積德流慶叨承 國恩享有祿食矣
追惟幼侍 尊母糜粥不飽今有祿食能獨飽乎衣
有綈帛矣追惟幼侍 尊母疏薄不暖今有綈帛能
獨暖乎一念之至疾首摧心天地無窮母子此痛其
有窮乎祇奉 恩榮益深哀慕悲涕哽塞莫知所云
伏惟尚饗

焚黃告先祠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正月壬申朔越二十日辛卯
孝曾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士奇敢昭告于

三代祖考妣尊靈曰士奇不肖材知蒴陋仰荷　祖
宗積善累仁慶澤所鍾穫被小子叨侍近積有歲
年茲者恭遇
皇上龍飛恩德覃霈屢陞崇秩　渥賜誥命推恩追
封　三代我　曾祖待制府君　祖金洲府君　考
諭德府君皆追封榮祿大夫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
士　曾祖妣弘農郡君嚴氏　繼曾祖妣高氏　祖
妣胡氏　妣宜人陳氏皆追封夫人士奇欽捧命書
不勝忻悅祗用錄黃恭伸燎告伏惟　尊靈服此明
恩敷佑小子用克忠事庶幾上不累
君親之大德謹用告知謹告

祭康氏妹文

嗚呼吾母生我及妹心母之心敬母之訓嗣母之言
吾妹最賢妹之有家鍾愛賢姑宜於夫子宜於宗戚
謂宜綠髮至白髮之期云何一疾遽殞中道錯愕里隣
戚增悲慨矧於同氣心當如何訃音之來驚仆號慟
嗚呼哀哉命果然耶兄仕京師廿有七年思妹不見
思兒吾妹遂後已矣嗚呼哀哉吾妻家居辛苦生業
亦惟賢妹姑嫂一心扶助裨益不知倦勞吾妻多病
以至于沒兒女呱呱惟姑是恃保抱訓教靡夕靡朝
詎謂再朞吾妹又沒兒之抱慟曷有窮期嗚呼宜其
不昧應與汝嫂同事　老母幽明異路寧知兒悲茫
茫脩途緘辭致奠南望興慟泪而其芳尚饗

祭族兄仲素文

維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七月辛未朔越二十有一日
辛卯楊士奇聞族兄仲素先生之喪已歸葬淮安謹
附酒果之儀令姪之紀致奠于先生之靈而言曰嗟
嗟吾兄而遽死乎耿介之德和厚之資篤實之學溫
雅之詞彼世人於利勢依奔走如渴飢獨安命而守
義曾處賤而宅卑雖憂患以益窮但特立而不移服
恬素以自適全天和之熙熙涼於道無所枉雖竟死
其奚悲士奇昔邂逅於鄰城蓋晨聚而夕分交書畢
之往還雖迹遠而心親豈期一旦北行途遠杳音塵

之莫通忽喪車北來返旅宗秀之涓摧慟中懷其煩
憑謹緘辭而致奠冀涕洟之潸潸尚饗

祭陳一敬文

哀哉陳兄遽此永畢耶凡世之人耄期比比獨不躋
下壽理其可詰耶兄之所存和易平實兄之應務條
理縝密剗削町畦耿介自許凡世之人知兄無幾兄
之用世用亦未幾其間得失曾何較計去嶮即夷來
返竹林消搖徜徉愛得我心日月幾何鶴書載下甫
即公車倏焉殞謝哀哉陳兄余忝爲舍念余束髮相
從遨嬉遨嬉伊何曰書與詩三十年間出處聚散追
隨志同斷金莫間莽牾于茲曾幾晨夕會促別長頓

絕來覿平生知心逝者如彼孰計陳兄溘又去此悲
哉余情耿耿何已嗚呼死生恒道全歸爲難生無遺
憾沒也其安我思陳兄我又何歎尚饗

祭王肇慶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九月己丑朔越七日乙未
故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伯貞先生王公之喪歸自
北京道過龍江其姻家生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
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謹致淸酌之奠泣而言曰嗚呼
先生遂往而不還耶歲初邂逅傾寫相懽曾無幾時
余疾遘患數旬閒以來視爲之方以速其安旣去此
而北行長蘆之書猶懇懇於訓言先生之厚余其事

固昨日之閒也道聞端州之 命喜動乎中計旦夕
之南轅得伸款洽以解渴傾何意旬餘凶訃忽聞嗚
呼哀哉偉歟先生士林之尊經學之淵源泝濂洛以
達於羲文文章之閎肆凌韓柳而攀駕馬班正直節
儉有羔羊大夫之德寬裕慈厚惟仁人長者之存是
以發乎其中藹如春陽之溫達乎其外泊如秋空之
雲故學者師道德之教百姓歌召杜之恩溘決風而
上征其孰不悽楚而辛酸哉矧在士奇契好世敎少
於學問深承引援相期有開其敢或譏三十餘年離
合紛紜孰計斯別竟爲永分大江之濱眺莫此樽盎
撫今而惟昔言可盡而情莫殫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林崇璧文

嗚呼崇璧遽止於此邪士君子所期望於子者皆遠
大之計而
聖天子臨軒親策以子魁天下之士亦有待儒者之
效用於世也子之問學厥有淵委子之文章華實蔚
發忠厚謹愼惟子所存乎直諒方惟子所履其由此
而遂到理之所必至也孰謂崇璧竟止乎是其古人
之有云莫之致而致乎某等職同寮家志諧道契胡
此離之甫兆奄流禹而長逝子喪來歸將復故里念
我良友死生之訣薦薄奠而寓哀痛於中之若劇尚
饗

祭陳參政文

嗚呼袞之別綿隔歲訃音忙來遽聞謝世昉其別時
病尙勿藥何意旋歸而竟不作嗚呼袞之總角弟昆
相勵以學相角以文仕而同 朝又同翰苑過從恰
恰何間衣晚袞之陞擢春官郎署不出京師尚時懽
聚旣簪大藩千里睽隔兩地一情累歲一覿今茲已
矣永絕晤期逝者何適存者恒悲嗚呼中表少小相
親六十餘年存吾兩人袞之康強余病益衰而先余
逝余存幾時不腆之文書于墓石庶昭平生以慰冥
寂

祭思貽兄文

嗚呼士奇不天甫晬失怙靡兄靡弟煢煢一身於兄
其從如同父母兄生先我十有六年我幼賴兄提携
抱負迨于丱角導我書詩誨我能勤喜動顏色顧曰
子弟奕奕吾宗𢌿勉繼承在我與爾苟惰弗勉懼忝後
句兹恭受教言罔敢遺墮中罹憂患兄勞孔慈未有
一家兄不遑止初蒙召命兄曰行哉朝夕戒之毋滯
于下間聯近職寓書勤勤曰振吾宗其將在爾惟敬
惟慎其克有終屢米祗懼既別彌戚間關疾疢如痛
在己凡兄愛我一自中誠我之報兄靡效毫髮在兄
無望在我曷寧連歲書來與一還晤惟兄與弟皆同
此心所願未酬兄遽長逝聞訃驚慟哀苦奈何頓足
號呼中腸如割兄之壽考諒無憾焉我亦稀年別時
其幾敬寓薄奠寓此中情兄靈如存鑒此哀懇尚饗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三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四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辭

正固先生哀辭 有序

於戲自正固先生没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趨向
無所質於疑惑無所資於故實無所得於效法貿貿
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無所問道也故皆傷悼不能
自已焉先生諱岐字尚仁姓蕭氏學者因其所自號
稱正固先生吾邑在
大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弟
僉憲公有尚書劉公與其弟東存先生有臨淄令歐
陽公有廖愚齋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德安貳守羅
公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
通儒來學之宗範諸先生相繼没世而學者未至貿
貿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焉者爲有正固先生在也
今正固先生不可復作則吾邑之學者所爲哀悼其
能自已乎哀之不能自已於是見於辭焉辭曰
惟民從道兮克茁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仰彼
先覺兮揭蒙發瞽嗟若先生兮昭哉博聞服仁與義
兮秉忠貞稽諸天常兮考明經言爲訓式兮行儀刑
濯湘流之清潔兮佩澧蘭之芳馨聯威鳳其五章兮
何不游乎虞之廷止高岡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

雲鴻遵游下田兮斥鷃翔於青冥小大胥適匪宜兮羌獨偃蹇乎林坰嗟若先生兮其誰與儗考德而問業兮日訑訑兮其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飭梁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于梲棨而猶無棄白玉不過夫磨琢兮雖良質而焉試夫旣自我成之兮罔旋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何不可以少留何爲一旦兮溘風飄而雲遁吁嗟矣筮與龜兮吉凶乎吾何所諏紛肓鼓此邅逅兮又孰明夫道所由終焉倀倀兮如夜遊於乎先生兮委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周尙志哀辭 有序

仁山文水之間世家鉅族之盛周氏其一也周氏世

居泥田里後徙丁田余家去其地百餘里聞有尙志甫德義不愧古之人然旣卒矣未嘗得一見也及官京師其子彥奇爲刑科給事中因出其族兄前進士矩所爲尙志行狀載其所存所施者甚備於乎若周尙志甫豈易得哉使世之人皆爲尙志庶幾可以復古之世而今亡矣因掇狀之所具爲辭哀之其辭曰

惟先殖基篤其敷遺世有書詩此迨于先生始其弱齡惇信而貞此冠而敏學從我先覺匪階祿爵此吾親之恩吾所得爲鞠躬敢辭此族人昆弟予同一氣又敢廢義此民之飢寒輟衣與食中心式安此民予同類野死弗葬予之痗此凡民有爭一言折衡靡或不平此受遺秉義水矢無二危禍不避此賤貧自持理亂弗知朝惕夕鷦此六十八年埃風溘焉倏逝不旋此彼人無良奄圳樂康孰可較量此生退上壽汝網有後亦見何疚此景仰幾時卒弗覩斯爲于弗悲此

賦

白象賦 應制

二儀含精至和毓靈誕生神物爲時之禎偉形體之弘博屹琴筝兮其若陵運脩鼻以妙用吐氷柱之剛貞膺猶烈而下處秉內時以流行耿瑶光其上直禀金德之純粹明皓質之自然浮泰華於纖毫宜玉山

與瑤林步消搖而泄泄雖溲坏之窮谷暫混儕於彿彿諒

聖人其在上豈終潛而克晦於是乾符昭兮泰階平坤珍顯兮黃河淸鳳凰集乎德輝麒麟感乎 聖明騶虞應乎仁化神龜遁乎孝誠獨何爲兮淹留不躋蹕而作興爾乃山靈啓途海若靜波風伯導從雲師護進挾雲足以千邁出南滇之天涯顧夷獠而長辭遵大路於中華不疾而速千里欻忽言戾都畿瞻望宮闕闢大門之九重來王會於萬國隨驛使而進趨仰 天顔其咫尺拜跽俛伏舞蹈悅懌何幸厖野之資膺此遭逢之極也於是

天子勑命圉臣厚秣豐芻華纓絡首文衣被軀恩榮
汪濊感激何如雖無能以報稱敢不勉其鈍駑願備
駕於 皇輅從六龍以任載嚴九關之巍巍參虎豹
而列衛又引重與致遠明枉直而袪害誓永殫乎尺
寸兮
聖皇於萬歲

河清賦

歲在旃蒙月維攝提其日癸卯晨光初晞祥飆融暢
慶雲爛垂
天子御丹扆闢彤闈班龍節建鸞旗肅九重之容衛
紛百辟其來趨促武乎金門屛息乎彤墀乃有陪臣

晉國之使俯伏殿陛陳詞獻璽上言河清河津之涘
發書訊占
聖皇之瑞臣實睹之敢告
天子天子曰嘻天道應人必以類至作德者降祥弗
德者垂戒于未究乎慎脩其何以與於是也使者既
出時則徹侯上公羣卿列秩仰聆玉音愉愉佗佗固
已識其靈祥未備究乎事實退就使者而悉咨使者
曰昉河流之將清蓋先時而異狀其始也沉碧凝然
流丹曳紅忽易復殊黚色彌甲爛素華之皓潔沉玄
晶而滓沉妙神化而屢殊協五行之迴旺方其滲漉
瀏瀏洸洸滾滾湛如清渭之奔浩乎蒙泉之放涵荆
王而演迤拖靡縠而浮漾影萬象於昭晰而淨纖塵
之泱瀼也於是傳告雜遝聽聞駭惑奔走道路聚觀
㡯側晴日炫奪心懷暢悅鑑妍者賞明濯汙者避穢
此其大畧也其詳未易以遽說焉於是聞者俯而思
頷而言曰河之發源出乎崑崙淤澱浤漫混混渾渾
濁涇方之而尚洌潢潦儗之而同昏然而其清爲聖
君之瑞見於千年拾遺之記兆天下之平出乎京房
傳易之論洪惟我
皇繼序
太祖道合羲軒功隆舜禹政教施乎萬邦德澤流於
九土斯河清之協應豈偶然之故也蓋水之爲用滋

潤長育六府所叙功同土穀造化於是而發祥非在
惠養斯民而致其豐足若乎革去濁汙瑩然湛明非
在蕩除貪穢而用夫廉清者乎斯盛治之所本豈尋
常之爲異雖 聖德之弗居諒天意其有在固將表
治化之熙明而徵太平於 聖世也躬逢盛事振古
所希拜手陳賦繼以歌詩詩曰水先五行兮天一攸
生維河之祥兮帶汙爲澂千歲一見兮協我
聖明澤流潔清兮隆化斯徵於千萬年兮邦家之慶

甘露賦有序

臣聞武備國家不可一日忽忘者也自黃帝至于文
武數聖人皆以之安天下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

克詰爾戎兵詩曰以作六師若春秋禮所載講武之法尤備故武者所以保民禦侮安內攘外之大器也洪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溥海內外咸歸德化尊卑大小安分循義耕食鑿飲朝恬夕嬉　陛下聖仁之心宵旰惓惓謂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時雖無事不可忘武
陛下此心即隆古帝王憂勤惕厲之心所以為國家生民造太平無窮之福者也夫有至仁之德者必有至和之應乃永樂十年十月丁丑　車駕狩于武岡之陽講武事也先夕甘露降茲山戊辰狩陽山甘露復降臣謹稽載籍有曰君治政甘露降又曰帝王恩

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又曰聖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凡此皆天地至和之應　陛下至仁之所致也臣士奇幸叨侍從目睹盛事心切忻懌謹譔瑞應甘露賦一首上進賦曰
聖人膺乾符御九五溥　帝澤肅　皇度弘德化于萬方明威令於率土盛矣哉治平之世超漢唐而躋邃古也惟
皇聖德同符舜禹功愈大而愈恭恒存戒於滿假肆服外以安內蕪脩文而講武蓋將與斯民於衽席之安而壽　宗社於磐石之固也於時寒行既肅孟冬維叙百穀登場三農畢務順上天之時令考聖王之典故將簡閱於師徒而狩田之是樂也吉日丁丑式啟鑾輅風伯警途雲師先御左蒼青龍右衛白虎前導後從丹鳳玄武千乘萬騎飆馳電騖至夫天壘之東武岡之陽翠華於是而駐焉粵茲山之先夕煥惺般其夙其風清泠兮淑穆月皎潔兮不霧直氐北之一星耿煌煌乎天乳旦而視之岡巒之表松柏之樹已厥浥乎甘露矣輕若霜凝濃若雪積散若玉屑圓若珠綴霏柯纖條比比而是盈芳飴不足以擬其甘醍醐不足以喻其味於是六軍驚異懽賀拜嘂山呼谷應
天子萬歲

天子於是衣龍袞乘飛黃從造父御王良升高眺遠周覽四方紛營陳其整列森部伍之分張震笳鼓兮過雲霄戈戟兮飛霜布儲胥兮四合張罝網兮彌望乃有上公徹侯材官騎士分馳方攘環驅逆麛追奔截翔翮角走蹊於是金鋌玉兔赤豹青兕麋鹿麖麂白雁文雉奔惶怖懾氣奪魂撓或跳踉而未已或蒙茸其猶起矢不虛發一發五殪禦不虛擲應擲遄斃巧捷妙中闘翁變能殺獲生禁蓋不可為數計矣
天子既嘉雄武之士尤重三驅之義乃下詔止狩于是時也物不窮殺農不妨耕將悅轉志士樂獲盈鼻情佚適咲懽沸騰

天子於是命衆徹警旋蹕都城升金根之車鏘鸞和
之聲揭日月之旗揚析羽之旌鳴鐃鼙鼓鞗暢鏗鍧
不亟不徐雍容安行歷東華登大廷御黼扆朝公卿
文武濟濟介胄升纓以及海外遐裔蕃王陪臣莫不
舞蹈上壽同聲一情皆以謂
天子致勤武事篤在保民咸至和之瑞而兆　國家
生民萬億年太平之慶也猗歟盛哉昔之子虛上林
羽獵長楊馳騁淫詞以誇弋獵之樂殺獲之富游
觀之奇而其實無所取徵者彼安知
聖皇至仁盛德上契于天心天人協和靈瑞駢應者
乎臣職詞苑躬覩嘉祥稽首陳賦繼以詩章詩曰

天子仁聖保康垂民民之允懷皇天維祝至和孕靈
嘉祥駢臻介福穰穰
天子聖仁又曰明明
天子受福于天德威所被下覃八埏內固外順
宗社奠安　聖子神孫於千萬年

師古堂賦爲朱仲智太守作

若有人兮鍾金華之淸淑　帝相德而錫命兮莊侯
邦於南服廣仁智以爲堂兮崇忠信以爲基敷廉絜
以爲坦兮申禮防以爲階基秉志之忠貞兮獨御恐
夫頗僻逝僶俛不憚夫勞兮願追武於前轍追往古
之多歧兮世伭倀其靚智指墨氏以爲仁兮謂揚朱
以爲義周公孽錫余準繩兮仲尼又遺余以規矩視
有莘以爲正兮又顏淵以爲度嗟紛紛其蕭艾兮獨
是焉備乎衆芳同重華之純粹兮並三王之顯明昭
白日之蕩蕩兮相惟是其獨貴也決勇往吾無狐疑
兮又非遠而難企也微顏吾永蹈兮動與靜而無違
彼後世之捷徑兮固遠引而去之先民又告余兮曰
降衷無不全哲與愚旣咸稟兮古與今亦同然雖明
聖之迭興兮焉能於此乎增益信由己而匪人兮予
何違邇而求遠感申申其好言兮永攸行之先路終
吾身以服膺兮顧不攺乎此度重曰射惟羿之宗兮
奕惟秋之因唐虞世其逖遠兮道有在而弗泯泝從

循之兮徽厥心以爲則信克己而格民兮庶將循爲
余之德

離譖賦有序

余讀揭文安公所爲幽憂賦爲其友辯謗累數百言
旣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眞盛
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爲
之辯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爲賦以解
之

離譖毀之橫發兮志沈鬱而弗宣指厥行爲淫僻兮
余憤慨以代言惟弱操其姱脩兮穆負冠而夏方被
頳霞以爲衣兮攬素霓以爲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

馳騁乎雲之路豈發軔猶未遙兮遽揩矩而改錯襲仁智以自重兮乃承謗而逢尤肆腥膻其酷烈兮又何有乎杜蘅與江蘺相梧桐之挺特兮鳳凰翩而來止旣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所以紛讒口之嫉妬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兮謂夫人亦不異也彼自好猶弗診兮實譖人乎奚疑曰忠貞不可恍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孰諒其允臧告曾參且殺人兮毋猶忡惕而悝悝傷白黑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怳怳以宵寐兮夕營營以連膳重曰世夢夢旣不顯兮又曷究結而煩悁上白日何皎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縈縈辭其不衷兮

揆於余又何有怨言申申以騁媢兮終不究而瞻旃昔人有明訓兮止謗曰無校曠來日其悠遠兮庶秒忽兮猶覺

銘

清白堂銘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名其燕處之室謹先訓也蓋今天下之楊皆祖漢太尉太尉明聖賢之道以清白持其身卒爲名臣千載而下之爲臣者皆所取法矧出於其裔者乎公侍天子爲詞臣之首文學行義炳然有稱於時而拳拳於先訓如此蓋君子不恃其所已能者而忘自進也余與公同宗同官請申爲之銘且以自勵云

浩浩楊宗肇于弘農累葉載德繇太尉公太尉克明聖賢之道及諸其躬允踐實蹈其蹈維何絕利循義維清維白弗涅弗滓篤時之行以貽厥家肆其臣節日星皦如後有君子是撫是師矧曰支裔敢背而馳猗嗟君子力學清脩爰陟顯融爲天子使任重道遠兢兢夕惕景範先德揭是清白川流匪防汎濫孰禦維義維敬爲德之據猗嗟君子永篤念哉匪直銘堂亦於我規

主善齋銘

吳中徐俌發身科目爲安吉縣學訓導用志聖賢之

學以主善名其麗澤之居蓋非獨以示學者又以自警云其寮之長郭彥鉉先生吾友也聞來求文遂爲之銘曰

生民之初受命于天仁義禮智罔不善焉氣禀或下內昏外誘聖教爰興俾初之究厥初伊何性善焉耳明之復之究極其至道匪一執德靡常師吾奚適從惟善之歸博以求之約以操之惟善之宗無惑他歧精察允蹈復我明德悠久純熟駸駸聖域猗徐俌氏欽仰聖謨煌煌主善以揭齋居肇比在中誂誂來覺精義所存無斆學惟誠克至惟敬弗渝勗哉無斁庶永終譽

芳洲春意堂銘爲醫士許景芳作

生意敷達爲時之春斯乾之元而生之仁徃春之職以生以滋生生之機曷間四時粤古聖神體仁之大惻特下民沴氣其害嗇道辯物垂範設教用弭夭札用全壽考猗景芳甫眎民循已閔疾而呻過擲弗止考法于聖毫分靡忒惟民之寧豈曰予德本其仁心融而爲春保合太和孰已孰人熙熙其春洽我芳洲林林其民芳洲同遊猗景芳甫惟仁之施惟誠弗渝式篤念之

詩禮庭銘爲衍聖公孔彥縉作

人之大端曰言與行有物有則匪學弗能其學伊何經訓是服言以詩善行由禮淑人心物理六義備焉溫柔敦厚詩教則然從事於斯專達多識志端氣和有言有德三千之儀秩秩其正維禮之教恭儉莊敬從事於斯天叙品節克明克執卓爾莫奪士焉爲己學必自茲學焉弗懈聖賢可希肆昔聖師揭時閔軌示訓于徒亦篤于子趨也賢子默識力行矧我來嗣敢忘率承明明聖祖陟降庭止惟誠惟敬弗忝聖裔

環秀書屋銘

永豐馮氏世武昌名族詩書簪紱代不乏承自伯紀甫始來永豐愛其山水之勝遂家焉有五丈夫子皆明秀知學其第四子敏舉進士累官禮部儀制郎中陞紹興知府將行以其家環秀書屋求余銘余在朝余以郷郡故馮氏父子素往還爲銘之以示其後人銘曰

有恩江六一故邦山明水清靈秀攸鍾允篤馮公來自郷相上建宅秩秩斯作其植林林其屋渠渠有兄有弟有琴有書維兄與弟旣翕且好琴以悅心書以進道矗乎九峯時出雲雨嶼乎龍潭亦出魴鯉環屋有田歲則恒秋處者樂志恬澹優優仕者行志曰予民福民將予德式光斯屋馮孫繩繩祗念爾初以承其居以嗣其書

箴

學箴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先生仲子讓將歸先生作訓子詩百五十言授之其根理也實其體事也切可爲備矣讓過余辭別出以見示以余父之執也又求一言嗟乎余復何言哉然讓聰敏恭謹於求益之志不可已也爲掇拾先生所棄餘爲學箴一首貽之其詞曰

玉之成器磨琢以治木之中材斲于工師君子之德匪學弗至爲學有方主敬集義心爲源本存養乎中靜專純一貫乎始終五常百行有物有則究其當然以臻于極理欲之幾善惡攸判省察克治隱微不間

前言往行我求學之學自古哲人誰非我師以朝以夕以思以蹈賦受匪殊克勤斯造蒙泉出山其流如帶行而不息造海之大勉旃自彊積用吾誡以達于成以承所生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四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方外

送彭海雲詩序

國家崇奬道德之教於天下郡邑皆置道官郡有紀邑有會皆取老氏之徒任之吾泰和自置道會以來凡再更代而至海雲而皆和易清約端重雅素直而不肆慎而不矯此豈吾邑爲老氏之徒則皆賢哉蓋所資以治非其實有於已則無以服衆而舉其職是以推擇而取之也自吾少時見海雲處於鄉恂恂溫溫退然如一無所有而先生長者皆愛重之至爲道

會自邑長貳以下皆稱之曰良而邑之爲老氏之徒皆心敬誠服趨其令不敢慢焉此非其本諸內者厚有以得之乎世之治其徒而不足以得其心敬誠服者要皆無諸內而徒飾其外焉耳況併其外不飾而望人之敬服於已哉於是海雲有過人者矣海雲之先君子吾楊氏出也今年被召來京師見余刻楊氏譜感然指容齋府君語余曰是生我先大母者也忍靳一紙而不遺我哉其惇本重義懇懇不忘如此蓋非時人所及故因諸賢作詩以送其歸也爲序諸卷首

送釋源濟序

詹事府丞慈溪陸中善前爲刑科左給事中余知其爲人慈厚温雅明於治體欲以詗中善其用世之才而陸氏之秀乎閒役中善聞其弟源濟之爲人於是知陸氏之秀非止中善而已中善之言曰吾弟聰敏過人有才具而性澹泊雅好佛氏之學聞邑中有喆師者頌其道即屏去一切世俗之務而往師之既久又聞有祖芳禪師者其道益大又往師焉去年秋復走京師求見高明閎偉者以增益所未至吾弟之志於其學可謂篤矣今將還故鄉頗得一言贈之夫天下之事要其成在立志而已探驪珠於不測之淵能篤其志無弗得者而况於學乎况於佛氏之學者乎源濟篤志於其學久積而深造安得無所成也然旣游乎方之外矣夫人聰明秀敏古今無異也古之爲學專於一其成也皆有以及人故古之天下其治日常多也後之爲學析爲三至於可以及人則惟儒者之道焉耳而後之人聰明秀敏者其所爲學不在於儒者常十倍於儒者之學又非皆能篤其志以要於成此天下之治所以常不逮於古也如使今之爲學者皆思有以及人又皆能篤其志如源濟何古人之治不可及哉源濟雖游乎方之外而其所篤志今之儒者或不能及蓋不獨賢於佛氏之徒而已余因中善之言而有取於其志也故爲之言若其戒行之純

學業之至人多知之無待余言而余亦無足以知而言之也

送釋岱宗序

吾邑淨圓岱宗受　朝命爲邑僧會今年來京師又用推薦兼住持普覺禪寺前僧會彭公其師也求余一言贈其歸岱宗邑中故家子宋有郭佺與其子同登景祐元年進士第者其族祖也岱宗自少警敏好學嘗從今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余往還見之愛其事師之禮甚恭也別去十年而能見重於鄉人老宿推擧爲百里之地釋氏之徒之表率斯其學行所進必有可稱矣乎普覺在邑東城崇居複宇宏麗深邃遂宜棲遯焉如出人境外吾少時嘗與今翰林脩撰梁用之庶吉士陳孟潔讀書其中今吾三人或忝處論往事輒重慨嘆欲復一造不知在何日岱宗今有朝命之榮而不去其鄉又當盛年強力得幽閒靜勝之地而居之誠有志進乎其道將來所造詎可量哉蓋境靜則心寧心寧則志壹志壹則其所務者駸駸乎得矣吾聞釋氏之道以清淨爲宗而不累於其外世之爲其徒者雖有能通其道而能由之者蓋尠豈非在表率者有以振之乎勉旃岱宗誠能不違於上而後可以責不違於下此鄉人之情之所屬望亦彭公爲師者之所願於子也故書以贈

圓菴集序

釋氏之學其才智有餘研極宗旨之外往往於儒而與文人游亦時作為文章泄其抱負蓋情蓋自惠休有文名世而唐之靈一靈徹宋之惟惟演元之大訢輩累累有繼述于

國朝宗泐來復諸老亦彬彬乎盛矣玄極頂公於諸老差後出其文實伯仲間蓋重於世久矣玄極天台儒家子自其童丱已悟解穎敏脫略凡近始出家從浮圖師居無幾師謂之曰吾不足子師乃求禪林之邃於道者而師之篤志苦力久而悉其道焉又以為儒之道當究也又求邃於儒者而師之又篤志苦力久而併其文悉焉夫為文與為佛之道其理無以異也必有師宗必究旨歸壹其心篤其志先乎本而後乎末探乎粹精而黜乎糟粕無弗造者若所造之難易淺深則係其天禀之高下焉玄極非其資禀之高師承之正積勤之久之所臻歟於是勃勃起而與與宗泐諸老先後有聞於四方矣蜀獻王首遣幣聘之且寓詩有僧中班馬之褒

太祖高皇帝聞其名召至奏對稱　旨命為僧錄左講經陞左闡教兼住持靈谷寺奘任之日重焉玄極平生詩文甚富多不存稿既謝世其徒宗遠收拾散亡僅得其詩賦雜文二百首釐為十卷名圓菴集圓菴玄極別號也將刻梓以傳而求余序玄極之文根於學充於才論性道明旨德行正簡而不促豐而不汎尤謹於繩尺要其造詣非叢林之名能文者所易及也然非獨其文吾聞玄極於事其師如事父師沒哀毀服心喪三年終其身語及師泣下泫然其篤於倫誼類此尤非尋常方外離倫遺情以為高者所可同日語也宗遠淳實清雅惓惓圖永其師之傳是亦其師之心矣皆可尚也故為之序

勅賜廣福寺碑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成因召對以聞

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璽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求余文刻石用榮

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

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肖形兩間者皆欲使之生遂暨遠而況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遐邇之人皆欲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而求諸內其始以為己焉耳及其成也固推以化人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澹寂寞可為浮古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

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歟廣福在廬陵

城西一舍許之高峯山與行思禪師青原之寺江東
西相望故名刹也數廢而興既燬于元季之兵久未
有復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父命從釋禮寺
僧方升爲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圖興復寺字術
者言後當有大遇寺乃可復遂出游京師進其業於
南洲洽公講下後轉涉吳楚泝巴峽登岷峨而至滇
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厚
禮之
太宗皇帝聞其名驛召至京集慶益精郭景純地理
術
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眷重 獻陵之建集慶嘗預

效勞用受知於
上獎賚益厚嘗自陳臣受父命從釋臣惟一兄今傅
兵籍遠戍而父母之祀惟 陛下矜憐之
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峯寺
所自發身也奈何而忘棄淵本悉倒橐裝暨善信所
施什其徒圓昭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弘
壯加于舊規像設崇嚴釆繪鮮麗凡幡幢法具鐘鼓
之攝禪誦之庭及庖湢廩庾靡不完具至是遂承
天寵之厚益衆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
余謂集慶篤於其親可以爲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
地可以爲義仁義脩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寖

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號雲海其學辯博兼通儒書
闡奧發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爲文諸石又係之以詩
云
大江之西吉維侯邦崇峙宏流毓淑衍鍾明德碩才
前秀後彥迺而方外翹翹緇武之古梵刹千百其區
宅勝擅幽輝煥雲霞高峯之宮越歷千祀東岡左環
西溪右迤廢圮而興有維有持于今興之白雲海師
高明爽塏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
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爲福伊何惠于羣生覺之悟之
蠲滌迷妄卓其清淨亦迓靈貺金章龍文有來自天
爾飭爾徒以慈以度晨鐘夕鼓葵其寶所爾進爾脩

孰其爾侮 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爾雲海何以致
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
皇心寵示表勸岳靈拱衞佛日昭宣 皇明一統
帝壽萬年

虎丘雲巖寺重脩記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
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
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爲寺始東西
二寺唐會昌中合爲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
符間載廬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
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

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其作浮圖七級
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
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
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
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
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
天像其材之費爲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
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玠杭之海昌
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
主事陳亢宗云良玠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余記其
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閒暇而

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
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游於此也然亦有
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
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
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爲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
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
識趣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爲而無所
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
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
褒而屢興其飛甍傑搆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
稱雄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

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
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
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爲爲
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
事建功而可以稗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嘅夫屢見
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宣府彌陀禪寺重脩記

宣府古上谷地今爲　國家西北重鎮所以控制朔
漠屏衛幾甸故恒宿重兵而簡勳臣之有才望者蒞
之自左都督譚公佩鎮朔大將軍印總兵於此城墉
益壯兵甲益脩士馬益強而邊境肅然晏安乃以餘

力徙棗志脩城之彌陀寺爲　國祝釐爲衆祈祐既
成
上親巡邊駐蹕宣府余時忝扈從偕禮部尚書金公
幼孜太常卿姚公友直寓寺中周覽崇臺廣宇輪焉
奐焉亢爽靚深高明弘麗像設裝嚴咸臻精妙余顧
二公嘆曰佛宮布在四方不啻千數觀諸內地會府
鉅州求一盛刹若此未易多得而邊陲遐壤乃能有
之豈非難哉其寺之主僧從雾言曰是皆都督公之
力都督公之心上在　國家下在生民而爲此也明
日其主僧求書寺之成將勒石垂後問寺之所始無
所於考寺有勝國時斷碣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部

功德主金紫光祿大夫大中書右丞相安童建寺既毀
於元季之兵僅存彌陀殿已敝都督公至乃修其敝
廓其規而一新之世謂佛之道以濟利爲用而利
國利民蓋其用之大者故自其法入中國千有餘年
信用不疑上下一轍而大臣秉仁愛之心者惟
國家生民是利是圖苟衆以謂可爲則從之以盡吾
之心安童元賢相也其意非出於此乎都督公今賢
將也其意非同於昔之人乎然則都督公之用心可
書僧而克知大臣之所以用心而圖不泯亦可書寺
之成宜書寺中爲三世佛殿殿之東爲觀音殿次爲
寶光堂西爲地藏殿次爲普庵堂三世殿之北爲彌

陀殿殿之四隅爲回壇場東西序爲僧寮西序之西
爲禪堂彌陀殿之北爲毘盧殿藏經附度毘盧殿中
殿前左右爲東西方丈殿後爲法堂三世殿之南爲
天王殿殿之前東爲清涼堂次爲鍾閣西爲崇寧堂
次爲大悲閣又前爲三門庖廚賓客之位咸備寺成
於洪熙元年都督公名廣鎮江人初事
太祖皇帝爲百戶調燕山左衛後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積功至都督同知
仁宗皇帝初臨御嘉公舊勞首進左都督委以留守
繼事
今上皇帝益見獎重蓋公忠勤寬厚謀猷閎遠毅然

於今光成人寺生僧名秀峯休休人舉任都綱於
向寺之成始終效勞者僧慧銘助資者都督章安世
義都指揮王禮助地者郎中王良云

僧錄司右闡教一菴如法師塔銘

粤自佛法盛行於中國其徒之赫然有以動人者多
本其才能智辯馳騁卓越而學士大夫遇之往往駭
異欣喜樂與之游其賢而其可與用世而惜夫在彼
而不在此也吾行四方所遇其人器識論議偉然出
乎衆人而汲汲以脩慶舉隆光大師門爲任者亦不
少矣則豈獨昔之時爲然哉而求夫淵然其存泊然
其行望之如無能即之而有味者蓋在昔已不多得
亦何獨於今也

太宗皇帝臨御四方之名高僧者皆嘗入覲而
聖心所重者四明之能義會稽之一如蓋曰此其
乎內而不徒誇於乎外也蓋兩人者皆恂恂溫恭言
者不出口而能義深於楞嚴一如深於法華既皆爲
僧錄司官掌天下釋教無幾能義沒又數年一如亦
沒一如字一菴既老別號退翁本上虞孫氏子與初
建至大寺靈庭立公同族年十三辭父母願歸釋氏
祝髮於五夫長慶寺爲大徵昱公之法孫而欲上繼
靈庭也又隸籍於至大後從具菴玘公於吳山寶奩
嘗志所業祈寒盛暑不少懈一義之未徹

未釋必究竟乃已攻苦暨淡逾久逾篤遂深造閫奧
洪武十八年出世住松江崇慶寺進住蘇之北禪寺
緇素歸化者日衆二十七年南洲洽公掌僧錄司兼
主今大報恩寺延師爲都講時清理釋教庶務叢脞
洽公酬應上下而講演不廢蓋資於師爲多二十八
年住杭之天竺靈山寺三十一年住上竺益以振宗
啓後爲已任而從學者益衆永樂初退處大報恩寺
以法華如來奥旨所寓非學者所易入輯衆說爲之
註太子少師姚公爲序之且稱兩浙一人
上嘗覽之獎諭再三加以厚賚十二年被召纂修大
藏經而師總其事初授僧錄司右覺義二十一年陞

右闡教洪熙元年三月初二日示寂于京師海印寺
春秋七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一闍維舌本不壞得舍
利若干所度弟子志省得瓌等若干人嗣其法者天
竺道振等若干人某等將奉舍利遺骨歸建塔于某
處齋天竺住持碧潭所爲事狀介尚寶司少卿姚宗
善請銘余在侍近嘗親睹師所以被知遇於
先朝者矣爲之銘曰
繼佛立教其道之大俾究乎內遺斥其外維一如師
精脩篤行朗乎蟾輝澄乎淵澄維
帝聖明天監在上曰時予契真實不妄紛紛詭徒淡
辯波起彼競于膚此味于髓錫之褒嘉維
帝聖明泊如無榮維師之誠嗟其已矣言則不亡遺
銘所存尚謹于藏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
命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
干給驛舟命中官護送既至明年爲宣德元年七
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弟之住持淮實付後事留偈訣
別其徒云消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
淨行在住遂化春秋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
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于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

身建塔焉貴賤名卿士庶方外耆老送者萬餘人訃
聞
上遣行人王驎蒞祭於是其徒圓觀慈霔等奉性實
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
書蹇公助爲之言按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王叟
又稱一雨翁者人即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
章閣待制游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爲饒
州餘干縣尹父仁甫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
自幼聞爽穎異父教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齔已志
慕出世法有老衲戲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
對曰鳳鳥終非凡鳥爲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

輒敬禮膜拜父母知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宗
庭祚公爲師旣受具戒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
重之命典賓客其儀矩從容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
以爲難能俾究教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
菴玘公于普福講求要旨凡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
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
玘公命首懺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
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奮
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孫山瑪瑙
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
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

寺學徒雲集師爲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
儀郡之樂善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
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
而退一時宗門者碩如九皐雄公啓宗佑公咸共嗟
賞謂吳中法席繇宋迄今可爲盛矣又六年主杭之
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
明護國期懺七晝夜爲衆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爲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
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爲深居長干
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
室及門有二神人兜鍪金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吉

十宜止旣覺詣師告所夢且曰公其代吾師乎喻日
夢觀卒有旨命師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
法孫振教播流聲譽益隆敷揚贊成趨走致禮者接
踵戶外又三年陞右闡教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斯道衍公有輔翼居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教事師以左善世遜衍
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偕天禧等寺同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讚祥光煒煌萬衆聚觀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搆詞間之左遷
右覺義疏在師不辯自處裕如旣而

上察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
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賚屢加益師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祗禮度應物以和馭衆以
寬接引來學隨材其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感而去辭
居逢掖上庠尚論文事三四十年間鉅細老衲有文
翰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旣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廣
孝其脫然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他
事蓋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九不
過焉有日供吐疏者一日師勞之曰勤爾久矣速行

盡七月耳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
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
其所度弟子則悟大宗僧錄右覺義慈濟志了若干
人得法弟子僧錄左善世開宗右善世同觀鴻義玄
妙廣慧禪師右善世行果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
德潤集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吾啓上天竺住持碧
瀾等若干人銘曰
天台之源啓于菩嶺教觀顯示煥乎炳炳如獅子吼
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闊博雄深以大總持妙盡佛意
作憲垂範貽遠有嗣千歲之下傳經洽公公所自出

傳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睹金像如悟宿世
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固道之難致
海闊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之沉潛反覆
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輸掬之無盡
挹之有餘奕奕講筵[illegible]鼓其鏜四衆拱聽如闇得明
名山鉅刹屢主法席來學來休奔走填溢譽聞四馳
升聞輔宸褒之揚之有來王青爾正爾徒無間遠邇
為
國迎釐為民迓祥祇事
列聖寵命有赫說示中鐘天鑒靡忒世齡八十聰明
彊固吹揮玉塵從容寂付靈蛻所藏雲覆陰之中

秋月朗朗清輝

東里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奉
提學道
廣州府　委
廣州府儒學教授李元春
訓導柴元吉
南海縣儒學教諭吳存忠
廣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陳　晃
番禺縣儒學廩膳生員陳鳴時
校刊

重刻東里楊公續集序

洪惟
成祖文皇帝神聖文武聿清内難
登極之初首建内閣簡侍從之士
臣七人以典密務代言備問七
人者東里先生文貞楊公其一
也公自布衣薄遊湖湘即有重

名其所述作識者知其必當名
世已而遭遇休運遂以文學黼
黻　皇猷經緯政體炳乎蔚然
若五星麗天芒寒色正有目者
所共覩逮
宣
英之世則以耆德弼亮柱石廟堂
澤被天下至今頌其業彬彬然
盛虞魏房杜不得專美于前矣
廬陵自宋嘉祐間歐陽文忠公
昌於文爲天下學士所宗文忠
沒後三百年乃文貞公出而繼
之二公風範德業後先相望蓋
間氣所鍾曠代相感非偶然者

然文忠雖位至政府未老即罷
政歸乃若公歷事
四聖眷注倚毗身任安危幾四十
年揆其所遇視文忠豈不夐異
哉嵩竊嘗觀于古之人其以文
名家者必其究大道之原蹈禮
義忠信之實然後發而爲言明

白昌大深醇冲邃所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公以鉅儒奧學
淹貫群籍秉翰鑄詞發自性靈
不屑屑於雕鏤組繪之習粹然
一出於正如耒耜錢鎛之器絲
枲穀粟之材珪璋球琳之寶足
以資民用而華人國嗚呼是豈

可易言者哉公集凡若干卷有
黃文簡之序乃公存時所自刪
定久行于世其曰續集者板刻
在嶺南世鮮得之比歲予購得
一帙多脫落不全託公五世孫
吏部員外郎載鳴爲校補之始
克完編適黃侍御如桂按廣重

刻之而載鳴以序見屬嘗生也
晚恨不及公之門公昔生于吾
郡今鳳臺山延嶽降之地也予
每過其處低徊慨慕而不能去
平生誠切仰止之私然豈敢序
公之文哉獨以獲睹是集之傳
爲喜爲幸故謹識其由如此吏

部君敦厚博雅克世其先於是
又可見君子之澤既遠彌長則
附書之以諗諸觀者云

嘉靖庚戌孟夏吉日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國史總裁後學袁郡嚴嵩

謹序

東里楊公續編文集序

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

仕時遊湖湘與

楚府教授吳白翁為莫逆交白

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

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

不矜已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

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

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

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

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

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

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

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
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巳圖至於
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
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與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
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涵溫潤謹嚴而淨客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亮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與乎四君者而仕宦四

十餘年歷事
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
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
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
文藁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侍

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
没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
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見
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
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
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不
悲也耶悲苦之餘又何能以序
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
遂收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
奇東里其別號也
正統九年甲子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金陵李時
勉序

類刻東里楊公全集紀語

東里楊公相業在
先朝皦皦然海內外于今庥其蔭士大夫知與不知類能談說然而時漸久耳目之遷遁浸遠故事實無能盡考證如桂嘗在都下見一寫本載公康濟十餘事

甚喜及閱之乃惟其節目僅數行註云語在文集中于時不知文集何所在徒爲一惘然止戊申春如桂承乏按粵東聞藩司及督學道有遺刻亟訊之則散逸久矣迺方伯蔡君雲程督學蔡君克廉咸相與檢括校款識

芟複補亡得五十九卷爲元本維篇第棼亂無統紀可憾如桂念欲釐正攺刻而竊少其未大備也復移書于公之嫡孫載鳴〻在選部者購其遺選部君聞而蹶然曰此吾之蚤夜不忘者也即出其所手録者二十冊馳

寄且屬之成如桂得之喜具以告督府歐陽約菴公請梓以傳公報曰是所以章徽而示遠者好爲之一時藩臬諸君復同聲贊焉於是簡委諸能文者司讐校揭

代言

聖諭奏對三帙別爲録不與藝文

搴尊

王也其他所論著皆編摩考訂辨體而分類合爲卷六十二爲簡千七百三十有畸斌斌乎可謂國老之完製文獻之明徵矣以己酉夏四月望後入梓洎七月

之朔工告竣如桂曰甚哉當時之文之靡也凡以一說自信者咸托籍以售然不數時即磨滅至以資詠劇覆醬譏者不知其幾若茲所集者類多開國承家之略宣和鬯雅之節君臣上下交相與之會

累朝熙熙然三代景象讀之可想見雖與訓誥諸作共鳴時盛可也是故蒐合以觀其全敘類刻之綵綴以歲月使人而知公之文之傳也歷百有六七十年而益備其繫人遐思獨如此郡後學黃如桂謹識

里文集續編目錄

卷之一

記

恩榮堂記　茨溪劉氏祠堂記

勁書閣記　交翠軒記

蕭氏林泉居記　正心堂記

西園雅集圖記　寧國府廟學重作記

旌義堂記　浮梁李氏祠堂記

郊遊記　賜老堂記

吾隱堂記　思貽堂記

晁氏百泉圖記

永樂二十二年進士題名記

卷之二

記

承恩堂記　勅書樓記

宣府建廟學記　董井記

日省齋記　克一齋記

聚奎堂記　素軒記

勅書樓記　進脩齋記

益菴記　巽谿記

慈訓堂記　正己齋記

伴菊軒記　孝友堂記

卷之三

記

玩易齋記　謝氏耕讀軒記

誠意堂記　洪齋記

肅雍堂記　靜菴記

緝熙齋記　厚敬堂記

承訓堂記　敬同堂記

素行軒記　賜榮堂記

新齋記　敬義堂記

晉岡康氏餘慶樓記

卷之四

記

雙溪清趣軒記　曾氏耕讀軒記

承訓齋記　具慶堂記

芝軒記　繩纘堂記

凌雲樓記　康氏重慶堂記

敬樂堂記

溧陽縣儒學重脩大成殿記

忠孝堂記　翰墨林記

萬玉灘草亭記　姚氏祠堂記

金溪精舍記

卷之五

記
思親堂記　懐德堂記
本心堂記　雪屋記
龍溪書屋記　賜印章記
一樂堂記　宣城縣廟學重脩記
重榮堂記　孝義堂記
繼芳樓記　樂志堂記
敬本堂記　太原清適記
羅氏旌義堂記　退省齋記
卷之六
序
送貴州按察使胡士連先生致仕詩序
贈周用弥詩序
送陳孟旦赴江陰教諭詩序
送郭昂貞詩序　贈蕭生序
送邾先生詩序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仕序
送劉昂序　送葛主事還鄉詩序
贈太學賀生序　贈蕭汝堅序
送蕭郎中序　送廖子謨序
贈胡敬同序　送楊脩撰致仕序
送龔憲使致仕詩序　送尹道[illegible]

卷之七
序
送鄧訓科序　送李昌明詩序
送陳碩望先生序　送郭推官序
送梁教諭序　送周添彰序
送康遇衷赴柳州經歷詩序
送監察御史魯本清詩序
送余通判歸泰和詩序
送王教諭之象山序　送王知縣致仕詩序
送李孟謙訓導序　送陳雍序
送宗人思惠序　送張日孜還泰和序
送鄧主事南歸序

卷之八
序
送周教授序　送嚴繩祖序
送彭孔脩重慶教授序
送董知州序　送陳正言序
贈彭宗稅序　送史參政序
贈尹同知之任序　送史主事序
送康孔高之景陵教諭詩序
送彭學脩之興寧知縣詩序
送王伯瞻歸西昌序　送羅子瑄詩序

送彭知縣復任序　送郭知府序
送王紀善序
送錢上復廣西參政序
送獨孤郎中致仕詩序

卷之九

序

送郭子濾赴廣西僉憲序
送彭先生序　送巨瓊州詩後序
送夏縣丞詩序　送陳司業詩序
送陳嗣彻詩序　送張員外序
送鈕敬序　送段參政詩序

送郭興文序　送吳參政詩序
送劉參議歸雲南序　送鄧嘉謨序
送鄉貢進士蕭鏜詩序
送姪之夔赴吳江訓導詩序
送汪推官詩序　送周時立詩序
南園宴游詩序

卷之十

序

送金典籍序
贈監察御史彭百鍊歸養詩序
送蔚尚書致仕序　贈胡克寧歸常州

送曾吏目還海州序　送蕭知事考滿序
贈醫士蔣添祥序　贈楊掾序
送張知事詩序
送胡希閔歸四明詩序
送蕭教授歸金華詩序
送嚴士正赴江陰訓導詩序
送徐崇威僉憲致仕還鄉序
送鄭郎中歸省詩序
送陳祭酒復職還南京序
送楊長史致仕序　送吳先生還鄉詩序
送劉叔毖辰州府同知序

卷之十一

序

送王彥燾序　送蔡運使詩序
送醫師鄒孟義序
贈鄧宗經永新訓導序
贈陳教授歸臨江詩序
贈嚴士正之桐城知縣序
送楊脩撰詩序　送周秉昂甫詩序
送周以穫序　送陳參議赴湖廣序
送鍾子勤之官肇慶知府詩序
送許鳴鶴南歸序　送尹哲序

送解敎諭赴廬陵序　送金幼孚序
送蔣子夔詩序
送翰林侍講陳德遵詩序
送桂脩撰致仕序
送耕樂翁蕃彖羅先生歸廬陵序

卷之十二

序

安城李氏族譜序　鄱城顏氏宗譜序
華林胡氏族譜序　楊氏清溪家譜序
太原徐氏宗譜序　平原丘氏族譜序
書院羅氏族譜序　上邳劉氏族譜序

泰和楊氏重脩族譜圖序
廖氏族譜序　徐氏族譜序
陳氏族譜序　荷山劉氏族譜後序
西昌尹氏族譜序　南徑胡氏族譜序
蕭氏族譜序
玉山李氏重脩族譜序
南雄楊氏族譜序　傅氏族譜序

卷之十三

序

泰和楊氏族譜序　潘氏世譜序
吳氏世譜序　李氏族譜序
豐城李氏族譜序　余氏族譜序
豐城槎溪王氏族譜序
石岡蕭氏譜序　瑞安楊氏譜序
鄒氏譜序　嚴氏家譜序
豐城史氏譜序　楊氏譜序
鳳岡蕭氏族譜序　西昌袁氏家譜序
況氏族譜序　劉氏族譜序
鄭氏族譜序　清溪楊氏先德錄序
弘岡袁氏家譜後序　甄氏家譜序
豐城袁氏族譜序

卷之十四

序

讀杜愚得序　杜律虞註序
廬陵李伯榮先生詩集序
通鑑綱目集覽正誤序
蛻閣集序　王忠文公文集序
性理群書補註序　醫經小學序
新編葩經正鵠序　恒軒韓先生詩集序
西巡扈從詩序　玉機微義序
滄海遺珠序　法書志序
文籍志序　牧齋詩序
志訓堂後序　善安堂詩序

崇孝堂序　沙村江樓詩序
稼養堂詩文序　虛菴詩序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琴玉樓詩序
卷之十五
序
虞氏家範序　東山燕遊詩序
紹祖錄序　藍溪釣隱詩序
白鶴山房詩後序　新江宴集詩序
賜遊西苑詩序　歸田趣序
慶黃先生壽詩序　歐陽先生慶壽詩序
陳母伊安人壽序　挽陳御史詩序

萍鄉先生挽詩序　宋若琛挽詩序
王詢說挽詩序
故處士吳賢翁挽詩序
張光弼詩序　題東里詩集序
息庵禪師語錄序　贈韓道紀序
卷之十六
跋
恭題　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恭題
仁廟賜勑及詩刻石後
恭題
賜勑刻石後
恭題
人恩卷後
恭題朱孔易所受　勑命後
恭題謝廷循所受　御製詩卷後
恭書　御試策題後
恭題蹇尚書所藏
宣廟御書後
恭題呂少卿鈫和　御製嘉禾詩韻後
恭題馮敏所藏賜名　御書後
恭題　勑諭致仕官羅崇後

恭題　賜本歐陽文忠公集後
恭題　勑建太學碑後
恭題　御製脩孔子廟碑後
恭題蔣院判用文所得　令諭後
恭題
仁廟御書後
恭題某給事中所藏　勑書後
恭題被　賜誥勑刻本與姪子弼
易會通　易學啓蒙
朱子易說　書傳纂疏
詩傳通釋　春秋胡傳纂疏

春秋會通
春秋左傳 二集六
春秋本末
左傳博議
儀禮逸經
儀禮圖
禮記集說 二集二首
書禹貢傳註評節
五經旁注
古文孝經說
吳文正公考定孝經
孝經經傳直解
易生意
易義 二集二首
解季通易義
書本體
詩解頤

卷之十七

跋

四書集註 二集二首
四書輯釋
大學中庸目錄
孟子節文
大學衍義 三集三首
四書管窺 三集三首
理學類編 二集二首
十一經問對
孝經吳文正公校定
四書待問
元程文 四集四首
元延祐初科會試程文
策要
朱子語畧
白虎通
忠經
武經
說苑 二集二首
列子
孔子

道德經
戰國策
小四書 二集二首
欽古千文
太極解
朱子語錄
楚辭 二集二首
史漢異同
資治通鑑釋文
史畧釋文
諸儒史評
隋書
通鑑續編
史畧 二集二首
通鑑總類
通鑑綱目書法
通鑑綱目凡例
元史節要
通鑑綱目
通鑑紀事本末
元史畧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晉書
三國志
前漢書
後漢書
史記
兩朝實錄纂脩始末
宣廟實錄纂脩始末
兩漢詔令 二集二首
楊鐵崖三史正統辨
歷代入統易見
宋史畧
文獻通考
玉海
稽古定制
賜謚錄
通典
官制沿革
方輿勝覽
西昌志
桂林郡志
郇山志
西域記

卷之十八

跋

宋名臣言行錄　文公家禮
國繪寶鑑　吳文正公外集
爾雅　經史動靜字音
埤雅　小學集成
古州進士錄
宋名臣言行類編舉要
樵羽古今注　群書考索
兩府元龜　吉水楊氏族譜後

世說新語　群書備数
木鍾集　太平廣記
事文類聚　自警編
仕學規範　策場備要
考古圖　五雲方尺
橘亭幽興集　華象新書
類林　古文矜式
文章正宗二集三首　文選
韓文　柳文
韓柳文　續文章正宗
歐文書簡　歐文外集

不完韓文　蘇老泉文
二乾文集　蘇東坡文
曾南豐文　黃山谷刀筆
朱文公文集　呂東萊文集
栟櫚集　錄宗古文訣
錄吳竹應文　文山集
文山後集　錄虞學士文
錄揭文安公文四集四首
黃文獻公文二集二首
柳待制文　劉仲齋文
濂洛諸儒像　余青陽文

李雲陽文　續潛溪文粹
覆瓿集　郁離子
胡仲子文　貝清江集
蘇平仲文　吳晉容文
鄭氏文集　師山文集
劉文靈集　山陰集
靜脩文集　交州稿
朱文公年譜二集二首
元城先生語錄　毅軒稿後
崇古文訣　金石例
南北文　吳彥甫詩後

清類經星分野大畧抄本

卷之十九

跋

古樂府　歷代樂府詩辭
風雅冀三集 三首　録陶詩
謝玄暉詩　録陰何詩
古詩雜鈔　讀杜詩愚得二集 二首
李詩　李長吉詩
唐音　唐三百家絶句
唐詩雜録　擊壤集
文信公詩　黄殺士詩
傳與礪詩一集 二首　唐律詩
録楊伯謙樂府　杜詩類編
王子啓詩　録余青陽詩
楊廉夫樂府　望雲集
高季迪缶鳴集二集 二首
姑蘇雜詠　楊孟載詩
胡延平詩 集杜　文山行述集杜
古賦辯體　王竹亭詩
常建詩　宛陵集
五倫詩
楊和吉詩集附蕭德輿故宮遺詠

張日昭族譜序後　書郭彦常墓志銘

題贈馮寅賓詩卷後　艾氏譜後
至善齋説後　竹林清隱記後
王氏族譜序後　胡剛簡考功曆後
高氏白雲山舍詩文後
題董以中傳後　贈醫士蔣蕢祥卷後
跋後邑從許與鄭姪　重録送鄭詩跋尾
遠齋記後　夢存詩序後
書王循撰述行序後
書東郭草亭宴集詩後
周氏世范堂後

卷之二十

跋

衛生寶鑑　用藥珠囊詩
拔萃方　小兒醫方一集 二首
湯液本草 集二首　東垣内外傷辨
東垣用藥珠囊　東垣試效方
朱氏二書　醫書
袖珍方　三元延壽書
外科雜方　外科精要
秘傳正治類方　五運時行證治録
眼科源流一集 一首　衛生易簡方

海底眼　書法[illegible]
書法三昧　宋劉次莊法帖釋文
法書考　書史會要
碑目　玉篇
廣韻　比溪字義
韻會　洪武正韻
五音集韻　漢隷
翰林要訣　文選雙字
蘭亭樂毅 體二首　絳帖
不完絳帖　陰符經
元瑞鶴記　漢廬江太守范君碑

漢脩孔子廟器碑陰　漢郎中鄭固碑
漢司隷校尉忠惠魯君碑
漢封龍山碑　道因法師碑
玄秘塔銘　多寶佛塔碑銘
八關齋碑　元文敏公墓志
永樂中視學碑後　晉平西將軍周府君碑
岳麓寺碑二帖 二首　雲麾將軍碑
羅池廟迎享送神詩　陶隱君茅山帖
四體千文　九成宮醴泉銘
哀冊文　手植檜贊
同知崑山州事楊公墓碑後
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泰山李斯篆四帖 四首
松雪書　寶晉齋帖二帖 二首
李北海書麓山寺碑　玄靜先生碑
遺教經　漢穀成長張君碑
虞恭公碑題與甥孫　漢溧陽校官碑
白石神君碑　夢英千文
扈從西巡詩
先曾祖碑銘重刻石後
鮮于伯幾眞草千文後
家判千字文　勞某帖

卷之二十一
跋
絳帖題與昇姪
歐陽法帖寄姪孫奕奐
沂州普照禪寺興造記
北京諸帖　七觀帖三帖 三首
楊仲弘墓志　賀捷表臨本
聖教序　北亭草書
陝西座位帖二帖 二首
題顏魯公書　北京座位帖
詹孟舉書　孔子廟學記

漢衛孔子廟器碑　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孔子廟堂碑　夫子廟堂記
米閑官二帖　筆陣圖
子昂千文　淳化帖三帖 三首
右軍書　黃帝祠宇
志歸墓銘　長安繹山碑
青社繹山碑　東明精舍繹山碑
鄒縣繹山碑　篆書偏旁字源
彼岸寺碑　五歲後
党懷英書　大學經
題王氏父子書　漢圉令趙君碑

漢北海相景君碑　漢碑陰
魏受禪尊號二碑　紀信碑
唐任城縣橋亭記
黃庭經二帖 二首
顏書東方朔畫像贊碑二帖 二首
誌公像贊　羅池廟碑
晝錦堂記　子昂十七帖
汝帖二帖 二首　應天府學繹山碑
漢大風歌　洛神賦二帖 二首
樂毅論　五消卷後
茅山崇禧萬壽宮碑　逕波阡表

十姬厝志　知永千文
先待制撫州推官廳記後
唐中興頌　蘭亭十四帖 十五首
蘭亭序題與昱孫　王枕蘭亭二帖 二首
宋楊忠毅公神道碑　漢魏唐元隸古
陸伯暘草書後　饒介之詩後
莘叔耕遺墨卷後　徐憲使傳後
松雪書扎秋興五詩後
歐陽士則所藏其友兄詩翰後
彭賢士事家藏先世書簡後
衛中書所集名書卷後
松雪墨跡後　題麥舟圖卷後

卷之二十二

跋

陳文東書　翔鸞寺記
行書千文　宋高宗御札後
趙文敏公墨跡後　鄭孟宗書同氣詩後
子昂書晝錦堂記後　錦原别意卷後
黃汝申摹米陳卓書後
山谷與雲巖禪師書墨跡後
周紀善所藏鮮于墨跡後
蘇文忠公父子及秦黃張晁諸賢帖

宋賢帖後　宋克道墨後
宋賢墨蹟　楷河南兒寬贊後
歐陽率更夢奠墨蹟後
丘氏所藏宋告身後
詹舍人書錦堂記後
宋賢像後　吳虞二先生像後
程文憲公遺像後　程提舉行吟像後
李公麟免章效馬圖後
郭熙真藏張戡歇騎圖
提竹示猶子學　聖賢像後
趙大年小景後　君臣百像後

九歌圖後　張子後臨聖哲像後
蕭翼賺蘭亭後　登瀛卷後
憑寅賓遺像後　歸田趣卷後
子昂七賢圖後　龍眠山莊圖後
宋好古竹石後　題羲之寫經換鵝圖
題孫從古梅花　題梁楷竹
題雪夜清興倡和後　題楊氏族譜後

卷之二十三

跋

重識楊氏族譜後
重題雪夜清興倡和後

楊氏族譜記於祖府君位下增注
羅氏族譜序後　劉士傳雅寓齋卷
源泉處士墓表後　袁氏族譜後
蕭以甎哀辭後　出師頌後
族孫俊本宗世譜後　丹務所寄手詩後
書康仲矩墓表後　彭氏族譜後
書時思儀畧
書龍地理師羅一民後
劉尚書撰批府[illegible]墓碣銘後
上[illegible]曾氏族譜後　書楊氏訓子詩後
魯[illegible]卷後

楊氏族譜圖後　許[illegible]墓志銘後
蕭氏與春堂卷後　韓復陽墓碣後
吳氏族譜後　鄒城覽勝詩後
白雲山房記後　黃敦諭資深齋卷後
桃源蕭氏族譜後　東萊王公訓子書後
題家譜與仲卿弟　題家譜與昂安
槎翁先生書郭氏家錄後
張德翁墓志銘後　書沙湖蕭氏族譜後
題袁進士錄傳後　題全室集
題蒲菴詩集
黃文節公槐安閣詩後

趙文敏公書後　張眞人誄後
海禪師螺川送別圖後
心經金剛經　錄金丹玄奧後
列仙傳　眞仙體道通鑑
壇經　度人經
四十二章經　楞嚴經二部
圓覺經集要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贈資善大夫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
公神道碑銘

永寧衛指揮僉事追封隆平侯張公神道碑
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神
道碑銘
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黃公神道碑銘
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神道碑銘

卷之二十五

神道碑

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右柱國榮國公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
公神道碑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
柱國太子太傅成國公進封東平王謚武
烈朱公神道碑銘
黃氏先墓之碑
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銘

卷之二十六

神道碑

戶部尚書古公神道碑銘
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追封茌平
伯謚榮襄吳公神道碑銘
顯忠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太傅黔國公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沐

公神道碑銘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鎮遠侯追封夏國公謚武毅顧公神道碑銘
李氏先塋之碑

卷之二十七

神道碑墓碑銘

工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黃公神道碑銘
孫先生墓碑銘
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東

公墓碑銘
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仝
墓碑銘
故中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陳君墓
碑銘
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君墓碑銘

卷之二十八
墓碑銘
懷慶知府李君墓碑銘
禮部左侍郎張公墓碑銘
故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黎君墓碑銘

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右侍郎鄭君墓碑銘
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楊君墓碑銘
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周君墓碑銘
太史吳先生墓碑銘
故奉議大夫鄭府右長史賴君墓碑銘

卷之二十九
墓表
奉議大夫尚寶司卿張君墓表
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黎君墓表
奉議大夫禮部主客郎中王君墓表
前台州府通判陳君墓表

讀書亡墓表　夏伯亮墓表
河南知府李君墓表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劉君墓表
故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林君墓表
太常博士楊希淳墓表
句子毛合葬墓表　周宗苑甫墓表

卷之三十
墓表
蔣志祥墓表
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陳君墓表
族弟仲務墓表　東進士墓表

封徵仕郎虎賁右衛經歷仰君墓表
蕭德資墓表　羅孟昭墓表
嚴處士墓表　紀善康君墓表
故承德郎北京刑部主事劉子政墓表
靖江府紀善羅君墓表

卷之三十一
墓表
贈武畧將軍直隸大河衛千戶劉君墓表
贈翰林侍講承德郎陳彥和墓表
贈承德郎左春坊左中允張君墓表
趙孝子墓表　鄧伯循墓表

王素行墓表　袁處士墓表
徐孟章甫墓表　故南野翁陳君墓表
教授郭君墓表　徵士朱君墓表
邵仲仁墓表　先氏先塋之表

卷之三十二

墓表
封從事郎中書舍人金君墓表
故常寧知縣郭子昭墓表
楊彥威墓表
贈太醫院使袁君墓表
孫處士墓表　劉仲高墓表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君墓表
曾春齡墓表
中憲大夫肇慶府知府王公墓表
如雲居士墓表　康仲矩墓表
戴處士墓表
贈中順大夫鴻臚寺卿楊公合葬墓表

卷之三十三

墓表
彭原復墓表
故廣西按察僉事劉氏吾墓表
王思賢墓表　李氏黄塘阡表

故臨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墓表
王處士墓表
中順大夫興化府知府李公墓表
李桂祥合葬墓表　王堂墓表
封宣義郎都察院照磨熊君墓表
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畢君合葬墓表
故封從事郎中書舍人周君墓表
彭叔敏墓表　陸守道墓表
韓母太宜人王氏墓表
張母太孺人董氏墓表
中軍都督僉事李公夫人王氏墓表

王母曾孺人墓表　故羅母劉氏墓表

卷之三十四

墓誌銘
錢采淵墓誌銘　楊處士墓誌銘
故翰林院庶吉士王欽正墓誌銘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彭
城伯張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吳先生墓誌銘
周員外墓誌銘
光祿卿郝君墓誌銘
欽承祖業推誠奉議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

柱國定國公徐公墓誌銘
周處士墓誌銘
越府右長史宋君合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

兵科給事中胡端禎墓誌銘
故翰林庶吉士曾君墓誌銘
伊允德墓誌銘　陳德遜墓誌銘
張則善墓誌銘
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歐陽君改厝誌銘
李子懷墓誌銘　羅處士墓誌銘

鄉貢進士羅仲昇墓誌銘
蕭吾幼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宋東齋墓誌銘
故武畧將軍吉安守禦副千戶王君墓誌銘
張宗武合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衛府左長史金若墓誌銘
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墓誌銘
從子之宜墓誌銘　蕭榮忠墓誌銘

故登州府學教授郭先生墓誌銘
衛府右長史楊君墓誌銘
吳教諭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羅君墓誌銘
封翰林編脩杜君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沈君墓誌銘

卷之三十七

墓誌銘

刑部俞主事墓誌銘
國子助教邵先生墓誌銘
嚴迪德[illegible]藏墓誌銘

葉侍郎墓誌銘　宣郎中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段君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禮部儀制郎中龎君墓誌銘
衛孟敬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左處士墓誌銘　樊處士墓誌銘
楊宗榮墓誌銘　洪斌夫墓誌銘

卷之三十八

墓誌銘

禮部左侍郎李公墓誌銘
翰林庶吉士湯汝川墓誌銘
陳孟京墓誌銘　趙進誠墓誌銘

羅仲琛墓誌銘　涂監丞墓誌銘
蕭處士墓誌銘　郭彥思墓誌銘
徐弘道墓誌銘
故桂東縣儒學訓導廖潛仲墓誌銘
前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林公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墓誌銘
葉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故翰林庶吉士宋子恩墓誌銘

卷之三十九

墓誌銘

元德化縣丞王從遠墓誌銘
林處士墓誌銘　康彥英墓誌銘
止齋陳先生墓誌銘　梁先生墓誌銘
顏仲華墓誌銘
封承事郎監察御史嚴君墓誌銘
贈刑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封工部營繕主事任君墓誌銘
外祖靜得陳先生合葬墓誌銘
姪孫敏達墓誌銘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孟嘉墓誌銘
東里老人自志
故太常寺贊禮郎嚴紹陵墓誌銘

卷之四十

墓誌銘

蕭孺人陳氏墓誌銘　周安宋孺人墓誌銘
倪母薛孺人墓誌銘　張母蕭安人墓誌銘
故太宜人宋母孫氏墓誌銘
康母楊孺人墓誌銘
故孺人歐陽氏墓誌銘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馬公夫人王氏墓誌銘
太安人竇氏墓誌銘　太孺人黃氏墓誌銘
何母周孺人墓誌銘　康氏妹墓誌銘
太夫人郭氏墓誌銘　劉孺人墓誌銘
楊母錢氏墓誌銘　吳母葉孺人墓誌銘
胡母黃孺人墓誌銘　蕭孺人墓誌銘
葛孺人墓誌銘　顏孺人墓誌銘
劉母黃安人墓誌銘　康孺人墓誌銘
兵部主事劉君妻安人陸氏墓誌銘
鍾母郭氏墓誌銘　劉母曾孺人墓誌銘
三母張氏墓誌銘　蕭母張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一

墓碣銘

蕭時用墓碣銘　許忠信墓碣銘
周處士墓碣銘　柴處士墓碣銘

黃處士墓碣銘　陳文仲合葬墓碣銘
劉子淵甫墓碣銘　劉性宇墓碣銘
李處士墓碣銘
故餘干知縣蔡君墓碣銘
故中都留守司副斷事致仕康志高墓碣銘
族孫溫州學教諭克述墓碣銘

卷之四十二

墓碣銘

族弟孟頤墓碣銘
故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張君墓碣銘
族弟復璟墓碣銘
故奉議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陳君墓碣銘
鮑處士墓碣銘　故鄒叢善甫墓碣銘
錢惟慶墓碣銘
贈都水主事洪君墓碣銘
寧波府同知蕭伯齡墓碣銘
揚府君墓碣銘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鄒君墓碣銘
故蒲州稅課大使陳先生墓碣銘
王君賢墓碣銘
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任君墓碣銘
金孺人墓碣銘

劉母太孺人張氏墓碣銘
故太宜人揚氏墓碣銘
吳母胡氏墓碣銘
許師善甫妻陳孺人墓碣銘
給事中鄭君妻孺人王氏墓碣銘
弟二女瘞銘

卷之四十三

傳　說

止齋先生傳　陳仲完傳
王九成傳　周子旭傳
雪崖先生傳　南耕先生傳
敦篤老人傳　釣瀨子傳
燕境翁傳　饒節婦傳
王孺人傳　胡母傳
時母傳　綏齋說
康榮字士嘉說　積庵說
說玉贈王希誠　易良姪字說
名曾姪孫說　海春字說
蹇氏四子字說

卷之四十四

碑　頌　賦　表

勑建禮部之碑　靈慈宮碑

重濬河碑　騶虞頌有序
瑞雪頌有序　瑞應麒麟頌有序
瑞應景星頌有序　麒麟頌有序
出師頌有序　御書閣頌有序
神龜賦有序　瑞應白烏賦有序
賀白鵲表
親征胡虜回鑾百官賀表
巡狩及平胡回鑾百官賀表
爲公侯謝賜　敕諭表
賜爲善陰隲百官謝表
賀嘉穀表　甘露表

卷之四十五
像贊　銘　贊
彭士揚像贊　胡子貞先生遺像贊
陳處士像贊一有序　楊學士像贊
鍾子勤像贊　黃少保致事像贊
謝庭循像贊　顔仲華像贊
蕭德頴像贊　醫士何彥澄像贊
孫處士像贊　蕭德王像贊
王彥禹像贊　況伯律太守像贊
楊彥素像贊　白題朝服像贊
胡隆成像贊　胡小德遜像

熊用學太守像贊　蔣隱溪遺像贊
蕭孟廉像贊　蕭編脩孟勤像贊
蔣吾望像贊　長史齊菴遺像贊
周士暘遺像贊有序　曾克復遺像贊
梁叔莊像贊　寶鐵弟像贊
袁叔景遺像贊
湖廣按察使繆大衡遺像贊
御史楊君像贊　羅文振像贊
贈禮部主事龍君遺像贊
蕭知縣像贊
故友工部侍郎趙公孟弘遺像贊

李君時勉像贊　郭典文像贊
像贊失其名　像贊失其名
錢恭政像贊　楊節仲像贊
袁太常像贊　蹇尚書像贊
袁院判像贊　蔣院判像贊
思貽兄像贊
刑部侍郎何文淵像贊
陳祭酒像贊　惟效像贊
劉孟恂像贊　康紀善像贊
桃源蕭安恒像贊　蕭安竟像贊
蕭德高像贊　蕭德頴像贊

蕭德資像贊　彭百鍊像贊
劉伯塤像贊　陳思孝像贊
陳仲完像贊　劉郁武像贊
周時立像贊　楊武侯薛公祿像贊
曾景彰先生遺像贊　自題待漏像
蔣吾與像贊　自題侍敎像贊
石彥誠母像贊　蔣配蕭孺人像贊
楊武侯夫人房氏像贊
僧錄左覺義住持慶壽寺逸禪師贊
上清正一萬壽宮提點鄧巢黃公遺像贊
息菴禪師像贊　雲巖陳處士壽藏贊

日本硯銘　康謹堂銘
楊氏祠堂鐘銘　清愼齋銘
竹泉銘　魯王書舊學贊
漢使牧羝贊　節壽堂贊

卷之四十六

哀辭　祭文　祝文

彭百鍊哀辭 有序　朱文眞哀辭
禮部尚書張公哀辭　施脩撰哀辭
孫日儉哀辭　陳智仲哀辭
祭王學士文　祭之宜姪文
祭兵部金尚書文　祭梁用行與[illegible]
祭金尚書文　祭畦樂先生文
祭陳孟京文　祭羅璟文
祭楊長史蔚菴文　祭馬脩撰文
祭族姪孫振文
代英國公張輔祭彭士揚文
祭表兄苻志文　祭兵部許尚書文
祭封少保黃思恭文　祭王行敏文
祭王原采文　祭兄嫂康孺人文
代老妻祭梁學錄妻嚴氏文
告先師心吾先生文　告先祠文
北京賜第遷神主祝文

初歸祭告家廟祝文　辭廟祝文
焚黃告廟祝文
廖氏姉旌節門代奕孫告廟文

卷之四十七

書　啓　手簡

與朱與言書　與仲亨兄書
與蕭孟廉書　與蕭季廣書
再與蕭孟廉書　與李呂拱書
示梁垿叔濟書　與蔣吾望書
與南浦禪師書
爲蕭子冲賀尹彥璟啓

簡金諭德却冠賓禮幣
簡問廣德川官訪王靜學葬所
與楊仲聚手簡
卷之四十八
錄
先世遺事錄　慈訓錄
賜居錄　北京紀行錄
西巡扈從紀行錄
卷之四十九
錄
南歸紀行錄上

卷之五十
錄
展墓錄　先墓碑石謄錄
南歸紀行錄下
卷之五十一
家書
奉思貽兄書　與宥纖弟書十一首
示旅弼鴻艮書二首　書示姪旅弼鴻艮
示弼姪書　示弼鴻二姪書
示鴻姪書
卷之五十二
家書
示稷子書十九首　示稷林二子書
示導子書　示姪孫挺書
卷之五十三
寄昇姪秫子
家訓
訓昇姪
屬付姪昇錄路事宜二十二事
訓旅鴻艮稷八事
訓東城諸姪十二事　訓姪與子
與東城諸姪孫姪

訓康甥孟喆十六事
贈言示姪之方　訓導子默識
分付導子及昌高諸孫十二事
示長新婦九事
遺訓
正統二年病中寫八件
正統九年三月治病七件
卷之五十四
詩四言
騶虞詩并序　聖孝瑞應詩有序
瑞星有序

仁安堂詩爲任敬立賦八章
蔣氏三遷詩有序　東川迎春圖有序十章
聽馬軒詩爲劉宗韶作
後山詩爲江西林憲副作八章
題輝娙蘭　題升龍
題降龍　承訓堂有序
具慶堂有序八章　永思堂有序十章
題張广後山水　題陳憲虎
題陳憲龍　榮壽堂有序
題白雲山房圖四章　題泉坡學士龍
題水仙　題菊
題護草　題玉簪
題蘭　題鶺鴒圖有序
辭
蔣隱溪輓辭三首　題歲寒三友圖
盤谷草堂三章　送別辭
詩五言古
題林靜小景　題朱四智夢草軒
聽艾仲宜彈琴　贈沈教諭奔喪歸閩
題鄧秀才寒翠軒
題太乙真人蓮葉舟圖
壽吳孟勤先生二首　繆都指揮輓詩

送貝惟學還會稽得此字
奉寄李丈人
題三泖歸耕卷贈管時勉歸吳松
題艾仲宜蘭　題艾仲宜菊
題伯牙鼓琴圖　題彭憲僉白海青圖
贈陸伯陽二首
題蕭德遁所藏崔白鵞
賦丘原芳林隱
蕭安正贈白紵賦詩爲報
解縉潤先生輓詩　送黎信歸故鄉
夜宿山家待宋惟憲不至
寄題王氏槐陰軒
送王經歷奔喪還儀師
黃侍讀家賞瑞菊
送楊參政景衡考績還福建
賦得快閣送曾日章使安南
送吳寺丞歸滁州　送鄒尚友赴澧川
贈王行敏
蔣用文院判靜學齋詩
題王孟端寫竹寄本之
胡學士山居八景之二首
題三顧山劉氏文會堂卷

題商頳東山二圖二首
盤龍曉翠詩　西疇耕穫
龍給事湖心草堂圖　送周孟簡乃兄
王孟宣輓詩　送王裕歸臨川
玄默齋詩　贈曾生景銘
孫給事小畫　送陳生還吉水
送黃學士還永嘉五章
蕭處士輓詩

卷之五十五

詩五言古

退思軒爲淮陽劉千戶賦

題范仲倫紀善萃桂軒
送王孝子歸成都　送陳景著編脩
送聶教諭赴貴州　題訪戴圖
題文丞相字　謝賜嘉禾詩有序
望雲詩有序　明明處士輓詩有序
輓永嘉胡處士　送謝憲使還廣西
送黃知府還瓊州三首　輓凌孝子
陶氏榮節堂　輓詩
題古木幽禽圖
送彭學脩之興寧知縣有序
追賦袁氏嗜萊堂　題梅
餘姚胡處士輓詩　題山水圖
脩敬齋　桃源縣
九日發桃源遇便風
新安驛奉簡蹇公及公素
送周布政還廣西　送葯長史致仕還郡
題枯木竹石
送徐提點被召赴北京
送史常有序　贈蕭大參教諭有後跋
送羅崇本赴七節制　忠孝堂詩有序
送曾家訓分教弋陽
題畫送陳景茂歸金華

送楊禮郎中還南京　懿節堂詩有序
送王希積訓導歸西昌
題陳憲山水
題青山白雲圖贈賀識老弟南歸
題賀識弟竹石圖　題賀識弟木石圖
贈楊晟參政還福建　紀夢
送夷行伴讀赴西川　送陳祭酒
小瀛洲　送張節中
送陳憲章巡檢山水　題梅寄蔣子夔
步過田家有述　題郭仲舉雪景
早出安定門　謁宣府廟

楊學士乃弟仲宜歸建安以道中五景求詩贈之

送劉參政赴四川詩 有序

卷之五十六

詩五言古

題竹送徐侍郎之南京戶部并簡黃少保

送御史方懋德還新安詩 有序

題李紹檢討梅花　送蕭仲剛歸吳江

送陳弘彰脩撰歸省兼致意吳訓紹隆

送林行簡脩撰歸省　送楊寧郎中

杏園雅集

送羅汝敬侍郎致仕南歸 有序

奉送參政方相公南歸

贈俞漢遠詩 有序

題謝廷循作山水 二幅

進善姪南歸書此與之為別

送萬太守歸嚴陵　題蔣塔重梅

題湯節都指揮蘭雪齋

題歐陽廣湯梅花　題竹寄于謨同知 有序

題梅花贈別朱與言　送李員外致仕 有序

中秋夕過澹齋戲柬

題竹送何士彥宣城訓導并寄蔡袁太守

貝錦貽魏洪二侍郎　題梅花有贈

采石夜泊與仰善之婺二姪話別

魯港　九華山

題竹寄盧邦臣　題梅與從孫翶

題梅贈李學士 有序　峽江留別汝敬侍郎

德州城下題竹寄劉仲兼送丁原之詩 有序

題竹寄艮姪

贈晁淳　醉後謝時彥

送少師楊公歸建安 有序

贈澹庵楊公展墓詩 有序五首

喜稷將至復屢炙髯

送尚書魏公致仕還鄉詩 有序

寄友　武昌遊道院 分韻二首

送蕭雅容上事考績之行

羅進文妻周娟抱子安同赴水死

送熊御史歸南京

送樂象乾赴湖廣按察經歷

卷之五十七

詩七言古

瑞應玄兔詩 有序　瑞鵲詩 有序

蔡舍人輓詩

奉送李夫人之宣城就養

題虎溪蕭氏卷子　送鄧存誠之襄陽
馬孝子詩　送楊希孝廉歸吳中
別劉宗誠　題蕭德顒扇
朱澤民雲山障子爲蕭德顒題
送李昌祺　送彭仲宜歸荊州
題畫贈曾貫還西昌
題楊學士藏陳所翁四龍圖
題滴石寄王善學
題問封黃縣太守感螺卷
題畫贈陳本深太守考績復任
題湯都司東皋草堂

題宋知州瞻彼南山圖詩
蕭啓御史赴山東僉憲以何澄所畫雲山水題
題衛以嘉藏盛子昭畫
題崔氏重慶堂
送欒坡太守復任大同
題康翰竹石　題竹與余存忠縣丞
新橋驛阻大風　黃氏壽萱堂詩 有序
送周敬常詩 有序　送金少卿祭椿南歸
題金亮伯梅花
題范啓東所藏俞漢遠雲山圖
題嚴御史恭梅邊吟月圖

贈伯時外弟　贈紀行書畫卷
題費同知松樹障子　小山書屋 有序
題蔣主善梅

長短句

題丘氏平原十景圖　題康氏臨清樓 有序
題楊學士藏子昂畫刺虎圖
題畫送歐陽貫序　陳氏貞壽堂
題璚林眞仙圖送張宇初眞人歸龍虎山
贈歐羲
題竹石送陳存戚重使蜀西
題竹送歐陽哲僉事之浙

題張氏秋月軒
惜別行送朱存禮致仕歸鄱陽
贈眼醫張生
題竹送羅文衡湖廣憲使
蒼龍歌 有序　晏太守重慶堂
送彭勗御史南還

樂府

平胡鐃歌鼓吹曲詞十二章 有序
龍馬樂歌 有序九章　七夕吟寄夏四秀才
題古木竹　商婦詞
征婦詞　短歌行

銅雀妓

卷之五十八

詩五言律

伯陽新闢斗室有詩見示用韻奉和 二首
湘陰縣
送劉季友遊錢塘
題劉氏交友卷
鍾長史木訥齋
示弱姪
寄仲亨兄
永豐陳處士輓詩
樂平居氏母輓詩
送鄧宗經 有序
送王孟堅侍親南歸 二首
送雷誠智廷平知府 二首
過滁州馬上口號寄陳廷器
江浦縣遇曾子啓
送周存誠州判致仕歸清江
送萬伴讀
愉老堂
蕭處士輓詩
胡序待命
孔經歷輓詩 二首
潘太守輓詩 二首
題竹贈廖子謨南歸
贈建平弟
金幼孜輓詩
送沈生歸省
貽程夏二中書
陪駕觀獵
從度居庸高峯
陳豫中八十壽詩
送李主事赴常州通判

漳州曾氏望雲卷
寄李德言
輓彭子信
送梁叔東 有序
送王希積泰和訓導 有序
贈梁叔莊泰和訓導
答黃崇載見寄
贈仰善主事南歸
送蘇伴讀
送劉璲節歸永豐
題敏求齋
送王森知縣赴閩鄉
劉指揮勸學齋
送王生存親迎後歸省
戴誠問輓詩
張生水竹居
焦主簿輓詩
王好信輓詩
寄王宗豫 二首
胡敏御史致事出梅求題 二首
寄楊仲舉長史
題竹送陳中貞外
曹侍郎乃母輓詩
題竹送樂象乾弁寄聲陳述
題王郎中九峯歸趣圖
贈蕭斯易御史巡按蘇常諸郡
題陳憲山水
送凌副使歸省先塋
題梅月軒
次韻答胡若思賓客 二首
重過鷄兒嶺傷用道長史

送王希德歸西昌　送周義之官萊蕪
送梁叔脩秀才歸西昌
御史陳毅乃父輓詩　揚孟潛輓詩
送叔剛表姪　送蔡錫尹姑蘇
題梅贈郭太守還鎮江
暇日承觀上人惠訪
題畫贈梁塔叔濟　題石生山水
送王志浩　輓馮知府
題竹送劉子欽
題福建吳布政竹石圖
送陳斌副使之陝西兼柬陳憲使于副使

寄吏部尚書黃宗載　忠孝堂 有序
題劉紳知縣梅花　題蕭氏林泉居
送陳虬延安知府　次韻答顧菴 二首
送劉知縣赴莆田　題劉氏奉親堂
送貢士任善歸豐城　題鄭氏思親卷
章江劉先生輓詩　送東平傅知州復任
題竹送賀寧知縣之豐川
送錢晉傳　汪氏慈訓堂
吳母輓詩　劉母輓詩
蕭母輓詩　春暉堂
送樂舜生還閩中　題郭智憲使柴卷

輓吳彥直　贈尚書[illegible]公輔
示稙林及昱
時勉學士陞國子祭酒奉贈 二首
輓拙菴徐子信　贈僉事呂希文 有序
示姪孫琳　題竹贈陳文編脩
題竹送李紹檢討　寄顧都御史
雨後　庭樹
暑中臥病寫懷 二首　示表姪陳純
送魏源尚書按視邊務
題梅寄傅知州　過濟寧作
舟中夜待粥姪不至　入西江境

歸來　勗諸孫
寄黃汝中憲使 二十
五月六日早靜海迤北大雨聊可蘇旱
直沽　過涿縣望都門西山
贈文玉主事　送宋蔥中致仕南歸
戴母輓詩　重寄澄菴
慰時勉學士喪孫 有序
冬夕獨坐鄉思浩然有懷何文淵 二首
送袁本謙致仕歸 二首　寄何文淵
送廖子謨武守歸河間　輓詩
送周仲規脩撰　送劉定之編脩

送□□得教諭之蜀　送別
題晉江何氏怡壽堂　送曹都御史
陳毋輓詩　寄蕭德廸
題竹贈彭同知　題梅贈醫士蕭玄止
毛行人奉使江南便道省親題梅花贈之
哭康煬孟熹　林僉憲斗山風木卷
重遊東郭草亭
題梅贈蕭雅容會試赴兖州知府
題竹送雅容老友復任湖廣布政
送劉晋之有序
輓翰林檢討廖敬先

送方御史往浙江詩有序
輓韓本常有序　輓禾溪蔡仲潤
送孫教授丹遂淞
五言長律
胡泉州朴齋　洪處士輓詩
孝思堂爲南安守作
送萬資中赴南京大理寺副
題元端本堂所臨宋徽宗蘆鴈圖
竹軒爲徐以道賦　題竹爲族孫挺有跋語
送彝訓致事有序
宣府行營夢侍先師海桑先生

壽吳氏母七十　贈佘通判
聯句
同危文度曹恭成院中夜飲
卷之五十九
詩七言律
靜安亭詩沙溪劉伯川先生席上作
和伯暘池上梅花
奉和陸伯謙元日雪中早朝韻
和蕭伴讀秋夜有懷胥道大
次韻吳孟勤先生中秋有懷府中諸公并自
和之作

雷道夫隨侍轉京還見示途中諸詩輒用奉來
舟泊匡廬次韻答胡生
寄題貽厥堂三首　送鍾啓晦南雄訓導
送康孔高　送李思益沐陽教諭
送永嘉秀才赴福寧教諭
送王所存會昌訓導　送董海州
輓李處士　和胡祭酒對雪韻
輓李孔門　輓蘇檢討伯厚
送劉迪哲吉水訓導
送陳公餘赴高安訓導兼柬本之
送許子謙謨博士歸北京

輓括蒼樊處士二首　送周茂才
送孔司直景範致仕歸濟寧
題劉贈鵝姪有序　送尹自道
送胡孔時省親豐縣
袁中書陞尚寶少卿其父鳳日受　誥命桂
循謹索詩
題梅寄劉仲恭老姪
次韻答耐軒學士　得第二子
樊通政守一齋有序　送熊昱御史
次韻袁止安太常南歸留別
送兗州郡學教授　送尹御史

輓彭處士　送陳泰行
黃友文教授解官歸建寧
追送江仲隆紀善赴省墓恩程侍士二首
送陳文盛赴石首知縣
送陳舜訓赴湖廣參議
會稽章有讓半村居　送劉公潛赴林知州
輓周孟循長史　送袁尚賓
送劉不武紀善致事　寄袁止安
送李之赴留府紀善　寄胡祭酒二首
存仁堂
題竹送顧都御史還太康二首

送陳正倫太守考績復任
題熊尚袀經歷茂恩堂
寄王格非　送清河尹
送呂大理致仕兼寄王孟堅
潘賜主事陞鴻臚寺少卿赴南京
沈處士夫婦輓詩　題竹酬止安友
送袁旭知府復任　題周孟德淳齋卷
送況伯律太守　題竹寄陳行成都憲
送廣西僉事黃孟清有序
吳廷用侍郎輓詩　送呂從周平江教諭
送張敏赴四川都司經歷

寄文文昂
送丁子楫中書謝恩還新淦
送進士赴南京刑部主事
送郭禹貞致仕還臨江
送呂仲賢赴南京戶部主事
題竹贈王澄淵歸　送王邦彥大理歸郡
題何太守畫　送清河知縣
胡祭酒宅秋菊盛開使攜酒就賞賦有詩以
次其韻二首
壽蹇少卿二首　壽建安少傅一首
陳景賢脩撰還南歸此書敘別

從遊西苑三首　寄宗豫
送羅知州之廣德　和胡祭酒見寄韻二首
次韻行儉移居四首　送王篤次王之子
寄題盱江鄭氏隆壽堂
奉　勅恭謁
皇太子謝　恩詩有序
送王東遜侍郎歸盃都
午醒閒述　懷柔旅次
歸至清河　寄壽胡祭酒七十
元宵侍宴萬歲山五首
送曹都御史赴甘州　寄楊壽夫

歐陽貞外歸省以山水畫索題
送柴尚書歸浙江　喜雨詩有序
送王日初　送趙侍郎還撫江西
送陳敬役歸臨江　送萬太守還嚴州
送恂如侍郎循村蘇淞
送任敬讓主事省親　寄李昌祺
送黃叔志布政致仕歸吳興
輓余正安　送樂善郎中梅
過化行營夜夢金少保有作
書張御史和唐詩後有序
送原之參政歸山西

送杜御史山東參議有序
送杜寧侍講　姚克脩御史輓詩
題胡御史家四老圖　張鳴玉郎中父輓詩
送徐良玉侍郎復職還南京兵部
鄺侍郎父輓詩
題雲山送蕭德英南歸
輓張達吉　送魏侍郎奉使江西
送袁忠徹少卿歸四明
送何孟矯檢討歸會稽
送崔彥俊太守歸徽州
送何太守歸宜陽

送彭參議致事歸崇明
贈吳布政歸福建　奉東宗載尚書
題南浦上人竹石　寄外中廣哲僉事
題吳郎中展墓卷
呈楊少保幷諸學士
輓曾肇主事父　閒題
館閣真率會詩　送裴脩撰歸侍親
送周貞外致事兼簡吳溪長史
送夏仲昭歸省　題孫公器贊士梅竹
吳參政輓詩　送陳遜用貞外致事
送太守劉永之荊州　送尹自道太平同知

送周參政赴福建有序
時彥行儉習禮入山觀玉泉想見佳致故作
詩奉寄
宴楊氏南園并和二首
夏日館閣假寐夢澹菴爲竹筆勢翩翩以求
余題覺而有作
夏日館閣賦東馬學士曹侍講
題畫寄遠法師　聞遠法師新作山居
次韻答遠法師　送何文淵二首有序
追和周侍郎大雪賜宴詩
題竹寄曾士弘郎中　寄李學士

送宗載尚書復任南京吏部
夢覺作　過沛縣悼顏伯瑋有序
過匡南重悼正安侍講
題梅贈顧仁劉脩撰　題竹酬顏仲平二首有序
與鶴穰別　輓歐陽沭父
羅侍郎輓詩　送劉不息有序
送曾振新除潛江簿
送道亨王侍郎致政還鄉二首
東郭草堂宴集　輓竹軒劉嘉會先生
送廖敎諭自謙之任沅江
送周崇式貳尹赴東莞

贈本源還吉安
七言長律
公安王氏慈壽堂　輓趙尚書
聯句
卷之六十
詩五言絕句
岳陽樓　尋蔡冑不見
殘寺　示鳩兄弟五首
題畫　題竹與妻弟郭志善
清夜　題畫二首
題竹寄友三首　題畫

題劉英竹二首　題竹贈鍾子勤太守
題槎翁畫龍二首
題金侍講所藏趙仲穆畫馬三首
到桃源黃學士舟已在南岸不得相即相望
悵然
清河縣調公素　夾溝
雜磚河驛十里阻風　行營鑿井得泉
沙城　始乘馬
望鷄鳴山
度鷄鳴山馬上口號與同行者
雨晴　渡河

問盧孟高索枸杞
自新河過南道傍官宇鋪舍皆一新知是府
尹李庸所作賦二首
題四時花鳥四首
題弼姪飛鳴宿食四鴈圖
題弼姪山水有序四首　題扇寄余正安
悼芮時
題平川方子宣松石圖
便面小景　千葉夫容
單葉夫容　題蕭貞竹
題子昂竹　題卞迪山水二幅二首

雙鈎圖二首　題蘭
題梅
題竹送彭仲還西昌　題宋檢校古木竹石
題畫魚寄表弟陳孟高
題松　題竹
題梅　題畫魚贈陳憲南歸
題邵武經歷梁叔蒙蘭三首
題竹贈士昂南歸　題蔣婿重竹二首
題郭之信梅二首　題梅送曾訓導有引
題曾儀鯉魚　題蕭增承恕竹
夾溝二首　題驛舟中小畫
題竹贈閩士二首　溢旱有序五首
寄時勉　寄李祭酒二首
題和姪枯木竹蘭圖　題楊紹林竹
題巍姪孫梅　題徐孚竹
題蘭四首
六言絶句
題蔣院判墨竹　輓李處士二首
題竹贈士振南歸　絶句二首
七言絶句
九日陳士良宅翫菊次韻王架齋菊有懷楊
妃紫霞盃二種三首

吳孟勤為文贈黃都科南歸索予為求詩二首
題仲舉梅花扇面
訪蔣立恭不遇留書齋壁
雨夜蔣立恭贈詩走筆次韻二首
過城陵磯
夜雨次韻寄蔡用嚴楊仲舉二首
答蔣立恭　題祝教諭梅
題蕭建平學
題蕭鼎儀四時小景四首
題商克恭墨竹
齋宿和胡光大庶子二首

題竹畫寄柔 寄賓鐵老弟三首
題海天秋興圖一首
題畫贈陳德遜南歸二首
寄題浮梁瑗秀亭 楊自然處士輓詩二首
書周益公所題湯氏別業
題李處士畫
送楊誠都事赴山西二首
輓劉仲海二首 題舒有常畫
寄胡楊金三學士
送家兄及妻子還鄉後感懐三首
輓顏子明二首五首之

送僧上人往侍建昌太平興國寺二首
楊補之梅蓬圖 送人歸故鄉
題蔣院判小畫二首 輓劉榮甫三首
題梅寄友人
十月十五夜連夢細女
五馬朝回圖爲額守題二首
題畫
從子鵷以其兄相之夜及妻子歸故鄉因示
三絕句
送山東蔡運使
題梅竹贈鄭子成還北京二首

題荷花便面 寫扇寄劉昇
簡甚成
龍洲姚老人獻山薯土瓜拜受 恩賞臨歸
乞詩走筆書三絕句
送中書舍人陳彝訓赴北京三首
簡謝太常宗竹趙二首 寄尤文度四首
題畫寄羅孟郢二首
彥疆將歸麻陽雨中見過話舊出小書求題
就以識別并問訊叔悲二首
贈金諭德從子驥 答胡學士
同文度冀成秋夜有懐從善仲舉二首

題梅 吉水王氏槐陰堂二首
題梅寄康仲穎二首 自題竹林小像
送蕭德通南還 劉季雅
題竹贈武昌友人二首 題高教授寫竹二首
題徐氏孝友堂二首
孔貞復同蹇尚書金正字赴北京早發江東門
靜海縣 候司直不至晚發濟寧
題竹與謝進士 送盧知府歸杭州一首
題竹贈常州知府二首
題翠微州房送劉道士還荊山
胡原節陞大理卿復巡視浙江索詩賦四絕句

送蕭雅容受詣後歸 四首

過滁州馬上口號寄陳廷器

夜宿池河夢頤菴

授散官 二首

送崇後歸鄉 二首

題竹贈人歸南京

題樂山樂水二圖 二首

書解大紳作其兄墓銘哀詩後 三首

寄示東城諸姪 二首

寄昌平吳典史 二首

送蕭大夔之官始興 二首

題蕭德贊竹

題蕭德贊山水 二首

題蕭本器竹 二首

題山水與彥實姪

題劉梓竹

酬友人寄酒

過習禮檢討觀菊不遇留三絕句

鄒侍講以詩問錢檢討索菊而僕以詩寄錢

邀之 二首

習禮惠菊以詩謝之并邀同賞 二首

子啓學士見過僕適他出不遇奉簡 三首之一首

子啓見和再用韻奉簡 三首之一首

習禮見和用韻奉酬并簡宗璉 六首之二首

題竹送族孫繼赴溢縣教諭 二首

題菜 有序

題竹寄劉郁武 二首

題竹寄曾東銘先生

卷之六十七

詩七言絕句

題楊學士畫 四首

玉峽山人 二首之一首

溧陽史侯祠廟圖 有序 二首

送王文英典籍致仕歸金華 四首

題梅與江陰周生 二首

題山水贈賓鐵弟南歸 首

題梅送吳埜知縣

寄兩王詹事周庶子李錢兩學士黎諭德兼

致謝意 二首

過白河 二首

元夕觀燈詩 有序

題枯木竹石寄贈司訓陳仲仁 二首

五月八日史館因睡夢侍

獻陵顧問虜事覺而感賦 二首

題竹送鄒侍講歸無為 五首

題梅贈劉伯塤南行 二首

題江西副使梅 二首

送何布政致仕東歸 二首

題孫僉事雲山圖 二首

題梅送校官赴嶺南 二首

寄余正安 有序 二首

黎諭德以梅花索題贈乃姪歸 二首

題梅寄襄城李公

題畫送別

題竹送胡軫敬同　題畫寄王行敏一
樂善老友辭官南歸題梅奉贈二首
過三河縣二首
九日度喜峯口次楊太常韻二首
太平・聖德詩有序
宣德庚戌十月廿五日扈從宣府回作
廖子謨縣尹像贊　夜雨
道中戲效竹枝　出關追憶晃庵二首有序
早過土木　雞鳴山二首
泥河書逆旅主人壁　思金少保
早發宣府　附家書示林

一七

至寧麻林二首　送至岔道二首
送姪子需赴吳江訓導有序
自題楊園清趣示三子
題竹送左源蕭知縣二首有序
題貞壽堂二首　題竹與演姪
題徐義副使景齋卷二首
題張子素梅二首　題龍泉陳知縣竹二首
題張子素竹二首　題張子素竹石圖
題蔣生墨竹兼寄馨吾塾隱居二首
送康宜清左遷石阡推官二首
題竹贈孫公器贊士二首

題竹送康叔圭郎中之南京刑部二首
題李生梅花　題蕭士高梅花
魯穆都御史輓詩二首　題竹寄瑞安鍾尹
題竹贈姪孫縉南歸
送楊士憲之雲南僉事
題竹贈徐紹祥之雲南僉事
題竹贈陳汝衡之雲南僉事
送李德固縣丞還鄉就問訊巽溪宗長二首
題竹贈寒布政復任歸湖廣一首
題少師建安楊先生行樂圖五首
題彭玥士淳梅花三首

一八

題梅送鍾沔有序
題凌士昌所藏張子厚山水二首
送凌士昌歸省二首
賴編修讀書莊詩有序四首
送蔣廷輝致仕歸臨安五首
送楊九寬貢良省覲後南還十首
示訓昇姪
題竹送民則弟南歸五首
題梅送民則弟南歸　題竹送張振文
題梅送輝姪赴宣城訓導有序
送士弘郎中歸省二首

題四皓
邑蕭生爲余寫小像因求朱中書添竹數竿
以示不忘東皐之意
題和姪竹　題和姪梅
題弼姪鶴　題弼姪竹 二首
題弼姪山水　題弼姪梅
題畫送韓御史暘歸省 二首
題邢參政竹　題竹寄一夔侍講
送孫徽州詩 有序　題何司馬梅 二首
題江鄉歸趣圖 有序十首
題竹鶴雙清圖寄賓幾弟 有序二首
題給事中梅花　題富溪山水圖 二首
老妻郭夫人命服像贊
題魏仲房梅　寄孫徽州
題梅送子謨 二首　自贊小像
題李學士竹梧 有序二首　題墨竹寄劉子偉 二首
題竹寄顏肅訓導　題徐良玉梅花 二首
早發通州望朝陽門　寄長兒韻語 有序十首
送沈少卿南歸 三首　題竹寄李廣 二首
送外甥周丹元 有序三首　題梅與之序姪
題幾孫孔雀牡丹　題幾孫松梅鶴
題竹寄蕭玄立　題蕭壻承恕竹

題蕭壻承恕東山圖
送曾永齡赴恭城知縣 有序二首
題竹寄雷道夫　題德貫牡丹松鶴
送姪壻劉鉉南歸 二首　題竹寄彥貫姪
題木石小畫與鏞孫
卷之六十二
詩 七言絶句
題竹送輝姪歸寧城 二首
題輝姪梅　題竹與鏞孫
題孝友堂 有序　題趙松雪畫馬
具慶堂 三首　題行吟澤畔圖
題梅花贈宋湔南京戶部檢校
蕭母蔣氏輓詩 三首　題蔣壻重畫
題竹寄張從善 二首　題竹寄伯升
題竹贈蕭思敬致仕
題吉安府訓導胡縉梅 二首
題道會劉處常畫 五首　送楊昱歸省 六首
題戴文進湘江雨意卷 二首
題戴文進竹雪書房 二首
題士器竹　題疑翠樓 二首
題周汝淸梅 三首　題曾肇主事竹石圖
題竹送王時俊左遷雲南 二首

失題
送馬檢討歸閩中幷寄蘇李全太守 三首
題竹寄一夔 有序
出京留別翰苑諸公 二首
書驛舟 二首
新橋驛 二首
興濟縣 二首
過東昌驛遇丘誠驛丞 二首
過安山驛有懷蹇尚書
滞風雨采石有懷尹自道同知 二首
荻港
望湖亭
題梅與李仲貴 二首
題梅贈王登淵太守 三首
題竹與李懲
題梅寄鍾天錫憲副 二首
贈金華劉實通判 三首
題梅贈楊文昭廣東憲使 二首
贈夏仲昭歸省 二首
題竹送周蒙南歸 二首
吳希淳寫神
送劉朝宗隨州學正 二首
題鴈
題養都指揮思親卷 二首
清雨二竹爲江西都揮僉湯節題 二首

題竹贈蕭令復任歸安 首
題竹送彭僉事旄赴廣東
題劉誠之梅花 二首
題竹送楊仰謨同知 二首
題竹贈康宜堂
題蕭彥常竹
題楊允素沂畫 二首
觀獵
寄曾子皐 二首
寄張法師兼東南浦 二首
題茶 有序
題詹令圖 三首
題畫竹
題竹送任敬謨參議 二首
題陳知府竹 有序
題竹贈楊友文運副 三首
石窓使慈壽堂 有序
題庭循所藏孟端竹
寄楊少保 二首
題竹送歐陽瀚教閩縣 二首
題竹送劉順常教楊州 二首
題竹送張鳳應縣丞
荊州太守劉永母輓詩 二首
送余通判 二首 有序
題王氏水竹居 有序 二首
題龍士郁竹
題竹贈陳侍講復職南京 二首

題竹寄本清良友二首
奉和滄菴少保題梅花韻五首
題東禪老僧所藏陳舉吾小景并序
題梅送王瓊玉致仕二首
城南茅屋　題常熟郭令梅
題趙琬司業竹二首　題廖監丞山水
題歐陽渤梅　題歐陽潘梅
題梅送劉子輝博士二首
題梅寄蕭雅容布政二首
寄張信都督　題鄒中書畫像
吳興章郎中母輓詩三首

題郭公緒畫
題楊宗勗所藏趙仲穆小畫二首
輓詩　題周主事馬二首
題唐臨絹本蘭亭後有子昂畫
題武昌陳氏榮壽堂三首
侍遊西苑應制九首　送龔鎰憲使致仕有序
題玄宗遊驪山圖二首
題梅贈廷孫南京都察院檢校
送陳照磨赴湖廣并引
題竹贈馬謹守禮御史
送崇式戒尹後餘意未已更續絶句

鴻臚卿楊善父輓詩二首　題東山洞賓二首
送敬姪三首有序
送劉晉之有引　題錫姪畫
集句
酬劉上簡有序
詩餘
賜從遊萬歲山詞有序　奉寄思貽兄二首
寄壽仲寅兄木蘭花慢　壽蹇少卿滿庭芳
壽晚安少傅木蘭花令　壽時勉李學士臨江仙
壽黃學士水龍吟　歸山趣滿江紅
大雪志喜玉樓春　初度夕菩薩蠻
九日謁陵浪淘沙

廣州府學教授周　京
南海縣學教諭唐　堯賓
香山縣學教諭張　天叙
順德縣學訓導洪　恩
生員彭　紹愛
提學道
廣州府　委
校刻
鄭舜陶奉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一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記

恩榮堂記

臨江屬邑三而淦爲鉅淦初隷吾吉與吉密比如東西家至今其人秀厚其俗好義而尚文與吉同吾四十年之前嘗艤舟西岸升金川驛而四望載乎玉笥諸峯之雄秀浩乎章江之大且深其間車馬之轇轕南楫北棹之絡繹則莫非馳騁乎勢利之爲也顧近驛廬舍櫛比壤地肥沃其人勤於稼穡耕者耘者收者餉者皆悅怡所務不苟舉目左右睨睇余問卽而與之言亦皆充然有自得之意爲之歎曰世所稱務本之民非斯人歟今年兵部員外郎毛俊以其所厚鄭宗魯來見曰　朝廷用有司之言嘉宗魯出粟二千石助賑饑賜璽書旌爲義民遣進士齎勞之今詣闕謝既竣事不可不進謁鄉先生君子以快所慕余詢其邑里曰淦金川驛之近也曰其土習人心吾得之矣與之爲禮明日宗魯介翰林侍讀習嘉言來求記其家之恩榮堂問堂所自曰璽書之初下也炳然如日華星采照耀乎堂中族姻鄉鄰群聚瞻望於堂之外莫不舉首加額忻懌感動以爲鄭氏非常之遇既建閣以庋　璽書族姻鄉鄰相與載酒崇飲於堂以賀會慶且其名斯堂曰恩榮此宗魯之願記之也

余曰於乎盛乎

□□天子淵衷夙夜在民有能出力以效助恤必垂褒□□所以勸行廣大之仁也宜記世之大官厚祿□□高車駟馬而有不能出片言寸力以及民或□爲民病者宗魯一布衣□一命與升合之祿哉歟之間自食其力乃能仰體

皇仁推己之餘以濟人之不足宜記族姻鄉鄰之爲宗魯慶也益秉彝好德之心所同有唱焉必有和焉此邦之義有不繩繩而繼起者乎固自斯堂啓之也亦宜記以俟習君又爲余言鄭故邑中九湖尚德之家宗魯於周急振乏之施非一朝夕矣五子諸孫耕讀外無他務則本諸先徵諸後者皆可知矣因併及之

茨溪劉氏祠堂記

吉故多文獻家文獻多劉氏而不同所自出安福茨溪之劉出漢長沙定王之子安成思侯蒼安成在今安福縣西四十里故侯之湯沐邑侯子孫因家焉其邑嘗改爲市又爲村以侯故皆名湯其地有溪名茨皆茨之舊也逮五季劉氏有曰五處士者鄉號長者其子孫始盛而皆襲儒業宋校書郎梓樂清令廷堆□□令廷直刑部郎中夢才漕運應登建昌僉判應

成元汚陽守閭皆發身科目別以學行發身及隱處
不出者尤多而皆有賢稱國朝縣學行發身及隱處
者亦多而賢稱不乏縣科目發身者今翰林侍講球
及其子庶吉士鉞也余與侍講同在館閣數年聞求
余作茨溪劉氏祠堂記其言曰自先大考新齋府君
始縣湯村徙邑忠孝里之葛洲先考文閣府君即葛
洲創作祠堂而成於球之叔及球兄弟祠祀四代其
制度禮儀悉遵朱子所定而祠仍茨溪名者表所自
也宗子琮主之下祠記琮之志也余惟古者自君下
至命士皆有廟孔子教孝以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凡
古君子營室必先宗廟自秦壞先王典禮而廟廢漢

世公卿或作祠於基者以後稍復廟制于唐公卿皆
作家廟不作者有譏及五季廟復廢宋慶曆初詔文
武之臣立家廟時作者甚鮮蓋士大夫溺於習俗安
於簡陋朱子以廟非賜不得立遂定祠堂之制於是
惟水木源本之念者皆得伸其追遠報本之誠矣然
世遵用之者猶鮮蓋非惇仁尚禮之君子不能也茨
溪劉氏服詩書秉禮義數百年而代有聞人此祠堂
所以作歟孝者六行之首也達之於事君於澤民皆
自茲始將劉氏之賢有聞其可量乎吾於祠堂之作
卜之矣凡世老釋之宮有作率得名公鉅人爲之記
述誇詡祠堂者知禮後古之爲其係於人心世道非
細故也其可無記故敬爲之記祠經始於宣德
十一月成於明年七月記作於正統二年十月六

勑書閣記

勑書閣者吉水曾希恭尊庋勑書之閣也希恭嘗出
穀二千石於官助賑饑歲縣聞於　朝遣行人齎勑
勞之旌爲義民且復其家此閣之所繇建也洪惟
聖天子體天之心法天之道以覆育天下夙夜孳孳
慮或有一物之失所者或遭歲饑撫循賑卹之使旁
午道路於此四方之民咸知
聖志所嚮爭趨奉承發廩傾帑以助濟給如己當然
益前此所未見者皆上之仁有以感之乎夫仁義

禮智之心不問乎貴賤上下皆均有之惟在上者躬
行以率之耳傳所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於是有司奏出穀濟民者悉賜勑奬勞旌其義而復
之而勸貸者著令甲然民之斯舉也助見於吉水胡
行物再見於希恭而然後見諸四方益多何也吉水
吉安屬邑吉安故文獻忠節之邦仁人君子詩書禮
義流風餘澤未已也矧曾之先德行文藝著之史冊
郡志班班可稽其薰炙漸陶固有本矣不然何以其
感發興起之獨先於衆乎嗚呼一仁道之行而上下
交盡其心太平盛致也猗歟休哉勑下於正統一年
九月廿四日閣成於是年十月廿日既成希恭介給

郡中劉監請記歲月并繫之詩云
帝御下民敷仁如天祭餒與寒弘圖利安仰體
帝仁時維良民歲歉弗給以助以粒助豈曰多厥心
孔嘉占有曾氏克允蹈之
乍聞噫嘻曰予表之汝僞義民予嘉眷汝龍光昭回
下天來下百千億年僞曾之華推利樹義福其有涯
凡世厚藏曷不惟義義爲福阯請視曾氏

交翠軒記

江陰之東鄙介常熟無錫之間周氏世居焉周之居負江流而面群山顧山屹乎前虞山立乎右惠山峙乎右寔三吳勝處環居之近雜植松栢檜竹[illegible]盛茂翠蔚然凌雲日而並秀傲冰雪而不移[illegible]氣不侵四時一致也周氏之良者伯曰孟德仲曰孟敬有稚致喜與賢士大夫遊中書舍人金文鼎過之爲戲曰嚮大書所坐軒曰交翠蓋賞其趣之可樂也孟德兄弟屬縣文學嚴士正求余記之士正之言曰江陰之俗樸厚簡靜有廉恥之尚無爭爭之風故素稱道院周氏邑舊族世務善仁力稼穡不營仕進而好義樂施恒恐後予聞士正言而嘆曰鄒孟氏有云賢者而後樂此周氏斯軒之樂何往不可致如其人牽於外誘屈志役慮怵日之不足雖有斯軒克有斯乎孟德兄弟所存所務度越常流其樂也固宜抑吾聞周氏豐於產甲于其鄉也如公私之需叢脞前亦豈能漠焉忘情而自怡於中哉今幸逢
聖明在御悼用先王義民之政自常賦外無纖芥微斂之下及又簡求廉厚者以寄撫字之任凡暴肯悍卒之迹皆收斂閉藏而閭右能推有餘以振不足者往往被
璽書褒諭且復其家孟德兄弟日遂閒逸用欽體
聖朝仁民之心益充其施義之志其樂也未艾若夫務詩書明禮義以孝友慈睦之行施諸尊卑長少之間悖於家化於鄉而一塵不滓其靈臺丹府俯仰無怍天趣悠然其又樂之至也吾願周氏賢昆季之皆進乎是也請書爲記其不視爲迂言否乎士正曰交翠其亦有取夫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然則太極圖通書之蘊凡吾所謂至樂者豈必他求哉

蕭氏林泉居記

吾邑之南五里所澄江之陰有蕭氏其曰自愚者自少學老子法居黃茅岡之白鶴觀善畫龍吾童子時屢造其存誠之堂或戲弄其楮筆輒曰謂余不及早學術霖雨事乃欲翻道士墨潘鬱起雷電耶而擲筆以笑自愚時年已七十爲人磊落疏暢超然塵表也繼識其姪以德恂恂謹愿善畫天神古佛菩薩然亦老矣後識以德之子士信以寫真遊兩京又識士仁

子于喬益精其父之藝嘗至南京大夫士求之者
尚書蹇公尤重之後十餘年于喬弟于京來北京其
藝加精於寫貌酷似一時京師之寫真者皆稱其難
自尚書學士以下率喜而求之日酬應不暇而於吾
家藴皋唐李杜宋歐陽司馬周程邵張及胡澹庵諸
君子皆信妙于京爲人溫靖恭遜不恃其能而益務
進吾尤重之間出所得林泉居詩文求余爲記益得
尚書胡公及翰林諸名公之作可爲富矣非其藝有
以動諸公而能得乎林泉蕭氏之居也環所居彌望
皆平曠膏腴壤宜耕稼竹樹茂密石泉溜溜其南則
天柱之峯特起而聳秀又南則三顧之山駢立如筆

格又南則東綿關川諸山如屏如帷連延衍迤其東
則匡山雄偉弘博勢鉅而尊其北則贛江茫洋奔放
帆檣泝洄絡繹無已而白龍之洲金魚之浦及官府
城邑樓榭室屋如蜂房如鱗次皆阻江而望也又阻
江而西望則武山巀然峻厚而尤奇皆可眺可悅宜
幽栖者之適而近居之西數百步則陳霸先之故壘
其遺跡宛然想像當時英風偉烈不可復見徒見荒
叢荒丘於榛荊莽蒼中可爲嘅歎然事遠不足究姑
即耳目所及者吾四五十年前嘗經其地於是其旁
近貴者有焉富者有焉而一轉日之頃貴者固不可
常特富者亦多消落隳竭甚者其子孫澌盡其居第

不爲瓦礫之墟則或數數易主可勝嘅哉乃若蕭氏
者吾及見其五世愈傳而愈熾文皆克紹高曾之業
而愈循分取重於當世間人未已也則知凡世之矜
其富貴驕騁快意而不務德者未必可恃而靜貞有
常不變者可以持久也蕭氏後之子孫尚益勉之乎
是爲記

正心堂記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李英士傑以正心名其退食之
堂求余一言以自勵余曰賢哉士傑之志也人之所
以爲君子所以承福履皆本於此何也心者一身之
主所主既正斯無往而不正亦無往而不吉矣心者

四端七情之會也其體用之大存養之方古昔聖賢
言之備矣亦士傑聞之於儒者熟矣無俟余言雖然
士傑之志其固有在歟君子之仕其道之大者上焉
事君下焉愛民君猶天也事君如事天而可以弗盡
心乎哉一言必敬一事必敬表裏始終一於敬然後
可以爲事君而必端乎所存者能之民者吾君之赤
子而命我惠養安利之也愛民所以事君而可以弗
盡心乎哉必使窮困者咸遂其生長幼各循其分有
以自適而一毫侵漁淩暴之不及然後可以爲愛民
亦必端乎所存者能之士傑之志非在於此乎士傑
勉

太宗皇帝累官至指揮同知事
仁宗皇帝陞都指揮同知事
上超陞今官遭逢
三聖極人臣之貴又躬受西鄙一隅之寄是宜圖所
以事君愛民不能蹔忘於食息之頃也歟抑事君愛
民皆始於事親之孝而繼其親志又孝之大也吾聞
李氏世家西夏勝國時其曾大父以下皆有祿位其
父南哥洪武三年以西寧州內附歷四十餘年積官
至都指揮同知忠事　朝廷嘉久不辭其母王故貴
臣之子智行卓然其夫嘗朝京師所部及其親戚有
叛者欲脅之偕去毅然罵曰吾豈從爾為逆哉衆獨

而止此皆焯焯在人耳目者也士傑豈可一日而忘繼
也哉士傑果毅敏達嘗屢擒叛寇又發斥大姦乃心
如在　國家可以觀其臣節矣然終者君子之所謹
易曰有終吉書曰惟其終士傑之惓惓端乎所存亦
必在於謹終者乎余與士傑同　朝其有志乎善道
也余何愛於一言故以是書于堂中資之朝夕覽省
云耳

西園雅集圖記

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得閩人朱孟淵所作西園雅集
圖贈余西園者宋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
勝燕遊之所也當時李伯時寫為圖後之臨寫
者色或用水墨不一法此圖用水墨清韻灑灑可
翫其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即圖而觀雲林
泉石翛然勝處也有澗源遠且厚紆折奔放而下澗
左右巨石延延峭拔有壁立其勢數十丈如削有方
整如屏立橫澗石梁平廣若砥澌澗地夷曠有古松
左株檜一株崇者勢凌雲際斜者若倚皆蒼翠蔚
鬱類含霧若而檜根迸露斜出類猛獸狀林竹森然
扶踈蕭爽可數焉一本生道畔茂偉衣冠十有四人
僧道士各一人坐松下憑按伸紙操筆而書者東坡
居士對坐而觀者晉卿側立居士之右張文潛傍坐
而俛觀者蔡天啓引據按展卷畫陶淵明歸去來圖

者李伯時傍坐憑按而觀者子由持蕉葉立子由之
右者黃魯直立魯直之右陳無已立伯時之後而按膝
覬視者李端叔坐伯時之右就按而觀者晁無咎面
石望而立漏筆欲書者米元章立米之後觀書石者王
仲至趺坐石屏下論無生之旨者僧圓通袖手並坐
而聽者劉巨濟坐倚樹根摘阮道士陳碧虛持羽翰對
坐俛聽者秦少游也又有侍女二人髻英春鶯晉卿
家妓也童子四人一袖手立一捧硯一持靈壽杖各
隨于後一對鶴論者其家僮也而古琴罍彝尊勺茶
具咸備嘗見龍眠大癡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
述古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

政和甲午其可徵無疑而余近見廣平侯家有劉松年臨伯時圖位置頗不同無文潛端叔無巳無咎四人器物亦小異然閒後來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駒輩非一人淓更臨寫則必不能無異而於以見當時之好賢重文及諸君子之高風逸韻蕭散不羈光景相暎如衆星之聯聚如群玉之陳列與夫從容太平之盛致益有曠數十世而不一見者其可爲盛也已因參考而志諸圖之顛

寧國府廟學重作記

孟子論行王政之要養與教焉耳爲國家舉賢能任斯寄者莫重於郡邑郡邑得人則民足衣食而脩禮

義不然則否故安民必在於得人稽古自漢而下郡邑得人以任斯寄紀諸史冊代不數人可爲難矣我國家以教養責守令視其績之殿最而黜陟之爲勸甚盛典也然猶有祇焉有忽焉其賢否之不能齊也寧國古宛陵今畿內名郡山川清淑鍾於人爲德行文學之英才猷政事之良閒門之節操風俗之敦厚其於志閒於時斑斑可考見矣近數十年驕奢頑傲譁訐之風往往有作雖不過千百之十一亦豈其性之素然哉非長民者之失其職而施教之昧其方歟臨川袁君旭發身進士始爲江津縣一志安民凡所設施郡悉舉爲諸縣之法正統初元陞守寧國知其

民之本業而嘆其俗之下趨也於是定脩政令清弊蠹勸孝稱明教化郡以大治遂撤故一新廟學作大成殿六楹奉先聖以及四配十哲東西序各有十二楹以從祀之賢前作戟門又前櫺星門皆六楹繫牲六樹碑之南爲二亭餘六閒周垣殿之後作明倫堂堂左右明誠育才興賢進德四齋各六楹堂後建重屋六楹以度　制物務曰　御書之樓作文昌閣六楹在櫺星門之東皆即故會饌之堂藏脩之室暨凡庫庾庖廚秩秩咸具乃復學故地三十畝於豪族在泮池外之東南爲射圃作觀德之亭於中環植松竹千餘本經營之周密規模之弘偉可爲盛矣材良工

堅費不損公役不廢下益上以義而下以義從誠齊乎合斯以其成之之易而爲郡得人之效也昔者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天之所賦於人者惟聖人者得其全聖人之心即天之心一以生物爲德也自伏羲至於文武周公皆得位以行故當是時世道隆而民生遂非後世所及孔子不得位然聖人之心未嘗忘斯世也蓋曰不得行於今可行於後於是推明先聖之道立教垂範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發揮性道建植綱常以開人心以興化理後有明王必取法焉然後君臣以正父子以忠尊卑以序風化以興二氣以和萬彙以成孔子之

出世所謂生民以來未之有者也冕服南面春秋
之祀尊同社稷與天地相爲悠久所以崇報也游於
斯者進謁於廟則思先聖之道原於天不可忽退講
于學則思先聖之道當力諸己不可怠致力於己則
仁義其要此諸生所宜惓惓也袁君守廷輔廉正而
明果愛民而體道卓然賢守爲南畿之冣是役也經
始於正統元年十月成於二年十一月記作於八年
四月求記者學訓導孫章萬脩齡云

旌義堂記

正統三年六月十日
上遣行人盧懋齎　璽書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民
蕭襄爲義民益自
上臨御以來四方之人仰體
皇仁出穀賑官預備賑荒事日有聞於上悉賜璽書
旌褒時士奇兼掌內制每私惟斯舉權與吾郡而未
聞吾邑有一人繼者蓋歷二歲始見於襄吾與襄同
邑有連且嘗作賓蕭氏璽因知襄必能爲義然猶惟
其獨緩也今年過鄉里里者老爲余言襄之圖效義
久矣屬時令丞闕簿攝令事襄具材作義廩告於縣
請以隸官又言願出穀納廩以備賑饑縣吏索賄
乃行襄私竊歎曰以賂吏得如及饑時襄以賑民乎
肯賂吏亦竟不行明年吉安府通判余君來掌縣

事襄復言之余君大喜即日遣其佐貯襄所作廩
內其穀凡千二百石遂聞於　朝斯其所由緩也嗟
乎水旱在古聖人之世不能無惟古聖人有備焉故
其民不病今民比比能仰體
皇仁爲先事之備食祿者乃有不能或又貪緣以爲
己利彼獨何心如余君之明治體恤民患卓然其今
之循良有司何可多得哉若蕭氏之務義厥有自來
非始於襄也昔襄之大父思和甫父安正甫當元季
寇亂所在擁衆思和甫父子挺然發帑倡義保障其
一鄉終亂不見兵禍至于今號其里門捍源我國家
靖宇內定法制簡富民長萬石隔俾董徵賦思和甫

與焉惟義之行上下賴之後安正甫繼焉一循其父
之義及襄偕弟應又繼焉皆循大父父之義尤恪慎
介然不一毫苟取其區之民有橫恣不律者率畏之
鄉校有艱窶不給者恒加卹之益蕭氏旌義其鄉始
於襄之大父父而至於襄益篤也　玉音下逮能光
輝煌其無忝也矣豈若世之驟興於一人偶見於一
時而監冒　寵錫者之可同日語哉余既名襄所居
堂曰旌義襄來北京屬書之余惟其宜書者有二泰
和之民以效義荷　璽書旌褒自襄始一也余公之
廉公明決二也遂併蕭氏世德書之襄字德贊修孝
而端厚謹靜有仁人長者之風云

浮梁李氏祠堂記

浮梁之田西里李氏故文獻家永樂中奉化縣丞善謀作祠堂於正寢之左未就而沒至其子安遂成父之志堂及歲時之祭李之先出唐衛公靖五世孫祐爲饒州刺史自三原徙歙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其子亨正紹定壬辰進士授文林郎浮梁縣丞有善政卒葬浮梁子昱因家田西昱及淳乙丑進士縉雲縣尉其子久益咸淳甲戌進士篤孝行嘗以母老聞於朝得浮梁主簿便養宋亡棄官不復仕縉紳表其墓曰節孝先生節孝之孫仲元處州儒學錄與趙文敏公虞文靖公溍皆有文字之託奉化之祖也奉化

嘗自序其譜言高祖至其考皆散粟以賑饑捐地以給葬蓋李之先德敦於躬及於人者非一日之積也今祠堂所祀自文林下至奉化學行之相承衣冠之相續前輝而後映愈遠而不替可爲盛也矣禮嘗宮室先宗廟家造先祭器急所先也而後世士大夫率因陋就簡朱子始定祠祀之禮然世之遵用者不數數見蓋有識者所爲喟然太息者也李氏文獻數百年至奉化能顓顓於此非仁人孝子之心乎安又能遂其父之心於既沒之後非卓然善繼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氏有焉於是安請記堂之成安以永樂甲辰予讀廷試卷時所奏進士今爲監察御史於安登第之歲記作於宣德五年十二月甲[illegible]云

郊遊記

永樂癸卯二月之初時彥習禮光世約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假告獨苻彥木有暇予二人并邀學夔恂如與俱既食卓具以隨五騎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恂如曰何爲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倒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玉泉五華諸峯騈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風疊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卒大浪使人心目俱馳而應接

之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礀稍東爾彌望皆麥隴萌始數寸道傍居民咸藉蔬爲業滿塍畦畛甚整北上數畦則罷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或嫩生意皆津津駐馬觀之恂如馬上論種蒔法娓娓學夔習禮相與辯析習禮又善言南北土地所宜余與光世唯唯而已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其遺址獨西北一隅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惟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瀹茗觀右舊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居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徹凝靜簡遠翛然神懸

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閎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詠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爲行路而旁近之民競畚壞甓曳斷礎治耕其中亦莫之禦矣因以感夫興壞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携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盃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昔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僊臺古丹丘別望遙之句爲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弊有兩僧出迎有臺頗高在殿後遂

携僧升臺況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綿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大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故都而俯視江淮如在階戺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啓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　國計下可以紓遠郡供餽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屠之址問僧此寺所剏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發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爲平蕪之墟矣則相與嘆曰夷狄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畧蓋至此而悔亦

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迹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爲太息也哉僧聞客言其意亦若有感焉者再出茶茗飲客送出門上馬歸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再隨衆出北門皆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白雲觀之詩十首成附于後

賜老堂記

皇上既嗣天位改元洪熙覃霈恩澤以福宇內德音屢下徵賢舉能振拔淹滯優老録舊在廷文武之臣逮事　先朝均有叙進而吏科給事中吳興凌晏如陞都給事中先是晏如之父彥能甫以應天府通判坐累謫均州十餘年矣一日晏如奏事畢

上從容顧問其父晏如頓伏叩首言臣不孝罪萬萬無所容臣父去鄉四千里今年七十矣惟

聖恩矜憐之

上曰而父官京師朕故知之遂勅吏部驛召還既至入見賜冠帶又賜　勅而命以其子之官致仕還鄉

於是淩氏父子拜 賜殿陛之下公卿大夫之在列
者親見其遭逢之盛既退相與嗟咨歆羨而求彥能
甫之爲人曰是何以得此哉士奇與晏如好又嘗聞
彥能甫之事於縉紳間則告之曰彥能甫儒者歷任
餘三十年所爲教諭皆江西其學者皆敬服之陞武
岡知州調鄭州皆得其民心 朝廷用薦者言召進
用之州父老群奏乞還之後用秩滿入佐京尹民戴
之如兩州此
上在春宮時所知也蓋其持身愛民皆儒者也公卿
大夫聞余言亦曰觀於其子可以知其父今之際遇
夫豈偶然哉明日晏如謁余言家君將歸而名其燕

處之堂曰賜老願爲書其所自以示來者夫堂之名
以昭恩也觀
上之所以施淩氏之所以受皆足以勸天下之爲臣
子者而豈徒然者哉士奇史官也於 國家施恩于
下宜書及彥能甫之能於官晏如之能於子皆可書
也遂爲之書

吾隱堂記

吾邑之西武姥山之下西堂之上有田可稼有園池
可蔬可漁有竹樹可蔭有山水可遊又多詩書家有
朋游往來可樂也余少時聞有鍾先生者隱於其處
先生樂乎內無事乎外足於身無求於人蹤跡怡然
歲不一至城邑予雖得其爲人而未嘗承顏接辭也
而不作久矣去年先生之子啓晦由南雄訓導陞趙
府伴讀留京師間與語及先生啓晦泫然流涕起曰
不肖願竊有請也惟先人之德之行子嘗知之不肖
懼夫久而遂泯沒也用夙夜弗寧既請諸脩撰梁君
狀其行學士解君銘其墓侍讀學士王君傳其平生
之槩矣惟前尚書劉公所名先人吾隱之堂未有記
也又曰堂故卑隘又更久就敝不肖圖新之且加大
矣刻尚書公所書吾隱二字於楣竊嘗記先人之言
曰世所貴學爲士者謂其能察於理察於理可以施
利於民也然欲備乎我者致力可成施利於民者非

有位不行焉苟不得乎命不得其位獨其所備於我
者足矣此先人之志也今不肖陟降斯堂則思先人
之居處觀尚書公所書則思先人之訓言未嘗忘之
願子之爲記之也夫士君子不志於民不可謂仁不
安乎命不可謂義仁義備而君子之道立鍾先生志
之於前矣啓晦又能罔不泯於後可謂善繼其志也
夫登斯堂究惟斯訓勉圖充其德而成先人之志者
凡啓晦之子若孫皆當永識弗忘先生名與字吾與
唐中書令紹京二十二世孫德行之懿三君子所論
皆備矣茲不復記惟記其志之所存者以示其後人

思貽堂記

貽堂者家兄仲基先生所居之堂取記禮者之言而名之也以爲身本乎親能尊其親必能敬其身而人之有不能焉者蓋無思耳一出言一跬步能必有思思而必在其身之所本則必果於爲善而不果於不善以是名堂而自勵焉先生之志厚矣先生生十數歲遭時兵亂諸父老長亡沒幾盡先生雖幾幾而能勉自樹立以圖不墜於墳墓則曰吾先人之所藏也奈何其迷忘乎披荒履險過求而得焉歲時躬率子弟自總角以上悉詣謁拜曰庶幾來者無復迷也詩書則曰吾先人所以植身而遺後者也奈何可去此而他務乎孜孜焉以脩其身而誨飭其諸子諸孫

克勉承其志即欣欣然喜動乎中不然輒形於色屢曰其隮吾之先矣遇乎澤文字必寶藏之曰吾先人之所愛也蕪廢田園必除治之曰吾先人之所有也會族人少者必懇懇爲言先世德義文物之盛曰若等不念所以圖繼之可乎蓋平居無一時一事其心不在致隆於祖考也吾楊氏以儒業雄鄉邑數百年至先待制公以來聲名愈益煒煒而自元季兵故子孫零落散徙故廬荒廢之墟過者興嘆微先生復起而振之鄉閭曉出安知有楊氏楊氏之子孫亦安知其有高明祖父者哉於是先生有功於楊氏多矣然賦淡茹絜適乎中無慕乎外凡問比族姻或有缺乏䙡行之弗臧者未嘗一顧也有窮乏不振而能自守淬與之相厚家食未嘗一日忘　國家涵育之賜恆與人言必依於忠孝其耿介篤實之行知者蓋以爲有先人之風焉夫見諸實履其踐如此豈假於名以自勵哉豈非欲其子若孫皆睹斯名而知勵乎是不可以不書謹書之以示來者

晁氏百泉圖記

百泉衛詩此在古衛州共城東南注于淇水蓋今河南懷慶府太行之麓定山水勝處鄆城晁景範先生其先數世卒於仕皆葬百泉之上先生自元季兵亂不得詣墓者　國朝初平海內即詔天下興學縣令

丞強起先生典教事又不得去然其心常惓惓乎百泉也既被召入教國子擢春坊司直輔導　東宮任益重又不得去而其心之惓惓乎百泉猶前日也及春秋已八十

上憫其老特命致仕歸而其子適除孟縣教官迎先生就祿養孟懷慶屬邑望百泉可晨駕而夕至也先生於是忻然就道書不云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所欲而善又出乎至誠天固從之如先生是已想其展敬丘壠顧瞻松栢指示其子若孫告之先德使圖繼於永遠蓋非徒不忘乎體魄之藏而已況之先自宋元文公至於今其間擅文學而振德義榮圭組而

光譜牒者代未嘗乏也先生安得不以紹前而啓後
者爲重乎又想夫先生臨百泉而四望因遺跡以思
古人如衛武公年九十以禮自防邵堯夫超然自得
於天人之際許魯齋明正之學非皆先生所願乎然
予觀先生溫厚坦亮安乎義命之正泊然不累於外
物其學以聖賢爲歸事君必在所學於人恒獎善而
掩惡其可謂篤實純明之君子而無愧乎古之人者
歟余與先生同寮十年其學者今大理寺丞孫時求
善繪者爲作百泉圖屬余記因併及先生平昔以示
其後之人焉

永樂二十二年進士題名記

皇上嗣臨大寶以來凡所以制治保邦一惟
祖宗舊章是循是蹈若前之所未暇及者皆體
祖宗之心而悉舉之蓋庶政畢脩百度咸章天下之
人涵泳鼓舞
皇上大功大德同虞舜之重華協帝武王之繼志述
事猗歟盛哉於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國家策試進士
必樹碑太學永樂甲辰一科尚闕請如故事樹碑翰
林儒臣爲記以垂永久　制曰可濙奉宣
聖旨臣士奇拜稽祇受伏惟是歲三月朔
太宗文皇帝臨軒策士其又明日傳臚　賜邢寬等
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未幾車駕北征
未幾
文皇帝上賓國家將有大事故樹碑緩今仰承
聖明脩葺闕典士之獲託名永久非幸遇哉蓋士於
學問窮日夜弊寒暑其志固望遭遇展其負挾施當
時而聞後世也
上之所以獎進期望於士者蓋亦在此士既彙升則
駸駸乎行道之地而甲辰至今十年預名於斯者皆
受職事祿布列中外矣固有志存所學稟道德用仁
義勉勉而不懈者乎譬之木焉愈升斯愈高矣亦有
安於小得玩時月甘卑瑣頹墮而不進者乎譬諸水
焉愈流斯愈下矣其相去豈不遠哉夫學同志也升

同日也及其自樹立乃高下相遠高者固賢下者不
思所以自振乎或百有一焉反道倍德舍所學以務
所欲不思羞同升而玷科目哉儒先君子有言立志
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之兩賢者皆出科目蓋必若是
而後可以副
上之獎進期望而光華永久也是科臣忝預讀卷既
欽承爲記又因以致儆勵云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記

承恩堂記

少師吏部尚書重慶蹇公居北京十有二年　龍恩
日隆而未有　賜第所居吏部之東偏隘陋弗稱
上聞之命有司度地長安門之東文明門之北爲改
作焉中官視材與工而堂室整廡門墉之位皆完具
圖以進其制高明弘壯疏豁靚深潭潭焉奕奕焉既
落而徙居之是日　勑光祿賜宴六卿長貳都御史
咸在來其賡醻忻喜嘖嘖以爲稱公之官稱
上之待元老大臣也遂爲公賀公曰
上之恩義何足以當之義不佞惟
上之大德同於堯舜惟天下億兆之人同於唐虞之
民此義之心也惟七政昭明四序和均遠夷賓服海
宇乂寧此義之心也所夙夜弗違在是而勉勗其念
於自康自適者哉矧聞之晏平仲列國之卿猶辭榮
焉今
上之大賜固不敢不祗承而寧無怍於心者哉又聞
之范希文之爲人臣也於日之行事必思有以稱其
食今戴
上之大賜其奚以圖報稱哉衆皆曰此大臣君子之

心也君子之心行道於己者恒恐不及所得於外者
恒恐過之斯以德日盛而功日崇也宜以爲天下之
衆又曰公之德固謙讓弗有然立　朝五十年未嘗
一日不心在　國家生民其密贊治化以被於當世
者公不自言人雖不知天固知之矣公今七十雖老
而未衰　國家生民所望於公者未已也聆公之言
知公之心於　國家生民蓋亦未已是宜爲天下賀
且爲公祝公曰義其曷敢不自勵於是皆知公有以
當　上之大賜也公既名賜居之堂曰承恩士奇請
書客與公賀答之辭爲記揭諸堂中公字宜之洪武
乙丑進士爲中書舍人陞吏部侍郎進尚書兼詹事
又歷進少保少傅少師仍兼吏部尚書厚德弘度爲
然　國之老成人　賜第於宣德七年十月是月既
望記

勑書樓記

皇上嗣大統之初一新仁民之政明勸懲之典於是
戶部臣言宣德五年江西饑掌吉水縣事知州柯暹
勸富民出穀以賑民胡有初首出穀千石而未有繼
者復出五百石衆始效出穀縣人賴焉巡撫侍郎
趙新上其事
上嘉之賜璽書褒有初義民遣行人齎勞之仍命
有司復其家有初既拜稽受　賜作重屋若干楹

及 璽書題曰 物耆之樓謁余爲記是歲江西上
二郡六十九縣皆饑而吉水旁近永豐樂安兩縣加
甚其貧民跽富民之門求貸斗升活旦夕之命閉
不發則怨於外富民不能平以劫訴縣縣不究情遽
移郡請兵捕劫者既逮數千人老壯相枕藉死妻孥
纍纍陷囚繫哀動道路民不幸而遇水旱饑饉如幸
而郡縣有善政鄉有仁厚長者猶不至甚病也向使
兩縣其令得人如吉水其富民存心如有礿豈被毒
至此哉昔聞有礿中人以下之産顧其用心矜惻無
物我之間施厚於鄉者非一日其度越等夷遠矣惟
天子體天心以仁民惟臣體 君心以致其仁於民

有礿未嘗需一命無人民之寄斯舉雖有詔之令要
之其能仰體 君心使天下富家巨室皆能仰體
君心將窮櫚蔀屋豈有失所之人哉此有礿所由昭
受旌褒也戶部既敷告其事於四方將史冊亦有紀
載若 璽書所藏光氣上騰輝煥五采仁山文水之
區草木泉石咸被照耀於無窮惟 德音忠厚大訓
在有礿及其子若孫尚求欽承於無斁敬書以爲記

宣府建廟學記

先王之世大臣君子皆身兼文武之用至霸國簡帥
猶取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蓋古者習射受成獻馘皆
於學文武一途也自周以降王化衰而教法弛[illegible]
習者恥言兵執干戈者不聞道而岐爲二焉然其
武之才者世未嘗乏人漢唐宋儒臣往往出任邊寄
而武弁所至能興學崇教者史屢有書我 國家治
教天下一用先王之法自京師至海隅郡縣皆遵
明詔建學校學皆有廟以祀先師若邊徼軍旅防戍
之所非直其力有不暇亦其知有不逮也宣府古上
谷郡在居庸西北三百里雖密邇畿内而城垣外纍
纍連接皆烽堠編氓之所不處胡虜之所不時出沒
窺竊莽蟲塞也 朝廷常宿兵戍守而建帥焉其帥
既不可斯須以忽警備而肆習遷伺捍禦糗糧之務
晝勞夕勤自給不足矧有餘力他及哉自左都督譚

公佩鎮朔將軍印總師於此畢力殫慮閫政整
飭作新期月之間贍養有出兵堅士強既完且固聲
威弘振虜跡遠遁疆場千里纖塵不作遂作社稷山
川等壇春秋行事數歲軍中庶富壯少勤事耄倪恬
逸公曰不可以無教也即白於 朝出私帑爲倡建
學而好義者咸協贊之遂簡將士子弟俊秀者聚習
其中奏請學官建先聖廟于學之左像位咸飭作祭
器置學田凡百所需靡有遺闕既成之明年士奇扈
從巡邊經宣府祇謁廟堂退即學館徘徊顧瞻規制
之弘壯儀物之完具蓋自大江以北名邦會府鮮有
及之方歆豔嗟歎譚公之功於今絕無而僅有而以

使教授劉準求書其成夫王政之本在養與教有遂
其生必正其性譚公起武功而重文教非其達政
祇　德意而能然哉公之賢超越等倫遠矣將見是
邦教學之成其人皆明於詩書之旨皆勉於道德仁
義之行事親為孝子事君為忠臣廉耻之節厚功業
之志脩而高城深池不足為其固甲冑干櫓不足為
其威人心之堅踰於金石矣又將無感恭德教而革
心歸化於陰山瀚海之外如有苗之至者乎此固本於
上之夫德而必公之賢績有以弼成之也公名慶鎮
江人忠勤仁厚明於大體自洪武中建軍功歷事
四朝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在宣府十有餘年
威惠威著隱然　國之長城云廟學經始於六年三
月成於八年九月記作於九年十月其殿廡堂齋器
物之數及翊建協贊者氏名具刻諸陰使來者有考

董井記

金華何士英為兩淮鹽運使運司聽漢江都王相董
仲舒故宅其遺井尚存士英考郡志及詢諸耆舊而
信遂脩葺井而作亭其上又於廳事之後作堂設仲
舒位朔望必率僚屬致敬四方士大夫過江都知慕
之賢者必升堂而拜造井而觀又退而竊嘆士英之
能尚賢也自孟子沒異端之說競起迨秦焚滅經籍
亟廢先王之法而聖學遂湮漢興知崇尚孔子諸儒

出上行出而卓然醇正者惟仲舒如論道之大原出
於人彊勉問學則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與
正誼明道之言皆有功於學者論正心以正朝廷正
百官萬民四方及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皆有功於世
道者子謂使仲舒得遊聖門無愧游夏仲舒孔子之
徒也自漢以來孔子之道晦而復章自仲舒始仲舒
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天子
悅之以為江都王相後相膠西王史稱其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數上諫諍而正身以率下此豈
徒見諸空言也哉洪武中升仲舒從祀孔子廟庭表
先儒以儀來學也則其生之所居遺跡之所在士誠
尚賢者其能自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知尚
董子其必心其心而道其道哉廣川今德州余嘗過
之訪仲舒故跡無復存者顧時吏茲土者無可與語
而德州之人亦不復知有仲舒獨江都尚致敬有所
者由士英也士英宋文定公六世孫清厚恭謹明達
大體為運使十餘年設施有方江都吏民及過使客
交譽之如出一口相斯舉者運使白琛同知張翔盧
亮後之繼士英諸君之位者尚思繼其績哉

日省齋記

日省之言始曾子蓋君子以自進其德也人之品不
代　非生知之資者必由乎學學必切於己而後其德

進孔門明睿莫如顏子誠篤莫如曾子皆實用其力故四勿之功不已有以造亞聖之域三省之誠無斁有以傳聖人之道聖人譬諸天地之大造化之妙不可窺測故學之必自顏曾始顏子天資絶出曾子惇厚質實蓋學曾又易於效法云自教道衰士習騖外忽內窮居布素之士無富貴之念不肯自棄於古人而力行以闖跂及者一世無幾人若都高位享重祿貴富光顯而能從事爲己之學以古人爲師者加尠矣今貴富而能然者蓋見於駙馬都尉趙公公爲國周親而所存心守身顓顓焉如逢掖士朝請外齋居讀書玩古不肯輙一涉跡聲利之區而恬淡謙約

之道率嚴恒恐不及題其齋曰日省以自勵省者求己之道所未至者而必至之日省斯無間斷作輟之患公之愛其身厚矣哉水之行不已也必達于海如公篤是道不已而不徒名焉由是續武古君子其孰之能禦哉或曰公所務者保寵榮全始終若子所言拘拘儒生之事矣曰公所務非儒道乎儒道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作止語默之義皆是已非外民生日用以爲道也使公外儒道其能保寵榮全始終乎公聞之曰乃所願學儒道也請書以揭諸齋中用警朝夕公字孟陽廣陵人其祖考在　國初皆以武弁積功云

克一齋記

太醫院判蔣君名其藏修之居曰克一屬士奇爲之記士奇曰古之人爲主一之說者衆矣管仲荀卿莊周韓非之徒皆有是說也予之取義也何適蔣君曰非也之數子者或商國政焉或議物理焉余敢有取於是哉惟先君子所以命我者曰人非學則道不明故學貴博既博貴知要夫德有吉有凶必主於善乃恒吉也既以主善名我矣我惟服膺先訓博而求之也又閻惟約而會之故采書咸有一德篇之語而揭之以朝夕自勵焉士奇聞而嘆曰賢哉乎父之愛其子也賢哉乎子之愛其身也孔子定書存精一執中

之外惟此數言最爲精密惟一斯純而無雜久而無息惟一斯無不善而克一固當在我也蔣君揭諸所居而朝夕對焉其顓顓乎自勵可知矣奚假於余言且克之一旨儒先君子言之明且備矣歸而求之有餘師亦奚假於後之人之言哉時有謂於列者曰書之是篇古大臣君子以告其上者也而子以自勵乎士奇曰子之言非所謂自棄者歟穆淸生人畀之明德豈有崇卑貴賤之間吾惟天所畀我者弗之能循而荒逸是懼吾尚何恤且聞之朱子吾於書惟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己也此大賢所以教學者也若子之言不甚戾矣乎蔣君曰嘗聞之父訓者亦

然請遂書以為記將君天資純篤表裏無間與人交悃款始終本於生質之良其亦有得夫一之旨哉其父靜學先生以儒醫起家仕於
朝幾三十年沒贈太醫院使賜諡恭靖古稱是父是子吾於蔣氏見之

聚奎堂記

宣德二年春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得故廨宇於長安門之南而脩葺之周垣數百步凡屋四楹制度簡樸梁柱不斵編葦覆茅塗壁絜素間而三之其中為堂高明靚深南楹北戶疏暢洞達東西二室左備偃休西度圖史庭漏其於兩序卉木之秀環列前後四顧虛曠埃壒之影車馬

之音遠不及宛然郊郭之外高人逸士之所栖託也置僮奴數人洒掃茶竈與夫賓客之物悉具公之意蓋將朝退之暇及其寮采游息於此以適夫蕭散之趣也既成會
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授職翰林馬愉脩撰杜寧謝璉皆編脩於是館閣諸賢相與置酒堂中為三人賀主獻賓酬觴行其樂有言於列者曰斯會斯堂誠稱古之人名其居蓋有因事而志喜者請名堂曰聚奎何如衆皆曰然少傅公屬余為記衆皆為詩夫奎西方之宿十六星與壁相比談天者類以奎壁以文章而圖書秘府也今則吾徒之職守在焉
國家選賢非一途而進士科為重自洪武辛亥至五十有七年臨軒策士十有六所得士之賢者濟濟中外有光政治之任而擢承明著作之庭者又皆當時之極選也今
聖明在上丕闡文化斯民生遂四境晏然太平盛致也吾徒得以閒暇宴適於此千載幸遇
上之賜同士君子所不能忘而升斯堂也於少傅公之所以自致亦未可忽哉公自登高科歷事
列聖幾三十年未嘗一日不在
天子左右其文學才猷所以裨益
聖治者愈久而愈勃故　天寵愈進而愈厚詩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少傅公有焉然則公祿爵之進尚未已也而凡在此者有心公之心將繼起而光大亦未已也三年一大比賢才之出當益盛則相與如今日之宴聚斯堂亦未已也吾雖老尚屢見之哉

素軒記

右軍都督沐公奉　命佐黔國公鎮撫雲南公字某黔寧王之子國公之弟雲南白歸職方黔寧奉
命鎮撫國公繼焉今公又當贊輔之　命父子兄弟宏謨遠界德懷威服邊人戴之如慈父母五六十年西南諸夷靡然歸化纖塵不作　朝廷倚之為重皆以氏之功也都督公恭和端厚好學師古雖其武服

而重文事雖出勲戚之門而禮賢下士祭頴陽之雅
歌投壺羊叔子之輕裘緩帶風度兼之其燕居之所
題曰素軒間使其客屬余為記客之言曰室之制儉
樸明敞無彫琢之施無藻繪之飾無綺麗之欲凡古
聖賢經傳及歷代之紀載百氏之述作購積無遺而
楮頴琴瑟之類所以適性情娛賓客者亦靡不具此
軒之所儲也軒之中未嘗有浮人俗士一跡之至而
布衣懷道秉德方聞博雅之流相與討論義理商確
古今或焚香彈絲或尊俎吟詠則未嘗一日無也若
公政務之餘額額焉用其志慮上以副　國家之隆
委下以答黎庶之顒望而求悉當夫道靜慮而沉思

又未嘗不在茲軒也余聞客言曰嗟乎即其所儲知
其所資即其所與知其所輔而靜之所思惟即動之
所設施可知益莫非君子之事也都督公之賢夫孰
之能禦哉昔周文武之興召康公為同楨於逮宣王
之世穆公嗣焉見諸詩人江漢之咏令黔寧之勲上
儷康公黔國之績亦配穆公又有都督公之賢方益
懋於君子之事將其功業鏗訇炳耀豈獨父兄之榮
益邦國之光且昔之人之所未聞也不其盛哉客聞
余言喜曰此足以復都督公遂書以為素軒記

物書樓記

禮部儀制郎中劉孟鐸中書舍人宋懷以其婚家廬
陵陳謙來見曰願有請也謙宣德乙卯之歲出穀千
二百石助有司賑饑事聞於
上特遣行人齎勑賜勞旌為義民謙拜賜遂作樓奉
勑書伏竊思念樓必有記庶幾昭
上恩於永遠幸執事之畀之也士奇叨在近侍親睹
皇上嗣位以來富家巨室以出穀助賑承旌褒者畿
內及江西浙東閩中河南山東西累累繼起日增月
益不可勝記茲惟
皇上奉天子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被
天下而天下之人仰體
上心競起效助皆如川之赴海然者

聖化感人之速若此其盛也旌褒之命肇自
皇上臨御之初下之霑被始於吾郡而覃於四方益
善者旌之好善人人同情歆豔興起夫孰之能禦哉
陳氏斯樓之作固宜有記陳距余家不百里世有德
善余嘗書其寧國府君之碑府君蓋有大志兼文武
才元末草昧僭奪之際能卓然保其鄉族以歸我
太祖皇帝一見遂承獎任功著於時及於人一時吾
郡之效用者莫或先之蓋其心於國於民未嘗一日
遑暇雖其年不永而所以教於家者固在也其子致
廣遵　父教持身謹行用仁其鄉今春秋踰七望八
矣恒見禮於守令謙之父也謙斯舉固由於

聖化其亦必有得於家者禮以繼志述事爲孝謙可爲無忝矣夫記者所以紀前續而啓後人陳氏子若孫升斯樓也仰瞻　龍章煒煌思天寵之廣大而圖報稱讀余之文思祖父之仁義而務繼續將陳氏之賢而有聞其可量乎是爲記

進脩齋記

中書舍人天台陳宗淵取大易文言之旨名其齋居曰進脩宗淵從余於翰林二十年始求爲記余歔之曰子春秋六十矣髮種種而視茫茫且其身旦暮有職事尚奚暇於學乎宗淵蹙然曰惟先人所以遺教其孫俾終身從事焉者惟學又嘗舉先聖賢脩誠之旨訓其孫曰學之道必由於此濟惟是孳孳夙夜不敢怠忽先人之貽訓以圖奉其遺體庶免於不孝亦冀以是承
大君之命官而不終不忝也濟一息未絶不敢以惰棄而況於雖老未衰衰而不勉可乎余爲之敬嘆曰賢乎宗淵夫學所以明道而見諸行也學可以爲君子不學流於小人之歸善惡所由分也誠者實理出乎天者也人體之爲實德天之有是理也萬物所由生人之有是德也百行所由成故學者必立誠以爲之本而人之大端言與行而已學之道亦必謹是者而本諸其内者眞實無妄則發諸言語動作之間亦皆眞實無妄而表裏始終無虛僞作輟之弊矣乾九三蓋君子之未離乎下者也有學之道焉故孔子明之以進德脩業而又繼之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德即夫心而言業即夫事而言非内積忠信無以致其德之日新不已也非擇言篤志無以致其業之一定不易也所謂學必兼内外之功而誠則其本也學而誠其行不至焉者乎孔子喻學於易之首篇明著切實如此而後之君子所宜盡心也嗟乎聖人之訓其孰不誦習而能言也古之人有云行之惟艱夫苟出乎誠亦奚艱之有宗淵名其齋以自勵其必致力於誠乎吾於是重宗淵有四善焉老不忘父之訓一也老不忘學二也貴不忘學三也學不戾於聖人之旨而其實本於父之善也皆可記也遂爲記將以考其終云其父字智仲有行義宗淵其嫡長云

益庵記

爲學之居而名之以自儆其進者其志固將充而大之也蓋士於道欲充吾之智而無所不知欲達吾之材而無所不能酬酢萬事措之天下而無不宜不若是不厭也而非學何以能至哉學之而進進不已其亦庶幾也已吾邑蕭薦之名其自脩之居曰益庵其志固將充而大之乎薦之於學敏而勤於所至必欲

至之而不徒輟於所與必擇加於已而非不若乎已者雖持虛海不足之意以求益焉大抵學足於已得興日新之功晝久而併其所得者失之故善學者愈損而愈益宜薦之之不自已也吾識薦之之大父惟善甫謙厚樂義二子伯齡仲齡皆英敏不群伯齡升自科目典郡學至寧波府同知顯譽於時仲齡以養親為志奉侍之暇怡情雲林泉石之間澹然不以榮名累其心兄弟皆余少所同學仲齡薦之父也因其源流有自而薰炙有資乎今薦之以益庵求余記余言何足以益薦之夫學在我而所以善其學者必資於人海之於川澤莫或加其大者為其下而承之以

虛有以來夫衆委之輸也士而有謙虛卑遜之德則天下之善沛乎歸於我不然局於偏見蔽於私意雖有善而不能入孰於我乎益也易書論語益之義明且備矣必有以盡乎已而後有以愜乎已勉哉薦之余言不足以益子也然薦之求余記益庵為之記曰益庵在泰和邑城之西秀溪之北其面巽震其作以某歲月作而居以學者蕭氏名進永樂十六年賜同進士出身今為滕縣令云

巽谿記

吉水楊季琛先生家巽谿之上以巽谿自名鄉人後學之尚德者從而尊之曰巽谿先生有疑之者曰先先居文江之陽文江開天下不取於彼而取於此何居余曰文江所同也巽谿所獨也且巽之義有君子之德焉取諸近者且以植德宜先生不於彼而於此也曰先生之行有合乎巽之義者可得聞歟曰巽東南卦也有長養之德焉孔子繫辭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先生存仁愛之心具剛明之才發中蹈貞自其少壯已有志致君利民之務其本固已不倍而乎居涖事理明義熟小心謙順未嘗形聲色而裁制一協于中此不幾於稱隱行權者哉其仕也事上篤忠敬臨民致惠愛所至人戴之既去思之久而不忘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非利有攸往之徵乎君子

名必稱其情夫豈苟然者乎曰若子之言先生之賢楊氏其將有重於巽谿也曰楊氏自宋盛際居文江其世以文學德善高科膴仕大忠大節煒然世道之光蓋不徒重文江大江之西之重也巽谿云乎哉且先生所為自厚於已亦何暇計其於谿輕重何如也疑者既釋曰吾因子以知先生又知夫巽之義至矣哉先生長子瓛聞之請遂記斯語將藏之余不能止也先生洪武中舉文學贊邑於潮永樂初用薦者陞南海知縣改濟陽縣又陞東平知州改莒州洪熙初言於 朝乞致其事歸不聽陞衛府長史俾導其子輔親藩敬舉進士為監察御史簡陞長史文行卓然

益觀厥亦可以知其父作踐谿記

慈訓堂記

慈訓堂者吾邑彭翊士揚奉其母劉孺人之堂也奉母而名慈訓者翊非母訓無以起儒術紹先業名之蓋著所本示不忘余於彭氏世有連而相知於是翊來求爲之書彭故西昌名家宋寧宗朝獻賦不受官而與周文忠楊文節謝艮齋爲文字交曰孝求者其九世祖也孝求之子孫世襲儒業至今不衰而原復居貞蘊素不屑意生事翊之父也劉氏系出漢長沙定王發後有諱尚者爲泰和丞因家萬安之東溪其子孫益盛至本直惇質素有古道孺人父也孺人歸

原復十年而原復卒翊尚幼就學外傅蚤夜躬程督於内數指筍書語翊曰而父以是遺汝俾承家不辱者奈何可怠翊間自外歸輒問所從誰何及其所得當則喜不然蹙額以戚曰此非吾所願聞也翊稍長有導之爲賈販者聞而止之曰士固窮利其可趨乎益戒以親明師益友翊弱冠鄉人請爲塾賓勉之曰學譬於井焉非源厚何以應人之求其毋淺近自足也益翊自幼至壯自始學至於立身皆本於孺人之訓也孺人涉書知大義自少至老謹禮不懈幼喪母育於嫂氏恒事嫂如母夫死時年二十六即誓守節嫁其父九十餘而喪子無爲供養者孺人歸寧遂留養父翊亦假館授徒外氏以如孺人之志終父喪然後歸其孝類此原復嘗長從賦里中以民稅輸贛贛江險惡壞舟悉没所輸稅已而原復卒有司責輸稅益急他里之輸稅既没則復徵於民孺人獨傾其家貲償輸里民免於復徵之害其於義利又類此此益孺人之以身爲訓者也夫至愛莫切於母之於其子也爲訓如此子有不賢乎哉古大賢君子成於母之訓者往往著簡冊名後世今翊日進於道周旋儒林藝苑之間聲聞日起蓋所至未可量也則於斯堂也推本宜著孺人今年六十有六翊四十有七堂在泰和西郭三里月池之上彭氏世居其處云

正己齋記

廬陵陳正倫余畏友也爲監察御史時名其燕處之齋曰正己求著一言未暇也及九載之績考最陞南陽知府又求之未有復也蓋念正倫脩諸躬措諸事鮮不當於理奚俟予言正倫且行工部郎中李新與之有同朝之雅且南陽人又求予文贈之則爲之畢夫正己之說曰士君子一身其所係甚重上而祇事乎君親下而應接乎萬事皆當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非正己而能之哉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身不脩不可以齊家況能推而遠之哉昔者聖人爲治莫盛於堯其道始於克明俊德聖人爲教莫盛於孔

其語凡經必先脩身聖人之行與言皆本於身則
之身其可以忽哉吾一言之出皆合乎天理之正
無妄一行之出皆合乎天理之正而無邪積之久則
之熟斯發於身者無不正然理欲之微非精察明辨
或所消未必皆正故君子於為學未嘗已也待其正
矣而悠久之功為難非 内外貫始終則或有厭倦
作輟之患故君子於主敬未嘗息也要之德本於身
身本於心心者吾身之主與天地參而為三者也學
以明之敬以持之斯其身正矣以之處事而事當以
之處物而物化益古之大賢君子無不用志斯道正
倫吾同郡人永樂十年予校文禮部時所選進士求
諸吾郡及進士中有持身謹行如正倫不多見也而
存志自進如此吾安得不致夫遠大之望哉

伴菊軒記

永樂十九年郴州知州天台陳伯傑年七十以考績
在京師歲春二月夜夢賦詩有種淵明菊伴幽獨之
句既覺而喜以告其友道府長史趙季通曰吾其遂
退乎夏四月 詔吏部凡中外官年七十不任事者
聽致仕伯傑既拜 命將歸又顧季通曰吾以伴菊
名吾佚老之居矣季通以予嘗聞伯傑之為人屬為
記之夫夢者精神之所感而有其應焉周禮大卜三
夢有致夢古夢所掌六夢有思夢皆出於思也守

其應則非偶然之故矣夫人彊壯則出事事及其老
也衰倦不任則思退焉以休此人之同情然有不能
皆得者矣伯傑清脩苦志泊然其中不為外物動而
跼蹐下位者十六七年為其賢者歷十餘人始得郴
州居郴二十有三年愷悌仁厚之德淪浹其民雖古
循吏何過也則今之榮命亦天之所以厚於善人君
子歟而優游茲軒天氣澄爽之際玩嘉菊之秋芳對
南山而消詠景與意會悠然塵氛之表伯傑之有慕
於陶者庶乎得矣若仕而有民之愛焉退而有
君之澤焉當世之士有慕乎伯傑而未得者其情何
如也

孝友堂記

廬陵蕭仲清氏蚤喪父偕其二弟叔寧季靈敬養其
母而兄弟相與怡怡又有以適其母之心浸有聞於
人安成周子冶先生名其堂曰孝友以表之且勵之
於無已也仲清間請侍讀學士曾公求為之記余前
未嘗識仲清兄弟學士公之言曰蕭氏之先由金陵
徙長沙又由長沙徙廬陵而家於郭溪之上代有顯
者益南宋以來有文紹者為長沙太守其子日子才
為蒼梧太守後有為斷事官為學官纍纍不乏文紹
九世至克昌仲清之父也所從來如此固詩書德義
培盤浸漬非一朝夕矣夫孝友者行道之所始也人

之至親曰父子其次兄弟孝友所以善父母兄弟之道也必能盡是道然後上而事君下而處友近而宗族鄉鄰遠而邦國天下皆由此而推矣然此理人心所同有非自外至者唯氣稟不齊加之聖人之教不明於後世於是有失其良心甚者至貽借鋤閱墻之譏故有卓然惇行斯道則見重於國家見愛於君子益褒德勵俗而以爲斯道計也周先生於蕭氏斯堂之表非君子之用心乎然吾廬陵江右之鄒魯也詩書禮義之俗忠節孝友之行載史册聞四方其來遠矣於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敬皆以爲當然且今聖明在上屢垂大訓於天下吾廬陵之人敬承佩服宜獨先於衆而豈有作輟之意尚勞君子者之勵之哉而君子爲人謀必慮其終而要其成者益忠厚之意仲清兄弟亦必有以副周先生之意也以是復學士公爲蕭氏堂記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

廬陵楊文貞公上奇著

記

玩易齋記

吾舅氏有賢子曰蕭德貴所居在邑東南一舍許桃源之上其地夷曠深迥山遠近環抱爭奇競秀牕戶間可攬而得兩水夾出其所居可以小舟浮游往來又有園林竹樹之勝蓋東南佳境也蕭氏出齊國子祭酒子雲之裔宋南渡後有貢士諱漢卿者始來居此歷元至今其子孫益衆益富合族而居亡慮數千指而世有厚德爲鄉閭所依若其悅詩書崇禮義樂與賢士大夫游而毅然以亢宗爲務者德貴其一也前數年延予館塾中德貴好讀易日持一卷就予講說辯難予來京師踰年以書告曰自予之出也吾益謝應事益屏衛卜齋日居其中以玩吾之易頗若有所得夫易之所有皆示人所由之正導之於安而免之危也人不可一日違易違易則依依乎無所闡明而趨險而易有不自知矣其道蓋本於天理之自然非出於人智巧之所爲是以靜虛神妙廣大精微體無不該用無不通而人用之者聵可以聰瞭可以明拙可以知愚可以神人可一日而違易哉吾以玩易名吾齋幸爲我記之德貴可謂能言易者矣

得於所玩豈虛哉古之聖人無以尚已若大賢君子如顏孟焉者其於吉凶悔吝之幾進退存亡之道參之審由之當蓋有合乎易矣而究其所素非必皆著言易太史公書云能行之未必能言豈謂是哉夫人之於道也必明於先而然後由之無弊德著於易致其明若此將所由無往弗得乎德著銘遠負才與嘗從事秋官有能聲而今退處家食此其出處動靜有合於易艱易之道動而靜靜而復動則今德著之靜殆復動之不乎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余於德著有望矣故特記其所言如此且俟徵其所由云

謝氏耕讀軒記

去萬安邑西一舍許曰東山里山水圍抱奇秀明恍松竹之林布列森邃車輪馬跡往來喧雜之聲不及而彌望皆沃壤高者宜麥菽下者宜禾稼泉源出山下散注南北塍四時不竭田無旱歲用時發而謝氏世居於其地謝氏之秀者曰敬常溫厚儒爽篤志于學每雞鳴夙興率子姓僮僕載畚鍤具耒耜咸往力田所居之東別作小軒蓄古今書甚富稍暇坐其中端志壹慮自易書詩春秋禮樂至諸子百氏之所記載自脩身奉親事君使民之道無不博考審思深體而求必行之者日不廢也因名其軒曰耕讀或有請其故者不應惟日歌曰我黍彼原兮我稼盈疇爰樂我耕兮以春以秋時未至兮我何求兮吸[illegible]群書兮姬孔之遺書而誦兮夜以思吾行允蹈兮俟吾時或曰子之志其有希於古徐孺子董邵南者非耶敬常曰聖賢之教學之固將行之也而係於時焉學至矣而時不吾與雖聖賢不能以有爲吾學於聖賢者求善吾之身以及於人耳吾非敢昧時焉吾何希哉未幾敬常領鄉薦上太學歷事憲臺天官今年春授官司澈汀州府既得其時矣夫觀其積知其發觀其窮知其達吾於是可以卜敬常之政矣敬常將之官求記耕讀軒故爲之書尚俟他日考其成也

誠意堂記

翰林檢討解榮文夫以其邑熊自誠之子倫謁余曰自誠吾父要其爲人吾鄉之人多重之其家有堂名誠意幸一言爲之記吾前未識自誠文夫於交際不苟且其有取乎誠意其子又勉力儒術發身可以知其爲人也夫學者之事至乎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謂至矣而身者家國天下之本也身不脩不足與言治平誠意又脩身之本也意不誠不能以脩其身誠意可易言乎哉今有人焉於此將有適也既審其所適之方矣必誠諸心而後其行可至如其既審或怠焉不進或偭焉異趨則所云將有適者僞也僞則惡可以至脩身之道亦若是而已務善去不善必其所發

諸心者眞實不欺如好好色惡惡臭而非偽也而然
後心之所存無不正身之所行無不善矣故曰脩身
之本也古之君子其務諸己也皆若此故動靜云爲
皆合乎天理之大公而發爲脩齊治平之功非衆人
之所能及矣故曰不可以易言也然其道在己非有
待乎外有志乎是者惟勉脩其實而已苟外其實而
徒名焉而已亦奚取於此乎吾又聞諸文夫自誠好
賢尚士以求師教子爲務此其發諸心者善也能實
是心於己而益充之將豈特見重其鄉而已自誠吉
水人其居近學宮其子倫今以鄉貢進士居太學預
脩永樂大典云

三樂齋記

余讀孟子至三樂而未嘗不愧且感也蓋余早失怙
賴母氏教育卒之未能致終養之私又獨立無兄弟
之親少不聞道不能卓然脩身愼行以蹈於寡過之
地無一善可以自庇況能有善以及人者乎夫係之
於天非我所能必者雖古聖賢未如之何而聖賢所
以得自致者皆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吾安得
無所愧哉而求吾之鄉鄙庶幾無所愧感焉者於吾
有通家之好曰梁不移先生先生有二子長曰潛次
曰混先生敦德務義明於理人之術際
皇明熙洽之時則將老矣退築一室郭西㵎溪之上

與褒國爲鄰日率其二子治經明道求古聖賢之用
心與所以善其身以及乎治家國天下之術二子皆
承教惟謹其父母皆喜庶幾見其學之行也先生嘗
語之曰吾生無益於時幸見若等之用也吾且無所
恨居數歲混舉明經爲瑞州府學訓導明年潛亦取
鄉薦訓導蒼溪縣學潛英爽端實混果毅疏達皆確
然自重不肯苟且媕合既並得以所蓄施及於人以
樂其父母之心潛未幾擢知四會縣自嶺南至於海
濱凡稱賢令者必以梁君爲首而瑞之學久弊不脩
混教之日益有成其學者多成名以去時先生尚康
健和豫數載壺觴皆陪往還二子所察觀其所施設

陶然其適也前江西參議李志聰與混相好爲名其
齋居曰三樂且爲大書其楣至是混屬余記之夫惟
樂之出乎天者不可必得梁氏父子兄弟其得於天
厚矣而又皆能勉於所得自致斯其所由得於天者
哉混今陞溧陽縣學教諭駸駸乎其學之及人也潛
由四會三選入翰林爲脩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朝夕
職論思在
天子侍近母安人年六十有五先生年六十有六而
先生諸孫又皆森然能樂其祖若父之心天之厚於
梁氏如此其樂庸有既乎

肅雅堂記

余讀易至家人而知聖人處家之道無以加也蓋一家之間有父子焉兄弟焉夫婦焉有内外尊卑貴賤之辨焉過急則殘而傷恩過緩則放而瀆禮故處家之善未有踰於家人之義者也初九曰閑有家閑者防之禮法之謂蓋辨長幼之序明男女之分焉二陰而五陽則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以陽居三過乎剛矣然當治内之任與其過柔嘻嘻則寧過剛而嗃嗃蓋惟剛嚴者有以正法明倫而存恩義過柔持縻法亂倫而家瀆矣四以巽陰居正位是能安乎其位巽而無逆保有其家而無敗者也至乎上九家道成矣又必本之威信以爲正家久遠之道而凡所以得

吉者曰剛嚴而已耳曰得正而已耳所由悔亡者曰防之禮法所由終吝者曰嘻嘻無節也蓋治家嚴肅則正正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分尊卑内外秩然有序粲然有文愉愉怡怡和而不乖而皆本於嚴也故初之有閑以謹其始終之威如以要其成始終一道聖人於家人之義何其周且備哉吉水周宗坦氏以肅雍名堂其有取於聖人家人之義乎余雖未識之然周氏之秀而賢者如四明通守仲方郡文學仲容黃岡文學公明翰林編脩崇述孟簡皆與往還宗坦之賢余固熟之矣蓋其爲人温雅淳厚而治家肅然有威如終吉之義焉公明間告余曰族祖所爲名堂固將示法子孫詒久遠之規宜爲記之余不能辭也遂爲之記

靜庵記

靜庵者永嘉黃思恭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子右春坊大學士淮屬余記之余與淮同寮七年聞先生見於行發於言者熟矣宜遂記余之所聞者先生爲人醇謹謙約澹泊無他嗜好所居密比闤闠闤闠之人日晏奔走逐取豐利枉厚貲以自雄者比比也先生獨居無聞日閉戶焚香取古聖賢之書究而行之曰此在我所當務者其平生故人知友邇遇亨嘉之運往往皆出舉龍附鳳都高位享厚禄先生獨守先

人之田廬茹淡飲潔怡怡自足不以爲窮曰此在我有命焉其平居教其家之子弟與告其所親愛及鄉人後生俊秀必在乎君子之道曰天下之事物可以惑志而蕩性敗行而危身者多也君子者養其清明純一之德居之以敬持之以誠行之以簡防之以儉然後能禦乎外外禦者雖千駟萬鍾不動焉雖簞食豆羹不慼焉而然後定乎内内定者無處而不中無適而不利夫是之謂君子之道先生素見於行發於言如此其所取乎靜者歟吾又聞黃故永嘉簪纓家業儒十數世其祖母劉氏以貞節稱乞上之旌表其德固有所自哉而今年七十矣韶顏白髮神明

氣和顔視向之儕輩巋然獨存豈古所謂耈壽者歟
而其子顥膺於 朝光榮孝養斯皆先生之德之[illegible]也
詩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先生其尚未艾也故因記
靜庵而并以壽先生云

緝熙齋記

太醫院御醫蔣用文温雅重厚績學有文雖其官爲
醫而其所志業不專在醫也其所存心持身及交游
往還皆儒者也於官署之左有小齋焉蓋公退宴閒
游息之處名之曰緝熙間屬余爲記夫緝熙余與用
文皆所當務緝熙者繼繼而光明之者也古之聖賢
其學皆本於此況後之學於聖賢者乎天之所以與

我而我之所以爲人者其體本湛然清明譬諸鑑與
水也然或有時蝕焉而蔽汩焉而昏而皆非其本然
非其本然則其所昏蔽固可以復明之也學者亦求
復其本然者耳蓋上智以降鮮無汩蝕之患而君子
知其本然者未嘗息也故必致夫操存省察之功自
不睹不聞至於應事接物必由乎本然之正而不敢
違且忽以求復其清明之體既復明之又常持不息
之誠而所不敢違且忽者雖須臾毫釐靡不皆然雖
少壯至老至于啓手啓足靡不皆然斯其所明者愈
明而造乎極矣此之謂繼繼而光明之也吾與用文
固飫聞而素知矣然豈知之爲難哉知而克由之者

難也古之聖賢知其難也至於盤鑑几席觴豆刀劍
凡身之所常接者莫不有銘所以警不忘而致力於
由之也況吾宴閒游息之處而獨無所著警可乎用
文有志古學固宜惓惓於此雖然有要道焉先儒曰
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則一於動靜始終自然繼繼而
光明矣願與用文共事於斯故爲之記而致交儆之
意云

厚敬堂記

西昌陳雍年甚少温厚信慎居家有孝弟之行爲邑
校弟子員知務於學方 朝廷廣召文學之士纂脩
永樂大典又簡求能書者以職繕寫於是邑大夫舉

雍應 詔在京師數年早作而莫息斯須之暇其心
未嘗不在親側當是時其父啓賢年始五十母劉四
十有五皆康寧豫適又有四弟其二已成立克任奉
養之事雍終不以是而忘其惓惓之私翰林脩撰王
君直憫其意且欲進之於道也取記禮之言名其奉
親之堂曰厚敬雍求余一言爲記嗚呼雍可以爲孝
王君可謂愛人以德者已夫人在其父母之側昏定
晨省冬温夏凊愉愉焉起居奉侍之際無非至樂一
旦有不得已去而適遠越寒暑隔音問天性所鍾至
愛不忘宜何如其情此雍之所以爲惓惓者也然君
子敦愛崇禮不以偏廢蓋深愛易至於狎狎將流於

無別崇禮所以別之也崇禮之實敬焉而已予游之賢聖人猶以是防之而況後之學者不務於是可乎善乎王君之愛人也而吾因王君之意又有以進雍者夫君子在適其親之心焉耳吾之心本乎吾親一言不敢忘吾親斯言無不敬一舉足不敢忘吾親斯行無不敬敬言行以淑其身而無辱焉此孝之大節也夫如是吾雖不獲服勤奉養而吾親之心適焉其爲厚敬孰大乎是雍其勉哉雍字仲京王君與余皆其同里人故爰願之意無以異也

承訓堂記

西昌曾夢溯始爲太學生在京師求余作承訓堂記

其言曰先大父有子男二人長者家父次者叔父遠升大父居常誨之以脩德行義務君子之行至於沒也召家父兄弟復申平素之訓曰若等必勉之未幾叔父又沒家父拳拳朝夕重風木之永感耿遺訓之如新作堂名之曰承訓著不忘也家父時與先訓以教夢溯兄弟則未嘗不愴然而流涕焉余聞而諾之然未有以復也屬夢溯之父又沒夢溯將歸襄經理門泣而請曰此非不肖言文時惟是家父素志不敢不勉強終事且欲使不肖之兄弟皆不敢忘也余爲之咨嗟嘆曰人之恒情凡有所畜未嘗不欲傳遺其子孫獨以明德善行爲可貴重而欲傳遺之者少然者不及也然有啓之於前而無承之於後斯亦徒然也已有如曾氏之善遺厥子孫若孫存之於心不忘謂難矣夫道著之心必見之於行譬諸璞玉受之於人韞櫝藏焉而不爲器用孰知其重寶哉此又夢溯兄弟之不忘者所當務也余與夢溯同邑其大父字以觀好德樂善邑人老長多能言之其父字允升余嘗識之其謹謹於先訓如此蓋爲人可知矣堂若干楹在邑南五十里南溪之上曾氏累世居其處云

敬同堂記

敬同堂者尚寶司丞山東張信奉親之堂取孝經資父事君之義名之以自警也求余爲之記夫天至尊

也包含徧覆而萬物無不資之以生者其德至大也人之倫凡所尊莫加乎君與親也而我資之以生資之以養君親之德實配天而益加切夫其尊同其德同則所以事之者亦同故事君親猶事天事天猶事君親持其齋莊誠一之心不二不息表裏始終一致也是謂之敬同而爲臣爲子一本於此然後所存者正所履者實而忠孝之道立故忠孝一本也傳曰孝者所以事君又曰不忠非孝故世之求忠臣者往往於孝子之門自先王之教不明學者不知一本於是有偏於此者或遺於彼不能以兼盡焉夫倍親適仕非人情而一志乎養不仕以爲高者亦過矣信少夕

堂可謂知所務哉吾聞信蚤失怙凡義任旗手衛千户雖信自少至壯從事軍旅之間而平居孝弟之行能爲人所難者毋嘗病劇醫不能治皆引去信露禱比辰刲股煑粥以進毋食之良愈事聞
天子嘉其誠孝詔旌其門擢爲尚寶司丞恩至隆矣而信入爲事親出爲事　君兢兢夙夜恒懼弗任無以稱德意而貽憂其親惟務之暇手一編遇先生儒者質疑請益有所得躍躍以喜夫人之於道誠好之不厭爲之不盡未有不至者信由是焉益勤不懈誠於中而力於行將身立名著豈獨其親之華於
國家榮命不有耀乎信勉之哉使人之登斯堂也皆嘆曰是不徒名焉而已豈不韙歟以是爲記且俟徵於後日云

素行軒記

彥素吾家率齋先生六世孫先生在宋與其弟岫雲益齋兩先生皆舉漕貢皆授登仕郎鄉人榮之稱三登仕家三登仕之後世蕃衍盛大貲産殷富儼古封君弟宅臺榭之閎壯甲於州里詩書行義之茂藹然鄒魯之風也可謂盛矣元季兵亂向之盛者一旦淪剔殆盡豈消長興壞固自有定數耶抑亦相因之理
我　國家弘靖海宇涵育生息未幾槁者復蘇仆復起蓋際乎循環復治之運矣於是時彥素之巳

東南兩舍所得山水田園之勝而居之躬勤耕稼以給公賦之餘寒暑朝夕之需足以自資安其分而無所外慕閒暇讀書教子足以自樂闢一軒爲游息之所取子思子中庸之旨名之曰素行可以觀其志矣間來京師求余記之素行之旨見於先大儒之論說深切著明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奚容復置喙哉亦見水之行乎之於溪澗而達焉至於湖江而達焉至於海而達焉蓋本之深厚有以充之矣苟無其本滿者之暫盈其涸可立而待矣素行有道也道充於己而然後隨吾身之所寓爲吾分之當然無往而不達矣而致道在學所以博夫義理之趣備夫體用之全涵養純熟而道具於我矣此素行之本也苟無其本能行於富貴或不能於貧賤而況於夷狄患難況無入而不自得哉勉哉彥素亦致力於本乎誠一志於內未有不至焉者傳曰必復其始吾所爲望於子者遠矣而亦必自素行始彥素勗哉是爲記

賜榮堂記

皇上既正大統深惟治本詔科舉取士永樂甲申大比　上親策得士四百七十人將大其器業既命廿九人就學禁林餘悉命歸進學以次起而用之丙戌又大比　上親策得士二百人命歸進學如甲申
賜敕諭寵勵之茹潛滨彥鵬時　賜同進士出身既

歸江西憲副張壽采 勑諭之言名其堂曰賜榮於是筠人往來瞻望舉手加額歆羨嘖嘖謂 國家之寵恩潛氏之遭遇皆非常之盛也又今三年演起爲監察御史益又有能名間求予文記賜榮之堂余伏讀勑諭作而嘆曰 國家於經術士何其待之優而眷之厚哉養之厚者望之深望之深者任之重南山之木不及其出雲霧干霄漢而用之幸而材也中夫榱桷根臬而已棟明堂柱清廟有不足以任焉降古建學育材其法莫備於成周士縣十五入太學至四十充積涵養之深道明而德立可以用矣而必論之於鄉論之於司徒於樂正於司馬考擇精審然後告于

王而論之官焉故當時布列在位其才備德充皆譽髦之士臺萊之君子而周之鴻業所以長於唐虞三代之際也我 國家教學科舉之法皆祖述成周士之出也益久益盛矣

皇上惓惓作成賢才之德意如天地之化曲成萬物必使之生長榮遂而底于成者固望其出而輔建太平萬年之盛業以爲 國家之光而豈獨閭里之榮也且士生千載一遇甄陶 聖澤固當攄竭所蘊秉誠盡節以報效於無窮使聲聞亦煥焉於無窮豈徒榮之於一時哉君子事上務乎遠者大者使天下後世共榮之曰 國家待士之厚如此士之不辱因遇如此不其盛歟彥鵬其有以自奮哉

新齋記

西昌郭彥鉉名其游息之所曰新齋嘗待循撰纂潛爲文記之新之義悉矣以余交最故也又屬記焉彥鉉天性孝友有端潔之行超卓之見時出議論輒屈其儕輩嘗桴扁舟沿豫章下彭蠡過彭澤縣想陶元亮之爲人又浮江入吳登闔閭之城訪范文正公故居慨然有四方之志既而循苕溪上天目山一覽龍飛鳳舞之奇遂造浙江亭弔胥濤悲歌慷慨而歸由是益從事乎聖賢之學與二三同志講說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之道而力行之嘗曰古非聖賢自非生知

未有不以絕私欲復天理爲務故湯武猶出於反之之功顏子猶從事於克己復禮而後至乎聖賢之地惟世之知者求進乎是昧者舍此而日下矣不見縞之爲白乎本然之質惡有所病也居之者弗愛焉日見而塵之久則黝然變矣視初之質不謂其二物乎誠欲濯洗以還其本然之質非致精其術百倍其力不可也昧者之日下何以異縞之黝然也夫物喪其所可貴則亦棄焉而已人而可以淪其棄者乎吾幸知明於此而世之人弗悉知也而吾弗以告焉是循自棄之也不仁孰甚哉於是日引族人子弟與比閭黨之秀者授學齋中使口浸漬乎其說屬其聽也

大夫祗受
上命隆學政間彥鉉之善教也請以爲鄉校師必佮
亦樂然自任不辭居數歲鄉校之士經彥鉉之敎者
與賓興列官爵益濟濟焉盛矣夫不得於道不可以
善行不端於己不可以淑人彥鉉所以成乎人者如
此其行己可見也余故爲之記使游於是者耶此以
知先生又知夫學之道當如是焉耳

敬義堂記

去蘇州郡西百二十里有山曰包山一曰夫椒山在
太湖中山水之明秀物產之殷富擅三吳之勝民散
處其間皆有以遂其生而樂其志有徐氏者吳故家

族衆有惇睦之行世襲有詩書之雅以好禮聞於鄉
而以敬義名其堂余聞而嘆曰賢乎哉其有志於君
子之學歟君子小人吉凶之分天理人欲焉耳君子
之學必在於消人欲存天理而聖人示其要於學者
則必本諸其心蓋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如
其心放焉或出或入或存或亡則人欲日長而天理
日微故學者當使其靜專純一而無動靜始終之間
必務操存涵養久而虛明湛然而仁義禮智之具於
吾心者吾得以究而極之而隨事汎應有以適乎當
然之則而無非天理之公矣天理全而人欲滅學之
至也故主敬以立本集義所以進乎學也誠 於己
皆是功有不極其至者乎自古之聖人所立教以
乎濂洛關閩諸大儒所講授具在成書後之學者誦
其書服其教皆得以深體而力行之也然而鮮矣若
其所居起處有適講習有資誠用其志於此未有不
至焉者也觀於徐氏名堂以自儆於旦夕食息之頃
其志可尚矣而亦豈以自盡其身哉堂之中諸子孫
曾繼繼而居也使因其名而思先人所以自脩而訓
後者以自進焉徐氏必有自此而與著乎至是徐氏
爾其姻王福者介中書舍人張謙求記敬義堂不得
辭堂作於徐廷桂甫名敬義者取師尚父丹書與孔
子待易之旨廷桂甫沒七年矣子燿重父之志求爲
之記永樂甲辰正月乙巳云

雷岡康氏餘慶樓記

泰和縣西雷岡康氏世有厚德至宗順尤謹謹持善
行家益饒裕好施予克庇卹其鄉之人嘗作樓若干
楹東望大江東北枕玉龍武姥諸山而朝山高霄諸
峯連亘於其西北樓之上高爽宏深取易坤文言之
語額之曰餘慶宗順嘗語其子若孫曰今吾年踰五
十矣顧吾所以得優游田里有居處之安服食之供
而無橫逆之加以遂爲太平幸民者豈己之力哉自
吾之先世脩忠厚務播植者非一日之積至於吾坐
子其欽穫之利吾惟是兢兢焉蒙其利其不敢忽忘

思其所樹而嘗頋培厚之此吾之志也特前國子學
録薾執先生爲文記之未幾宗順卒又未幾樓燬于
兵宗順之子仲恭拳拳惟其先志是敬是承爰卽故
址一視舊規復爲樓若干楹而仍揭其舊額將以永
示後之人者今年在京師告余曰樓重作未有記也
願以屬子且悉語之故曰惟先君子藉前人之休光
益勤封植以施及於我俾承
聖天子之寵命以佐二千石統理一郡我其敢不孜
孜夙夜追惟厥勤敬其所遺以圖益厚其本大其緒
以昭于後之人此仲恭之志也予嘗聞天之所佑者
善也善之能感者誠誠之從出者心也人之心誠於

爲善積久而不已則福降之康氏之上世以于仲恭
其必皆由於此哉不由於此而顧乎福猶所謂欲適
越而北其轅必不可濟矣然則仲恭之後人顧繼其
祖父之志以延其福者宜永視於此不忘仲恭脩
直和易謙慎而有材今擢受同知梧州樓重作於洪
武辛丑十月記作於永樂乙酉九月云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三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栞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記

雙溪清趣軒記

雙溪清趣軒者廬陵劉子政甫之所居也雙溪在廬
陵城北一舍許溪兩源夾出清冷澄澈可鑒可湘可
漱可濯淺可揭而涉深可舟而游也溪之上山遠近
環遶連靑疊翠雲霞烟靄朝霽夕陰舒斂變化不可
殫狀又有平原沃壤可稼可蔬而林木森邃葩卉映
照禽鳥之聲四時不一盖軒中畢得之劉氏始自安
成來徙於此世業儒術逮子政甫少孤能自樹立持

身飭行至壯至老如一日導其子弟皆勉於善躬勤
耕稼寒暑日暮之需皆有所出公賦力役之征各有
所任平居閒暇少長咸集軒中講論經史辯析義利
或與故人賓客尊俎吟咏消摇愉愉若將終其身焉
豈非天民至樂者哉世之人其所樂不同蓋各因其
志也窮者志乎通賤者志乎貴志而得焉乃樂也惟
處乎山林泉石之間茹淡飲清安貧忘賤自足而樂
者非幽貞絶俗志之素定者不能子政甫其志之素
定者乎士誠足乎內不累乎外則雖窮閻蔀屋簞食
豆羹無不可樂苟無諸內徒汲汲乎外雖有玄冕朱
組千駟萬鍾將其終日膠膠擾擾之不暇而[illegible]樂

乎予愚以無入而不自得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予收斂必志於此乎子政甫春秋造高而樂善志命爲其弟太常博士履節其子翰林庶吉士孟鐸皆發身進士與余游是以子政甫屬余爲文記其軒遂爲之書

曾氏耕讀軒記

曾氏泰和著姓余家與之有連興時鷗江先生文學仁義名重一邑傳道先生以易經爲學者所宗所著書有易變通四書類辯唐學標註官至紹興路照磨後遇亂死王事余猶及侍原友先生先生宜人男氏也秀穎而潔白知書寔代觀偉然至今鄉人

學子傳其文章翰墨景仰前脩於乎其可復得哉能濟鷗江先生四世孫傳道原友兩先生從孫也不見幾二十年今年過京師訪予聽言勞苦之外追思卯角時久成堂相聚狎嬉不覺惘然無幾將復別去求余記其家耕讀軒告余曰能濟不幸蚤失怙不克自振以紹前人聲光又貧不獲已歲傑傑江湖逐什一之利以爲仰事俯畜之資非其志也數年從家邑西金灘之上有少園田可以致力耕稼取足寒暑朝夕之需無意外之虞構數椽之室以居無喧雜聲開暇可以潛心載籍稽考古人之事而躬行之以此求償余志願得一言記之且以自勗夫人之所爲可貴者謂能以道善身也而道非學不明焉爲學而有以自養無衣食之慮汩乎其內得以一其志焉學庶幾乎易成也自養者一皆出乎己之力尤古人所重觀能濟之志與其所務其庶幾乎雖然古之人不云乎願力行者何如夫耕而不力雖有豐歲無所獲也學而不力雖有令質無所成也若是非徒志之謂哉孔子曰欲及時也此自力之謂矣以是爲記願勗焉

承訓齋記

承訓齋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重慶蹇公長子英藏脩之所也英朝夕侍公聞公之訓退而恐或忘焉此齋之所以名也間請余爲文記之夫公所以愛

英而教之凡於明善誠身之方宜至備矣余何言世之人愛其子諄諄而訓之冈望其能敬承佩服不怠不遺然藐然聽之忽焉亡之如授簡無幾而遂失者蓋有之矣英惓惓書而揭之以著儆於間居獨處之際其能知所重而顒顒於心矣乎既知之必將行之知而不行猶未知也譬夫將有適而問道於人也既告之以山川之所表途路之所出熟之於耳而識之於心矣然未嘗舉而趨之而赴也亦徒知而已故學者之於道必務力行以求至焉勗哉英也安意以受致力以行之庶乎不負公之訓矣抑吾聞身之爲訓有切乎言之訓者子亦觀於公之躬行者乎其

厚周慎衷秉一致歷仕三十年謹謹守法未嘗縱弛盡其忠實不欺得之薛簡肅不爲傷人害物得之李文正至於張忠定之不飭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則公無而有之也公之躬行如此凡欲安利其身不務其名者循循視效况於其子者乎詩不云乎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英承公之訓法公之行繇是進而求之於古聖賢勉勉不已乎所至其可量乎勤哉英也不然徒名焉以號於衆而已非公愛其子之意亦非予自愛其身之道也英勗之哉是爲記

具慶堂記

左春坊左贊善陳君仲完致其同郡林汝澄之意求記其家之具慶堂贊善君之言曰林世家閩邑方山之下其父昌朝甫今春秋若干母陳氏春秋若干皆康寧豫適汝澄篤於事親得以致其愛敬之誠此堂之所以名也余聞而嘆曰此人生之盛福至樂而何其見於世者少也世蓋有得事其父或不得事其母得事其母或不得事其父又不幸則皆不得事焉又有得事於貧窶之時而不得事於豐豫之日重不幸者則皆未嘗得事於一日焉凡天下可欲之事無不可以智力得惟此非人之所能必得也有其得焉若之謂之盛福矣乎然養親有其資而事親非得其道雖可以爲福而未可以爲樂也吾又聞諸贊善君林氏邑望族世篤於行而裕於貲汝澄涵濡承藉於家宜其事親得致夫愛敬而樂也况今遭逢盛世汝澄以材舉歷事京師三年當授官矣而以需次歸其弟汝爲冠篤志學問凡弟所以樂其親者不又有出乎服勞奉養之外者歟君子之樂親其道固大矣敬其身而行之内致於宗族外厚於鄉鄰上忠於君下仁於民皆本於事親之道而推之以足而樂其親樂豈有涯哉吾喜林氏之福而嘉汝澄能樂其親又重贊善君爲之請也故既爲記之而又有以進之云

芝軒記

上天仁愛下民爰簡明聖爲之君師而必生賢智爲之輔俾助右其教養斯民之事其誠有以當天之意則福之佑之又見諸禎祥以昭夫天人感通之實焉而禎祥之出有爲上焉者有爲下焉者陶唐景星之紀有虞慶雲之歌成周嘉禾之書皆堯舜成王之德之應也若下之人孝友仁厚慈儉之德發於身著於家而見諸動植之祥者代皆有之矧爲輔臣其所任者國家天下之務而爲之克盡乎誠弗違乎天有不見諸感通者乎故位與德雖有崇卑小大之異而感應之理一也

上以天德居天位一惟天之道以覆冒斯民仁明

所被洽浹海宇如景星慶雲嘉禾諸福之祥駢以
疊應蓋同符堯舜成王之格天者也國家養民付諸
戶部教民付諸禮部
上臨御之初首擢胡公濙為禮部尚書公夙夜顒顒
於所典三禮明五教脩制度懷柔裔附不盡其心而
畢其理繼奉　命兼戶部又夙夜顒顒咨民生之休
戚籌國用之出入亦皆為之盡其心得其理矣蓋公
忠厚惻怛小心祗敬孜孜佗佗惟宗社生民為心知
之必言言之必盡而沈潛慎密未嘗一見聲色其才
量與其存心溫然賢臣君子也
上既特為公新作禮部公於後寢之左別作室四楹

明爽靚幽旦夕治事罷燕居獨處順精神思政理必
在於此一日室之中直公坐榻之前若覺隱起莫直
起蓋出發之得芝其從近尺衡半之厚寸之半瑩白
如玉如脂肪文理密緻聞者咸往觀焉曰此玉芝也
最後少師蹇公偕僕往觀少師公名其室曰芝軒顧
僕曰子宜為記因稽瑞牒有赤芝紫芝金芝玉芝五
色芝而玉芝五色芝世不恆有信瑞物也凡植物皆
根柢也而瑞物根於和氣之凝惟仁德可以凝和蓋
造化者為德而應也公致誠於事
上愛民所係重且大非一身一家之比也則夫不恆
有之瑞而出於公獨處思政之居此豈偶然之故哉
故不可以無記雖然公今精神彊固耄而益篤好德
愈茂其及於人非止此也則造化者之嘉瑞豈止
此僕雖老且衰庶幾猶及見之公字源潔世家毗陵
宋文恭公宿之後孝友忠信由進士累官都給事中
禮部左侍郎兼國子祭酒進尚書歷事
三聖三十又餘年敬慎如一日
上嘗親製文曰清和恭靖命範白金為圖書賜之蓋
知其德者深云芝生於宣德八年九月記作於明
年四月記者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廬陵楊士奇也

綵繡堂記

吉水胡元節年未壯舉進士擢官監察御史時二親
具慶其寮之友榮之取杜少陵入奏行之語名其奉
親之堂曰綵繡後四年超陞廣西按察使是時其父
敬方先生已捐館獨奉母淑人就祿以養而寮之友
復榮之以綵繡名其堂於是元節來為之記夫養而
得祿仕而得行其志皆人之所欲也祿養者以其官
其子職也仕者率局於位不得輙出位有所聞有所
言惟任風紀者無所不得聞不得言而其志行焉斯
二者人固欲之而豈可以必得得之而以謂榮也固
宜如又兼得之雖以謂至榮可也余交游胡氏父子
之間而相知有素凡敬方先生所為愛其子及元節

所爲愛其身者其有在也豈曰徒榮而已先生於其
子蓋顯之以古人之道術諸身而達諸用惟君也必
致乎忠蒞民也必致乎愛以至凡所施無不一由於
道也元節之存諸心行諸躬者益亦惟君子之道不
敢苟有怠忽而懼辱其親也故其爲御史也持已以
嚴用法以平而有清謹忠厚之譽焉既受命署都察
院其譽益洽以圓而在職所今三年明乎爲治之大
體綱紀所典咸愛行焉人鮮有不服之者非其由於
君子之道本於先生之愛而致然歟蓋惟道之行足
以榮其身及其親且聞於遠也如元節繼今恒由斯
道政益行功益懋而使人謂胡先生有子其賢如此

朝廷有風紀之臣其賢如此相與譽道之於無已者
豈獨親之榮固 國家之光也豈曰徒榮而已哉遂
書以爲記而俟其成焉

望雲樓記

山西臨縣高惟明既喪其父母作樓而所葬處旦夕
登望以泄其哀慕之情而名其樓曰望雲介國子監
丞張緝熙求爲之書余雖未識惟明監丞爲人應其
所與宜有徵矣夫父母吾身之所自出也至愛孰加
焉聖人知其然也故事親之禮晨省而昏定出告而
反面朝夕出入不違其親固本於人情矣夫生事之
如此其既沒也至愛之情有能遂已乎昔之人於其
配其子之後而至愛之不能已猶有作臺觀以望焉
者矧於父母乎哉惟明之爲斯樓固天理在人心不
容已矣惟明自太學生授衛州府通判改太僕寺丞
今爲濟南知府吾聞其所至能愛民亦其愛親之心
之所推乎然吾所遇仁人孝子之不忘其親而以望
雲名所居者不可數計非天理民彝之在人心之所
同者乎望雲本狄梁公事公有唐忠臣其忠本孝之
所推其孝則因忠而愈著也夫君與親其德同其尊
同欲盡心於親而不及則求盡於君初非二途也後
世誠欲希梁公之事者亦究公之所立哉惟明荷
國厚恩致位如古諸侯益夙夜圖惟效報之時也故

余因書斯樓又進之於忠君之道忠君爲孝之大端
也將有微其成而大書者矣惟明勉之

康氏重慶堂記

去泰和城西五里所曰文溪文溪之上原田曠衍四
時禾黍麥菽之藝不絕而三顧天柱武姥玉華諸山
如屏如戟環列四向龍河之紆徐贛江之閣北聯帶
于前蓋近郭佳勝也康氏世居其上族繁務接壁而
居其人皆俊爽通辯有遺術之氣仲升其一也仲升
始生數日喪其母氏父思中以事謫戍萬里外宜仲
升而去祖母劉宋進士簡子之裔也躬鞠保育之稍
長々俾後季父思誠無幾思誠殁復以事謫戍萬里外

又寘之而去仲升終賴劉教育底于成立以有妻子興家於饒裕今年餘三十矣入一時宗戚長老凋落無遺而劉氏春秋八十餘歸然獨無恙仲升恒自幸喜以爲私家之慶然念二父仕遠徼朝夕奉於祖母之養不能任者奉斯須之樂而向之同輩成者淪落不今人知當幾人矣心恒耿耿也一旦二父皆以不任罷歸齊民一家之中於是行者復幼者壯老者康祖孫父子懽聚怡怡仲升重以爲家之慶也乃作新堂奉祖母及其二父顏之曰重慶志幸也以書來京師請文爲記余惟天下可欲之事凡出乎人者無不可以力取惟出於天者不可必得天盖不容以僞爲也

天人感應之際明矣有人於此忠厚和平恭慎慈儉而行之以至誠久而不已未有不蒙福者盖天之所應也仲升之重慶亦天乎哉抑豈累世所積哉夫庭列之樹彌茂非一日之積也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一旦截焉弗繼或牛羊斧斤又從而伐之則其所謂彌茂者亦已矣仲升繼今因其積而益加厚焉將慶之所集吾見愈衍而未艾也故爲記之使勉焉永樂壬午二月記

敬樂堂記

敬樂堂者桃源蕭安正甫之子事親之堂也君子謂事親者居致乎敬養致乎樂此堂之所以名也桃源在泰和東南四十里蕭氏自宋貢士漢卿始居於此至于今安正甫若干世矣安正甫好學博古論議魁偉而循飭整潔翛然塵表也其所交皆當時名卿大夫道德文藝之上論者謂其有凌雲之韻名所居曰凌雲軒名卿大夫道德文藝之士作爲文章稱述之甚富也而於今七十餘矣頒頒華髮高風逸致同視一時儕輩不幾於魯靈光巋然獨存而合族而居數十指惟安正甫年德俱高有子五人皆恂恂雅飭率從於善平居謹事親之禮至於行已接人無所不慎恐貽憂其親得爲子之道以是安正甫愜乎心無違于志樂乎內無慕乎外超然與天游有以自得也自

敬道不明人知事親者豈於養或簡於敬敬於親或不能敬其身能敬其身斯其言行無倍於道而有以推乎福慶之本矣此親之所以樂也蕭氏之名堂庶幾其可徵乎余自髮丱時從先生長者之側識安正甫前十年館于蕭氏塾又交其諸子其子今存者德貸德剛德聚德雍而德聚來京師求記亦以余相知之久也故推本爲之書云

溧陽縣儒學重脩大成殿記

皇帝正大統之二年詔嶽鎮海瀆封號如古制以山水稱忠臣烈士稱當時初封出於歷代所加者一能去孔子明先王之正道爲天下師以教後世非

有功一方一時者比封爵且如歷代所尊崇者于今
典垂之千萬年而定鼎之初即建學立廟京師親臨
釋奠又　詔通祀於郡縣又詔罷從祀之及於孔氏
者所以揆前聖之大中而垂示代之鴻範也
皇上繼承大統益崇孔子之道以治教天下親幸太
學行釋奠禮又　詔有司治曲阜廟蓋自漢以来崇
禮先師極盛於今日矣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
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
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
繼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
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　聖人之心也縣

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
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
興起爲何如哉溧陽縣故爲州有廟學元季燬於兵
國初林公慶知州事乃新作之垂五十年矣禮殿敝
壞教諭梁本之始至謁先師顧瞻惕然懼無以妥明
靈副　德意於是積俸廩節冗費以謀更新而訓導
陳余適來議益克協乃白之縣令丞皆曰此吾職也
敢不竭力以相縣民耆老聞之又皆曰此非以圖吾
吾民介李何吾屯視自逸即皆自占願有助也本之
以其情言於　朝從之於是自朱以下各隨力出私
俗作大成殿若干楹易故以新工良材堅崗敞弘麗

加于舊規又新作大子四配十哲像踰年以成由是
歲春秋邑之武學官諸生奉部行禮對越有嚴来度
將事罔或踰越退而敘焉敬脩所學以求無忝於古
聖賢將上以光　國家之用下以厚邦邑之俗所係
豈細故哉諸生來請書其成夫受命有致教之寄而
能究知本原之意相與彈力一心不費於公不勞於
衆以底成功可謂不忝而爲民父兄於斯舉奮起趨
事皆如當然又以見人性之善而王化之被矣皆可
書也是役也肇於永樂庚寅某月明年六月竣事經
始者本之垂成以家艱去代本之者陳余及訓導某
皆與相力故具書之其耆民之與力者若干人書之

碑陰嗚呼後之受政教之寄於斯爲民父兄於斯者
可以觀矣

忠孝堂記

忠孝人道大端而百行之首也人之倫五莫大於君
與親古之人有言事君如事天事親如事天君親之
尊與天等也忠者所以事乎君孝者所以事乎親忠
孝脩而後人道立世道平故聖人所以爲教學者所
以爲學必在於此夫上天生人賦之五性而忠孝具
矣非有待於外也故君子者必求諸己而篤行之太
師英國張公有見乎是而名其燕居之室曰忠孝用
朝夕自勵卓哉乎其志也公事

太宗皇帝於潛邸冀龍興之運南征北伐勳庸爀奕
歷事
四聖爵崇上公位隮元佐祿秩日進恭謹日嚴四十
餘年靡間毫髮確乎大臣君子之心也公之先壬秉
志端恪識慮高遠奮忠勇死國難配享　朝廷哀光
簡冊而公繼述之志顒顒有在太夫人惇德經筮明
於慈訓方今春秋踰八望九壽祿康寧諸福咸備而
公奉養婉愉惓惓愛日懃乎仁人孝子之心也然猶
欿然不以自足必見諸名堂自儆非寓乎其志者歟
古謂孝者所以事君又謂事君不忠非孝蓋忠孝一
道也凡人非父弗生非君弗食忠孝在人譬若車之

兩輪不可闕一剎身受　國家重寄而冠冕百僚者
乎雖然君子之所以立德立功亦惟其誠而已誠者
貫表裏始終而一之者也惟誠斯德建功立愈遠而
道愈光此君子誠之爲貴也士奇與公同　朝久前
後陪公在史館七八年蓋悉公所存之厚間承屬記
忠孝堂故請以是復焉

翰墨林記

永嘉謝環庭循清雅絕俗之士也敬言行如處女務
徵所行識不慕榮不干譽家無餘貲而常充焉有自
足之意知學問喜賦詩時吟咏自適有邀之爲山水
之遊者忻然赴之或數日忘返所與交皆賢士大夫

庭循善畫初師陳宗起宗起元張師夔高第共代小
有盛名兩浙清介廉然不苟接人識庭循於總角特
愛重之一經指授輒得其妙處宗起亦傾寫底裏庭
循遂馳名於時永樂中召在禁近
宣宗皇帝妙繪事天機神發不假於學供奉之臣特
獎重庭循萬幾之暇恒侍左右問承顧問率以直對
上嘉其誠屢書御製詩賜之及有金幣衣服之賜再
廷官錦衣衛千戶益授近職使食其祿也庭循益執
謙虛不倚爲榮退恒杜門謹守雖其中確然而外未
嘗一毫忤物所居深邃關奧森列唐宋以來法書名
畫過之者如衆寶在目應接不暇有欲得者聽持去

無所靳惜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者庭循有焉庭
循素寄余嘗留壁而屢者累年所居故號米家船余
以翰墨林易之庭循達者也凡世間奇絕珍祕之玩
豈其長存雖王逸少顏長康之跡皆神品也歷數百
年後即磨滅凡盡況其次者乎獨其行事因文字以
傳者雖千歲之遠猶一日也昔蘇文忠公記石氏畫
苑特著其爲人故吾於翰墨林取以爲法焉

萬玉潭草亭記

客有至自江山者余誠之曰海邦丘閩巖谷之間豈
無奇尚邃密而未出者可得聞乎曰有之然亦寡矣
去衢州城百里外有溪曰義溪溪之上有文筆峰

代□道山皆奇秀又有泉石林木之勝幽人遊士之所樂也有君子曰陳周仲昌嗜學問通經史明陰□以來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夫聖人尊王抑霸之旨然不數與人言好為詩時有所作吟咏自怡耳非其人弗友非其義弗取飲清茹淡脩脩乎埃壒之外也所居石潭之上有竹數萬挺作草亭其中題曰萬玉潭草亭水光澄明林影森邃情與景會以時雖殊雅趣不絕何□嘗倚竹而歌曰猗竹兮青青中虛兮外直杰節兮貞姿寒暑兮一色冷冷風兮朝夕余含之兮焉適又嘗臨水歌曰湛淵兮渟渟澹靜兮泓澄渺微波兮不興涵天光兮容與恒皎潔兮鏡平聊適我

兮性靈國風所詠考槃碩人仲昌殆近之哉比年仲昌用子貴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然自足益斂跡不出深居草亭之下若將終身焉者余聞客言嘆曰仲昌可為清貞之士哉蓋昔人以竹比玉君子之德亦比於玉止水湛然則明德之喻也仲昌之適乎此其固專務諸內歟豈外物者所能動之哉客去以余言告仲昌之子叔剛明日叔剛請余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荷先生知家君幸書所與客言者畀歸為草亭榮叔剛永樂十九年余考禮部會試時所奏進士由監察御史再陞翰林侍讀同在館閣十餘年為人溫恭□肯蓋仲昌德之成於家者也

姚氏祠堂記

工科給事中姚銑間詣余請曰先世自光州至固始從閩族蕃衍五季之亂譜亡無傳今所知者宋紹興中國子祭酒子材始家侯官遂世為侯官人子孫歲時展祭酒墓至于今不廢然莫詳祭酒於今為幾世蓋更宋元之亂譜又亡矣銑七歲初入小學先考君訓之曰吾蚤孤艱窶孑孑獨立以共養亡母暨汝母未歸吾頼賢內助而家稍治惟汝母之能孝也於薦祭奉養咸未誠相余不幸吾母棄吾汝母今復去世所以成家本先者有吾汝不圖惟務學植身以致助乎言已泣下霑襟銑記憶先君之訓不敢失墜也

時先君方作譜牒既成以授銑又訓之曰宗無譜斯昧本矣吾宗先譜蓋不復可尋究此特據吾所知者錄之尊祖睦族人道之大端汝勉之哉然吾有大闕焉先世故有祠堂及祀田歷兵革皆廢矣非祠何以妥先靈而致追遠之誠此吾寢食所不遑寧處者也汝勉效助焉時地陋隘不足為先居病且革顧銑曰必成吾志嗚呼先君奄棄孤矣惟所遺命孤者賴先君之靈今祠幸苟完蓋拓先廬之側得亢爽地從二十步衡如之有羸三倍焉為堂三十八楹為後寢及庋遺書祭器之室於寢左右凡二十楹繚以周垣歲時行事儀物約用朱文公所制頒執事矜式特患

成庶幾先君之志不泯於後世而姚氏求予願焉予聞而嘆曰此王化所關士行所始也祠堂本於文念人子皆有追遠報本之心而行禮亦必有其所故約古而爲之制其視古蓋簡矣然世士大夫家雖有禄者能遵用之已鮮豈其智與力有弗逮歟孝哉乎姚君布衣食貧而惓惓此心將沒猶顧命其子不已銑心父之心卒成厥志於既沒之後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銑可爲能繼矣禮先祖有善而不知弗明知而弗傳不仁銑克知克傳矣大雅云孝子不匱吾於姚氏見之故敬爲之書其考諱忠字用恕其孝如此他行可知後於宣德五年祠作於七年銑由進士擢官近侍溫雅清慎蓋復振其宗者也

金溪精舍記

泰和縣之東四十里章江之濱曰金溪溪之上有大姓曰劉氏前二百年劉氏貲産之充文獻之盛爲邑東之望元初有號金溪先生者清德博學爲縉紳君子所重於先曾祖待制公莫逆交遂相與爲婚姻家金溪之孫思敬先生之配先考少傅公同産姊士奇少孤思敬先生與姑氏嘗誨之使知其先世以圖無忝士奇謹識之既而獲聞金溪先生之德之懿先生藏脩之居名金溪精舍其子若孫旦暮侍左右恒語吾之先累累以德義傳續爲積善之宗爲鄉之表不徒以貲也若等必務學以明善誠身立于家爲之地庶幾以承吾宗閭閭時之人有一善行必喜曰若語其子孫曰若等不勉可乎聞一不善之行輒曰若等其深戒哉故其子若孫皆秉德蹈義金溪先生遠矣精舍亦燬於元季之兵我 國家混一宇內劉氏以田廬聚蓄蕩無存者思敬先生慨然欲復精舍而廢於盲不克惟恒誦先祖之訓以勵其子弟族人誦已蓋未嘗不悵焉以思戚然以自傷也思敬先生靜脩碩學擅文詞自其少年涵濡家教又親炙吾家諸老而沾被其膏馥後來學者仰之蓋嶷然老成典刑焉其子持志恂恂篤於善行而教授養親終其身蓋

亦有志復精舍而未克也持志之子諫既喪其大父父乃克建數椽以爲精舍而馳書北京請記諫可以爲難矣余家居時諫甫齓也聞今與其子皆教授里中而養母能孝無義外之慕劉氏之善慶有自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余喜諫之克繼先志故述其先之訓告之將并使其後之人皆圖無忝蓋亦思敬先生昔者所以告士奇之意也是爲記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繕寫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四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記

思親堂記

吾仕北京二十餘年賜第東華門之外環所居兵民雜處而業賈者十七八皆奉法循理不聞競爭聲吾嘗寅出而酉歸間遇休假則牽於賓客未嘗一濡跡隣比之居也隣之叟一二輩間以休日過余款語因及比屋之行則指吾居之北曰有郁氏者兄弟兩人伯名良仲名讓皆有孝行歲時必哀慕爲祭必誠敬語及父母必涕下潸兩人相恭愛彌篤出入閭巷又皆敬老慈幼未嘗有干紀者吾聞而識之他日西隣蔣叟者以良來謁良再拜出一卷題曰思親之堂蔣叟代之言良父母皆蘇之長洲人父友諒樂善好義以藝事居京師母顧氏賢淑相夫以孝養簡良兄弟皆幼而喪母稍長而父喪今家雖裕而不逮養此其終身之戚而堂所繇名且爲之乞言余歎曰良兄弟見稱於鄉閭老長固有自哉昔孔門學者問士之次聖人告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蓋孝弟百行之先而立身之本也良兄弟克惇用之固儒者有取矣恒情之孝或存亡異致惟誠者不以存亡有間良兄弟庶乎其誠哉夫孝人心所同有也惟蔽於欲而後有爲

者寡然本然之善具於心豈能終蔽哉故聖賢之教必務去其蔽而復於本然良兄弟其本然若固未嘗蔽誠能因是而充之則何善之不可至哉吾故願以進之也誠由是而進焉將隣比里閭之間亦有觀於子而興起者乎不然將無慚於子而斂避者乎使衆咸稱曰郁氏二子皆京師之良而不忝其父母顧不韙歟是孝之大者遂爲之書使寘之堂中旦夕勉焉

懷德堂記

桃源蕭德資新作堂若干楹其塾賓前與寧主簿陳士瞻取聖人論君子之義名之曰懷德所以愛顧之者深矣德資來京師求余記余亦其故塾賓宜有復也夫人之生天賦予之者極其清明而畢具天下之理極其純一而汎應天下之事皆無一毫昧戾夫然其禀有清濁焉有粹駁焉故所以受於天者有存有不存焉繇是智愚各殊趨向益遠或善或惡駁乎至於霄壤懸絕而終其身所得吉凶亦各有不同焉聖人者知天所以生人之意固在使其爲善而吉也不幸人之有不存焉者是以推本立教使究知天之所以畀我者謹持篤行不敢怠棄以不失乎爲善而吉也而又發其脩爲之要必使誠之於思惟念慮之間不息不貳則凡見諸語默作止無非奉行天

之所昇我者矣聖人所以嘉惠斯民之心何其厚哉德資闓爽溫厚樂善不倦誠因陳先生之言從事聖人之教務君子之歸蓋未有不至焉者德資大父思賢甫魁偉閎達負氣義有所行其父安常甫篤厚溫靖皆執德有聞乎前矣固宜德資所求念而圖繼焉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言當承乎其先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不可違天也德資其勉之哉是為記

本心堂記

友人曾與賢既登第為庶吉士受　詔進學于翰林朝夕與余相即也數告余曰從祖本立公今年九十有六矣嘗語與賢欲得君記其本心之堂君於曾氏為姻家矧有斯文之好君宜無辭余惟公有年厚德於今鄉邑不可以第二是宜有記以示來者公為宋忠臣寶慶府通判諡忠愍從孫自少讀書篤行不肯違道以求所欲所居之堂顏曰本心余嘗登斯堂聞公之言曰聖賢設教之要不過欲人正其心而已夫能正其心則事物之來或善或不善皆有以辨之可為不可為皆有以決之不牽乎物誘不逐乎情動有以主於中矣由是而應於外無往非德焉正心非德之本乎此本心之說也公嘗以自勵至舉以告人亦必曰必欲吾本心之正則善矣鄉之人聞公之言者亦皆曰此公所行者公言豈欺我哉故或有所私爭不平得公一言無不止者蓋公之天性忠厚懇款凡事有求諸心而不得即止不為自少至老其務為善皆出乎中誠不雜以偽是以一出言而人信之此則公之所謂本心者不獨見諸言語而已世之人有見諸言語者當道矣往往考其行事如秦越之不相似者豈非不能內備其本而徒事乎外也司馬子長曰能言之未必能行如公者可謂能行之矣自余入小學時公已皓然白顛邑大夫重其行誼禮為耆老以資問政挺乎邑人之望矣今余既壯而仕公愈老愈彊顏如頳玉日宴坐堂上賓客在列諸子孫曾奉觴上壽無時不藹然於春風和氣之中豈非人生盛福哉夫所以致福者必有己之善也善脩於己斯天錫之福矣此又公所謂本心者之應也故併記之庶幾來者有所興起

雪壑記

世之所貴乎士者謂其能立志也志立而後道行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皆其志之素定者也使志不素定則窮閻蔀屋羹藜飯藿者一旦遭際貴富鮮不意滿氣溢有自矜之色乎居貴富豐衣盛食之人卒然而遇貧賤則憂愁抑鬱無聊亦必有不能自堪者矣故士志素定

則於貴富賤貧窮達皆處之一致而終無以移易其心懷慶王侯某其未仕也布衣蔬食獨處一室之內無肥甘輕煖之御也無高堂廣廈之屋也無浮人豪士之往來也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以求古人之道懆慕廉潔皜皜乎無一塵污濁之累超然自適名所居曰雪屋蓋以自況也其立志如此既領鄉薦登仕籍敭歷中外爲金華邵守邵守視古諸侯也有千里民社之寄侯剗弊建利昫枯濡槁興教育之方曰孳孳焉如有所不足由是金華之民皆樂侯之政然侯所自處澹然不異乎家居之時退食之所仍揭雪屋二字朝夕省覽以益固其廉潔之志夫爲吏廉則公

公則明明則善善惡惡罔不得乎其正如此民豈有不遂者乎侯得祿十餘年歷數官以致其貴視古諸侯矣而恒不變其志其庶幾古之循白吏者歟余雖未始識侯友人石彥誠道侯之事且爲求文記雪屋彥誠耿介尚志不易許與此其必可信故爲書之使凡今之爲吏者觀之知侯之志而有所興起

龍溪書屋記

吾友周復則致其家君至善甫之命求作龍溪書屋記吾雖未嘗造龍溪識至善甫然吾家距其地近又文復則久聞而知之矣龍溪在廬陵城北一舍許峯[illegible]少工環拱如帷如屏溪水出山趾澄澈縈廻道東南入章江其人居室森立有土田林沼之產爲厚生之資其俗尚氣義不薄周氏什烱村從此若干世矣益久益大又多端厚秀敏之才至善甫尤卓犖其務善屹然爲鄉人倚重有七丈夫子甚愛之作屋若干楹購書數千卷自圖書以來至于周公孔孟又至于周程朱張群聖賢之所著以及諸子百家之所纂記者悉藏其中日延該通合聞之士講論道德仁義之懿與上下數千年既往之跡孰之可蹈孰之可去以道其諸子使之漸濡陶薰爲士爲君子不至於流于下此書屋之所以作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世之人愛其子願之以貴富壽康者多矣求能愛之願其爲

善士爲君子不至於流下如至善甫者蓋寡見也夫能爲善士爲君子貴富壽康之來不外此矣至善甫之卓識度越常情遠哉復則溫雅樂易好學而教種令白太學生選歷事大理寺有能名即授官矣而汲汲辭歸以定省爲重其父子交相盡如此此書屋之所爲可記也於是乎書

賜印章記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illegible]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

此封識進來　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柬百俾述所言盖末盡於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　御書盖念其寄效分寸之勞也

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一居士盖取

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衆二字　賜臣爲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顧謂臣曰此

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　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

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

賜時皆以爲千載之遭際　希闊之大恩也盖

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謬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自味進曰臣與楊榮金幼孜實同職任今　賜不及二人幸

天恩均之吉且再三遂　賜榮幼孜同一章至

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乎

仁廟求益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

宣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罕見今

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裨益萬一徒捧

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藏云

一樂堂記

吉水羅從敏及其弟從淵從昇名其事親之堂曰一樂從昇來京師介其妻之兄翰林編脩周孟簡求余記之孟簡曰從敏父敬簡甫母楊氏皆惇德樂善春秋且八十皆康寧和豫從敏兄弟又皆温厚秀雅相與和樂一志奉養此堂之所以名也余爲之嗟咨歎羡曰羅氏之得於天何其厚也夫父子兄弟至親莫加焉世之人盖有不幸生而不知其父母者矣有幸而得事之則鮮能以俱存或得於偏侍或得於賤貧之日而不得於貴富之際故孔孟之蚤孤伯奇子騫之失母曾子悲於千鍾之禄子路極其負米之思

其不幸皆天也至於兄弟與終鮮之慨懷獨無之憂者古今何可勝計盖亦天也今羅氏且慶在上具翕在下奉春酒以介壽藹塤篪之和洽一家之閒雍容愛敬天倫怡怡卽天下之樂復有加此者乎其所得於天何其厚也雖然必有所力諸己以承藉夫天之所以畀我者乎必求之於道端之於心慎之於行以達夫不愧不怍之地使父母兄弟皆得以樂吾之樂而後爲無忝焉吾聞羅氏爲吉水山原之望宋景祐中吉州推官曰拯者其初祖也建炎中舉進士後至武岡太守贈朝散大夫曰棐恭見於楊文節公所狀胡忠簡公所銘墓者其七世祖也楊氏又出忠襄

文□□系其原之正如此而從歙兄弟數遊江湖治
奉養之資以遂授夫名士大夫其得於見聞益廣矣
詩不云乎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又曰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羅氏兄弟其必勉於此矣以是爲記

宣城縣廟學重脩記

古昔王者之建國君民也教學爲首事其學之制二
十五家有塾五百家有庠萬二千五百家有序王都
及諸侯之國有學今郡邑之學蓋古之序也古之序
其下爲庠者二十五爲塾者五百蓋里皆有學民皆
有教其教之法自洒掃應對至窮理正心與凡脩己
治人之道莫非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

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之隆而人才之盛也後世不
明先王之道而老佛二氏之說繼出昧者惑於所誘
而沉溺焉率倍此而趍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
而風俗人才不逮於古蓋積習非一朝夕矣我國家
列聖在上惓惓焉興學飭教 璽書屢歲不下學宮
之布徧于海隅矣其或猶有未備則吏于斯者之弗
職也宣城南京畿內之邑山秀厚民淳質名人君子
忠義之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閱四方所上郡
邑之志宣城爲邑民戶三萬有奇而今爲老佛之宮
者六十餘儒之宮一焉而已夫正學興端不啻盛在
此者既寡則吏于斯者宜力致 夫飭勵誘掖之力

仁其民以稱
上之德意庶幾其可凡前之吏宣城者多矣其學行
自洪武三年知縣王文質建於泰和門之內九年知
縣邢知遠以其庫隘改作于縣治之西廟與學咸備
永樂六年知縣熊義存及教諭方灝源以歲久而敝
協力新之歲久復敝宣德二年教諭張嵩至謀於知
縣蕭吉改作廟之外門中門廣除地爲學外門明年
作明倫堂及師生會饌之舍又廣地作射圃而蕭去
官嵩及訓導陸霖楊輝勸率邑之好義者作大成殿
及東西廡像位咸新郡推官尹崇高至用嵩等議作
尊經閣于明倫堂之後未半而尹去官工部侍郎周

君忱巡撫過之功頼以完而凡廟學之未備者郡守
袁旭至悉備焉是役也雖有衆力然始終嵩功居多
於是輝來請書其成於戲凡今老釋之宮圮者興廢
者復不必其有勢位率無過期月耳若儒學之宮隳
弛欲葺即有勢位者爲之綱維主張猶必更十數歲
而後成何其難易之懸絕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
心不知有古道歟爲政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爲要務
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必在於興學校學校者明先
王之法以爲教也爲學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道
爲政不明先王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關係於世
大矣其成宜有書若學於斯吏於斯者亦皆致力行

士□力乎

重榮堂記

皇帝臨御之初璽書數下以恤民爲首務念旱潦之
弗時而飢寒之可憫命所司存問給濟又分命廷臣
四出脩備荒之政於是四方之民祇體
上心競出穀於公庾以爲荒歲賑給之助無問遠邇
風動雲集傳所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
旌褒之命靡日不下輝映日月光華古今何其盛哉
新淦界江里李孟都宣德十年嘗出穀五百石縣如
制建碑表之鄉人榮之正統五年今刑部侍郎薛君
脩荒政於江右重宣

上德以風勵其民孟都雖然感激復出穀千五百石
事聞 賜璽書旌爲義民勞以羊酒孟都祇詣 闕
謝 命光祿賜酒饌孟都荷 天恩之隆厚歸而命
其度璽書之堂曰重榮介武選員外郎毛谷英來謁
記以侈
上賜以示其後之人余嘆曰此治世盛事也蓋自
吾童丱時嘗聞老長言昔我
國家未一區宇也民困於元季兵戈寇盜烏散而鼠
竄流離顚躓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所在皆然夫
豈計復見今日而爲太平之幸民哉言已且感且忻
既復曰何以報

上□賜哉吾謹識之弗忘而自吾之幼而壯而老至
于今八十年 朝廷清明禮教脩擧四境晏然民遠
近咸安其業無強凌衆暴之虞而有仰事俯畜之樂
朝恬夕嬉終歲泰然而恒適者
皇上天地之賜豈可一日以忘哉□民知體
上心而思效義此天理之□□□□矣夫能一爲之
可書如一再爲之又其□□□□於前如孟都然
者尤以見好義之有誠重榮之堂其信可書哉谷英
歷官多明於知人且屢道及孟都之先人有爲通判
爲良史爲縣尹者皆以忠厚爲政夫譬之木一本所
出其性無異則李氏之及人豈直孟都而已乎因併

及之李氏之後世尚世承之勿隳

孝義堂記

江陰朱維吉出穀四千石於有司備賑饑其善心之
發蓋以祈其父善慶之康且壽也有司上其事 賜
璽書旌其父爲義民而并嘉其父子且勞以羊酒免
雜役七年蓋特恩也鄉人士采 玉音名其所居之
堂曰孝義維吉來求予記因得所錄 璽書拜而觀
之益所旌善慶之義者謂子之能孝必本於父大哉
皇言乎其重所本乎且勉其父子允蹈孝義謹憲度
表鄉俗所以光寵朱氏父子何其至也朱氏父子所
以服膺奉行而豈可斯須怠忽哉吾嘗聞維吉

有至性母范氏兩遘危疾皆致誠叩神刲股肉進而爲搢紳大夫多爲文章褒嘉之此其誠孝卜日之著也其必能服膺大訓而不衍著歟夫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也必始於事親故孝爲百行之先事克孝矣推之其餘所謂本立道生而未有不至焉者也朱氏以是名堂而益求進進不已焉將其幾於道也豈遠乎哉維吉勉之是爲記

繼芳樓記

灌溪之羅氏泰和名族也羅氏之繼芳樓作自子贇子贇與其兄子宣俱讀書好禮孝友而文傑然出其一鄉其所以名樓之意蓋欲趾美前聞人而不遑

佚其聲光此非善繼善述者不能子贇昆弟其賢矣哉余外弟陳牧度來京師爲余道其事且徵言爲記余與子宣徵士有連其幾世祖某敦德尚義閭門數百指聚處無間言至五世不分先曾祖待制公嘗名其所居之室曰和樂之堂蓋所以彰其善而著無窮也有水環居而流曰木蘭之溪溪之上爲花萼亭一時光景文物之美爲吾邑之望至今使人歎慕以爲不可及此子贇之樓所以作而繼芳之所以名樓也予何幸得以文辭托名於待制公之後乎夫有作以開其先者固難有述以紹其世者尤不易故古之名卿上流芳無窮於百世之下者常患無賢子孫以繼其後而勃興暴貴崛起閭閻之間者又恨無高明祖父之肇其始有能前後無愧而兩得之如羅氏者何其寡見耶嗟夫子贇之作斯樓也名山勝水喬林脩竹依然昔時之盛至於亭榭陂池之勝奇花異卉之植琴書圖史之富賓客游宴之樂亦不減前人之舊觀矣則其登高以望遠臨清而賦詩有不慨想先世之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況羅氏昆弟子孫之盛如此和樂之堂又當相繼而作矣雖然子贇嘗見夫巷列之樹木者乎遡祖父得其地及時而種植之矣後之人深厚以培其本灌溉以息其生高標峻墉以防其侵綿綿延延而不至盡焉則其盤紆百圍干雲

蔽日可計日而俟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羅氏世萬子孫尚引而弗替哉予他日獲謝事來歸登斯樓尚能挹湖山之白雲濯長江之清流一爲子贇賦之未晚也

樂志堂記

吾宗自吉水徙西昌蓋四百年世以貲甲閭右然所恃者詩書行義相傳襲未嘗恃貲也更世多故其連甍飛棟池苑亭榭之盛無復存者其田跨數縣皆膏腴亦皆爲勢而巧者所奪獨詩書行義之傳猶有存而未泯者此非先世之遺澤者歟余少所親炙宗人之有或出一言或至終日言未嘗不汲汲於後生之

德善而自余去鄉二十有餘年吾宗之老長亦且盡矣人之少者日壯壯者日老而於余有識有未識壯焉每私竊咨求其所脩諸躬施諸家與鄉而不忝乎先世者益無戚疏智愚而一以彥實爲說彥實吾族兄子有甫長子童丱已知自重惇孝弟不肯非義取利而往往損已以濟人里社中有所私爭不平咸走彥實彥實爲一言即平彥實平居衹慝度凡百先公府而後私室於爲義如壯士畏事類處女而爲人所畏服益能以柔爲彊所居去邑南五十里有田園以資有山水以娛閒暇或循歷壠畝或濯清陰茂樂稼穡之得時玩魚鳥以自適入則課子孫於文學洽賓

朋於觴詠有以得乎心無所累乎外謂非吾宗之良者歟嗟夫今吾鄉之人吾不得而盡聞也而聞吾宗有人焉如此吾安得不傾意以嚮之哉前六七年彥實以運賦來南京告余曰信竊有志乎善誠以謂爲善有以自樂不自量而名所居曰樂志之堂然未至乎是也幸爲記之余諾之未暇今其子振又以運賦來北京惓惓其父之爲善也求記益切故述彥實之志之所得且本乎其先之所恃者爲之記亦將以示其子若孫云

敬本堂記

吉安東溪之上有世家曰郭氏元之盛際有孔祥者博雅好古軒偉豁達鄉人號之曰孔堂而薦紳大夫多喜與之遊翰林滕玉霄嘗爲大書孔堂二字文爲文記之至今里人老長猶道其盛歷歷如昨日事而孔祥之曾孫仲玉今徙居寧塘之側去東溪之里而仲玉恒不忘其祖若父故所居也名其新居之堂敬本以係其孝思亦因以圖無忝焉介翰林脩譔曾鶴齡來謁文爲記萬安於泰和接壤而東溪尤密邇其民俗好尚同也其故家世族雖富盛皆赫奕而必務詩書禮樂以爲高不以智力爲長雄也郭氏先德之善其有徵矣迨至于今二百年其曾玄之世繼續其盛而未衰者亦必本諸其先也仲玉雖不得

已而去其故居而慕仰先世引望桑梓于咫尺之地惓惓不能已於情者可謂能敬其本也人惟不知敬其本故不知敬其身不知敬其身則陷其身於僇辱而亦不自有遺矣仲玉之存心其度越衆人遠哉仲玉惇實恭慎崇尚文雅嘗以田賦長萬石區得舉於公私閭鄉人號之曰玉田蓋郭氏之秀而無忝其先者也仲玉四子亦皆肖其父而余識其叔子曰利砥者溫溫焉方志於學郭氏益盛而未衰吾於堂中卜之矣故爲之記若其作堂之歲月及衡縮深廣之度不係事體之重者可畧云

大原清適記

瀕澄江之南曰大原其地平夷曠衍皆沃壤可稼可桑又有崇山茂林之盛徐應弘之居在焉其居清幽而爽闓其伏臘朝夕祭祀賓客之資常裕然也以此自幸題其宴息之所曰大原清爲篤吾姪子旅來請文爲記吾家距其處雖限一水舉棹而濟朝而往日中而返日中而往莫而返吾自童而壯而老率一歲十數過其處信知其可適也然人之所以適在乎心而不在乎外蓋嘗觀於古之人焉其富且貴矣有居室輿馬妻妾聲色之奉至足矣然其心猶有所不適焉者何也蓋兆特之不可以適乎今幸遇

聖人在上惓惓夙夜以安民爲切務綱紀清肅德化覃敷年穀豐登烽警不作使天下之人垂髫戴白林林總總之衆皆得和與恬嬉於春風和氣之中而不置一毫憂戚於其心者其可忘所自哉其必思有以報

上之賜也夫

上至仁以厚下下必至敬以報上所謂至敬者體至仁之心而脩於己孜孜乎孝弟忠信恭儉廉耻之行以克承藉

上賜於無窮而所以適諸中者亦無窮矣夫記者所以記其所自而不忘應弘尚克永念之哉是爲記

羅氏旌義堂記

洪惟

皇上以至仁大聖君臨天下夙夜孜孜育民爲心天下之人祗承德意興仁效義如恐不及盡洪範保極之民天保爲德之羣黎也歲郡縣間奏水旱勑使馳驛發廩賑濟閭右之家亦爭出穀用助縣官有司以聞者並見旌獎于時淮安民羅振出穀千二百石

遣官具獎勵書勞之旌爲義民郡守表其所居堂門旌義振以恭出伏闕謝恩既退以其父同郡之舊謁予卜堂記其父景泰吾郡吉水人少游淮陰遂家焉嘗於予往還爲人篤厚直諒喜施濟見重賢縉紳大夫其弟銓與予同朝十數年卓然有立於予往還尤厚蓋予素悉振字文振平素耿介自執不肯苟且而寬惠樂施酷肖其父凡於出粟奉公率以當爲然必於衆恒曰謂吾民之職也君子之論人必推其本凡文振所錄昭受旌褒固非一日之誠亦其本諸家之訓者有自哉且於今南北之民以出穀蒙旌褒往往有之非一所也若斯舉而權輿實自吉水胡有初氏而後感發於四方況吉水文振先人之鄉也而謂不同所自乎然道無窮已君子之志於義亦豈可以已乎譬之水焉出乎山道乎澗谿入乎大川行而不已必達乎海君子於義積而不已焉爲善之應抑有於旌褒者乎吾望文振之進乎是也爲記

加勵之

退省齋記

萬安於古爲小邑其人敦實不爲夸訑而喜餙者雖農商工技之人老釋之徒皆知儒者之尊也豈非其風俗之懿有以薰漸之乎道上李如愚好儒者之學遇儒者輒禮下之求益焉其邑丞林公異儒者也嘗以退省名其軒旣示其要矣聞因中書舍人鄒尚友求記夫如愚不欲聞儒者之學乎韓退之有言當就其師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儒者之學明善誠身而已明善者卽一事一物無大小精粗皆當究其極中至正之理而非虛無之謂也誠身者卽於其身

不問作息幽顯皆當謹其在實無妄之發而非清淨之謂也然以一心欲致明於萬善或不能無他岐之惑以一身欲致誠於萬事或不能無作輟之患此人之恒情儒者則致夫自省之功以求其至當而勉其所不逮焉耳儒者之道孔子其致也孔子教學者未嘗去內省爲說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也曾子得聖人親爲之師猶曰孜孜焉凡忠信傳習可能爲之事且不敢自足恒自省察冀增益所未至今之儒者學爲曾子者也故一事一物無時無處而不致其自省之功自省者爲己之要也如愚誠欲聞吾儒者之學如是而已孔子曰與其進也公異其善進人者乎

史公曰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吾非能必如愚不有合乎其言然信其鄕之人皆可與爲善也故因尚友之請爲之記以終公異之意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五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六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貴州按察使胡士璉先生致事詩序

士誠志于道凡存諸心見諸行皆天理之公而不累於外物惟其皆天理之公故為子得乎親為臣得乎君處朋友而朋友信治民而民服表物而物化惟其不累於外物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不足以動其中無所往而弗得焉古之君子達乎道皆能於此後之欲學古人亦必造乎此而後可以為君子觀於清江胡士璉先生其今之君子者歟先生家於儒平居素守不求一毫於義命之外入仕至今四十六七年歷州郡長外憲驅馳萬里邊徼跋涉歲月夷險一心泊焉休焉所至其士服之其民戴之未知由於善者化之聖賢論感人之道誠而已先生其有誠者歟聖明在上樂得老成重厚端絜之士天官卿雅知先生將奏而進用之先生春秋時七十餘以老病固辭遂命致仕歸先生悠然川泳雲飛之意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先生之謂哉於是朝之學士大夫相率分題賦詩送之而太子少保金公屬余言弁簡端嗟乎余愧先生多矣尚奚言嘗聞玉之所藏其山川草木皆被光潤清江碧嶂之間將必有占光氣之復還者

吾又以為其鄉之人之賀也詩凡若干篇

贈周用琢詩序

余初至北京解翰林之職為春坊公務甚簡所居城西僻遠隘巷中達官貴人車輪馬跡之所不及每朝退閉戶靜處不與俗接其意氣攸然翛然如林野人而清尚之士無所慕乎外者時過余譚論久之余亦欣然不厭也吳中周用琢時以薦書授官選在中秘所居城東距余十里而稍暇輒見過用琢閒踈恭慎有務尚之志其言依於禮其才甚適於用尤善說醫理娓娓有道詣余與用琢言灑然相得也仁宗皇帝踐祚余役入翰林至于今職務日殷旦暮在公雖於用琢居舍稍遠而晤聚益踈矣用琢父母俱在喜其子之效用於時也然用琢念其親南北相隔數千里定省曠遠不能以朝夕寧也一日請於朝歸省焉太子少傅建安楊先生少保臨江金先生及搢紳君子之素重用琢者皆為詩送之非用琢之有諸躬其何以得此於當世賢卿大夫哉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又以謂何有於我公卿賢而在位者也聖人豈徒為自謙以立訓哉誠以事雖至近而欲盡其職而無怍斯亦難矣用琢內而得於其親外而得於賢卿大夫其可為有誠也殆孔子之所不戚其歸也余亦不能無言故書其所為可重者

冠諸篇什之首

送陳孟旦赴江陰教諭詩序

陳氏余外家孟旦海桑先生之孫太華先生之子於余爲弟余少從學海桑先生側其諸孫多同筆硯孟旦最幼少余十有六歲初入小學也嘗從余里塾嶷敏清重特異諸兄諸兄今皆謝世獨孟旦在而有子與孫駸駸非復少壯時然則余爲爲不衰且老哉其諸兄雖今皆有子及孫然詩書之習無聞獨孟旦父子克紹其先而弗墜殆黃文節公所云中和之氣萃於此一枝耶孟旦明六義之學兩爲邑大夫聘佐教事所造就學者成績焯焯觀今之佐教如孟旦者寡

矣今考最陞江陰教諭江陰古吳文物之邦太伯延陵高風之所被者遠矣往焉盡爲師之道將其學者有成豈下西昌也孟旦勉之又念陳氏之先詩書科目之榮達自宋迨今累累不乏也而吾外祖一派自其高曾以來緼仁施義雄文奧學表表名鄉郡而宦達未盛有聞往年孟潔孟京皆以乙科進士擢官翰林余揆造物者之報施其將在此而不及展其分寸相繼皆沒蓋余竊悲其命也尚惟孟旦在夫天於爲善之應必不爽也脩於身應於天如執陽燧求火無弗得者顧在天者有久速之異耳惟致力德義以俟焉可也孟旦勉之詞林學士君子有賦詩贈之行者書余之所望者爲之序

送郭鼎貞詩序

臨江郭鼎貞爲南京刑部主事九年考最陞郎中復之南京刑部鼎貞爲人溫厚簡靜不爲氣勢崖岸而有執守出言率由夫理蓋篤實士也今外百司之務皆上計北京而南京所治惟應天一郡其政務視昔裁千百之什一公庭清虛吏牘簡靜鼎貞之官可謂稱其資也吾識鼎貞於太學於秋官將二十年其穎坦如一日此其稱固安靜和平之行有以承藉之歟彼有宦一命承一官傲然自得而竊威福之柄磨淬鋒利欲以是懾一世曾不幾日而遂傾覆者使其少

知以德義自裁以庶幾鼎貞之爲豈不可以免哉吾聞鼎貞之故家世積厚德洵其來也遠乎士君子相率賦詩贈鼎貞行而給事中蕭由哲以屬余序余固重鼎貞亦因有所警焉

贈蕭生序

里生蕭仲敬有司以材舉於　朝歷事夏官歲餘擢令歸善縣里人之在京師者皆爲之喜蓋令者古子男之爵而百里之宰也古之君子有博學厚德懷負利器而終其身跼蹐丞尉蓋望令〻之位而不能至焉者矣仲敬一出而遂得之固各有命歟令亦難爲也凡百里之内民之休戚善惡皆於我乎致也有

人爲或淪於凍餒而失其所或困於橫逆而不獲
或喪其良心而陷於刑辟亦皆發諸我者於道有所
未盡也况又有大府尊官之臨乎其上命使過客之
出入其境出内聽斷簿書期會之紛然雜出於前事
之皆欲盡其禮爲之皆欲其誠也一有所未盡毁與
敗且及之矣今豈易能者乎古之爲丞尉猶必務盡
其職而况今之所係者重乎歸善蘇文忠公過化之
地也其嘉言懿行邑人耆老有能言者矣禮其賢者
而訪之宜有益焉毋徒自足乎已也余既喜仲敬得
官又欲其宜於官也書此以贈其行云

送郭先生詩序

吾友郭彦鉉先生歷官將三十年今年七十且病
朝廷命致其事歸四十強仕七十致事古之制也蓋
用之於道明德立之後而佚之於精力衰疲之餘先
王待賢仁義之無盡也
聖天子於敬德優老尤隆恩意臨御以來士大夫老
疾者率得請而去既適所願欲歡喜舞抃以爲衰老
之幸先生年踰四十始出分教鄉校歷三考用薦陞
教諭安吉又三考用最陞教授順德在順德四年其
習俗樸陋人不知重士士不知悖學道德禮樂之意
漠如也先生既戚其教之不易入又其家之來順德
者數有疾疢死喪之嬰于心居恒鬱鬱乃今遂釋而
去歸于鄉其爲喜幸何啻什百常情哉凡於先生有
游從之雅者亦皆爲之喜翰林侍讀學士王君直相
率爲詩送之謂余宜序之余竊念童冠時與先生者
十數人爲莫逆友里巷旦暮相聚講學道論古今爲
文章娛嬉陶然自足無務外之意睨視流俗人不直
草芥蓋共相謂以此終其身無憾也後十餘年各東
西散去不能得如意或出或處動累歲不一聞問今
忽忽四十年向之十數人者淪謝殆盡獨吾兩人在
又皆有官守而南望鄉國於六七千里外蓋其心未
嘗不惓惓也今幸遭
聖明而士奇以　恩遇隆厚義不得顧其私先生獨

遂初服以遂放其志意於山水雲林之間盛哉乎其
逆莫之適也然山有玉焉則草木巖石皆將增其光
潤孔子稱子賤以本於魯之君子先生之歸吾又以
爲鄉人後進喜矣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有恒先生高密儀公今年八十
上憫其老賜敕俾致事歸蓋特恩也禮曰大夫七十
而致事疏曰七十有德君不許我　國家法古制治
優老敬賢著于令甲然有未及七十而衰病不任者
亦聽解職蓋閣下之仁也有踰七十而不聽去者好
德之義也仁義無盡聖人之政也先生起自學官嘗

爲寶慶知府陞通政兼春坊中允又陞湖廣布政入
爲禮部侍郎奉　詔授　皇太孫經先生雖不得以
七十之年謝事而璽書之褒極其優老重德之意先
生何自而得此哉有恒者其齋居之名先儒曰貞而
不已之謂恒此非先生之德歟先生天質淳篤表裏
洞達而貞諒之節剛方之氣端實之行自少壯至老
如一日豈非貞而不已者乎故所至以爲教則學者
皆曰得賢師資以爲政則民皆曰得賢父母在　朝
廷則衆皆曰此賢輔弼也是宜其得乎
上而必踰八十之年然後得去也今歸榮鄉邦撫其
孫曾消搖山水之間而茂膺康寧和平之福古人所

謂超然者也然古之君子其身雖退而心未嘗一日
忘君故富文忠趙清獻之致仕也孜孜忠君愛國之
誠未嘗已於言焉推先生貞而不已之心將必有同
於此哉先生嘗屬余記有恒齋而未有以復也故述
其躬行所得及所以名齋之旨以爲榮歸之祝

送劉鼎序

爲學能自知不足而反求諸己不累乎外此賢人君
子之事也世固不多見焉今年春天下貢士會試京
師者幾三千人余奉命主文衡凡得士二百人而閩
人陳中第一吾邑曾鶴齡第二又選可以爲校官者
二百人既而二百人入對大廷
上親擢鶴齡第一於是公卿大夫皆欣喜慶告曰天
下之大公也而吾邑既試之士惟羅敬劉鼎郭紹寧
王鉞不與五百人之數四人者皆以父執見余恭然
其儀怡然其容無幾微不得之意余主文方愧失士
而合辭謝曰生之業未至不能效夫明有司之公幸
獲退而學焉受賜多矣已而數過余求益無倦色其
視世之有小失輒怏怏且忿怨蓄於中形於外者霄壤
矣夫人一得一失皆有命惟知道者安乎命焉耳今
吾邑之士得於命者可謂特出矣其未得於命而能
反求乎中不累乎外如鼎之四人者其所存謂非特
出可乎故援例入太學而鼎三人者皆歸吾以識鼎

之大父愚村翁忠厚恂恂於鄉黨之間諸孫多讀書
業儒咸渙皆明經擢第今咸爲河南按察僉事渙爲
兵科給事中鼎繼今而起者非鼎乎固本其大父之
積歟其大母今年八十餘康寧和豫而鼎二親具慶
兄弟怡怡歸而樂天倫之樂益求諸己進進而不已
所造詣可量哉鼎父仲高吾童卯與之同學相別二
十餘年矣故於鼎既喜其能特出於流俗又喜故人
之有子也特贈以言且期望於他日云

送蕭主事還鄉詩序

廬陵蕭氏世儒家嘗有科名於宋清隱府少寄跡老
法中洪武中以樂舞生舉送京師十餘年擢爲山

川祠祭署奉祀又十年
皇上龍飛之初陞大常寺丞又十六年調禮部儀制
主事今滿一考葢年七十有二矣奉　命致仕歸清
隱爲人温厚篤實不苟其行居常閉戶焚香坐詠道
德經南華篇不與俗人接翛然自得也而名儒碩士
方聞博雅之流相好而過之者或留寓至累月而不
厭非清尚不群者歟其治職事也明於典常之故達
乎節文數度之詳歲　國家有事天地宗社百神清
隱未虔和申嚴恭對越雖籩豆罍洗之末必躬涖眎
之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清隱可謂無忝者矣今歸榮於鄉將乘梓而致敬樂

山川之仍舊忘機鷗鳥之群游趣烟霞之表遺榮名
於外物順天和之自然豈非盛福歟非自其脩諸躬
者得之乎於是大夫士有賦詩榮其歸者余爲叙諸
簡首

贈太學賀生序

元太學生山西賀求中積三仕而至正平縣尹既內
附以故官舉又積三仕而至泰和陶金驛丞官滿遂
留家泰和余猶及識求中於士君子間其意度閒雅
其詞氣簡重其儀矩整肅蓋未嘗以一毫之微而妄
取斂其家孫也秀穎務學自縣學生陞國學踰年矣
時初建北京學舍未備郡縣學生貢至者日詣衆禮

部奏請以南籍者分處南京國學　詔可於是諸生
急於仕者多不樂遂去敏獨曰吾求進於學耳怡
然以行余聞而韙之告之曰世所謂學者文辭而已
求其力學躬行無幾也工文辭可以資進取致顯榮
脩德行者顧獨不可耶古之人脩天爵而人爵至故
學貴先本而後末敏往勗哉爲學必有師今司業吳
先生吾嘗同爲史官其篤行勁操毅然如歲寒松柏
之不變所教歐陽先生與吾同邑而少相講學其爲
人温然方正而坦亮兩人者其言皆本道義而樂於
教人而今皆子之師也往焉親炙於朝夕之間涵濡
於歲月之久子惡得乎無進也敏聞余言喜躍然則

又告之曰未也京師者勢利之所聚四方之人雜處
其巧僞百出可以頃刻致重貲中人以下之心豈能
確然不奪乎外故有遇端人正士則改顏從事及退
而群居浸漬乎便佞邪辟之說而陷於小人之行卒
不能以自拔者故於取友尤不可不慎勗哉敏也敏
惕然起拜曰敢不刻厲以敬承先生之教請遂書於
簡以時自省因併述其祖德使圖無忝云

贈蕭汝堅序

今歲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三千人中選者二百人又
選其次三百人爲副榜例授府州縣教官吾泰和中
榜九人而蕭鈺三人者自言於吏部學未充不可

以爲人師頓卒業於太學吏部以聞　詔從之居所
月禮部言太學生益衆學舍不能容請令嘗中鄉選
者暫歸自進以俟再試　詔從之鈺行求余贈言余
少於鈺父所耕居同里巷又嘗小學同師今其子志
於學如此何愛一言嗟乎汝堅勉之哉世之得一名
者往往安於小成不復有自進意甚者怵其固陋放
言訾古人議前輩遇賢而長者不知禮下之有能如
汝堅之不自滿而求自進益尠矣汝堅庶幾漆雕子
之志乎書有之滿招損謙受益苟自足之心窒乎其
中蔽乎其前見善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入雖有欲以
善及之者亦且斂而去矣由是寖焉肆行傾焉背越

久而併其所得者喪之矣損孰大焉如持不足之心
恒以不若人爲恥以無諸內爲歉汲汲焉惟恐善之
不在已惟恐人之不已告也則有欲以善及人者皆
將輕千里而來告之故日進月長其所得沛乎莫之
能禦矣益孰大焉勉哉汝堅又當慎擇所從也予居
太學有德義儒者爲之師今之歸也文溪武山之間
德義之儒有如吾行儉者乎予誠以求之虛以承之
後三年遇汝堅必浩乎乘長風凌青雲而高舉哉汝
堅勉之

送蕭郎中序

臨江蕭伯辰事
太祖高皇帝爲衛經歷事
上爲泰州知州又改深州凡衛之政無鉅細必由經
歷而泰深二州皆幾內民衆務殷不與他州等伯辰
爲之盡心下皆歸其材且良既去則皆思之不忘伯
辰儒者明乎理道有忠厚惻怛之誠和平愷敏之資
而又行之以勤慎斯其所爲達於政而得於人者歟
今深州滿三考皆最陞南京禮部祠祭郎中
國家建兩京其官府之制同今外之庶務皆上計北
京繁於此必簡於彼故南京之官守優逸多矣而宗
伯典禮其優逸加多焉宗伯領四屬惟祠祭典常祀
歲時有事伯辰爲其長推其所負蓄且練習之久宜

綽乎有餘矣今年六十餘而進進於榮且逸如此亦
晚節之福哉余聞伯辰有素今成始邂逅北京其姻
家大學士金公屬爲文贈其行故爲書此

送廖子謨序

翰林庶吉士廖子謨既授潁上知縣告别將之官廖
氏之先與余同里巷余少猶及趍走其曾大父愚寄
先生德輝之下長而與其父潛仲相好也而子謨從
余於翰林六年志同而道契矣余素寡合於流俗而
今益就衰邁方資二三賢俊朝夕聚處以適而子謨
遂有數千里之别能無情乎子謨行念無以助焉
告之曰君子之長民也求其安而已惟令於民最

近貴道易行而功易成也子謨懷安民之心有素乎有是心或上而郡府下而佐貳其心與焉勢猶有所沮此必致誠以格之也誠可以通天地孚豚魚有不能格人者乎而非謙虛以承之優柔以將之雖誠未易以格也勉哉子謨乎之所脩能行於家有不能行於官乎頌上俗淳而務簡撫字之暇日求前言往行以自益焉豈徒足於百里之治哉

贈胡敬同序

廉者上行于當然之行非峻絕卓異之事也廉非一義其於行則不貪之謂唯君子則必廉不廉必非君子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居則脩其義於身出則施其義於人盖視人猶己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無一毫自私之心小人者反是知有己不知有人損人以自益瘠人以自肥惟己之肆無所不至焉故為天下國家者必擇君子付之以養民之寄君子知義必廉廉必公公必明而民安政理矣然君子有其德徑情直道持重不諂而衆率忌之小人有其才捷給柔媚屈己趣合而衆率樂之於是有君子而屈小人而伸者盖係乎所與者之衆寡也其亦係於命乎豐城胡軫敬同家貧有志節初擢第雖得祿以供養外服用類寒士而怡然自適授兵部主事勤於職務確於自守不苟取

而自用如初第時陞夔州知府孜孜以愛民為政其守益確其祿僅給奉養自用益儉而民戴之如父母後為同官所累司法者不為之辨左遷兩浙鹽運司同知野士君子皆枉之而咎司法者敬同既不自白後數年凡自浙來道浙之仕者有守有為卜數人而咎道敬同者捶口不置且恨其不為郡為藩以施惠於民也敬同見枉於司法又未見知於司銓固其命矣古之君子不以挫於外者而變易其中歲寒之操敬同有焉敬同於余往還二十年知之有素今考績來京師一見遂別不能無歎於君子也故書此為贈

送楊脩撰致事詩序

翰林脩撰建安楊君壽夫致事戒行有日其學者連智時亦為脩撰在翰林求同官諸公賦詩贈之又求余序智之言曰少之日學于鄉校也實從楊先生先生教我飲食之如父母智微先生不有今日願一言以華其歸余聞而歎曰壽夫之樂成學者與智之不忘其師皆今所罕見也前二十年余在南京耳熟壽夫名心慕之永樂辛丑考禮部會試與壽夫同事見如平生親時　車駕巡郊外鎖院數旬既竣事多暇所與六七人旦夕聚嬉其樂諸夫遂合秋無世出源有自明於鑒別平居言論温恭遜下至辨析是非林直斷斷焉雖貴有不能奪也宣德中　詔廷

賢才余與今少師建安楊公同衆三人壽夫預焉既至授翰林編脩在館閣七年表然老成人也預脩

宣廟實録陞脩撰於是其年七十得請而歸夫士君子出處進退從容合義固自其志盖必有

聖明在上使臣以禮而然後志可遂也壽夫亦榮遇矣其去也吾盖爲同官惜然念崑岡有璞玉焉山林卉木咸被光潤今使丹山碧水之間學者得所師箸人得所恃守令之政有所咨過使客之尚賢也有所致禮光潤所被豈直山林卉木也哉吾又爲建安賀遂以書於群玉之首

送龔憲使致事詩序

宣宗皇帝臨御深惟安民之道詔吏部凡布政司按察司正貳及府州正剛令京官三品以上奏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如所舉後受賕并罰舉者

皇上嗣統申飭舊章而加嚴焉繇是被　命之臣咸顒顒不敢以忽凡所奏舉十率七八稱得人於時按察使尤難其選吾友豫章龔鎡子諫起科目初擢給事中陞雲南僉憲改廣西又改廣東用少保東萊黄公奏陞四川按察使　命初下中外忻忻喜

朝廷官人之當於其職且重黄公之明知人也歲餘子諫聲譽益起盖上大夫　公議今憲使之賢子諫表在甲乙數子諫來吏部侍郎竹鄉先生之後篤志而清脩耿介而直諒有學術明大體嘗言事過直雖忤不悔所至不尚威嚴而政紀清肅除害興利具有成績如在雲南爲法教軍兵引水灌田歲免夏旱之虞廣西叛猺猖獗都司不能制子諫親督官兵進討擒獲猺寇二千餘生縶兇渠送京師斬於都市悉還所掠良民男女數百人四川時擇平人死罪於十年之久未決者五十餘人皆著人耳目其所建議便民尤多盖其心夙夜在民所歷官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跋涉險遠而氷櫱之操久益確仕四十餘年貧如家食時園田無寸尺之益而視舊加損此其人豈貴富

之能累其心哉今年七十有一言於　朝乞致事歸天官卿言鎡雖老尚堪事事未應退盖重賢者之去也　上念其涉歷之久且艱竟從之優老之仁也子諫既拜　命過余曰故人能無一言識別乎嗟乎久勞懐逸人人同情何獨子諫哉故賦近體詩二章寄久要之情云耳

送尹道充南還序

前三十年嘗與道充術一見於吾邑清節書院書院者邑蕭氏作之以祀其族祖宋子荆先生道充甫蕭氏子壻也余見之時財四十瑩然其姿恭然其儀温然其詞也今復邂逅京師則昔之恭然温然者固在

徵貞瑩然者變爲蒼然蓋久而後能識也道充甫洪
武中嘗舉賢良爲虞官於沔陽典郡幕於樵李行端
操潔有政譽於時今閒居且老執守如一日間以其
子監察御史循迎養爲此來循起科第任風紀能待
身奉職無忝昆岡之産也然余竊聞其父旦夕勵之
於道者猶惓惓不置嗚呼世之人倖有子弟在當路
率憑藉聲勢偃蹇宗族鄉黨之間甚者貪狼洩忍無
所不至有如道充甫吾見蓋尠矣道充甫念其先人
桑梓之遠違也又將別余南歸歸而日與二三者後
小車往還逍遥觴詠以樂
聖朝太平之澤且使鄉人後進瞻仰老成以興於仁
義忠厚之習者豈非盛致哉而將有望德星占賢人
者亦不在是歟尚見楙嗣屢先生道余嚮往之意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謹識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六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鄧訓科序

永樂十年泰和醫學闕官延大夫舉鄧遷請
命于朝太醫院試之日能遂以爲泰和醫學訓科將
歸其所與姻好鴻臚序班蕭子敬求余贈以文蓋以
余與之同邑也鄧邑中故家其先宋之時有與舉神
童者[illegible]簪纓世不乏人元之時有子方子靜兩先
生惇德碩學雖不仕隱然名動江鄉之間所以冠冕
儒林儀範後進至今灼灼著人耳目
皇明統御天下文運丕顯四方俊乂爭先奮躍願效
用於時吾邑之士翕然雲興而杭州府通判楊自立
先生德安府同知羅子理先生四川鹽運經歷鄧崇
志先生尤以清脩苦節著聞時稱爲楊羅鄧鄧氏又
有大椿先生崇雅先生相繼而出雖其位崇庳不同
而清潔之操炯然相映者蓋未嘗不同焉於今獨崇
雅先生歸然而在雖以疾廢然老成典刑尚有以爲
鄉間斯文之重可謂鄧氏盛澤者矣況又有如遷者
繼踵而出乎今遷雖以醫見用於時夫醫聖人之教
而人之生死繫焉此其術不可以不慎也予爲詩書
搢紳之裔又有溫厚秀敏之資吾知子之必能慎也

矣能慎乎此亦足以紹家聲而不忝乎 國命矣予必勉之予歸而見崇雅先生其爲我道鄉仰之意

送李昌明詩序

風俗之能移人尚矣自中人以下爲善爲不善未有不由風俗之化故鄒魯之儒風江漢之好游皆其俗漸陶薰習而然非鄒魯江漢之人其性獨好儒與游而天下之人不能也吾廬陵古揚州之域杜佑稱藝文儒術斯之爲盛蓋廬陵人素然者矣其家說詩書人服周孔益久而益盛此豈他邦之人其性有所不能哉惟其俗漸陶薰習非一日之積爲士者皆知所自勉是以他郡之人不及焉然則士生於廬陵幸矣

其可不自勉於其身哉吾家去郡城不百里閭李伯葵先生兄弟久矣而未識也來京師見學士解君侍讀胡君道其行義學問爲多今年先生之子昌祺舉進士爲庶吉士進學文淵閣挺特不群勵操行能文章予固重其有所由矣居數月先生中子昌明道二千里來省其兄溫然其容恭然其儀予數過之見乎一卷未嘗釋也亦愛重之未幾昌明以贖定省告予別而歸且出諸君子所爲贈行詩卷求序則告之曰夫生于文獻之邦詩禮之家入有賢父出有善俗薰炙濡染宜子之兄弟英爽在此也然不宜自足而不反諸其身是行也子孝弟之心可見矣孝弟者行之本也語曰本立而道生勉哉昌明使他日稱昌明之賢曰此廬陵之產也豈不偉哉

送陳碩卿先生序

吾邑陳碩卿先生持端潔之操蘊道博之學懷奇偉之文弱冠舉進士出佐百里之治於興寧善政施焉善教行焉既去之二十年民猶至今思先生不忘後謫南徼雖武將悍卒皆知先生可貴重不可褻慢聲望益著遠近慕其德義而求其文章者日繼踵于門既還其鄉鄉先生者德宿學者多已物故或宦遊在外惟有郭子競先生與陳先生兩人在矣郭先生洪武初嘗徵詣 闕下以日炙眊歸杜門守道非其人

不接也陳先生方以啓迪後學爲事從學者有不遠數百里而至二年階高科而登者愈多矣

今上咸和萬方篤志稽古禮文之事永樂四年春悉徵天下名儒以事纂脩先生與焉至則老矣例得賜環行且有日矣方先生徵詣公車也吾鄉之學者咨嗟悵怏如失所恃如遂倀倀無有所啓發則今聞先生之南轅也吾意其歡忻鼓舞拜

上之賜踰越恒情可量哉蓋人之學必有師師得然後道明道明然後由之則可以善其一身推之則可以善及乎人人事君也可以致君治民也可以澤民師道之所成夫豈細故也使陳先生歸而盡發所蘊

以爲學人志士之資將來有出於吾鄉德儒而材之
功建而澤流者人皆曰此陳先生所成也是先生雖
退不尚有裨於時甚博乎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嘗學
於先生樂先生之歸告朝之大夫士作詩送之余先
生之外弟也故具述所由以引諸卷端

送郭推官序

先王之制刑非所得已也人之生有氣稟清濁厚薄
之不齊又有習俗之異也故制爲教化之法以一道
德而同風俗然天下至大也生民至衆也有從焉有
違焉則又制爲刑法以歐而難之使之去彼而即此蓋
出乎不得已也先王何其愛民之深而制法之備哉

我
皇上臨御以來惓惓宵旰念生民之命至重也罪之
罹于大辟者覆奏必至四至五參辭閱實較然無疑
而於天理人心必不可容者憫焉哀矜而與衆共棄
之如其有纖芥之疑則曰寧失之不經而每歲數降
德音戒飭司理之臣以欽恤之意尤深切也如此而
職司理者猶有不體德意致訟弗得其平民之弗當
乎罪此獨何心哉吾友郭彥遷爲瓊州推官勤於職
敬於官涖於理敏於斷於是滿兩考矣三州十三邑
之民皆愛服之廣東之藩臬二司訴而至天官皆書
其績曰能彥遷所爲非能上體德意下當人心者乎

不然何以致交譽之如此也吾與彥遷游自髫齔以
至于今知之有素爲人溫厚謙慎又出乎詩書簪纓
之家薰陶之熟也如使天下司理者皆彥遷上之澤
爲有不下究下之情爲有不知所警懼趨向哉今彥
遷復還其職將以滿其三考也然吾聞之行百里者
半九十蓋謂怡情懈意於垂成而終事之難不可不
致其力也則夫謹官成之戒持終如始以求休譽者
固彥遷所當務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蓋
慎之矣余與彥遷別七年今相見未幾且復別故重
朋友責善之義既繹頌之又祝規之

送梁教諭序

梁氏吾世姻家本之自幼至今篤於事親自父母至
於閭巷皆稱之曰孝愛兄弟之子如子推所有以周
姻戚之貧者蓋久不倦擅經學有淵源得剛直之氣
勇於有爲嘗訓導瑞州府學教諭溧陽縣學兩學教
久弛諸生不自振本之至力作新之自是選科第進
者皆接跡矣在溧陽五年積俸廩倡邑人脩廟學之
圮者煥然增其舊觀豈非才德兼有者歟今以丁外
艱起復改瀘州納溪縣教諭繇泰和至納溪五千里
川路之險絕天下本之上有七十之母其長子官侍
近今扈從在北京獨幸本之得祿近地便娛養又□
之而遠去行道觀者猶有不忍之色而況孝子之心

哉故本之遑遑乎斯行者迫事親愛日之誠天理
公也余從而解之曰凡人出處得失其各有命孟子
曰行止非人所能君子以義安命所不可必於已者
盖無容心也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夫渝得
其正何往不吉誠不係於其私何往無功吾且爲本
賀雖本之志在其親而不在乎已夫啟其身謹其
行勉焉效諸功業以光承　國家之命以榮樂其
親者孝之大節也孳孳乎旦莫起處飲食之奉末矣
君子亦務此遠大者哉况有子能效詩書之習承賢
父之志曰莫起處飲食之奉有賴也本之之心可以
自慰矣然本之誠孝人也士自行莫加於孝世之任

教職者苟治於文藝衆則以爲可矣求文行本末並
舉如吾本之盖寡見也納溪遠方之學者一旦得賢
師獨非幸歟大得賢師而不力於進脩以臻有成其
果於自棄而何以仰副　朝廷教育大德哉吾既以
解本之又欲以勉納溪之學者故引於諸賢贈言之
首

送周添彰序

國家興學用儒之盛古所未有内自都畿外至遐陬
絶域萬里之徼凡郡縣莫不有學每歲郡縣之學貢
其成材者上於太學率二千人太學之六堂肄業者
常數千人學舍至無所容太學生歲以次歷事諸司

而官之又有進士之科以簡用太學及郡縣學之士
而比年縣太學生繇進士發身者多
上所親擢内之爲給事中御史六卿之屬外之爲縣
令郡守有爲布政使按察使者所以隆獎儒術何其
盛也士生斯世苟有尺寸之具孰不慶幸顯效用於
時况躬被秀民之選承教育之恩者哉郡周添彰自
廬陵進庠生充貢入太學歷事禮部當授官矣拳拳
念去其親亟請歸覲焉人之行有大於此哉添彰升
堂拜慶奉觴介壽足以爲親榮退而與昔群居之士
道　聖朝之盛事士有篤學而尚志者其不躍然與
起哉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於添彰之歸吾三復此詩以致
望於廬陵多士焉

送康遇衷赴柳州衛經歷詩序

經歷幕寮之長而衛之幕尤難於他司盖指揮使至
僉事皆起身軍功於凡政務設施總其綱視其成而
一理之於幕柳古百粤地去今京師數千里與蠻貉
雜峒接壤軍務之繁尤難於他衛又其四時地氣不
常特異於中州遇衷拜命而去視其色怡然無不堪
之意豈遇衷之心獨異乎常人哉遇衷自少讀書鄉
校已能持守不逐流俗雖盱澳憑以苟利雖窮戚不
少變及來太學歷事都察院夙夜敬慎勉勉不懈持

潔清愈勵衆迁視之過衆獨以爲當然蓋其心異於
常人久矣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如過衆非有
恒者乎大充是心無所往而弗濟斯行也吾見其易
下此其難也雖其地氣不常然待其忘積誠而不已
有小勝之理亦在我焉耳余雅知過衆故其成監察
史王鉉求余文贈之又求能賦者繼于下方

送監察御史曾本清詩序

風憲之臣國家耳目所寄綱紀之所由肅百度之所
由貞也古之任此職者必得廉重明公守道不回者
而後授之是以風憲之臣所至奸者有所恃而安不
善者有所憚而格後世風憲或雜用人而其所至善

者無所恃而益危不善者無所憚而益肆蓋由其非
廉重明公守道不回而自爲處之者也夫有正人之
責者必先正己正己之道必自無欲無欲則所存者
明存者明則所施者公而然後有以畏服人也廉恥
道喪久矣士之仕能以無欲行道什蓋得三四不能
者率六七爲風憲亦既然也凡仕者之不能風憲得
舉正之風憲有不能於所罰之典加等示懲
國家於用人首治惓惓激勵之如此而士猶不知所
自重是果何心也哉入　國朝吾西昌之士爲御史
者九人始王子啓而陳仲述繼之子啓沒四十餘年
逮亦三十餘年至今其所過之處人論道其賢嘖
嘖吾鄉老長亦恒舉其行事爲子弟法四方士君子
亦共推此兩人爲吾鄉之望不賢而能得此歟曾泉
本清與進士爲庶吉士於翰林有年今授福建道監
察御史當之南京本清果毅明敏志於有爲鄉爲紳
先生皆期望之曰是必能不忝風憲不忝科第翰林
所出者歟必能不忝王陳二先進及西昌若歟於是
侍講學士王行儉相率分題賦詩贈之余其所爲
者也故引諸群玉之首

送余通判歸泰和詩序

國家仁民之政擇郡邑之吏爲要邑況郡尤親於民
然與世所病剛毅者或失之急巽懦者或失之不振

有於物之心者或局於無施有馭衆之才者或暴於
無守民未必被澤也長民者誠本乎仁確乎志明乎
理人之道通乎古今之故悉乎事物之情斯必有及
民矣吾泰和素號忠義邦禮讓之俗厚文獻之傳遠
近自宋元至　國朝之初所得賢長吏歷歷可數三
四十年吏之人品不齊俗化不能不因之移易
乙上縣御之三年興化余君叔炫以進賢政滿用績
最陞吉安府通判掌泰和縣事君和易質直米鹽之
操堅若金石而一志保民恪勤夙夜胥吏毫末之奸
無所容上官勢要一不得干以私素阿諛險詖把持
將撼之徒咸斂迹以避閭巷畎畝帖帖焉安於無事

爲縣如余君蓋於今絕無而僅有者郡太守四明陳
侯治行爲江西十三郡之最其於屬邑獨加禮余君
之賢比以考績來京告士奇曰余君浩然有歸休之
志余君去即邑之百弊皆復後邑人之至京者亦皆
言余君浩然有歸志今君去即百里之民皆失所矣
言已皆若有戚色無幾余君以覲來士奇勉之曰
皇上選擇賢良付君泰和余何欲去郡侯與邑民願
君之久於位也如出一口奈何欲去余君默不應已
而引疾曰入官鄉求退甚固天官卿亦固尼之蓋尤
知其得民之心也非余君誠於中積於行何以得上
下之重其去如此哉君前史所稱循吏視余君何有

間也余君今復歸泰和吾故次第其事作詩送之并
致有終之祝云

送王教諭之象山序

王效先嘗從學海桑先生陳公於予爲同門始余事
小學效先已冠下筆爲文章滔滔也效先學成余亦
漸長各東西散去不相見二十年今余竊祿近侍效
先以佐教分宜縣學滿三考上京師得握手相勞苦
申問闊闊效先論議志意不改於昔時而班白照映
容色枯槁於是其年五十餘矣則思余之年亦非壯
也而學無一進徒然濫士名玷時寵已不能有裨於
上下不能拊其身於寡過之地念先生之不作撫古

日之如流其何能不有動於中哉效先雖栖遲下位
是来也有司上其功天官最其能俾象山教諭夫施
於虛而有稱受於上而無怍余豈能無愧歟然古者
學校之教文藝末矣而今論學校之上往往視其文
藝而高下之而其最下者有廩養十餘年不能吐一
辭此豈其資不及哉蓋師道之不立師道不立則講
學不明講學不明則士不審於趨向欲振起而作新
之必自師道始師道立則講學明講學明則士之趨
向定雖欲追於古之人爲無難而況文藝之末乎往
哉效先尚本諸其身本立於已而謂有不行於人
者否矣效先行求余贈言余重同門之義故書今之

所急務者以告效先亦有以處我乎

送王知縣致仕詩序

永嘉王時中事
太祖高皇帝爲廣德華亭丞事
上爲光化令時中自爲國子生已能頎頎樹立起才
譽至臨民爲政清慎愷悌有及民之惠其民安之後
坐累謫交阯民老者數十人出三千里匍伏詣於
朝乞還時中時中之甥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時在
上左右亦以爲言有　詔召還既還　朝廷雖知其
宜於民然視其貌老氣衰不宜重勞命以前職致仕
上以禮待之厚矣儒者有言事君不患無禮患其忠

不足耳今
皇上宵旰勞勤以安民爲務然而典一郷一邑者求能盡心致力庇利其民以不負任使如時中者鮮矣則所以承被厚恩非由盡己之所致乎今歸故郷依上桑梓日與耆人父子兄弟頌祝
聖明以伸感荷之意與郷人長老觴詠酬酢以樂太平之世與後生俊秀講論孝弟忠信以厚俗化靈壽熙熙藹藹皆静即天代至樂復有過此者乎其行也翰林檢討潘畿以同邑之好求大夫士爲詩送之而以首簡屬余故次第所由来以爲先生慶且以告今之爲郡邑者宜務盡其在己者云

送李孟謙訓導序

廬陵李草堂先生之季子孟謙訓導分宜縣學官滿調安慶府學且行大夫士作詩送之吾友胡存淵屬爲之序余雖初識孟謙然童丱時侍海桑陳先生入郡城獲拜草堂先生清偉凝重博學篤行近年先生冡子石埭教諭孟昭被召纂脩永樂大典與余同在翰林孟昭端厚温雅文行表然孟謙爲李氏令子弟又嘗從游海桑先生經明而行脩其在分宜也蓋學者悦而歸之夫導之而後嚮嚮之而後從自中人以上者然故建學必重於立師安慶畿内名郡其山川又余忠宣公過化之地其人宜儁爽識所趨向今又得孟謙爲之師表率而啓迪之安慶之學夫安得無所成乎孟謙之道行固父兄之榮也孟謙勉之

送陳雍序

聖天子龍飛之明年　詔翰林之臣脩永樂大典盡出中秘書又廣求天下載籍而統稡之包羅天地囊括古今浩浩穰穰富自有書契以来篇帙紀載之富未有若此之盛者矣又明年悉徵天下博聞之士入預纂脩又簡太學郡縣學生及秀民之工於書者以職繕寫於是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咸集於京師而出入禁闥日食大官又有駢蕃之賜夫士遭明時預稽古制作之事而翱翔乎聲明文物之會豈非千載

盛遇乎而吾西昌之學以能書與於斯者陳雍曾貫劉選三子者可爲遇矣而其居郷校也皆嘗有志乎學雍來京師主吾家雍之心未嘗一日忘其親處人必信臨事必慎亦學之力歟夫學之方在致其知識知之不豫則昧厥趣向而無以明乎善知所趣向矣在勉於脩爲爲之不力則無所持循而不能誠其身雍庶其知之矣乎苟知之而不爲之猶未嘗知也吾所爲重雍而願之如此雍必勉哉子之遇豈止於是乎今竣事皆歸進士鄧貞王鉉喜雍屬余贈以文故告之以此豈獨告雍亦將以告夫二子者

送宗人思惠序

廬陵以忠節名天下楊氏以忠節名廬陵君子曰楊氏廬陵之元氣也忠襄文節皆家吉水其後世至今服詩書秉德義未嘗之也此豈獨於楊氏先德不辱宜於廬陵無辱焉吾家宋之時繇吉水徙泰和昔虞卿何君之後水木本源之心吾未嘗一日不存也往往遇吉水之族不忘敬愛况其脩諸身見諸事自有可敬愛者前數年識今東平太守季琛先生博學謹行有政譽於時今年識惟效舉進士從事憲臺有能名超拜河南憲副繼又識思惠則季琛從孫惟效從弟也溫厚秀朗疏能慎來京師假館授徒以務學問盡於見聞益廣氣韻益暢矣夫有高明祖父肇之

於前又得賢子孫承之於後家未有不興者然豈可必得古之聖賢有一再世遂荒落無聞或至於毀敗汙辱者矣如其本既立後之人又能加夫培養灌溉之功則枝條敷衍益茂而不替思惠之先世因如此使繼今培養灌溉愈益不已將駸駸乎其盛亦不已也此固思惠盡力學問足以致之思惠將歸來告別余無以益之故書此為贈思惠勉哉

送張日孜還泰和序

吾友張日孜以詩書故閥之裔忠厚數世之積明敏和易之資又出於鉅儒先生之門得經學之傳今歲以丞舉之以副教其學弟子員而教選上京師請命爲[illegible]時命歸且有一知日孜者皆爲詩歌送之而屬予爲序夫有國者其興學育賢用心之勤篤三代以還未有若我　朝之盛者也其教育有法其責效[illegible]職教有成績者秩遷陟厥位怠廢者必底黜罰[illegible]及用於時者出[illegible]校官入[illegible]而上亦以出[illegible]學校者爲[illegible]然[illegible]人[illegible]出[illegible]學校者賁盛於江西兩浙吉安又[illegible]盛者而吉安之盛者泰和其一也有興之哉翾然而起者未嘗不夥於諸邑蓋由其風俗之美[illegible]人皆能尚志洗濯淬勵以求不負[illegible]德意故受典教之職者以得其處爲幸然而不出其鄉而有

天子之命享官祿之奉其居與俊人秀士講道而論德其出與邑大夫相賓主論議與宗族朋友里巷之人朝夕相歡接好也豈不尤幸者乎於是日孜之歸其所得多矣然吾因之有感焉　國家初下建學之詔其時副教泰和縣學者予從父吏部公及繼父德安貳守羅公四川鹺幕鄧公當時翕然稱曰楊羅鄧蓋其表然所自樹務求合於古人者不獨文藝之工而已又嘗憶伯父初領鄉薦時戲語二公吾三人者即皆獲一命可不失為廉吏二公同聲應之曰此士之素分耳其後皆出為縣官而其家皆愈益貧薄則[illegible]可知已繼三公副教者得仙遊縣簿羅公國子

學止巖公楊子初先生又後得御史王公公樸行方
正峻潔屹然人不可干者又後得臨晉令郭公國學
録蕭公之數君子其文學之正其德義之端雖時有
小異要皆的然可以垂範於後進者而今皆不復作
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與日孜何可以忘也
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則今日所以副教吾邑之
學者何待以他求哉蓋師者表也表端而影隨必然
之理也日孜其尚有取於予言

送鄧主事南歸序

庾嶺之南大海之濱山川靈淑之氣鍾於物木有千
歲之香禽有五采之珎及象犀珠貝之屬填溢海陸

歲貢獻而北來者連屬於道何其富也其鍾於人爲
瑰瑋傑特之才脩潔廉正之資如張子壽余安道者
往往出爲世用然亦鮮矣夫靈氣所鍾人與物均得
之非獨厚於彼薄於此也豈由於世求之則出歟抑
人固靈於物而不爲世之所取乎自余仕於
朝所得粤產之良兩人前十餘年校藝禮部與陳璉
廷器同事比年校藝禮部又邂逅鄧林士齊皆博學
擅文名用世之具余間問粤之人才所以鮮遇之故
皆莫得而知也廷器自良郡守擢陞憲使四川爲
國家正風紀於一方士齊自儒博士擢陞天官屬日
在冢宰左右商論天下之賢才俾各宜厥職皆要任

也乃能日著而譽望日起矣今士齊蒙荷
國恩追贈其親方捧命書歸故鄉舉焚黃之禮奎光
龍文煥乎臨照嶺海之人有不仰而快睹頻而歆羨
者哉其或才且賢而匿于下者有不憮然易慮者哉
幸際
明聖在上求賢若不及之時尚卷而自私區區窮老
於一隅必非智者所爲也試因士齊之行卜之士齊
來告別遂書以贈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纂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周教授序

吾邑大原周氏世有厚德至所敬危爲郷人所重往時邑中鉅公碩儒名徳之士爲文章稱其行又傷悼其才不獲見用於世而没也凡數十人如出一口夫得名於天下易得名於郷里難況又皆出於鉅公碩儒名徳之口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所敬之子叔京籍愿温雅博學有清才其配陳氏元潮州教授以道之女先待制外孫也叔京予以巽自幼惇厚

力學入邑庠充第子員從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業毛氏詩取郷貢進士得教諭咸陽縣學改歸寧縣學於是考九載之績今得教授台州府學將別而之官余少時與以巽朝夕講學劘切資麗澤之益其志意相得不啻芝蘭之同氣金石之合奏也而雲萍之跡忽然異處者既二十年近年以巽遷歸善過郷匆匆一見其後來朝京師乃不見而去今年留纂脩翰林止京師半載且數得見坐各有職務未嘗接盃酒叙契闊於今乃又有千里之別其能不動於中乎然離合常事君子不以動其中也君子在立身有道以不辱其先人而已以巽際明盛之時與教導之職雖道行於身驗於人有素然君子不以其所能自足也往哉勉焉

送嚴繩祖序

嚴氏五季之末繇金陵徙泰和世以貲甲閭右宋慶曆中震舉進士爲常州推官自是詩書簪紱代未嘗乏理宗朝肅以正學粹徳知名當時宰相馬廷鸞江萬里上其所著易說召除秘閣校勘不受學者稱朴山先生朴山之子元高安縣尹用父兌世其學而忠厚之徳及於人者博也其載是文正公揭文安公所爲碑誌故論泰和著姓必曰嚴氏而士奇之祖考皆嚴出士奇又辱塯爲而族人之相爲姻好加多也故

論楊氏世好亦必曰嚴氏然更元季兵亂之後嚴氏嚮時貲産之殷府第之壯詩書文物之盛蕩然不能存什一於千百州閭長老往往興嘅而況與之有世好者乎

皇明統御天下設科目以賓興賢能天下之士爭濯磨以奮於是詩書文物之家既僨而復起者比比矣而嚴氏之後世復厲志乎科目者吾始見於繩祖繩祖名圭自少篤學以邑庠生領永樂六年郷薦今年會試中校官選將赴登州之招遂一時與繩祖游者皆爲之喜而況於余乎然士不患其不達患達而無所施耳故其未達也勤勤焉積而充之以待夫達而

施也既達矣又患夫施之而窮故積而充之者益勸弗懈君子之仕如此今繩祖往焉任乎師道之重學者之所資也辟諸井焉非其出源源不已何以應無窮之求哉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勉哉繩祖其可以畫乎今子之始達也所與子好者皆拭目以望矣

送彭孔脩重慶教授序

孔脩廬陵世家也其讀書鄉校時余與之相好未幾余來京師孔脩送余行不能為情也又三年孔脩來京師相見慰喜握手未幾日有邵陽教諭之行余送之益相去益遠臨別之情益切為文贈之以道朋友

之義又十年邵陽滿三考而來相見之喜加於前也甫一再晤語今有重慶教授之行而去益遠矣屬病不能送之而情不可以已也則告之曰君子之於道始終無一息之或間也既久而厭倦生既成而怠忽形恒人之情君子不然也君子之道誠也誠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始邵陽之人有知學者乎子蚤夜率先而化導之邵陽之士子貢成均者歲不曠選鄉薦者科不乏他邑士子望邵陽瞠若乎其後矣豈他邑士子其性獨異邵陽乎非化導者不知自力哉重慶蜀大郡詩書文物之俗舊矣士之登用於時者顯且多職化導於是者為力易而得效廣其俗度越邵陽豈直倍蓰哉然謹於難而忽於易者恒情也子於重慶有不蚤夜率先化導之如邵陽乎他日重慶士子之成有加於前子書最而陞亦豈止此哉利達固非君子所計益求盡其在我者耳

送董知州序

族兄仲素在楚州前二年以書抵京師告士奇曰吾謫於此生女且笄矣吾謹擇所歸得海州守董侯某之子既許之矣侯四明儒者也以盡己事上以寬恤治下以廉潔忠厚行身而起家庶幾可謂勝吾家者也明年友人曾仲濬由海州幕官滿來京師又告余以侯之為政曰侯為海州三年矣州之民知有父

母不知有有司治之也故鮮不遂者州之佐幕以及於其屬知有老成典刑不知有守之尊且嚴也亦無不勉於其職今侯以考績來京師將復還海州余始得晤焉侯端厚簡重詞氣溫然蓋有以使人喜即而敬服之者司馬子長論循吏曰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世之為吏持法令刑罰以懼民者多矣有不務乎法令刑罰則求所以善治其身者鮮矣本之不立則無以見諸用若之何民獲遂也哉董侯可謂有諸己而及諸人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董侯其近之哉侯歸仲濬求能賦者為詩送之又求余叙於是乎言

送陳正言序

皇上奉天恤民夙夜拳拳惟恐一夫不在化育之內覃霈恩澤除天所覆一視同仁而況去京師數千里之近哉　國家命田氏以思州思南綏撫之寄其後世承其職者反藉以厲民豺虎噬之無厭也　璽書數諭弗悛然後决去之而援斯民於焚溺之中析其地為郡若州置貴州布政司以總之簡賢而有才能者任之牧守撫字之寄而皆
上所親擢於是陳禮正言繇進士授知府盖特恩亦隆委也夫　國家學興賢育才職以爲民士之涵濡德教作養於平素以克成其器能者固望一試以自見而其出於文獻之家有繼承之責者亦欲效諸功業以昌大其世也陳氏西昌世科之家自宋以來舉於鄉及對於廷者歷六十餘人以至正言而正言自邑學弟子員歷數十年以至賜進士出身則夫秉忠孝之志欲有所自見以仰荅恩遇光紹家世者不在斯行乎夫郡守在求民之情而致之安也曾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此安民之要道端諸己而行之無不達之政不安之民者勉哉正言其惟毋忘
聖天子親擢之意正言先宜人族孫也吾故於別也望之切焉

贈彭宗稅序

吾友郭彥遷爲瓊州府推官別去七年今年胥晤京師睹其容色黯然槁悴有異乎昔者彥遷曰西渡海北行以病止北流久益困衆醫環視之將投以寒劑有彭宗稅者獨持不可曰是證於法宜雄附衆駮之無和者余數往來北流知宗稅爲醫多奇效獨信其說施數劑以瘉微宗稅吾與子復有今日聚晤耶然吾未有以報也將貨報之耶非宗稅所重且貨其素用以濟乎人者子盍爲我文以昭之固宗稅所願也又曰其爲醫如良將用兵不拘古法而多成功其存心惠濟如飢渴之於飲食人以疾病告者無貴賤富貧皆與善藥既良瘉貧富者報之賤貧者或不能報宗稅遇之終不以其報與否有重輕意或察其貧不克振又與之以貲盖不獨於其鄉然也凡行道之出於北流者無不皆然而四方縉紳君子過是邑者聞其爲人必至其廬宗稅所以敬禮之者必爲之盡自余行嶺海間十數年所過如宗稅者盖尠矣吾聞彥遷言爲之歎曰昔宋清有及人之心徒以居善藥佐醫治病不責報而爲之有道也卒以是致富非若宗稅之善於醫也而柳子厚爲文致其不朽今宗稅有清之心而術固過之及人之功宜博也又聞宗稅吾廬陵之產也吾鄉之人去於外克自立不忝有耀若

此國宜為之文也然嶺海之間其山川靈秀發而為珠璣珊瑚丹砂翡翠百珍之物不可殫紀則夫鍾之於人豈無閎博明智忠信仁厚之士生乎其間世雖未之知也宗毅處此久亦嘗有所遇乎因彥遜試諏之也

送史參政序

永樂十六年三月行在吏部奏各布政司按察司官闕 詔大臣舉近臣及京官之材而良者時吏科給事中溧陽史壽守仁侍監國在南京召至以為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守仁疏達而恭慎磊落而和易縣太學生

且穎穎為給事中端其所存勤其所務在職將滿三考坦坦如一日人皆與之以為才且良也及今拜廣東之命又皆榮之以為宜也嗚呼士當太平無事之日出膺方伯旬宣之寄總數十府州之治而環數千里之民惟其言之聽而不敢倍焉豈非榮哉然廣東為南方大藩連山踰海雜蛋獠而處鄉殊習而邑異尚而欲人人皆得其情豈易哉一民不得其情及一州一邑不得其寧承宣者之責也故量欲無不容也施欲無或偏也欲明而決也邇不可以獨比遠不可以忽忘也古之為大臣其道如此守仁今遭時得位舉而措之其可以已乎詩曰夙夜匪懈又曰敬之敬之守仁必有以副 寵命而慰民望哉其之官也給事中任守禮重同寅之義屬贈以言余於守仁亦非交游一朝之好故書此為贈

贈尹同知之任序

國家選士惟其材德之實耳果材德矣拔之斯須之頃用之不次之任蓋未有知而不用用而不速者惟士之實有諸已也彼其尋常碌碌者問學未究乎聖賢言行不循於道德而日延頸企踵以望一見用於時俗之曉歲積年塌然如被濕之翼欲舉而不能者此非無諸已而然乎無諸已而不內省以求之而徒往諉曰有命是自誣矣蓋充乎已而無所遇於時者

命也古之君子如孔孟是已無諸已而無所遇者理也君子不謂命也吾友尹自道自其為邑學弟子員已能敬慎言行治心詩書不同流俗有與於鄉矣及其以貢入太學

聖天子隆四書五經之道及古聖賢性理之旨

詔翰林儒臣博考衆說而精擇之以為教萬世又

詔選太學生端慤有學者以職繕寫自道雖始至國子先生已重之遂舉應 詔既入翰林付學士以下皆重之書成 詔吏部太學生悉第其高下授之官而考策自道褎然當等奏授正五品徽江府同知蓋自道繇入太學以至授官裁歲餘耳士君子有知自

道者皆懽喜慶告以爲公選之明非其所幸遇而有先自道充貢十數年猶未得出身者蓋望自道邈然如不可及然然如有所畏焉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珠下潜乎山川之深其光彩煥發必有趍而取之者夫惟珷玞魚目雖置諸其側有不之顧故爲士欲見諸用亦惟力諸已焉耳力諸已而充將無時而不達而況遇

聖明急賢公選之盛際乎於是自道將之官來告別且求贈言嗟乎吾何以贈自道哉滇江雖在雲南萬里固職方之内也其民固 朝廷赤子也

皇上宵旰拳拳圖惟安利之是以必擇賢者任之司

牧有如往焉治之不以道使之不遂其生有負

聖朝簡賢子民之盛心以取譏累者吾知自道所必不爲亦非士君子所望於自道也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自道勉旃吾於自道有世契故既喜其用又願乎其成也遂書以贈

送史主事序

豫章之豐城爲江右文獻之邦二百年來熊天慵先生揭文安公高文與學清德重望著在天下其他方聞篤行養高丘樊韜卷而不出者加多至於今其流風餘韻延被後人彬彬乎盛也豫章廬陵壤地相近獻相望余嘗數過豐城輒以事牽不得艤舟訪道老求昔賢遺事以快景仰之意而斗間寶氣固時時在望也來京師二十年豐城之士官于 朝者多識之或以文學或以政事或以德行要之俗良謹愿而有守者什率七八焉史安志静與進士爲禮部主事爲人資稟明秀外和内莊敏於文學達於政治自其上官及同列皆賓之 朝之名德碩望者皆重之而與余往還久且熟矣豐城固多賢乎哉孔子稱子賤必本魯之君子吾安得不與懷於熊揭諸公者乎吾又聞史氏世家北方志静之大父洪武初官豐城遂留家焉其先世盛德茂勲耀當時聞後世者累累矣夫出徂徠者必挺特干雲之材産崑岡者必珪璧瑚

璉之質志静之得於其家固自有在哉於是論人之賢否高下謂不係乎其鄉其世者鮮矣今居官六載當考績赴北京士友求余文以贈其行故推本而言之

送康孔高之景陵教諭詩序

學校爲政之首務而教官非通學明道有以樂乎中不慕乎外者不願焉何也事大而位卑力勤而效遠禄寡而責重故除命一下則皆悵然如失所憑或所得之地其俗薄惡其人頑鄙在已者又不足以振起作新之則終其去其效不著其責愈益重矣非其無所樂於中故有待於外無所蓄於已故弗徵於人乎

故教官必通學明道有以樂乎中不慕乎外者而後領之也吾友康君孔高英邁俊特其少能自刻勵學問既壯選鄉貢登仕籍兩教永之屬邑水接壤夷獠所居漸習黯俗孔高處之裕如也又教大理在雲南萬里之外欣欣徃徃無幾微不自得之意至今永州兩邑與大理之學者皆戴服孔高之有成未成者亦皆慕戀孔高以不得卒業爲憾非孔高有所蓄於己有所樂於中者乎今又得教諭景陵縣其所成於人者益多可爲景陵學者賀也然景陵在文王風化所被江漢之地無永州之黯俗無大理之遠涉孔高徃焉假歲月之久蓄於己者益富樂於中者益深則將

推以成於人者愈益多也景陵而已又可爲孔高賀也士友爲詩贈其行者余故引諸卷端

送彭學脩之興寧知縣詩序

月池彭氏故吾邑詩書家世於揚有連學脩又永樂辛丑余校文禮部時所選　奏進士今得湖廣興寧令其之官也求余贈言夫士可以及民且惟縣易致者莫若縣令余素志於此而不可以求得然嘗思之爲令不易而爲今之令尤不易凡其民老弱貧病皆欲處之得其所有一失所則令爲不能凡上官無賢愚智不肖皆欲事之盡其禮有一違禮則令爲不能今之能不能譽毁以起而陞黜所由定也令可以易爲哉勉哉學脩君子持己莫先於廉廉則公與明由此以出及人莫加於恕恕則果與刻無自而作惇廉與恕而行之以慎今亦無難爲者勉哉學脩余既贈學脩此言又贅以詩者愛之至望之深也吾縱令側耳以迓子之聲聞學脩勉之

送王伯瞻歸西昌序

父之愛其子本於天性愛之必教之教之必以其所尚民之類四而士居其一士之所治者詩書所明者仁義所賤而輕者利焉耳然世之所鶩率在於利故愛其子而教之士蓋非有超然之識卓然之志者不能以吾觀於今殆十得一二而已然十之一二之間

又有不能如其志者焉父窮力極意以望其子之有立也而或氣禀之不及加之習俗所染愈趨愈下卒無以成賢父之志故有能勉勉敬承其父之志確然不失其所自重卒於有立者蓋吾於今百得一二焉吉安爲江南鄒魯邦也家治詩書人蹈仁義既久而風俗不能無少遷易西昌王伯瞻其志獨出乎衆人之表愛其子鉉自少謹其所習不使狎游於流俗擇明師良友諭之輔之而躬行以先導之蓋盡乎教養之方矣鉉能謹謹服膺見諸言行表裏之間底于有成也王氏父子之良非吾所云今百之一二見者乎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重所本也伯瞻賢乎哉

鉉今舉進士爲監察御史迎伯瞻就養京師既至不數月伯瞻重老母之養也將還西昌太學生歐陽昭求余文贈之余欲鄉之人爲父者皆知伯瞻之善教其子爲子者皆如鉉之敬承賢父之教而有立也於是乎言

送羅子瑄詩序

百圍之木千雲之植不産於衢路之側常𠭩生於高山深林大谷之間故凡匠氏爲室摩求梁柱之材者必去彼而之此君子士之惇德厲行負濟世之具者固多出乎孝弟忠信禮義之門故孝弟忠信禮義之門亦爲士者之高山深林大谷也而欲得士之用者必於此焉求之則無有不如其意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既有天下旁求天下材德之士與之共治乃洪武甲戌年山東部使者薦吾邑羅君子瑄其行能可用羅故邑大姓世積厚德篤倫理元之時嘗推長其家曰孝義君之祖廣芳一門五世聚居共爨食常千餘指愉愉然樂也載於予曾祖待制公所爲和樂堂記可見至於君襲先世之遺溫良而寛裕居家善事其親愛其兄弟五人極於友愛與鄉人處恂恂然又通練果毅有過於人者此其實非由生於孝弟忠信禮義之門足以卒不能免於求者之至乎子瑄既入京師試將命於四方上下交稱爲能今陛下御極之四年乃援例得請而歸士之知子瑄者皆望其必以所長見於用而不計其遂去而重以爲惜者予謂陛下方弘天地之德以合于天下將使天下無一人不得所願欲豈獨於吾子瑄之意而抑之哉孔子不云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子瑄之去歸其鄉益持其所長以化導其比閭族黨之人與其人之子弟使皆勉於孝弟忠信之行者固陛下之所望也又豈必居位食祿而後爲用哉於是士之聞予言者皆躍躍以喜而賦詩送之子瑄請書予之說於簡首以爲序

送彭知縣復任序

吾友王洵貴端厚和易慎交與不肯苟常有所稱說今年携弟爲庶吉士在翰林與余聚處獨數言其友歸善知縣彭彦賓可以爲良吏其言曰彭故廬陵世家彦賓嘗知蕭山縣有惠政蕭山之民至今思之今爲歸善三年矣其政如蕭山其民安之彦賓學通於古今智明於歷涉其持已有道愛民有誠也可以爲難矣余亦數聞御史近臣巡治嶺南還說歸善之政皆以爲無失業之民者余以是益信彦賓爲不易得時余外兄周以巽方教諭歸善縣學私竊喜其興學所資有賢大夫爲之綱維居無幾彦賓以考績至京

師因詢謨得胥籍彦實㣺惻焉出言恒依於道殆所
謂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乎既考最將歸詢謨求言送
之治民之道養與教而已民有養則遂有教則善而
後庶幾可使也彦實知愛其民宜無有不遂者然安
知不循行不善者乎民不知善則難於從令難於從
令則將有不可制民至於不可制無所不至矣如此
欲求名為良吏可得哉夫教固非可以朝夕成也今
彦實還歸啓假之哉月甚誠以道之末必無成古之
人有言顧力行何如耳彦實歸見以語為我謝焉夫
邑得賢令又得賢教官學校有不大興者乎學校教
之所從出而政之所由成也

送郭知府序

萬安郭士道以仁厚之心明達之才剛毅之氣起科
第敭歷中外人皆知其直道而行也永樂二年、
朝廷下求賢之令大臣薦之擢為順天知府四月初
吉告行於素所知者於是咸為歌詩以致頌祝之意
而以首簡屬余序焉余惟士道自行人之職以至今
凡經幾歲歷外幾官處踧踖之地無知己之應言不
見信志不得行士道之不遇亦久矣而今幸遭
國家太平之運公道著明賢類彙達於此時得千里
之地而為之守遂展其所蘊豈非士道之榮遇哉夫
順天北京內郡也數年王師舉義北京諸郡之民奔
走以給之役而順天尤甚
聖天子既踐阼恩惠其萎瀉其積矣而又拳拳簡賢如
士道者為之守使其民獲承宣佈之化沐忠愛之德
得其所好而去其所惡將無不得其所者此豈獨士
道之榮遇蓋亦順天之民之榮遇也且順天北京諸
郡之表使號於衆曰順天有賢守而其民泰然相安
於溫飽無事之地則諸郡之守雖有不如士道之賢
而少知有好者其肯靡然立於下風而不知興起淬
礪以致其民皆如順天之民者哉若是者亦士道之
行有以及之也勉旃士道請書以贈

送王紀善序

吾友王宣偉昭既拜慶府紀善之命將別其故人銜
冰雪出都門涉數千里之官于西夏學士解公重鄉
郡之好贈之以文矣余與偉昭生同邑方其總角游
鄉校時余已識之愛之忘年與之交至于今豈獨無
一言以寫離別之情哉然吾觀偉昭居家孝於親友
於兄弟宗族無疏戚皆能盡敬愛居鄉從先生長者
游能謹謹執弟子禮處朋友重信義亦不肯苟有所
處循不肯取於利其出而仕也雖爲從下位祿入不
足自給而其中恬泰然如無不足者乃夙夜益自飭
勵若恐有忝其職者偉昭可謂能有持矣方今
朝廷隆親親之義簡求端潔之士以充輔導而於偉

昭有取焉可謂真知人矣夫人之處同列也苟其志有不合焉言不能相入道不能相資也況卑之於尊賤之於貴其志有不合焉其不能相入相資加甚矣慶府賢王忠孝性成好賢樂道雖漢東平河間不足過蓋天下所共知也以倬昭所自持者此而往就陪輔之列從容旦夕上之所咨下之所進無非忠孝仁義之懿詩書禮樂之事倬昭其將不因賢王盛德之著亦與有聞於天下者乎倬昭勉之余且爲子賀矣雖别固無足道也

送錢士復廣西叅政序

余始至京師識士復於薦紳大夫之座益相與議論

而知其文學時爲秋官屬其哀矜惻怛之意見諸讞擬贊畫亦屢有聞焉後陞安慶知府往來者率頌士復奉法循理有愛民之實脩壞興廢得爲治之體其去也民思之雖久不忘又遷江西之廣信其施政得民亦如安慶詩曰愷悌君子士復有焉今陞左叅政廣西爲大藩之元佐得以行其志而及於人者亦廣矣夫爲郡而治千里之地其民之情吾耳目易及也進而處乎十數郡之上董治乎千數百里之地其民之情欲吾耳目咸及之固已難矣而況濱乎窮山絶谷夷獠之區哉故善爲治者必篤近而舉遠遠者舉斯其近無不舉者矣周公論大臣之事亦曰不遐遺

益遂近無或違而後吾之職可以無愧焉余於士復二十餘年之舊稱頌其所及人者廣也因秋官正董應恭求贈以文於是乎言

送獨孤郎中致仕詩序

刑部郎中獨孤樂善與予少同邑里同孤貧學成而仕同　朝同自守不敢圖苟得於義外若職務叢脞蚤莫恭勤不少間又屢奉使命道山川萬里之險以效其臣職此樂善所有而予之所無也徒崇秩厚禄旅進而旅退上無裨於　國下無益於民以不能逭素飡之譏者此余之所有而樂善所無也樂善少予六歲一旦引疾辭禄而去又余之所素願而未得者

也然世之知樂善者方歎其積累仕之貧而遽歸休將奚以爲卒歲之計夫士君子俯仰無怍進退有道足以自裕貧非所恤矣亦何必爲之私憂過計哉吾惟自念今老病日加不能自奮幸蒙　恩寵歸當與樂善藜杖棕笠日消揺龍洲鷗渚之間採芳酌清以南山之白雲而歌考槃之詩一切塵慮不得以干其靈臺丹府以爲逍遥之適也樂善其俟我快閣之上玉堂學士大夫重樂善之歸取韋蘇州詩分韻作詩送之故書余説爲之序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稟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八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郭子廬赴廣西僉憲序

皇帝正大統之明年改元永樂將致天下之民咸囿之久安長治之域深惟措施之術廼召都御史移檄諸道按察司察所部守令能于民與不能者而升黜之又詔吏部繳司衆均選伏陞之上與賢才良能濟下位者將斯用之繇是吾友郭君子廬以知萬縣考治最又用薦者陞廣西按察僉事將行知子廬者皆爲忻喜榮艷謂可以行所志也而余竊有祝頌乎

昔子廬起鄉校上太學擢進士第既仕於朝再出行人又出牧百里民社之寄傳於學能於理周於務矣而又好善惡惡之志加切也以此往司大藩耳目之寄造父御騏驥馳康莊惡足以爲其易哉人安得不忻喜榮艷者乎夫人處一邑之上其視聽詢察易周也處一郡之上而欲其視聽詢察之周也已難矣況進而處於數郡之上哉位愈尊勢愈絕民愈遠則其下雖有困苦愁恨寒飢疾病與夫守將令廉貪仁厚刻情僞冤惡能一一及於吾之耳目也此非能忘先免剗其勢樂易而慈祥安有所得乎大郡守縣令得一人而善焉獎勵誘掖之不失夫孰不勸於善選一人而不善焉驅斥屏逐之不遺孰不懲於不善若是民固不淪於病也此又在致公於已之視聽待不出乎公則必移是非之正反激揚之用而民不勝乎病矣此余所爲祝頌子廬者也且廣西爲西南大藩踰五嶺而瀕乎炎徼之區民勞且病久矣　朝廷方夙夜在念前既命重臣往鎮撫之今又選擇如吾子廬者往職風紀之司則廣西之民其安且治可待矣子廬宜有以稱　國家選擇之意也

送彭先生序

世所謂君子者身在是即道在是而人之是非毀譽君子不計也君子之道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天地萬物精粗巨細之故日用作止語默之則仁義中正恭儉廉恥之用詩書禮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無不力探博考研覈深體求充於其身利於其行時而處也茹清飲潔休休焉不屈於富貴不汚於卑賤時而達也不間位之大小崇卑其才所施無往不適功建於當時譽流於後世者由其道之足乎已也然其處也道閟而弗衒行獨而弗偶世之人蓋有不之知者豈惟不知有從而疵之焉及其達也得行道之時有及人之澤而後人知之豈惟知之固從而樂之焉然人知之與不知之樂之君子奚與哉吉邑彭先生承累世詩書之業盡心於仲尼

以來至周程朱張之書凡性命道德之微治己及人之術敬身而潔行屹然自持也方其閒居杜門刮去一切遐往請謁之事獨時與二三同志相講論唱詠爲樂而世之病先生者蓋有之矣先生持之益堅既而出教萬安縣庠又擢丞香山縣政教之施化行而惠流上下咸宜於是人知而樂之者多也嶧山之桐挺乎深谷之間未登於用孰名其爲材哉迨夫斲琴瑟奏清廟而然後人重之理之固然者也余素知先生今以事來京師將還香山請江府長史蕭用道爲余贈之言先生過故鄉有達於君子之道而知先生又深者必有同余言者哉

送王瓊州詩後序

西昌王氏以詩書德義爲鄉邑之望者四百年於今矣宋戶部侍郎贄顯於仁宗朝其子億爲吉州通判今邑中有具慶坊猶當時以爲鄉榮者戶部之後文學簪纓繩繩不絕而與余家世交且有連也余童丱時猶及侍教竹亭先生與其弟崇慶太守雨先生既沒世則挾所業請益竹亭先生之子伯貞先生伯貞先生博雅精粹俯接後進如春陽及物皆使之融怡敷達遂其生長之意時以工部主事丁外艱居家余或旦而往日中而返或晡而往夜而返無不得所益歟蓋非獨余爲然邑人俊秀之務於學問日挾所業

請益如余者衆也其得所意欲加深也伯貞先生今爲瓊州太守一時從遊者皆已出而躋華陟要雖余之不肖亦叨祿于　朝每引望南海而思邑人學者於今無所資賴然念先生統治三州十三縣環數千里之地專於宣　上德究民隱位足以行道惠足以被下使海邦齊文明之化島夷樂衣冠之治則先生之功在彼猶在此也先生在瓊六年今考績來京師又別而歸鄉人後進有不能釋然者作爲文若詩送之故書余說於卷尾以解之

送夏驛丞詩序

沂文江而上不百里有山曰石屋前臨大江江之外奇峯秀嶺駢立上下余嘗兩舟往來其處徘徊顧瞻樂之意者必有幽閒靜貞之士居於其間乎前數年見鄉先生吳孟勤羅德崇言有所與遊者夏彥琛及其弟惟琛居石屋之西皆簡靜樂善謹自持無娛此豈吾所謂幽閒靜貞之士哉今年在京師識惟琛於胡侍講光大所是時已用爲桂林蘇橋驛丞滿一考而來且將復還蘇橋光大屬朝之大夫士爲詩送之又屬余序其旨君子之於仕也無論卑高小大惟已有以稱其任而不辱彼其慕高而恥卑樂大而厭小者要皆不足與有爲也驛丞之職卑且小又往

遐方絶徼炎風瘴雨之地惟琛終三年之淹觀其言色無不得之意而自其府至于藩臬之司至于天官皆考其績曰能夫善處卑幼於尊可知善處難者於易可見使惟琛之仕不止乎此將見無往而不稱矣余安得不樂爲一言

送陳司業詩序

宣德二年秋七月吏部言南京國子監官闕

上命翰林侍講陳敬宗往任司業於是京師士大夫皆爲太學得人喜敬宗字光世初舉進士爲庶吉士時

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命禮部翰林簡新進士端厚博達者廿八人俾進學禁中光世與焉盡出中秘書以曾益之養之厚而望之重且以風厲四方學者而與於斯者皆能奮力自致後起而職論思掌

帝制内佐六卿之政外贊方岳之治皆烨烨有樹立不負任使而四方學者感發淬礪踴躍以起日益衆矣蓋文運至盛之際也

今上臨御之三年簡用光世於首善之地此其所望之尤重也光世往焉盡心其所當爲將使四方服辟雍之化人材致譽髦之興文運之復盛其文始於此哉此士大夫之所爲喜歟光世廉正簡靜在翰林二十年同寮皆樂與之親今之去也多欲乞留之有正

色言曰

聖天子用志興學育賢爲臣乃暱乎其私不能有所助耶有爲光世私計者從傍歎曰使光世道行於太學於吾徒何敢有愛然近之爲司成亦難矣同則好異則惡有如其寮或所存之不同而齟齬於下雖光世賢且才其能有所自遂以稱塞德意乎余曰不然古大司樂有道德者使教今之教者豈非明夫道德者歟以善人惡善人必無之理也又奚慮之之過乎於是館閣諸賢於光世厚者分題賦詩贈其行而謂余爲之序

送陳嗣初詩序

仁宗皇帝初御天下顧問少保臣士奇曰東南文獻邦尚有老於文學而潛末用者乎士奇頓首言臣愚不足以知蓋聞蕪有陳繼焉即日遣使者馳驛徵之初至授國子博士以爲四方學者之資既而

上欲自資改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召寘閣中得恒侍燕閒效裨益加親密焉

今上嗣大寶詔脩 兩朝實録簡爲史官嗣初操存正識見明所叙述直而約婉而嚴得書春秋之法信良史也書成進官檢討踰年以目眚求致其事歸

詔從之士奇與嗣初同在館閣同史事嗣初愽古知要尤長於禮予資之多矣於别也不能已於情故賦

詩送之且致訊張宗海尤文度云詩曰

在山有雲在澤有魚聰言偕處優哉于于　雲升于霄魚游于川今子逝我我心悄悄　石以璞輝淵涵珠麗君子歸止于邦之貴　翽翽五彩鳳飛攸從邦有君子多士其宗　煜煜德星聯彼東南我懷伊人寧不嗣音

送張員外序

太祖皇帝御天下用賢致治其取士非一途而必本諸其材與行也有裕於材而達乎政理者皆得擢用蓋裕於家必能守身達於理足以濟務

聖明惓惓致治之意也於是階此而陞華要列中外著顯名者往往有焉方是時華亭張賓暘拔擢為鴻臚序賓暘溫恭有儀閑疏能恪持之以廉行之以勤蓋士大夫多愛重之

皇上臨御之初陞為戶部主事越數歲又陞員外郎官益進而務益適矣夫官進者或驕務適者或怠賓暘在戶部幾二十年未嘗有滯牘有廢事而所守益篤非其有恒心而能然乎士惟有恒心而庶幾乎保終吉也今以考績復還南京特一言張之縉紳大夫士相繼為詩贈之云

送羅敬序

士習經實履而重苟得非一日矣而吾鄉其俗敦詩書其父兄特率子弟以德義其學者務乎內不役志乎外蓋今尚有可稱焉吾去鄉而仕于朝二十餘年後余而學者多不及識近歲聞羅敬篤踐履貴重其言行不同乎流俗今年會試天下貢士余為考官正副榜五百人而吾邑與選者十六人不與者敬及劉㬎四人焉耳既出院敬㬎偕十六人來謁敬雍容端雅㬎爽朗疏達恭然在群輩之中怡然無得失之意余時未暇為十六人者之喜而喜敬之四人者其所存有過人焉蓋非獨余之喜縉紳君子見四人所存如此亦皆喜吾邑之士有過於人也禮部既援例遣㬎三人者歸敬入太學太學生日益衆學舍無以容又奏遣敬等歸羅故廬陵清湖宦族世有科第分居泰和之梅溪數世矣懷忠信循禮義相襲不絕至敬之父宗智甫以學行為學者師敬涵濡家教而一志乎內蓋所謂吾鄉之俗之有可稱者也勉哉敬也士貴務本而將以行之古之君子明善誠身之學益進而有成焉推而施於家又推而事君治民以為國家之華豈徒自足其身哉勉哉敬也吾所為望於子者遠矣子歸拜家君過庭之訓有不同於余言者哉

送陳參政詩序

毗陵陳民牧時舉以明經登永樂二年進士第為翰林

庶吉士與今侍讀學士曾公二十八人者同受
詔進學文淵閣遂預纂修永樂大典既授刑部主事
陞郎中又受　詔同翰林諸臣纂脩五經四書大全
及性理大全之書今年冬
上以山東饑命吏部慎簡牧守之臣往撫其民首擢
時舉爲布政司左叅政自古聖人之御天下旱澇饑
饉未嘗無之惟聖人以民之心爲心而施之盡其方
其爲之臣者亦以君之心爲心而爲之盡其力是以
其民皆得所欲而無所惡故雖有凶災而不至乎甚
病也今
皇上仁民之心拳拳夙夜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同

於古聖人之心矣而爲臣者尚有漠然上不知敬君
命下不知恤民窮者亦獨何心哉時舉行端氣和忠
厚坦亮於爲政有恭慎匪懈之節有哀矜惻怛之意
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時舉無忝焉是行也其
必有以宣
上德而慰民望哉於是士大夫相與有交游之好若
賦詩贈之而余爲引其卷端云

送郭興文序

松栢楩楠之材恒出而柱明堂棟清廟者其本既良
又生於深林大谷無牛羊斧斤之傷而風日雨露水
雪之所養者歷百數十寒暑愈久而愈厚故其成也
鉅而用之重也蓋士亦然生乎詩書禮義之門少而
親乎父兄師友之良不染於浮薄下俚之習而有問
學講論以博其智端其行又或加之饑寒困窮以礪
其志操其素所養如此故出而見諸用其所就必宏
也使素無所養徒以一朝之譽而用之其本已淺其
效諸用可見也興文其世所出良也少所親又良也
其智其行其操之所養皆無不至也而舉於鄉貢於
朝將　命四方且十年將必踐顯用也夫用在命士
所重在道君子惟脩道以俟命也予與興文最故且
婣今其南行也書以贈別

送吳叅政詩序

國家置布政司品秩亞六卿以分治外服統制廣而
體勢重其委任不輕也而古君子之從政也其要曰
事君曰愛民達乎事君之體者必能愛民書曰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故苟責以悅
君非所以事君怠命以悅民非所以愛民蓋愛民所
以事君也而後世從政者有不爲苟責怠命鮮矣夫
郡者邑之表也郡能悖斯道邑從而化之布政司又
郡之表也布政司悖斯道郡從而化之故布政司之
任非才德兼有而達於大體者不足以稱二十年來
爲布政司余之所識者如四明吳好德蓋不多見好
德端厚簡靜舉進士爲給事中十年恭慎如一日陞

江西按察僉事獨持風裁不嚴而肅再入爲儀曹郎稷止而行不甲不亢而所至盡力國事存心民隱不以中外有間也陞陝西布政司參政佐益進道益行未嘗有所苛責怠命而事君愛民之務皆稱其才德之所施好德其可謂達於大體者歟今之布政司陝西所治最廣使其爲郡爲邑者皆惟好德之未是率陝西之治其何可及哉余嘗與好德隣居八年知之有素今以參政滿三載考最而歸其姻家中書舍人劉孟功屬縉紳君子爲詩送之又屬余爲序故以足書諸卷首

送劉參議歸雲南序

江陵劉子偉自給事中拜雲南布政司參議歷三載考最將復之官雲南鋒去京師萬里瀕夷徼之域而歸職方四十餘年建官府明吏治與內服等民皆樂其業安其分循習既久學校之貢士科舉之爲材歲未嘗乏人固本於　國家德澤之涵濡教化之浹洽亦其長民者承流宣化克殫厥職歟蓋得賢令足以治一邑得賢守足以治一郡而布政司又郡之表也爲布政司及其佐誠皆賢焉則一方數千里之民無不治者矣子偉固旬宣賢佐也其伯仲余皆嘗與之同朝伯氏尚書公識精材敏典邦政二十餘年恭慎小心偉然名卿也子偉閫通和易既薰漸於家又官侍近者將十年其練達政體可謂競爽則於今名賢佐於外服書最績於天官固子偉所宜有矣然君子之道誠焉耳誠則表裏始終無或間也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古人有宦成之戒子偉之賢其必免於此乎矧
聖天子惓惓愛民之仁同武王之不忘遠則求以盡臣職而副　君命者豈可一日而怨也縉紳君子有分題賦詩贈子偉之行者翰林編脩裴綸來求余序余故述其所自而以君子之道終焉

送鄧嘉懋序

鄧氏自磁溪主簿始家吾西昌至宋神宗有興又至于今其詩書簪紱燁煜振動閭里間不乏也吾猶能誦于方子靜兩先生文章渾然商鹵周彝古意獨存及彥高先生詩歌渢渢魏晉之盛猶嘗側聞崇雅先生論詩極唐人之趣也猶及知彥高先生經歷四川鹽運司清白皦然爲當時所重及大椿先生知日照彭水皆有惠政民爲立祠至于今思之不忘也猶見冀州知州子寬山西按察僉事文質平陽倉大使崇雅米脂縣丞仲簡泰和醫學訓科性善清才博學繼繼而起于後也而又交訓科君之子嘉懋非一日也鄧氏可謂盛矣嘉懋自少學于邑庠其後登成均已而告歸養其親又八年部符復倒起嘉懋於家庶幾

將舉之於用也既至有廢疾不任奔罷遣歸且行予往送之視其意欿然如有所不足如欲一展其素蓄見諸當時上以報　國家十數年教育之德以繼其先累世芳華之盛而不獲者則解之曰士之希有益於時者固尚於得位然而名一德擅一藝雖不得位而處於家則善其一家處於鄉則善其一鄉亦未嘗無益於時也方今　國家致隆孝理君歸盡事親之道將使一家或一鄉之間皆由之而善焉若是而有補於風化可以為報也矧古之人固有志立事遂以待諸其後之人者矣今君有子森森而君且善教也是歸也義方益嚴勉之於明體適用之學將不有益

於時　國家若乎亦可以為報也夫上有以報　國家斯可以繼前人聲華不墜矣其何以欿然為哉於是嘉懋躍躍喜曰予雖不敏其敢不勠力以庶幾自勉遂書以贈別

送鄉貢進士蕭鏜詩序

余姑夫陳白石先生與其兄金華主簿皆博學能文持論議袞袞余幼時常嬉戲其家其子姪數人皆俊爽英特蕭子琛獨謹謹敦本崇實無務外之志余雖幼知敬重之於今三十餘年矣回視一時俊爽英特憂患變故存者無幾子琛獨𡟖然無恙固敦本務實者其道可遠哉其子鏜溫然謙恭而恂恂殆亦本之於父乎哉予鄉闈年才十七今來京師挾所試文字過余讀之詞義粲然余於是有感矣余初占家上京師鏜方入小學習句讀今所進駸駸至此余豈有銖寸之加乎前也豈惟無加而退亦甚矣徒然濫玷時祿不尚有愧於鏜乎使鏜亦進進不止其誰可及也苟徒若是而止焉將不有愧於後來之人如余者乎勉旃鏜也其愈力進而無自足可也今鏜以例歸待再貢其內兄翰林庶吉士陳孟潔求翰士作詩送之又求余為序故書此使勉焉

送姪子之燧赴吳江訓導詩序

之燧家兄思貽先生之子謹靜和厚今年會試禮部

中教官選得蘇之吳江縣學訓導辭行為告之曰吾楊氏居吉今四百年世服逢掖為邦碩宗處者力詩書崇行義仕者持大節履正道見諸國史郡志家乘者炳炳相望夫有興於前必有承於後此吾兄弟所為夙夜不遑寧居者也繼今而勉者不在於汝乎吾兄今年八十有五吾今年六十有九何幸見汝以經術發身居師範之任用慰其衰老然師道至重也非端其所存謹其所發道聖賢之道以道之其克有濟乎況蘇承泰伯仲雍子游及近代范希文諸賢之化未泯也而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皆明秀端厚皆將出為君子為濟世之材而所以表率成就之係於我

我欲其言聽而令從心悦而誠服也而不勉諸已可乎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此言必有諸已而後能及諸人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爲其畫也汝往無甚應幾以稱朝廷之任使以不渴佚我前人之光也翰林編修宋孔暘嘗爲余寫竹於是賦近體詩一章其上贈之以寓臨别之意

送汪推官詩序

吉安府推官蘄春汪君彥良以永樂壬寅到官郡即檄君董是歲秋賦輸北京汪君敬事而愛民是時郡尚有積歲逋賦未輸者汪君所董數月皆其舟首尾

相屬數百艘道江湖踰險阻凡七千里又數月畢達既悉内地官其運輸之民無有勞苦愁歎之意蓋得汪君爲之長也於是吉之士君子仕於 朝者數十人相與嗟咨愛重汪君之獨賢勞於其鄉也皆賦詩贈其歸而余當序首簡夫吉江右鄒魯之邦也誦詩書者不間乎貧富賤貴服逢掖者傳習數十世不變負氣節於樂善急義赴功而趨事同習俗素然矣況又有長之者之賢如汪君者哉然其比歲之賦不得若壬寅者豈必皆細民之罪細民於供將官雖單力未嘗不勉也使祇命者皆如汪君率民者皆如汪君吉之賦焉有積歲之逋哉此非吾徒之所當言也然自 國家統御以來吉之賦未嘗有一歲之不足之守未嘗有一人之不賢不必以遠舉前二十年今華宋侯山西蘭侯至于今郡之人思慕如父母數年之前三山林君爲推官其威愛之施民畏而懷之以爲將也吉之人何嘗不有公論哉林君去再代得汪君志不撓而才有爲雖在郡未久而毅然摧惡植善間一二懲其甚者則罔不懾伏斂避蓋卓然宜於其職者也雖賦運非其所領職而能盡心於爲 國與民如此豈非足以繼林君者哉此吾徒所以樂夫爲鄉郡將之屢得賢也嗟乎使汪君歸而歷政之久及民之深將不有詠歌之於閭閻畎畝之間而豈止諸君子今之所賦也請書以俟焉

送周時立詩序

吉之文江泥田里周氏世襲詩禮聯簪纓凡仕者必以明經發身蓋嶷然爲鄉碩宗余家居時廬陵邑大夫嘗聘佐教事時周氏仲方先生佐教郡學其從子公明佐教邑學余與公明隣屋而處者浹旬公明家子時立年弱冠列諸生之次粹乎其質之良也溫乎其儀之恭也顒顒乎其謹於言行也勉勉乎其勤於問學也余私心悦之及余官翰林仲方先生被召治水浙江數往還京師其時仲容先生及公明皆召纂修中而岐鳳方分教國學仲方仲容泥田之望也

公明岐鳳泥田之英也余時得聚處相樂及余來北京岐鳳仲子功叙公明仲子時簡相繼官翰林今皆爲脩撰泥田之後也於余聚處益密相樂益久近數年公明季子時勉孫源皆擢殺縣學時勉得襄陽源得德清其初至及去以祖父故皆一再過予恂恂端厚稱其家世何周氏詩書世澤愈遠而愈有繼也源近年預考南京鄉試士論厭服時立之子也余不見時立三十餘年未嘗忘之蓋時立靜貞恬澹處鄉里恒自進其學不厭後生晩進率皆師之而無所務乎外也此其志非有大過人者乎譬之於玉爲瑚璉爲圭爲璧用之宗廟朝廷人皆知貴之若夫璞而韞焉

山川因之光采草木以之明潤非有識者不能知也焉得重彼而忽此哉時立今年夏思其弟來北京間過余其溫潤縝栗蓋視昔之時益深矣不幾日將往德清見其子即歸終不一語及他事士大夫有爲詩贈之者以余素知時立故屬爲之序云

南園宴游詩序

鴻臚卿楊思敬有別墅在都城之南備山水園林之勝公暇約客往遊賓主相與觴詠之樂可爲至矣大人之生上壽甚少中壽亦不多凡下壽而或有寒餒疾病勞困憂欝驚畏之嬰於中則其可樂之日亦無幾也況或利欲之膠於中營營擾擾須臾食飲之不暇雖有可樂其能樂乎今吾數人者幸耆叟康和亦皆達夫理欲之幾無所累乎外而際治平無事春和景明之時二難契合又有文字之娛豈非至樂然吾聞之古之君子其樂也豈徒然哉衛武公既老飲酒作詩惓惓於自警賓之初筵是已蓋樂而不忘敬德也德者樂所自古者今所法此君子之爲而吾徒所不可忘也思敬輯諸公倡和之作屬余引於首敬用書此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九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稟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金典籍序

天下之事有本末惟明達知務者有以識其輕重緩急而致力焉天地萬物之理往古成敗之故凡聖賢之所以為訓具在經史百氏之書上而國家資之以出治成化下而士君子資之以成德廣材皆不可以一日闕焉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建太學以育賢才詔經史百氏之書歲聚焉時四方書板上京師者悉藏太學實典籍司之

司之有官而求之無禁蓋京師天下之會太學賢士之會經籍賢士之所資而賢士者治平之資也
聖明之意深遠矣余居京師二十年往還太學其典籍蓋獨見錢塘金瑞汝用之敬於其職也以蒐輯視孜孜脩壞補缺愈久而愈勤夫官無崇卑盡職乃賢汝用其賢乎士稍一命與一職則必盡其所當為不因委吏聖人猶盡心焉況經籍所係之重哉汝用發身科目累任教官於持身及人皆有賢譽庶其明達知務者矣今滿三考書最以去中書舍人張倜左春坊司諫王榮翰林庶吉士陳鏞重同鄉之誼求贈以一言余言蓋非其鄉之私也

贈監察御史彭百錬歸養詩序

監察御史泰和彭百錬既蒙
恩贈其父以已之官而封其母太孺人而專奉養之事於家者有子已冠矣居再歲予於百錬恤曰如吾親何即為歸養計時已滿九載都門大天官卿僉者其績最當奏陞秩私愛百錬者或尼之曰曷如就陞秩為養哉不應遂白其情於
朝從之學士大夫為其親榮者取李太白北堂千歲壽侍奉有光輝之句為韻賦詩贈百錬泰和百數十年仕於
朝而有親得請歸養者前有同邑學録蕭執先生今

再見於百錬而百錬之親加有褒封之命誠榮矣哉旁有大息者曰方今
聖天子新庶政貞百度而始於風憲比親擢方正廉清之臣為兩京都察院皆賜璽書俾簡僚屬存其賢者而黜其不肖者諭令御史之賢百錬蓋卓然能持好惡之正有守而有為乃遂其私以去夫新進晚出之士求如百錬殆未遽能顧當今在散地乎又有言者曰居位者欲得君子幾有裨於時君子亦何往無裨於時哉玉之在石也山有光輝今僻州遠邑風俗不淳於古人輕義務利惡者號攫善者卻避蓋有識莫或敢一語詆何者如使百錬入其鄉能皦然不涬

乎流俗發諸已者有以廉貪敦薄化暴而馴之序
禆時奚必有位哉此在自練勉之誠若是也足以舉
其親豈在榮親也哉君子事親莫切于致樂有諫可
不勉乎衆皆曰然遂以書之贈行之詩之首

送蔚尚書致事序

禮部尚書合淝蔚公春秋七十有三上引年之章特
勑致事賜鈔萬緡及官舟歸公自洪武乙丑仕爲戶
部主事陞員外郎又陞山西布政司參政入爲戶部
侍郎改禮部遂陞尚書歷事
列聖四十有六年寅恭小心始終不渝清白之操老
而益厲其同時官京師而今在通顯者及公裁三四

人皆於仕最久而公年又最高蓋乎今之老成人乃
一旦決引去
皇上體恤下情頻從所欲而加之 寵恩於是卿大
夫皆歆艷公之遂閒而頌羨
皇上待賢優老之厚也士奇蓋以爲
聖君賢臣之心皆有不得已者士束髮學道志在當
世況都高爵享重祿此其志雖終身豈能忘世哉惟
自顧年已邁智力有不逮則不敢以其所不逮者妨
賢路廢職事故乞身以去者止足之分亦愛國之心
豈誠安於閒逸者哉
聖天子孜孜圖治豈不欲久任老成顧事常於一夫
不忍又勞之況士自壯至老未嘗一日之暇而當終
勞弊之以異先王之制哉故老臣之去
聖仁亦有所不得已焉然使都門外夾道聽其車馬
祖餞之盛如數二疏之去又使鄉人故舊幅巾藜杖
騎首雲林泉石之間如逕樂天之歸者皆縉紳之榮
也而非盛福克有之乎榮哉乎蔚公一世其何幾人
公之歸也尚書毗陵胡公重同官之好屬贈以言士
奇於蔚公相知有素故不辭而爲之言

贈胡克寧歸常州序

禮部尚書胡公源潔有賢弟曰克寧祗守丘壠不省
兄者十年切切其同氣契闊之情也蓋公愛弟之情

亦無以異去歲之冬克寧自常州走數千里詣北京
兄弟相得懽甚居數月克寧又惓惓桑梓之在念也
告其兄將歸過余別且求贈言曰願有教也尚書公
留之而不可也亦爲之言余與尚書同 朝交四十
年居相隣者十年時克寧尚少溫恭執禮日以求益
爲事今踰壯而強而志於進未已也尚書公凡行已
居家在朝皆賢人君子之道克寧薰濡於家足以自
振尚奚假於余夫人道之所務在義而不在利在以
濟物爲要詩不云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胡氏其世
所自宋文恭公蓋高明先祖也史傳所紀文恭初爲
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文恭率公私舟

數千人公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其臨終也以授文恭文恭求樂之文恭曰葬應盡力行非所願此文恭居下倉卒之爲也自文恭以來凡再世執政而至侍從九卿者猶數十人史蓋以爲脫人於弱而陰德之應也余嘗觀胡氏譜其先之顯且盛自劉宋以來累累矣而常州之盛實始於文恭若文恭之篤行自勵凡天下後世有志之士猶將視法飭身爲之後者乎夫所以爲文恭者究古人之書心古人之心行古人之行惟恐其戾夫古之人也克寧率身而由之積勤不已文恭有不可幾及者乎位不必計也力於其行爲賢耳請書以爲克寧之贈尚書公其亦以余言爲然哉

送曾吏目還海州序

曾源仲濬爲海州吏目之四年考績來京師遂請告歸省居兩月將復還海州其同門友蕭德言求予贈以言余與仲濬亦同門也仲濬學通識明既達以果嘗從事吏部三年佐青州幕二年來海州尤久知益博行益熟矣雖言何補乎仲濬然知之而不言之非忠也言之而不以其大者非知也請書其大者

國家所以置州縣樹官守者非以育民乎得一州一縣而官之亦必有以育乎民而後有以承君之官求然不失也夫民者君之本也今之世皆務急民供上爲勞以望其官歲中三四遷而民之饑窮凍餒一不之察夫民之饑窮凍餒不之察是既倍乎上之所以官我之意如此求不罪乎我不可得見望其官歲中三四遷又求終不失哉蓋民之心非不知奉上之爲其職顧力有所不及則賴長之者優容以待之可也吏之心非不知取於民爲厲惟事有所不得已則資長之者寛恕以來之可也不然人孰不可使何爲精選舉明考察而使士哉故急民供上以求其官之顯且又幸上之人未察且察之其有能免者乎此非求成而更敗希榮而反辱乎吾所見江右尤甚海州寧有是乎以仲濬之良贊政幕下又有古襄劉侯爲之守吾聞劉侯溫然忠厚有愛民之心則海州之人無其急而得其育也必矣然余尤不忘斯言者朋友之至情仲濬其試擇焉

送蕭知事考滿序

國家設衛建官其制自指揮使以下皆以處軍功之臣而擇文臣有學術識治體者一人以爲知事事必先白知事廼循次上至指揮使而後行指揮使雖尊事不由知事則尼不行知事亦不卑矣而況有軍政之設施儲廩之出入案牘之叢脞其上也或又臨之以親藩之尊都閫之重風紀之嚴又當往來要衝之地日趨走乎應對知事亦難爲矣哉洪武二十五年

秋大同蕭秉文以太學生爲武昌左衛知事所謂不卑與難爲者皆有之秉文勤愼闓踈不敢毫髮自恕故衛自指揮使以下皆頼其能以無廢事下屬之吏皆服於威明不敢騁其私與怠蓋惟見其所不卑而不見其所難爲者今瓜期且及矣將上天官書最考而去即是行寧不又有過於今之所不卑而益無令之所難爲者乎雖然位高者易驕事簡者易怠與勤於始而惰於終皆常人之情而君子所戒愼焉者秉文勉哉必毋負 國家所以用文臣知學術識治體者之意因其等重其去而望其遠且大也爲文爲贈於是乎書

贈醫士蔣添祥序

太史公書曰能言之未必能行能行之未必能言凡以爲不能言之非吾病病不能行之耳行之而利即不言人猶知愛且慕也而今之人之智異也尊其所能言不專考其所能行者皆是焉鄂城蕭良用疽發背甚恒所親罷樂良用之生者杳來薦醫曰某醫之良者吾嘗聆其道岐黃氏之言矣請致之良用曰吾有所善蔣添祥籍數世業醫恂恂焉雖未嘗言其道而聀其所治無弗瘉者吾既致之矣聞者戚爲動容曰子無闇於智而易其生哉不能言之其曷以行之良用曰吾良弗智吾豈易吾生者哉而益信用添祥不踰越月以瘳良用來謁余請之故且求文謝焉夫言中之宜也言果足徵乎宰予之賢猶不蓋於其行不言果無取乎李將軍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史贊桃李成蹊今有服縫掖之衣脩仁義之術而口不能言即類以爲無有況醫之業乎孔子曰不以言舉人醫人之司命死生繫之而惟言之徵耶故醫之極稱神聖工巧神之功曰望聖之功曰聞工巧之功曰問與切亦非以能言也必能言爲醫之良則爲史爲和爲扁皆非知陰陽榮衛虛實之故徒以說辭給捷之利有是哉故醫者意也于其脉目其色耳其音心謀其治如斯而已言無與焉此固有於求之者之智也余

客蔣氏槩有年知添祥達於理誠於術不浮不伐務愼以謙蓋有慕古者耻其躬不逮之義兹因良用之請著其蘊且以警夫尚言者云

贈楊掾序

江夏宋惟憲請曰先父試吏陝西都司時與閩中楊復隆同事相好莫逆不幸先父即世遺小弱弟無所於依惟憲不孝時遠在故鄉賴復隆辛勤治喪葬如禮撫孤弟教育親愛之如所生復隆德被存殁惟憲雖殞身不足報願一言以張之嗚呼朋友之道大倫而主乎義焉義者非有盛衰存亡之異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今之人當富貴顯達氣燄赫赫持託交

投分傾肝膽相與出入相扶携意氣相合如金石膠漆謂患難與若可倚謂死生與若不相負一旦勢力衰拂衣袂去不顧過門不一入相見不俛首揖不異行道之人者古今相去益遠矣復降其術有古人之遺者乎於死生之際以義自重不肯負其友如此其食 國家之祿任案牘之事況肯負 朝廷乎誠使食國家之祿任案牘之事人人皆能以義自重如復隆吾見天下之才皆可用也故又張之以為爲吏者之勸

送張知事詩序

襄陽漢江重鎮凡今列鎮之帥皆武功之茂者任帥而簿書期會出納之務一治於幕官帥恒視成而已故幕官之任又必擇士之暢於理道者洪武二十八年太原張景先由太學生授襄陽衛知事知事於幕為貳幕常虛正員而貳董之景先果毅敦實不怠不忽期月之內聲譽灼然今一考當上天官方 國家用唐虞考績幽明之法而重軍政之務期得一士幕下又任之以輔其帥之所不及若景先者庶幾其得士哉則又豈遽然奪之乎是行吾知旦而往夕而來矣其僚有恐其遂去最而登也咸贈詩以道意請余為之序云

送胡希閔歸四明詩序

武昌左護衛知事四明胡鉉先生既卒之又明年子希閔奉其母夫人去歸其鄉瀕行其師楚府吳教授合凡所遊從者皆為歌詩餞之遺予序首簡余雖未獲識先生嘗聞大夫士言先生敦厚溫雅不雕不衒涖官用忠愛為本間一恭刻吉寒耳雙頰不對遇獄訟必平必恕先生殆仁者歟歲七十始沾一命又不滿其秩不盡其報以發意者尚在後之人乎乃今見希閔挺然脩且厚吾固意其在是也雖然亦見樹稼者乎夫樹之固將獲之而或身不逮焉歸于其後之人後之人克勤有之不然莠而不薅穢而弗溉斯亦已矣秋其可幾耶故德亦在善繼而已善繼未有不

獲者苟爲不繼此徒無獲將遂窮其身而辱其先不亦可懼乎希閔其去此而務善繼哉且吾聞希閔乃祖竹隱先生積德累仁致紫芝之應亦未食其報此其樹之非一矣勖哉希閔其無負焉吾與希閔接屋而處者兩月是以贈此言希閔歸故鄉入里門見父之執爲吾知其復有說也

送蕭教授歸金華詩序

皇明治定時海桑先生陳公以易書詩教授盱江之上諸生皆溫雅端厚篤學厲行或仕或處皆有聞於時伯齡亦嶄然群居之中先生殁伯齡以詩經舉於鄉[illegible]於太學除教授金華府學金華浙東文獻邦亡

固知所趨向伯齡加飭勤率先之更六歲承伯齡之教者往往取高科而仕伯齡教日益行名日益著人皆稱伯齡不辱其所受教先生不辱其所教今詔告省親歸故鄉旬日當還官知伯齡者皆爲詩餞之屬余序一言余何庸言哉雖然亦見樹木者乎既宜其地而樹之矣又必培之以深其本溉之以充其養援之以坊其侵故盤骫翹特于青雲蔽虧日月矣其或有先之樹而不加崇於後之樹者豈其木弗若歟亦培之溉之援之之不力也故君子之仕既宜於職矣益務深其本充其養坊其侵以求于雲蔽日而不敢畫焉不然柝乎吾後者幾何不軼而過哉往年伯齡

舉於鄉選於朝顯然而起矣今伯齡之徒復有舉於鄉選於朝顯然而起者伯齡將惟贅益於人乎抑將益崇其身也子年盛志銳二親具慶有賢弟承堂上之歡而無内顧之憂於是勉勉焉德已脩而益勵學已富而益勤名已重而益下吾知子去此而益崇其身易易也則俾陳先生之教益遠有耀者非子其誰望余與伯齡嘗同事先生不見將十年不知此别復在何日故竊取回路相請贈處之義而叙之詩凡若干首

送嚴士正赴江陰訓導詩序

嚴故泰和世家其富盛視古封君其文獻烺烺見胡忠簡周文忠吳文正揭文安諸公之文其科第仕宦自常州推官而下代有繼續邑世家之盛如嚴氏蓋無幾矣而於吾家世姻先大考先考皆嚴出士奇又辱嚴倩童丱及侍國正先生先生先祖妣之弟以姻家子孫見教愛甚嚴至今追憶侍側時心肅然不敢忘內家相學蓋非一日之故也今年先生之孫士正選鄉舉來京中會試副榜得江陰縣學訓導士正明爽端重謹義利之辨介然可爲世德之有後也夫道無窮君子之學亦無窮其學非專于語文字之間所以古之人皆務乎本也後之學者不務乎本斯畔乎古矣學而畔古君子不予也勗哉士正果成於已將

於成物也何有吾老幸見姻家有後又期望其遠且大也故首舉其先世之盛次舉君子之學以爲士正之官之贈而翰林同鄉諸公相與分韻賦詩送之者繼書於後云

送徐宗威僉憲致仕還鄉序

仁宗皇帝臨御制詔吏部居官年七十聽致仕去有疾而年未及亦聽去申著令典至於今四年仕者老病不任咸得所欲而士君子進退從容無所羈係有以見太平盛致矣四方出仕者之衆莫盛江西江西爲縣六十有九莫盛吉水今致其事去者始見於徐君宗威宗威雖病其年未七十蓋自洪武中起家爲

巡徼爲征商求樂初入掌外制又出司憲陝西廣西二大藩知宿州僉山西憲事其爲人持已愛民而平心易氣歷任三十年未嘗有一日顰蹙之憂然弊弊焉所以汩乎中應乎外者亦劬且倦矣今之決去固人情也崇威吉水故家吾亡友胡君光大女兄之夫也其在京師恒主胡氏故於余還往甚厚光大嘗約余他日幸遂乞身相與具扁舟載壺觴書冊泝沿贛江蕭峽之間潄芙蓉之丹泉酣澄江之明月歌詠望澤逍遙以終餘年足矣時崇威聞之亦津津出喜色光大竟卒于官已十年余猶縻　寵祿不能去也兩人夙昔所歆慕者今爲之崇威獨未知崇威入故鄉臨清蔭茂蔦廬不與偕然自適之際北望京華數千里外尚有停雲之思者乎故於別也歌曰駒之四章以爲贈

送鄭郎中歸省詩序

吏部文選郎中鄭誠文實既蒙　恩封其父母士大夫采詩辭名其奉養之堂曰隆壽皆爲之賦詩今蒙　恩歸省於時士大夫又采杜少陵入奏行二語爲韻賦詩送之盛矣哉鄭氏之榮也詩可以興可以觀三復其詩蓋上有以見　朝廷之孚其臣下有以感發爲父母者之成其子豈宜榮鄭氏而已也夫賢者之子也未嘗一日其心不在國家文實爲天官屬十餘年於品量中外百職之賢不肖才否而抑揚進退之皆與聞矣今道途所經齊魯以南踰淮泝江以達乎匡廬彭蠡之奥上下六七千里耳目所遇凡前日之進用者亦皆奉法循理守官愛民不忝任使矣乎盱江右文獻郡三四百年名公顯人其文學功行如李泰伯曾子固程鉅夫諸君子其所表見於世燁燁不可泯沒顧亦今州閭鄉鄙將復有起而續之者乎要之賢才本於學校今爲吏於時者亦有克致夫作興之道者乎此皆文實之職所當知者旦夕還　朝必有所得以裨冢宰黜陟之公哉大學士曾公邀序送行之詩因以及余所望於文實者云

送陳祭酒復職還南京序

吾友陳君光世文學卓然而靖恭端直磊落頎暢處人有誠也官翰林踰二十年升教南京國子又十年矣自其改官而南凡翰林素交咸相聚討論觴詠未嘗不思光世蓋光世亦同此心也今年春以考績來朝退而見其翰林故人相握手慰藉喜色津津溢眉目遂即建安楊公聚奎之堂出所載江南嘉釀會者九人獻酬交錯傾寫極歡既而光世奏最復任戒行有日九人者復即堂中宴餞之酒半建安公舉古詩君子有酒八言爲韻偕江陵楊公共八人各賦詩贈之而退僕序之夫朋友志同義合者也久別而聚尊

姐以相娛歌詠以相發情之正也況贈言仁之事哉國家法古爲治興教育賢治之首務而任之於太學其所以命光世者蓋舜之所以命夔也任甚重矣以光世之賢有不夙夜圖惟以副君上之命塞朋友之望用求終嘉譽也哉賢者任其事必盡其道善夫始必謹夫終古詩人於贈歸之作蓋有戒夫脩職業者傑故竊取斯義既述其情而終以規

送楊長史致事序

吉水楊季琛先生自壯歲鄉里舉學行升於 朝歷仕州縣幾四十年所至訓治其民勵撫字之勞存豈

弟之化行能著而名譽流今春秋且七十有倦勤之歎時其子黻爲 衛府長史乃循去官就封之制乞歸休焉 朝廷知其賢封以黻之官仍就祿養蓋賢其賢以助黻爲輔也二年黻卒三年先生益衰又乞歸休 朝廷憫其情從之夫士君子懷抱德藝且遇乎時矣豈不欲究於用以及人顧在已者有所不能強則勢之所宜已也 國家用賢致理既得其人矣豈不欲久任之與共成其功顧在已者有所不可強則禮之所宜已也然君子有不勞而及於人者古大夫七十致事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道之及也先生之歸也必有及乎其鄉猷家者鄉之始

楊氏自忠節顯聞數百年而於今辨其昭穆尊卑聯其愛敬申其教誨者老長之仁也先生又必有及其宗歟士奇幸歸鄉過宗家拜耆壽參譜牒之異同考文獻之傳續以觀諸老振起之功而快其平生行有日矣請書識別

送吳先生還鄉詩序

余仕兩京三十年往還太學祭酒司業皆故人而所識監學諸生過從者益衆故其博士以下問學淺深德行邪正率得之若持廉潔之行一芥不以苟取吾廬陵羅師程清江吳節性表然者也清江廬陵接壤其人相與率親厚清江士大夫仕於 朝於余好且

故而以廉潔名者節性與吏部郎中張玉瑩表然著也廉本於義士君子發諸已施諸事誠由夫義外物不足以動之矣師程節性玉瑩三人者雖皆有祿而其家皆蕭然不改寒素克克有自得之意故余於此三人恒私心敬慕之也前數年師程以老乞致事去節性玉瑩年皆六十上下未當得致事今春玉瑩以病乞解職去節性之子爲刑部主事得封父母節性又棄職而就其子之封以去此豈有富貴之累於其中者哉節性於師道嚴重不可犯蓋學者望而泯其非僻之心作其恭肅之意尤世之所難得者嗟乎江鄉百里之間天清歲晏二三君子小車往還蓋必

占德星之聚者而余也以固陋之資加之衰病方縻
於 寵祿未知何時而遂相從於清虛閒遠之濱共
歌詠太平以爲遲暮之快也 朝之學士大夫相率
爲詩贈餞性謂余序之因以及余所嚮往者云

送劉廾趂辰州府同知序

爲天下以安民爲切務安民之方任得賢守令而已
聖天子臨御以來宵衣旰食汲汲焉惟恐天下之民
未得其所也 明詔數下簡賢衆能畀之守令之任
又屢勑以撫字安利之道守令之能奉法循理布德
宣化有安民之效者必明考課而超陞之或從民之
志仍其任而增加其祿秩所以待守令之道厚矣然

而民猶有未盡得其所者何也豈非由守令不能體
聖天子德意而苟焉自怠甚者或縱其私以厲之而
然歟如使今之爲守令者皆如吾廾趂民焉有不安
者哉廾趂始自萍鄉學官陞沅陵令其愛民如子誘
掖化誨而庇護曲至惟恐其或傷之也三年考其績
最又用薦者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沅陵之民群告于
藩憲達其請于 朝以還廾趂弗得又親詣伏奏于
闕下至于今六年沅陵令不知更幾人而廾趂自員
外郎入纂脩于翰林又四年矣沅陵之民猶群趨伏
闕下乞還廾趂不置由是 朝廷益賢之以爲同知
辰州府沅陵辰屬邑以貳辰州則不獨沅陵之民也

沐其利澤也廾趂初何以得此於沅陵之民哉吾與
廾趂交廿年其爲人端厚易直闇䟣廉介而表裏一
致其爲政簡靜不擾有至誠惻怛之意而不爲名古
稱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廾趂其幾之矣使天下之爲
守令者皆如廾趂民有不安者乎其行也吏部主事
陳子魯謂余宜贈以文豈徒贈廾趂固將以感發乎
令之爲郡邑者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一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送王彥鼒序

吉邑王欽彥鼒其行安於分其言當於理自登第與余往還既爲御史有職務而朝退或公暇輒過余相與清論爲樂蓋未嘗累日不相覿者去年冬余侍從來北京獨彥鼒馳一騎追至江上送余登舟舟度且半猶隱隱見其徘徊江畔其情可知也今以考績來北京得握手敘契闊過余留信宿輒告别而歸吾兩人之情固皆所不能已矣夫人生離合率出偶然不能以恒也惟其不可無恒者心之所存身之所行焉耳今

天子下明詔弘養民之政申揚激之令在位之臣孰不飭躬脩行以欽承德意況風憲者揚激之所自出哉吾故三復羔羊之詩以爲彥鼒南歸之贈彥鼒勉哉

送蔡運使詩序

鄉先生山東鹽運副使蕭鵬舉表然清潔之操於人不易許可去年來京師獨數稱其同官蔡繼先之賢其言曰繼先維揚人溫厚平易嘗爲河南參政廉直奉法吏民敬愛之既爲運使山東所以發巳莅下者一如參政時運使無參政之尊而貲筭會計之繁又參政之所無也非澄心寡欲達於理者不能以稱繼先爲之一務寬厚恤下不計身之利害其下之人亦競相勸趨事曰蔡侯仁我我曷可不力以累仁侯以是歲課之入無或不足亦無有後期者使者過山東觀吏之賢否皆稱繼先爲賢曰他運使不及也余聞蕭先生言心異之今繼先考績來京師天官第其績最等於是朝之公論與士君子之所言合也然則繼先可爲長者可爲今之循吏今將復還山東士有爲詩送之者繼先以蕭先生之故過予求爲序予安得不爲喜譚而樂道之也

贈醫師鄒孟義序

自余仕京師十餘年有從鄉郡來者率喜問士人近況凡余所識者多巳物故而今之能卓然立身致名譽余雖有識與否中心愛之稱道之不厭也鄒孟義家廬陵距吾所居一舍許業於醫其先授秘方於嶺南隱者有名於時至于今孟義術益大售所治疾無不瘉廬陵西昌之境有奇疾更衆醫不能瘉者孟義多瘉之如孟義曰此不可治即更衆醫竟亦無治者然其心急於濟人有求之者不以其貴富賤貧及道路遠近雖甚寒暑昏夜輒趨赴既効徑去報不報不計也所存心如此余恨未之前識也今年贊善梁君

抵書京師告余曰孟義所治醫術博矣尤邃小兒科且年甚富志甚銳意甚恭將益進其術廣其功未已也宜一言使傳焉嗟乎余言何足以傳孟義世率謂醫之施於嬰兒尤難徵諸音聲容色之間而非可以言語求也非精其理專其業不能成功如孟義既邃乎此又方進其術未已將所造詣益深如過邯鄲爲帶下醫過洛陽爲耳目痺醫過咸陽爲小兒醫無不可者將必有能言如司馬子長者爲傳之使不泯矣假於余哉然余鄉人也既愛重之故書此以復梁君以爲贈醫師劉孟義序

送鄧宗經求新訓導序

學校爲政之首務也長民者知重乎此典教者知重乎此可以爲賢矣吾吉安九邑廬陵附郡城其學常得賢教官然縣令丞親於民者求其能以時一至於學或出一言致勸勉之意何其少也夫不得賢令丞幸有賢教官又上有賢部使賢郡守庶視者勸其學不廢也近年會稽呂公僉憲江西慨然獨念治化所先行部至郡邑必下車趨學宮謁先師退考視諸生所習深致敦勉之意蓋賢部使也而相繼守吉者金華朱公山東閻公皆盡心於學勸率獎勵或日一至或再至無三日不至焉者皆賢守也時廬陵職教者浦城陳君士希佐之者吉水周君公明士希持身謹行公明明經敦德二君協力合志毅然以究職事成後進爲己任後又得鄧君宗經佐教焉鄧君學行有稱且益與二君協力合志三君皆賢教官也於是廬陵之學雖不得賢令丞而學者勃然擢高科登膴仕莫之能禦也固諸賢之力哉鄧君又負理才郡長貳政有所未通者皆就而問之鄧君嘗游太學向之同游者今皆躋華膴要鄧君之才宜華且要也乃獨恬然安其命樂其所有日與其徒講求聖賢脩己治人之道以此爲彼此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居無幾丁家艱去服闋待佐教求新縣學求新亦吉之屬邑其令丞吾雖不知而呂朱閻三公之德政嘗行於彼矣鄧君移其効於廬陵者施於彼求新之學將來有不大興者乎有求余文贈其行者於是乎書

贈陳教授歸臨江詩序

臨江陳孟浩永樂十六年李騏榜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發身者其初授官內爲六卿之屬爲御史爲行人外佐方岳佐郡宰百里之邑中人以上者爲之朞月間率能見設施起聲譽下者輙得濟其私欲孟浩所存心一不在是初當授職言於吏部願得教官遂奏授長沙府學教授已而改蘇州府學夫教授非有政務之繁簿書期會之叢暇日所親比者俊秀逢掖之徒所談說者周公孔子之道脩齊治平之方蓋鐵

於化俗而育才也非學之明志之有守固不樂就此於是孟浩之學與志可知已孟浩所至盡心教事其學者率有成效而耿介之操斷斷然非公事未嘗一涉跡郡守之庭郡自守以下至于耋耄之民皆譽之曰賢吏部考其九載之績最將奏陞官孟浩再三言老且病願得致事歸不願得陞也吏部察其誠遂奏遣歸孟浩時年六十有五志力彊固精神未衰也昔伏生九十猶彊授經掌故孟浩固不可彊乎其殆審大易進退之幾而安老氏止足之分乎於是士友有作圖贈其歸者給事中康中正以求予言余於孟浩故相好也遂作詩贈之學士君子於孟浩故者亦繼作焉

贈嚴士正之桐城知縣

嚴氏吾邑文獻故家科第仕宦相承三四百年士正承其世業敬身力行選貢士擢佐教江陰縣學其學者皆心服之自邑長貳暨其耆耄皆心敬之滿九載天官考其績最當陞翰林侍講學士曾君鶴齡言士正才行可任理民遂以為桐城知縣桐城畿內邑民淳俗厚有朱司農之遺愛在焉士正清操雅度有古循吏之心夫士不得善地其政未易行民不得賢令長其生未易遂於是衆不獨為士正賀實以為桐城賀士奇忝近侍有年

聖天子學堯體天心以育下民慎選賢良寄之牧守然令山澤畎畝林居野處幽僻之民豈皆泰焉得所而無嗟歎愁恨之聲於下也哉吏之比民者莫切於令若士有愛民之心而得以行所志亦莫速於令令果能致誠以求其情以施惠利民將不泰焉於下而豈有嗟嘆愁恨之聲也哉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必若是而然後不負

聖天子簡用之盛心與平素之所學而桐鄉之祠將不有繼漢人者乎勗哉士正吾兩家非一世之好也請書以為之官之贈

送楊脩撰詩序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下詔求賢山東按察使首舉仲舉明年徵至吏部尚書蹇試文章奏授翰林檢討預脩永樂洪熙實錄陞編脩又脩宣德實錄陞脩撰士奇交仲舉五十年仲舉淳厚而坦夷貞靜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合禮之文不覯言行雍容未嘗有過粹然如玉也余嘗升其堂拜太安人高年懿行言有師法退而交其兄伯升惇實恭謙簡靖坦易一家之間慈孝友悌温然如春也余交友多矣求其人如仲舉固鮮求其家之母子兄弟如楊氏加鮮故余初別仲舉也恒思之不置及出而仕同在翰林又各牽職務不能如往年之散逸而適也仲舉今謁告歸展

先塋武昌少師少保兩楊公禮部侍郎兩王公以同
史館故賦詩送之余最故當序簡首蓋亦因之有感
焉水木本源之心人人同也今之仕者大率三四年
五六年遠者十餘年皆得省祭拜丘墓以伸追遠
之情士奇之寡昧叨祿三十有八年訖無寸補徒以
寵恩之厚而不能一日少伸其私於別仲舉云何爲
情又念少壯游武昌往還幾十年於時同輩六七人
皆志合道契相好相益篤交誼於金石抗志尚於浮
雲殆不知有人間富貴憂患事若將終身焉者旣不
能如志相繼多出或仕或處今亦多謝世獨仲舉士
奇兩人存故余於茲別亦難爲情嗟夫山川不改古

人之遺跡故在仲舉展省之餘鼓蘭枻絕長江登禹
書之大別俯屈騷之江夏南望曹孟德周公瑾之赤
壁東睇蘇子瞻之樊山雪堂因舊游興懷舊交而有
存沒之異仲舉亦豈能忘情也哉動於情形於言嗟
嘆詠歌必有不容已者明年北上必將倒囊以慰我
若夫勵之爲臣之義而戒滯于私者君子之心何俟
於余言

送周秉昻甫詩序

文江周秉昻甫故吉州總管耐軒先生之六世孫周
氏其先詩書閥閱赫奕於宋元而耐軒先生有陰德
於吉之人厚秉昻甫負卓犖之材英邁之氣自少壯
至老不屈乃獨歛而在下有山水以娛有田園以給
有詩書以淑其子孫長子忱擢高科仕於　朝二十
年有賢譽聞中外衆子若孫森森玉立居則盡心於
愛敬之養退則悉力於公私之務秉昻甫無所累乎
中無所慕乎外日與故人親戚尊俎歌詠逍遙雲林
泉石之間有以足乎其私也今年縣推長從役里中
而賦率大半輸北京秉昻甫矍然念曰此出諸細民
而將仰給公家者也沿江涉淮道河濟踰七千里之
遠且險是豈細故哉且是役也吾於事
君上所當然雖老矣其可辭行乎時秉昻甫春秋六
十矣即日治裝具督艤舟率先而發四閱月達北京

悉登于公廩而縣之賦皆莫之先也然因秉昻甫亦
莫之敢後焉常情是於私者或不知敬於公秉昻甫
其可謂忠厚之至也夫鄉有一人焉邑有一人焉能
敬於公凡事率先而不敢後斯一鄉一邑之人起而
勸矣而安得人人皆如秉昻甫者哉忱時爲秋官員
外郎候迎就第鄉人士之仕於　朝而與忱游者皆
走賀焉方忱爲酒壽其親秉昻甫既喜其子之賢於
官又喜其客之皆賢也輓留相與酬酢傾寫懽洽觴
未既秉昻甫輒以明發告忱拜乞留客亦咸謂何遽
也曰老者其孰不樂祿養哉顧先人之丘墓係於我
吾何遽棄之而貪榮遠外乎客知其志不可以強留

也取古樂府分題詠以送之士奇與秉昂甫之生同歲則爲引諸卷首

送周以穰序

周和以穰於余爲中表兄弟其爲人閒爽溫實無外飾之意其家食時有孝友忠信之行聞於人治詩經嘗試經義於翰林中選得醴陵縣儒學訓導歷數載丁家艱去服闋改新樂縣學訓導通兩學三考其學者多臻于成而選鄉貢者科未嘗乏也以穰今考績在天官用例當陞翰林閱其所試經義有一言之誤乃復得訓導新會縣學知之者率枉之而以穰不謂枉也方欣欣治行李就道曰吾戚焉望故鄉七千里

不獲一展桑梓今而得便道以稱吾之願欲 國家之賜厚矣嗟乎士固有以尺枉而掩其尋丈者然良工不以寸朽棄合抱亦取其大而畧其細也余嘗觀以穰所治經其析理通而不窒見諸詞直而不浮而援引發明無或弗當蓋其兄台州教授以巽得前進士蕭執先生之傳而以穰私淑焉者也今之選科第官學校其皆有所自知以穰者乎以穰獨無不足之意亦其學問之力所至歟鄒孟子所云不怨不尤以穰庶其近之哉其別余將之官特次第所以來之故贈之而因以見余意亦將以示未知以穰者云

送陳參議赴湖廣序

中書舍人廬陵陳樊訓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
命下薦紳大夫皆爲之喜中書掌
天子外制近侍之職也凡近侍久於其職者往往陞遷出任藩憲及大郡惟兩制久未有陞外者蓋難於文翰之選而重其去也於今參議之命遂以爲中書喜樊訓家文獻之邦襲詩書之業閎爽通練喜於爲義在中書十有八年矣故其陞也亦以爲樊訓喜湖廣江南大藩也控黔蜀介兩廣據汴吳江淮之濵而包漢湘洞庭之廣雜以夷獠之居地大而民衆如樊訓往焉務旬宣於此盡爲臣之節端已率下致民隱以畢達導

聖澤於旁流使其人謳歌鼓舞於
皇明治平之世吾又將爲湖廣之人之喜也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吾於樊訓非交游一朝之好故書以贈其行凡與之相好而重離別之情者又爲圖與詩繼于下方

送鍾子勤之官肇慶知府詩序

吾同邑今仕於京者惟余與子勤宦久余官翰林子勤除中書舍人居第相近旦暮相聚憂患相恤情好之厚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子勤積六考之最今陞肇慶知府士大夫素相往還者相與慶喜賦詩贈其行而於余慶久且厚能無言乎中書近侍之職所典書

辭命者
天子訓諭四方其任至重也而居是職者往往久任
不遷二十餘年陞遷於外者始再見於子勤其亦難
遇也矣今
聖明在御方詔百司擧守令嚴連坐之法以責實効
而彫弊之民譬諸枯枝悴蘖豈一旦雨露之潤所能
復也故得一郡一邑而長之以求其民之病者愈危
者安自遂於田里而吾無忝於任使者不亦難焉矣
乎夫非持之以廉存之以仁施之以公如父母之愛
子其克有濟哉古之號良守令者亦皆盡力乎此勉
旃子勤而今之守令又有難於古者蔡漸氣習之相

遠也會府尊官之臨乎上部使過客之交乎前吾之
禮有未至而衆毀係之內而子弟臧獲之出入外而
胥吏徒隷之覘伺吾防範一有或怠而毁與至矣非
致明與愼其克免此哉勉旃子勤他日有來自庾嶺
之南者吾將洗耳以聆端溪之政子勤勉哉遂書此
於羣賢珠玉之首

送許鳴鶴南歸序

吉水泰和接壤如東西家其人居而婚媾相倚出而
兄弟相好且其志敎詩書尚行義相契也前二十年
余侍講禁林與胡光大鄒仲熙同官又聯第紫垣之
南稍暇輒相聚討論相箴過失相規時許鳴鶴用雖
衆從肩翰林客光大所皆吉水之良也日共相得又
共竊歎何幸衰老復得此於田里之間也後十餘年
光大沒又數年仲熙沒獨余與鳴鶴在而皆不能忘
田里之思今鳴鶴奉　賜勑歸展丘墓鄉閭者壯聚
觀歎豔而顧視昔時儕輩或存或亡其存者亦尚有
如胡如鄒之相與爲者乎朋友失其義久矣嗚呼
不然不以存沒有所加損雖其交之後世有不如其
意未嘗已於言言而不從猶惓惓懇悃未嘗終絶之
也鳴鶴其厚矣哉世間有爲人臣朝榮與而夕懷不
足者於斯鳴鶴其厚薄何如鳴鶴爲近仕十餘年貧
如家食時而執守甚固未嘗枉己阿附坐是屢忤於

人不悔可爲直道而行者矣嗚呼士安得皆直道者
而與之同事君也哉於其行不能已於余情故書以
識別

送尹哲序

泰和尹哲克智爲雲霄縣學教諭九年考績陞府學
教授時教授未有闕當需次于京師而哲久病不任
旅次吉公天官領待復爲教諭去天官以　聞從之
除教諭京山縣學夫學者重得賢師而仕者所重得
善地哲經明文達重義薄利雖貧介然有守而不混
於流俗庶幾其賢師乎可以爲京山學者賀雲夢京
山皆隷沔廣相接境其壤地肥沃種植用力寡而獲

利倍而川澤之産四方莫加焉其民俗敦樸無淺詭
之習其學者苟得師振作之可與有成非仕者之甚
地乎而兩爲教官於此可以爲哲賀吾泰和尹氏自
絳有科第於宋今數百年矣其後世復振於詩書之
業吾目所接者務厚先生以上海教諭致事哲從祖
也復道佐教南雄府學自道同知澂江府哲從父也
鐸佐教桃源縣學哲弟也皆發身經術又可爲尹氏
賀然吾於是有感焉碧亂時與哲父傳道先生讀書
邑庠有同門之好亦皆有志也而傳道蚤先朝露十
六年不及悉見其家詩書之盛吾見哲如見傳道也
而與哲間闊久矣今在京師數月僅相過一見又竟

去人之情其能遂已乎吾甥康榮述文贈哲故既述
其所可賀而遂以及吾所感云

送解教諭赴廬陵序

吉安屬邑九廬陵附郡治之下其山川之清麗人物
之秀厚端雅習俗之貴詩書重德義聞於四方久矣
故四方士之遊學者往往輕千里而至曰此其今之
鄒魯也爲政者樂得其地曰其民審於趨向可不勞
而治而典教者尤樂得之誠以其化易行其功易成
也往年廬陵之學聘廖敬先先生佐教事已而有他
命不果赴繼不鄙聘余而亦有他命不果後與廖先
生同在禁林每共憶廬陵後彦所會欲復一至相與

求斯須歷澤之施如臨弱水而望蓬瀛焉朝夫家吉
水去廬陵一舍有半其爲人温厚端愨本於天性文
學得於世家之傳既舉進士歷事憲臺都御史上其
能時與朝夫名同上者皆任風紀陟清要朝夫獨懇
懇乞教學近地以養其母　朝廷重孝子之意以爲
廬陵教諭於是吾從素願欲而不得者一旦歸於朝
夫安得不爲之喜哉然今學校所難得者不在於良
弟子而在於良師譬諸材木土地所生無處不有焉
而匠石不恒有也有良材而不遭匠石徒木而已耳
烏能見諸用哉學者所以貴得師也而今之爲師如
朝夫亦罕遇矣朝夫且行士友爲歌詩送之余既喜

朝夫得廬陵又喜廬陵學者得師也於是叙諸其簡
首

送金幼孚序

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之弟幼孚將還其鄉其友饒伯
韶求余贈以言世之得一位一爵者貴重其身意氣
揚揚驕蹇倨慢人不可近其子弟亦藉氣勢馳騁縱
放旁如無人金君朝夕侍
天子左右掌内外制承顧問遭蒙恩遇之厚可謂盛
矣而其所自處謙恭遜下退然如虚泊然如無所據
無一毫貴重揚揚之意侍講其賢乎哉亦其學問之
至道明而德立有以臻此乎乃今觀幼孚恂恂温温

質而不誇敬而有禮敦孝弟之行而幾微憑恃馳騁之意無有也於是乎二惠競爽矣然古之人有終其身爲之勉勉不已者學也學以造道而立德也不務乎此人之道有不能備幼孚尚去此而益務學哉譬之水焉流而不已可以達海譬之木焉升而不已可以干雲誠於中力於外學未有不至焉者也且幼孚之先人博學惇德師于鄉閭于時久矣因幼孚所宜圖善繼而不忘也余與侍講同官侍講之弟猶子弟也故以爲告

送蔣子夔詩序

子夔居吾邑西兩舍許家故富貲至子夔始服去一切俗好力學爲儒者其爲人端厚秀敏重行義其學好古務實得爲文有理致分教贛縣學九年今復遷漢州德陽縣學夫學校興衰在得賢教官譬之埴焉非待善陶者不能中乎模範而爲教官若皆樂得善地莫易行其教有如子夔爲師躬先率之又得嚴裁平叟詩張魏公父子之鄉習俗之良德陽之學吾知其有成也且紀綱學校者必得賢守令令之令德陽者吾雖不識而漢州守劉公潛吾友也其學端而德脩蓋賢守也則爲令於其屬者有不賢者乎守令賢而紀綱有出又得賢教官德陽之學安得無所成乎子夔行能賦者作詩送之余亦爲之序

送翰林侍講陳德遵詩序

余與德遵家居里巷相比幼而學也孫苦相類仕而官也職業相聯於論議趨向亦靡不相契余去鄉二十有五年德遵亦十有餘年水木本源之念皆未嘗斯須忽忘也幸遇

明天子推恩官其先世又俾得以展省歸顧余之非薄忝在公卿後不敢先其私而德遵親奉命書還祭先人之丘壠拜瞻腐告以昭寵貺而申其孝思退則會其族姻鄉閭以寫夫久別契濶之懷何其榮且樂也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委首簡於余余因之有感夫族姻鄉閭之素厚於吾徒者矣始來而餞之也愛之祝之冀速其達聞其霑一命進一職則居者交慶于家行者樂告于途曰吾邦之華也又聞克慎厥行脩厥職則老者興歎少者興慕曰吾邦之華也而聞有弗率于道則慢焉以戚而猶幾其改之以不忝吾邦也嗚呼其忠且厚於吾徒如此吾何以報之哉古之禮君子雖貴且富不可以加於其宗其鄉而吾鄉前輩尤致謹於斯百年之間耳目所及舉其大者一二人元盛時先少傅吟窻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歸恂恂謙溫不改其布衣時而歲時宴聚閭巷間無貴賤貧富一以序齒而傾寫無間洪武中劉𢥠翁先生以吏部尚書歸尤謹謹下鄉里於親戚

鄉曲雖至貧賤恒相與歡洽雖童丱接之不見有惰容雖畜一騎未嘗以行城郭中君子於族姻鄉閭其道無不然也前輩遠矣後生寡昧無聞挾其貴富忘其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矜傲洪恣其爲薄如此夫安知富貴之不可終恃也哉幸吾鄉之未見斯人也而吾道路所見蓋不少矣每與德遵道論及此未嘗不共駭異愧汗而何幸德遵之歸以繼前輩君子之行以答鄉人老長愛厚之意蓋君子之行必信于鄉人而後可以信于天下德遵尚以吾言歸諗諸來者其毋俾胥淪於薄也

送桂脩撰致事詩序

翰林脩撰四明桂君宗儒年七十有四以病　詔致其事歸夫士之學也固將行於當時被於天下況當朝廷清明賢類彙進之際乃獨退藏焉豈士之素心哉而士之賢也上之人亦豈不欲久任之以冀其效惟其既老聰明之不逮氣力之益衰則不得已有致事之命固憫老之仁優賢之義也宗儒以文學發身嘗佐治郡其廉簡之政安靜之化已孚於民既入詞林爲

天子侍從之臣溫厚端愨恂恂縉紳之間與人交久而益敬雖貧泰然雖病猶勉強自持可謂吾人君子矣乃今蒙　賜歸之命敦同寮之好者既衆之又惜

夫良友之去也相與形諸詠歌夫君子之有益於世也進則澤夫民退則善其鄉宗儒歸而導其里閭鄉黨使爲父兄者皆以德率其子弟子弟者皆以德事其父兄藹然孝弟忠信之風肅然禮義廉恥之節以庶幾孔子是亦爲政之云者未必無益於世也而優游暇日與故人壽俊小車往還尊俎譚詠超然自得於物表將不有占德星之聚於東南海濱之區者哉遂爲之序

送耕樂翁養蒙羅先生歸廬陵序

予嘗聞吉水羅養蒙先生樂善篤行居家以德義淑其子若孫及其鄉人之俊秀縣令丞之敬禮高年厚德者必首於先生然余家距其所居二百里未嘗一獲見也其仲子汝敬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與予朝夕相即汝敬英敏秀特聽其言恒依於道觀其下筆爲文詞義燁然卓出同輩於是益知先生之所以教矣汝敬既得禄迎先生就養京師余始得承顏而接辭焉時先生年且九十鬚髮雪白而兩頰豐腴溫乎如玉言論雍容敦厚稱古之所謂有德者洪範所云壽福康寧攸好德者先生兼之矣夫數者之福自其本言之在乎好德先生所履若此固其有所本哉世之人其福之不足要其本之不立耳本立而福至此天理自然之應而不足焉者鮮矣近周公明教諭彼

召來京師周於先生居處最近交好最久又相知最深也間爲予言其先世曰皆有厚德爲鄉閭所歸宋之時有至百四歲者其後至八九十者蓋比比矣至今其所居之處人稱爲老人里然則羅氏之務本豈一世之積哉不然前後所膺何累累其厚如此乎所謂有德者必有壽豈天獨私於羅氏一門而已也今先生將歸鄉里敎諭命余一言以爲贈故序著先生以膺福者蓋有其本且俾鄉之人覩之亦庶幾知所自勉焉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樂嵩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一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二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安成李氏族譜序

翰林學士安成李君時勉以其所脩李氏譜屬余序以貽其後人余與李君同在翰林三十有五年嘗聞其先世所自蓋李氏系出南唐烈祖第五子景遷之後馬令唐書言景遷累封江王嘗爲處州節度使篤易簡儉而非毀佛書尚崇儒學納諫禮士蓋賢王云安成之李出景遷之子瀚宋平江南瀚匿跡處吉湖不與世接吉守李瓊聞其賢求見之不出固不敢強

乃辟其子光爲關嶺鐵務官俾以祿養光三子十一孫孫兩爲府尹一爲縣尉蓋自是子孫益衍益蕃擢科名昇仕籍代有承續不衰而愈盛萃乎文獻之宗也元之將亡行簡以名進士死國事節義炳炳迨于國朝發而益聞洪武中思煥起知紹興府有賢譽今時勉擢高科累陞學士掌制命侍經帷直道勁操時望偉然本其先德之厚豈一世所積哉宗族盛者必有譜所以明源本別疏戚蓋有裨於人心世道者也使知尊其所尊親其所親斯孝友睦婣之道行焉然譜非仁人不能作仁道之行本於身始於家故譜者仁人之首務也李氏故有譜今學士君重脩之凡先

世出處行義之槩皆具使其後世明夫源本之同而作其愛敬之心覩夫積累之厚而奮其繼述之志豈非李氏賢子孫而足以仰副作譜者之仁乎毋徒視之爲虛器也敬之哉

鄭城顏氏宗譜序

吾友鄭城顏君仲平命其子慶宗教官甫以宗譜求序仲平篤學有行誼吾甫冠時交游也今皆七十有餘不相見五十年比忽以衰疾且老矣夫譜牒者家之史也必孝子仁人而後知作之吾之所從出者吾所當尊吾之所同出者吾所當親尊之親之則其本末疏戚或仕或隱與凡善之可法於後者皆所當知

於是而錄之以示後人勿忘故曰非孝子仁人不能知而作之也顏出魯附庸小邾子之後以字爲氏歷數世有交國戰國有率有蠋漢有駟晉有含隋有之推唐之最顯者魯公也公嘗謫吉州司馬至今吉有祠祀公公四世孫翊五季爲吉之永新令遂家焉永新之叔子興祖徙廬陵鄭城今十六七世矣其間有徙沙田者徙瀘源者而凡德行文學科第皆世有人此譜蓋特紀鄭城之派耳然自邾武子以來歷歷若指諸掌而近代字號世行出處生卒葬娶靡不槩見亦皆無忝魯公而因譜以有傳謂非孝子仁人之所作可乎小說家多載魯公後有遇其爲仙者夫生爲名人沒而有靈必游清淨高明之域理無足怪然此不足以論魯公公之後散在四方忠良仁賢之士往往而見吾識鄭城之良者伯瑋仕爲沛縣令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壓境伯瑋父子同日死之其後憲臣劾奏不順命者十數人請治其家伯瑋與焉文皇帝曰食其祿者死其事一無所問聖德廣大仁明度越前古若伯瑋之卓然數百年後無忝魯公此可以論公之盛矣故因爲仲平序譜而併及之

華林胡氏族譜序

胡氏春秋時有二其一子爵國於潁州汝陰之胡城

後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其一周封虞舜之後胡公滿於陳子孫以謚爲氏亦曰以國爲氏或曰命之氏胡要之云命之者非華林之胡蓋出於蒲華林今南昌奉新之境其譜云先世家邳之宿遷至劉宋太子左衛將軍藩有功于朝賜土於南昌樂華林山水而居之遂終焉史傳以爲南昌人當以譜爲正譜敘所錄秦漢以下胡氏之顯者歷歷有稽而斷自藩以下著爲譜又二十四世至唐侍御史鍼而下則加詳焉鍼五子璫瑜瓊瑎球瑞官至膳部員外郎其後仍居華林宋尚書直孺所自出也四支之後皆他徙瑜之後徙陳留寶文閣學士謚文定安國所自出也瓊

之後徙毘陵太子少師謚文恭宿所自出也珸之後徙九江髙郵朐山球之後徙郡之武寧今獨華林毘陵二派子孫相往還親厚如未嘗析者今大宗伯源絜毘陵出也及華林之賢曰應麟各著其本派譜宗伯將合之爲一而仍名華林者統於所自也二派之後其子孫之蕃衍詩書宦達之輝映譜牒紀載之詳明凡故家碩宗鮮與擬者可爲盛哉固本於其先之積亦必其後之人德行文學之克敬承者歟鉞之下析五派而其三無聞葢未必無人豈非其脉所從出而汨沒於庸俗且衰落不立故不相及歟作譜者非不欲統而合之顧勢不可得則亦莫如之何已夫祖

者吾之所從出族者吾之所同出必有譜而後明有譜斯水木本源之心存孝友睦婣之道行故譜者爲仁其家而作也非有賢子孫不能宗伯公方弘其仁於天下而况於家斯譜之所以必合也宗伯上距文恭若干世清脩厚德卓然於時名卿有光文恭者也譜所録華林若干世毘陵若干世既成華林毘陵各録一本宗伯屬余爲之序胡氏之後尚益敬承於來世

楊氏清溪家譜序

楊氏清溪家譜譜楊氏之家於清溪者也清溪在泰和城東金魚洲之西北楊氏家於其上不知所始所知自吾高曾以來百四五十年於今矣吾嘗作泰和楊氏族譜又作譜圖譜泰和之族而吾高曾以下生卒歲月葬某地娶某氏女適某人皆吾所當志而例不得獨詳此家譜所以作也家譜之作以詳吾高曾以下而必始於允素府君者府君繇吉水徙泰和爲泰和初祖清溪之源也高曾以下諸父兄弟今多散徙他處而悉書之者清溪之派也上之兄弟亦有書者以著同源而異派且便參稽也凡高曾以下生卒葬娶吾所當志而猶或闕焉者葢不能知也至於娶某氏而詳其所生女適某人而并志其子若孫又以明慶澤之源且不忘世好也噫吾之後世觀於此而有感發焉其庶乎不流於薄也

太源徐氏宗譜序

宗譜何爲而作也所以明源本辨戚疏而作也譬則木焉柯數條析益散而益蕃其實原於一本一家之親自同氣至于一從再從至于無服至于途人益離而益遠其實出於一人之身自一人之身而至於途人譜何可無作也而今之人之爲譜者往往藉是以著其先世華顯聞達以耀於人人即其先世未嘗華顯聞達則旁求遠援謂他人父謂他人昆若拜郭汾陽之墓之類以務張其聲光若是譜無作可也吾邑澄江之南二里所曰太原里世居其里曰徐氏徐氏

之翹燮曰應琳應琳上距初祖十三郎七世矣十三郎始孫萬安之皂口遷太原生二子曰大翁小翁大翁歷再世至壽遠小翁再世至壽甫始分居南北屋南屋則壽遠及其弟重三拗居之北屋則壽甫居焉又去壽甫四世至應琳於是南北屋相視服盡矣兩屋子孫愈益蕃衍敵均應琳懼其將遠至於途人而無別也作爲徐氏宗譜聯合南北屋書之俾後來者得有所考徵命子以鼎來求余序一言以貽其後之人按譜自太原初祖以迄應琳之子若孫蓋八九世族屬雖疎遠而皆得考徵世次以知孰之爲尊孰之爲卑而同出於一人則油然孝弟之感必不至相目

爲途人者矣卽字若名不可知則闕之其肯冒他人之華顯聞達以徒炫耀乎哉吾聞有厚德者子孫必大今合南北屋觀之爲應琳兄弟若干人爲應琳子若孫兄弟又若干人豈其所由來者固有厚德乎余嘗過北屋識應琳伯父原德翁年踰七十矣猶孳孳以延師教子孫不墜其世爲事應琳嘗以豊城長萬石之區鄕民服之其弟應琦間一被貢于
朝懇懇以養親乞辭以歸號亦好尚文雅此皆北屋之紹有厚德者乎將南屋之厚于德者亦不下此乎若是其子孫益大庸可涯哉則斯宗斯譜豈不復有繼應琳而書者乎徐氏之子孫其世世勉之

平原丘氏族譜序

吉文之平原丘振儀余往年在武昌始識之於鄉先生吳孟勤所振儀於先生尊之若師親之若父惟所命盡力不辭先生樂道人善亟稱振儀好善不可多得數視余所爲贈振儀之文恐余之失之也先生來史館又求諸能賦者作詩贈之張之也先生眞厚德哉自是余亦與振儀往來振儀嘗求余賦其鄕所謂平原十景者於是不見之六年今年春晤京師坐語未溫席又出所蓄圖畫求爲之題贊又求序其世譜勤勤不倦世之人奔走營營江湖之間惟利爲務有遇其故舊而非所同志者片語不暇接而暇與儒者

偶語又數有文字之求哉如振儀信吳先生所稱不可多得者乎豈其家世有所積乎按譜丘氏世家河南府博陵太守和生二子長行恭善騎射佐唐太宗定天下以功封天水郡公次行簡爲吉州司戶參軍行簡之孫琦始居贛山琦四世至江州刺史昌昌生三子震選彥又徙平原遂析爲三震號後丘選號中丘彥號前丘此譜敘後丘之派也蓋震生嫩八嫩八若干世至嶽元季爲大都路管領御河上下長官司正官嶽生明遠明遠生振儀自和至振儀若干世時代數易矣而其嗣續愈遠愈衆又數有顯者出于其間此非世有所積不能夫有所積於前而其後不知

圖繼不名爲賢子孫振儀之所務其知所圖繼矣乎而又拳拳譜其先之所出以傳其亦欲後之人皆知圖繼者乎爲丘氏之後者所當勉也故爲之序

書院羅氏族譜序

凡今得姓受氏皆出於古聖賢之裔而歷世寖遠其傳系有可攷不可攷者蓋其先有功德於時有爵位於朝史氏詳其人因著其所從出或其家代有賢子孫紀載不遺故傳歷雖遠而派系有可考者矣其先既無顯者不見録於史氏私家又無紀載之者於是傳歷逾遠加之散徙不常夫安得復有可考者乎近世士大夫家著譜牒其有所考據者自源徂流有數

十世若指諸掌其無所於考則斷自所可知者而著之而不敢妄有援焉其於義皆當也而流俗之人狹其私見往往互爲詆訾其世系有所從來則曰謬冒耳無所來者曰賤出也豈至當之論哉世固有謬冒者矣豈可以一二廢千百且謬冒者必援夫聖人以重其所出夫舜禹大聖人至重矣謂瞽鯀非其所出乎其亦不思之甚矣故君子之心惟曰此吾之所從出也吾有所考徵也吾從而譜之其爲人吾不敢議焉曰此非吾所從出也吾無所考徵也雖大聖人吾不敢譜也蓋爲子孫孰不欲泝流求源探其本始而譜之以繫其後世無窮之思惟不幸而無所於考迺

斷自所可知者而著之如眉山蘇譜之作而豈其所得已哉吾邑書院羅氏族譜肇自有熊至伯嘉始得姓於春秋之世居於宜城又若干世至漢成都守褒又若干世至新豐侯晉晉之孫魏皇城使壽昌壽昌曾孫騰仕晉以伐蜀功爲襄陽太守又九世至唐中書門下平章事臨清郡王弘信又三世至隱隱生鄴鄴生曾孫崇勳徙居江州子玩又徙吉州之岐下玩二子仲子廷桀之時始徙吾邑之中團里廷之孫洞晦從書院此書院之所始也洞晦六世孫弘既歷序其先所由來胡忠簡公又爲之銘粲然甚備而至于今書院之族愈遠愈蕃蓋洞晦以來若干世自伯嘉

至今若干世矣源委本末班班可稽非代有賢子孫紀載不遺其能然乎噫可謂盛矣今書院之族其服詩書特忠厚者繼繼不乏余嘗識與講於吾兄仲基甫有連其爲人惇厚雅則儒者也來京師又識爾輔焉恂恂溫厚慎而有禮皆羅氏之秀也此其先德敦遺之所致乎夫爲子孫者能究其所自出則必脩其在己以求無忝焉可也爾輔介鄉貢進士嚴圭求序此譜故爲之書

上邳劉氏族譜序

京師凡志於[illegible]不達者之所必之也城闕之壯麗河山之閎偉公卿賢俊之會盛明文物之盛可以發人之

志趣豁人之胸臆曾益人之道德然而涉江湖緣山嶽以來至者其所務率在彼而不在此也吾郡劉敬信先生之子孝彰溫厚質直常負志遠遊而非以爲榮達也與今學士胡公相好胡公在京師以書邀之既至而館焉縉紳大夫聞其來皆遣子從之遊孝彰日起授徒夜則與胡公講說性道以及古今之務附再歲其耳目之所濡交游往還之所得愈益進矣祝一時榮達紛乎目前者孝彰曰是各有命孝彰可謂異乎衆人者矣孝彰將歸持劉氏族譜求叙之劉氏初出晋安成太守遐三世至經家于安成經之後有曰景弘又徙永新景弘二子長曰珣又徙吉水下滿

珣之子庚南唐金紫光禄大夫始徙上邳庚之後有諱某者篤行孝義致家冨累萬石鄉稱長者其没也周文忠公爲志其墓其後曰某宋宣義郎宣義生次山次山生元方敬方元方子敦復事
太祖皇帝官至潯州知府廣東叅政敬方則敦信之父也敦信博學篤行爲郡學師爲山東考試官劉氏由晋迄今若干世或貴或冨未嘗乏也要其世德之積累者厚矣故爲之序而因及孝彰之所存焉

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圖序

士奇既作楊氏族譜而欲便於觀覽也又作此圖且欲刻之分畀族之人蓋楊氏族譜自延真刻本亡逸諸房各惟存其本派之譜而已賴迎芳父當諭八望九之年汲汲以尊祖睦族爲務始附粹爲圖是以士奇所脩得有所依據與芳父所以仁吾族之人者厚矣蓋宗族之盛必有譜牒以昭源本啓敬愛維持於無窮譜牒之不作傳歷未久或離析轉徙睽隔迷忘尊卑有不辨慶弔有不相及者此非其心之獨薄亦其勢必至矣故譜不可以無作譜作必家藏人蓄然後有以廣作譜而行久遠焉此圖上自府君幹始遷廬陵以再遷泰和於今廿有三世其間或書字或書名或書行或書號者凡四百九人失其字名行號但書某以識之者十有五人總四百二十四人夫譜泰

和之族必自廬陵府君始者尊吾所從出且舊圖之録也其上失系屬者如十五世瑞榮之祖某十六世百二太學百六太學百某太學十七世君寔十八世華甫寶甫吾甫雲谷定甫達觀十九世惠可文可元可皆仍舊圖位置庶幾傳疑之意而今廿一世以下子孫尚多此但載舊圖所録及士奇所知者蓋族人散處且士奇仕於外不得訪録姑明其統系之緒而已統系明將後有繼修者得緣此而録也蓋世譜凡子孫皆所當務顧其智力或未及此夫其智力足以及此又能勉勉成之以貽後來庶幾爲賢子孫士奇爲此圖有望後世之賢子孫也然圖以揭世系而

譜兼載事略備矣苟尚不以此而廢彼哉

廖氏族譜序

廖氏族譜者吾邑愚菴先生廖子謙所作也先生沒三十年其孫海康教諭潛仲考續來京師以示余屬為叙且曰此先祖手筆也余於是有所慨矣

國家初建學校邑大夫聘先生主教事又聘楊子淵羅子理鄧彥高三先生佐之四君子問學德義海涵而山蓄水清而玉潔皆人之望也三先生後皆出仕廖先生則既老矣於是時海桑陳先生竹亭王先生尚皆無恙而吏部尚書劉公崇慶守王公亦退而家居四五耆英日小車往還雍容燕嬉蔚然德星之光映也之前後歿公其老成典刑繫斯文之重士林之表蓋學者爭趨歸之下至閭閻買販之賤皆肅然而悚悚然而仰也既次第淪謝盡矣日月愈遠後生晚出無所視法為士者厭清素而甘濁汙外詩書而內貨賄薰蒸漸漬愈趨愈卑甚者不見容於閭閻買販之賤而更侈然自得夫士習如此安得復有如先生諸君子者一起而振拔之哉於是覽先生遺手筆能無慨焉者乎廖氏出周文王子伯廖其後自金陵徙西昌至先生若干世矣而皆業儒繩繩不乏也譜肇作於先生之曾祖梅澗府君先生繼而述之其法準歐氏惟書本派之親而官號生卒葬娶幾子女適某

人皆詳而有條也而其先與吾家夾巷而宅于清溪之上中更燹故其子孫散徙落落其頹垣廢址草莽之墟故在而鄉人父老往往數其先世善行歷歷如昨日事而世益遠矣此不又可慨乎然於今有可喜焉若自吾猶於廖氏四世矣有愚菴先生有先生從弟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伯先及編修之子松溪教諭季習又有潛仲及潛仲之子翰林庶吉士英皆發身詩書或官侍近或任教職而皆在文學之任豈非盛哉今西昌章逢故家其後如廖氏者蓋尠矣此固君子之澤亦豈非其力諸己有以致之乎夫所可慨者吾末如之何所為可喜而力諸己得致焉者凡為子孫者皆當勉也廖氏將又有繼今而起者乎請書諸簡首以俟

徐氏族譜序

翰林侍講羅汝敬以其蒙城知縣徐聆聰來求序徐氏族譜聆聰永樂二年進士為庶吉士任翰林相識而聞其治蒙城也得士民之壯而由進士清流也治而得民心良吏也以清流為良吏且素識也於有求不可以辭蓋譜之作所以尊祖厚族而實寓昭先啓後之意按徐出伯益益次子若木封徐子孫因氏焉歷二十五世至周穆王時曰偃王始居太末又歷至漢曰瑄為金紫光祿大夫八曰尚為征南大將軍曰丘

爲征北大將軍又歷至畢曰曄爲尚書左丞又歷唐曰堅爲集賢學士封開國後曰元高以破黃巢功補承務郎始徙上饒之南山至宋而文獻寖盛矣最知名者世稱西窓先生嘗從朱文公講學及紹定五年進士第一人及第皆其族也而居今之山門者實自天聖九年禮部尚書直方徙山門之後而顯者在元曰咨以易經登第仕至餘姚州同知在
國朝曰觀道爲吏禮二部郎中其子克俊爲工部主事聆聽盖郎中從子也徐氏非古所稱世臣之家者歟而考其所由顯或以功德或以文學皆其自致者也如後復有賢者出究觀此譜而圖繼焉其亦思所以自致可乎自致則必由敬身始故爲詳其往者以告其來者使勉焉

陳氏族譜序

中書舍人長樂陳登思孝以其陳氏世譜屬余序之自周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有事詔王之忌諱見諸禮典而後世宗法既廢世臣鉅家重其祖惇族之心者皆本諸此以作譜牒以約其族之人俾皆由於孝悌此固古人忠厚之意而非有賢者則不能爲之也陳出虞舜之後自周歷漢晉至唐代有顯人唐末居光州者從節度使王審知入閩居王融又徙長樂長樂於今十有八世子孫愈遠而愈盛而詩書圭組亦代有顯者焉其譜則十七世孫伯康之所纂輯本其所從出而凡支派尊卑疏戚之辨名諱官爵生卒葬娶之詳粲然畢具而不紊而別爲訓目推引古義兼示訓戒藹然仁人君子之心也古之人其譜之善者今獨傳歐陽氏蘇氏陳氏譜其法雖不同而所以教孝弟本忠厚之意則一也非伯康之賢其能之哉吾聞伯康事親孝治家以禮處鄉鄙以義歷官至江山知縣以廉能得民心
朝廷嘗榜其善以示勸善乎陳氏之賢也而陳氏之與余往還而相知者其從弟仲完今爲左春坊左贊善淳厚端慤爲侍近二十年敬慎如一日其從子全進士及第今爲翰林侍講溫恭愼密退然自持其子登歷丞三邑今爲中書舍人好古博雅而樂善疾惡不肯苟有阿徇其篆法獨步於今陳氏固多賢哉而亦皆伯康之所成也如繼今其族之人因其所著譜以究夫世德之源因其所示訓以勉於自立之道將陳氏之賢彬彬而出者奚啻於是歟此作譜者之所望遂爲書其簡首以俟

荷山劉氏族譜後序

夫世家大族其聲明文物之盛歷時寖故而子孫孫子卒能繼繼愈引弗替雖本於忠厚之澤亦繫譜牒之著有以啓之矣彼其見先世積德累仁基華勝茂

赫赫炳耀乎前而頽已有未能焉者必將惕然思起而繼之以不辱於後此爲人子孫苟有志乎善者所同情焉然則譜牒之作豈小補云哉吾邑東南十里曰荷山劉氏爲望於玆若干世矣自利賓幼孤隨其母適曾遂冒曾姓自是荷山之人亦以曾爲望利賓六世至仁可及見先世譜牒究知其源本乃復其祖之姓夫子孫之於祖父凡有一言一行之懿猶謹謹率循不敢倍焉矧於劉氏之大者乎劉氏之子孫可以謂賢矣仁可生以智以智生伯昂實先伯祖清江主簿之壻十奇之從姑夫也嘗問知其家自仁可以下皆有厚德能庇其鄉人伯昂又英爽傑特悔遠前

古賢有爲之才當元季寇盜充斥民生塗溺屹然保障其一鄉獨如平時然卒不獲一見試於時坎坷終其身鬱鬱以歿而至今鄉人生長子孫猶相戒曰無忘劉君其得於人如此然則劉氏子孫之賢豈獨知復其姓而已此譜重修於以智父子先主簿公及鄉先生前吏部尚書劉公崧廣平劉公雲章序之詳矣今伯昂之子子敬習之不異拱璧又重繕寫成帙蓋將以昭先德啓後裔於無窮也間使其子公確來京師屬予識一言子敬予兄也不敢以辭故爲探本而言之使劉氏之後世觀於此者亦思繼繼不辱於無窮云

西昌尹氏族譜序

西昌尹氏故儒家自宋真宗朝有諱緈者登景德二年李迪榜進士官至衡州通判世有詩書蓋衡州生河南節判儀節判曾孫國子學錄茂之學錄四子伯叔季皆儒學官仲爲慶元路同知又二世至德可蓋尹氏之族至是而衰獨德可有三子務本務尚務厚皆教授于鄉務厚自泰和縣學訓導陞上海縣學教諭致仕務本生傳道傳道四下務尚列無子務厚二子復道自道而自道死務尚後今復道及傳道之子哲鐸皆以會試副榜爲學官自道以國子生爲澂江府同知尹氏詩書之傳可謂世克承之矣吾與尹氏

居同邑雖不及識務本然其與臨淄知縣歐陽自新德安府同知羅子理兩先生厚善如古所稱金蘭契者此其人豈苟然哉務尚溫靖忠實務厚重倫理磊落軒豁其爲義卓卓具見余所著遊境翁傳而傳道復道自道及哲皆篤實謹行稱其家皆予所識而知之者也世之號爲士者以詩書爲耳而往往不求其行不稱於士如尹氏可謂稱矣尹氏故有譜斷自衡州以下至傳道之曾孫十有三世蓋考其世德將其子孫及詩書之傳繼今宜益盛矣而其行亦將與之稱庶幾乎可也因復道兄弟求序此譜故以其所自而望於其後者書諸簡首

南徑胡氏族譜序

譜牒之作所以親宗族也世道泰民俗厚則譜牒盛行比年士大夫家率有譜足以爲世道人心喜而孝子慈孫不失其良心者傳信傳疑不肯毫末損益如崛起驟出者欲與故家世族爲顓頏往往攀附援貴以自矜大而舛謬錯亂不自知者君子不能不爲之興慨也蓋觀於吾邑南徑胡氏之譜有以知其出於孝子慈孫之良心而君子必在所取也其譜質而有倫詳而不泛信而不援其先家廬陵之永陽宋乾道乙酉始分居南徑於今二百七十年凡十世其名字行號生卒葬娶多有録而不遺非歷世相承皆有敬

愛之心其能然歟譜胡氏之良如騏所輯如騏以才舉今爲任丘知縣考績來京師出譜求序嗟乎譜牒者仁人之用心也士行仁始於家而後及鄉邦及天下者皆自家而推也如騏此譜固行仁之所先歟胡氏自居南徑以來雖間有仕者而始顯於如騏其仁所及未可量也吾聞如騏家食時嘗作義塾以教其族及鄉人之子弟又作廣愛亭於衢路之側以息行旅能仁其鄉如此今有仁民社稷之寄誠能推是心而不已焉所及何可量哉何可量哉又因序譜而致勉焉

蕭氏族譜序

同邑蕭建平自少志于學方冠詿誤謫戍萬里東海外十有四年始得以病疾罷歸歸則乃父吾幼翁捐館已七年及其母皆尚殯淺土建平煢煢一身所資貧薄而不忍其親如不可一朝居者辛勤爲塋兆不數月二喪皆葬鄉人稱之爲難建平又惟高曾之上忘其世次宗人老長又皆凋謝不可考問而同姓所僅存者皆遠而疏疏而離可慨也乃據所知斷自高祖以下作譜圖以繫其宗族求爲叙之蕭氏其先居西昌邑南半舍許高富里世畜厚貲相傳爲善人遂志可始來贅邑劉氏長子孫遂家邑城西則建平之祖也今譜起吾卿又志可之祖余聞志可之父明

叔捐貲築渠導水於其鄉溉田若干頃名黃連陂至于今渠上之田無水旱之憂者人猶稱蕭氏蕭氏云若吾幼翁言如不出口身如不勝衣不矯不抗恂恂焉持其言行則余所見而知之也孔子所稱積善之家若蕭氏數世庶幾近之哉而即是圖觀之其子若孫今散處落落然如晨星霜木夫世有善行者其後宜依天於蕭氏未必若是而已也況又有存心之厚如建平者吾庶幾猶及見之哉遂爲之序

玉山李氏重修族譜序

族譜之作所以明世次別疏戚著其所自出而表章然啓後昆之意亦具乎其中故凡世臣巨室之家莫

有譜而譜非有良子孫則莫能舉而脩之也廬陵王山李原珪系出唐西平忠武王晟晟子愬爲江西觀察家于袁若干世出徙玉山又若干世族姓之繁愈遠而愈盛原珪恐其世次亟遠將泯而弗辨且昧其所自出之光大而不知圖繼也間因舊譜重修之將以貽其後之人介安府紀善劉貫唯求序之余聞有勳德於世者其後必大夫心存乎國家功施於社稷弘拯斯民載安天下此勳德之盛也西平載造唐家史稱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之將又以謂是宜有後者史氏固本諸勳德然不過見晟之數子克似其勞非有見其歷數百年後嗣之繁又有若原

叢刊

珪輩者能圖不泯其前人聲光如今也此豈獨西平之基哉亦其後之人世有培之者歟不然奚若是之遠且盛也夫有高明祖考鏗鍧燁赫乎其前而爲之子若孫不能敬身以圖繼承於後則不足爲賢矣蓋賢子孫者其祖考雖無鏗鍧燁赫猶俛俛圖修於身以求大之況有之又光大若西平者其宜繼繩以圖不忝爲何如哉此原珪作譜之意之所望也故爲之序

南雄楊氏族譜序

南雄楊氏譜者楊氏之孫有文念其先世徙處不常懼遠而失其源本而作也其先出唐之長安靖恭坊自祭酒膳從僖宗幸蜀遂家吉州而代有顯仕九世至宋昭慶節度使逵二子伯知章知吉州後追封鄂國公鄂國子端仲追封中國公中國二子孟棟中理宗官至太保參知政事退居台州季履之官至淮西安撫安撫子公鐵寶祐丙辰進士仕元爲南安路總管遂家廬陵總管二子仲壯行累官至衡州路判官致仕判官二子伯昌文仲彬文昌文撫州路崇仁縣尉二子仲杰肇慶路知事卒葬南雄之保昌三子孟仲禮洪武初果授南雄常平倉大使遂家南雄二子仲廣有文之父也楊自靖恭徙吉又十二世徙台十三世徙廬陵十三世以來仕者多在南安廬陵臨川

叢刊

數郡而居處葬娶實多在廬陵有文此譜始於吉詳於廬陵蓋本本水源之意并州故鄉之思靡不具之以士奇之先同出靖恭屬爲之序余嘗見虞文靖公所作衡州判官墓志述其家世事行特詳而形諸感慨特深蓋楊文靖外家知之深故言之詳也今斯譜與文靖所述合而譜中所名多祉有學有文又知其本之於銘也嗚呼靖恭啓自漢太尉史稱太尉累葉載德是以其後子孫散之四方者往往皆至通顯固源於太尉清白之遺亦必仁義之施代有繼承用克致之矣今南雄之顯自有文始有文以才舉授揚州府通判剛敏果達勤於奉公厚於惠下吏憚而民愛

蓋所至未可量也惟其繼尚在其後之人是爲序

傅氏族譜序

江陵之石首傅氏其初出臨江新喻元季有諱三俊者其仲子鼎孫爲石首縣儒學教諭迎就養阻兵亂不能歸遂留家焉至鼎孫之仲子諱汝霖惇水木本源之念恒欲一造新喻以究知其先世而訪其族之人而卒牽於事不克行既寢疾顧其家人言術者謂我今年當死即死無他遺恨獨恨不遂一造渝上以快吾平生其能死瞑目已乎幸記憶吾父嘗語我曾祖以來萬分之一今且死如焉不言將無知之者矣悉以語其諸子而命其冢子啓良曰汝謹志之汝兄

弟異時庶幾成吾志也啓良謹志之而其弟啓襄遂錄以爲傅氏譜譜始於宋侍郎堂而著其詳則自宣義郎先後先後之子節入元舉鄉貢官至宣州路錄事三俊之考也三俊三子鼎孫其仲也自三俊居石首至啓良兄弟四世矣而非汝霖惓惓重祖敬宗之心臨沒而猶未已其後之人雖賢有不能明其所自出矣嗚呼爲人子若孫孰不欲長守先人桑梓不去其鄉里而與宗族相聚相保以篤其親親之恩而世世不絕也不幸而離析轉徙兵戈相仍南北間阻仁人孝子其於情何如哉重不幸而睽隔迷忘其身既沒其子孫欲考求所自有不可得而抱無窮之悲矣是以仁人孝子必致謹於斯也汝霖傅氏之仁人孝子歟新喻於廬陵接壤蓋吾聞傅氏之族有存焉者爲啓良兄弟能造而訪焉庶敬丘壟退而合其族之人明其昭穆惇叙親好以終先人之志且使渝上之宗知在江陵者於吾同一本而未遠也不又仁且孝乎啓襄由進士今爲河南按察僉事風紀肅然傅氏之賢子孫也間來京師出此譜求序余聞譜之所由作矣爲次第書之簡端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二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集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三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泰和楊氏族譜序

楊氏出姬姓晉武公子伯僑四世孫叔向食采於楊生食我以邑爲氏食我之後散居華陰在戰國時曰章生秦卿敖敖生碩從沛公征伐爲大史生赤泉嚴侯喜喜七世至太尉震震第五子城門校尉中書侍郎奉奉八世孫結仕慕容氏爲中山相結二世至恩恩七世至寧寧生虞卿虞卿生壋壋生承休唐天祐初以刑部員外郎使吳越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錢

唐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蟬歸宋太宗更其名覃宋史有傳覃生文友文友生輅來居廬陵郡中則廬陵楊氏始祖也廬陵府君二子銳從吉水楊家莊鋋徙吉水逆塘銳之孫延安又從上徑延安孫允素始徙泰和則泰和楊氏始祖也泰和楊氏族故有譜刻石置縣西延真觀元季觀燬於兵石壞刻本亡逸士奇求之廿餘年不得近得族父與芳翁寄示所脩譜圖一帙其間傳系失於接續者亦多矣竊懼其益久而益廢也乃本譜圖所載準歐陽氏五世以下別自爲世之法而統錄之其傳系失於接續者皆仍舊位置而詳注于下方庶幾延真刻本有出可以參補名曰泰和楊氏族譜於戲即譜而觀錄廬陵府君迄今凡廿有三世繇允素府君始遷泰和以來十有八世矣積德累仁彌久彌厚斯以後嗣之盛他族鮮儷而逾遠逾踈加有貴富賤貧之殊於是骨肉爲塗人有可嘅者矣蘇文公有言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而至於塗人可嘅此譜之所以作也楊氏子孫觀於斯者尚世世致敬一本之意勿忘

潘氏世譜序

仙居潘叔政以其所作潘氏世譜來余敘譜有其鄉先生王原采敘之矣雖其世家之實及作譜者用心之誠備矣又歎後來流俗之弊而援古以示訓者至

矣余何言叔政發身儒術歷佐數郡能持身愛民爲國家誠建水利有成績亦嘗倅吾郡所歷民皆悅之與言之余安得不爲一言吾嘗謂世譜者所以仁其家也士君子少而學也其志固望上以事君下以及民然能仁於家而後能仁於國仁於天下能孝其親而後能敬君能惇於族而後能惠民蓋道脩於身舉而措之必自内以達外也叔政之仁其外者旣有聞於搢紳間斯其仁於家者可見作譜乃其一端也吾觀後世作譜無援引矜誕之弊者鮮矣潘氏北族故甚蕃其先嘗連姻宋宗室蓋仙居碩宗也今所錄惟傳其可信者簡而明質而有據叔政其可敬也夫吾聞

叔政嘗學於原采先生先生官至翰林脩撰學醇行正子道臣道師道終其身無一言之違曾無君子斯焉取斯叔政非有所自歟余素乏父先生相知爲深審理之除定其所爲今不作四十年而無主祀者矣讀所叙潘氏譜懷舊悽愴蓋不能已於情也因併及之

吳氏世譜序

余嘗閱宋史見龍圖直學士仙居吳公芾凡所立身事君治民一由君子之道而以剛直不容於時心嚮慕之又閱朱文公所爲公神道之碑視史加詳於是慕之加切焉蓋君子之仕也皆欲推其所學施諸致君澤民然而得遂所志者何其少也後之人得其行

事而嚮慕之不已焉則亦好賢尚德之心無古今之間至若慕之又思見其子孫則君子之感於人者深矣吾邂逅仙居士人未嘗不及吳氏之後世猶嘗見王靜學先生言龍圖之子孫宗族詩書世澤故未衰也可爲仁者有後矣比年識龍圖之子孫太學生同志温温然持其言行甚謹蓋已重其昆岡之産也既擢陝西都指揮司斷事尤聞其敬慎職務益加重之三載考績京師復見焉始得見其宗譜蓋其先居處之遂昌唐中宗朝諱進公者舉進士官至刺史刺史十世孫諱全智仕梁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光化中避地仙居遂家焉其子孫愈遠而愈盛祭酒之九世孫登進士第者三人曰詠曰謙其一龍圖也詠之子驤謙之子浚龍圖之子津文相繼舉進士自是文獻益有續而吳氏爲望於仙居豈一朝夕之故也族故有譜今岐又續之凡名諱字行生卒葬娶詳其所知闕其所不知粲然有條而不紊名曰世譜所得歷代封贈誥勑及碑誌行述之文別輯爲卷名曰世錄附譜之後凡此非有賢子孫莫之能爲也嗟乎吳氏之肇於前有其人矣將無紹之於後者乎紹之之道亦曰殖學樹德焉耳傳不云乎必復其始蓋吾於吳氏之賢子孫望遂書以復同志爲世譜序

李氏族譜序

樂安之下墟里李氏其先自貞州徙蓋唐僖宗廣明中撫人表劒宗爲亂在其州李楚奉命討平之以功授宣武節度使下墟人懷其德作祠祀之宣武二子皆顯官伯曰仁爲司空仲曰恕爲團練使恕家下墟其子孫歷遠益盛服逢掖業詩書者蓋彬彬矣在宋有舉鄉貢中江西第一者元有明經仕至集賢院都事者其族故有譜昉於德源所録燬於兵亂之際德明因其舊而重録之其後罕章繼録之今汝文及其從子泉又繼録之德明所録鄉先生何伯善嘗爲之序罕章所録祝永貞序之今之所録者泉以求余序

觀其譜自宣武至泉十有八世其本源支派至於名字行官生卒葬娶所當尊當親當敬念不忘者一覽可以畢得世守而用之可以篤於仁厚之行也蓋宗法廢而族譜行庶幾猶有古人仁厚之意夫仁厚用於家則可以善其家用於鄉則可以善其鄉推而用之可以無善譜固世道之所重也而非有良子孫不能為之李氏之子若孫累累繼為之不已固皆良也泉永樂乙未進士擢官行人敦實謹恭其又良者歟故為之序

豐城李氏族譜序

天下之治本於親親故先王之世特重宗法後世宗法廢士君子篤意於譜牒蓋亦先王之遺法而敦本之道也譜牒明然後源本不昧疏戚不紊而孝友慈睦出於仁愛之良心者自不容於已矣仁愛施於家推而及於民又推而廣之天下之治所由以興譜牒非有關於人心世道者歟兵科給事中豐城李實作李氏族譜其鄉先生國子祭酒胡公既為序之又以求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嗟乎何其盛也其先出唐宋王成器成器子梁王鈞南徙信州又二世徙徽之黃墩又二世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淮南荊湖四川節度使匡祿又徙饒之玉溪又十四世至欽始徙豐城之提陂今傳于實五世矣泝其先聲光震耀赫赫如

此豈非盛哉夫天下林林之族其先孰無聲光震耀赫赫于世者或其後子孫碌碌不能有立以遂泯其前人之盛者亦有之矣故為子孫而能卓然立其身以大其前人之盛於不泯庶幾為賢實以明經舉進士擢官近侍恂恂謹慎蓋克自立也宜此譜之有作而李氏之先之盛不泯於後乎亦本其仁愛之心有諸中乎仁愛施於家如推擴之以為及人之功其亦孰之能禦也實方嚮用於時故為書此而并致期待之意云

余氏族譜序

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持其父斯廷先生所作余氏族譜示予求序之予家與余氏相好非一世先曾祖待制公與友梅先生交嘗為序所著經史時務策宋伯父吏部公又交斯廷先生其季子學夔吏部公壻也則學夔之求予敢忘世好而不勉乎況族譜之作以明源本教孝弟予不有以相成之不可也按譜余氏自宋襄公靖知吉州其仲子丙融州通判仲忠娶泰和陳氏來居邑之萬歲巷丙融生南呂令仁南呂篤於行義嘗為家訓曰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至今鄉人取以為法南呂生孝感主簿可大可大通五經起家進士在孝感有善政民作祠祀之孝感生袁州學正天祥嘗試

下郡第一生五子人英始徙千秋鄉之株木里益
其家人炎生五子非領鄉薦爲九江儒學提舉九江
之孫韶州路學教授希武即友梅先生亦通五經友
梅二子存道存博學下至天文地理曆數醫卜之書
無不精究存道生昌齡即斯延先生時安成劉安節
先生從虞文靖公得性命之學先生往從劉先生而
受焉脩德厲行嘗一徵詣　京師以疾辭退以所學
教其鄉之人與其二子二子亦卓然有成學兄友以書
經登永樂二年進士第與翰林脩撰曾棨二十八人
者同受
上命進學于禁中爲天下之所欽慕余嘗於戲余氏

自襄公以宋名臣至今凡若干世其詩書福澤何其
不替益隆如此也豈非有念其祖之德思嗣之者代
不乏人而克臻是乎如使繼今益有其祖德思嗣之
不懈則余氏之福澤豈有涯哉余氏子孫尚世念之

豐城槎溪王氏譜序

豐城槎溪王氏譜者王氏之賢曰逸勤者近所續也
逸勤之子鄉貢士安奉父命介其姻家翰林侍讀孫
口恭求予序余受而閱之王氏系出宋翰林學士元
之曾孫御史中丞嗣始居豐城之槎溪自是世有令
人自嗣至逸勤凡十五世傳續之盛益庶且富詩禮
下之亦先源本有日封培益厚之所致歟盍觀諸木
根柢既植生意既達而其後雨露之養以時斧斤之
戕不至則其本益固其茂益奮豈有窮哉夫仁義忠
信所以培之養之也驕奢淫侈所以戕之也凡古聖
賢君子其後之不振或遂至傾絕者要之後之人無
以培之養之或自戕其伐伐也王氏自中丞以來歷
數百年不絕益盛豈非培養世有其道歟其先之譜
有宋狀元雪坡姚公信國文公元學士承旨程文憲
公　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公助教聶公序之所以
稱述之而期願之於孝友睦者悉矣余尚奚言雖
然詩不云乎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槎溪本諸中丞中
丞事無所於考然中丞本諸學士史稱其醇文與學

爲世宗仰其骨鯁謇諤之節蔚爲名臣夫奮烈於前
者盛矣後世必有能力學篤志挺然特起以續前人
之休光顧不偉哉用書其譜端以俟

石岡蕭氏族譜序

吾邑之石岡里蕭自誠先生寫書及蕭氏族譜來北
京求予序譜舊有鄉先生劉子高序之矣自誠先生
續有增益故又屬序於余余與其子省身有斯文之
契不可辭蕭氏系出齊宗室子雲其後居臨江玉峽
至宋有諱遜者始自玉峽徙泰和之石岡今譜以玉
峽之世冠於前而斷自遜以下爲石岡之譜石岡蕭
氏故泰和之望也自遜以下襲儒業君厚貲至登仕

郎思廉之子保孫爲諸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圖興復事敗復其家嗚呼國家平昨養士以爲重宋之亡忠義之士多矣蓋文丞相第一人當是時寵祿隆盛於丞相豈可以數計而危急之際往往委去不顧甚者叛國以謀己若區區一掌計非有高爵重祿也而不忍坐視其國之亡毅然殫心盡力以從事爲鄧家覆幾死而不悔此其忠義氣槩卓卓豈可以成敗論之哉雖蕭氏自此而益衰而文學材行綽然自豪者代未嘗無人余讀劉先生之文則必爲之反覆低佪歎息以悲其累世之不遇而想見其人焉而至于今其子孫勉於士行次者治耕稼不失爲敦樸之民

非其先世之流風餘韻久而未泯歟自誠先生淳篤樂義雖老教授不倦省身明經擢第自翰林庶吉士再陞刑部郎中今爲河南右布政使溫雅廉重有賢名于時劉先生所望達其混混者蓋在於此天固久而後定乎夫天之於福善雖久且遠不爽也則世之営営務以仇善類者卒能違天也哉余又有感夫劉先生里舍兒之言故於序斯譜也而爲之畢其說

瑞安楊氏譜序

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瑞安楊公景衡年七十致事將歸以余同宗也出其世譜求序之譜斷自宋司馬始居閩長溪之潋村自司馬而下世以文學致祿位淳熙中宗旦知瑞安縣其弟上芳從學陳君舉先生遂家瑞安上芳子斯泰爲太學生再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參政高祖也蓋司馬以降其祿位莫盛於參政云楊氏自晉太傅叔向之曾孫泰上卿款生漢赤泉侯喜赤泉曾孫丞相敞丞相曾孫太尉震至是極盛矣太尉至唐靖恭坊蓋又一盛而自秦卿始著譜至太尉以下特詳宋無爲子序楊氏譜云太尉之後別有東垣宣陽房榮陽房蜀中院靖恭之後別有淮南院蜀院閩院冊陽房而唐書所列太尉之後派別尤衆於此見太尉盛德流慶之厚且遠而皆因譜有以見之歐陽文忠公所謂楊氏漢唐常出顯人故繫

譜次序自太尉至今不絕者也太尉以上別出之譜無傳近世揭文安公作吾家忠節祠碑謂天下之楊皆祖太尉此蓋據有譜者言之不然赤泉至太尉八世其間支庶豈皆無子孫傳續於後無爲子亦謂赤泉之孫別有新昌院是固當有支派矣但既無譜則不復知譜所以不可闕也士奇嘗續本宗譜遍求各派譜參之獨見蜀譜蓋與吾宗皆出靖恭其所著本源悉同別派譜雖未見計有存者亦當不異也參政此譜初祖書宋司馬當是廣司馬譜中所引靈峰寺碑載咸通九年揚仲和施田事仲和司馬之子也又載司馬四世孫諄景德元年施田事碑所載當得實

咸通唐懿宗景德宋真宗所紀年也則司馬誤爲宋無疑譜不著闕之所自徙豈其先失於紀録或有録而世遠逝逸耶抑所重者近而親其遠而疎者遂略耶作譜之道明其本詳其親存其信闕其疑歐蘇所爲可法者蓋如此今少傅建安楊公序此譜謂其初同自關西徙閩然少傅韓譜已逸士奇嘗見其所列上世皆書行與祭政譜所書正相類合其先推之意其無爲子所謂閩院者歟蓋未可知閩僻在一隅世鮮兵亂故家文献尚有可考祭政雖老未衰又口就優閒而凝閩相距如東西家誠有志斯事尚可以成之他日幸復鮮石並出所藏得以考其異而合其同亦遐慕之一快也祭政勉之

鄒氏譜序

譜牒君子以仁其族之器也本乎孝弟之心焉蓋君子無往不用其仁而行之必自家始此譜牒所繇作也兵部武庫郎中新淦鄒孟爵之譜鄒氏也其能仁夫族也歟鄒氏先居撫州之藍坪在宋有官至銀青光禄大夫者其後有贅新淦潤陂遂爲新淦人贅潤陂者生二子其仲曰少四府君又徙淦之晋溪自是其後益盛而少四之五世孫曰義叔三子仲子立文又徙韓溪孟爵之父也孟爵所著譜及圖凡三自少四至孟爵之孫爲新淦譜蓋重其所出且以明源流也自高祖至其孫以下爲五服圖又自其父以下爲韓溪譜則厚其所親且以辨等殺也何其用意之周歟古之爲譜非一法而各有攸當鄒氏斯譜創自孟爵要之本當人心不必盡出古法孟爵亦孝弟之心有不能已者歟可謂能仁其族哉君子仁於家必推之上以忠君下以澤民孟爵仕於
朝有年其位所進蓋未可量也間求序此譜因推廣而告之孟爵勖哉

嚴氏家譜序

泰和有故家曰嚴氏其先出馮翊唐末諱寶者爲江淮轉運判官居廣陵子可求事楊行密可求子續事

江南李氏又徙金陵續之孫令鈞始徙泰和令鈞曾孫震宋慶曆二年進士常州推官震一名宮三子孟執矩不仕仲執中新淦縣丞季執衡臨安府同知自是子孫始衆文獻益盛矣三執之後其歷世文學節行皆有聞人鉅公爲之紀述執矩之後有季模有山聯有吾廬見須溪先生劉辰翁及劉尚書崧之文執中之後有迪功郎煒有鄉貢進士萬全萬全胡忠簡之壻見忠簡文集執衡之後有致堯有可久有秘書校勘戩有高安縣尹用父見周文忠楊文節吳文正揭文安之文此其文獻之盛也嚴氏在宋元時宗族之盛貲產之阜豐居第埜樹之弘壯奕奕焉赫赫焉

而服詩禮敦忠厚率有君子長者之風今未百年向之奕奕赫赫者不復見而詩禮忠厚之習猶有存者盖世所恃以允其宗者在此不在彼也嚴氏故譜更世變而亡執矩之後昭遠敎諭圭執衡之後子璵寧同錄所出二派爲譜而執中之後玄晏執衡之後士臧又各爲家譜述其本派親其所親人人同情然必有合三執之後而爲全譜庶幾克廣同源一本之仁圭子璵寧成以求正於余玄晏謂余嘗爲之序士臧譜又以求余序士臧秘書是六世孫洪武中國子學正從禮之孫也今嚴氏惟學正之後謹操履不去儒業而嚴楊世爲姻子安得不推大仁之廣者以望其後之人哉是爲序

豐城史氏譜序

史氏所自出非一族皆古太史之後如史佚史興史蘇皆以官爲氏近世史氏之有聞者虞文靖公言二百年間眉山四明真定三族而已予仕於　朝三十餘年眉山之後無所遇四明之仕於　京師者間一二遇之最後識安安字志靜敦行誼好學不懈相與最厚其先出真定也求其宗族譜牒之詳盖不能無盛衰之感焉元中書左丞相太師鎮陽王天澤八子長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格平章之後有仕鄧州者子孫遂留家焉一再傳至河南行省都事憲中生戶部郎中文質我　國家奄有天下悉徵元之故臣簡其才者授之職文質得富州吏目富州今豐城也文質後卒於官貧不能歸遂葬焉子伯允因家豐城伯允惓惓於光續先世而卒齎志以沒臨沒顧其二子純安曰必成吾志又嘱安臂中諭之曰汝必毋忘安時尚少貧苦力學後舉進士第禮部儀制主事陞郎中孳孳訪求真定及鄧之族與譜十數年不得盖居鄧者不久宜難得也而真定之子孫亦寥寥無聞雖間存一二而代更渺茫世已皆盡既惰於學問而儕伍農圃以耕鑿爲業亦能知其所自哉嗚呼當元之興史氏一門父子兄弟功德之建在國家在生民封爵

之崇峙冠纓之連續何其盛也及天命去元凡其佐運輔理之家亦隨之俱落如史氏然者又何其衰也安每與余道及其宗之盛衰及其先君子臨終之言未嘗不泣下霑襟余嘗解之曰盛衰之理恒相因漢名臣之後不有復興於唐者乎唐名臣之後不有復興於宋者乎惟在殖學與德以逆承之今之才且賢如子有不復興史氏者乎子必勉之安嘗作史氏譜上自鎮陽之曾祖而下至於安之子中闕居鄧若或一世或二世盖無所於考而屬余爲序余諾之未及爲而安奉　命從贊交阯之師沒於忠余每思安而悲安沒已十年而余之年今七十有二念譜序之有

前諸也遂力孜成之以寓其子使冠諸譜云

楊氏譜序

楊氏譜者吾友翰林脩撰楊君仲舉譜其宗者也其先居代州之崞縣累世業儒用明經擢第迨其子孫以武功顯以忠義奮在宋官至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秉興寧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曰宗閔歷仕五朝名聞西北二邊建炎中金人犯長安守節死累贈太師繇閔公謚忠介子震有文武才累官知麟州建寧砦虜衆圍建寧勢張甚城中守卒不滿百人虜誘之降不屈並家屬竟與其子居中執中並力戰死累贈太師泰國公謚恭毅並載宋史忠義傳泰公四子存者沂中彥中沂後賜名存中與張韓劉岳同事高宗朝官至太師追封和王功烈其著國史楊氏之宗於是為盛彥中官至武義郎機自和王護蹕南渡挈家居臨安而葬泰公於湖州之武康創別業於蘇之長洲皆留子孫居之此譜所錄惟和王暨機二派上斷自泰國之曾祖承泰公下至仲舉之子凡十有二世仲舉出暨機派距暨機八世矣今居於蘇楊氏入 國朝顯者助白仲舉余交仲舉五十年其持身謹行如王雪官近侍十餘年矣藍田之產必為於廟堂鄧林之材必收於匠輸忠義之宗有君子焉宜其效用於聖明之朝也惟其後之人尚力學敬德用世承勿替

可也仲舉間示譜求序然為書此

凰岡蕭氏族譜序

吾邑之南一舍外曰凰岡壤地肥沃宜耕稼去城邑既遠又限大江岡巒澗谷盤廻而幽邃叔季之世兵戈寇盜之所常不及故其人愿慤勤生自足無慕外之意而為望於鄉者蕭氏也蕭自宋南渡始居於此至今十有一世率業詩書篤忠厚雖世未嘗有顯者而素與往還及相為婚媾皆時之顯人吾先世與之有連吾猶及聞諸父兄言元末兵亂之際舉室出避依蕭氏其家尊卑內外凡行慈孝恭儉其所務詩書禮法其敬愛賓客如子弟之於父兄而賓客之寓於蕭氏者安之如家焉夫世之所謂顯者率視其外焉耳德行本諸內者也苟無諸內而徒烜赫乎其外君子不貴也蕭氏其可謂有諸內者歟吾生既不及識其老長而與信立往還為人倫質和易不事表襮緜邑庠生陞太學出族譜求序之考其譜自詮始鄉先生尹子厚稱詮宋之將舉兵勤王為軍先鋒後以討虔劉斗洞叛冦死之人義之立廟祀焉詮有弟四人譚諡諫詵而譜惟係詮之所出其支分派別愈嚴愈繁非本其先世克脩於內而世承不懈何以致此哉脩乎內者久未有不徵乎外繼自今蕭氏之徵乎外者不在信立乎亦惟勉乎內以俟焉可也吾既以復

信立又書示其族之人

西昌袁氏家譜序

按袁虞舜之後系出陳郡見唐韓文公袁氏先廟碑自司徒滋少子邳爲吉州刺史留家西昌遂爲西昌人邳十世至宋宣德郎倜六子其仲子士表累官至建寧府通判五世至以寧三子其仲子務敏四子十有八孫今其曾玄益增而衆袁氏之後盛矣哉西昌以科第名家者十數姓袁氏在宋登第凡七人嘉泰二年曰士安嘉定元年士表十六年持紹定二年樵及文焴淳祐元年清伯咸淳七年岏又有中鄉試曰士憲曰灝曰滌曰樞皆在於宋是時科舉取士以經

義詩賦袁氏皆以賦著名其文物又何其盛也而此譜不具載者譜以寧孫伯所錄特著其本派耳吾猶及識以寧時年已八十餘惇德樂善有古人長者之風其卒也海東陳先生銘其墓務敏篤行其父其卒也蕭子尚先生銘之即袁氏之上世而觀於今蓋以寧父子有承先裕後之功焉務敏之孫仲愚今自縣學升太學生曾孫和以選鄉貢袁氏文物殆將有繼也然而高曾之善容有弗繼者歟袁與楊同里而余於務敏諸子小學時又嘗同門故因仲愚求序此譜也弁寓覩望之意袁氏之後世懋之哉

況氏族譜序

禮部儀制主事南昌黃鏞伯律其先本況氏其父以實幼孤遭元季之亂呈黃氏鞠之遂因其姓伯律慮其後之人昧於所從出也取其先世之譜重脩以傳求余爲序按譜自虞國君之子列初居水北其後子孫益衆散徙不一蓋列之十二世曰呂伯徙豐城曲江十九世曰鼎徙西山今其地曰況坊者其族所居也二十七世曰政徙瑞州蔡湖曰敏徙奉新亂峰曰欽徙韶州皆之十八世曰昇又徙靖安曰景徙鳳岡今獨韶遠不可知若水北若曲江若西山若蔡湖亂峰若靖安鳳岡其子孫皆盛又皆累累有賢人其古所謂碩大之宗者歟非其初積善累仁有以來之又

有繼而培之者歟鍾靖安之出也於烈四十有二世於昇六世矣此譜皆自烈者著其所本也而自徙靖安以來凡仕官生卒塋娶特詳者親其所近也於各派惟著所從之始者蓋以備參稽作譜之體也蓋譜以明源委啓孝愛而厚俗化也本於天理而兆於聖人之禮典而非有賢子孫則不知爲之伯律其賢者哉然姓氏先王所以別生分類也後世或不得已而去之而能終復之者子孫之仁賢也伯律此譜蓋復姓之幾矣伯律達於理慎於行而勇於爲善吾故以仁賢者望之是爲況氏重脩族譜序

劉氏族譜序

吾友劉仲良作劉氏族譜命其子河南按察僉事戍以來北京屬余序欲以貽示後世按譜其先居金陵五代有諱況者爲柳州判官以道梗留北泰和遂家焉況以下世遠不可知可知者始於仲良五世祖實夫故祖斷自實夫以下夫錄其所知而闕其不可知者作譜之體也眉山蘇氏出眉州刺史味道而味道以下不可紀故其譜始高祖至于兄弟之子凡六世而於其高曾祖考仕娶及卒之月日特詳君子以爲譜之善者也劉氏譜所錄五世以下而於本派諱號仕娶加詳非得於蘇氏之意歟仲良雖未必準蘇而作理之在人心固有同然者乎夫譜以明源本辨戚

疏然教孝友勸惇睦道禮義之意蓋並行也故蘇氏記族譜亭惓惓六行之爲戒而仲良所欲貽于後世亦未必不在於此也矧吾鄉名詩書衣冠之世而蹈夫所謂六行皆仲良所目擊而不能槩於心者因其鄉以勵其家固仁人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也吾與劉氏居同里仲良之父愚村翁及其從父以彰皆恂恂謹言行以彰善言河圖洛書數得先儒之微吾少嘗往質焉而仲良兄弟昔皆同門而學今咸及其弟渙皆舉進士咸僉憲外服渙爲兵科給事中又相與同朝蓋余周旋其祖孫父子之間親見其家尊卑疏戚孝友惇睦不愆於禮義於今不可多得則表之以示法其後者於余固宜亦於仲良之所欲有助也

鄭氏族譜序

貴州布政司參政鄭景曜以其所脩鄭氏族譜介貴州按察僉事郭公緒求序之譜有吾友胡仲器序又有元于壽道所爲鄭子謙家作司徒廟記壽道子謙皆元延祐乙卯進士與先曾祖有同年之好於余爲序譜固宜抑余在館閣嘗見郡邑所上志書而饒州志載鄭司徒事與譜合又載宋賢彭汝礪之詩所以咏嘆司徒當時功德爵位之盛有景仰不忘之意則爲之序譜固有徵也鄭氏望出滎陽唐末秦中諱選者自滎陽徙徽之祁門黃巢之亂選之孫傳偕其弟

傳玫奮布衣聚義旅保障其鄉既而隣邑土寇連結爲亂傳盡平之遂併保徽饒二州傳積官至檢校司徒上柱國其没也人廟祀之於浮梁司徒十三子其有官者十一而六居浮梁浮梁又十一世有諱舜臣者徙池州之建德舜臣至景曜四世矣此譜紀自選始至舜臣以下則惟記建德之族蓋特詳其本派云凡今天下宗族之盛者率其上世有大功德於民始巢寇之盛其鋒所嚮莫或與之抗大州大邑重爵厚祿者往往望風棄城而去司徒初非有一命一職乃能毅然以斯民爲己任其功烈之盛雖不詳於史傳而能使其民廟而祀之志而顯之後之賢者又歌詠

之不忘此豈偶然者哉至于今其後嗣益繁詩書仕宦往往有聞非由上世功德及人之深者之所感歟吾於斯譜益敬嘆其源本之厚也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鄭氏必有賢子孫力學砥行復振于後歟景曜發身進士由監察御史陞今官有賢名於時固鄭氏之賢子孫乎是爲之序

清溪楊氏先德錄序

清溪在泰和東陽門之北楊氏家其上蓋邑之民隱也楊自允泰府君居泰和至余十有六世然其析居清溪者莫究所始余童丱聞之老長云此故諸府楊家相傳叔球府君傳記精通一時老儒皆遜之學者

有所窒礙遺忘咸往質焉而咸得所欲故鄉邑號之遂併號其家實鄉伯府君之父待制府君大父也則知居清溪者約今二百餘年矣楊世有文獻爲鄉邑之望更元季數十年兵戈寇敓之厄摩壞之極凡名家鉅宗傾圮消滅皆不能存什一於千百於是時楊氏故老已盡而家之斷簡殘帙悉無一存雖鄉之遺老時能道其先德於人然文字之所紀者無傳焉余幼孤幸內承先夫人之訓外承二三世父及外家者耄之教稍長歷咨徧求初得陳心吾先生所著墓銘次得先公著家傳又次得劉尚書墓表墓銘二文最後得歐陽樊公墓碑手筆於新淦家斷毀之除其若

有神物護之者又後得史傳遂稡爲卷而益以先公兄弟狀墓志碑傳併先夫人慈訓錄皆在焉名曰清溪楊氏先德錄首冠以譜諜以自始祖者重所本也今清溪之出多已他徙而悉錄之者詳所親也清溪楊氏二百年來仕者槩見於此其處者或勤詩書之業或躬稼穡之事雖不盡錄蓋皆循理秉義不忮不求恬澹自足要之其所傳續者有自矣禮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是以敬輯此編用遺後之人使祇承於永遠

弘岡袁氏家譜後序

洪武二十六年秋吾邑袁君本謙受命爲漢陽河

泊官與余邂逅武昌以先君子嘗教授其家也持厚余示余所作弘岡袁氏家譜曰先世本唐吉州刺史卯家西昌今城西袁家巷是故居之處迨宋一徙居萬安穠唐一徙邑東中埠一來居弘岡弘岡始祖曰謂號至誠伯則本謙高祖也本謙生歲餘而孤又歲餘而喪其母獨賴祖母教育底于成立然使盡知上世所從來與其一姓尊卑親疏則賴族之譜牒存焉譜誠不可以闕也故余今又取自高祖以下至余之子凡六世別爲家譜以貽後之人俾咸知大尊尊親親之義焉余曰君孝弟人矣孝弟蓋百行之首萬福之基也而君重之矣君且益前光大豈止一官河泊

而已行庶幾見之也又十年余在禁林本謙亦盈三
考上京師書最授雲南臨安府巡檢賜九品服從陟
典也且行告別曰惟子不忘先好用是輒布其腹心
惟家譜昔嘗與子言之於武昌今余且六十矣行即
萬里去胥晤何期子可無一言叙吾作譜之故以慰
吾遠去之意以示勸袁氏後之人哉則又復之曰自
古人宗法廢天下之人其子孫日繁衍盛則不辨於尊
卑親疎不辨於尊卑親疎則日流於不孝弟而不自
知也於是乎譜牒興矣然世道漸降人率假譜牒以
爲門閥之光甚者巧僞百滋其意固皆在尊尊而親
親也本謙孝弟人也君之心誠切乎尊尊而親親又

必推以教其後之人其用心如此且將益前光大尚
豈止一官巡檢而已君雖老行庶幾見之也即此譜
可以知君矣而君之子克俊克讓皆恂恂惇禮好學
蘇老泉有言觀吾之譜則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
斯又在袁氏之後人也孝弟蓋信乎百行之首而萬
福之基也袁氏之子孫尚益引之毋替余又以告袁
氏之來者

甄氏家譜序

古者宗法行人皆尊其祖敬其宗而俗化以厚後世
宗法廢人猶有不忘其尊祖敬宗之心不淪於薄俗
者則賴譜牒之行也故譜牒可以係人心厚化本而

仁人君子必致謹於斯焉然更世多故遷徙不常傳
歷既遠統系之不明代序之不知亦理勢之所有惟
仁人君子則著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又謹之至
也數百年來士大夫著譜可範世者廬陵之歐陽氏
眉山之蘇氏歐陽譜凡二十世祖而缺其中七世蘇
氏自高祖以上失其傳譜錄始於高祖以下此皆著
其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其心固以爲一家之中
其事孰有重於尊祖而敬宗者其可以不謹乎故曰
仁人君子之心也豈如薄俗誇大其高而自昧無實
者之所爲乎大僕少卿甄德輝作甄氏家譜斷自其
祖至其孫凡五世曾祖而上蓋不可知所可知者其

祖考而下而凡祖考生卒塋娶皆詳焉其所致謹非
有合於仁人君子之心歟蓋甄始居真定之獲鹿德
輝之祖五處士因元季之亂從河間之慶雲既沒而
塋焉一子成遂家慶雲成有篤實之行益大其家三
子德剛德輝德源德輝以春秋中洪武庚午鄉舉初
授汝寧府同知又改襄陽湖州二府遂陞南京太僕
少卿其爲政果毅公敏有聞縉紳間夫其能致謹於
其家之所重宜其推而施諸外無往不達也因刑部
主事徐孔章求存此譜輒爲書卷端

豐城荷塘袁氏族譜序

豐城多前輩君子吾少而學也蓋景仰焉仕於　朝

四十年豊城之仕京師者又多才且良不忝其鄉之前聞人吾皆得與之游最後得監察御史袁海秉常其爲人廉正和厚其處物寛裕明信起家科目自學官爲御史恭愼平恕務持大體曾多君子益吾於豊城亦云秉常既陞太原知府將行以其兄秉舜所作袁氏譜屬吾甥康榮求序按袁出嬀姓舜之後陳胡公之裔伯爰孫轅濤塗以王父字爲氏後或作爰作轅實一本也又後去車作袁漢以來代有顯者豊城之袁始居豫章西山之蓼州至處士德由蓼洲徙豊城之蒐湖其後又徙荷塘此譜專録荷塘之族質而明簡而備固作者之賢也夫譜以考源流明本支辨

疏戚以啓孝敬親睦之行蓋家之重器也必有賢者而後能作之不賢者之爲譜假託謬援前之崇重華顯者爲其所自出而不知亂其宗陷於不孝卒爲世所譏誚也袁氏斯譜吾故曰作者之賢也所録自袁二府君以下至今十有二世子孫益衍而益繁又有如秉常之光榮特達於

聖明之世非其先務善施仁積累之厚有以致之乎繼自今袁氏子若孫覽斯譜者尚究之吾之所從出與吾之所同出以勉盡夫孝敬親睦之道且力學務德以圖益光其先如秉常今日而又加盛者庶幾不負作譜仁其族之盛心是爲序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三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素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讀杜愚得序

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絕出而少陵卓然上繼三百十一篇之後蓋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愛君憂國傷時閔物之意往往出於變風變雅者所遭之時然也其學博而識高才大而思遠雄深閎偉渾涵精詣天機妙用而一由於性情之正所謂詩人以來少陵一人而已世之註杜多矣淺者或陋深者或鑿不足以究杜之心微辭奧義蓋有汨而

不白者焉虞文靖公集取其近體百餘篇爲之註蓋得杜之心而長篇短章關乎世道之大者未徧及也刻單復陽元用志於杜而不足於前註遂以所自得亦爲之註考事究旨必歸於當其疑不可通者闕之凡十八卷名讀杜愚得簡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爲多陽元洪武中爲漢陽湖泊官謀刻以傳未有所遇而卒武昌丁鶴年重其書從其家求得遺稿欲成陽元之志又未有遇前三十餘年余過武昌鶴年以屬余及張從善余時未暇録而心恒不忘比與訓導嚴順語及之順曰江陰之善慶兄弟清尚務義嘗爲詩嘗刻當時名人所作以傳此其無難者遂求從善所録本誼之不數月順書來言刻完求序何其成之速也事固各有遇然今之遇如善慶求十一於千百不易得也論者謂杜集詩之大成以其兼備衆體也文靖亦言學杜則無往而不在善慶斯舉非徒不泯陽元之用心其於學杜者有助益焉遂書爲序

杜律虞註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顔謝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於開

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爲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鎪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爲豪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百年之前趙子昂虞伯生范德機諸公皆攻近體亦皆宗於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吏謂深於法律也又嘗取杜七言律爲之註釋伯生學廣

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矣觀其題耕衎一篇自前輩以謂不可解而伯生發明其旨曉然仁民愛物以及夫感歎之意非深得於杜乎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取其大而畧其小故錄此未足以見伯生然必伯生能為此也此篇舊未有刻本江陰朱善繼嘗刻單陽元讀杜愚得其子熊得此編又請於父而刻之吾聞能有孝行而其克承父志歟

廬陵李伯葵先生詩集序

余童丱侍陳心吾先生入郡城時郡中儒師耆老多在日過從相樂李伯葵先生年最少諸老出伯葵恒獨留每出所作詩介陳先生評余時未有知也而見陳先生愛玩稱賞之不厭伯葵出余私請焉陳先生曰衆意凡陋伯葵獨志高古衆窘蹶跲伯葵獨舒徐有餘且其進未可量也余心識之陳先生沒余益壯而不至郡城者二十年獨時時聞往來傳誦伯葵之詩心益慕之又二十年再見於南京相握手月餘先生雖蒼顏白顛而矩度雅容言論雅則乃其意悁慨嘆前輩之遠而不能忘焉於是得觀其平生所賦益多噫乎金石之和也瑲乎佩玉之清也邈乎興寄之遠也渾乎古意之猶存也蓋先生學富而志篤意廣

而才高一介塵俗不得入其靈臺丹府間是以其詩之昌也先生懷仁秉義蹈履以正所居郡城之北安濟通而避不名雖其子貴顯而角巾布袍于于然入則侍其子孫及鄉之俊秀談道縱目或天清景和則出偕幽人貞士遨嬉溪山泉石超然自得於埃氛之表也而吉之為守貳以下欲有所問政者皆之焉以及四方之縉紳名人過吉欲有所致禮者皆之焉嗚呼吉自諸老淪謝惟伯葵先生巋然獨存今又捐館五六年吉之士其能忘先生者哉先生蚤歲之詩陳先生嘗序之今其子河南左布政使昌祺併集中歲以後之詩將刻之又屬予序予蚤知敬先生而與昌祺同

朝相知三十年昌祺自登高科歷朝署出長大藩寬厚廉潔卓然名臣固先生之教也序其可辭乎

通鑑綱目集覽正誤序

朱文公因司馬文正資治通鑑作綱目五十九卷大書為綱分註為目其書則孔子作春秋之義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於治道者也分註既詳而其言與事或出於深僻有非淺尠所能遽通昔王行鄉嘗著集覽以便學者其資善矣然其間不無文選蹲鴟之陋亡友右春坊贊善陳濟伯載為正其謬誤四百餘事名曰集覽正誤伯載學博識端於此亦致力勤而歷

年多考據精切殆無餘憾有助於綱目者也其書故藏予家近陪太師英國公在史館問論及綱目書公若深歎俾觀之誤因出伯載所著公閱而是之曰宜廣其傳遂取梓行之嗟乎綱目有關治道之書也伯載此編誠不可無者太師公勳德大臣好賢重儒之有素而圖其不泯所存厚矣士君子有志尊主庇民之道而欲稽古以擴充焉者是編豈小補之哉予深嘉之故爲序諸簡首

蠖闇集序

爲學不求諸經爲教不本諸經皆苟焉而已經者聖人之精也不明諸經則不達聖人之道然世未嘗無

學者惟善教者難遇也元之世江右經師爲四方所推服五經皆有專門精深明徹講授外各有著書以惠來學當時蘇魯秦蜀之士道川陸奔走數千里以來受業者前後相望迨　國朝龍興江右老師宿儒往往多在學者有所依歸如南昌包魯伯傅拱辰臨江梁孟敬胡行簡廬陵陳心吾劉雲章歐陽師尹蕭自省劉允恭劉伯琛陳村民臨川吳大任何伯善皆歸魏浩博而凡有志經學者所必之焉何先生名淑以詩經名家登至正辛卯進士第授湖廣武岡縣丞會湖湘寇亂不果上時吳伯高爲江西廉訪使辟先生署從事不就雖寇禍延及鄉里而執經相從者常

不絶洪武中以賢良徵繼以太子賓客召皆引疾辭他日特召天下名士九人先生預焉既至入見固以疾辭歸而從學者益衆　朝廷後復遣使即其家起之時蜀獻王亦遣使奉書幣來聘蓋先生以先月捐館矣使者相顧歎息而去先生得於經脩於躬光明俊偉豈徒以空言示學者哉先生之文鏗然金聲瑩然玉粲發明至理一以啓迪人心扶植世教蓋經諸布帛菽粟之有資乎民生之實用也余家距先生之鄉數百里童子時伏讀先生程文心切慕之而不能趨拜請教稍長則先生厭世矣每以自憾嗚呼前輩老成凋謝盡矣而使寡陋小子濫備斯文之任循省

愧汗恒用感歎今年先生之孫寧國府學訓導士彥在京師出其家所刻蠖闇集屬余序之蠖闇先生所自號此退處之居也集中古近體詩二卷賦序記說題跋行狀墓表誌銘策問六卷嘗見先生所著詩行義等書皆已傳世因念　國初諸老皆有著作今獨梁何二家所著有傳益繇其門人及子孫之賢也則余於序斯文安得不益增感歎而重先生之有後哉

王忠文公文集序

古之爲士者文行皆備而必行爲之本故三代以上文最高古而無以文名者其所本不係於文也秦漢以來士始有專以文名如或違道畔義君子不道也

楊子雲劇秦美新是已若斷斷焉發於忠君愛親之誠讀之使人感激奮發希慕之不置雖去之千載猶日前然若諸葛武侯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是已近數百年來士多喜讀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之文要皆本其立朝大節炳炳焉有以振發人心者也我　國家龍興之初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繼入翰林持文柄時　詔脩元史二公皆任總裁歸然一代之望也已而王公以翰林待制奉　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竊服會有倔強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王公死事始暴白於中朝然

旌褒之澤未及也
皇上嗣大統之五年義烏丞劉傑白其忠于　朝下詢於衆而信　詔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　賜諡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　命下之日輿論欣快蓋忠孝人之性分所固有者爲天下者必表章之以正人心善俗化治道所係也其或晦於前而必彰於後者天道顯忠佑善雖久遠不爽也傑又輯王公平素之文將刻以傳屬余序公之文蓋有辭於勝國特既入　國朝首見用於　朝廷於　郊廟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余特錄其死節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判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公名褘義烏人死年五十有二傑所建白十事采用其九論公死事在焉其亦可爲達於政體者矣

性理羣書補註序

天之生人賦予之均也而人之稟受有不齊上焉者得夫氣之粹而理之全此聖人也聖人之德純乎天次焉者知此均得於賦予而有不能備夫粹且全者於是明之脩之不敢違夫而必宗於聖人此賢人也自孟子沒聖教不流聖道日晦歷千餘歲其間知宗聖人者雖未嘗乏然其足以明之脩之蓋鮮迨濂洛

諸君子出然後聖人之所以爲教者晦而復明學者始曉然知正道之所在而有所依據向慕濂洛諸子相與明之脩之用示法焉將世之學者日趨於異端無所底止而安知上宗聖人以歸於正哉故欲學聖人者必自濂洛始昔我文公先生嘗輯周程以下諸君子嘉言懿行作伊洛淵源錄後來熊端操又著性理羣書蓋因文公所輯而益以司馬文正及文公先生之言行熊剛大從而爲之句釋無非以導學者於正也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爲性理羣書補註而於端操所輯間有損益於剛大所釋頗見更定各有攸當焉而於義理之原講學之方大要具矣夫聖賢之

言一理也古今之人一心也學者於是編成因前言以求諸吾心稽往行以務諸吾身篤信而允蹈積累深而涵養熟雖由此而泝濂洛望洙泗未有不可馴致者敏德之所望於學者遠且大哉敏德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要皆端本澄源之意也其集解文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錄二進敏德歷官臺憲官左副都御史肅清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勵其屬時年七十即引疾退居吾嘗論敏德古道古心盖非今世所當有者故因此編而并及之

醫經小學序

醫之學肇於三皇至周六官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所以衛民之生也歷代明於醫者皆有著書去古愈遠後生晚出往往不究宗旨甚者於脉證陰陽表裏經絡運氣之說一切憒然惟執前人一定之方以待病者用覬幸於萬一而使斯民不幸不獲保終其天年者盖莫甚於今比者憲臣有言請於邑里建學設教庶幾免人於夭閼雖一時格於廷議然其發於惻隱之誠實切民用也往年副都御史陳公有戒刻劉純所輯醫家玉機微義以為施治之資矣又欲為施教之資也并刻純所輯醫經小學以傳其書首本草次脉訣次經絡次病機次治法次運氣凡六卷一本於素問靈樞難經及張仲景王叔和至近代劉守真張潔古李明之朱仲脩諸家之書撮其切要綴為韻語類釋以便初學本末條理明切簡備醫學之指南而端本之書也凡善學者皆務本況醫人之司命其可昧本而苟乎哉學醫者誠能熟究是編融會於心將所行皆正途所用皆正法觸類長之於歲論十全何有哉此書非劉氏莫之為非陳公亦莫之傳學醫之幸生民之幸也純字宗厚吳陵人其父叔淵仲脩之高第授受有自云

新編葩經正鵠序

國家取士以經術為上士之尚志者務以經術進經者聖人心法之所寓而出治之本也士不通經不適於用故三代而下用世之士於事君治民功業偉然可紀者必出於經術而明經不易矣即詩之為經其旨優柔微婉其理精深蘊奧明之必得其要也而非得其方豈得其要哉梁君本之佐教筠庠時慮學者於精深蘊奧不易入也偕其內弟陳資取朱傳萬所為解顧何伯善曹居貞所為主意林泉生所為矜式篇別而章附之合為一名曰葩經正鵠使學詩者讀之大要瞭然無復他岐之惑誠亦三百篇之指南也梁君嘉惠學者之心可謂深矣筠又不薦經術士本之來職教而後筠之學者選鄉貢選進士科不乏焉

是書之利於人也亦既有效雖然商周以來所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與夫上下之間其行事之是非皆見諸三百篇之中而自漢以下言其旨者至多也至宋朱文公始折衷歸一焉此書又明文公之旨而會其要者也士誠能因其書以求其要能求其要以察其心能察其心以明其道之是非而由之戒之則於貴賤內外進退隱顯無所處而不利豈獨利於文字進退之間而已哉此又讀葩經正鵠者所當知也本之將教諭溧陽探其蘊得之讀之躍然以喜本之求余序之故爲書其簡首

恒軒韓先生詩集序

恒軒集者越山陰本常韓先生之所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國忠獻王之一十二世孫建炎間韓氏以勳舊之門扈從南渡因家于越迨今爲越之山陰人先生少有大志行誼素聞於鄉先生之尊人叔英先生嘗遣從鄉之諸老游時則有若趙公本初劉公昭父王公思敬錢公子予呂公中立先生皆從學焉洪武初遇科舉法行先生謂功名可引手取乃刻苦爲舉子業雖祁寒暑雨手卷不釋廢寢忘食致成痞疾後有司屢以經明行脩爲薦俱以病痞辭遂家居教授以淑鄉之晚進築室一所扁曰恒軒陶情養性其間日以吟詠爲樂尤篤意教其子陽以續先業先生生平吟詠甚富五七言律長短歌行字字句句悉中矩矱緣情序事溫厚清遂所謂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之作也歟奈稿罹回祿之餘所存止此可勝惜哉先生雖物故子陽以永樂丁酉鄉貢進士職訓蘇松二郡學及教諭閩之丹陽所至能以師道自立用太常卿吾友姚君友直薦擢拜監察御史厲重剛正克振風紀中外皆知之今觀先生所著詩溫厚清遂而忠君孝親之心累形於篇什之中由此亦可知陽居官行事之善未有不本於先生義方家學而致然也茲以詩集請序遂書此弁諸首云

西巡扈從詩序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來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邊人安於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車駕親巡飭之詞林從者士奇勉仁弘濟德遵士奇年七十特給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動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問 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閱武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蓋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尊麻林語譌也時北虜阿魯台之衆爲瓦剌摧敗狼狽假息塞下左右從史希合之臣多請掩捕之者上曰朕知飭備耳困人於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

士奇爲最不習兵事問以文事承 顧問而 寵遇
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
恐叩首
上慰勞再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
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
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巡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
未嘗不寓興於詩而以今視昔年益邁氣力益衰詞
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於一時之扈從而將來
亦可考見歲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玉機微義序

都察院副都御史姑蘇陳公行成奉

命鎮撫陝西仰體 皇仁躬勤烝莫蘇息彫弊民用
爾安邊餉過彊亦既完固時有餘暇其恤人之念未
始或忘苟可利之爲之恐緩間遇醫家玉機微義一
編謂可以濟人捐俸僦工刻以廣布於是布政郝公
珩王公敏合其同官志在施濟者率效協助焉既成
郝公以求余序此編集於會稽徐彥純吳陵劉宗厚
續有增益皆明于醫者凡五十卷門分類集於論病
因證治條理粲然既詳備矣夫醫家神農軒岐伊尹
及秦越人張仲景之書萬世所宗不可易也歷晉唐
宋代有名者近代張元素起北方爲得神授深造閫
奧再傳李明之三傳王好古南方朱彥脩得私淑焉

遂爲醫家之正派彥純宗厚又私淑彥脩者也論者
謂元素醫家之王道蓋王道以養民爲本元素之法
厚脾土爲要此知本之務也是編主素難金匱及元
素一派之旨若諸家治法不倍此者亦旁采而附益
之雖中醫執此施治可以成功如病者有能知之亦
必不爲庸醫所誤其所濟利豈小補哉醫者聖人仁
民之術也行成諸公於此編協志以廣其傳蓋其不
忍人之心所不能已也將其不忍人之政詎可涯歟

滄海遺珠序

詩本性情關世道三百篇無以尚矣自漢以下歷代
皆有作者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故詩不易作也而

尤不易識非深達六義之旨而明於作者之心不足
以知而言之蕭統之選古高適姚合輩之選唐下逮
宋元亦各有選其采之不詳選之不當皆不免於後
來之議蓋選之不當者識之不明也近代選古惟劉
履選唐惟楊士弘幾無遺憾則其識有過人者矣我
國家文運隆興詩道之昌追古作者選錄者不啻十
數家然惟劉仔肩王偁所錄爲庶幾焉仔肩過累偁
錄雖精且詳而猶未免於有遺也都督沐公以其所
得名人之作擇其粹者通古近體二百餘篇皆前選
所不及者名滄海遺珠特刻以傳屬余序余閱其詩
大抵清楚雅則和平婉麗極其趣韻瑩然夜光明

之跡可愛可玩而可傳也有以知都督公之識之明矣公字景顒黔寧王仲子方以忠謹宏畧佐兄黔國公為 朝廷鎮撫西南一方而綏靖餘暇適情吟詠以及斯事非兼文武之智而能之哉然今好文之朝夫下之廣制作之富有遺而可録者未必止此此殆其權輿者乎

法書志序

余素簡澹無他嗜好獨好文籍及古法書然法書佳者於今極難遇間一遇之非特其力不足以致亦不欲以己之好移人之好也而先生朋友有知其意分其餘以遺之者輙喜受之不辭故余所得者皆世之所有而世所嘉者率不在余也間以所得自周以來篆隸行草之書百二十本各志之而粹為一卷名法書志云

文籍志序

夫所貴士者能盡道焉耳明道必自讀書始經聖人之精也史備行事之得失諸子百氏有醇焉有駁焉審其是非邪正以求至當之歸其書皆不可以闕也吾先世蔵書數萬卷元季悉燬于兵吾蚤有志乎學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事鈔録無以為楮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讀不能數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冠稍遂出授徒所入頗厚始畜書不能多也及仕于 朝有常禄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日月積之一為收書之資歷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頗有所畜視吾先世所蔵千百之十一耳吾少之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謹護珍襲不至於廢壞逮傳其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視之漠然不以留意棄之如棄瓦礫者矣吾懼後之人不知守也凡書具志吾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且積書豈徒以侈座隅充篋笥而已必將講讀究明務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也司馬君實謂積書不若陰德以子孫未必能讀彼非有激而云然乎不然其待乎後之人者薄也吾不以薄待後之人也勉之哉

牧齋詩序

陳子韶名其蔵脩之所曰牧齋盖取孔子賛易卑以自牧之義自勉也其妻之弟翰林庶吉士蕭省身在京師求諸縉紳賢士為賦之以余知子韶為之序余往年讀書桃源山中與子韶還往子韶原謹恂恂務自韜匿未嘗求榮釣名也或徒觀其外以為巽耎緇衲如不任者而其中強執確然不可奪家貧教授以為業雖所入不腆裁給寒暑朝夕然與愉安舒自得視千駟萬鍾不足與易者然吾於子韶有可慨焉

者陳氏自五季來遷泰和四百餘年之間詩書簪紱輝映先後屹然爲邑鉅族其後之人有如子韶可謂不辱矣且泝子韶高曾以上至于始遷之祖其流泒彰彰著明鄉人長老皆能言之而今譜陳氏之族無錄子韶焉者陳氏之後世賢者固多也若其不賢於子韶亦未必不少是譜得子韶不尚有重乎爲子韶重輕固不繫譜之錄否第爲譜如此果可謂無憾乎哉而子韶未嘗以是尤人曰我之行殆有忝於先乎益敬脩不懈於乎子韶所以自取乎卑牧者豈徒哉之空言而已世之託仁附義以爲名號者之所由判然如薰猶晝夜之相反者其視子韶爲何如此宜搢

紳賢士之爲之賦也賦或頌或規不一其旨要皆有以發子韶之意故爲摭其行實之槩以爲之序使讀詩者得以考信云爾

志訓堂後序

吳興章自明甫其子善洪武中授茌平縣典史自明甫寓書訓之娓娓千餘言於持身蒞政事神恤民敬長親賢之道備舉而曲盡蓋不徒可以贊治一邑而已也愛之深故言之詳知之明故言之當即所言以考所存自明甫其賢父乎善拜受父訓揭于堂中旦夕省覽以圖無忝及自明甫沒善歷茌平令數進其官今爲刑部郎中爲人閒敏恭慎而拳拳所訓所至揭諸堂恒若其父之臨乎上而始受命也善其賢子乎益親之德與天之德同一仁也儒者有言事親猶事天受天之命以生猶子禀父之命以行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敬父命而不敢悖故敬父即敬天也則自少壯至老至終其身可有一息之或間乎古之言孝者必曰曾子其戒慎惕厲之意必至啓手啓足而後免善必務於此哉昔以志訓名其堂搢紳君子爲之序爲之記矣又以屬余序余既嘉之又願望之未已也爲書于後

善安堂詩序

吉邑劉文復和易樸信而重氣義鄉人士多樂與之

交今年來京師京師士大夫亦多愛其爲人知其家有善安堂爲之詠歌文復以屬予序予念童丱時識文復其家在縣城中其時城中有騁私智欺愚弱致厚貲者高堂重屋歌舞絲竹歡樂之聲以夜繼晝孰不自意可以終其身及其子孫於無窮哉而文復與其兄存禮謹謹自守不敢苟求所欲於理分之外日以奉親爲樂作龍洲書館延師教其子所資非饒裕而仰事俯育之餘以濟貧乏不斷也迨予弱冠求向之盛富而極樂者忽然若烟消若澌盡無復遺餘而文復一家之內父子祖孫兄弟孝敬慈愛天倫之樂視昔有替而益加也豈非所由之道安危之異哉夫

置其身其家亦若置器焉置於安亦安於危亦危爲善者置安之術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固天之所祐也其後文復之父至八十有八母八十有七其兄弟皆壽白無恙其子長而知學斯其得於所祐者然歟故書予所見者於諸賢詠歌之首使讀者知爲善之必有徵且欲安者當知所擇術也

崇孝堂序

江陰朱能惟吉性至孝母嘗疾劇呼醫巫皆不效能痛迫罔措或言古醫書有人肉治痿疾之說即齋禱延反自刲股煑夜進母者再母食之疾愈宗族鄉黨稱之無間言翰林檢討陳嗣初先生聞而嘉之名其事親之堂曰崇孝崇者蓋將進之於道也既爲之記又爲書道能來見亦欲予一言進之夫刲股在吾儒有不是焉者蓋謂聖人之教所未有且慮至於殘毀而傷生也夫殘毀而傷生宜見黜於名教然論人者亦究其心之誠何如耳父母吾身之本也父母危殆將絕是吾之本將絕而暇計吾之身哉蓋於是時父母爲重身爲輕刲事迫計窮無可奈何之際雖損生有不顧其心固曰吾之身受諸父母幸父母之安也損生所甘心焉刲人肉治疾者在醫家書吾於人母而可以已乎刲割體未必皆傷生乎故刲股爲世所

嘉者亦諒其出於愛親之誠而儒者明道以正言則立絕其世之用心也而用恕者庶幾可以無咎焉能之誠孝可嘉然而君子之孝非止乎是也孔子語曾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曾子動求諸己日三省至於啓手啓足不敢忘孝曾子之學者亦曰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慮辱其身羞其親皆君子之孝也君子之道務其遠者大者能勗乎哉奉養之致力採前言往行而躬蹈之以稱陳先生名堂之義哉且吾聞子詩禮故家也今子之世父父皆惇行尚義亦宜子之嗣承不隳也能勗乎哉遂書以爲崇孝堂序

沙村江樓詩序

沙村江樓者鄉先輩劉伯川之所作也沙村在吾邑之南山水深邃幽僻之處四方往還之迹所不及而劉氏世居之伯川劉之秀而文者樓據沙村之勝傑然而特出鄉名卿鉅老皆有賦詠紀述歷世變故伯川沒無子簡牘散逸無存而樓亦久仆其從弟伯塤今卽故址復作之伯塤能記憶劉尚書子高故所題樓中長句及所寄伯川近體之詩間於翰林諸公誦之諸公賦尚書江樓詩皆喜而繼作者曾學士而下若干人伯塤併粹之以求予序樓始作於伯川余雖不及見然觀伯川可以知之伯川先公同門友嘗聞邑老言其家甚富於崇儒禮士汲汲恐有所未盡元

香兵亂攻剽充斥民奔竄深山窮谷不能保一時李䚎沙村爲王官谷而邑之士大夫挈妻子走依伯川伯川傾倒迓迎館穀之不使有幾微羈旅之容忘蓋又不厭凡依伯川者皆如家焉尚書所寄近體詩蓋謂此也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徹遺臧獲獨與其妻處蓽廬數楹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自得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且喜奬拔後進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拜之皆以故人子見愛是日雪霽酒酣以予兩人循溪行詠命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年勤苦事雖寬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杏風楊柳陌

紅樓爭看綠衣郎予即此時景賦寒曰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路瓊瑤不嫌寒氣清入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咲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予咲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其勉之後伯川卒二十餘年孟潔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卒今又二十年余幸存餘喘皆如伯川言然予未能有副其所望恒用內愧伯塤自刑部主事再陞郎中相與同　朝每共論往事追念前輩高風邈韻不可復得今喜伯塤能繼其作樓之意也故因叙諸公之詩併及伯川爲人大畧云

祿養堂詩文序

永新戴禮本敬永樂乙未舉進士登第登進士第者例觀政於諸司然後授官本敬獨念其母春秋高愛日之誠不可緩也以其情言於　朝擢得教職近地以祿養其親遂得衡州府學教授衡去永新不五百里即過家奉親以行到官額其奉親之堂曰祿養志喜也縉紳大夫聞者皆爲之喜或爲文記之或爲詩歌詠之且盈卷矣永樂辛丑余與本敬同奉　命考會試因以出示爲序焉夫士之仕也皆欲行其道上焉以事君下焉以爲民而事君爲民之道皆本乎事親故曰孝者百行之源行道之所先也人之愛其

親固本於天性然有幸不幸焉親在而養不備及得祿而親不逮終身懷仲由之戚者世不少矣本敬雖早喪其父而母獨人壽自康豫本敬出而與諸生談周公仲尼之道入而升堂上壽甘旨有資承顏娛愉天倫之至樂人生之至幸得之而喜宜也士大夫皆喜爲之文若詩亦天理民彝具於心者之所同也則夫升斯堂誦其文詠其詩者有不欣喜而歆羨者乎

虛菴詩序

河南按察司僉事吾邑劉咸士皆名其所居曰虛菴蓋取易咸象之義而求益者也縉紳君子與之游者爲文記之矣又有爲之賦詠者稡以屬余序焉人之

心其體本虛也聖人者全其本然之體虛靈澄徹廓然大公而物來順應下聖人者不免拘於私意累於物欲不能全其本然之體是以所存所由不能不倍於道故聖人之教必以虛爲求道之要虛者無我之謂也君子造乎斯旨則其心一於道而不蔽於私欲立於公而不介於物我是以天下之善皆歸之而日進乎高明之域小人昧焉私智自高偏見自足以此窒乎內拒乎外天下之善無自而入日淪於汙下而不自知矣此賢不肖所由分也士皆有見乎此以之名所居而朝夕視警焉將進於道未可量也北宮縉紳君子爲之賦詠歟士皆以明經擢第今命憂外艱

朝廷之耳目政治之綱紀生民之休戚議之得失皆係之誠由此道而不懈爲必將有立於當時有傳於後世勉哉士皆余於士皆爲執友故因叙此詩而竊有所期望云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聖天子嗣大寶之明年改元正統仁義之施洽被邇遐槁者以蘇仆者以植萬彙咸暢而凡中外小大之臣咸洗濯脩飭祇奉法度

天子恒昧爽朝百官親萬機既即　御經筵文華從臣執經左右講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日恭日勵不敢怠逸乃三月之望有賜假於是講臣九人豫約郊遊以娛一日之暇是日早歛退聯騎出文明門禮部尚書胡公道邂逅于途遂偕東行二里所鴻臚卿楊君思敬望而欣然出迓指顧道左而言曰此中可以少憩也皆下馬徑而入折稍北曠地可百數十畝環以葦樊樊之內皆蔬畦麥隴溝塍秩秩如畫中置井作轆轤引泉灌注凡種蓺具有條理蓋思敬別業也衆從容周覽還坐井傍柳下共歎嘗思敬之樂思敬歛客嘉茗遂治具趍入坐小亭亭覆以茅簷質而清雅幽邃而圖奕亭之外雜植名卉異果周垣以護之垣之外樹桃李杏時花盛開脩然有塵外之趣思敬舉酒樂客一叟絃歌佐之爵行無筭客亦歎

然傾寫皆賦詩留亭中已而夕陽冉冉薄西山思敬送客出曰願歲以是日候從者於斯矣謂士奇曰願序詩俾後之人知衆君子之嘗樂于斯也夫君子之樂豈苟焉者哉何也生民之失寧弗樂也處非其地弗樂也與非其人弗樂也今

聖明在上百職舉而群生遂海內無事可樂旦暮勤于職務而得適意于曠閒蕭散之濱以坐玩夫時物之發育可樂斯集又皆卿大夫之賢蘊道德而服詩書志合而言契靡不可樂矧思敬好客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若之何不樂哉樂而形諸詩歌樂之至也後之讀詩者尚考其樂之所自詩凡十首皆近體是

月十有七日序

翠玉樓詩序

永陽胡孔時往年來京師屢館于吾友周是脩所是脩爲余具道孔時之行又示以所爲其家翠玉樓記槩述景物之趣而寓諭勉之意也余既重孔時爲人又重是脩之愛人有道未幾是脩沒與孔時不相聞十又四年今年再見京師其恂恂愼重尚賢好德之意加篤胡氏居永陽世以行義爲鄉郡所重者累世吾少猶及識國賓先生衣然脩整端確和厚使人敬而愛也緒想先生雖不獲識然聞其篤學務義汲汲以成就後進爲己任蓋孔時大父也夫產于崑山生于丹穴必爲世所貴矣今之來告余曰比年士君子爲翠玉樓詩多矣詩必有敘敢請特其簡留於家一見既不可得固辭不能敘不獲也翠玉者是脩取蘇文忠公詩語名之是豈專以言山水之勝登覽之樂哉其亦欲使因其言想見其人而勉之於己乎孟子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文忠公學問之閎博文章之雄邁氣志之剛正獨立而不顧百折而不變當時如黃文節其於公猶曰晚進之士不須親炙先烈以增益所不能者非人之情又曰心之所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景慕如此則後之爲士者欲有所立於世

而求之文忠未必無所助益也是脩愛人有道其意不在此乎然引而未發也諸君子之作於詩必有發此者乎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興觀詩之道也請以是復孔時爲翠玉樓序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四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五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序

虞氏家範序

夫所重乎故家者謂世有德善其一家之間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戚疏各敦其道雍雍乎和也肅肅乎敬也秩秩乎無相踰也上歷高曾下暨曾玄暨十數世傳續不已此可爲故家而豈徒富貴之謂哉若是者世雖有之然亦尠矣蓋祖父之賢者固願其子若孫皆惇夫孝友睦婣之行子孫之賢者固思勉於孝友睦婣以光其宗然知之而未能行或行之而未能久者蓋人品不齊且躬行感化之道有未至訓勵防範之具有未備也二百年來世推浦江鄭氏雍睦之行無異辭者蓋其感化之有自防範之有作不然何以其能行之久而不衰歟今觀樂平虞氏家範其有聞鄭氏之風而興者歟虞氏始居會稽與唐永興公同出日南太守國後至饒州太守少微留家饒乎子孫繁夥分徙樂平子孫益繁至世傑甫惓惓水木原本之念而顧其後之人合族同處而不分然迫於衰老臨沒授其意於子彦佐彦佐敬承唯謹此家範所爲作也彦佐之子訥謙續有增益通百五十事於凡尊祖睦族治身齊家處鄉所當然者訓諭詳而防範周

一出乎天理人心之正既明且備矣蓋世傑之貽謀爲虞氏之義開先也彦佐之繼述爲虞氏承先而啓後也其弟姪一聞善訓既析而遽合又以見性善之同而感化之速也感化興於前防範行於後虞氏合宗之義其必徵於恒久者歟嗟夫合宗仁道也必有至公不私之德乃能久於其道此又係於學焉學則天理明而心德固外誘不能間之虞氏之後世必皆務乎學哉蓋何昔有高明祖父作於前則勉勉從事於後而勿替有不與浦江之鄭儷芳匹休而號故家於永遠者乎家範成緘以來北京介翰林侍講劉球工部郎中周禮求余序故敬爲序之

東山燕遊詩序

自古天下可樂之日常少而可憂之日常多何者上無善政民亦不經弗樂也五穀不成凍餒無措弗樂也四夷不格師旅數興弗樂也陰陽失和災厲荐臻弗樂也數者有其一而民病有其二而民危有其三而民不可勝其憂矣數者無一有焉斯之謂平康之世平康之世蓋有曠數百載而不一見者今
聖天子在位誕敷 恩德以洽于萬方登賢拔材咸列有位蠲逋負宥過眚百政修舉乖沴和順萬物條暢島夷峒獠悉馴悉歸斯非所謂平康之世者乎故貴者遂樂於上賤者遂樂於下士農工賈無小大富

貧各以類而樂於其所時雲中張君從善寓武昌久矣茲歲秋九月之日合四方士儒處於是者及是邦之彥凡七人遊于城東十里所之東山所以樂其獲際乎平康之世而無所憂也既用蘇李五言體各賦詩又取杜牧之𡺸山登高首句為韻次序而書南陽鄧君存誠又寫為圖繫於詩之下所以昭其樂也明年春奇從江右來張君出以示之且命為之序夫詩以言志也士君子立身行道俯仰無所怍隨時隨處固無非可樂者然所以重乎士者固謂其能以民之憂樂為己之憂樂雖或其居位有所不逮而其心必曰民者在我所當憂必不嫌於出位而有一息之自寧今觀諸君子所賦凡其所當憂者既未有以為言而其言之有所未慊者不過應會合之不常與進脩之不繼而已豈其志不知憂乎民者哉非也凡今在我所當憂者則固已不待乎我而無用夫我之憂我固可以從而樂之矣夫我之所當憂者既已不待乎我之憂又俾我可以從而樂之則信乎民之無所可憂而在我者有可以樂也此其志雖不言而固已顯然有見乎言之外者然則是詩也其於世之平康與諸君子以民而樂之志皆可推見無隱余安得不序以發之哉

紹祖錄序

上虞張九皐先生嘗名其游息之軒曰聽鶴縉紳大夫為之文若詩富矣其孫居傑偕弟居彥粹為一卷題曰紹祖錄夫鶴羽族之至清者也其鳴也著於易詠於詩聖人之所取也先生樂聞之且以名軒非其志之相契者深乎夫作於其志必形於其行推是好也先生其抱素履絜超然離倫皦然不滓於流俗者歟先生沒久矣讀聽鶴之文與詩先生志與行固不沒也此居傑兄弟之所必粹而不敢忽歟蓋世之為賢子孫者雖其祖若父未嘗有善猶將勖學勵行以圖立身顯揚其祖父矧有之而可以泯乎禮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居傑兄弟豈惟明且仁也其題之曰紹祖錄固將嗣其清以圖不忝乎書曰聿乃祖攸行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孝哉乎居傑兄弟之用心也夫觀其言必考其行其兄弟皆起家科目居傑自給事中再陞江西布政司參政公正有為居彥由教官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恭慎和平清白之操皆有聞於時非其得於家者有素乎而豈徒見諸空言者哉其兄弟皆於余往還居傑同朝尤久故屬余序紹祖錄而敬為之書

藍溪釣隱詩序

古之君子其志皆貴有用乎世也雖一時閒居山林泉石之間託耕釣以自樂其樂也非在乎閒曠靜逸

無世慮之擾顧其有所畜於己可樂也有所畜於己將無往而不濟隱顯皆可樂矣昔齊太公諸葛武侯皆樂乎渭濱隆中及其出也皆功建於當時澤流於後人然則向之所樂豈果於耕釣而已藍溪距泰和西百里山高而水清車輪馬蹄往來者不至也吾外姊夫劉務耕君之務耕負氣豪邁臨事吐論率常驚駭其坐人其子彥偉乃能折節讀書務謹厚之行爲鄉閭所敬重雅好鼓琴賦詩他一切世務無所好也遇暇則持竿坐小舟沿洄溪上下恣意所適或竟日忘返因自名藍溪釣者大夫士聞者皆爲作釣隱之詩彥偉特求余序之余謂彥偉英年今質上遭

聖明之時宜力學育德以求有用馳令名揚偉績顯乃足乎一丘一壑慊然若將終身不易其樂夫以閒曠靜退無世慮之擾爲樂者果於忘世者之所爲君子無貴也君子之所貴在有其具於己有其具則處也可以利其身出也可以利於人隨其所寓無不可樂豈得溺彼而忘此也諸作詩者之意或見於獎譽或形於規箴指歸各殊而彥偉吾甥也故以古君子之事道焉彥偉其將顧學乎

白鶴山房詩後序

建寧之郊有山曰白鶴岡巒奇秀廻抱起伏㵎水湛然縈帶其下豫樟檜柏之生出雲干霄蔚然彌望今翰林學士楊公勉仁其大父恭先生之沒也塋於山中而公家食時作室其側名曰白鶴山房以便展省且日與其昆弟讀書講道于中公既擢高科有祿位於　朝其心未嘗一日忘山房也於是使善繪者爲圖公退之暇時復披閱以自慰而詞林諸君子相繼爲詩歌以道公之意大學士胡公既序諸簡首夫恒人之情於山水之勝亭榭之幽游焉息焉有以自適則雖去之久其心恒不忘也而況吾親體魄之所藏吾嘗日夕致敬於此講學於此其能無情乎宜學士公之惓惓而圖所繇作也然公以文學才行遭逢

聖明居宥密之地爲斯文之冠則夙夜摅忠效誠以仰答　恩遇務顯揚以爲孝此宜今日所汲汲焉者豈必於山房之思而圖之爲乎然因是圖有以見君子仁厚之心矣吾又聞其先生塋處本真如寺地寺之僧以楊氏世有厚德於其鄉而贈焉者也夫天下名山水未有不爲仙宫釋剎所據民之慕福田利益者有奇秀之地猶以奉仙釋恐不及況望有得於彼者乎繇是觀之楊氏之仁厚其來遠矣敢書以爲白鶴山房詩後序

新正宴集詩序

朋友之交久其於會遇樂也會而相契於心相忘於物我又樂也如又有文焉樂之至也求樂士寅正

之始故事有　賜假乃六月甲子天宇澄明風日融麗鄒君汝舟金君用誠暨余三人却騎而步遊碧閒道曠寂過姚君友直時張君伯原舍南隣聞而來會列坐小齋焚香清譚繼以奕棋姚張二君命酒觴客主獻賓酬觴行無算興至催冷曠焉寫心於是鄒君顧謂衆曰昔人宴會咸有詠歌兹焉弗繼曷彰雅集遂舉杜少陵遲日江山麗之句各鉤探一字為韻賦詩既皆醉而余尤甚最後還出明日諸君謂余序詩惟兹會其樂至矣推厥所自寮寀之交豈一朝夕哉鄒君錢唐人來京十年自廣東参政再遷為左春坊左庶子前歲陞詹事府少詹事姚君會稽人二年自中書舍人陞司經局洗馬金君三衢人七年自翰林典籍陞左春坊司直郎張君蘄陽人四年自靖江王府教授陞左春坊司諫余出廬陵二年自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陞兼左諭德前歲自翰林學士遷左春坊大學士列諸卷端觀者有考焉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　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　命少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　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　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道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游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繪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叢秀鮮好靡不悉備

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嚾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走者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

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沾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皆以為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

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
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玆誠宜又俯矜左
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
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
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觴於玆屢矣是以謹序於卷
端云

歸田趣序

士奇歷仕 朝三十有三年祗事
三聖皆在翰林春坊論思贊輔之地顧學術迂陋才
智卑淺不能效分寸裨益仰荷
三聖天地之仁包容保全不加譴斥而屢有升進然
內揆自省慚愧感惕惟日不足蓋位高祿厚而能濟
才歟一也當精力强固之時不克少自見顧今老病
困憊視聽步履不復可自勉强而一借助於人此豈
能復有所自效二也且固陋椎鈍愚頑之資不能與
忍取容於衆三也固
上之大德寢食不敢忽忘而其如三者何哉 朝廷
有七十致事之典士奇犬馬之齒來歲寔維其期
聖恩必垂憫而曲成之則其鄉之山水原田可耕可
漁可樵可牧又幸有三男子長者幾壯次者將十五
幼者十一二頗勝使令而小孫亦遊戲可娛樂雖四
時景候不同而衰殘之軀既無所用其思慮則几杖

消搖於其間亦庶幾可自適矣因暇豫作滿江紅詞
四首俟承 恩歸休與漁翁田叟歌之以樂太平以
榮
上之厚賜以優游其餘年間出示素所厚者於是朱
孔易分繪爲圖沈民則作隸古題其首曰歸田趣云

慶黃先生壽詩序

歲四月五日是爲永嘉黃先生初度之辰先生今年
八十有七聰明康健時其子淮爲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侍
上左右雖未得退奉朝夕而樂其父之壽且康也屬
朝之鉅卿及詞林大夫君子名能賦者爲慶壽之詩
寓歸俾少者歌以侑觴又屬余爲之序先生字思恭
求樂十年以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十有
三年爲洪熙元年又以淮貴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
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盛哉先生之壽且榮也凡
物之壽以其才亦必得夫所託之地松栢其才最壽
亦必産夫長山大谷靜深之域然後有以歷千數百
歲而凌切雲漢先生生於天下無事之日承詩書之
世傳靜貞之德所居山水文物之區僻在一隅叔季
之世兵戈戰爭所不及其於壽也清而完其養也端而
厚及老又累荷 天寵有以樂乎心而佚乎躬宜其
盛壽而榮也歟而詩今中外之臣有父而生受封者

多矣若九十之年榮兼數職崇躋一品且其行不忝如先生者豈直浙東西一人哉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吾聞至壽僅見於盛治之世蓋道德慈愛被于下也覩於先生蓋可以徵　國家至仁之應又豈直黄氏之慶也歟

歐陽先生慶壽詩序

吉泰和歐陽子曰先生生彊圉作噩之歲孟秋之初今年初度之旦蓋歷四百五十六甲子矣女兄之子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直屬朝之名卿顯臣賦詩寓歸俾其子孫歌以爲壽以余知先生者又屬序之歐陽之先出唐吉州刺史琮與宋文忠公同祖

洪武初以文學治行爲臨淄令蔚然有賢稱者先生之考也先生蚤孤力學勇自樹立當　國家好賢急治之時同儕材俊盛年銳氣者忻起而列清華崇譽艶講論詩書推明周孔爲州閭後進所師法爲郡守望先生獨引恬樂澹居貞守道于于褒衣博帶坐里縣令所敬禮今蒼顔白顛聰明強固嶷然如魯靈光之特存非其有所充乎中無所慕乎外心安體舒而合乎仁者靜壽之道歟楩楠豫章產乎長山大谷幽閒曠遠之地雨露之澤深牛羊斧斤之不相及其壽也固宜而其材固足以莊明堂棟清廟也雖先生不忘於用世而詹事君嘗以文學焉今在

天子左右掌綸綍職諭思恭慎廉介之節表然縉紳君子之望其道之行並先生之道行矣此名卿顯臣所爲賦詩而交慶之者也賦詩者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吏部侍郎豐城黄君禮部侍郎會稽章君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君翰林侍讀學士安城李君吉水錢君右春坊諭德清江黎君及先生之甥詹事君凡八人序詩者先生之友而少八歲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同邑楊士奇云

陳母伊安人壽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五日翰林侍講慈溪陳敬宗之

母安人始生之日也安人至是春秋八十有三矣敬宗雖康於官守不獲侍温凊朝夕而喜其親之壽且康也厥明夙興潔醪牲栗豆籩祝告祖考以荅敷祐之休退而與其朋友相聚宴樂於是敬宗欣欣然如躬在侍下捧觴趍拜以承懽然者而賓客亦皆樂敬宗有母之樂也相與分題爲慶壽之詩洪範五福壽爲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蓋上壽百歲中壽八十而君子論壽之本必其道德仁義慈孝恭儉有諸已也古之公卿大夫備德與壽而有聞者多矣而妃夫人妻備德與壽之有聞者鮮也太安人姓伊氏德興令咪公孟潔之配吾聞其爲婦篤於孝德興之仕也獨

留家居養姑盡愛敬終姑之身其爲毋篤於慈德與之没也教其三子務學或養或仕皆卓卓有立蓋婦道毋儀聞於族婣鄉黨煒煒如此謂非其壽之所本乎敬宗自登高科而今在論思清切之地被沐寵光歲時致其祿養於太安人誠無忝而有榮也又當泰和豐豫之世四方無事太安人日坐堂中子孫繞膝朝怙而夕嬉有以適其志無違其意則壽而康康而樂自然之理也然則太安人之福敬宗之燕喜賓客之詠歌皆豈偶然者哉客之爲詩者十序詩者一於是敬宗寓其簡以歸將使其子弟日歌詩侑觴以祝壽嘏又使讀詩者因序以知夫壽之有本也

輓陳御史詩序

余外兄陳君仲述既没之十有五年其子貴領鄉薦來京師未幾下第將歸士大夫知君者見貴之有成而思君之不可見也皆慨然有作於歌詩貴持告余求序爲夫人之處世未必無一行一藝之可稱至其没也亦未必不忽然爲飄風之過而能繫於人之思者尠矣惟賢人君子之没也不然賢人君子其行其藝有非一之可稱其於人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無者人無布帛菽粟則困於凍餒而不得以遂其生無賢人君子則無所取正於爲善而無以臻乎平治之樂故世有賢人君子則人資之其没也則思之思之至於歌詠之不忘則其脩於已而感於人者又深且厚矣君君者非世之賢人君子者乎君之爲人其學必在於聖賢之道其行必依於仁義其言必本於忠信恒自誦曰人不能以古人自待其身者恥也敎其教於鄉也必以德行禮義爲說其爲御史十年也必攷致以遏惡揚善匡主庇民爲務其居官雖貧薄不殊家食時而其所施及於人者實多也又況其文章之懿有非人之所能及者乎此蓋君之所謂行藝者若此則其没也夫人皆思之矧大夫士嘗知君者則其情之所至作爲歌詩尚有不能自已者矣然而讀思君之詩者必在知君之爲人則序之作又豈可以已也是以撫君之行之槩而書之簡端

萍翁先生輓詩序

萍翁先生姓陳氏字煥章吉之西昌人既卒大夫士知先生而思之不忘者作爲詩若辭以寓其意其子翰林庶吉士上啓粹以屬余序余陳氏之甥也知先生而思之不能忘者夫士君子其身既没其所樹立踔絶魁偉可以爲人之表是以其繫人之思深也思之至於詠歌悲歎不能自已蓋又深者矣陳萍翁先生所以得此於大夫士豈偶然之故哉先生孝友行於家恩義惇於宗族忠信重於鄉人朋友而操節不閒於夷險先生之學無所不究而尤工於醫以爲神

農軒岐之書可以濟人夭死又研精覃思以造其奧其教子必以明經篤行不辱其先爲務其濟人或以醫藥或以貲貸救人於厄者不可數計然當
國家熙明之時未獲霑一命以發施其所蘊旣老註誤僕僕成萬里外卒之汩汩以沒此大夫士所爲咏歌悲歎而不忘者歟陳氏自五季遷泰和以來文學德義衣冠之盛世不乏絕至吾舅氏之行餘名文物猶彬彬也而十餘年之間物故殆盡幸獨存舅翁允生而又不起於是外氏老成盡矣吾徒小子其安所取正乎此吾所爲老思之而不能忘者也夫老不能忘而無一言豈情也哉謹書於簡首如此

宋若璟挽詩序

永樂三年二月廬陵宋若璟卒於是其子子環已登第爲庶吉士奉　詔進學于翰林將奔訃而歸矣子環年甚少質淳氣和敦厚謹愼與人言恂恂辟下筆爲文詞義粲然薦紳大夫皆愛重之曰是其必有賢父師者乎旣而與之往來皆知若璟爲之父也而今因令子之言旋傷賢父之永邁各爲輓詩以繫其嗟嘆悼惜之情子環同年友周恂如集爲一卷持求余序其端余三復之爲之序曰夫人生而有稱於世者未必可重也惟旣沒而有稱者可重也出於衡衆人所共誇譽矜詫猶未必可信惟儒生君子有所稱道之而然後可信也儒　生君子其見道明也其辨物審也其宅心正也其發言公而無私也而恒不肯尋常苟有毀譽如有所譽者必其人德義實有諸身遠之有以淑于人近之有以善于其家也嗚呼若璟之沒而得夫薦紳大夫者如此豈不可以爲重且信哉若璟雖沒猶不沒矣予家距其所居不百里前六年因今翰林學士解公始識之雖一再晤即別去然聞其平生善行亦多而余不及書者以載於解公所作墓表及庶子胡公所作墓志悉矣故特序夫作詩者之意序蓋爲詩作也即序以求行亦可推而見矣

王詢謨輓詩序

翰林庶吉士王詢謨旣卒在朝賢士君子與詢謨交者相與哭弔以爲其人不可多得而遽已矣可以爲世道惜又相率爲詩哀悼之皆至公之言也詢謨所禀粹而厚所存和而夷所學博而正其文雅則其行仁義於事親可以爲孝子於事君可以爲良臣於交友可以爲益友於治民可以爲循吏而登一第不及施其所蓄遽卒則從而哀悼之者豈非爲世道惜乎蓋天下之士膺祿位享壽考者非皆有詢謨之所能有其一或遺其二然率此失而彼得則夫哀悼詢謨之詩豈以爲私者哉讀其詩以知詢謨之爲人其可惜也夫其可嘅也夫

故處士吳賢翁挽詩序

吾友梓潼教諭吳寧存淵告於予曰伯父賢翁平生行義才智表然鄉閭不幸少壯之時崎嶇兵革無所於用追遇
皇明天下寧謐之時則衰老不任卒之窮居以歿夫士有所負抱生未嘗顯於時歿又無聞於後將泯泯與草木同腐矣此寧所爲伯父深悲而求慨焉者今將求諸賢士大夫之名能文者取古蒿里之意作爲詩歌稱揚之庶幾不朽然伯父處於山林未嘗自衒一世交游又皆物故世之知者鮮矣寧與子同邑子宜知我伯父願爲叙其平生大槩子能首庶乎作者之有據也賢翁所居澄江之南三顧山之麓與淸節先生蕭子荆讀書之臺數十步而距吾家不五十里吾實知賢翁然古之爲詩序者皆以者明作詩之意未有先詩而序者也夫後詩而序讀者以明先詩而序作者以徵於義亦無所不可焉賢翁諱延富其爲人天資溫裕闊達有氣節有學問通詩經明其大義不拘拘於章句鄉先生劉雲章德安府同知羅子理先生皆悍學峻行於人慎許可劉先生嘗稱其學有用羅先生亦稱其詩有過人者負才識忖度事情數奇中安慶吳侯去疾守吾州數引致與論理道居家不爲疾言遽色樂淡泊雖與物無忤然於交際未嘗苟也處族婣篤恩義宗姊妹貧資給之終其身及其孤甥益久不厭教族人子弟必在於忠信族人子弟有志乎學者加厚之汲汲獎掖之惟恐不及蓋自鄉大夫下至田里之氓皆知賢翁爲善士年八十有六以歿吳氏世業詩書宋理宗時有太學生季平從子叔文從文丞相舉義兵者賢翁大父也父均王亦讀書好禮所以爲賢翁因自有本矣而享年亦稱所行又天之報施善類者不爽也夫世之人或一善可采士君子往往稱述之以資不朽爲賢翁非止乎一善則託諸士君子之稱述用光遠而有耀者豈不可乎
豈不可乎

張光弼詩序

廬陵張光弼先生少事虞文靖公集得詩法文靖才高識廣其詩浩博而不肆變而不窮而一宿於正先生之詩氣宇閎壯節制老成而從容雅則稱其傳焉張潞公翥最先知之而一時學者皆傾慕之其平生之作散亡多矣予近從給事中夏時得其五七言古近體一帙以授其外孫浮梁縣丞時昌俾刻之鄒孟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先生名昱仕元至浙行省員外郎嘗贊忠襄於戎幕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張仕誠據有浙西禮致之不屈而與周伯溫揚廉夫交游相得號一笑居士我

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訪求前元故臣之賢者嘗被徵
至京深見溫獎已而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歸遂
採
天語更號可閒老人徜徉浙西湖山之間詩酒自適
春秋八十有三而終噫觀其詩而考其出處可以知
其為人焉

題東里詩集序

族孫挺來京師錄余新舊詩為三卷且求引諸其首
噫余何足以言詩也古之善詩者粹然一出於正故
用之鄉閭邦國皆有裨於世道夫詩志之所發也三
代公卿大夫下至閭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其志而其
言皆有可傳三百十一篇吾夫子所錄是已余竊不
聞道既溺於俗好又往往不得已而應人之求即其
志之所存者無幾也觀水者必于溟渤觀山者必于
泰華央瀆附婁奚取哉國風雅頌詩之源也下此為
楚辭為漢魏晉為盛唐如李杜及高岑孟韋諸家皆
詩正派可以泝流而探源焉亦余有志而未能者也
挺勉之哉

息菴禪師語錄序

息菴禪師吾廬陵胡忠簡公銓之後名[illegible]觀息菴其
別號也幼祝髮於七祖思禪師青原崗若師虛白鏡
公自童子而學儒釋並進時鄉先生陳宗舜春秋八

十時來山中居一再月息菴師事之甚謹口莫受教
於儒籍博究既壯出游諸大方謁名師鉅老以求進
於釋之道久而沛然有所悟入力務諸己而深造焉
嘗游湖南及兩浙所至喜信歸禮如雲遂泝岷江登
峨眉居蜀二十年蜀獻王嘉禮之甚厚曰此實具道
人也特府中官僚多老成名士皆折輩行與之交逐
而入閩以觀於南海自番禺大夫而下皆相敬之正
統初至北京敬禮者加衆遂合力建一剎於城之東
北隅居之息菴止其中參謁問道者中貴人及士庶
常滿戶外息菴端坐不輕出雖城中大剎未嘗涉跡
然歲中嘗三四過余余以鄉里故亦嘗一造之因諸
其廡西者施供者相繼踵戲之曰象教所云日中一
食樹下一宿與衣壞色者彼非耶答曰學人假是致
其誠吾輩人不云自行東條未嘗無語吾亦惟其誠
耳公何用觀其外哉然顧睞其所所蕭然無長物惟
忠簡公及楊忠襄楊文節胡剛簡四賢遺像余戲之
曰不猶有於相乎答曰之數公名德相高皆山川之
毓鍾國家之元氣斯文之命脉也且胡楊世好是四
紙吾先人所寶吾敢勿忘哉余嘆曰好學以重德如此
豈學常離倫絕義自詭欺世以為高者之倫哉無幾
聞其化去為之惆悵累日中貴人既刱窣堵藏其遺
蛻而建剎以祀之其徒圓雲嘗輯師平素與求道者

問荅之言爲語錄獨清居士劉寬源將刻梓以傳且求余序余故書吾素相知者於其卷首使觀者知息菴平生所歷之槩與其實行決非苟焉如世之虛冐談佛者所可同日語也

贈韓道紀序

今天下內自
天子都城外及府州縣皆置僧道官有印署文書上率而下承使各治其教之人各敬承其師之訓而毋務乎外而又申明之令無敢不下所以重其教而仁其徒者固至隆也洪武二十九年濮陽府玄妙觀道士韓鳴善受命爲道紀人皆以爲韓鳴善獨澹然如無所得暢然如有所不能勝人且以爲惑余解之曰夫所爲道之教守其真定其神不營營其私慮而富貴貧賤榮利一無所與乎己故澹道之教也今
天子旣命之官矣躋之九品之秩矣凡一郡之爲道家者流皆俾我率而治之有不循于教不戒於律者皆我之責
上之所以寵我命我如此吾一身猶懼弗洽爲辱矧一郡哉得不惕然有所不能勝矣乎吾聞鳴善常自然高第常公能以其教之法禱而惕已疾癘而尤以敬事寡欲稱則有得乎其師固如是者又聞濮陽一郡二邑唯玄妙一觀居是觀者唯其徒數人耳稱其澹而無其所不能勝其足以敬承其師之訓與
聖天子之寵命永終不隳矣客有將云恭聞余言書曰若是者不亦重可榮乎請書以爲贈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五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六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恭題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文臣皆未有得賜誥勑者惟永樂十年文臣得　賜誥及封贈祖父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內閣之臣五人臣士奇亦與數焉蓋特甚重之也

仁宗昭皇帝初臨御循洪武之制文臣考最者悉賜誥勑封贈而皆及輔臣時制草已定

上親御宸翰於輔臣誥內增二語勿憑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嗚呼

明聖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臣祗事

三聖賜誥凡十有五通永樂四通洪熙十通宣德一通臣士奇心恒愧悚駑鈍無庸不能效報萬分之一

上有忝於榮命然不敢忽也謹繕寫刻石以永示子孫

恭題

仁廟賜勑及詩刻石後

臣士奇始以翰林春坊兼職恭事

仁宗皇帝於東宮至嗣寶位凡二十有二年以愚直特承恩遇愈久而愈加始終無間也嗚呼宮車遠矣每捧誦向所賜勑及詩感慟不已謹錄侍從來北京後所被賜者刻石以傳前被　賜者尚多先悉歸泰和寶藏當別刻之

恭題

宣廟賜勑刻石後

宣宗皇帝在位十年以臣士奇先朝舊人而獨其愚誠信任禮遇不衰蓋感所被　宸翰之賜多矣悉識

玉璽右二勑　寵恩尤重嗚呼今

鼎湖之駕不復時一啓玩無任追惟感慟之至謹繕寫先刻貞石從恭識于下方

恭題　天恩卷後

右臣士奇永樂八年五月十八日於文華殿陳情題本錄副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中外政務悉聽　令旨裁處臣士奇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留輔導同母之弟羅京聞北京種田之令衛書告別士奇將行蓋不得已具此啓陳情　仁廟一再覽之以示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黃淮曰士奇素無片語及私此當從之俾忠同俾求呂單役亦免之即親灑宸翰題十九字於題本之後付給事中施行士

九字即所得 令旨也又 命忠速行永昌衛且令官給憲口糧脚力歸天地大德士奇之不肖何以能報也既拜 恩命遂辭口糧脚力之賜及部牒至永昌憲先數月卒衛即日發遣憲妻子男女五口歸泰和從京同居依先人之墳墓聚親戚于里閈優游恬嬉於無事之域蓋未嘗一日忘 朝廷保全之恩也京今歲來省士奇於北京兄弟相對皆蒼顏白鬢每論往事感激之至零涕無已京請録當時陳情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遂併志其略嗚呼羅氏後世尚勉思力學務善持身保家以不忝 朝廷之大德於永遠哉

恭題朱孔暘所受勅命後

右宣德二年翰林院編脩臣朱孔暘所受 勅命四道孔暘一道其父母妻各一道孔暘謄過錄副以藏閭屬臣 士奇識於後臣 記憶永樂初 詔求四方善書士寫外制又 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內制且出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於時孔暘兼工署書駸駸詹希元矩度風韻偏然傑出也一日
上御右順門召孔暘書大善殿扁舉筆立就深荷嘉獎即日授中書舍人明日有 旨凡寫内制者皆授中書舍人蓋善書授官自孔暘始後北京宮殿成禁扁皆孔暘書遂陞編脩又五年始授此勅編脩史官也 勅文首末則當時通命史官之詞孔暘歷事四朝皆以法書被知遇受 勅後無幾陞春坊中允今雖老筆力愈勁蒼然哉寒松栢也位之所進殆未可量綸章之褒亦殆未止於此乎謹拜手識于後云

恭題謝庭循所授 御製詩卷後

昔我
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間游藝筆畫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循獨見愛寵恒侍燕閒蓋庭循清謹有文每承顧問必以正對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納此為其一也
上素重賞賚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爵錦衣衛千戶蓋亦兼重其為人也今宮車遠矣庭循珍襲此卷甚謹以臣 士奇宣德舊臣間出示之臣 拜稽首誦感慟欽戀并於中有不能已焉嗟夫是賜也非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倚歟盛矣若龍光寶氣
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氏之榮豈有窮乎

恭書御試策題後

永樂十年三月
上親策禮部會試所選士第其高下而臣 劉咸中第三甲四名賜進士出身臣 咸欽拜恩命欣懼遭遇既以所被賜策題裝潢為卷并附錄所對文于後而屬

臣士奇識之是歲二月臣士奇等奉　詔考會試旣鎖院五日特命禮部尚書臣呂震諭之曰其務精擇必取實學庶幾將來所用得人臣士奇欽承惟謹時天下士聚試者三千人得百人以進蓋擇之精者也士獲預兹選固難矣至奉大對娓娓三千言皆中理道而預十人之選蓋又難也咸可謂能言其所學矣然聞之非言之難行之惟難咸今有祿位爲　國家賛憲綱外蕃必善推所學以事上莅下而仰副所用得人之盛意庶幾上無負恩命下無忝科目臣士奇與聞

聖諭謹拜手録載如前咸其顧念而懋敬之哉

恭題蹇尚書所藏

高廟御書後

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臣蹇義爲中書舍人時

太祖高皇帝爲更今名　親灑宸翰賜之者也又三十有二年臣士奇得拜觀焉天章昭回日華焕發散爲慶雲龍騰鳳翥臣士奇忘其僭踰敢竊紬繹其說先儒朱熹釋義之言曰心之制事之宜此以謂隨所處而皆得乎其宜之道也蓋在君爲仁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臣爲忠在朋友爲信而與二帝三王之曰中曰仁曰敬曰誠實相表裏義之爲用大矣哉臣義初繇進士擢中書舍人其可以任重而致遠者蓋簡在

上心久矣是時列官侍近者率一考再考輒陞遷以去獨臣義更三考歷十餘歲不遷而　眷顧之恩益盛豈非欲其朝夕左右以練達夫謨謀之精微政治之本末以爲他日　聖子神孫之所資乎自古帝王凡一命一令必爲天下後世慮而欲付以重任者必授以要道臣義之所以名

明聖之心其在於此乎其後臣義陞吏部侍郎

皇上臨御之初簡任六卿卽以爲吏部尚書暨冊立

皇太子慎選輔臣又命兼詹事府詹事車駕屢幸北京皆留以輔監國所以付託之至重矣而臣義明達

政務兼恭勤誠知無不言言必適宜雍容簡肅於時倚重焉此誠出於

皇上之明信而任之而必本於

高皇帝之明鑒識而預成之矣近世人主如宋太祖能鑒識張齊賢可爲相旣以遺太宗然必黜之於外俟太宗自用豈以誠待人之道觀

高皇帝於臣義之事嗚呼　聖謨遠矣惟臣義欽承

天寵所以圖惟克終光遠有燿者繼自今宜何如其至哉臣士奇與臣義同　朝夕且相知厚故顧有所祝規焉

恭題呂少卿欽和　御製嘉禾詩韻後

永樂初
太宗皇帝閱中秘書得
太祖皇帝所製嘉禾詩命刻石摹拓裝潢爲軸賜諸
王及京師三品以上文臣翰林近臣六人國子祭酒
司業而止士奇時切職内制亦預被賜凡當時被賜
者皆獻歌頌贊揚
太祖皇帝神功聖德始終敬天之誠與
太宗皇帝表章　先志惓惓繼述之孝雖天地造化
之妙有非繪畫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臣子至情固有
不能自已者矣今獲睹大理左少卿呂升前爲山西
按察僉事時所擬恭和之作誦之再三蓋同乎臣子

至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升文學篤實操履端潔有忠
君愛民之意蓋士林所重云
　恭題馮敏所藏賜名　御書後
洪熙元年四月五日禮部進事狀
上覽其後有主事馮智安名　親御宸翰題其外易
其名曰敏敏拜賜退以　御書裝潢爲卷開示士奇
士奇謹拜手稽首觀畢爲之言曰甚矣
皇上之仁愛其臣也勵之所以成之成之蓋有所望
之也敏者勉焉力進如恐不及之意敏則事無往而
弗成是以孔子教學者嘗曰敏於事又曰敏於行又
曰敏則有功門弟子服膺師教而不敢忽也皆記之

簡冊孔子之言本諸傳說蓋爲學問德行事功而不
能敏將有厭倦作輟之患或陷於無成聖人之所爲
深慮也
皇上之訓又本諸孔子敏敬之哉天下之事有志則
成無志則隳敏者所以遂其志也探驪珠於不測之
淵一其志斯得之況立身行道者乎敏敬之哉今
朝廷孜孜簡賢任能與圖化理敏亦日進顯用未已
其何可弗加之敬以仰副
聖天子之望敏竦然起曰不肖敢不蚤夜惕厲以求
無忝於　寵命惟是一時儕輩有尊
君所賜名而不以呼者惟父之嚴其國之士奇素往

還馮氏父子之間又愛敏之能謹其操行而欲相成
之於遠且大也忘其僭喻輒字之曰欽訓云
　恭題　勅諭致仕官羅崇後
右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　勅江都縣典史致仕臣
羅崇一通臣崇既裝潢成卷又五年上巡幸北京詔
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暫任以政崇至得署麻城縣
且行出此　勅示臣士奇屬識一言臣士奇俯伏端
誦仰惟
皇上達孝推恩優禮耆舊　聖德隆盛而崇老退遭
逢榮幸欣躍感激懷報當何如哉孔子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忠者臣道之當然今

皇上宵旰圖治孜孜焉安民之爲急崇是行誠能精白一心以宣揚德意惠撫其民使咸獲生遂庶幾盡爲臣以忠之義以不忝負此 勑而寶藏之傳於子孫光輝烜赫其有窮乎崇尚懋敬之哉

恭題 賜本歐陽文忠公集後

歐陽文忠公集在宋有數本惟周益公家所編刻者最精備此本近年新刻於春坊時 東宮殿下監國之暇究心經史而凡歷代名臣奏疏悉取覽閱尤愛文忠議論切直文章淳雅遂命刻之板成俾事臣義臣忠論德臣士奇皆蒙賜 本此臣士奇所得者也視益公本又精備矣總目年譜一冊居士集十冊外

集七冊易童子問一冊外制一冊內制二冊四六三冊奏議五冊雜著述六冊集古錄跋尾四冊書簡三冊附錄二冊總四十五冊

恭題 勑建太學碑後

洪武十四年改建宣聖廟國子監雞鳴山之陽明年成翰林學士臣宋訥奉 勑撰碑文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奉 勑書并篆刻石在監中永樂十三年臣士奇始得此本惟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敬禮先師興學育材觀時朝臣今在者歷歷能道其事此碑所載僅什之一二豈出於當時聖心謙抑而然乎故事惟翰林之臣散官署於其職之後訥此文獨署於職前殆不可曉

恭題御製脩孔子廟碑後

此永樂十五年 詔脩曲阜孔子廟成
上親製碑文賜之者也臣聞 詔下之初數命所司必精潔必堅固毋或瀆慢由是臣工欽承益謹久乃告成蓋我國家聖聖相承於尊禮先師無所不用其極也此碑中書舍人臣朱孔暘奉 勑書刻石此本衍聖公臣孔彥縉以贈臣士奇者謹識而珍藏之

恭題蔣院判用文所得 令諭後

仁宗昭皇帝監國時賜太醫院判蔣用文宸翰用文之子主善裝潢成卷以士奇當時舊臣屬志一言蓋

聞之周詩曰於戲前王不忘此言先王盛德在人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能忘也惟
昭皇帝德澤沾被天下天下之人傾心仰戴升遐之日萬方興哀如喪慈父而至于今追思感慕之不能已何也聖人之心夙夜孜孜惟奉天恤民而幾務之餘禮賢延士從容顧問無非咨求治道詢察民隱而容詢之傳益不止於輔弼之臣而左右侍從能正言以效裨益禮遇之厚始終不間此道德所以益崇恩澤所以益廣感人之心所以深且固也于時用文以儒醫事
上敬愼小心燕閒奏對屢效忠益未嘗不嘉納焉卿

德意久不衰此卷其臨終所被賜也用文既没贈太
醫院使賜謚恭靖又親爲文祭之曰亦有嘉言以裨
予治忠愛之悃簡在朕心遂詔有司治祠墳又命主
善以其父之官非用文素效忠盡其何以得此
聖仁之心至矣哉於戲爲君得賢臣易爲臣得
明主難知後之爲臣知蔣氏當時之所蒙被而欽仰
天德思荅無已蓋未有不興夫生晚後時之嘆於戲
至矣謹拜手稽首志于後云

恭題

仁廟御書後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初幸北京翰林修撰王直留侍
仁宗皇帝監國與聞密務甚見獎重
仁廟屢顧大臣論近侍賢而文者曰王直何可多得
十一年直當扈從北京其後監國侍臣有不能了事
者　睿意未嘗不思直直父瓊州知府伯貞入見以
直故　恩意曲盡臣士奇時爲春坊諭德皆所目覩
惟　聖明知人而至仁如天有非言語所能彷彿於
戲龍馭遠矣若　宸翰四紙直所寶藏今裝潢爲卷
永示子孫以臣當時備人屬志之其第二紙實臣奉
命齋賜者追思往昔一何勝愴然敬爲之志

恭題其給事中所藏　勑書後

皇上嗣統改元之第一勑所以誠諭中外文武之臣
皇上此心即天與祖宗之心也　勑下至今六年中
者諄切而若明矣
外之臣有能欽體
上心致敬於奉法愛民而進其祿位者蓋比比焉其
或不能又縱私以厲民未有不遭擯斥黜然亦鮮矣
以此見有道之世君子衆而小人寡且賞善罰惡之
行至公也給事中臣恭實重茲　勑裝潢爲卷以朝
夕覽閱而自勵其仰體
聖心加切也恭通才而敏識廉慎而恭確其所進誠
未可量臣士奇獲拜觀焉謹拜手稽首識于後以俟

子遜

恭題被賜　誥勑刻本與姪子遜
臣士奇既刻石姪子遜適至遂拓本畀之使圖不忝
云

易會通

易會通十四卷元番易董貞卿季真輯五經先儒所
論著者易最多而精義悉具此書至於經傳古今之
別先儒傳授之詳披卷瞭然可爲易書集大成者也
吾家所有者釐爲六冊自吾授徒以來市書此最初
得云

易學啓蒙

朱子易學啓蒙惟胡方平本最善洪武乙卯司倉伯

罷官歸見余初讀易出一編以示曰孺子勉之易精蘊具在此書即熟程朱傳義後宜熟此吾藏以待汝即胡氏啓蒙也無幾爲人羇取伯父不樂累日至形於詬詈余後出教童蒙始得此本追惟伯父所以拳拳於不肖恩德爲何如哉

朱子易說

右晦菴先生易說廿三卷今分爲三冊先生於易自本義啓蒙之外凡雜著及門人所記口授之言其精義皆在此書蓋先生之孫鑑所會粹而學易之士所不可無者

書傳纂疏

右書傳纂疏六卷分三冊元新安陳櫟輯櫟字壽翁號定宇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註吾外氏有書傳會通於詳備而今學者多未及見余雖見之亦未及錄也

詩傳通釋

詩傳通釋元安城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四冊其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蓋會通之書也吾家五經皆授徒以來所置蓋余少時獨有易傳義及四書集註耳書詩禮經春秋左氏傳皆從人借錄以讀既不易得書又日有衣食之累於心雖學不能得如意也後出授徒以至於今仕得祿衣食有餘輙以置書積久卷帙頗富而甫四十困於疾病氣日益衰目日益昏雖其志尚在而精力強勉不前不勝自憾也故學者必在勉之於少壯之時苟逸居温飽而不自力或有蚤衰如余若徒抱無及之嘆奚益哉

春秋胡傳纂疏

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元新安汪克寛輯余家十冊蓋左氏公穀之外漢以下儒者說春秋甚多唯伊川程子爲得聖人之旨惟胡文定公實傳程子之學朱子曰文定春秋明天理正人心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故近世治春秋者兼主左氏公穀文定四家三傳舊有註疏此書專主胡傳云

春秋會通

春秋會通廿四卷余家所藏者分爲四冊吾郡安福李廉先生所輯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遇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　國朝脩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錄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於是世之知先生益少矣大士君子所爲求安於其心而已豈計其在外者然先賢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泯而弗著哉今世所傳先生死事惟見於

元江西廉訪使歸華求贈謚容文余近得於翰林庶
吉士周忱家謹録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者知先生
於春秋不徒能明之蓋焯然於科目有光也

春秋左傳二集 二首

吾友鄧存誠初舉進士時許惠此書未得也蓋進士
皆觀政諸司無暇相即而自是益契闊既爲御史秩
滿陞山東按察使又陞布政使歷十五年始以見納
朋友不欲於信類此不可以忘故識之

春秋左氏傳六十卷杜預註孔穎達疏吾家此書十
六冊蓋福州府學校得於劉伯塤員外云

春秋本末

春秋仲尼因魯史之舊筆削之以著法戒春秋本末
我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粹之以便覽觀
首天王以尊正統先中國而後夷狄義例甚精皆
聖制也刻板在太學余家所藏廿冊得於廬陵晏彥
文

左傳博議

東萊先生左傳博議考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
一冊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儀禮逸經

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揚爲典籍兹閱崇文閣
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即日印惠親友癸巳廢棄六十
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儀禮圖

右儀禮二冊圖六冊陳嗣初博士所贈楊賓羅儀範
爲之點對録補云

禮記集說二集 二首

禮記集說十六卷陳澔著吾家所藏者釐爲三冊此
書出於孔氏之徒而雜以呂不韋及戰國處士漢博
士之言其旨不能皆粹而錯簡亦多近世吳文正公
澄若禮記纂言多所更定其篇次亦各以類從如曲
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

九篇爲通禮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
問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爲喪禮
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四篇爲祭禮其通論凡十二
篇析爲五類禮運禮器經解爲一類哀公問仲尼燕
居孔子閒居爲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爲一類儒行爲
一類學記樂記爲一類大學中庸别出合語孟爲四
書投壺奔喪二篇歸之儀禮正經不雜於記冠義昏
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皆所以釋儀禮者
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於是一書之中類分章別條理
粲然誠不刊之典也臨川故有刻板兵後不存近聞
吳司業德潤家有此書方謀借録未及而亡於火遂

不復得借哉姑記所考定篇次於此以見大槩云
此詹事府張録事教子舊書於初來北京無書始從
借閲張君二部遂以此見遺凡三冊云永樂壬寅八
月識是日上丁釋奠先師陪禮初退

書禹貢傳註詳節

書禹貢傳註詳節先友湖州府經歷郭慶宜先生刪
節傳註爲之以便記誦者也先生治書經嘗從元進
士戴邁菴高尚講習其授受有自云

五經旁注

易書詩論孟旁注廬陵李省中先生作簡明切當便
於初學先生名恕與龍鱗洲劉木窓同輩行余識其

從曾孫思孟爲沭陽縣教諭其家已不傳此書余所
畜總六冊書坊板頗有闕誤

古文孝經說

右古文孝經說宋元祐中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范
祖禹淳夫經筵所進書也今刻板在成都吾家一冊
得之吉水黎教諭德議

吳文正公考定孝經

吳文正公考定孝經刻於新淦劉氏卷首有吾郡劉
雲章先生叙此書盖因朱子刊誤而以古文今文校
定之訓釋明切賢於舊註遠甚

孝經經傳直解

元延祐中餘天祐著孝經經傳直解盖以朱子刊誤
爲主其點閲門章及合五刑章與上章爲一則從草
廬吳氏考定本此書當時已板行有翰林承旨程文
海叙洪武庚午冬余自武昌歸守風盤塘借録於隣
舟上虞張肅急遽其直解不及録但録其經傳如右
云

易主意

易主意一冊元臨川鄉貢進士涂溍生著專爲科舉
設近年獨廬陵謝子方有之以教學者於是吾郡學
易者皆資於此余少嘗録之後失之此本萬安訓導
鄒公承爲余重録

易義二集二首

右易義一冊建寧趙友士以教其從者越故建寧經
師余爲審理時趙爲伴讀往還相好也是編吳司業
德潤得之以見遺者
右易義三冊初學所集者雖淺近無所發明而不倍
理偶得之姑存之

解季通易義

元盛時吉水解氏治易有名江鄉閲而觀我求我最
若季通其兄弟也此編平正典實惜多闕文

書卓躍

書卓躍二冊元永豐陳雅言著專爲科舉設今南昌

有刻板余得之雅言之孫彝訓今爲中書舍人

詩解順

詩解順四卷　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吾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六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七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四書集註二集二首

右四書集註其句讀旁抹之法兼取勉齋黃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導江張氏諸本之長宣城張師曾爲之參校加以音考蓋今最善本也刻板在常州府學此集六冊永樂十年二月余奉　命考會試常州府學教授金原祺時預同考余從求而得之者也其刊刻亦間有錯誤

右四書集註三冊刻板在鄞句讀一用黃勉齋法又有熊勿軒標題便於學者蓋善本也勉齋名榦字直卿朱門高第勿軒名禾字去非受學進齋徐幾子與子與學於節齋蔡淵伯靜淵源之正如此此書吾得之春坊司諫周冕汝服蓋鄞人云

四書輯釋

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註四書之後儒先君子著述推廣發明之者無慮十數家而今讀集註者獨於集成及此書爲多他蓋不能悉得也集成傳而雜不若此書多醇少疵也憶余少貧得書甚難十二三從里人劉文辭乞得論語輯釋半部蓋斷簡也寶之如拱璧後授徒武昌始得此本凡九冊夫知吾少時

得書之難其必知所愛重也

大學中庸日錄

右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公門人袁明善述其師授之旨而為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傳文此冊吳司業德潤以見遺者

孟子節文

右孟子節文一冊考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而為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刻板在太學

大學衍義三集三首

宋儒真文忠公著此書所以備有天下國家者之法

戒也為人主及其輔臣皆不可離此董子論春秋謂有國者及為臣者皆不可不知余此書亦云

右大學衍義凡四冊余授徒武昌時而得其末一冊相姬以歸讀而厄於火今存三冊藏之以俟補完

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四十三卷著述之意見公所上劄子及叙蓋其為書廣大精密綱目畢備有天下國家之任及為臣欲致其君於唐虞三代者必考之於斯焉

四書管窺三集三首

閩黃澤敷仲永樂壬辰余校文禮部時所選貢進士也而未嘗識之其在外藩也嘗見其封事惓惓愛民之意卓然今之賢方岳也今從吾友朱與言寄惠此本因併志其人云

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何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考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的確刻板在永嘉郡學吾得之黃宗豫學士間黃州郡學近嘗刻此書不知何如也

四書管窺舊刻板在永嘉葉宗洪武乙丑進士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吾友吉水周君公明為黃岡縣教諭從求而得之總五冊二本余皆有之於是補闕正誤得互相資也

理學類編二集二首

此書及策要宋史略元史略皆刊板在清江退菴學士之婿朱鵬所惠清江三十年前老師宿儒多在獨梁張二先生有著述而其鄉又有好事者為刊刻以傳文物遺風故未泯也

此編出於臨江張九韶先生而吳文正公之孫伯尚為之序蓋臨江有刻板使學者一覽而得夫天道性命之旨不為無助吾得此於恂如云

十一經問對

此書為小學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

所及也

孝經吳文正公校定

此編及私錄一冊皆文正公之孫徐州判官子尚所寄惠者公之後以先世通家故皆於余往還所刻先世文字皆數見遺而子尚寄此未久遽聞其沒甚可惜也

四書待問

四書待問一冊八卷元臨江蕭鎰南金編爲科舉之學設也元場屋有四書疑問 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爲四書義此皆余初習舉業時受之司倉伯今吾所畜書獨此最久也

元程文四集四首

右詩程記春秋三經義雖斷簡然元前七科之文又選其精者也

右元前八科程文不完獨有四書疑及易義一卷耳然具載當時程式可備稽考

右元至正二年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鄉試及會試廷試選中之文而擇其佳者蓋元順帝嘗罷科舉至是始復云

右延祐乙卯會試程文一冊不完是編總十卷今存三卷首卷蒙古色目人荅四書疑及策二卷三卷皆漢人南人荅四書疑考之蓋當時選刻者先待制所荅四書疑吾家只後錄本止存一篇此篇二篇皆在永樂乙未春吾待之天台張廷璧

元延祐初科會試程文

內左榜闕四名闕文更多錯誤尤甚蓋匆匆不及對過也

策要

此集退菴之孫所惠

朱子語略

余少則聞先生長者學者日誦五經四書者史外閑暇宜玩朱子語類一日過水南假楊可楊可先待制侍史其家有語類二卷楊可謂此楊氏故物即以歸我雖不完然始識此書嘗持歸先宜人見之泣指所題簽帖語不出口小子敬之此汝父手筆也無幾先叔子超携入淮塘丹氏館中失焉自是所至求語類全書不可得此集二冊特語畧耳朱子門人楊與立編刻板在北京國子監永樂庚寅楊庶子扈從還以見遺所闕什一得鄉侍講本補錄遂爲完書總二十卷二千四百八十條凡學者明善誠身之方大要具是誠能身體力行之可以馴致乎古人然語類固學者不可少哉

白虎通

錄白虎通一冊洪武乙丑春余客武昌偕蔣隱溪丈子遊東山得諸野人

忠經

忠經一冊漢南郡太守馬融撰其篇義篇數皆依倣孝經鄭玄爲之註蜀中刻板余得之德讓云

武經

武經七書孫子吳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六韜是已吾家七書總一冊獨孫子有魏武註得之江夏宋惟愿云

說苑二集二首

說苑二冊余得之今大理寺丞鄒師顏開刻板在四川視袁州本其役多矣

說苑廿卷漢劉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言行可爲法戒者類錄之爲此書余家二冊刻板在袁州訛闕益多得之友人宜春令蔡胄用巖蔡操行潔之其在官市此書幾於李及之白集吾從而得之宜在所愛重也

列子

列子八篇古列禦寇書唐號冲虛眞經宋加至德眞旨道家其見寵於後世益久益重其爲書柳子厚論之至矣余家錄本一冊洪武庚午冬自武昌舟還阻風雪盤塘累日無所爲鄰舟人上虞張灝有此書遂借錄之出一時草率後欲錄過未暇也

五子

老莊荀楊文中世所謂五子然老莊道家荀楊文中皆儒家而未醇者吾家五子總七冊

道德經

草廬先生註道德經一冊余得之先生爲孫子希後世註是經者非一家要之此註爲得老子本意雖老子之言儒者不取若所謂治國如烹小鮮佳兵不祥之類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也

戰國策

古戰國策吳人吳師道以鮑彪校注多謬誤而重爲校正者也後世文章家以其先秦之言皆愛重之然有志於聖賢誠意正心之學者無取乎此也蘄州有刻板吾家四冊得之吉水周叔

小四書二集二首

小學之教其廢久矣歙人朱升輯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黃繼善史學提要爲一編謂之小四書以教初學庶幾古人遺意其上及旁皆有註釋尤便於教者刻板今在婺源余得此冊於婺源秀才汪樵

此編永樂丁酉秋九月得之陳克來典籍

叙古千文

右胡致堂叙古千文嘗聞長老言先公韜德五歲侍先待制教讀此書已曉知大義我洪武丙申中余始求得此書於齋尙舒所蓋生十有五年矣不肖頑鈍廢墜家

學類如此後之人可以爲戒也既得又三十五年爲
永樂甲午八月六日識

太極解

南軒張宣公太極解余錄於廬陵清湖羅德崇先生先生名猷先待制同年寧都州判求師之從子少從游先祖兄弟與先翁德相好爲人狷介不苟合嘗爲武昌府學訓導時余客武昌無日不辱見過所翁雖片簡尺牘無不辱惠教一日酌余江濱小樓醉留宿覺夜已二鼓起燒燭論名論太極先生誦此解甚熟余時未有本也遂請錄之明日就他處求本參對無一字誤因竊歎前輩讀書用功切實如此非後學所

當師乎自余錄此本至今二十有四年矣用志之以示後人

朱子語錄

昔陳忠肅公每得明道先生文必冠帶而後讀然則讀此書者其可以不加敬哉

楚辭二集二首

楚辭出於忠臣愛君愛國惻怛之誠故先正以爲三百篇之續此編余得之劉伯塤云

余少貧無書悶從人假借甚難得既壯頗買書而來借者輒不斷而楚辭借而不歸者凡五矣余前後所遇如此甚可嘆故志以戒

史漢異同

史漢異同廬陵劉會孟先生作欲知西漢文筆之妙有必考於此蓋先生用功邃固最深前所未有此冊不完德安貳守羅先生手筆也

資治通鑑釋文

右資治通鑑釋文一冊宋右宣義郎眉山史炤見可著而天台胡三省通鑑音註有辨正其誤六百六十餘條此書余皆得之一友陳一敬云

史畧釋文

右史畧釋文一冊余在京師并史畧二冊皆得於鄰舍之罷官去者極年十四五坐貧不得已出爲村落

童子師以謀奉養之計而急欲此編及十書直音是時二書市直百錢然不能得也家兩翁一先雖數歲矣先宜人命以易之今致皆頗多而先宜人棄背已二十年不及見也嗚呼慟哉

諸儒史評

諸儒史評五冊所選擇皆精確前大理寺丞山東耿通家皆取死其子盡賣家物爲賂貲以歸此書其隣之隸以五百文市之後余聞之益以五貫從隸得焉時書肆非十貫不可得夫有子不教之學而使賤書如此孰之過歟噫

隋書

右隋書詳節一冊自一卷至十卷紀及十志耳後闕傳十卷洪武庚申余館山東蕭尚晉先生塾中得之者也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六冊得之國子司業張智玄畧余識張時已老矣洪武中嘗爲禮部侍郎其少居江右最久猶及親炙亡宋老儒知當時事問與余言此書有謬妄處如載文天祥請爲黃冠之類大不可信其說甚詳不及備載然此事本於宋史天祥傳

史畧二集二首

宋進士吾郡曾先之編史畧以便初學而大字刻本尤便於老者之目此板在國監吾家四冊惜其間多錯誤耳

史畧二冊書坊舊本永樂丁酉余在京師鄰家有罷官去者留以見遺蓋書坊新刻本多錯誤余家有國學大字本亦然皆不若此本錯誤差少也

通鑑總類

通鑑總類者宋沈樞編分一百七十一門總二十卷刻板在蘇州郡學余初得十二冊於晏彥文而闕其八冊吉水周功叙自蘇州爲余印補遂爲完書此書無雜不足觀而周伯温以擬袁氏紀事本末過矣

通鑑綱目書法

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六冊吾得之國子司業張智玄畧頗有缺折未補錄此書吾郡禾新劉水容先生著先生諱友益字益友與龍麟州李省中蕭芳洲同輩行其平生精力萃於此書揭文安公叙之曰其辭公羊穀梁其義春秋其志朱子蓋其推重云

通鑑綱目凡例

通鑑綱目凡例十九類朱子所定讀綱目者必得此而後灼見古人精意之所寓今太學有刻板余家一冊郁仲熈侍講所惠又有鈔錄汪克寛凡例考異在後

元史節要

元史節要者續曾先之史畧以便初學耳又有元史畧其體不同二書皆出臨江金文刻板今在太學

通鑑綱目

朱文公因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別爲義例作綱目五十九卷至矣哉其春秋之意也其條貫皆出文公而綴緝於諸門人之手間有異同或者亦鈔錄傳刻之失乎吾居京師與給事中林從爲隣其出爲陝州判官貧家且給行費余從市得此書凡十六冊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冊此書宋袁樞機仲編吾家文節公爲之序凡四十二卷二百三十九事皆關涉

七編始末畢具觀者便之吾居京師時市於晏彥文蓋吾授徒廿餘年積其勤力僅得五經四書及唐人詩文數家而已子史皆從人借讀

皇上龍飛之初擢官翰林俸賜有餘不敢妄費一以置書自是簡帙始富矣夫吾之後世知吾所蓄書皆出

上恩之所致其必能敬重而寶藏之也

元史畧

元史畧及節要皆出臨江體製不同如不得全史得二書兼看亦可知其大槩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起太祖至欽宗十八卷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李燾著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起高宗至寧宗十五卷戶部架閣國史院檢討兼編脩官劉時舉著宋季三朝政要起理宗至少帝五卷無編著人氏名二王本末一卷則取諸陳仲微所錄總三十九卷吾家治爲四冊總題曰宋鑑此本節畧已甚又多差誤蓋近年書坊翻刊文籍簡省率畧多如此不獨此書亦可爲人心風俗之一慨也

晉書

晉書百三十卷唐太宗命房玄齡等因舊史刪加譔次紀傳論太宗御製之外其餘皆出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志出于志寧之徒而天文律曆一出李淳風朱子極善其天文志吾家晉書廿六冊永樂乙未族人忠褒公九世孫東平知州之子民服舉進士在京師泊然無他嗜好惟志學問國監有書板悉貲以求印余助之工力以此見贈云

三國志

三國志晉陳壽撰宋文帝以其過畧命裴松之博采爲之註後世以裴註過繁而合壽所書裁定之爲一家若凡數人而皆未就葉水心曰壽蓋盡取爲書矣註之所載皆壽所棄若且謂裁定者爲輕議旹事又曰壽尚質過司馬遷而勝班固其重壽如此夫紀魏

而傳蜀若葉固不能獨右壽也近世廬陵貢士蕭常正其名爲續漢書起昭烈至少帝爲魏紀吳皆爲載紀而擇裴註之善者併書之蓋至當矣周益公爲之序然其書今世學者少見也吾家三國志三十冊刻板在太學

前漢書

班固譔前漢書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八表及天文志固妹曹世叔妻昭之所成也世稱良史必曰遷固固才不及遷也若鄭夾漈譏固無學術專事剽竊斯論過甚矣哉余家二十五冊國學印本

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盡刪取劉攽謝承薛瑩劉義慶等漢史
爲之然曄所成紀傳耳志未成伏誅後人取司馬彪
所譔補之非曄譔也余家所藏四十七冊國學印本

史記

史記百三十卷司馬子長才識高邁文章疏蕩奇偉
至於狀寫之妙超然獨出也朱子謂其麄率且疑史
記當時未刪改脫稿吾郡劉申齋云史記初看甚有
美字美句再看但覺好三看元無一字一句失減一
字一句即不佳豈求之篤者獨得之深耶吾家八冊
刻板在太學吾初印此書及文獻通考皆有闕板咸
餘弗克補錄永樂二年友人湯如川曾與賢余學業

齋尚身獨孫樂善歐陽允俊登第後爲庶吉士在翰
林數就吾家借讀一日節假欣然來過取二書闕者
共爲補錄及暮而畢其卷帖悉如川書也今如川與
賢允俊不可作矣每覽手筆慨然興懷

兩朝實錄纂脩始末

右恭脩　兩朝實錄始末一卷臣士奇所錄　勑下
之初臣通率師往征交阯叛寇不及預序事未半臣
准引疾去既就緒戶部尚書臣陳山禮部尚書臣張
瑛皆以兼學士職奉　命預事凡歷六年始克成書
表詞臣士奇所撰書奏　恩旨悉所命吏部叙勞進
秩禮部宴賚於是論勞　賜白金寶楮文綺鞍馬有
等然自纂脩以下至雜執事均進一官蓋吏部不復
差別勞績也臣士奇謹志

宣廟實錄纂脩始末

右恭脩
宣宗皇帝實錄本末蓋歷四年始克成書表詞臣直
所撰既奏　恩命加厚臣輔加驃與祿臣士奇臣榮
遷少師臣溥陞少保臣直臣瑛陞禮部左侍郎兼官
悉如舊與纂脩皆陞官一級凡主事御史評事皆入翰
林除恭對催纂謄錄等官皆陞秩一級布衣士謄錄
者皆授試中書舍人　賜白金寶楮文綺鞍馬有差
皆

上所親命不出有司秩予有倫而不紊蓋軼於前矣
用謹志之臣士奇謹志

兩漢詔令二集二首

右兩漢詔令三冊刻板在太學張宗初真人來京師
以上清紙貺余曰少助書簡之用余素欵交雖有至
親交者亦懶於作書而計其紙可印漢詔令一部遂
託歐陽功敘允賢成之此書是也每退朝閉戶謝客
坐南軒翠竹之下清風徐來獨取此書與其優柔深
厚之詞以考夫寬大忠愛之意反復涵泳亦一快哉
右兩漢詔令西漢十二卷宋吳郡林虙輯東漢十一
卷四明劉昉輯元蘇天爵合爲一書又取洪咨夔兩

漢詔令總論廷諸卷首洪亦嘗輯此書而今不傳余家三冊頗有脫誤者多就考正脫者雖補錄未完也

楊鐵崖三史正統辨

前年病中有遺予此編者不記其人其間多闕誤頗爲正之蓋吾舊有貝廷臣著鐵崖傳載此文差詳辨末云私著其說以俟千載之君子而傳云欲獻不果此編又有表表忞誤尤多不知果何如也

歷代大統易見

右歷代大統易見一冊舊錄於王詢誤不知何人編王云在臨江避逅錄之比年於內府見有進此書者亦不記爲誰作也

宋史略

永樂甲辰十月甲子塗人袁爲惠此書樸學齋志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相馬廷鸞之子端臨所輯間有複出刪治未盡然其體正大載事詳覈有益實用非其他類書之比蓋類書如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猶或傷於汎濫不切或雜於怪異不經況其下者通考刻板在太學吾家所有凡四十冊郊社考一冊嘗爲行儉借去而厄於火欲印補更數歲未暇一日過沈民則偕謨見有斷簡數冊則此書也郊社考在焉紙板視吾家所有無二遂乞補之亦奇遇哉

玉海

玉海二百四卷分爲六十七冊又有六經天文編一冊周易鄭注周書王會詩考共一冊詩地理考一冊踐阼篇漢制考共一冊漢藝文志考證一冊通鑑答問二冊通鑑地理通釋三冊急就篇二冊姓氏急就篇一冊小學紺珠四冊總八十四冊此書皆宋王應麟輯刻板在太學玉海本爲應博學宏辭者設而其孫云未脫稿豈亦未成之書耶頃聞松江府學亦有刻板

稽古定制

右稽古定制一冊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考唐宋制度酌其中亦法於民者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惟禮制行而後民志定故聖人之爲天下國家者必重焉永樂癸未臣士奇在京師始遇此書謹錄而識之

賜謚錄

余客武昌時淵宋賜謚編於湖廣參議吳文家既借錄之余又嘗集錄唐及元所賜謚遂合爲一編總曰賜謚錄然有私謚者亦頗附載焉

通典

通典唐宰相杜佑著蓋因劉秩政典三十五篇之雜而廣之又參以新禮凡二百篇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今少見全書士大夫家所有者皆節本余家四冊近年書坊新刊蓋又節矣

官制沿革

右錄官制沿革一冊先師海桑陳先生家書也其中有先生手筆士奇少孤貧先生以先考姚故召而教之年十二三習舉子業而於古官制不能知也逮今此書蓋於此昔今四十年矣手澤宛然於乎痛哉謹識

方輿勝覽

方輿勝覽三卷不著編次者氏名蓋元之人作也時又有輿地要覽二書皆出一統志互有詳略而要覽尤簡又不載沿革今書坊皆有之吾家獨有勝覽三冊其末卷尾題曰大明者後之人改之也

西昌志

右西昌志宋淳熙三年知縣事陳秀實命貢士嚴萬全倪求已曾稱爲之者也淳熙至今二百四十三年未有繼作豈非鄉邑欠事此集劉仲兼梁叔莊共錄以寄余者蓋以余嘗有志乎此姑識而藏之

桂林郡志

右桂林郡志四冊凡三十卷歐陽允和以見遺者而闕二卷桂林舊有志洪武中教授陳璉因而續之其間論夷傜則必載昔人制馭之說論瘴癘則詳列昔人治療之方仁者之用心也璉字廷器今守滁州有惠政民甚戴之間亦修滁陽志然余未及見也

茆山志

右茆山志二冊太子少師姚公所惠其編刻皆不苟

西域記

右西域記一冊吏部郎中吾郡陳誠子魯著子魯永樂十一年奉使西域所歷哈密火州別失八里哈烈撒馬兒罕諸番之地凡往復踰二歲而留哈烈最久故特記之詳焉子魯又為余言諸番風俗大抵與哈

烈相似云

契丹志

右契丹志一冊不完忘所自得但記洪武辛酉假館淘金袁氏同鄉城張子褒觀此書作詩寓慨歎之意於今三十有七年雖斷簡不失也蓋余平生於古書遺文雖殘缺不完未嘗不保愛之

吉安府志

右吉安府志一冊蓋余與錢檢討習禮在京師同有志斯事遂以所有鄉郡舊志及於前輩文集中采錄近事而附益之未幾習禮被　召赴北京而余亦以公務無暇此所錄者如城郭官府之類於郡中頗詳

未及諸邑餘諸類亦皆未就也獨科目一類後得陳
村氏先生吉州進士録補之諸邑皆備云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七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八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宋名臣言行録

右宋名臣言行録七冊今書坊本得之黄學士宗豫
誦習仰贊範樂余之得師也其間微有錯簡蓋傳
刻之誤

文公家禮

右朱子家禮一冊今士大夫家多遵用之間亦有置
疑其間者余偶於朱季寧家得張南軒二家禮範後
有武林應本中所識及家禮辨數條其論皆有理因
録置于後云

圖繪寶鑑

此吳淞人所輯可謂博矣而世次殺亂可咲淞近年
又有輯古今能書者爲一編殺亂尤可咲後人作事
多忽畧莫甚於此又可慨也

吳文正公外集

目録有雜詩一卷而卷中無之蓋未刻云

爾雅

爾雅三卷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朱
子曰爾雅取傳註以作後人乃以雅正傳註吾家一
冊郭璞注

經史動靜字音

經史動靜字音蓋以便教幼學者然今南方學者多忽畧不究余在武昌遇之張從善所故特録以歸時洪武甲戌歳也又二十有五年月日識

埤雅

右埤雅二冊總二十卷宋陸佃農師著其子宰爲之序名埤雅者謂爲爾雅之輔也頃舊有刻板既廢於兵今江西憲副林瑜行部過贛訪得之命工重刻於郡學此書於博物之學蓋有助焉

小學集成

古人小學之教不行於後世晦菴先生蒐輯傳記以爲此書有功於學者甚大建安何士信纂集諸家之說以爲集成又有功於此書甚切蓋義理度數皆在著明不待以考求也讀小學者必不可無吾家所有共三冊

吉州進士録

吉州進士録村民先生陳宗舜甫輯使郡人後進得以考見鄉郡前世文獻之盛而有所興起者此編不爲無助蓋吾求之久未得近有傳至北京者永樂乙未曾本清赴會試遇之録此見遺惜其間姓名頗有錯誤蓋轉相傳寫所致也

宋名臣言行類編舉要

右宋名臣言行類編舉要一冊余游武昌時得之郭儆彥魁甫此書吾廬陵鍾堯俞編前後集總十六卷鍾自序云前集舉言行之體後集發言行之用始終皆有徵云蓋取朱子所編及會要長編諸書所紀有益於世教者而類編之以爲此書有足觀者堯俞咸淳四年以史館編校得旨赴殿進士出身

崔豹古今註

崔豹古今註二冊三卷輿服都邑音樂鳥獸蟲魚草木雜注凡七篇豹晉人字正能官至大傅丞此書蓋博物志之類有足觀者余得之曹巽成

羣書考索

羣書考索前後續別四集宋章如愚編此書後出蔡録先儒論說精義特多故便益學者吾所蓄十七冊得之友人武昌都貞粹誠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宋真宗時楊億王欽若等奉詔類輯分五十部總一千卷此時詞臣部四卷耳余昔游武昌得之蔣歷溪云

吉水楊氏族譜後

右吉水楊氏譜一冊伯父吏部公手筆初公罷官家居篤志脩宗譜時吉水族人有携至此譜者公録之將以備參考未幾竟謝世不及脩嗚呼惜哉此譜亡

弟仲陸所藏歲久頗缺落因取綴葺之而志其後

世說新語

錢塘王羽儀之爲禮官於余從還其故書或歲餘或數月不見相見輒有一書見贈蓋相知故也此集近代祀嵩岳還所贈者

羣書備數

右羣書備數一冊前翰林編脩張美和輯臨江有刻板余得之廬吉士曾棨美和文皆韓理學類編二書益皆資益小學者也

木鐘集

木鐘集一冊朱子門人永嘉陳埴器之著余初得於江夏樊思齊子賢子賢遺余他書尚多後皆爲親友持去今獨存此集及韓文耳余弱冠在武昌逆旅與子賢居相接一見相好如平生時年已七十其少與郡人聶炳南昌包希魯交厚嘗親見虞揭歐陽原功許可用諸公其爲學有要領治詩經評論古今人物及料度事後當成敗皆有理而浮湛市廛以賈書爲業雖鄉人莫或知之者獨吳啓公佑時來就之然不知其意也頗喜作中州樂府以爲馮海粟之豪俊張小山之精麗當兼而有之時有所作輒爲余誦焉余一日效其體和數篇見之愀然不懌曰老夫豈以是望賢者又曰老夫過矣余甚愧焉自是不復與余言

樂府矣可謂愛人以德者也未幾而別別未幾遂卒惜哉不肖駑劣既無副前輩之望獨其拳拳厚意至于今未始一日忽忘之也故因此書識余之情

太平廣記

右太平廣記一冊自二百第七卷至第十卷所記書畫事蓋斷簡也此書得之武昌王玠道原道原本南昌脩江人從軍在武昌爲人落魄喜作詩頗與余往來余家尚有其詩數篇然極慕道家之學亦有著述益其學不離古語文字之間非真有所脩有所得也後以疾病卒卒至今未數年其徒張大之以爲得道稱祖師畫像崇奉近有得至京師者余不知其何以得此也

事文類聚

事文類聚六集總二百二十一卷前後續別四集宋祝穆和父編祝晦菴姻家子嘗及門矣新外二集富大用時可編皆載官制富不知何時人而元之官制皆其固知必後出此書以類聚名然其書及文世所共知者往往闕而不載何也吾家三十冊得之山東李吉李嘗爲吾邑大夫

自警編

右自警編刻板在蜀中分爲五冊余得之重慶教授彭孔脩此書有益於人然余欲刪其重複而精擇之

又欲博采諸史所載嘉言善行依此例而通類之皆未暇也

仕學規範

仕學規範四十卷宋張鎡時可編其目有六曰為學行己莅官陰德作文作詩所錄皆宋名賢時可與晦菴先生同時先生編宋名臣言行錄此書嘗引用之蓋二書皆有益學者士大夫家不可闕吾家規範五冊刻板在蜀得之黎教授德讓者也

策場備要

右策場備要元吉水解觀我先生輯先生名觀一字伯中邃於易諸子百氏無不該貫一日謁吳文正公適公與學者論曆法先生備舉先儒之說纖悉不遺而一斷以己意公駭曰伯中非今之學者因共講論三日而後已然屢舉不第至正中脩遼金宋三史歐陽楚文公揭文安公交薦之徵至論議不合竟去然其所嘗私錄宋遼金事甚富朝廷得其書悉采用之惜乎其人國史無聞焉

考古圖

右考古圖二冊并埤雅二冊皆得之贛守王遂蓋其刻板皆在贛也

五雲方尺

右五雲方尺一冊先伯父漁灌府君睍錄仲殷兄所藏仲殷兄歿余得之仲基兄冠婚喪祭前輩所重至於書簡必循守法度如此不如今人之草草也謹藏以示後人

橘亭幽興集

右橘亭幽興集一冊集古棋法也友人鄧存誠數與余棋余不能勝存誠授余此集自是余頗勝存誠然僅勝存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晚退之暇或與光大相聚以此為娛光大機悟穎敏馭以有造詣余不能及也是時同官能棋者劉泉以所造深淺高下各相為耦曰彰仲孟一耦也光大宗豫一耦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辟與果之用之與余又各自為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余然喜持論議不屈曰彰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公之棋殆在百尺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慈子吾豈不勝林和靖哉仲熙曰既不能及李慈子亦何用勝和靖然仲熙棋猶下而篤好特過余數人若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邀余兩人者就其家閉戶以奕促婦具酒饌款客余以疾戒飲則為柏枝代酒率常至暮或夜二鼓始散然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留意得失者仲熙一人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中欲數輸恭日直自新正到歲除時又有好之而不能者若愚幼孜能之而不為者伯厚也夫

叨職侍近待　國榮寵閒暇不能及時進脩以自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　國家太平之時吾徒職務之暇得以從容閒肆適其情者皆
上之所賜其安可忘乎故既自訟吾過又以志幸遇云

革象新書

考篇內此書蓋作於至元辛巳以後

類林

類林雜說十五卷類書中之瑣碎者頗有可觀蓋今人所輯刻板在北京國子監

古文矜式

古文矜式余年十六七館淘金家氏塾中時借録於鄉城張子霞子霞酷嗜積書語余云初不有此書以其家古錦琴囊易得之蓋世以為秘傳希有之書也然士奇既得之往往用示人有欲借録者輒畀之未嘗秘也其後所録本失之而嘗從余借録者又録此見遺是亦不閟之效也蓋書籍惟非其人則不可以借如其遇端人雅士槩閟之而不借豈非過乎

文章正宗三集　三首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吾家八冊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輯其目有四曰辭命議論叙事詩賦文起左氏公穀止於韓柳詩起康衢擊壤止於李杜如文章雖工而非明理切用源流之正者不與蓋前後集録文章未有謹嚴若此者學者用志於此斯識趣正而言不悖矣

右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凡七冊今存五冊欠卷一至卷八不完余客武昌時假館授徒有秦叟者以二子從叟耿介豁達賈書為業所畜有十餘年不售者以是坐貧數月來偹無所入叟曰先生用書惟意所取也為取大學衍義及陶淵明詩叟以為廉指所從學十歲子咲曰是兒初生時千錢所得耳余曰畜十年不當得萬錢乎叟曰先生自處厚柰何以薄處我余

為再取文章正宗叟蓋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詩孟韋詩皆舊刻特完叟復頋余咲曰此書亦靜極當動也余既以書去是夜秦隣家火延秦書肆盡焚之明旦余往弔焉叟曰物成敗有定數先日而歸先生以獲全者亦數也余後携書在京師姪子相登第賜居崇禮坊一日就吾家取衍義一冊正宗二冊又取陶王孟韋詩及他書歸讀是夜隣舍火延相家所畜書盡焚之於是余所得於秦叟者惟存此五冊及衍義三冊如相後一日持去不及於燬然思叟定數之言固非偶然哉

劉士極給事巡按交阯留此見惠時余初至北京客

然書冊甚少有畜書者即以為珍寶此集凡五冊

文選

昭明文選六十卷唐六臣注於今學者得見漢魏以來文章獨賴此編之存刻板在太學吾家三十冊初闕頗多盡借錄踰累年歷十數家猶未能悉備也凡今書板多闕不獨此書而欲得一書有印裝補錄之勞非朝夕所能成者買書之難如此如後之人有之而不知愛重亦獨何心

韓文

史漢之後文章大家必首稱韓柳余在武昌初得柳文於吳公佑而韓文未有也樊子賢先生以此本遺

余凡四冊且為余誦先儒之言曰退之因文而見道周程既明道而發於文君子亦泝流求源耶抑自源徂流耶余甚感其意蓋三十年於今矣忽忽如昨日云者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不勝媿嘆也

柳文

柳文四冊余至武昌與吳啓公佑往還時其家賣書籍以助日給因取此本見贈洪武己巳歲也又二十有五年三月朔識

韓柳文

韓柳文各三冊得之建昌秀才黃卓錦文闕外集十卷柳文闕外集二卷附錄一卷今書坊所行多如此其間用朱點抹者依謝疊山本墨點抹者羅通齋本通齋名泰廬陵人范德機嘗師之

續文章正宗

續文章正宗二十卷真文忠公輯其目有二曰論理曰叙事叙事之下各以類分之皆宋文也歐蘇曾王之作為多間有范希文李泰伯劉貢父曾肇及秦黃張晁數篇可謂精矣吾友尹彥琛每不滿其不載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此論固當然太極圖說西銘易春秋傳序皆論理之大者而皆不錄何耶豈尊之而不以混於文章家耶此書末卷有目而無文豈亦未成之書哉今刻板在太學吾家凡六冊

歐文書簡

六一公五世孫伋知饒州日取周益公家歐文本重刻之余近見饒本比益公本增書簡五十餘篇豈伋所自得而增之歟因取錄置各卷之後

歐文外集

歐文外集二十五卷二冊錄於翰林庶吉士揚勉蔔有年譜而行狀墓志祭文附錄在後吾家此文及東坡文錄者非一手又皆寡諳文理故多錯謬未得校正也

不完韓文

右不完韓文一冊士奇年十二三侍家叔子言先生

過水南段福可得之先生指其中批點語士奇曰此先主簿公手筆也而缺壞多矣遂取歸補完重裝蓋於今又四十年最爲吾家舊書也

蘇老泉文

右老泉詩文三十餘首與用之同讀全集而擇之者也世之論文章家曰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觀於此可知其難矣

二范文集

友人監察御史王宇貞初爲蘇州推官奏事京師吾語因問郡之先賢其後今何如首云范氏子孫尚衆皆敦實非公事不入城府保藏先世文集刻板完具

如新既共慨歎天道於仁人有後如此世之人鑒之而不爲仁者其獨何心又從求得此集文正公文二冊奏議一冊年譜一冊忠宣公文二冊褒賢碑記等文一冊總七冊云

蘇東坡文

右蘇東坡六冊録於胡祭酒若思蓋所録者東坡集起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後集起八卷至十卷外集起二十五卷至九十卷奏疏內外制及詩皆未得録也

曾南豐文

南豐先生文録本四冊起第九卷至五十卷録於金諭德幼孜闕前八卷詩未録先生之文所爲可貴非獨文之工言於濂洛之學未著之先而往往相合亦由學之正也古之君子爲文皆本於學學博矣文必貴乎正故先生之文與蘇氏雖皆傳於世而學則不可以槩論也

黄山谷刀筆

山谷先生刀筆一冊余得之蘇州秀才龎湘凡二十卷不獨書詞之工其論爲學作文寫字皆有至理惜此本鈔本缺折處多錯謬未得善本正之

朱文公文集

晦菴先生文集一百卷先生平昔於四書諸經史傳發先哲之精縕啓來學之聰明者其書多矣乃其餘

力見諸文章其多又如此而皆至理之所寓也學士君子所不可無者吾家二十二冊得諸楊庶子勉仁云

呂東萊文

東萊先生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集録十卷外集五卷又有附録在後吾家八冊得於中書舍人陳舜訓總題曰文集刻板在北京國子監所闕蓋四之一云

栟櫚集

栟櫚集者閩沙縣鄧肅志宏所著肅有傳在宋史初爲大學生進花石詩諷徽宗被斥高宗即位擢左正

言數言國家大計又被斥觀其詩文可以想見其人吾家二冊得諸蕭邑人今吏科給事中陳山云

録崇古文訣

右録崇古文訣一冊起韓退之毛頴傳訖欽君倚義田記不完書也前德安貳守羅先生手筆先生為人整潔雖細微事及造次之頃必不苟嘗曰小事不敢苟則於大事亦不苟矣此編盖避兵亂山谷中所録也

録吳草廬文

右録草廬先生文一冊余得之安彥文甫總叙録問答書說記序一百六十一首皆理致精粹後學所宜盡心者

支言集

右支言集元吳文正公草廬先生所著也刻板在衢州常山縣余得之僉司直用誠自一卷至三十六卷凡三冊元之盛際北有許文正公南有先生皆道學大儒其功在朝廷在學者甚然重當時而垂後世文雖先生餘事然使後學得以窺見先生萬一而私淑焉者獨有賴於斯先生諸經皆有著述及支言集皆已板行兵後散失其家所存惟支言集公五世孫爟為常山丞能持身愛民欲重刻支言集而貧無資乃歸賣其家園田為之刻未畢坐事去官其已刻者余所得是已未刻尚多盖碑志之類

支言後集

右草廬先生支言集自三十七卷至一百卷凡二冊余續得之先生五世孫子常先生元大儒又先待制延祐甲寅鄉闈座主有通家之舊故余所至聞其後世輙顒見之所遇如常山丞子宣如子常皆敦雅有行義不愧其世家而此集實子宣子常所協力而成之者也

録虞學士文

録虞學士文六冊傳於周編脩崇述家即韓克莊所刻本也世又有大字刻本歐陽圭齋為序者與此微異二刻皆不存今書坊本是余家所録缺三之一公以道學自重而今所傳者文耳讀者可以即此而窺彼也

録揭文安公文四集 四首

揭文安公篤學清脩為文章義正辭潔矩矱森嚴一代之望也嘗見公文集刻本有二考之皆為授經郎以前所作余家所録文二冊傳於蔣立恭家比聞僃録司官溥洽有公文集十冊詢之已失其一所存九冊其徒持歸四明不及得觀也

右揭學士詩及頌表亦舊録於蔣立恭者今書坊所刻揭詩多此録所無宜補之未暇也

元史揭公傳見公上太平玫要四十九冊而無其文凡余見公文集數本亦無之獨此本猶録於將立恭家者有固當爲善本也

右揭文安公斐硏文集十二冊永樂丁酉録於朱中書季寧蓋得禮部郎中王儀之家藏刻本也凡五十卷而巳缺十三卷八卷至十四卷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詩二十二卷賦四十卷題跋此十三卷所缺者余舊録本蓋間有之然此集詩文亦有目録雖有而卷内無者不知如何也

黄文獻公文二集二冊

黄文獻公溍字晉卿金華人與先待制同登元延祐

乙卯進士第此科得士最盛左右榜通五十六人其文行政治國史有傳者歐陽玄原功馬雍古祖常伯庸許有任可用張起巖夢臣于文傳壽道楊載仲弘公與先待制十數人也而其後文集之存者惟公一人蓋亦門人之力余家六冊得諸王杰文英公之鄉人云

進士嶺南郭瑛爲金華令能守身愛民民歸之如父母有古良吏之風嘗以其來京師也惠余文獻集及胡仲子文文獻先曾祖同年進士余所宜重刻郭令所惠乎

柳待制文

柳待制文集四冊二十卷金華柳貫道傳所著道傳初嘗學金仁山而爲文古雅辯博金華故文獻郡元之盛際道傳及黄晉卿先後而出與虞揭歐陽諸君子齊名可謂盛矣其文皆有刻板在郡學余皆得之文英初得晉卿文尚完道傳缺三之一耳至今未數年然晉卿文無復全書而道傳所存僅五之二惜故此其邦之文獻因可知乎而亦豈獨金華爲然

劉申齋文

劉申齋先生名岳申字高仲吉廬陵人元史有傳與先待制友善考家集先祖兄弟皆出其門此集一冊余録於胡學士光大開今吉水一士人家恭先生親

筆文豪其富欲求一見無由得造也蓋非獨其文高古於吾郡故家文獻多可考也

濂洛諸儒像

濂洛二程紫陽四先生皆道統之正宗萬物之元氣孔孟以來至矣哉不可尚已諸先生明聖人之指爲之輔翼皆盛有功斯道者也紫陽先生贊辭備矣學者瞻仰德容涵泳贊辭蓋庶乎如及禮義之門而望見道德之堂也然所爲不可尚與夫盛有功者具在成書學者不可即此以求至乎易曰知至至之余與克巳雖老亦可以巳哉因拜觀此卷敬書于後

余青陽文

右余青陽文集一冊得之鄉貢進士柯暹蓋近年安
慶所刻附以事蹟及傳誄當然何用以祭文挽詩贅
其後也挽詩有惡謬者此編刻者之陋蓋又甚於南
昌刻文山集也

李雲陽文

雲陽李祁別號希蘧字一初茶陵人元至順癸酉進士
第二人官至儒學提舉元亡遂不仕此刻板在永新
余近得之永嘉秀才徐弘道

續潛溪文粹

右續潛溪文粹二冊多缺板本曾與成家書借余而
未歸者也對之每興山陽聞笛之歎

覆瓿集

覆瓿集誠意伯括蒼劉基著其家有刻板余所蓄三
冊得之黄學士宗豫劉之文不減宋潛溪而世獨稱
宋者劉掩於功業耳

郁離子

郁離子一冊括蒼劉基伯溫號郁離以言其文也刻
板在其家余得之前浙江布政司照磨王仲志

胡仲子文

胡仲子文刻板在金華吾家二冊周紀善是脩所惠
者仲子名翰一字仲申與宋學士同門洪武初嘗預
脩元史其文粹深宋甚推重云

貝清江集

清江集者檇李貝瓊廷琚著瓊嘗師楊廉夫洪武初
預脩元史仕爲國子助教以卒余家二冊洪武乙亥
得之其子楚府紀善季翔云

蘇平仲文

蘇編修伯衡字平仲宋文定公之裔洪武初文名與
宋潛溪伯仲間潛溪爲學士嘗舉以自代此集刻於
處州余家四冊得之王景彰學士

吳胥客文

閩人吳胥客名海近時閩中之文以胥客爲巨擘其
徒王孟揚編刻以傳此冊孟揚爲翰林檢討時見贈
者也

鄭氏文集

右浦江義門鄭氏文集總十二冊翰林檢討叔美所
惠其麟溪集二冊載時賢詩文及譜圖規範藥房集
五冊隨菴集一冊半軒集二冊遂初齋集二冊皆鄭
氏先世之文義門鄭氏聞於四方久矣其累世德行
文章皆具於此可以考徵而規範之井然則治家者
皆可以爲法矣

師山文集

師山集者元歙人鄭玉著同郡程以文爲之序
朝廷嘗徵玉爲待制以疾辭家居惟日著書卽事

國朝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曰吾豈事二姓者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經死見元史忠義傳此集吾得之歐陽允和

劉文霆集

右劉文霆集文霆名開安城人元天曆庚午進士官至沔陽知府文名重當時後以沔陽之節不完故不見稱於世今其家已無嗣此集近年其外孫楊嗣慶所編刻余得之安城尹道冲

山陰集

山陰集者清江劉永之仲脩著仲脩治春秋學其詩文清麗古雅尤爲當時所重工書法篆楷行草皆有

師承嘗聞之長者始仲脩既冠未知學因過婦翁同郡練伯升翁長子婿世蚤有文譽翁家特異視之而庸衆人視仲脩即發憤歸就學躬日夜不離視良師友講論切磋三年學業大進時譽更出伯叔右是以士貴乎立志也又聞仲脩家富貲賙貸施數郡仲脩獨泊然布素曰靜處一室書籍翰墨自娛客至不爲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鳴琴而已家事未嘗一留意非逢掖上衣嘗一接曰笑也可謂幽貞絕俗者矣此集吾得之右春坊中允吳君仲平甫云

靜脩文集

大賢君子其身係國家之元氣斯文之命脈實天生之爲世道計初非有出處之異也元之盛際許魯齋劉靜脩其人焉魯齋勛業在　朝廷在學者靜脩不出而高風清節與之齊驅蓋百世之師也靜脩之書傳於今者惟此集學者豈可忽哉

交州稾

右元天台陳孚剛中交州稾一冊蓋至元壬辰奉使安南所作有玉堂稾附在後士以氣爲主有其志無其氣不能有爲志與氣俱而不得乎命亦不能以有爲也若剛中其亦不得於命者歟此集刻板在浙江余舊得之廬陵王仲志云

朱文公年譜二集 二首

朱文公年譜二冊刻板在徽州余得之翰林典籍陳

詩

朱子年譜永樂初元得之前江西僉憲呂升視新得者差明白

元城先生語錄

右元城劉忠定公語錄一冊亦黎教授所贈者公之學得於司馬文正公橫浦先生序之的矣學者不可忽也

毅軒稾後

平生頗作詩文往往爲親朋鄉人所強不得已應之前年王稌鍾瞓及康榮甥在京師各爲取稾草錄出

數十篇遂綴作一帙而題其首曰殺軒稿既不復次第其作之歲月其間多錯誤亦不及盡攷也寄遺种子使姑藏之耳

崇古文訣

樓迂齋選古文訣雖其去取自有意要之不若真西山文章正宗之精而粹也吾家四冊市之於張倜中書之子

金石例

金石例十卷元侍講學士潘文僖公著纂輯古式及例至詳備文僖名昂霄字景梁號蒼崖先待制延祐乙卯廷試讀卷官其書固吾所當重惜此冊得之湖廣僉憲王霖雨出於吏人所錄不等未有暇力更錄也永樂丁酉九月二日識

南北史

李延壽撰南北史南起宋盡陳凡八十卷北起魏盡隋凡一百卷延壽唐史官爲此書先儒多善之所少者於妖異謠讖頗繁猥然過傳史遠矣今刻板在福州府學吾家南史十五冊北史十三冊總二十八冊得之歐陽允和者也

吳彥直詩後

此合浦令吳彥直謫居任丘臨終所作二詩一以寄明父一念其子之在遠外皆天理民彝之正也余嘗

翰林王侍講時彥道其爲學與政蓋一時士大夫之賢者而屬纊之際其所言切而婉整而不亂如此尤足以見平生之所養彥直臨川文正公之曾孫也可爲不忝者矣

清類經星分野大畧抄本

右所錄郡縣詳畧不同者蓋以分野書與今刊行郡縣參對如全郡所轄州縣星域皆同則但書其目而欲知其詳則於州行郡縣中考之如所轄州縣星域不同則明著某州某縣庶幾不紊蓋偶遇此書倉卒抄錄不能詳整而爲此簡使有暇當錄過然聞南京太學有全書刻板必求史志靜印寄也永樂甲辰四月朔志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八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編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九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古樂府

古樂府元南昌鐵柱觀道士左克明德昭編起唐虞訖陳隋按曲分類爲十卷其緣起具見題下虞文靖公爲之序刻板今在南昌余家二冊得於太常寺丞謝靖貞凡吾家文籍得於故人朋友之遺者必謹著所自不敢忽其出於貨致者不著也

歷代樂府詩辭

歷代樂府詩辭廬陵周巽亨編起擊壤訖李唐總詩一千二百餘首論其世次而以朱子所答鞏仲至之說爲主兼取前輩論議亦間綴以己意廬陵舊有刻板然余未之得也此冊余客武昌時錄於府學訓導晏彥文

風雅翼三集三首

風雅翼者元會稽劉履坦之因昭明文選所錄古詩重加訂選其註釋一本朱子釋詩楚辭之例而自康衢擊壤之歌下自唐宋之作凡有風雅之遺者皆附焉前此選古詩莫之能過也余所藏錄本友人張從善手筆從善名登大同人從其父戍武昌操行堅確篤學不懈手錄書至富余客武昌時相與往還甚厚丙子冬余歸廬陵以余重此編贈以識別余家又有從善手錄楊王孟載詩百餘篇字畫端整吉水劉日升借去卒於不歸夫非其人而輙假之以書視日升可以爲戒

右風雅翼一部四冊余初客武昌得風雅翼錄本後來京師始知有刻板在上虞是時士大夫求之寖多余亦凡得十數本而皆爲親友持去最後得此本於前禮部侍郎劉翼南翼南坦之從子始余得刻本字畫完好如新裁十餘年已漸昏缺如此固由乎求之者之多歟

右風雅翼一部四冊永樂丁酉郭公緒自浙江來京以見贈者雖頗有脫板然比近得者文字差明白

錄陶詩

前三十年書肆所售陶集皆止於詩余家一冊洪武己巳冬初至武昌錄於吾郡李明達詩之後有文弁附錄及具載先儒評論於各篇之下蓋舊本也甚愛重之無幾友人朱正民從余借讀未及歸朱出爲松江巡檢李亦往宣城以卒朱後坐事謫戍遼東嘗因便便寓書正民期以完璧歸我然私竊自計人淪於憂患狼狽有不能自保其身而暇保此哉而猶云云者徒以其心不能忘耳更數歲書坊板行此本余既市而得之不樂丙戌余在京師正民以能醫徵至相見勞苦外即出此詩歸我曰故人不相負也完整如

新余方歎王民信義於今不可多得正民戲余曰即
使淵明身在人猶不知貴之矧其言乎余無以應也
退朝之暇時展誦數篇或正其差誤明年正民隨
詔使度海俞浙南諸番因道卒不返每一啓閱不勝
故人之情范益謙云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況於
書籍如正民真不愧古人哉故備志之以示來者

謝玄暉詩

右謝玄暉詩五十一首余家舊有謝集相姪持去失
之往往求借於士大夫間不可得一日家居無事徐
記憶而筆之僅得此耳蓋衰老廢忘舊學大率類是
可歎也

錄陰何詩

余數錄陰何詩皆爲學者持去在京師得此本於道
官表止安雖少陵愛何太白似陰然學者罕求之李
杜可也

古詩雜鈔

右古詩雜鈔者梁隋初唐諸家之詩文苑英華所載
而余館武呂時學子之所錄也余發歲既艱於得書
故有所遇輒錄之如此是已

讀杜詩愚得二集 二首

讀杜詩愚得紹興單復元陽著凡十八卷余家所錄
總七冊昔之註杜詩者多矣而簡直明白得古詩、
之意者惟此爲優虞道園嘗註杜律詩百餘篇最爲
簡明此豈本諸道園者乎元陽清脩好古洪武初爲
漢陽湖官其註此詩未嘗示人武昌丁鶴年好論詩
與之厚僅得一再見之單卒其子不振鶴年從求其
藁已不存後數年始物色得之漢川民家已失其後
二卷又十餘年求得於景陵士人遂爲全書余客武
昌與鶴年往還出此書示余及張從善使錄之

右杜詩六冊外門錄一冊初余與張從善得丁鶴年
先生所藏單元陽讀杜詩愚得本鈔錄而慮其索之
急也則取書坊刻本就其空紙錄焉與工者易完耳
皆從善親錄之從善後既重錄遂以此本授余錄余

亦已重錄然此故人手筆不敢棄也謹識而藏之

李詩

右唐李翰林詩一部五冊元蕭士贇因楊齊賢所註
而損益之者也學詩者必求諸李杜雖觀山必於嵩
華觀水必於河海者焉此編辨僞詩而列於各卷之
末甚善然亦有過者蓋世之選李杜者范德機爲精
云

李長吉詩

洪武戊寅冬余自陶金歸邑中過深湖值雨甚道傍
田舍有學館教者延余坐童子從傍誦長吉夢天詩
其句及字音多誤余私告教者正之應曰吾受之先

師如此意若不擇然者頃之入告其主人主人出不復問余所從來揖余曰子奈何非吾師余笑而不應童子益朗誦不休余厭聞欲起避之而雨不止既久余告主人曰讀此汝無所用易如讀雜字皆得用也曰然曰吾以雜字與汝易此何如曰可遂以鈔一貫納主人曰此可得雜字十數部主人喜即命童子以此本納余始問余所從來呼婦取豉湯蕎麥餅為禮雨止送余出門甚恭獨教者於余言終不能平夫於己不明妄自尊重為師以誤人及聞善言拒之不從而又有慍焉與欲教其子不知擇師徒費而無益如余所遇者皆不可也因記始得此詩又以寓戒云

唐音

余讀唐音間取須溪所評王孟韋諸家之說附之此編所選可謂精矣近聞仲熙行僉在北京錄唐詩甚富用之讀之快意而頗致減此編以為太略其所錄余未及見然余意苟有志學唐者能專意於此足以資益又何必多也

唐三百家絕句

右唐三百家絕句刻板在北京國子監此編永樂十四年仲熙扈從還以見贈者唐詩如楊伯謙所選可矣如此集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唐詩雜錄

右唐詩昔余在武昌將立恭携文苑英華殘編一冊見過遂令立子錄之題曰雜錄謂其不純也

擊壤集

擊壤集二十卷宋邵康節先生著吾家二冊得之給事中四明吳稱朱子曰康節之學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足詩益學者能涵泳於此不厭亦可以明淨胸次以為受道之地也

文信公詩

文信公詩一冊新刻板在南昌永樂戊戌夏余得之歐陽允和公之詩傳於世者多矣此編所存甚少而附載中齋之傳於後使讀者知公之平生不為無助其併刻後人贊公之文者豈以其有重於公乎而又刻王鼎翁生祭公文豈亦以為公之死國不無激於鼎翁乎吾少時及見鄉人長老說公被執後防監甚嚴至南安入舟拘縶不復得登岸此文終不及見然則公之大忠炳炳烈烈震耀天地者果與於人乎故取揭文安公所題鼎翁吾文稾附于生祭文之顛以祛無識者之弊

黃殷士詩

右黃殷士詩臨川有刻板王時彥學士省覲還見惠此編殷士元翰林待制國亡死節史有傳傳稱善屬文尤長於詩蓋詩尤長於樂府云

傅與礪詩一集二首

右傅與礪詩二册得於翰林庶吉士習侃傅文曰先生范公之徒而虞揭皆重之其官位不顯吏亦無名獨賴此詩以傳耳

唐律詩

傳詩工緻而古體出選近體往往出盛唐故可傳也

右唐詩十卷皆近體七言越人宋洵所編余得之章尚文郎中近體固盛於唐然洵識下非知詩者此編可見巳

録楊伯謙樂府

楊伯謙名士弘其先襄城人後官臨江遂家焉父兄

皆武職伯謙始讀書爲儒工於詩又工樂府嘗選唐音前此選唐者皆不及也虞道園爲之序而所與交游講論詩學者傅若金辛敬萬石頤達緣高周禎劉永之之徒皆有詩名伯謙嘗爲漣水教官有詩集刻焉余昔得之以遺本之此樂府四十九首吾友吳中楊仲舉手録而近得之曹與成也

杜詩類編

永樂庚子冬士奇侍從來北京獨馳一騎行李書册不得將及至北京日益服苦無書可閱雖素交厚如頤菴祭酒素菴庶子有書不得借武昌鄧存誠時寓京師數見過輟其所藏分余者凡十數種此其一也

且大字便老眼可愛

王子啓詩

右鄉先生王子啓詩先生平生詩甚富皆不存此特其長江萬里豪耳先生名祐洪武初舉教官時偕天下士試吏部中選者十有八人先生與同郡胡子祺劉原賓丁子堅皆與焉皆除監察御史是日就臺中賜宴先生操執剛正風裁整肅數論事及糾劾百寮無所顧避

太祖皇帝嘉之時初平廣西擢廣西按察僉事後改四川崇慶知州既罷歸縣大夫請爲學訓導歲餘卒其持身之嚴自少至老如一日治國事如家事必誠

必盡性疾惡嘗曰育嘉穀者必拔稂莠故在官持法不少貸所至去淫祠爲人脩潔凝重小人望見之率畏縮引避喜援引後學雖臨之以莊而詞氣溫裕無不樂親之每戒學者必務正學爲正人海桑陳先生嘗曰今世士大夫有壁立千仞如王子啓者少矣又曰子啓真不負所學然無子莫爲主祀故著述多散落雖賴蕭氏刻此集以傳而其得意者亦無幾其學者今獨用之在知其平生爲悉嘗云欲爲作傳未就也余少以姻家子往來親炙之見愛甚厚故因得此詩輒述其槩以附于卷末

録余青陽詩

右余青陽先生詩而家亭詩附其後余先生名闕字廷心元末守安慶死節謚忠宣少讀書青陽山中故學者稱之家亭者安慶吳去疾之別號吳學於青陽嘗爲吾吳和州守其詩未有刻板青陽集有刻板在南昌及安慶而南昌板已久廢余此冊得之鄒侍講仲熙視刻板頗多數詩

楊廉夫樂府

楊廉夫樂府一冊余錄於江夏雷貫道夫廉夫吳人名維禎號鐵崖道人元季擢進士博學高才然不矜細行故仕不顯其文學行義具見其門人國子助教貝瓊所著鐵崖先生傳

望雲集

望雲集者淮南郭奎子章之詩也子章與汪朝宗吳去疾同師余忠宣公闕皆有詩名此集得之梁縣丞周仲舉蓋梁有刻板

高季迪缶鳴集二集二首

右高季迪缶鳴集建寧知府芮麟刻之郡齋惜其謬誤頗多未嘗校正金華胡仲子嘗爲作序又不知以冠篇首蓋出一時率爾之爲芮來京時以此冊見遺芮聞余言甚喜將歸成之未行而遽卒亦可惜也

右高季迪近體詩余舊錄於陸伯暘季迪近體五言律勝其古體則樂府及擬古勝爲文長於敘事洪武初預脩元史除戶部侍郎遂罷歸後坐事卒於京師

姑蘇雜詠

右姑蘇雜詠一冊前史官高啓季迪撰刻板在毘陵王達善學士以見贈者其詩備諸體每一披誦恍然如親游闔閭故墟歷覽陳跡興懷古人可感可慕不自知其慨歎之至矣

楊孟載詩

楊孟載名基吳人工詩與高季迪王止仲徐幼文爲文字交孟載洪武初嘗爲山西按察僉事此詩其手筆廬陵劉彥信游浙得之以見惠云

胡延平詩

延平永樂十年以子廣貴贈翰林學士其平生行義政事見余所著傳詳矣延平自可以不死況有子乎

文山行述集杜

文山舊有集杜絕句二百首敘述甚詳此集爲一詩蓋亦本於公所自述云

古賦辨體

右古賦辨體一冊元進士廣信祝堯所輯余得之吳部金尚書學賦者必考於此而後體製不謬

王竹亭詩

竹亭先生於詩古體用志魏晉以上近體不肯出中唐下此集蓋先生　没後惟據舊稿未嘗選擇而草草

編刻者舊稿頗聞多遺失凡　先生平生所自謂得意
者余少時嘗鈔錄數十篇其後失之今見於此集者
亦無幾甚可惜也

常建詩

唐常建長安人玄宗時進士授盱眙尉世傳其詩集
一卷今已罕見余客武昌時一日同睦伯陽造吳孟
勤先生時先生初得此詩以示余兩人伯陽戲曰老
師無所用此宜以惠教後生先生可之余曰以教後
生則僕當得蓋余少伯陽七歲先生笑指門外汲井
者曰二賢請賦此先就者持去余詩先就曰皎潔如
明鏡銅瓶下念深妝成不照影應恐墮金簪遂得而

取之三人相視大笑伯陽遂不復賦謂余曰宜錄一
本納我以謝不悌既歸即錄送伯陽伯陽取謝玄暉
詩見報謝詩亦今所罕見者後相從持去失之此詩
余得之二十餘年伯陽去世十有三年吳先生捐館
亦十年矣每一披閱追思當時游從之樂未嘗不歎
息而惆悵也

宛陵集

右宋都官員外郎宣城梅堯臣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今宣城太守袁旭所重刻也何爲刻之表先賢以儀
後進者太守職也始宣城郡政久弛袁君至鋭志竭
慮薙姦滌穢朞歲之間橫民以戢良民以妥脩舉學

政爰興教化表章先賢風勵多士於是脩都官之墳
舉學諸生行展謁之禮而詢求其文蓋郡人莫或知
者及訪都官之後始得此編遂刻以傳聖俞當
仁宗朝與韓范富歐諸公游聖俞詩名特盛於時宣
歐公尤深相與尤容時蓋有儗歐梅於韓孟者非宣
初王文康公嘗見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而見知
城山川靈秀之所鍾歟今天下學士君子皆知聖俞
爲宣之傑出碩宣之人有不能知此袁君之心所不
容已也聖俞平生所著又有唐載廿六卷詩小傳廿
卷注孫子十三篇又嘗編脩唐書此亦後來宣之人
所當知者因并及之

五倫詩

右五倫詩一冊松江沈巽之所編巽之子度爲翰
林侍講學士粲爲侍讀刻此以傳其用意甚厚惜其
遺逸尚多而擇之未精耳

楊和吉詩集附蕭德輿故宮遺錄

余生十餘歲讀劉雲章先生和楊和吉灤京百詠詩
思見和吉之作不可得今年在北京康楊孟嘉館授
文明門得此詩於其徒又有和吉丙雲小草野人雜
錄悟非小藁通爲一集而附以蕭德輿故宮遺錄在後
皆勝國遺事可以資覽見聞備鑒戒和吉名允孚吾家
迷塘之族嘗以布衣客燕都往來兩京德輿名詢亦

吉水人洪武初爲工部主事嘗隨中山武寧王治元故宮爲親王府故址能悉之

張日昭族譜序後

吾邑張日昭來京師持乃父宗震翁所爲張氏族譜示余求余識一言宗震翁端雅和厚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閭以書詩舉子姓以醫之術濟利于邑人蓋邑之人無有不德宗震翁者余知之素矣余又數見先生學士作爲文章載張氏上世之事謂在宋之時已有用進士顯者其後子孫相沿襲爲儒醫皆有隱德蓋又知其世矣嘗竊以爲今世之人族姓蕃衍遂不昧其尊卑親疎相視敎睦敬愛猶有古人宗法之意者繇其譜牒之立也然觀於譜牒者又必求其子若孫之能稱乎先人與否以爲榮辱焉此非謂其貴富祿位謂其孝友忠信廉潔之道可以繼之耳故譜牒雖以考本源辨親疎爲義而昭先德警後裔之意亦具矣宗震翁爲此譜其意固將以警後之人哉夫積之於先必徵之於後宗震翁之不隳其世若此斯其積於先者之徵矣而宗震翁又繼繼積之則徵於後者豈少哉宗震翁固將以警之也然則由日昭兄弟而下尚益思所以善繼之道

書郭彥常墓志銘後

彥常没之十有三年其配蕭氏亦卒又二年其子公緒得吉卜於大派嶺之原改葬其父遂奉其母祔母同里蕭仲謙甫之子諱繼柔靜貞惠始彥常孑孑孤立簡求賢配遂聘焉年十九歸郭氏力佐夫植其家而處族姻和上下辨內外皆當其宜夫亡持其家一如夫之未亡也公緒自陝西僉憲改浙江迎母就養公緒操行廉潔雖貴而貧母甚安之常市一幣爲母製衣既成而疏薄不稱公緒意將圖改製焉母聞之歎曰爲子乃不知母乎吾爲女從政不忝君命不辱父教足矣衣食豈吾志乎且爲國家任風紀之重而顧以衣食樂其親乎言未畢流涕泫然公緒曉謝不敢圖改製乃已於乎賢哉母也其卒以永樂戊戌六月九日距其生蓋六十年葬之日公緒既刻余所銘其父之文于墓今年起復來京師改僉廣西憲將行拜余泣曰惟先母之德實配先父惟執事哀憫而光昭之俾並傳焉庶幾先母爲不没也余與彥常皆微時深友知其外內之德爲詳故不敢辭而爲載其大槩於其父之銘之左方以示其後人

題贈馮寅賓詩卷後

馮寅賓先生吉之永新人馮世儒者以春秋名家元初魯山先生二子長奬翁次翼翁皆擢經學稱三馮二翁皆舉進士翼翁官至撫州知州寅賓先生撫州之子少侍父宦遊於外博學高才俠氣嘗有志武

事視時無足當其意者故卒齟齬不合元季寇亂起兇渠竊據者初欲羅致之先生義不汙賊將生縶之遂遯引去至姻戚遺其毒害終不顧 國朝混一宇内遂放情山水間與廬陵劉仙蓉泰和楊自立羅子理鄧崇志爲文字交寅賓先生文章奇古峭厲不作尋常語書宗鍾王清勁無一點俗氣洪武七年卒於泰和遂塟焉先叔祖武山公夫人寅賓先生女兄余幼時以姻家子屢親炙焉故頗知先生大槩今其子紹宗寄此卷屬志一言瞻睹遺像豈勝思念又念世之知寅賓先生者加少故書余所知者復之俾以示其後人云

艾氏譜後

家之有譜猶國有史貴紀實也史而不實則誣故良史不知者必闕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以見古人慎重之意譜者記吾宗本原之所自支派之所分尤當慎重者也儒先君子之爲譜莫善於歐陽文忠公歐譜闕其七世蓋紀實也今觀永豐艾氏譜一出紀實永豐歐鄉也非有得於文忠而然哉譜有方春惟慶方直自序述其先爲詳嘗見鄉先生劉申齋爲文贈方直且極道方春之學之德固艾氏之先多賢也吾仕兩京於晉府長史少岳給事中廣有往還之雅二君皆有才行而廣起家進士艾氏之賢尚有繼也

曰畀斯譜遂題其端云

至善齋說後

錢塘朱子澂以至善名齋而郡人李彛爲之說善者人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惟聖人能全之衆人蔽焉而不能全故經傳所載聖賢所訓皆勉人明之復之其造乎至善者蓋能復而全之能復而全者可以事天不能復者不可以爲君子故君子之學必求造乎是焉子澂其志於君子之學者歟子澂不作數十年其子暉寶藏彛之文間出以求余題至善之旨具諸方冊至明且備即而求之足矣而又奚待後來者之置喙也

竹林清隱記後

先師海棠先生以易書詩教授學者從之者甚衆而求文者亦衆然文未嘗苟予予者未嘗苟許可而啓道誘掖之意恒若不及春秋八十餘施教不倦是時邑中老師宿儒多在而先生齒德文學皆尊仲敬於先生同里授徒之暇蓋未嘗一日不造詣侍教孟先生爲此文時年七十有七後五年仲敬舉孝廉得蕭波縣丞先生作詩送之蓋明年先生捐館其改賀縣丞先生不及見已仲敬字一敬平生與先生之孫孟肖及余家交厚今獨余在覽此文不勝感愴先生沒今五十年仲敬沒二十有七年其子常州府學訓導

求寶藏先人手澤若完好如新而先生平生著述滿家諸孫不能什襲今無一筆存者人賢否不齊念之益重感愴也用敬識于下以歸求

王氏族譜序後

前翰林學士解公序吉水王氏族譜王氏之孫文子以示予屬識一言解王世婚姻家故述其先世特詳王之先自金陵徙吉水宋元皆著科目蓋詩書行義代不乏續表表故家也大抵富有不足以擅名家者必其詩書行義有聲於前有紹於後足以重州閭光簡冊而然後名故家為無忝故王之先世雖常積累千金然所以名故家初不係此世之汲汲於千倉萬箱之儲以圖大其家而所行戕畔於德義卒之淪陷僇辱身將弗保況家乎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王氏所從來者異矣文子比歲發廩以助邑大夫濟民於饑歲事聞朝廷遣使齎璽書勞之旌為義民王氏有後亦他之為故家者所鮮儷也解序所載克開者蓋與吾家時英府君同中開禧三年鄉舉楊王亦通家也故為識于序後以歸之

胡剛簡考功曆後

士大夫以道事君責雖陳善身不暇恤其暇恤名哉剛簡公以忠遭竄斥至追毀其出身以來文字恆哉小人之為也公身殁而名愈彰天下公義不可掩後之襲為小人者可以鑒矣

高氏白雲山舍詩文後

右高氏白雲山舍詩文自虞道園至蘇伯脩十又一人雖有崇庳隱顯之殊然皆當時重望偉人蓋高氏家寶也亦可以考見高之賢後歷兵變高之子孫不能守而淪落異姓近歸番陽儒者戴某重裝為卷雖勝代故物而完整如新不遂見棄於庸夫俗子泯滅於煨燼不幸中有至幸存焉戴之寶此豈獨重其文要在其人重其人而考其行之善者以圖致及焉君子之事也承出見示故識于後以歸之

題董以中傳後

沈志行著董以中傳述以中深於醫凡德其愈毋之疾而又悉其素行先儒謂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然今之業醫非庸者蓋千百之十一志行得以中非求之審而擇之精歟可謂孝已語云無恒者不可以作巫醫恒者貞而不已之謂以中素行如此宜其術之精而效之著也俞叔銘吳純伯皆於以中有始終之道亦足以見其取友之端矣志行於此傳又屬學士君子題識以傳吾聞以中嘗言不求知乎今然則志行之為安知不見哂於以中乎

贈醫士蔣寅祥卷後

右武昌諸士友所為長史掾陳希遠贈醫士蔣萬祥詩文一卷余來是邦㞢蔣氏久而知之深其業精數世之傳久而益精其心恒急人之急唯恐有未至庶幾古所稱醫師之良者而今之世有求乎人也始則敬愛如子弟之於父兄既得之漠然同於行道之人者比比皆然希遠德萬祥起其妻之疾能不忘而力於報其報又非從事常俗薄之為必求斯文經久之託其亦異乎人人者哉於乎困而不恤非仁者之心受而不報非義者之行萬祥既用其仁希遠又篤其義斯文真不忝哉

跋僉從詩與鵠姪

右數詩去歲十一月僉從車駕巡邊出居庸關至宣府往還道中所作時天氣甚暖常歲所無緣邊禾黍皆穀收穫已竟所遇咸有真趣獨經坦行兄墳所追惟感愴情不能已爾坦行子壻故錄示觀之

重錄送鵠詩跋尾

永樂壬辰之冬十一月為此詩與鵠別今廿有九年矣鵠近輯余所與之詩為卷寄北京乞題於後而此三詩不在蓋初歸時其父讀之哭慟不已或若恐傷其父之心也故藏之而自是不復見也其父没今七年余年亦七十有六顧其兄弟叔姪相親相輔之意雖老猶切也故重書此三詩於後以歸之旅良可以共觀也正統五年六月十八日燈下草草寫

遠齋記後

右元程文憲公鉅夫自作遠齋記歲寒亭詩序及四古詩與吳文正公澂為文憲作晉錫堂記今文憲之孫南雲重書之屬志歲月于後將刻石以傳蓋至元二十三年文憲自行御史臺奉詔求遺逸江南明年以趙文敏公孟頫二十餘人入見皆見奬用時文正雖至不仕而去文憲猶力言其所著書可以教國子傳天下詔遣官繕錄以進文憲時拜集賢直學士遠齋記蓋作於是歲大德四年拜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居武昌時冬作歲寒亭七年湖北代歸居旴明年

築室於麻源第三谷又明年作晉錫堂文正所為作記者也文正蚤與公同游徽菴程先生之門公嘗題文正所居曰草廬蓋相知最深云元有天下將百年東南士君子以聖賢之學渾厚正大之文登清要膺通顯者自文憲公始其事業具載國史而所薦引如文正文敏而下知名尤多君子事上莫大薦賢文憲之功盛矣哉南雲公之五世孫歷事　三朝今為吏部稽勳郎中兼翰林侍書日在
天子左右退而惓惓於先世如此又有以觀君子之澤矣

夢存詩序後

讀翰林脩撰吳公所作劉選擧孟亨存詩序蓋知選必能勉於善也夫夢之所行即心之所存心不忘乎親必能敬其身身者親之遺也吾與選同里與其父文復往還文復孝友樂善親賢重義勉其子學問尤力選爲邑庠生以能書學在京師數年誨飭之備未嘗旬浹不至也愛選如此選安得不勉哉雖選蚤喪母繼母姚愛育選踰於所生選亦克善事惟謹此皆文復躬之刑於家者乎蘇文忠公有言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吾故於選云然

書王脩撰送行序後

吾邑尹子源涉獵書史知理道以才學今得福清河

泊官翰林王脩撰行倫在北京贈此序重同邑之義也之兩人者皆與余久別余爲之鍾情雖子源今得覽見而又將有數千里之別再見未知何日於情盖當如何哉雖然離別常事士之仕也任慎所操以忠所事此子源今日之當務子是行必勉之也子之才詎止乎是然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惟力乎已者以待之耳脩書此於行倫之文之次爲贈蓋亦友人之義也

書東郭草亭燕集詩後

北京山川之嘉麗園池亭榭游玩之勝甲於四方城內外貴家富室高甍大棟相聯屬華筵成集觴豆之珎嬌艷歌舞之娛惟日不足然所相與同樂莫非志餍乎外者苟志適乎內有所弗屑矣鴻臚卿大興楊君思敬每歲季春之望必置酒會文儒於東郭之草亭自正統改元之歲至今已十凡會者三與於斯者皆文學之名流倣觴詠之雅致賓主洽歡適乎內而遺乎外京師若斯會者殆千百之十一見也非由鴻臚之難遇乎三四年間盍簪諸君子已有存沒離合之不齊蓋亦嘉賓之難同也嗟乎蘭亭已矣後世所慕之者以文字存焉此東郭之集諸君子不容於無作也已未之集余以南歸不及與鴻臚間出其詩若文屬余題因附氏於末云是歲六月三日

周氏世直堂後

國家之所恃與士君子之所以自立者正義直道耳不可一日忽忘者也凡世所謂故家者亦以其有作之於先又數有繼之於後而豈富貴之謂哉周氏之先倫矣尚在其後之人引之勿替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十九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導編定

廬陵楊文貞公士奇著

跋

衛生寶鑑

東垣李氏之徒羅謙甫輯衛生寶鑑廿四卷內藥誤一卷名方十七卷藥象一卷醫驗三卷末附補遺一卷論傷寒中暑則後人所述此書精粹明備家不可以闕者吳中陳有戒寄惠此本故識而藏之

用藥眞珠囊詩

滄菴楊公忠仁君子也其事上以周孔之道而愛民爲心嘗坐累頌繫間暇無所用意則著此書蓋甚有益學者昔文王演易羑里陸

宣公謫居著方書聖賢處變患未嘗忘及人皆同此心吾觀此書蓋重居位食祿之愧

拔萃方

右拔萃方十九卷自鍼經節要至雜方通十九類元杜思敬集潔古東垣一派傳授以成此編君子論潔古醫家之王道謂扶護元氣爲要也此編固在所重哉吾家市於書肆析爲四冊云

小兒醫方一集 二首

此書專爲小兒醫設凡四卷首卷陳氏痘疹方論後三卷皆錢氏藥證吾所得者蓋斷斷用錢氏之說具存陳氏所述但存目錄耳遂求諸醫家錄補于後然嘗見朱丹溪格致餘論極言二家得失蓋謂錢氏之書備源流經絡明表裏虛實陳其活法使人觸類長之可爲無窮之用陳氏多用燥熱間有偶中之效不思一偏之失故著論以爲世戒吾既得此書遂附載朱說以告慈幼者

錢陳皆治小兒錢氏不持議論而用藥至當陳氏論議雖好而用藥多誤人此編閻氏論治傷寒醫家所不取用藥者皆當知之

湯液本草二集 二首

此本比後錄於盛御醫者脫誤多矣宜對過增入亦有此本有之而盛本無之者皆當參對

此本錄於盛御醫勝於舊所錄者多矣然二本互有詳畧皆當參對增入舊錄本有丹溪本草衍義補遺宜錄於此此本雖無丹溪補遺然各條下間引丹溪之論又補遺中所未載者

東垣內外傷辨

右東垣內外傷辨蘇州有刻板王宇泰得之以見惠者韓明善序云此說本內經而補仲景之缺蓋爲醫者於究素問難經及越人長沙諸家之書之餘宜必考於此

東垣用藥眞珠囊

古之良醫師審病之源明藥之用故臨病制方百發百中後世淺陋之醫二者皆不能通如之何其有濟也此書嘉惠後人其功博矣刻板在蘇州余亦得之守真御史

東垣試效方

余患後疾歷數年更五六醫皆不效而愈劇最後求治於衛院判用文遂予秦艽白朮湯未竟一劑頓愈既而併授此方曰此東垣試效方中所出也又從俞嘉言求得此書用之頗通醫理兄余此書甚喜以試無不效者盖得其論議之精故也世之庸醫不能究病之源不知醫之理守古方而不通愈差而愈遠夫

豈無所自哉

朱氏三書

右格致餘論局方發揮丹溪醫按三書皆金華朱震亨彥脩著彥脩儒者同郡許益之高第有窮理之功於醫得傳授之正故所論極精所治多奇效此書近准兩制爲醫者多用之然率秘之永樂乙未 東宮殿下命刊印以賜中外廣仁恩也余時侍經幄最初得賜云

醫書

右醫書二冊有外科濟陰勞損胎產驚風瘡疹急救諸科胎產方屢試之屢效急救尤爲切用遠鄉僻地猝然有急患不得醫藥誠得此亦可少濟也刻板在朝天宮

袖珍方

袖珍方四冊余初至京師時得之鄧尚忠長史分門別類古方無所不有苟不明陰陽表裏虛實不詳脈證而惟執此則非徒無益固將有失焉覽者不可以易也

三元延壽書

右三元延壽書朝天宮有刻板其間論清心寡欲飲食避忌之類皆民生日用不可無者吾得之劉淵然云

外科雜方

右外科雜方錄於宗豫學士云皆經驗者後有從余錄之以試亦往往有驗

外科精要

吾家舊有江陵十書內外科精義及此書皆於論外科之理及揭示治法至精且備不可忽也

秘傳證治類方

此冊及證治要訣皆得之御史陳彝陳云戴原禮所輯雖未有考然論證集方秩秩具有條理

五運時行證治錄

番易胡東常閑暇過余相與論五運時行受病脉證

治法厥有造詣他日特書見遺故志而藏之

眼科源流一集一首

吾少時目瞽盂堅兄以醫眼往來龍泉萬安二邑皆神其術迎致無虛月嘗問其所從授蓋此書也且語余云亦在熟之而已近得之因識其說

近時醫家書刻板多廢往往出於庸人孺子之所抄録其謬誤不可勝言殊可慨也

衛生易簡方

此方禮部尚書胡源潔所輯於醫家所用靡或不備仁民之心可謂溥矣夫醫必究余雖長沙諸書爲本而參之近代潔古東垣丹溪之論雖不中不遠此編極多良方如不識病源不明藥性未可輕用

海底眼

右王鼎易卦海底眼附以何侁四言獨步專用五行盛衰生尅制化論事之吉凶休咎頗爲有理視世俗雜以神煞論者遠矣

書法正宗

右書法正宗一册士奇少時男氏白水縣丞陳孔立先生出以見教者也先生教人學書必謹法度曰不精眞楷不可以趨行草然先生爲人卓犖不羈倜然繩檢之外平生未嘗作楷書而行書特佳士奇嘗以質焉先生哂曰汝但爲曾男子不用說柳下惠也雖時戲言要之至理不外是也謾志於此

書法三昧

書法三昧余初録於陸伴讀既以與諸姪此本重録於朱舍人家余少未嘗學書及與陸往還得盡窺其家所蓄書法甚富陸與余厚又爲余言其意頗悉也余雖知之嘗習之而訖於無成東坡云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非余之病乎嘗論藝之書亦精力所致非天成也蓋凡藝雖有法非熟之則不精獨書學哉陸名闓字伯暘高郵人朱名古字季寧崑山人皆有能書名

宋劉次莊法帖釋文

右宋劉次莊法帖釋文附以陳與義刊誤余初録於武昌尹千戶孟童子所寫草本來京師重録之尹名昇余客武昌時已七十餘致仕閒居與余厚其爲人慷慨豁達有俠氣好草書兼四體篆字之學自著書已板行喜賓客尤喜接儒者所居直黃鶴樓之北面大別山江漢會其前鸚鵡洲帶其左治隙地數十畝爲園池作小亭其中雜植四時花卉燗然不絕而山川陰晴朝莫之景出於亭下者一望可數百里實攬武昌勝處亭中嘉客無虛日余亦數日輒一往醉其間然自余去武昌尹亦往雷州以卒其地遂廢漫因識此併及其人云

法書考

元盛熙明作法書考八卷首卷評品古書二卷述創字源流亦間及作字之法三卷至七卷皆論書法末卷附錄印章虞揭歐陽皆爲之序學書者資於此亦庶幾可以有得余錄於中書舍人南昌陳古訓

書史會要

書史會要松江陶九成編蓋鈔錄史傳及百家雜記所載善書之人而爲之者也其書無足取至其述近事亦謬獨古法一卷稍便初學耳此編廬陵王守真松江還以見遺者

碑目

中書舍人陳登思孝好聚古今石刻徧求博訪志其所出之處以成此編余與用之皆錄一本按此而索之亦屢有得惜乎其未能悉也

玉篇

玉篇一冊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蓋吾族兄孟堅之書余得之賓幾弟賓幾得之肅子英子英孟堅內弟也孟堅多蓄書既死無子故遺書無爲保藏悉散落不存嘗誦劉長卿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爲無後者之慨然今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籍及所爲文章博易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猶棄土苴以陷於不孝而爲人所傷嘆者吾見之多矣如此亦何貴乎其有後哉

廣韻

廣韻一冊洪武庚午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爲友人持去後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生民日用之物歷十年之久率增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豈售書者共操心獨廉哉抑好而求之者寡雖欲增而不能耶

北谿字義

此書陳北谿先生著先生名淳字安卿朱文公高第也近劉伯塤員外自閩歸惠余二本遂以一寄稷子蓋聖賢教人必先明理理明而後在我者有所持循而行之不差此編皆理之大而要者初學誠能熟復

深究則本源端正無復有疑於其所行矣

韻會

歐陽永和在閩中寄惠此書凡五冊於讀書爲文其助益多矣王介甫云人閒暇不若看韻書其有以哉

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我太祖皇帝命儒臣刊定之書一洗江左以來千載拘僻之陋而復諸古盛哉刻板在太學吾家所有總四冊

五音集韻

右五音集韻三冊禮部侍郎高[illegible]遜儀公所惠此書出

北方學者不獨於音韻易正亦可以多識字

漢雋

漢雋十卷天台林鉞著雋以喻其味也刻本在象山縣學余得之左司直郎王子沂

翰林要訣

眞書非古鍾王以後上下率用之然亦有法昧者不能造其室陳繹曾述此所謂法也得其法苟非積功之熟亦徒然已曾子固言羲之所能亦精力自致非天成也蓋一藝之學猶必知行兩盡況從事古聖賢之學者哉吾得此編不欲隔故識此語以示來學

文選雙字

宋蘇易簡爲此編易簡一代名人而用志於此荆公選唐百家詩已而嘆曰費日力於此蓋悔辭云況此編哉史志靜得此以見示其之南京也恐累行李遂留於余家

蘭亭樂毅二體二首

此蘭亭石刻在蜀或云義門鄭楷所刻余得之姑蘇劉紹盖趙松雪所臨者古人行書惟羲之此帖第一然學書者必工楷而後可以及行而松雪所臨羲之楷書又樂毅第一故附此於後

右蘭亭刻板在蜀或云蜀府伴讀浦江鄭楷家所刻余得之行人劉紹盖趙松雪所臨者視北京臨本骨氣微勝又得北京樂毅帖於錢習禮檢討亦松雪臨者頗佳遂附于後云

絳帖

此帖得之定國徐公宜珍襲之

不完絳帖

右不完絳帖數紙洪武庚午在武昌旅邸得於蘄春野籍中紙墨已甚昏爛不忍棄也表爲一卷視泉汝蓋遠過之

陰符經

陰符此刻在蜀府余得於本之其書法清婉遒麗今之云相傳爲虞永興書余以爲宋人書豈蔡忠惠之筆

乎當求識者而質之

元瑞鶴記

右瑞鶴記元吳文正公撰虞文靖公書泰定二年所刻今在北京余得之謝靖眞寺丞吳公此文甚佳而虞公之書溫麗典則亦足以師表後進也

漢廬江太守范君碑

此碑得之大理寺丞孫時未有碑額其前後及下皆缺姓氏名字紀年皆不見陳思孝云漢廬江太守范式碑也然碑云爲侍御史冀州刺史亦皆不見於史傳或者史之畧也碑在今濟寧州學斷裂多矣夾漈鄭漁仲定爲蔡邕書漢碑至今雖斷裂訛缺其僅有

者無不佳如此碑尤為難得也

漢脩孔子廟器碑陰

右漢韓勑脩孔子廟器碑陰具載脩廟人出錢之數不盡者又載於碑之兩側出錢或二百三百或五百有至於三千者而不以所出多寡為先後亦見古人所重不在乎是也

漢郎中鄭固碑

右漢郎中鄭君碑君諱固字伯堅此碑今在濟寧學中余得之給事中趙惟恭此碑前後無年月其中云延熹元年月某官又云年四十二則知為桓靈時所建也但文字磨滅特甚歐陽公集古録跋尾猶載其中數語今多漫滅不見也

漢司隸校尉忠惠魯君碑

右漢司隸校尉忠惠魯君碑君諱峻字仲巖忠惠其謚也碑在今濟寧州學鄭夾漈定為蔡邕書碑已斷為二文字磨滅不可讀者殆四之一此本得之大理孫寺丞

漢封龍山碑

右封龍山碑在元氏縣漢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餘年石刻雖頗剥蝕而文字尚可尋究碑首云封龍山者北岳之英也此碑得之劉智[illegible]

道因法師碑

唐道因法師碑中臺司藩大夫李儼撰蘭臺郎騎都尉歐陽通書通率更令詢之子書法出家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耳

玄祕塔銘

右唐大達法師玄祕塔銘裴休文柳公權書石刻在西安府學會昌元年所建唐法書家前有歐虞褚薛後有顏柳而柳所論心正則筆正雖一時格君之言要為書法第一義也

多寶佛塔碑銘

顏魯公書多寶佛塔碑亦在西安府學視他碑特完好雖書法至顏柳晉人之風幾盡然公書端方剛勁

凜然忠義之氣故為世所貴而學書者必合公眞行觀之乃得其妙趣

八關齋碑

右八關齋碑顏魯公書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為禳祈報恩者也唐書神功傳亦槩見其事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進士尹崇高奉使河南為余致此本而每行下缺四字蓋打碑時為夏潦所淹也

元文敏公墓志

右元翰林學士元文敏公墓志中丞馬文貞公文學上虞文靖公書并篆文敏先待制延祐乙卯座主文

貞爲同年而文靖相交處尤深此帖余得之陳中書
彝訓宜珍襲也

永樂中視學碑後

視學之明日國子監官上表謝各賜衣一襲遂賜群
臣宴又明日群臣請刻碑太學

晉平西將軍周府君碑

右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碑陸士衡文王逸少書
刻石在今常州宜興縣府君諱處義興人義興今宜
興也碑後題云唐元和六年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
瑯琊承仕紫鑄蓋此碑至唐再翻刻也

岳麓寺碑二帖 二首

右岳麓寺碑得諸禮部侍郎胡濙余觀喜北海書最
後得此而凡前之所得者皆不及也近於中書舍人
劉素家見北海秦望山法華寺碑溫潤清婉蓋又特
出也法華故在紹興府寺及碑皆久燬甚可惜也
岳麓寺碑李邕書石刻在長沙余前後所得十數本
皆紙墨糊塗甚至不可辨識蓋打碑必得善工而湖
湘善工猶難遇長沙同知李吉特爲余致此本故視
前所得差勝也

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永樂丙申用之在北京以寄余
者此碑出良鄉縣北海所書有兩雲麾將軍碑其一

在陝西陝西者李思訓良鄉者李秀也陝西者書法差
勝然余喜北海書獨此及岳麓寺碑耳其紙墨又此
碑差勝也

羅池廟迎享送神詩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享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
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爲正亦得之長
沙云

陶隱居茅山帖

右華陽陶隱居茅山帖後有廬山曹士冕跋顏魯公
大鶴帖米南宮臨鶴銘文字皆完皆行書之佳者又
有南唐李後主行書望故園賦畧米南宮題十字在

後疑皆士冕家所刻者余客武昌時得之湖廣參議
吳文家

四體千文

右周伯溫四體千文刻板在鄱陽中書舍人朱季寧
仲子爲樂平教官以見貺者也蘇州舊亦有刻板視
此頗勝元之工篆書者多矣伯溫最用功其作字結
體蓋出泰山李斯嶧碑其著書發明斯義有說文字
原六書正譌云

九成宮醴泉銘

右唐歐陽率更書九成宮醴泉銘石刻在西安府麟
遊縣缺蝕多矣凡余平生所得數十餘本此本得於

給事中毘陵胡源絜紙墨特勝故獨存也

哀冊文

褚河南書太宗哀冊文舊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跡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兒寬贊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會稽郗宗經有兒贊墨跡真妙絕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爲冠

手植檜贊

右孔聖手植檜贊宋米芾撰并書碑在孔林余得之衍聖公彥縉陸伯暘常爲余言宋人書米爲優而余家米書獨此與露筋碑爲優云

同知崑山州事楊公墓碑後

右元同知崑山州事楊公墓碑歐陽原功文楊友直書虞伯生篆崑山譜學文字節文吏部侍郎贛州路總管諱羽之子廬陵及安成之楊同出靖恭坊此云皆祭酒膳之後盖與揭曼碩忠節祠記同一誤耳詳見余忠節祠記跋尾此碑及祠記皆東平州守李琮先生所惠先生忠襄之世也

漢泰山都尉孔君碑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孔君名宙宣聖十九世孫此碑延熹七年其故吏門人所建視漢他碑稍完宙融之父也見漢書融傳

泰山李斯篆四帖 四首

右泰山石刻李斯篆今可見者惟此四十六字字畫渾厚而結體差長余得之山東僉憲洪遵道嘗見應天府學有石刻宋劉跂泰山秦篆譜跂自序其畧曰初宋莒公歐陽文忠公得泰山斯刻皆止於五十許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故嘗爲人所摹搨其三面皆殘缺蔽闇跂始刮摩垢蝕而摹搨之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可讀者百四十有六其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西面六行北三行東六行南七行行各十二字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總二十二

行跋河間人此譜政和中所爲然今人所得泰山斯刻惟止此四十餘字豈其餘今皆已磨滅歟抑復爲垢蝕所蔽而士大夫未嘗親造其處摹搨之工又皆苟且塞責不肯盡力歟故余志跋所說以見大槩云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遵道而楮墨亦佳京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畜周秦以來金石刻皆富然余獨見郗仲熙高庭禮陳思孝有此刻固其難得如此也

余既得泰山秦篆文求得劉跂此譜遂附於後以見秦刻在泰山者其未磨滅盖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

也應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
考史記所載始皇東遊頌視劉跋小字譜不同者十
字史記臨位跋作臨立二十跋作廿遠方黎民跋作
遠黎休明跋作著明後世跋作後嗣躬聖跋作躬聽
禮順跋作體順後嗣跋作昆嗣餘皆同鄭文寶及各
處嶧山頌皆出徐鼎臣史記不載其書二世詔史記
有之

松雪書

與稷文甚佳惜不見其全集此篇亦因松雪書而傳

寶晉齋帖二帖二首

右寶晉齋不完法帖余客武昌時得於醫士吾郡曾

尚文者一日陸伯暘過余欣賞再三遂借臨寫伯暘
卒其家不復見歸其弟伯瞻官南京出以示余余語
之故而索焉即闕不復出伯瞻卒於山東此帖竟莫
究所在然時往来余懷也侍講髙穀為余言渠嘗借
臨未久歸其子後亦不知存否也伯瞻仲子瑄近膺
薦来北京余間詢之亦語之故瑄對曰自幼家篋中
未嘗見有也幸得還鄉里當究索以奉納不敢背德
瑄既得官於浙便道歸從鄉人物色得之因顧謙主
事使還寓至一展閱間恍若隔世盖不見四十有五
年矣損壞糢糊不復往昔之明整盖淪落於俗人久
矣欣喜復還繼之感嘆遂重表而識之若瑄之存心

不同乃父尤可識也

無為州舊有寶晉齋帖石刻余索之久未得盖數過
州士子及官于彼者皆云無復存矣今年周恂如貟
外奉命督賦無為因託往問周還以此見遺盖石刻
在州學今所存惟此廿帖耳皆右軍書又得米方尺
隸書數字良快余意今書學雖廢然安有董治教於
斯游學於斯而了不知者世間實物往往敝於庸人
俗子如此甚可嘆也

李北海書麓山寺碑

北海書矩度森嚴筋骨雄勁沉著飛動引筆有千鈞
之力故可寶也

玄靜先生碑

右唐玄靜先生碑柳識譔張從申書李陽冰篆從申
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彷彿昔人評其書獨步江
外此碑在茅山盖唐行書之得名者余得之道録司
官袤止安

遺教經

右遺教經及蘭亭序石刻在歸德州遺教止二十三
行本六朝人書或以為唐經生書此云王會稽非也
余得之劉士皆因其有汝州之印故附於汝帖之後

漢穀城長張君碑

右漢穀城長張君碑未有碑額盖中平二年其故吏

所立文辭字畫皆古雅碑在今東平州學余得之崇
丈東平州守李琛先生之子民服云

盧恭公碑題與舅孫

此碑最宜初學者師法然歲久碑石已缺其下三之
二而字畫甚好今附於此與舅孫書書不可懶惰也

漢溧陽校官碑

右碑建於靈帝光和四年蓋長平人潘乾爲溧陽長
興學脩教其丞趙勳等爲建此碑今在溧水縣學余
得於進士彭琉而字多漫滅不可辨識

白石神君碑

右白石神君碑得之子啓學士未有碑額蓋漢靈帝

光和六年所建文多剥落尚可讀而字畫甚佳

夢英千文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乾德
三年刻石在今西安府學前此釋之徒以書名者多
矣而以篆古名始見於英也

扈從西巡詩

羅員外學古得余此詩刻置宣府學舍教授劉準寄
余此本蓋越三月　宮車晏駕覽此豈勝永慟因題
以授和姪

先曾祖碑銘重刻石後

自元季兵燹楊氏先世文字悉無存者歐陽公此文
洪武乙丑余得之贛錫坑蕭氏蓋屢瀕於毀殆有神
物護持之洪熙乙巳蒙　恩贈曾祖祖考皆榮祿大
夫少傅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皆夫人時俊
作祠堂遂就北京買石求吏部郎中兼翰林侍書程
君南雲重書此文刻之還寘祠中用貽我後人而祠
堂記附刻諸陰

鮮于伯幾眞草千文後

鮮于伯幾書當時與趙文敏公齊名兩人相與甚厚
而鮮于書後故其遺跡之傳者甚少此眞草千文刻
板今在南京太學所謂眞草書蓋無行也

家刊千字文

右翰林侍書程南雲寫昔人有云字壞於晉謂壞六
書之體也此本上六書如障蔽雞宮僕玅之類率正
千載之誤初學所當知也

勞暑帖

唐太宗勞暑帖余得之郭教授敬守蓋曹士晃家所
刻山谷評爲佳物殆不盡然

天順五年冬十月男道編定

東里文集續編卷之二十